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二二九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金山雜志一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楊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山襍志一卷》提要

金山雜志

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少嘗讀書其中德而志之

吳郡　楊循吉著

姪可梓行

山勢第一

山高可五十丈中隆傍掖厥向東也右轉而南有嶺焉即渓者由之其前皆沃野可畊以諸壑為灌每雨餘則潤流之聲淙淙不絕有溪焉山人之所鑿也亦與大渠通而天旱多涸游船或不能至

山始為多徑以入多雜樹藤蘿扶疎傍列蔚然清勝及門有池潤水注焉左而前眺巳極平遠之懐既而行路彌曲樹益蒙密路窮池見綠波如鏡稍登則舍佛若禪之廬皆萃是望滋遠矣陟右得長崗隆坡有松有竹拾級行數十武山乃半亦有屋甚麗憑闌可遐覽隱隱見城郭也自是而上皆荒峻不可即矣

山少右列一小嶺若障蔽然山由北来巳數里至是將轉故結也

多暇子曰山水之勝昔之人皆樂游之然或命侶戒徒即乎窮岩絕壑之境而館餼無所不既

憊耶於此有佛者焉完室堂脩釜鬲以惟客之
供然後往有歸而登臨之道備由是言之縉紳
先生之於游觀方將假以為資也而又何訾乎
贊曰吳望南服結此羣山美峰惟金實秀其
間巍巍深靜可以容與弗樓隱徒爰居釋侶
乃有殿堂隮岩下高爽芝饌苓其樂陶陶嗟
余鮮儔夙尚丘壑投老于歸孤蹤是托

品石第二

山故多美石巉巉高聳皆碧綠色或至十餘丈
有嶙岦之勢其左有石焉尤偉而峭或題其上

曰最勝字徑丈餘筆力奇勁翩翩動人相傳是
五代隱士陸通書好事者梯而觀焉為之剔蘚
而出之今已為山下愚民斧去前此猶有見者
一石方二丈餘平坦如砥在山半嘉木蔭覆其
名曰繙經之石
石梁一自然所生也横架兩壁之上肌理不連
無所根蒂又非鑿琢而成葢完石也其下空洞
僅通人行或有至天台國清者曰其梁正類是
多暇子曰自夫鴻蒙判而其凝峙者為山於是
有石以生之夫石者山之骨相也千態萬狀厥

類不一然吾獨取夫怪怪奇奇者焉彼固化工
之所深寶也譬之於士亦豈以狂猾為非材也
哉
贊曰節彼南山有石森峙崔嵬干雲百尺以
起粤惟最勝黛色巋然隱人題之禩半于千
盤陀孔夷允副繙誦藉弗用茅廌峭凝重天
台石梁自古攸聞構空乃類亦駭人羣

泉第三

山中泉最甘美掬之嗽亦芳潔有味味與常水
不同又煮以茗荈投以果筍益佳雖屢啜靡厭

一泉在山壁上落下有小石池承之冬夏不竭
名曰珍珠泉謂其滴之碎也釋之棲最高者汲
以飲供可數人
山顛有石池常貯清泉雖大旱水弗縮釋以其
奇也名之雲瀨
一池在寺門内名曰梵功而居山之下衆流所
歸頗汚濁不可食魚鱉羣游焉以滌濯漱皆取
足
多暇子曰余聞陸羽善味水第其品有三皆在
吳然余嘗焉而莫得其美有以惜羽之吾欺也

及游金山飲其泉天然玉腴而氷寒其廿流芳溢宜有除痾去疾之力雖不品於羽其自為美泉無疑也自余行西山多矣若白雲七寶徒有其名不足飲獨於玆泉輒心賞之嘗以語野人或有操甕而往者庶幾信吾言乎

賛曰雲竇融融汙為靈波攸適奚之匪江則河石池渟泓有蘊其澤酌彼芳甘世味咸斥維德不孤厥類孔繁延齡潤物異出同源辟既零珠巔亦横瀕處卑宜謙下流斯誡

山居第四

下退居中為碧山堂左曰演妙右曰凝寂皆軒也其前後並有松竹環遶又有流泉經於堦下匯為小池種蓮花其中其左轉對北嶺新作萬松堂至是松益多也

北退居在寺左啓扉幽僻有山池清樾有南軒最美近望翠巒可居字之曰望翠其後亦多美竹

中山居山之最勝者也有高樓臨長松大竹推窓清欝宜暑宜雪上有小閣尤静美題名者多在此

上山居地益高前臨壑無餘地皆杉檜密葉布其下作闌為護始可行下視心動信佳處也有静篤軒

清淡山居在北居上最多美竹善煮茶

多暇子曰善棲山者不倚室因巖以為寢取林以為垣風雨虎狼之患弗及斯已矣若是者弗煩構架得其自然古列仙之儔所以無累而獨立也自是而下則有崇土木於丘壑者黝緻剞鑿頗戾真尚上士嗤之然學道未極於玄解則彼巢居穴處之為似不可希也故山房潔清差愈於廛里之紛冗或可資游處而發簡寂亦無棄焉

賛曰悠悠山世厥理懸殊達士藴識搜謐以居人襟本弘監由塵納碧嶂清湍實療紛沓高窓面嶺幽閣梯雲杉檜翳如巗花度芬嗟厥淨徒匪緣弗至俗慕苟馳山胡爾界

游觀第五

天全公初歸每以良辰與客遍游西山故玆寺亦屢至焉嘗賦滿庭芳詞所謂水長新波山横遠氣尤膾炙以非專詠故不具録也

叅政欆園劉公昌景泰中官南都時送山釋正
旭詩曰袈裟何地更相逢一錫東歸隔萬峰松
偃舊窓僧臈久花薰晴殿佛香濃空山晚叫巢
雲鶴古洞春藏作雨龍定起有詩還自寫下方
驚聽夜深鐘公先墓與山近故晚年多游之
西湖醉老杜公庠来游賦詩闔閭城外翠雲間
揚子江心白浪灣踏破芒鞋蹤跡徧始知人世
兩金山葢解嘲也杜亦進士有詩名
内閣吏部侍郎匏菴吳公寛贈釋定鄂住陽山
詩云文殊蘭若今何在說在陽山箭鉠傍入定

不知風雨過白龍應向鉢中藏其後居蘇起復
將行與文太僕宗儒游焉
吏部侍郎洞庭王公鏊弘治庚申以侍讀學士
覲親還鄉遂來游賦詩石徑繞窮忽又通重重
臺閣半浮空一林蒼翠瀟湘雨萬頃青黃穲稏
風鈴語上方雲氣白詩題壊壁蘚痕紅不留玉
帶空歸去慚愧山僧問長公時給事中毛貞甫
實同游三月一日也
毛給事詩冠葢如雲勝會難石林終日坐盤桓
宦途一往知無暇且浮青山此借看

進士都玄敬未第時常来游其清明登覽詩云
竹竹上翠微嵐重濕人衣過雨春山秀承筐野
蕨肥松泉聊自賞桃李未全飛更擬尋芳草留
連日暮歸
多暇子曰大游則徧歷五嶽小游則棲遲一丘
蒙莊稱鵬鷃之適其為逍遥一也
賛曰鬱矣羣山縈帶西郭含嘉吐秀古色玄
漠維春之日人士千遨載彼旨酒言憩松皐
浮生多艱亦有止息勿荒以湎厥道斯浔巖
巖名公來賦其詩林谷有耀休聲永貽

草木第六

山雅多靈芝時産地上多碧色山人每採浔之
弗貴也亦有蕨有芩
美竹高者至數丈其名曰毛竹並山左右皆有
之三伏蔭其下無暑氣然獨宜山岡則生移之
平陸則弗活其餘竹類甚多無踰此品游人多
愛刻名其上題蹟可經數年不壊久之謚若蟲
書古篆可觀
山有岡有大松七株皆亭亭桼漢可以盤桓寄
詠故是勝處

山有楊梅二樹結實雖小而味帶酸甘目為佳品歲收曝之為茗供助

令梳五六樹在北麓花時粲爛如錦實亦甜美而多為鳥雀偷食故尤貴之游人至數顆以供而已

巖下有枇杷一樹已及百年翠葉扶疎亦可愛

多暇子曰東南之美匪惟竹箭也雨露所滋沃野所產為良材碩果莫不有焉是以冬夏青葱茂若垂雲纍纍甘酸足充籩豆而巖居者樂而忘其憂矣

贊曰有粲佳品叢此山椒詩貴多識書美惟喬徂徠秉操明堂之具貧嘗挺節君子之素含桃珠赤盧橘丸金俱登瑚璉同為世歆睠彼巖阿執擅其秀爛焉物表靈芝獨茂

飲食第七

乳餅者吳之上味然市鬻殊不佳茲山之下田家賣者最美故以為款客之極饌而游人多挈以歸城為贈遺益珍之甚

山中雨后多生菌其一名曰蕈尺有數種惟春末最多八月雖有而不時其小者可食山人爨之而城居不多得也樵童得者負以筠籠多售於楓橋市郭人爭買之與珍異等以其非植而有故也

山之竹生筍欲養以為竹弗食又法不蹠之則害竹故或钁而烹之誠美也又八九月竹下皆有小萌摘以投茗杯中亦佳品

山家多養蜂採蜜謂之曰杜密以和藥作湯並佳

松至三月華以杖扣其枝則紛紛墜落張衣裓盛之囊負而歸調以蜜作餅遺人曰松華餅市無鬻者

多暇子曰夫溪澗之毛可羞王公約之至也日食萬錢筋無所下泰之尤也故有坦坦之樂戚戚之憂知足與否而已矣傳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儉之風雖不及又足病乎奢之尚雖所同又可襲乎或謂余不當以佛齋箴士奉斯紀山也非紀釋也因事著誠夫奚不可哉

贊曰昔在上古民未粒食農師肇興爰佰后稷戒奢崇儉夙炳于箸簞瓢自樂回也稱賢慨惟茲山厥產亦夥素饌列陳品目瑣瑣清

齋淡泊靈府天游咄嗟可致姑免多求

事勝第八

山之晚多白雲㶉㶉然彌亘岩谷類飛絮縈繞間露青巒出其上畫家所作初疑以為幻設至是始悟其真有之也及雲開霧散松檜若沐灝氣之來洽人腑臟亦奇觀之甚偉者也

居山尤宜觀雨雨將至則冷風颯然為之驅倚閣遙望暝雲四合揚絲滿空或斜飛亂舞谷響林偃真有濵濛混沌之態至靜夜憑枕竹樹交戛流泉驟下與簷滴相應和有琹筑聲

晚山多綠烟起于麓輕籠淡抹其横如練而夕陽掩暎紫翠萬狀尤宜霞遥暎諸巒隱若金碧

山最宜月四山無人一輪在雲間下照空谷樹影參錯極可游

雪𡵽遐望皆銀峰玉嶂光明照徹迥有佳致及飛鳥時歸林動屑墜紛紛點石斯時擁爐煨榾柮持茗盃閱高士傳則山家之極致也

多暇子曰體無定適得其志則樂夫山岩之勝信美矣然而游者率一覽而去挽而止之鮮不望望然掉臂者彼固以為荒閒岑寂非人情之

所堪也樂是者則不然以為事事謝酬酢則既寡乎鞅掌矣而又有烟雲雪月四時之景交陳而為之助抑何往而非適哉是以希文之於醴泉和靖之於虎丘皆寄業山剎其道成焉

贊曰崇山迴合旖旦氣殊為雲為霞丹素紛如時雨鑑泉密雪皓谷烟月奇麗尤宜雅矚或憩于軒或憑于闌方勞應接未止虛閒釋也實幸獲此幽賞孰記法華西軒是奘

金山雜志 畢

金山襍志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畧已著錄金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循吉少時嘗讀書其中歸田後因爲之志分八篇一山勢二品石三泉四山居五游觀六草木七飲食八勝事每篇各有論贊

鴈山志四卷首一卷

〔明〕朱諫撰　胡汝寧重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雁山志四卷》提要

鴈山志序

鴈山集一卷國初僧永昇編次詳畧無法猥雜僞作不足徵至是大夫瀉南朱公自吉郡歸老山中搜潞選幽凡得殘碑缺簡賢儒父老之所傳述合如千簡勒成四卷號鴈山志以余謬當兹邑宜敘敘曰

夫鴈山可不謂善勝已乎甌海東西巖谷泉洞島渚卉石臺榭殿廡糶乎嶄然何啻什百獨稱鴈瀉雁宕之生久矣其闇投足而遊聚廬而處者何啻什百獨劉暠之焦伯強王龜齡章大經數大君子一言一行具書在志其餘曾不得列姓

馬君夫謝公之蠟屐寔未一至騷人顧唧唧好言靈運至于今不廢然則物所託於不朽信自有足情耶易有之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志者識也賢者識其大者言欲純事書欲純理其足以自畜如此志固宜不賢者竊識其瑰奇登眺之小而已蓋前世嘗有留連玆土者忘其國恤而逐世娛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奔走絕命其意猶以為未足民由是疾視厥山或相與目為尤物嗚呼此豈山之性哉初子朱子張子偕遊南嶽酬唱終日動中倫慮猶乃凜然深懼喪志卒定約而去及康侯胡先生過衡愛其雄秀望而不登曰非職事所在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夫張弛在時而不在物遊息以道而不以己樂山如是人豈有病之者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余心嚮往之　旹

嘉靖己亥秋八月之吉新安樸溪潘潢序

潙山志目錄

目錄 終

三
含味岩

四
宝冠岩
高峯
五龍山
南山洞

能仁寺圖
能仁寺

七
飛泉寺圖
飛泉
飛泉寺
能仁寺

八
普門寺圖
普門寺

九
羅漢寺圖
羅漢寺
石羅漢

十
石門寺圖

瑞鹿寺圖
十一
師秋背白雲菴五臺二僧所結
寺基
道松洞

天柱寺圖
天柱峯
天柱寺
觀音嚴

靈峯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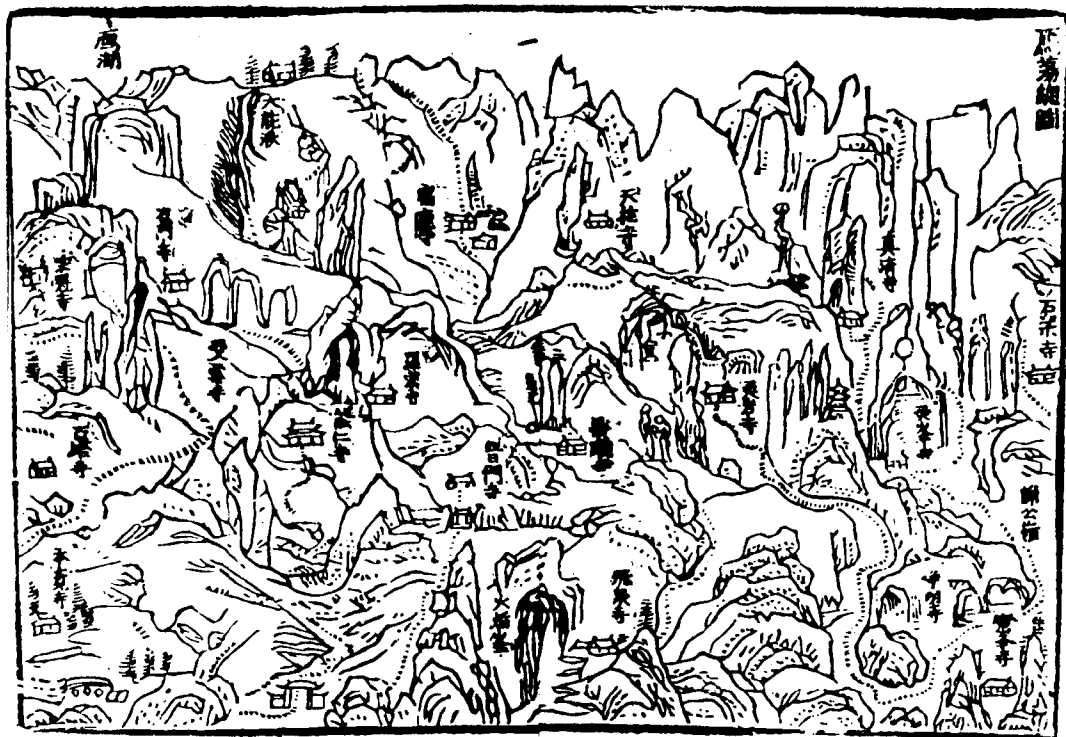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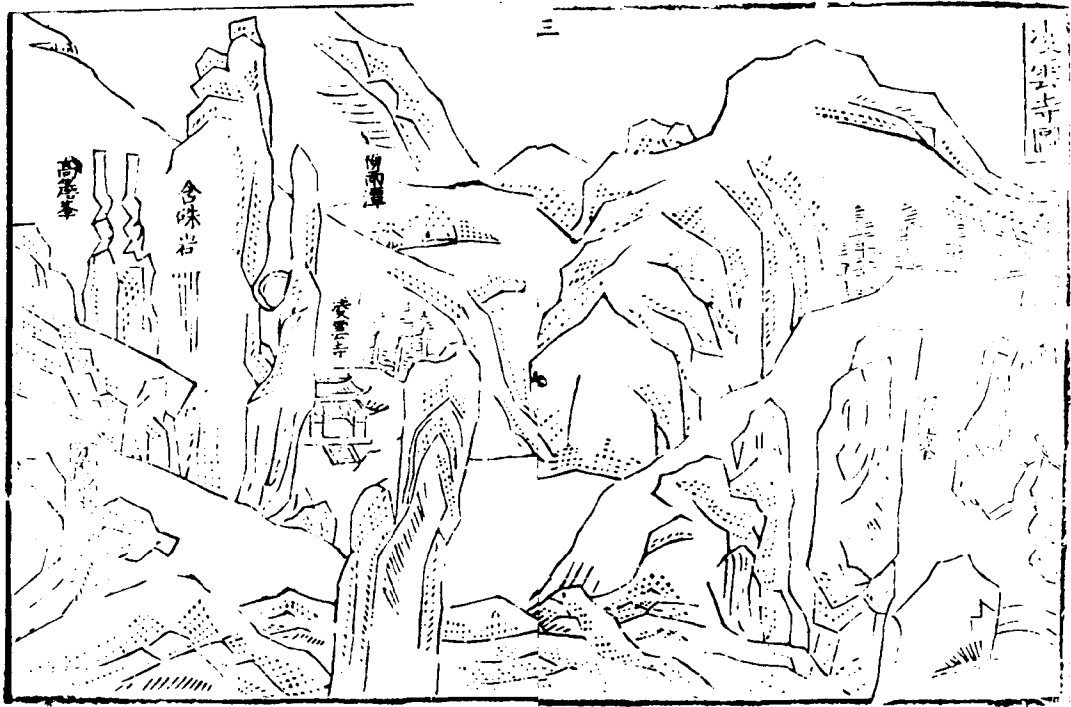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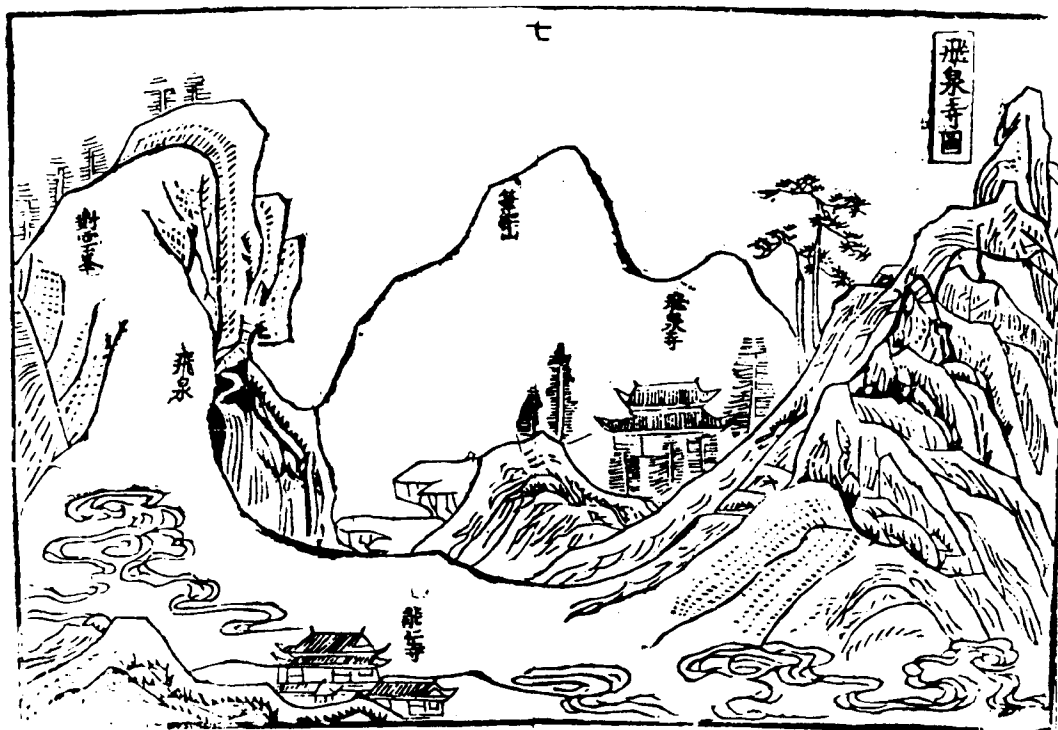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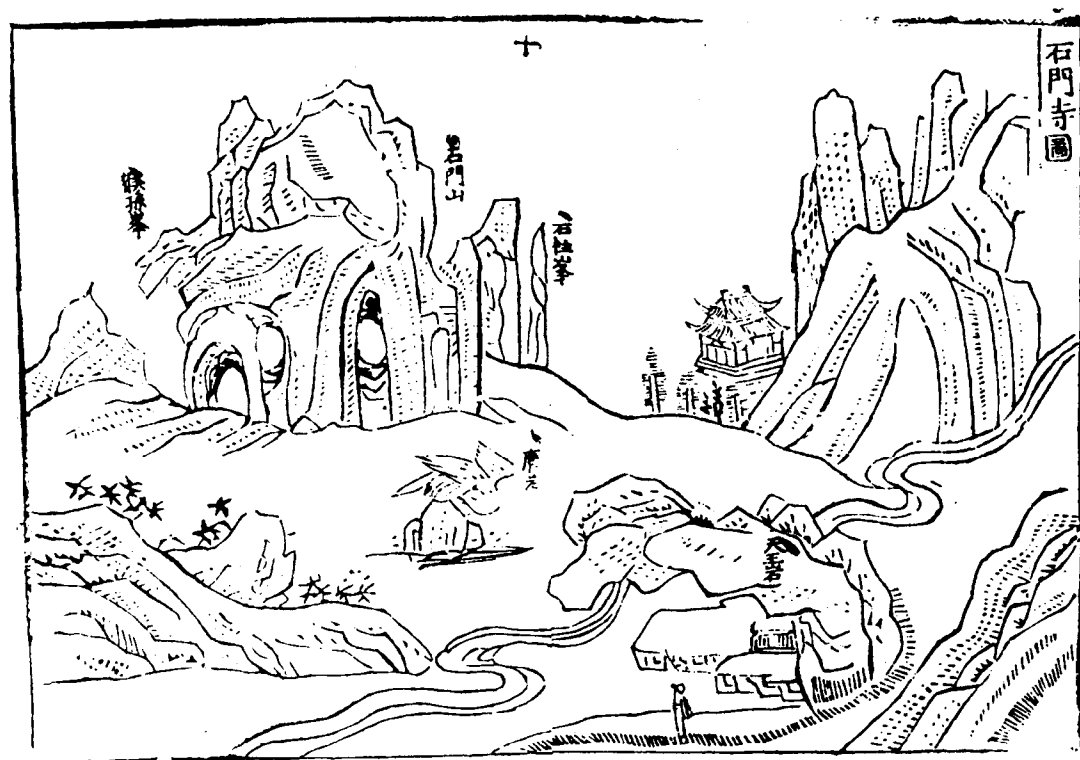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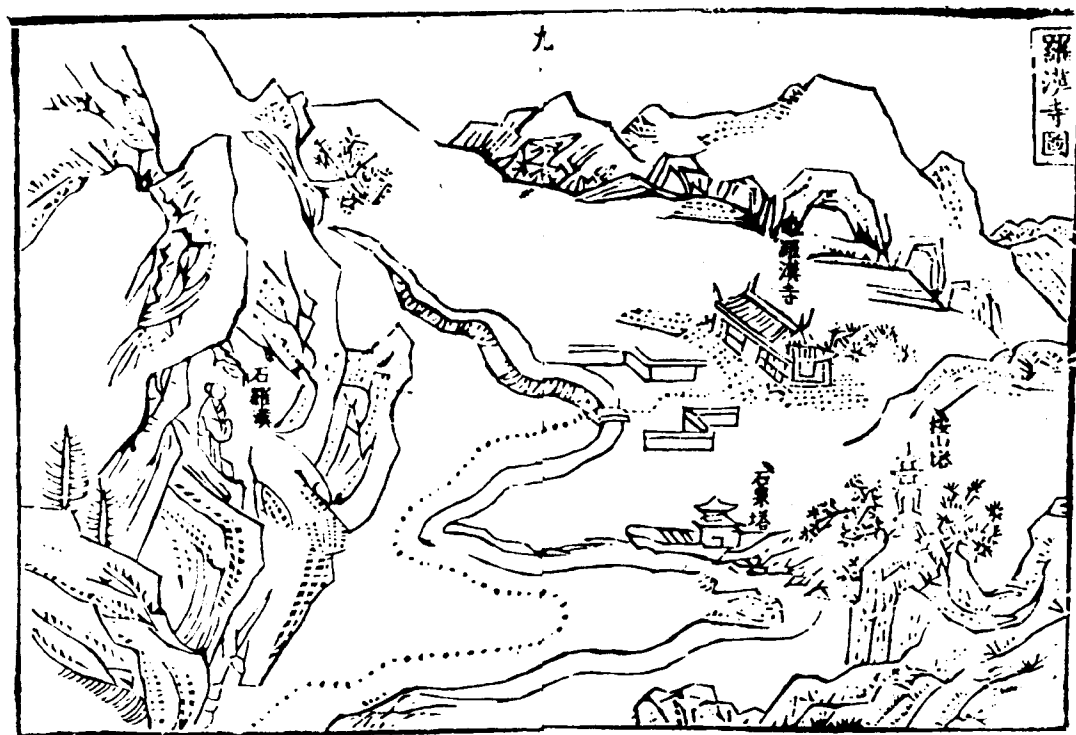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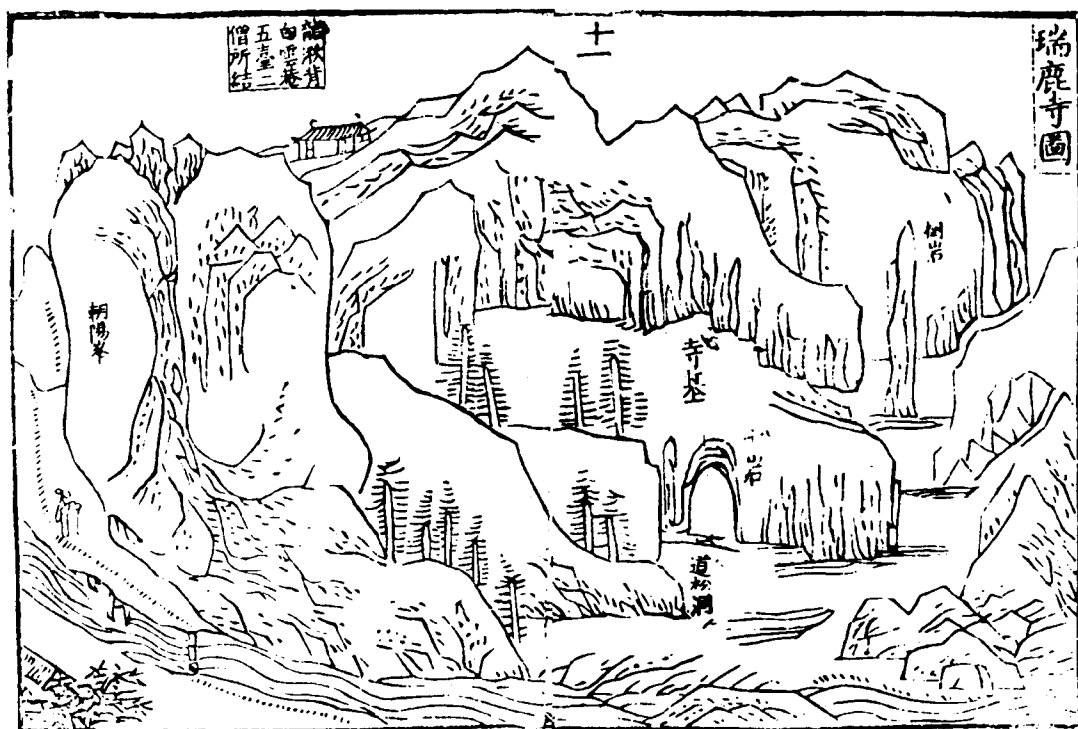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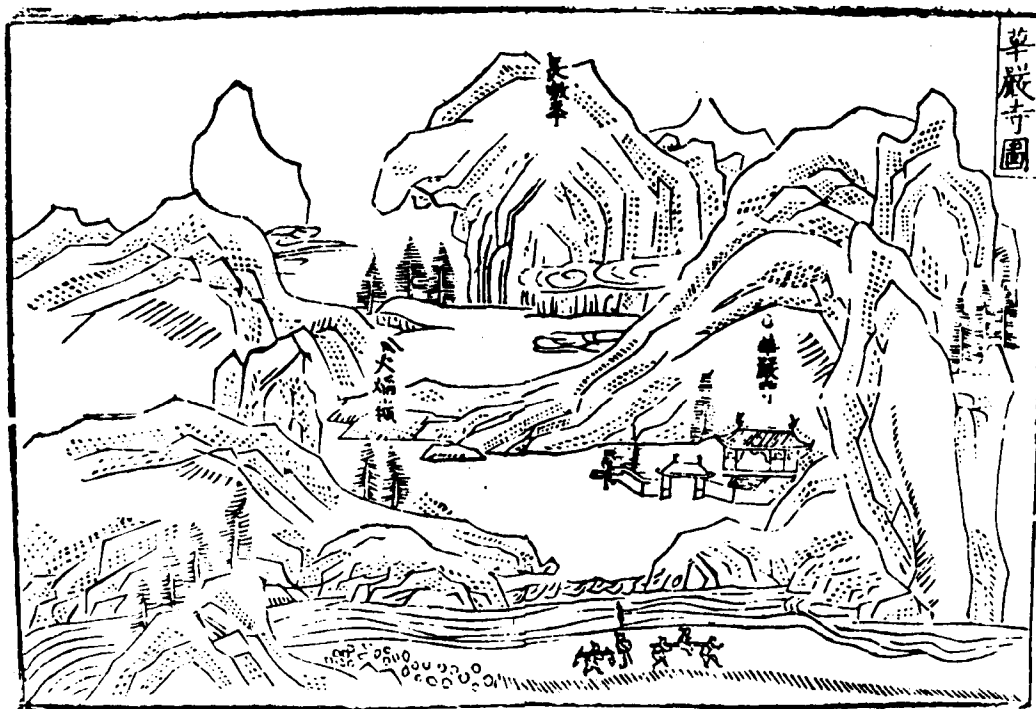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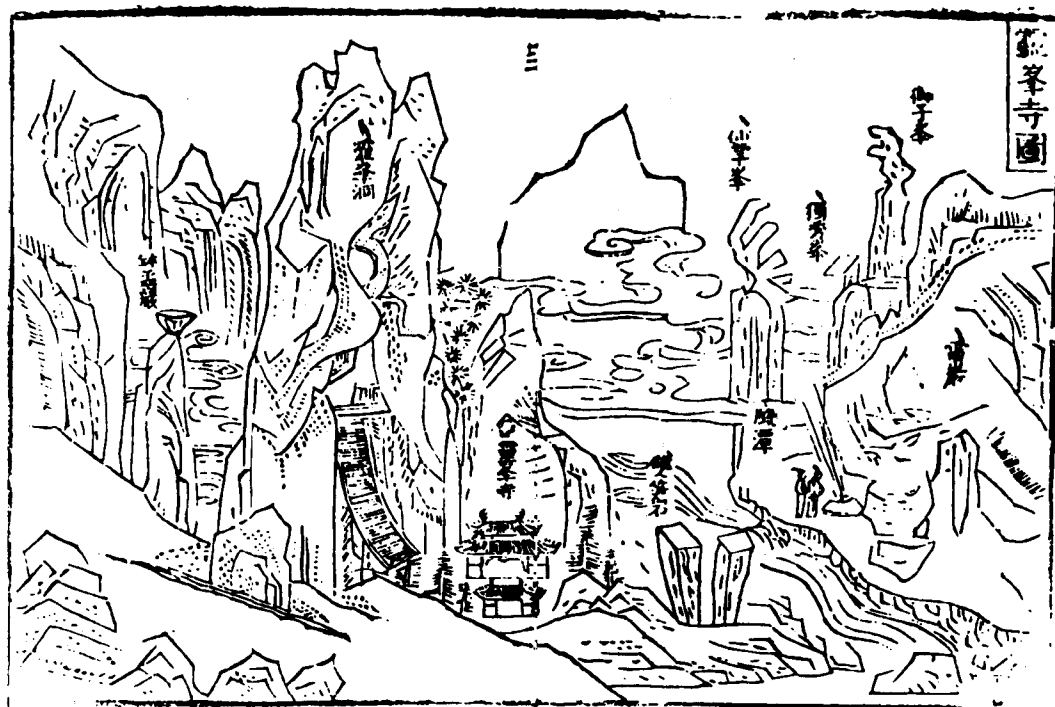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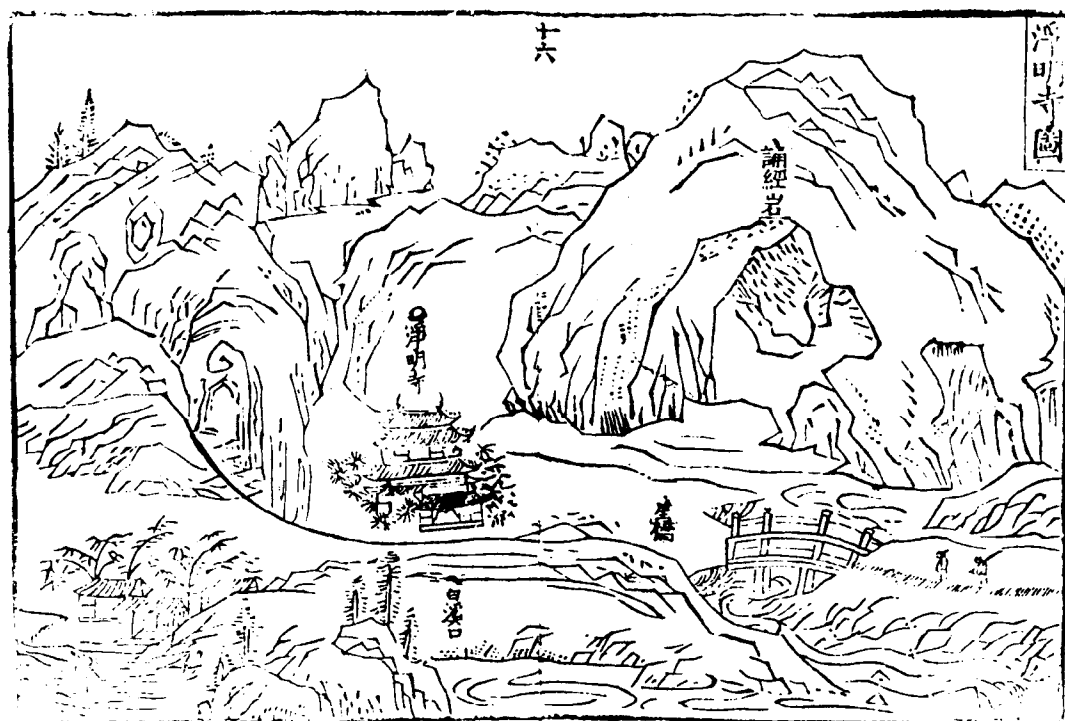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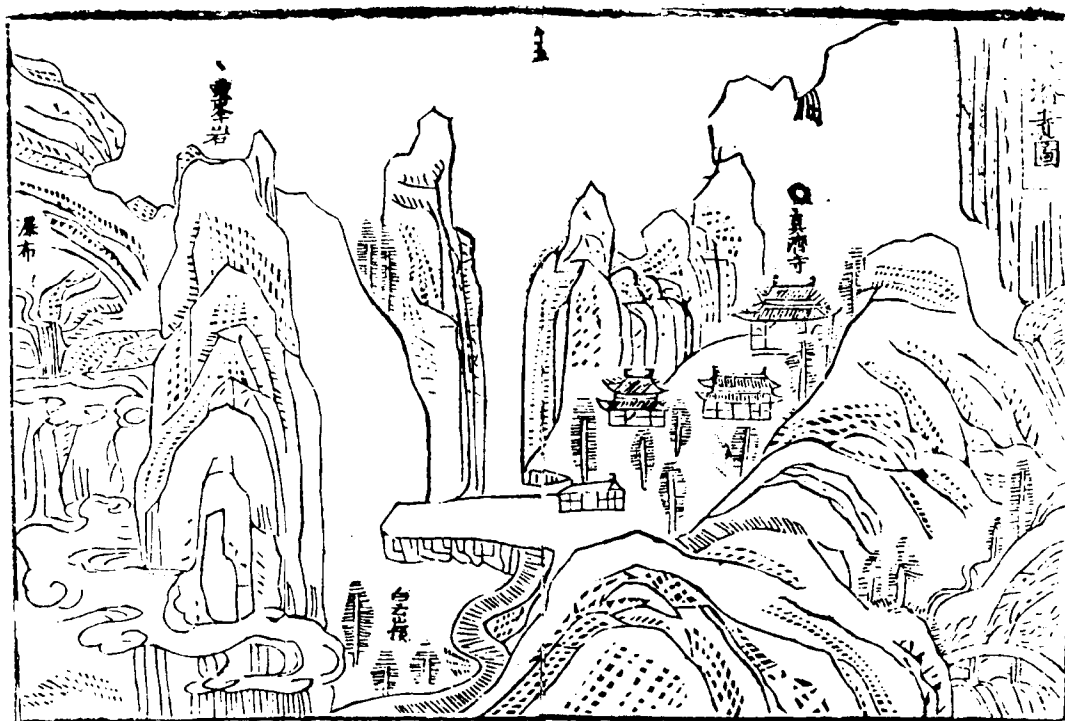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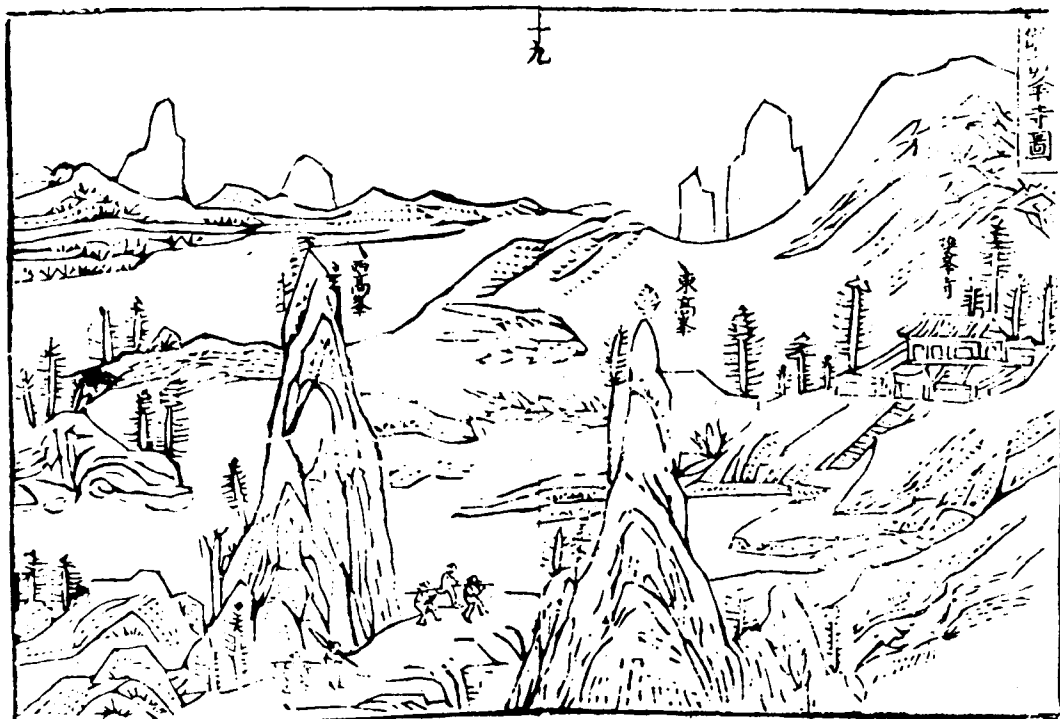
華嚴寺圖

寺圖
瀑布

十六
明寺圖
誦經岩
淨明寺
白溪口

巖寺圖
玉女峯

十九
寺圖
西高峯
東高峯

鴈山瀑布數處惟大龍湫高數百丈縣崖瀉下
隨風變態尤爲勝絕摭而爲圖以例其餘不能
一一遍而圖之也
大龍湫

廿一

鴈山奇峯數十處惟剪刀峯屹立澗水中傍無所倚高數百丈兩股如蟹螯望若剪刀然峯之最秀而奇者也餘不能一一遍圖之

鴈山紀勝 並用東冬兩韻

平明發嶺店驅馬石潭東 驛屬樂清前即石門潭

地靈先獻巧酷肖僧伽童 潭前里許有老僧巖小童巖 巖肖

古寺焚梵圯遺墟蓁莽叢 石梁寺今廢

山門非昔勝右棟至今雄 上有石梁洞亦奇

詢度稱周使風流憶謝公 次為謝公嶺

寶冠翡翠羽彩岫鳳凰峯 次為寶冠巖為鳳凰峯

碧月飄丹桂青霄近紫楓 次為碧月丹桂凌霄諸峯

凌峯拳絕磴危洞鑿崆峒 凌峯寺亦廢有凌峯洞最佳

五老風前度雙鸞月下逢 洞旁有五老臺前有雙鸞峯

瓊芝誇獨秀鷹隼欲騫空 左有瓊芝峯右有獨秀峯山上有石鷹

試論百年事何如一局同 洞口有棋盤石

會當解朝幞從亦卧烟松 有大小幞頭峯

谷響臨青嶼巖靈插碧穹 次為響巖又次為靈巖寺新建

霞屏開梵刹天柱倚龍宮 寺後為霞屏嶂前為天柱中有瀧鼻水

玉女匀粧靚胡僧禮石恭 有玉女峯禮石僧

展旗氛自掃卓筆賦誰工 有展旗峯卓筆峯

便擬乘鸞去疇能仗劍從 兩峯並峙亦曰雙鸞又有劍峯泉

蟾生真皎潔龜息更龍從 有蟾蜍峯靈龜峯

照乘珠仍在傳燈鉢已終 有頂珠峯鉢盂峯

天孫金剪就大士石屏封（次為剪刀峯石屏山觀音大士巖）
巒障渾如架詞鋒可似虹（次為筆架峯）
澄濟攢巒外峯苦條鞍中（次為馬鞍嶺頗峻）
鴈蕩稻梁足龍湫星漢通（次乃鴈蕩為龍湫飛瀑數百丈絕勝）
寒潭飛雨細疊巘落霞濃（飛練水積為潭絕頂日照如錦）
日射蛟虬吼風號虎豹蹤（右山開口如龍吟左山雙目類虎嘯）
雲間連帳幔天際削芙蓉（周圍為連雲障洞口為芙蓉峯）
芳草山呈黛夕陽火艷紅（能仁寺前有火焰山）
慷家未有鴈度嶺且乘驄（前為四十九盤嶺）
巨那亭下鼓能仁寺裏鐘（亭在潭側鼓響則瀑迅奇在山下官至則撞鐘）

浮名成底事暫此叩禪宗（浮名好是閒真不若僧矣）

辛巳夏六月余將巡歷象浦道出鴈山問黃巖令索圖焉比至則崇崖峭壁孤峯飛泉使人驚心奪目應接不暇蓋非圖所能繪者隨步換形殊名異狀山僧指點歷能道之又非圖所能盡者余欲次第其勝以志不忘顧飾以文則隱晦而弗白拘于韻則牽強而難周乃輒為口占不限聲律非敢比作者聊用序事云耳

粵人連城馬象乾識

遊雁蕩雜詩　　銅梁張佳胤

老僧巖

面壁空山不記春獨留天眼閱風塵須彌四九黃金相化作頭陀百丈身

石梁洞

虹影高懸紫石梁洞門天放海霞光匡林欲借和雲臥又報僊源道路長

靈峯洞

鐵壁千尋劈巨靈天門中斷列僊庭消搖自隔人間世朝暮雲封不用扃

石芝峯

十丈金莖秀可餐巍巍雲擁一峯端商顏滿地非難拾到此令人欲羽翰

五老峯

五老比肩立洞門五星上應天三垣斟酌此斗帝有命攜爾同行朝至尊

龍鼻水

跨洞青龍矗未迴細聽鼻息欲成雷乎吞玉筋寒生骨絕勝芙蓉露幾杯

剪刀峯

海霧粧成玉女裙天衣欲進紫霞君但憑刀尺裁僊
掌任爾青山細剪雲

僊人橋

飛梁矯首架層霄不數銀河烏鵲橋一曲白雲謠未
罷忽聽風雨似相招

天柱峰

萬峯何地不雲煙一柱撐持帝象先我亦愚公君莫
憚移來四柱上擎天

獨秀峰

翠自霞標自一峯峰頭雲起見孤松堪疑手植何人

到定有天倦跨白龍

響巖

欲響群山在鼓琴宗生徒有卧遊心何如長嘯當空
谷萬竅俱成鸞鳳音

大龍湫

雁蕩高湫百丈泉奔雷吹雪捲雲烟臨流朗誦青蓮
句真是銀河落九天

遊雁山畢晚飯能仁寺

鎮日眺幽討鳴鐘飯化城蹊沿斤竹澗風送瀑泉聲
古寺漸新葬孤僧出紫荊山川憐謝客又作永嘉行

登雁山最高處二首

攬勝東遊亦壯哉乘風謾躡此崔嵬天開雁蕩千峰
出雲擁滄溟一鏡迴乳結懸厓凝若雪瀑飛削壁響
成雷憑欄何恨蒼茫思搔首乾坤試舉杯

捫蘿徙倚最高峯橋嶠雲宵似可從東指扶桑紫若
木西瞻葱嶺削芙蓉洞中僊去還來鶴巖下雷鳴欲
起龍寥廓恰期湖海願便將五嶽徧靈筇

萬曆癸未春予巡行東甌因至茲山徧歷諸名勝
山山絕奇神思勃勃飛動不能盡賦賦此嶺右張
文熙書

鴈宕雜泳　　大理劉芳譽號際明邗中前御史

能仁寺

楓露新澄野寺虛萬山飛鷲待停車老僧岩畔須持鉢玉女峰前疑借裾風激雙湫龍翕後月明高沼鴈橫初晉天形勝肴將遍奇絕胷無此地如

剪刀峰

並起雙峰迫不羣誤疑刀尺動宵分中涵一線明如練剪斷長天萬里雲

大龍湫

乍疑玉練瀉秋空非雨非烟萬壑風石壁夜深龍蛻

去獨遺秋水作飛虹

展旗峰

秋老霜林萬木丹展旗不動暮雲寒群峰似列軍校伍獸坐如登大將壇

屏霞峰

摩天峭壁俯禪關炫日丹砂好鑄顏恍惚仙源迷路處亂霞飛遶赤城山

天柱峰

孤峰千望與雲平萬仞支天類削成不鎖金莖霄漢裏露盤空向月華明

玉女峰

窈窕胡然玉琢成恍疑眉黛遠山輕貞堅自許心難轉零露何妨宿夜行

龍鼻水

古洞陰森掛石龍倏然短頸駕長松鼻中點滴能消渴帝澤初開海上封

卓筆峰

亭亭文石類霜毫勢入烟霄色並嬌可是江淹夢遊處墨花飛動片雲遥

獨秀峰

古石寒松逼太虛層陰長日蔽雲區無邊秀色真堪掬天際千峰總不如

僧抱石

曇雲寶相自天開時擁優花傍草萊勢躡毗城孫跡後月明持鉢獨歸來

水簾洞

百道飛泉小洞幽水珠高綴狎烟浮開簾欲作山中觀一線垂天帶月鉤

靈峰洞

日月高懸古洞輝昔聞清梵欲皈依由来一宿通同

覓何待仙源七日歸

五老峰

曾聞九野聚星辰東井循懸化石身遥憶丈人峰縹
緲相看俱是丹中真

石梁洞

山南山北霧濛濛誰向中天駕石虹莫問珠林何處
是鐘聲原在有無中

老僧巖

石上袈裟事已真石頭長自厭風塵懸知一片西來
意萬劫難灰不滅身

鷹巖

殊姿清絶化來真獨立蒼巖幾度春不逐玄雲摩碧
漢肯同飛鳥解依人

雙鸞峰

青鸞雙起近雲霄對舞雝雝神自饒鎮日乘風飛不
去應知有意太平朝

含珠峰

縹緲雲中寶氣横驪珠一粒價連城峰頭夜夜光如
月何日飛還合浦明

托硯峯

雨霽孤峰秋色寒髙擎龍尾出雲端輕烟殘葉繽紛
下疑灑墨卷淋翠巒

石門潭

石門雲鎖倚天開積水千峰倒峡来恠道赤光潭底
現神魚昨夜化龍回

遊鴈山　　張徳明

朝遊鴈峰頂暮憩湫陽宮搜獵公跡苔封屐齒香
剎蘚讀古碣席草飛羽觴窮騁象緯遍頫首江天長
玄雲翳峭壁金鵝蚩髙岡摘来不敢食鵝鷺猶趋蹌
逶迤下林樾思居恐太康何如含香使車馬日彭彭
相期躬憂樂眷念山民傷

鴈山行　　衍良佶 號鴈山知縣 黃岩人

十載羈懷憶鴈山只今迢遞孫蹄拔出門正怯風光
好始信山中歲月閒為問山靈何乃爾巨靈砟出舊
偃褰老僧當日空遺蛻玉女何年動咲顔丹鳳凌霄
來日下蒼龍帶雨出雲閒風漸々日珊々萬丈煙花
下石坛展旗為我來方好卓筆憐予興未慳天柱
忽驚高屹々龍湫倦倚潛瀑々休足力坐溪灣湍
地烟霞任我飡怪石無名形自別奇峰萬狀認尤
艱多謝高僧頻指點丹青妙手盡應難多少幽奇
看不盡欲將詩句寫松間四首斜陽留不住馬跡

逶迤落霞還

寄龍湫上人　　林宗元 敷瑜號西崖 樂清人

乾坤萬古孕精華水窟山阿佛子家蕩匯送秋雲漸
葉湫龍嘘蜃雨飛花老禪棲定金為錫騷客留題繫
護紗有約西風鮮雙屐遠從方外踏烟霞

鴈山志卷之一

山名

鴈山一名鴈蕩名同一名平湖一名鴈湖去縣東鄉
九十里高四十里頂上有湖方可十里水常不涸春
鴈歸時多宿于此故名或曰山勢最高上有水蕩惟
鴈宿焉

山界

北至蒼山在永嘉縣南溪寒坑外二十里即倉坡山
也

東至温嶺一名温嶠其地常煖冬月不寒舊為温之
南界温州所以得名也原屬樂清今分隸
台之太平縣

西至白巖在東外谷北鬥蕩陰今有白巖寺

南至玉環山在海中

開山次第

舊志晉謝靈運為永嘉守好遊山水自郡城渡江上
筋竹澗有渡筋竹澗詩澗今在能仁寺東南山峽中
龍湫諸水所會入海處去海十餘里寺西北有謝公
嶺相傳是靈運登陟所經處也又按西域書諾詎那
者即諾詎羅天竺第五羅漢居震旦大海際讃曰每

一羅漢西域書內有一讚大略言其出處[illegible]

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今龍湫諾詎那菴其宴坐處也俗傳諾詎那觀瀑坐化於此云

宋太平興國元年永嘉僧全了遊方至荊州天竺遇一神僧謂之曰汝緣在浙東當得名山居之永嘉有諾詎那者道場適當興師宜往訪力成茲事了詰其所曰地以花名山以鳥名中有龍湫宴坐此尊者棲息地也二年歸而遍訪諸山不遇行至海濱見山水清奧因問其名父老曰芙蓉村鴈蕩山也了大感悟遂住山中結菴於要會處曰芙蓉菴即今能仁寺至天

聖元年有僧文吉居山之東碧霄峰下曰碧霄菴即今雲峰菴開山靈跡始著諸寺相繼而興

通山徑路

舊志右路自邑而往道白沙芳林逾窰嶴過長嶼[illegible]徑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即今嶺店驛而往台之黃巖自黃巖來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巖寺逾馬鞍嶺至能仁出長嶼抵窰嶴驛至縣○一路由筋竹澗入沿澗皆小徑抵能仁過馬鞍嶺至靈巖靈運自永嘉渡江至海涯登岸循澗路入山度今之謝公嶺嶺在馬鞍嶺北入南北閣抵黃巖永嘉[illegible]路自邑之窰嶴逾嶺至小芙蓉上丹芳嶺即四十九盤嶺抵能仁寺寺在嶺下逾馬鞍嶺至靈巖出白溪至嶺店驛似為捷徑比舊路約省二十里○又一小徑二處一從南北閣來者自謝公始一從江邊龍平來者自陌西始陌西在驛路白峯嶺邊當窰嶴嶺店二驛折中處○又一徑從筋竹上飛泉寺入能仁寺其徑路崎嶇難行

谷

以馬鞍嶺為界分東西谷嶺東有內谷外谷嶺西亦有內谷外谷計四谷入山之路自西始西外谷寺五

古塔　靈雲　寶冠　石門　本覺　西內谷寺七

能仁　羅漢　飛泉　普明　天柱　華嚴　瑞鹿

東外谷寺二　石梁　雙峯　東內谷寺四　靈岩

淨名　靈峯　真濟

水簾谷

水自岩下散垂如簾廬山康王谷亦有水簾彼之循崖而下不如此之飛墜而飄散可觀也

安禪谷

在靈岩寺後石壁下中虛如室而外坦平開山僧神朗所居

會賢谷
在靈岩寺後　以上俱東內谷
南閤谷
在鴈山北支
北閤谷
在南閤溪北二閤以溪分南北俱在東谷外
湫
大龍湫
一名大瀑布在西谷能仁寺五里許水自鴈湖合諸溪澗會成巨淵淵側石檻有龍窟如井狀深黑不可

測檻中作凹石壁數百仞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散珠如驟雨如飛麪如濛濛烟霧或飄轉而中斷或左右分散而落或直下如注或屈轉如蜿蜒觀者每立於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辦向人亂洒衣帽皆沾濕忽大注如轟雷或為風所遏盤桓而不下皆奇態也盧山瀑布惟沿崖下溜無變態似不及此彼聞天下者路出要區耳
小龍湫
一名小瀑布在東谷靈岩寺後水自石城諸溪澗共會于霞障右脇從巖溜中飛流而下高數百丈山間好事者嘗準之云大龍湫高五千尺小龍湫高三千尺而小龍湫之水惟直瀉下其半沿崖不能如大龍湫之飛舞作態是為大小之別也
上龍湫
一名上瀑布在大龍湫上數里自來人跡罕到無有知者近歲五臺二僧曰白雲雲外者結屋住居大龍湫上於湫畔平土中種藍芋菜蔬自給嘗散步至湫下云與下大龍湫相似飛流懸瀉亦數百丈地僻而人跡罕到故鮮有知者

峯
東谷諸峯
雙鸞　寶印　覺闕　小卓筆　獨秀　重樓
茶爐　石指　天柱　展旗　招賢　獅子
伏龜　礪齒　石碑　天冠　總角一名童子
金鳥　蓮花　迎陽　石燕下有小石屏　碧霄一名
逍遙　嶠形如轎　凌雲　朝天　五雲　雙穴下有
連雲障　紫駝　戲獅　犀角　香爐　倚天一名
獨秀　鳳凰　遊雲　丹桂　象牙　玉蟾蜍
芝草　虎蹲　瓠子　藥杵　架海　朝陽

亦有朝陽　佛掌　皷槌　覆船　捲螺　鉢盂

三賢

石佛　獅子　雙峯　老人峯　吹簫（志無見梅溪集）

以上四十八峯俱東內谷

以上五峯俱東外谷

西谷諸峯

紫極　棲鳳　華陽　戴辰　戲龍　群鳳　回鸞

石龜　朝陽　瓊臺　石笋　卧龍　凌霞　瑞鹿

抱兒　獅子　石碑（一名紫薇屏）　立笋　削玉

卓筆　天柴　宴坐　常雲　剪刀

以上二十四峯俱西內谷

連珠　靈犀　獅子　山冠　石表　立戟　羽人

射垛　含珠　含翠　朝陽　靈芝　二仙　招賢

寶冠　寶簪　石鏡　鳳凰　香爐　伏虎　天冠

獅子（西內谷東谷各有獅子峯）　五雲　雙穴

以上二十四峯俱西外谷

泉

龍鼻泉

一名龍鼻水在東谷靈岩寺後大石龕內從寺後上石磴盤數十折至龕口口高數十丈深十餘丈四圍皆石壁龕脊石色皆紫黑色中嵌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從下視之獨見其脊隆然外露宛若龍形繞下數十丈勢盡乃垂入龕底作懸鼻如小瓠壺而稍長石色紺碧而膩滑鼻端有小孔出泉水時時一下滴僧人以小盂盛之云洗眼可以祛翳疾客至此皆脇息胎燥取以潤渴則清寒不可着齒雖暑月如飲冰客或坐龕下小酌歌笑絃管之聲繞壁間不即出悠揚石罅最爲可聽

紉鋒泉

在小龍湫下稍西湧出石罅直上指二尺許形如立

紉自遠望之則光明瑩潔而搖動觀者駭愕莫知其端意者湫水下擣于潭中勢甚急逆出石罅故直上也石罅有小稜故作紉形凡水自高而來若躍處必高濟南趵突泉亦出地數尺相傳是黑虎泉自高原潛行地中至此而突出亦此類也

摩訶泉

在東谷摩訶者梵語也相傳天久旱僧人作咒以祈水卓錫於此泉即湧出故名

合掌泉

在東谷出石間形如合掌泉發掌中

温湯泉

在靈岩寺後霞障石脇懸崖石室中室中有窪窪中有泉冬煖如湯寺僧相傳昔有羅漢常浴於此至今石路上有平偃跡石室乃其憩息地也○按浙下無温泉惟此有之惜乎産於幽谷深崖而人跡罕到也

巖

梅雨巖

在西外谷岩上有水飛洒而下濛濛然常若梅雨

天柱巖

在西外谷狀如天柱峯頂平而大蓋銳而秀者曰峯平而大者曰岩也

白雨岩 火焰岩 童子誦經岩（狀如童子常聞有誦經聲）

文英岩 賓陀岩 寶香岩

以上五岩俱在西谷

觀音岩 橐籥岩 注金岩 石相岩 楞嚴岩

神跡岩 文會岩 霹靂岩 棲真岩 神王岩

石臍岩 修道岩 赤石岩 侍郎岩（宋胡侍郎讀書所）

騰波岩 巾子岩 響岩（伏圓孤二溪中行人語其側則隨聲相應）

説法岩（陳覺説法處） 聽泉岩

以上十八岩俱在東谷

散水岩 隱仙岩 石佛岩 仙岩 讀書岩（章恭毅公讀書所）

方岩（在鴈山東趾温嶺內二渊先生所居）

以上六岩俱在東外谷

石

招賢石 大梁石 石鏡 石天窗 石塚

以上五石俱西外谷

虎蹲石 覆盂石 鵠尾石 圓羅石 石門柱（二石對立如柱）

石城 石茶爐

以上七石俱在西谷

僧抱石（一名僧寶石） 含珠石 龍潭石 飲羽石

獼猴石 觀音石（在龍鼻水下元時有一監司持去渡江逢惡浪投諸水後復得於故處詳紀異）

石廳 石明堂 石屏風 石魚 石倉

石斛 石橋 大小石屏風 石碁枰

石浮屠 石室（中空底平如室可居） 石居士 小石屏

以上十九石俱在東外谷

石梁 石行廊（鴈山西趾公洞石廊尤為勝絕）

以上二石俱東外谷

潭

下培潭在筋竹澗深處入幽邃傍有龍王廟祈雨有驗

西龍潭

鴈山龍潭數處惟此潭祈禱每應水亦奇秀

大龍湫潭

在大瀑布下嵌石間瀑水直瀉入潭潭水常沸潭邊有慈濟廟旱時祈雨多有驗僧官詮上人嘗言其靈異跡事見紀異

小龍湫潭

在小瀑布下潭傍多怪石水跳躍出石間奇態有過於大龍湫者

以上四潭俱西谷

照膽潭

在靈峯寺外廣數十畝水自巨岩亂石出滙成深淵絕清可見底

梅雨潭

在靈峯寺側瀑水自崖飛瀉下每風起水吹若介帶濛濛如四五月梅雨然

白雨潭

在靈峯寺側

以上三潭俱在東谷

池

騰池

在東谷其水騰躍而上出

洞

天聰洞

在東谷靈岩寺後大石壁間嶭有巨穴望之若人之耳竅然故名

龍遊洞

在東谷舊傳龍過處而成此洞古云龍不見石理或有之

石洞

在東外谷舊縣志云洞在山腰天陰聞有雞犬聲

新月洞

在東谷狀如初月故名

羅漢洞

在東谷靈峯寺後幽深秀絕中如廣廈傍有石室亦可居僧不設屋就洞卧起冬溫而夏涼内塑應真像五百身相傳過客至誠禱若則往往成乳花見紀異

古洞一名烏洞

在東谷馬鞍嶺下小谷中空敞可數十許水自頂上石縫中飛洒而下洞中水深三四尺産小魚如鍼不[illegible]

食土人呼為水和尚水從洞門出灌稻畦數頃居人恒厭夫遊者詒之從他徑去故人亦鮮知之者

風洞

一在大龍湫右側連雲障絕壁上每大風將作則洞口木葉飛舞轉急居人候之則明日大風作矣

一在照膽潭上路側石崖中洞口大如斗有風自口中出附口處草皆外偃牧牛小兒常羣集于崖下以手向洞云夏可取涼冬可取温也予適冬月過洞下令人試之皆言近手處若向火蓋陽氣自地而發土穴中皆能通洩夏之涼者陰氣也

南碧霄洞

在靈峯寺後深邃而清幽多奇石

北碧霄洞

與南碧霄洞相對中隔溪水亦多奇石

道松洞

在瑞鹿寺後深廣可容數百人是住僧道松所開

道姑洞

即陶公洞世傳陶弘景修煉於此乃陶公洞也方言訛而為道姑耳洞在鴈山西北趾去山六十餘里在永嘉界上鴈蕩多石山而洞乃純石也洞外有三石長可數十丈平坦如牀側立者如屏風內有石室二重宛如堂房其路平熟常若有人來往者洞外巨木數百株有熊棲其上

石佛洞

在南閣山中洞口四石相倚水自石出路可側行宛若二門石梁橫跨澗上緣梯而上躋禮佛壇西北岩龕三石佛巋然蒼莽間若相次而行拍肩而語者不知高幾百仞也壇上一小石碑題曰邑令葛逢率僧法成義超同瞻石佛熙寧乙卯仲夏晦日刻

溪

新溪

在鴈山北蕩水北出為新溪東流會于寒坑板藏大溪南入于海（袁采記）寒坑龍潭最為奇勝水自蕩頂流下經寒坑南注蒼山之坡從楓林當溪石柱古廟湖際以入甌江寒坑以下皆名南溪以蕩水南流得名也俱永嘉地

筋竹溪

在筋竹澗下水從大龍湫出經能仁平塘入海

白溪

在鴈山東白若嶺下水自靈峯諸谷中出東流入于

海舊有白溪驛今遷于嶺北大荆曰嶺店驛相去十餘里

九折溪一名石溪

在鴈山北閤水從鳴山東北諸谷中出東行十餘里與大龍湫合流東會于石門入海

澗

筋竹澗

在能仁寺東南山峽中水從大龍湫下靈運渡江遊鴈山初從此澗入有渡筋竹澗詩 見文詞

峽

經行峽

在能仁寺東南五里近水自大龍湫來出筋竹澗入海唐僧貫休為諾詎那贊云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後人因以名峽

門

石門

在鴈山東北蕩陰諸谷水所會也兩崖屹立望之如門水從門中出大小計一十八水門內外俱成巨淵水漲時深可二十丈門側水底石中有龍井仰口如圓甑居人嘗見夜間有赤光而[illegible]相傳原是一山元至正間山水瀑出有龍自鴈山乘水而下觸山斷為兩崖而中空若門按梅溪集梅溪先生下第時嘗過石門有詩記水勢之危險宋前雖無所考靈運集中亦有石門詩一首疑即此石門也若然則由來遠矣至正間水發而龍觸者好事者為之也大抵山川開闢之初人莫得而測焉 康樂梅溪詩俱見文詞下

嶼

卓嶼　馬家嶼

俱南閣溪水口蕩陰諸水皆經於此而下石門二嶼參差對立狀如卓筆尖秀圓直而鬱然章恭毅公第在

上林約里許自台入鴈者遙遙望二嶼宛若大華表然古人稱之鴈山之北戶又為鴈山之眉目云自今諦視之誠猶室之有門戶人之有眉目也

閣

南閣　北閣

俱在蕩陰南原外有環抱中土寬平可居之地也蕩水自西北前來界於中流南曰南閣北曰北閣土壤饒沃人物繁衍恭毅公第在南閣底

嶺

東嶺

在鴈山西南入西内谷至能仁寺東北出驛路

丹芳嶺一名四十九盤

在能仁寺西入西内谷寺在嶺下嶺路盤轉四十九折山極陡峻故羊腸其狀也

飛泉嶺

在能仁寺東南通筋竹澗路上飛泉寺

謝公嶺

在靈岩寺東通石梁寺入南北閤又出驛路相傳靈運游鴈山時蠟屐過此故名

馬鞍嶺一名石城嶺

在能仁寺東北五里許逾嶺至靈岩寺嶺背石凹狀如納鞍故名

温嶺一名温嶠

在東外谷鴈山東趾也去能仁寺四十餘里其地常温温州所以得名舊屬樂清今分隸台之太平○按鴈山舊志云東至玉環山山在嶺南大海中則温嶺又是鴈山至内之地也

西嶺

在能仁寺西由羊瑞坑度嶺出長嶴

障

屏霞障

在靈岩寺後高廣數百丈石色如塗丹堊龍鼻水安禪谷在其下温泉石室在其上

連雲障

在西谷瀑布左右連亘里許左半崖有雙穴如人鼻孔謂之閻王鼻右半崖有風洞呼嘯則風至

橋

行春橋

在能仁寺前西谷諸水由橋下出筋竹澗入于海

星橋

在淨明寺前傍視橋下空明如星極其精固至今畧無震動俗傳昔僧富鎔銅鐵鑄作而成者

寺院 十八刹建置沿革

鴈山寺宇凡十有八鍾梵之音聞于百里賸僧之田贏於萬夫及其衰也僧稀寺廢斷礎遺墟凄然於烟草之中遊人亦罕至矣訊之於僧興廢以三百年爲一輪廻云

能仁寺

在西内谷丹芳嶺下 即四十九盤嶺 相傳諾詎那爲開山祖

按西域書第五位尊者諾詎那大阿羅漢續居震旦南大海際鴈蕩山又云龍湫鴈蕩乃吾佛弟子諾詎那尊者之化都也詎那至山中觀瀑遂坐化焉宋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僧全了入山結菴而居名芙蓉菴 詳開山下 至咸平二年始建殿宇四年寺僧進百寶塔賜名承天寺政和七年以禁中有承天寺改能仁寺紹興十二年郡守閭丘昕奏改能仁禪院遂爲鴈山大道場後皇舅太寧郡王請寺爲奉先地詔賜額曰時思薦福寺至乾道七年以太上皇后命復爲能仁寺元至正丙午遭兵燹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立成叢林至三十一年僧曇照修建殿宇後圯萬曆六年督撫常熟徐公栻重建

靈岩寺

在東内谷太平興國四年僧行亮神昭 即神照 挈瓶荷錫共訪幽奇得鴈山安禪谷居焉新市蔣光貸爲建殿宇寺之山水靈秀名聞京師太宗命中貴人持御書五十二卷軸賜於寺咸平十二年賜額靈岩禪寺天聖十年仁宗賜藏經 凡千卷皆金字 元至正間遭兵燹經書亦無存者至

國朝洪武八年僧道沛重建二十四年歸併成叢林後圯督撫徐公栻重建

靈雲寺

在西外谷宋太平興國五年建熙寧元年賜額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成叢林

雙峯寺

在東外谷宋祥符元年僧法遠建後有禪僧誦持每誦經于峯下有老人侍聽忽不見世傳以爲眞境神龍来聽法也 詳紀異

靈峯寺

在東内谷宋天聖元年僧文吉建康定二年賜額寺傍泉石奇怪亞於靈岩而羅漢洞尤爲勝絶

寶冠寺

在西外谷宋咸平四年僧全了建熙寧元年賜額後廢元末重建復廢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靈雲寺今廢

羅漢寺

在西内谷宋咸平二年僧全了建熙寧元年賜額後被寇燬

國朝洪武六年僧大巖建二十四年歸併靈雲寺今廢

瑞應寺

在西内谷宋淳化二年僧法道建熙寧元年賜額後廢元豐五年僧道親進藥有靈驗詳紀異重建復廢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雙峯寺

飛泉寺

在東内谷宋天禧二年僧從吉建熙寧元年賜額元末遷于戴辰峯之西絕頂上頂平有泉四面峯峙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雙峯寺

石梁寺

在東外谷謝公嶺東宋慶曆二年建熙寧元年賜額後廢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雙峯寺

本覺寺

在西外谷大芙蓉長嶴原入鴈山路從本覺寺始唐乾寧二年建宋熙寧二年賜額今廢

古塔寺

在西外谷大芙蓉長嶴原因開山祖全了骨塔建古塔菴熙寧元年賜額後廢骨塔仍存

石門寺

在西外谷宋咸平三年建熙寧元年賜額後廢

普明寺

在西外谷宋咸平三年建熙寧元年賜額後廢

天柱寺

在西外谷宋太平興國二年建熙寧元年賜額

華嚴寺

在西外谷宋咸平二年建熙寧元年賜額

淨明寺

在東外谷舊名淨明菴宋太平興國二年建嘉祐七年浙漕李復圭愛其山水秀異奏立淨明院八年賜額舊有維摩室今皆廢

真濟寺

在東外谷宋祥符二年建熙寧元年賜額今廢

以上十八剎俱在鴈山東西內外谷中

附

白巖寺

在鴈山東外谷北閤唐元和九年建熙寧元年賜額

梅溪有記

明因寺

按舊志在鴈山東外谷溫嶺石晉天福六年僧德蟾建宋治平二年賜額大明寺元豐三年改今額元仍宋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歸併成叢林永樂元年僧從寧重修後

僧高大能持呪驅祟復創塔院刻千佛像為明因子院

寶相寺

在雙峯後谷宋祥符元年僧法煥建後賜額紹興中徙於山間後廢

崇德寺

在南閤石晉天福二年建宋熙寧元年賜額後廢

按十八剎者鴈山東西內外谷中諸寺也若白巖寺明因寺寶相寺崇德寺俱在東外谷之外然亦鴈山境內寺也合之凡二十二寺

菴

觀瀑菴

一名宴坐菴一名龍湫菴諾詎那觀瀑處

八扇菴

寺有八菴各理田糧以供役事曰同源曰新樓曰下院曰天然曰栢菴曰雲岩曰曇花曰新菴共田百餘項惟一人住持後因役煩田皆質券於人菴隨以廢

堂

資深堂

在雙峯寺後梅溪有記

亭

看不足亭

在靈峯洞取昔人岩前向見白頭翁自道一生看不足之詩而名之也

忘歸亭

在大龍湫下

采微亭

在靈岩靈峯中道相去各五里許兩剎入淨明寺

藍玉亭

在雙峯寺側

鴈山書院

亦曰鴈山鄉賢祠祠宋元暨

國朝諸名賢也

提學萬先生撰降祝文刻石于祠內知州朱守宣爲

置祠屋數楹祭田一十畝地一十畝俱在瑞應龍湫

上寶香巖萬曆八年奉例改創公館

仙釋

木葉老人宋元豐五年瑞鹿院僧道親於院前道上逢一老人自山而下俄木葉皆無聲呼僧與語付一丸藥如彈子大曰爾可速入京師以進此藥乃萬歲藤膏熬成龍壽丹也以金𥐻研服可保二九之數道親未行次日又過之仍趣其行道親如其言至都下適聞仁宗不豫詣省言其狀執政拱而不受上聞召而取之問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太歲本命四六慎酒樂乞濟貧民及禁天下捕龜上命中臣梁從政賚香至鴈蕩訪老人無所見八年立春上梁疾太后得藥於膺思殿如前法研服之稍愈及上崩時計在位一十八年適符九二之數

紹興末平陽獨嶼李氏子跌蕩不容於父遇一方士將以東遊不移時逕樂清孝義橋下去家已三百餘里矣辭不能近方士出一小鏡使窺之恍然抵一山寺俄而如夢覺視其僧舍則已在靈岩寺矣

禪僧有遊山者嘗至鴈山中偶失道循小徑至一處有茅屋數十家皆方士也笑謂僧曰爾亦知遊鴈蕩乎方冬沍寒而其地煖桃有實僧摘數枚懷之方士呼童子送取其桃僧因恍忽過山椒不覺至明州天

臺寺矣
陳覺陳州商也嘗遊鴈蕩東峯望西巖下一木如蓋捫蘿至其所見藤蔓纏繞一人其形如石視之乃入定僧也觸其衣隨手而化乃結菴于傍居二月餘僧欠伸張目曰吾有衣寄岩間有虎守之可持吾錫杖以取覺往見虎示以杖虎搖尾而去持衣以授僧見藤蔓有入僧膚肉者數寸覺因懇拜僧為說法山中鳥獸鬼神皆来聽後人指其處為説法岩今岩在東谷
唐堯運即鴈蕩開化祖師諾詎羅尊者姓羅氏法名詎那又名諾詎羅眉州青神縣人居蜀之中岩山有

石笋三峯嵑立其傍惟寶瓶一峯岩岫奇峭林木蓊蔚為尊者道場飛錫來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山龍湫餘見開山祖下
宋全了永嘉人遊山至荊門玉泉山遇天竺僧言汝緣在浙東當得名山居之永嘉有諾詎羅者道場數適當興龍湫宴坐此尊者棲錫地也了遂感悟至山中結菴曰芙蓉塔曰古塔鴈山之顯皆自全了發之其人放蕩不拘時人目為了潊蕩餘詳開山下
景宣樂清人陳氏子受業能仁寺十五歲試經得度出遊方外紹興間歸能仁越數年又居本寺後以壽

[illegible]平生嘗讀莊子自爲註解凡三十二卷又能究極性命道德之説年九十七雙目烱然視聽不衰及茶毗齒與舌珠皆不壞人以爲得道云
雙峯寺舊有龍祠相傳僧人曰後可者普講經一日聚衆僧講於峯下有一老人侍聽長鬚古顏衆頗異之問其從來曰某寒坑龍也衆曰寒坑去此百餘里講不逾時何從知之而遽至此乎曰寒坑鴈蕩原是一山首尾相連地脉相通故易知之因忽不見風雷驟起衆僧懼禱請立爲祠仰而視之則蜿蜒之狀巳在雲中矣祠今在東外谷

羅漢洞內設羅漢五百[illegible]過客至誠禱者則往往成乳花洞見前石羅漢在西谷羅漢寺前高崖上崖高數十丈世俗相傳漳州有一羅漢聞鴈山之勝內有諾詎那尊者道場尊者乃西靈山弟五位大阿羅漢也欲來參受駕海船至溪下登岸陸行以尋詎那未及見適遇見樵人即飛上高崖上立化爲石至今形肖宛然屹如巨人寺因以名
遠夢和尚碑文　戴[illegible]
遠夢和尚者本姓熊天溧陽人表應魁也有妻子兒弟田宅頗饒一日棄之出遊至雁[illegible]

學佛更名圓魁落髮然不甚禮誦講解常拈宗旨
手中長二寸餘冬夏衣一衲無增減萬曆丙戌夏余
偶至靈巖谷與語佛不甚領悟明年忽造余廬謀
建寺又明年寺成来請為記余曰天地中有鴈蕩
蕩中有靈巖靈巖中有寺寺中有爾居之皆夢耳而
又記之是夢中言夢也爾方求覺者何記為魁自號
鴈峰余為更號曰遠夢而作說以貽之曰遠離顛倒
夢想佛教也魁笑曰雖然夢覺不二離夢求覺亦
非也終請記之余偶病未得為魁来促之且曰有寺
無經佛法何明凡為何覺吾將造京師謁名公卿請

印藏經歸寺以畢吾志余笑曰無欲速果熟自然落
姑留與爾共講佛法大意也魁乃留寓塔亭山日未
聽講余因以三千有門頌授之自五月至八月始成
誦一日席地仰天余曰雲行鳥飛佛體也魁笑曰自
古只有僧為儒說法今公反以儒為僧說法亦異事
良久忽起附余耳自指鼻尖低聲曰我雖不解文義
然常常照管主人翁時刻不忘者二十餘年矣余始
心異之前席欲與深言竟無語留几一年余記成辭
歸靈巖余以二絕送之曰昔住靈巖寺今留佛塔亭
寺亭俱佛境若夢若為醒昔来真是夢今去恐夢還真

寄問靈巖石頭知夢裏人明年余養病西湖淨慈寺
魁忽来曰吾杖錫来竟將往京師何以贈我余取一
手卷畫靈巖圖書遠夢說其後授之曰都城繁華不
其時覺本真無迷也魁竟去逾年不知其所遇何如
又明年壬辰夏南宗伯王公寄余書曰承遣魁僧於
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已在玄真觀中坐化矣此僧與
之語若無甚見解而臨去一著乃爾豈真有宿根耶
余猶未信之已而其徒明海負其骨歸為余言其化
日如常時但獨語曰印藏經自有時今亦已矣遂瞑
目猶謂其晏坐不知已化也化之日而色微青明日

轉紅潤如生七日而鬚髮漸長都人瞻禮紛沓玄真
觀主郭懷野懼多事陳於禮部請從荼毘王宗伯乃
命具龕薪火之烟皆西向時二月二日也年五十六
世傳得道者多坐化或立化色臭無變每疑其妄今
觀於圓魁猶信嗟乎余未知魁所得果如何顧世之
學道者誰識所謂主人翁而照管之哉主人翁蓋即
釋家之本来面目僊家之元神儒家之獨也認本
来面目者常止常觀耳不在持經解偈也存元神者
常清常淨耳不在烹鉛錬汞也慎獨者常戒常懼耳
不在多聞多見也彼其所以不言不為如愚如訥既

屬予以建寺又屬宗伯公以印綬而竟又委之長往無藉焉安知非古佛應世而特啟吾二人以聰明學識為無用耶退之之大顛示以形骸可外予於□了元使知性命所歸吾是以深信魁之以覺覺未覺也而又深愧吾之方夢方未覺也冬十月宗伯公在錢塘邀余遊西湖公之子汝龍將昔厲語余曰魁化之三日親往贍禮見身端坐兩手俱仰一上一下不著胸膝擊其肘可開闔盖兩肩循軟云遺一偈其間曰自古原無死無死亦無生作一黃粱夢亘古又亘今

明　海將歸葬靈巖谷樹碑宇下請余為銘

銘曰混沌一氣化變自新形雖質異有物有人總人最靈誰為之主不見不聞常出常處匝周沙界處守一中無教彼剃盡是句舍我主人錄一軀發葉本逐未終迷妄覺非維魁公悔迷猶光不得文義自得知常常念念妄至覺前常使主之所作使即隨至既捍厥守復舉歲經功成不居飄然而行主人既去留此遺蛻雁谷鄰城寺為客寄在所如夢亦何因既覺求真真復何存即夢即覺非真非假覺既無取夢奚足捨哉哉□巖塵骨斯藏述遺蹟以表不巳

雁山志卷之三

土產

茶

浙東多茶品而雁山者稱最每春清明日採摘茶芽進貢一鎗一旗而白毛者名曰明茶穀雨日採者名曰雨茶此上品也其餘以粗細為貴取價宜以滚湯泡飲久藝則無清色香味一種紫茶葉紫色其味尤佳而香氣尤清難種而薄收土人厭人求索園圃中故少植間有亦必為識者取去

杜鵑花

有四種緋紅粉紅藍色碧色隨處有之惟雁山昔院左右最盛碧者亦難多見

觀音竹

莖小而葉細長不滿三四尺人家多植園圃中岩石上蒼翠經冬不凋

方竹

體小而方可作杖用山中人每取其枯瘦有稜節者剜其根為人物形充土宜以贈人

筋竹

質柔韌可作竹絲器皿用寺東南澗邊多有之澗因以名

金星草

葉上有金星點根中有黑筋如髮又謂之出髮草俗傳用以浸油塗頭上禿處則髮生

金線草

一名蟹殼草葉圓如蟹殼蔓生節間有紅線長尺許或生岩石上與井池邊性亦寒涼治湯火瘡用

鳳尾草

生巖石間葉如鳳尾性寒入痢藥用

龍鬚草

舊傳出自縉雲鼎湖軒轅黃帝升仙時乘龍而去羣臣拔龍鬚鬚墜化而為草晉時織為席歲貢御座用今處處有之惟蘇州虎丘為盛種者如藝稻織席通四方温州者次之産鴈山者莖細而秀

石菖蒲

深谷中有之亦有一寸而九節者但無服食之方耳

綠草

根有子如麥大白色名綠草米一名麥門冬性寒能治熱渴用

櫻粟

花紅實內有子如小粟皮苦澁能治泄痢症醫家謂之木椰櫨

百合

性平根可食一名鬼蒜荒年山中人取以療飢

鈎胳

狀似黃精葉與莖稍有不同一則養人一則殺人其性毒烈與黃精遠甚服黃精者不可不察山中亦不多見

黃精

山多黃精土人蒸以代糧但不能知九蒸九曝之法耳此物雖處處有之惟以天台鴈蕩者為佳天台鴈蕩又以絶頂不聞雞犬之聲者為上品性中和

薯蕷

性寒有紅白二色産於岩石竹樹間者味清而甘堪入藥人圃種者味尤佳不堪入藥可入飲食用

何首烏

性平岩下石畔皆有之寺僧相傳惟靈岩寺僧房
下有一本甚大蔓延于外者絕與他莖不類蓋自
洪武至今一百五六十年矣其根之大可如栲栳
但爲殿楹所壓無從而取之耳

山雞脹

性寒狀如園中所種者土人用以治癰疽搗汁服
之沓塗患處愈

金釵石斛

性寒生麥地中歲取入貢

雪裏開

性大寒深谷中有之能解砒毒冬時開花故名

金線重樓 又名

性寒能治諸熱毒

金銀花

性涼能解熱毒土人用以作湯治諸瘡花初開時
黃色後轉白色故名金銀花藤有汁而甘謂之蜜

蜜藤

香薷

性溫能治暑消煩止渴煖胃惟靈岩寺周殿砌下
石坦中產者佳人家園圃種者稍劣

鳥獸

白鷴

形似雞而大白色毛有黑花細紋長尾生深谷溪
澗中

錦雞

形似雞毛五色紋每日至午開背前雜毛斑爛叢
起宛如錦綬土人謂其吐錦過午則斂自矜其容
每臨水自照或溺而死

練鵲

形似鵲而小尾長而色白

金雀

似雀而色黃與黃雀相類

山樂官

形似金雀群鳴而聲相抑揚如作樂音土人謂之
山樂官

山羊

其狀如麂而能歷險白者如雪猿有毛如狨謂之
金線

熊

形似人而長大山中人呼爲野人有力能拔樹又

名為人熊惟鴈山西北趾深林巾有之於巨木斫立處連結其枝搆爲一巢夜則棲宿于上晝則下林中取食遇人則避入叢莽中

玉面貍

形似猫面有白毛霜後肉美山中人以爲佳品諺云霜天玉面貍

竹豚

狀似小猪兒大如巨鼠竹林中有之食筍根味清美

獾猪

似猪而小肉肥美

野猪

似猪而大大者重二三百斤健嚙長牙有力能與虎鬭

田狗

形似狗而小毛深温厚可作煖耳用

香貍

形似猫肉香美

五段貍

毛有黑白紋相間各五段肉肥美

猴

十百爲羣巢於高崖石洞中秋時樟樹子熟則相率摘食居人出其不意嗾犬以嚇之驚墜茅中不能跳躍或爲人所獲

魚類

香魚

一名細鱗魚無腥而鱗極細肉甚美生鴈山溪澗中與潮水相通處春初時生月長一寸九月以後可盈一尺則赴潮際生子生已則黑瘠而死於鹹水中次年春初子復化爲魚苗仍入淡水中隨月而長五月以後可長五寸漁者始取以餉諸人味極清美作乾魚尤佳凡山水入江處皆有之在樂

清則石門潭爲盛筋竹溪芙蓉溪次之蕩水西流於永嘉南溪則自楓林當溪下渡潭石崩潭諸處亦有之均產於蕩水之一源也

石門鯉魚

門內巨潭多鯉魚味甘而清美異於他所產者每天晴日初出時羣浮水上可一二畝許中有一巨鯉其長如人衆魚環繞隨而旋轉若相侍然漁者百計終莫能得或以爲神魚云

詩文卷之四

詩

五言絶句

宋

能仁賜額　王十朋 號梅溪宋狀元

不到能仁久欣聞賜額還浮雲已過眼依舊好青山

國朝

望鴈山　黄綰 尚書黄岩人號久庵

雙嶺秋烟外亂峯霄漢遥遥知湖水曲留我釣魚船

羅漢洞　張池 台州人

空山留幻跡天壁立高臺海闊月初上水流花正開

石梁　韋商臣 參政嘉興人

巖際石梁橫崗中石髓滴我來秋氣涼天光滿幽竇

龍湫　吳玄會 號五松應天判樂清人

白日飛寒練青天下玉虹誰將塵土境移入鴈山中

憶山　侯一元 號二谷布政樂清人

黽勉辭名山數日仍在眼遥羨山中人初不出戶限

度謝公嶺　將國輔

登登緣澗嶺謝守昔年開欲賦懷賢詠悠然一斗才

照膽潭　蕭廪 [illegible]

料君一泓水淪漣百尺潭洗心居已靜照膽自生寒

靈峯洞

懸燈入靈岩中有應真跡五老列蒼屏似與開雲從

仙人橋

一片鼓虛明渾淪無點浣誰將神斧開却駕飛雲過

響巖

峭壁倚天開空谷聆清響不信少文琴能徹釣天上

展旗峯

龍旗掣海雲旌掃三韓宅席捲向名山早已來重整

天柱峯

一柱自亭亭四壁渾無倚莫咲龍頑姿天地期終始

獨秀峯

拔地起孤根插天成獨秀冠頂金石姿未許參雲霄

玉女峯

玉女好靈山含睇在邃巘許汝駕雙鸞更莫行雲雨

龍鼻水

龍在天地間存神還隱耳任鑿一竅開混沌何曾死

剪刀峯

天孫有杼軸雲漢發昭宣吾欲施裁剪還歸象帝先

度馬鞍嶺

潤蘿陟雀覓列屏開石室中即上世人彷彿曾相識

大龍湫

誰信一勺水而能藏蛟龍有時驚人設飛瀑滿晴空

宿能仁寺

竟日行雲霧薄暮倚漸晴自咲車前雨催耕更洗兵

早行鴈山

藍輿初入谷拂面雨聲來任汝吹多少吾心豈易回

老僧岩

老僧面壁觀車馬紛來往心景了不關莫更加清賞

石梁洞

昔年來古洞雨急興先闌此日趣前度心空境自下

七言絶句

宋

過靈岩寺　呂夷簡

淨名菴下靈巖路峻壁層崖倚半空最愛老僧年八十一生長住翠微中

過鴈山　王梅溪

三宿山中始出山出山心尚在山間浮名奪我林泉趣不及高僧一味閒

又

清秋天氣過山中征鴈行人路不同從此又勞千里翼傳書来往浙江東

過靈岩

家在梅溪水竹間穿雲躡屐可曾閒鴈山新入春遊眼却笑平生未見山

洞中大士半千身住世端能了世因應笑玉簫臺下客馬蹄長路利名塵

過靈峯

三宿靈峯不為禪茶甌隨分結僧緣明朝杖屨丹丘去帶得烟霞過海船

龍昇水

石梁雙合夾蜿蜒中有飛来萬斛泉一竅涓涓通海
眼時興雲雨擁高禖

過淨名

淨名却見老維摩頭長老陀公道眼相看語不多待我衣
冠掛神武杖藜来此老巖阿

谷中有月露蛾眉新月洞水織珠簾更絕奇水簾谷滿目
峯巒觀未盡有僧攜紙覓題詩

送夏元鼎歸鴈山　真西山

嗟我深居五柳門無從相與細論文會須脫屐登臺壓
去鴈蕩山頭或見君

元

送輔賢出山作首尾吟　李孝光號五峯著作郎樂清人

儒官不畏簡書催扶杖休騎石上苔行到水窮雲起
處路從四十九盤来

路從四十九盤来樹底看雲首獨回容衰不知身是
客向人猶愛話蕭臺

贈靈岩秀禪師

北林日午燦如烘盡日溪行曲折中自愛敲冰看[illegible]
上山頭樹影落溪紅

寄色都無霜露氣壁間看此一枝筇平霞空裏論文

酒未信闍黎飯後鐘

雪屋為道上人之第作

倒挽天河轉翠微王虬鱗甲淌天飛道人結屋東還
住愛看晴花不掩扉

國朝

入鴈山　朱昔卿樂清人

雙鸞峯下踏莓苔烏道斜經五老臺長嘯一聲風滿
壑半天羅漢洞門開

遊鴈山　鄭善夫郎中福建人號少谷

昔年夢上百丈臺濟海鯨波天地回四十九盤東向

去鴈山猶是夢中来

龍湫和韻　朱濂樂清人

竹下烟浮僧煮茶草邊風緊[illegible]鼎芒鞋無數看山
客瀑布巖前數落花

寄題鴈山書院　夏言號桂洲少師兼太子太師江西貴溪人

聞君書院鴈山中却在西岩第幾峯何日青鞋訪靈
谷白頭端拜蕩南翁

和尚巖　裘紳號右山御史山西人

一僧兀坐似安禪日炙風吹不計年錫化空山應有
侍乘龍還許到西天

石梁

石梁突起半山空、冷冷鳴泉瀉洞中、古木煙深成虎穴、靈潭無底長蛟龍、

玉女峯

玉顏何必要濃粧、獨立青霄出洞房、不效巫山神女夢、爲雲爲雨媚襄王、

鴈山四絕　廖希顏 號東雲 湖廣人

千尋瀑布瀉芙蓉、一派銀河走玉龍、疑是天孫裁素綾、雨前遺下剪刀峯、

剪刀峯高千仞巍、剪下天孫雲錦機、不見昂前瀑布縷、至今搖颺如絲飛、

靈峯無主野蒿開、藤老雲深半古苔、只有雙鸞不飛去、月明僊子洞簫來、

猿聲鳥語道邊聞、水色嵐光樹杪分、煉盡長空飛白鷴、天風吹散石梁雲、

梅雨岩　王獻芝 號滄臺 御史 徽州人

寒谷銀河瀉九天、瀟瀟細雨弄崖前、海風狂激晴嵐滿、洗出含珠對月圓、

僊人橋　吳綸 尚書 樂清人

兩崖排闥倚天高、上駕橫空一玉橋、爲有廣寒宮裡

客、往來經過在雲霄、

展旗峯

天造旌旄出地間、萬年樹立鎮山關、無心雲霧閒舒卷、有影龍蛇自往還、

登龍湫背　王健 號鶴泉 少卿 永嘉人

萬仞危峯半倚天、白雲簇擁紫金蓮、順風直上龍湫背、疑是乘龍到日邊、

龍湫二絕

萬疊盤桓尋雁宕、千尋飛洒對龍湫、雷霆地激澄潭起、河漢天迴絕壁流、

拔地萬重青嶂立、懸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王女機絲挂、映日還成五色文、

次鶴泉上龍湫背　朱守宣 號靈谷 知州 樂清人

使節扶搖自九天、錦衣照耀鴈池蓮、山人不須龍門約、望見星槎犯斗邊、

龍湫　李頊 樂清人

王龍千尺噴靈湫、萬丈銀河瀉碧流、乘興縈廻躋絕項、恍疑有路接瀛州、

天柱峯　侯一元

寥寥萬仞卓雲空、黃道低分彩翠中、怪得地維長不

欽千山雄壓海門東

玉女峯

行雲飛盡鴈湖巔玉女明粧尚儼然自是天皇春衣伴錯教人賦洛神篇

龍昇水　林大春 號石洲提學潮陽人

絕壁懸崖隱萬峯長空昨夜起蛟龍真形化作靈岩石瑞氣猶成玉露濃

靈峯洞

仙子何年闢洞天手持雙斧下蒼煙庵前時許金莖滴為種華山玉井蓮

僧抱石　何鏜 號賓岩參政處州人

面壁當攀少室龕鄉山重見倚江潭如何要解西來意折葦南游更再三 余往游嵩山少室上達摩洞見立石向壁儼然一僧也余鄉括蒼山有石僧立江干今又見此石豈處處示人習靜耶

龍昇水　趙性魯 號景巖大理寺副樂清人

顆顆勻圓走玉盂卧龍昇觀瀉明珠會看白日好雲去一洒甘霖四海蘇

大龍湫　王叔果 號西華憲副永嘉人

澗道秋生松檜風水花飛墮綠雲中未諭天外招黃鵠且向尊前看白虹

又

懸崖飛瀑信奇哉天矯乘風萬狀迴疑是天孫張疋練剪刀側立若為裁

靈峯洞

古洞穿窗迥絕塵奇峯環列翠嶙峋朱欄寫寵憑雲架漫向名山結勝因

又

縹緲連峯望不分崆峒誰鑿掩解雲不聞海上歸黃鶴試向崖端辨赤文

靈巖寺

上谷何年建化城諸峯羅立似相迎老猿引子窺人過好鳥呼朋隔樹鳴

又

排雲玉筍聳遙岑獻秀爭奇總會心安得昔人騎石法稍移一二鎮園林

登龍湫背　李勅 樂清人

盤紆鳥道上青天萬朶真疑太華蓮自笑野人狂太甚春風三宿白雲邊

龍湫　林大春

千年幽勝擅南甌萬里常雲枕碧流氣動若為丹鳳

舞秋深坐使白猿愁

石梁洞

石梁飛渡自天台誰復移之此地來歲久渾如枯樹
色天寒忽見野梅開

觀大龍湫漫興　　黃猷吉號兩峯山陰人

百年幾度雁山遊我爲胷中萬斛愁天上斗槎真可
捋等閒酌盡大龍湫

出鴈蕩山見海上舟行口占

十日山行不見舟出山晴海望如秋片帆揺曳來何
處好是逢仙返十洲

天柱峯　　張國紀安吉人

萬丈孤高天柱峯仙人曾此架長虹不周未必傾西
北只爲秦王到海東

五日雨游鴈宕解疑山靈兼柬龍塘憲使

筬齋　席　號兌隅江西萬安人侍郎

生平守朴更棲玄擬向名山早結緣嘉節屢虛三過
後余廿年游宕過家僅三過此節勝游還咲十年前甲戌曾游此山過老僧岩過兩
而上塵容俗狀君應憎敲巧迴奇我亦憐賴有雨雲時
擁護不妨賓主兩無嫌

曾驚蒼虬百二間華吳真對斗雲開竭來海上春波

靜喜見山中藥草肥

一雨豈堪田俗駕雙旌先已度靈関游人莫嘆銜泥
險且爲三農一解頽

渭曲相逢眼倍明十年還共海山行千峰過雨旌旗
淨萬壑流泉鼓角鳴

鴈度嶺雲開洞府龍飛岩瀑接滄瀛縱言佳景堪留
客俯仰乾坤別有情

宋

五言律

重遊鴈山　呂夷簡

往年遊海嶠上徹最高層雲外疑無路山中忽見僧虎蹲臨澗石猿掛半巖藤何日抛塵紱孤峯上再登

大龍湫　趙師秀

一派落寒空如何畫得同高風吹作雨低日射成虹西域書曾說先朝路始通或言龍已老出處別為宮

鴈山寶冠寺

行向石闌立清寒不可云流来橋下水疑是洞中雲

欲往逢年盡因吟過夜分蕩陰當絕頂一鴈未曾聞

方虛谷曰杜荀鶴紙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此三四亦相犯五六有味

遊鴈蕩　康悼

不怕石頭滑来為鴈蕩行平生夢不到今日眼逾明未歷千峯秀先逢一段清遍觀從此始着脚復崢嶸

石門菴即今石門寺　翁靈舒

山到極深處石門為地名嵐蒸空寺壞雪壓小菴清果落羣猿拾林昏獨虎行一僧何所得高坐若無情

壽昌道中　□□

清遊從此始過處必須看背日山梅瘦隨潮海鴨□平途迷望闊峻嶺疾行難聽得居人說今年冬又殘

按壽昌詩本非鴈山作以方虛谷遊鴈山選此二詩故附于此

龍湫觀瀑　晁端彥

萬丈龍湫水飛流翠壁開始疑河漢落翻若海潮来飄灑四時雪喧聞萬壑雷廬山吾未到氣象勝天台

靈岩靈峯　戴復古黃岩石屏人

駭見二靈境山林體勢豪擁空天柱壯障日石屏高覽勝苦不足登危可憚勞白雲飛動處絕壁走猱猱

淨明

林巒相掩映岩谷獨玲瓏下置維摩室上通龍伯宮靈珠四時雨秋水一簾風甚欲觀新月山高脚力窮

鴈山　左緯黃岩人號委羽

亂山無限好幽徑有時迷石骨秋偏瘦松梢老却低天寒聞鴈過月白見烏栖海上知名地無人識馬蹄

龍湫　郭君舉

絕頂龍君宅深疑與海連飛来千丈瀑下潤幾条田噀日虹霓壯隨風雪霰圓高寒吟未穩欲去復迴旋

觀音岩

一行[illegible]巘鎖奇峯應接頻遥看孤絶處分現普門身
納月瓶泉冷嬌春柳黛新却疑吳道子貌出此岩真

天聰洞

混沌何年鑿天聰亦强名我疑龍窟宅人說鬼經營
梯向岩邊架雲從洞裏生此行須健步脚力十分輕

[illegible]

來問維摩疾因參不二門一龕閑日月方丈別乾坤
風落巖花發雨晴山鳥喧何當分半席默坐聽潺湲

巖居僧　趙師秀

閉扉坐石層盡日少人登一鳥過寒木數花搖翠藤

茗煎氷下水香炷佛前燈我亦逃名者何因似此僧

元

代送彥明　李五峯

詩舸幾時發秋風海水腥雲分鴈蕩路江繞蛣蜞亭
大府文星聚名山僧氣靈憑君道問訊無恙讀書螢

能仁方丈　朱希晦 號雲松樂清人

山中松桂老濃翠鬱紛紛水壯蛟龍氣風高鴻鴈羣
浮嵐晴後見疏磬夜深聞却憶厖居士衰年屏俗氛

淨名寺

繞入清涼境憑高意豁然山橫烟簇簇溜滴雨涓涓

靜坐維摩室因參達磨禪奏名人已遠遺像閱千年

國朝

宿靈峯寺　黃璨 中書永嘉人

尋幽来此地四顧冷於秋愛靜經三宿偷閒約再遊
僧今無白足佛古尚青頭歸路鐘聲外遥登十里舟

大龍湫　鄭少谷

瀑布飛不徹大聲空谷哀青天下河漢白日奔風雷
潭穩蛟龍定歲陰鴻鴈来方岩倚天畔吾志在崔嵬

宿能仁　王獻之

空山飛野火千朵召芙蓉宕氣分禪榻湫雲鎖寺峯

夢驚靈運草心憶了公松落葉飛泉石翻疑雨意濃

龍鼻嵓　裴紳

真境中天迥悄封古洞深石龍懸漱玉風佩坐鳴琴
盛有肯雲氣寧忘霖雨心願將一滴水直擬滌凡襟

雁山次韻　王俶 主事福建人

萍蹤多舊友登覽此時懷勝槩千年在浮生幾度来
飛泉懸石瀉翠壁拂雲開不盡登山興新詩取次裁

能仁　孔天胤 號文谷山西人

夕陽下山坂旅宿山門禪窗瞑垂蕊樹庭昏帶雨烟
力疲甘宴處氣熱喜涼泉時有玄猿嘯空帷復不眠

過丹芳嶺　吴綸

每過丹芳嶺，蜿蜒七七蟠。身登三島外，足躡五雲端。素練懸厓瀑，瓊珠漱石湍。入林暑氣薄，秋滿萬山寒。

再過丹芳嶺

千古丹芳嶺，遊人去又来。霜楓紅似錦，春樹綠於苔。幽鳥逢人語，寒花待日開。風光還復舊，正遇一陽回。

靈峯　蕭一中 副使

靈洞擘天立，門開石竇新。岩花晴滴露，洞草歲常春。却愧登臨晚，無妨眺望頻。風塵苦牢落，何日可還真。

大龍湫

飛瀑沿崖下，風飄亂作絲。蛟龍翻石窟，烟霧起滄池。天地精靈洩，乾坤造化奇。静看聊自得，清興獨題詩。

能仁寺　夏鏌 號赤城 臨海人

路向五峯轉，人從天柱来。梵宮凌漢起，艇嶺倚雲開。白日曇花落，青天鸛鶴哀。壯懷知不減，迥迴逼三台。

靈嵓

僧逕緇頻見，峡開青不闗。奇峯立五六，逺客笑中間。朗月待今夜，美人期此山。短歌招玉女，雙跨紫鸞還。

石門次韻　黃綰

曉日開銀闕，晴川看躍魚。須維溪上艇，来讀壁間書。猶恨衡門遠，那同太古居。何時結茆屋，共倚翠屏虚。

龍湫寺　李纓 號臺南 副都御史 樂清人

偶到龍湫寺，来尋諾詎那。廻流翻石壁，飛瀑下銀河。瑤草迷丹竈，奇峯擁翠螺。兹遊諧夙願，便欲住山阿。

靈嵓次嚴二守韻　施惕 號鶴洲 府功 黃岩人

五馬巡行地，乘閒共此遊。雨餘芳草合，雲起亂峯幽。秘蔵開千古，奇觀界二州。鎮山有玉帶，應爲洞門留。

遊蕩北最高峯　陳宣 號芝南 御史 樂清人

幽尋来蕩北，遐眺滿天東。海色浮元氣，湖光照遠空。世途傷老馬，吾道在冥鴻。此日陪蓮社，長年任轉蓬。

大龍湫　汪文盛 號白泉 都御史 湖廣崇陽人

石逕尋幽入，陰崖瀑布懸。迸空花作雨，瀉迥玉爲泉。雲擁蒼龍氣，風摇白鶴烟。觀淵絶壁下，望海萬山巔。

大龍湫次韻　朱諫 號蕩南 知府 樂清人

白雪無春夏，明河若倒懸。忽添花外雨，散作地中泉。潤氣滋丹壁，餘氛入紫烟。瑤池浴斜日，如在閬風巔。

靈峯寺

舊日峯巒在，今来殿宇非。烟霞全不減，松竹自相依。古道沿溪出，殘僧乞食歸。晚来鐘磬少，惟見白雲飛。

龍湫道中　徐衍 號宗梅 舉人 樂清人

長薄帶寒湫雲深一徑幽𦶜茂隱松竹烟火隔林近

日落風初起山空水自流悠悠人境外有路接瀛洲

秋夜宿龍湫古寺贈上人　陳栿號后溪署丞樂清人

絕壁俯寒湫禪房一徑幽山空涼露下天近火星流

水壯蛟龍氣風高鴻鴈秋况逢蓮社日得與遠公遊

宿靈嵓寺　朱守喬樂清人

攬結靈巖秀況潛爽氣中雲移峯欲隊霞落嶂猶紅

變幻珍奇態縱橫造化功月明蓮宇靜慘淡是僊宮

晚入能仁寺　朱玄操樂清人

空山尋梵宇初日照林丘鐘磬隨風度雲霞拂曙流

森松不受暑碧樹正宜秋意到無言坐清猿嘯未休

遊能仁寺　陳士舉號五山教諭樂清人

偶来尋勝槩長嘯入松關小憩林間寺遥看天畔山

鶴眠清晝永僧倚碧窓閒歸路斜陽外微茫紫翠間

靈岩　侯二谷

亥徑重重起看山面面殊書從丹洞秘峯入紫霄無

候鴈雲中斷驚猿月下呼悠然赤水宴何處訪玄珠

六賢祠

俛仰成千載停車展六賢文舜麟史後功契馬圖前

浩湫雙龍瀑孤髙一柱天春遊成怵惕川上情流年

次文谷　范惟一號中方提學直隸人

一入能仁寺如然不二禪法輪流落月梵語和鳴泉

石抱雲邊海窓含樹杪烟偶来幽意愜詎是故留連

宿能仁寺　卞錫號豹山進士直隸人

梵宇停征蓋鐘聲入暮禪閒雲歸古岫晚石枕清泉

塵慮消幽境高懷薄紫烟鈎簾回首處山色與天連

宿能仁寺　陳洪濛

已攬靈峯秀還来謁四禪亂山齊捧日幽谷靜含烟

瀑布晴飛雨林端夜嘯鳶未從覓歸路下榻可忘年

宿能仁寺　陳錫號南衡進士台州人

山逈寒侵夜松疎月近禪短橋迴落馬細石漱流泉

霜葉濃催酒秋衣薄逗烟祥雲峯外望飛鴈與天連

宿能仁寺次文谷韻　葉世德號文溪舉人樂清人

勝地逢佳節空林一問禪偕行無俗侶滌慮有清泉

古岫藏丹室奇峯吐白烟莫言茲境外更有十洲連

過鴈山　王曉號小口御史

虛亭觀瀑布潭水何冷冷鼓吹蛟龍見天風萅雨冥

慈航憐野衲繡斧失山靈他日應傳說逢人此地經

又

靈巖有古洞陟險一登𦶜水響山棚滴天光石[illegible]

此中信真境何處訪蓬萊所恨身為役夕陽下坂催

遊鴈山　楊天盛 諸暨人

六載儒官吏事閒轉尋僊跡入名山
高臺縹渺風塵外古昂虛無指顧間
峯擁青蓮花不老洞開丹户路難攀
雙鸞未鮮吹簫意引得遊人雖往還

七言律

宋

春樂清尹周邠寄鴈山圖　東坡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
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壓
京東此生臘有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又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上壓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
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尊前說
病翁所恨蜀山君未到他年攜手醉郫筒

迎趙清獻公遊鴈蕩　石景立 郡守

鴈蕩天台路險艱多應特地隔塵寰不辭登陟來千
里爲是東南第一山爭望台星從海上方知蓬島在
人間武林二老圖中見重揩官師遠莫攀

約遊鴈山　宋趙抃 太子少師謚清獻衢州人

佇請趨拜力惟艱柯嶺歸來遠帝寰抱疾不能師老
圃驅車猶足訪名山魚書入手殷勤後鴈字排空杳
靄間多謝主人期我厄謝公遺迹願追攀

淨名寺　周邠

[illegible]泉飛金[illegible]峯前[illegible]

升堂先謁贊皇祠菴開明月長圓滿路插重雲
嶮巇杖屨偶来聊宴坐徘徊不厭出山遲

西瀑布　　梅溪

靈源東接雁池遙裂石嶔崖下九霄雲斷青天倚長
劒月明象室掛生綃江聲雨勢三秋急雪片冰花五
月饒休勒移文北山去他年来赴石梁招

卓筆峯

東縛真憑造化功巍巍直氣貫鴻濛雨將苔色生形
管山吐虹光遶兎鋒未數如椽曾入夢誤疑怪事尚
書空士人毛穎多榮辱恩寵纔衰便不同

雙鸞峯

赤舳降瑞奠坤維綵文吹龠聲聲徹似落寒潭起對
舞弄橫雲漢欲同飛太古胚胎憑氣母何年斧鑿備
毛衣丹山威鳳思儀侶萬一相從覽德輝

送劉方叔李文仲遊雁山

一客騷腸不耐秋飄然鶴馭去尋幽湯中若要窮青
眼岩下先須問白頭詩社不容添異姓名山應豈過
清流會須乘興天台去澗水桃花訪舊遊

瑞鹿寺　　兆瑞彦

古寺無碑幾歲年階苔廊雨積翠苔鮮御花瑞鹿今何
在飽飯殘僧不解禪泉繞竹間聲漱玉柱標雲外勢
擎天停車欲了痴兒事借得晴窗隱几眠

元

瀑布　　陳太希

剪刀峯畔蜿蜒宅噴薄銀河下翠微天上但聞風雨
至岩前長見雪霜飛千尋玉䨱牽春浪五色珠璣弄
夕暉底事山童催我去不知剗此欲忘歸

雁山次韻　　李五峯

竹杖芒鞋去去賒一春紅到杜鵑花山村雨暗蛇如
樹石屋春深燕作家老父行尋靈運屐道人喚喫趙

州茶明朝塵土芙蓉路猶憶山僧飯一麻

贈國性菴入雁山次韻

銅杖彭鏗響白雲山之南北水之濱玄猿白鶴愁行
客紫翠□寬下應真樂老雲根幾萬本天開不儱又
千春却還有客来相訪已與先生隔一塵

遊雙峯寺贈覺上人

茶具酒壺從兩童入山慎莫作匆匆雪消新水鴨頭
綠沙煖小桃猩血紅喜意人生行樂耳只今杯酒與
君同依依藍玉亭前路他日重来憶遠公

和遊雁湯

峽中鐘磬十八寺山腹茅茨三兩家雨後亂溪青似人
鬟霜前病葉赤於花懸崖萬仞塗猩血怪石千株錯
犬牙牢絆芒鞋行一月出山慎勿向人誇

又

北鴈山中路詰曲夕陽木杪見人家筍輿穿樹驚霜
葉桐杖敲雲撥土花白鴈秋高還蕩頂流螢月黑出
簷牙匆匆但得皮膚耳出外逢人莫浪誇

遊鴈山能仁寺　吳學禮

興國年間路始開前朝碑墨半蒼苔鴈橫蕩月饑寒
到僧踏湫雲看瀑來一嶺暫教靈運識萬松都是了

公栽此行曾共秋風約說與山猿不用猜

簡五峯　楊鐵崖名維禎

鳳凰西風吹鷁衣鴈蕩落月照松扉夢登玉女夜吟
句哭到金人秋作歸海棠紫芽如蜜脆山柑黃顆待
霜肥今年預報李夫子五子峯頭攬夕暉

常雲峯　貢師泰

高處東為鴈蕩尊孤標千丈拔雲根參差傍礴山川
氣草木薰蒸霧雨痕影侵河漢秋中斷勢泊扶桑曉
半昏億萬蒼生豚涂炭欲從雲路款天門

寄題大龍湫和李五峯韻　林清源

鴈蕩峯頭春水生無邊木葉作秋聲六龍挾海上青
漢萬馬嘶風下雪城春盡不知陽烏去岩高憐許白
雲行故人家住青山下野竹寒流亦有情

宿龍湫懷友　吳主一名志淳四明人

高情久矣念離羣獨向山中禮白雲龍送雨來留客
住鹿銜花去與僧分疎星出竹昏時見流水鳴渠靜
夜聞却憶故人江海去題詩誰是鮑參軍

國朝

大龍湫　黃淮少保永嘉人

兩崖拔地勢爭雄中有銀河一道通聲撼天風搖素

練光涵海日炫晴虹奔騰忽作縱橫態開闢難窮造
化功願得餘波覃遠邇間閻處處樂年豐

龍湫　黃斌

龍湫靈秘古今稀曉拂煙嵐看瀑飛瑤闕聯珠垂帝
網銀河翻練落天機一聲喚起風生壑萬點飛來雨
濕衣卷起山川清淑氣浴毫歸向玉堂揮

遊鴈蕩　趙寬提學吳江人

誤入清都衆妙門居然別是一乾坤移來西極崑崙
圃拔起東維天地根迷路每從樵叟問仙心難與俗
人言夕陽疑有羣仙過千隊翔鸞萬隊幡

能仁寺漫興

陳玉挑學

幾年夢踏龍湫路此日真成鴈蕩遊紅葉滿川秋木老白雲沿澗水爭流山靈隱秀環雙屐空翠生寒擁敝裘留我上方三日住遍題岩壑慰窮幽

入鴈山

顧璘 號東橋 左參政 蘇州人

落日雙旗度竹村靈峰歷歷引輶軒參人避地空桃水謝客開山自石門松栝藤梢侵剩眼斷崖巉壁易銷魂攀蘿欲上招提宿轉見雲深細路昏

又

春歸幽谷見桃花問訊安期海上家石壁虛無通鴈蕩星河漂轉坐龍槎林香定有千年藥雲起皆成五色霞且訪名山消俗慮未論勾漏隱丹砂

雁蕩

鄭善夫

丹崖側轉窺欲頹拊石捫蘿鳥道迴滄海容心長自遠錦溪秋色是重來峰盤古蕩天開壯水激靈湫夜壑哀便向蓬萊望宮闕黃塵西北首頻回

秋夜偕應黃二子宿靈岩大柱峯大雷雨作

日落風迴天柱陰峯前雲木正蕭森古堂衣枕秋燈淨永夜雷霆山雨深漠北不聞麟鳳信海濱空寄蕨薇心結廬欲擬南陽卧抱膝長歌梁父吟

靈峯

顧璘

幽澗泠泠洞壑哀靈峯不斷石門開鯨波直撼三山動鵬翼遙摶萬里來日落餘寒飄大野酒醒孤嘯發層臺披襟擬賦青蘋色慙媿同遊宋玉才

石梁

陰洞龍宮倚石梁寶珠深夜有虹光千章古木藏雲雨六月飛泉灑雪霜逝水年華流不盡孤雲禪觀澹相忘塵飛潑翠清毛髮絕勝醍醐灌頂涼

長至宿鴈山

鄭善夫

不應六琯混窮愁歲晚空門雲水幽滄海客身餘夢寐錦溪春色背林丘山寒夜宿龍湫雨日至天回鴈蕩秋何處疎鐘喚深省此時黃屋拜宸旒

龍湫

王積 副使 蘇州人

玉龍噓沫下遙天績女分絲絕漢懸灝氣乘風晴亦雨雪光盪日散還聯排雲直瀉三千丈望海長超億萬年坐向深湫貪一酌令人永念結真緣

靈岩

吳玄應 號蔓亭 布政 樂清人

不到靈巖二十年荒涼院宇舊林泉千崖周匝無多地一洞空明別有天虛穴風生潭影動遊人歌和谷[illegible]寺過山[illegible]隔人間世何處桃源擬學僊

上劉五清提學遊鴈山　張孚敬 號羅[illegible] 嘉少師[illegible]人

海內衣冠集鴈山草荊無路得追攀山中定有豺狼道天下誰當虎豹關玉輦胡從藏樂地金尊未許破愁顏江湖廊廟心相似莫道樵漁盡日閒

鴈山呈諸同遊　黃綰

五年不踏雁山烟此日登臨飛鳥邊洞府何年藏石髓天池一夜長青蓮誅茆準擬開三徑拄杖寧辭掛萬錢去去未緣山水癖與君同種紫芝田

遊鴈山　謝省 員外太平人號台南逸老

翠巘重重一徑通奇峯怪石鬱龍蔥梵宮疊碧浮銀漢瀑布飛寒下遠空秋入蕩陰迷落鴈雲連昇水起蟠龍停車不盡登臨興還擬重來訪遠公

遊能仁寺　東吳張穆 參政松江人

靈若遙聽五更鐘千里來登最上峯春氣未全回古木日光纔覺到陰松水流人世幾番變山繞禪房只自重白鶴當年僧未老 寄庵昇上人談玄時在白鶴寺 此地又相逢

聞二謝先生遊鴈蕩　李

鴈蕩本來天下勝謝公原是海東仙地逢佳客應高價詩向清秋定巨編好事已聞千里外得朋空愧兩年前且論携我重臨地更報東林瀑布泉

過鴈山　蔡潮 提學副使人

天設奇觀隅世氛盛名信是不虛聞寒生六月龍湫雪暝合千峯鴈宕雲拄笏我能輕好爵揮戈誰與駐斜曛武陵衡岳相知舊雅愛從今為爾分

鴈蕩　章玄梅 知縣樂清南閩人

鴈山高與海天接海雁南飛古宕秋鴈飛一夜渡海去鴈宕之峯何邃幽四十九折盤鳥道三千餘尺飛龍湫芙蓉面面削寒玉長使騷人舉目愁

靈峯　裘紳

巨靈擘破一山開圓嶠中涵礙玉臺石磴風清來白鶴雲門秋晚老蒼苔龍湫倒瀉常鳴雨虛谷傳聲似轉雷披躡煙蘿恣探歷人間原自有蓬萊

約遊鴈山至柏山而返　周夔 號草庵黃岩人

野色蒼蒼曉未分荒村落葉正紛紛塵纓擬濯龍湫水詩興空馳雁宕雲蘿落寒梅行處有獨空斷歷坐來聞不知向晚宿何地詩半成時酒半醺

鴈山紀行　廖希顏

鷗濤初卸海門舟覽勝還尋上界遊秋老白雲迷鴈蕩霜深紅葉暗龍湫諸天路繞三千部雙劍岩寒七十州悵望偃橋人鮮遇終風黃鵠兩悠悠

重陽前一日遊鴈山能仁寺和韻　陳璋 號肖齋刑部侍郎樂清人

獨上高峯望遠荒龍湫飛瀑洒衣裳溪山有待頭顱白時序無言木葉黃長得鼻僧來梵宇何須廵節借明光昨宵風雨重陽近却老詩成寄草堂

遊鴈蕩三首　余應舉 號午溪刑部郎中南昌人

縈迴磴道俯千盤鴈蕩秋風立馬看今古河山成混合東南虎豹此雄蟠長松日映龍鱗赤靈瀑睛飛玉乳寒欲問蟾蜍無指顧金光瑤草路漫漫

二

揚旌伐鼓怯斜暉路轉峯迴翠作圍天削玉蓮僧慣數地盤金界鳥孤飛貪遊露濕巖頭蓋趺坐雲霑石面衣不用遠公來說法休殘應解息塵機

三

凌晨蠟屐陟崔嵬向夕攀蘿去未回天柱赤霄峰日月龍湫白晝吼風雷空門茗盌當猿嘯老衲袈裟候客來華髮自憐眞潁癖驅車明發入天台

鴈山有感　黃綰

西谷今來鶴我老詎那堂背又高亭白晝回風散烟霧清秋絕[illegible]雷霆[illegible]橋落月寒宵霽石竇飛[illegible]曉

樹青惆悵勝遊真不易昔年蹤跡半凋零

龍湫　王汝孝 副使山東人

登登午磴躡層雲飛瀑垂空淨紫紛天上銀河疑倒瀉人間素練相平分疎松影落澄潭映古洞陰深亂竇聞更愛巉完天柱對翛然心賞已忘曛

遊雁山　吳仲禮 推官南直隸人

蠟屐頻年意不酬塵鞅何復問丹丘獲披雲際天人勝安惜花間地主留海嶽文章標雁蕩古今烟雨挂龍湫石床夜燭歸來夢猶覺山靈聚一樓

早度四十九盤嶺

龍湫已轉三三曲鳥道猶經七七蟠正訝崛崎天與設番將夷險宦同看花風撲撲時牽騎山日津津尚護嵐歸袖誰矜有東海余囊亦自累嶺岏

入雁山　趙廷松

至人夙住龍湫背野客今登雁蕩山萬里烟霞開曉霽半空蒼翠蘸秋顏藍輿遠度青冥外尊酒重攜落照閒信宿探奇迷出處初衣相對一僧閒

龍湫即事　陳猷 舉人樂清人

物外幽棲堪我老閒中佳興少人知坐臨流水而歸後看到前山雲起時萬壑斜陽摩詰畫千[illegible]

公詩明朝回首龍湫路白鶴玄猿繫我思

秋日陪諸公遊鴈山　朱守宣

北蕩山前候鴈飛涼風天畔灑秋衣雲中俠客尋詩去谷口逢僧乞食歸萬里滄江蟠大地千峯黃葉下斜暉遐觀蕩有登臨興何處夷歌度翠微

靈岩寺　李顯

一徑逶迤入翠微雲間鐘磬出岩扉甘泉細向方塘落白鶴遥依碧嶂飛瑤草春風迷藥㽞曇花天雨散珠璣尋幽更上峯頭立萬疊青螺擁四圍

詠鴈山　萬賓 號薛峯知縣山東人

試將山水論奇絶鴈蕩應爲天下宗橫跨海門三百里直蟠鰲背五千峯青匡丹竪飛靈鳥紫草玄雲秘石淙日暮猶緣藤起處孫登絶巘兩三重

宿能仁　吴玄彬 號石山樂清人

重尋蠟屐舊時痕峻坂廻流幾度村客倦白雲山外路僧閑秋竹寺邊門一溪幽跡新過雨萬壑清哀獨嘯猿苦憶能仁今始到上方鐘動月初昏

石梁洞　葉材 號木庵推官常州人

石梁洞府久知名此日登臨布襪輕嵐瞑晚烟遥罨翠泉迷野草暗傳聲清虛迥與人間別詩句多從景外生老衲也知山水好傍花隨我作春行

羅漢洞　黃倫 郎中贈唐書慮學上蕩岩人

迢迢驛路繞晴川怪石奇峯萬壑連嵓漏無雲常自雨洞虛有白不知天靈通此地成風穴覺照何人得妙傳更有雙鸞持洞口石門從古不須關

宿靈岩　葉良佩 號海峯郎中太平人

探奇留宿靈岩寺東谷雲收雨乍晴天柱峯頭觀出日玉女洞口聽吹笙醉緣鳥道窮愁散渴飲龍湫肺疾平尚憶蓬萊多勝境揮毫萬里獨含情

能仁

曇花西下散繁陰坐愛籃輿度遠岑日抱祥雲明海觀溪迴瑞應見叢林殘碑細認千年事短屐長懷五獄心擬結金蘭歸白社共將風雅寄鳴琴

雪洞　吴九儀 號天莊子庠生布政長子

甕底乾坤自一家玉堂瓊館未須誇紙屏石枕眠雲影竹几蒲團坐月華招引寒光明日藥扶持清夢到梅花覺來天地皆秋色身在僊翁海上槎

鴈山　吴九思 號少崖同知樂清人

鴈蕩群山多小峯青天面面削芙蓉東南攬結烟霞秀西北崚嶒紫翠重倒影不妨隨水去潛形常怯被

雲封與象飛上太華頂拗海扶桑指顧中

鴈山　朱玄浩 號西溪知縣樂清人

山自芙蓉勢漸雄謝公蠟屐路西東秋龍好送催詩雨蕩雁猶攜落帽風野店酒旗奢篠外僧家蘭若翠微中上方昏黑應須到行樂那愁返照紅

鴈山　侯廷誠 號雁巢舉人樂清人

人道山行秋獨宜我來正好鴈歸時雲埋絕壑半如失峯接晴空久欲疑好鳥迎人初出谷飛泉作雨故催詩山僧却有臨行囑莫向人言路有岐

靈峯　蔡宗堯 舉人台州人

靈峯古洞入巑岏湖海幽期只浪看遂實潛通龍母宅疑雲深鎖佛王壇人呼龍壑天花墮鶴唳空山月影寒何日約從王子晉飆笙吹動碧琅玕

鴈山春行　黃承德 國子生黃岩人

鴈蕩春深翠接空登臨迢遞見諸峯溪流雲錦浮丹葉洞合烟蘿倚碧松古寺鳴鐘龍欲起層林飛磴雪還封今來擬作烟霞伴爛屐重尋謝客蹤

約遊鴈山　徐世鏕 庠生樂清人

康樂相攜秋欲還暮蟬寒葉滿空山一天瀑氣侵衣冷四谷蒼聲落坐間日出鳥啼煙樹裡月斜猿嘯島

藤間瀨借壺中功德水因君相對洗塵顏

鴈山午眠次古韻　朱文簡 號墨溪知縣樂清人

獨上高山逸興飛幾村茆屋午煙微崖前晴瀑半空下雲外漁舟何處歸赤手我能摩碧落醉歌誰共倚斜暉蓬萊咫尺合飛去願藉天風吹我衣

秋日同友人遊鴈山　王國

詩客相攜昇鴈蕩白雲深處碧溪流半空絕壁藤蘿古萬嶺寒烟竹樹幽石洞玄陰收伏暑雁湖晴瀑瀉高秋十洲記裡分奇絕盡日貪看足勝遊

鴈山次韻　鮑德輝 号東岡國子生樂清人

笑解塵纓濯碧潭似聞遙唱望江南雲橫絕巘迷僊穴瀑瀉懸崖濺佛龕蕩雁已歸風落木湫龍欲起雨隨驂此生擬有探幽分曾與山靈約再三

遊鴈山　王曉

躋攀極目盡煙嵐白墮深傾響駐驂泉瀉龍湫飛雨雪天開鴈蕩壯東南輞川圖絕仍非擬靈運遊多尚未探編歷封疆吾所事瑰奇況復性偏耽

登鴈山　薛應旂 號方山武進人提學

海上山多此獨名登臨真若在蓬瀛龍湫雙瀑穿雲瀉鳥道千松應谷鳴隱見岡巒棲虎豹歆

鯢鯨幽奇自是天珎秘靈運不來何足輕

登鴈蕩山　王曉

鴈山深入轉嵯峨欲向芙蓉問詎那神澳遠徒千澗落藍輿忽傍五雲過秋深丹葉濃於染天際青峯銳似戈竹院逢僧話未得宦遊久矣負維摩

過能仁偕僧觀龍湫諸勝　何濱巖

開山震旦是何年萬疊雲烟太海邊路入靈湫常受記山依鴈蕩命安禪齋厨舊鑊眠芳草別院頹垣斷野烟惟有老僧堪杖策盡憑指引到諸天

觀龍鼻水

獨秀峯前秋日曛穿林躡磴入層雲龍噓古洞垂涓滴壁綉蒼苔隱篆文卓筆書空山暗靄展旗披徑畫氤氳岩扃翠巘都成畫海上仙山恆所聞

憩能仁寺次何賓岩韻　龔大器湖廣副使人

采藥山中不計年餐霞常駐碧山巔焚香聽法曾留偈揮麈逢僧幾問禪泉落千峯浮海月雲連雙嶂拔江烟寥寥彷彿聞鐘磬疑是朝音下九天

遊鴈山　王臣湖廣瑞昌人

東南此景真天造杖屐躋攀日已斜絕壁龍湫能作雨半空石嶂自凝霞雲石虛靜鳴泉溜天柱孤高吐

月華了却吾儒濟事石田茅屋可移家

又

此山獨擅甌越勝廿載相望今始登龍湫日晴作雨灑天柱月明疑掌撑處高潭可攀南極眼空青欲收東溟同遊髣髴皆仙侶何必海外求蓬瀛

龍湫　吳玄梅

懸崖千尺噴靈湫飛雪晴空打石頭自分一源來岩頂不辭千里作江流雷霆往往魚龍夜風雨時時天地秋遠莫海槎銀漢上詎那坐處不勝幽

雁山次韻

謗說乘槎海上浮尋游須及雁山秋竹深鶴共秋池靜松瞑僧分午院幽裊裊孤雲生斷石蕭蕭落木隕寒流老來筋力粗強健徧歷諸天到上頭

遊龍湫　金翩號文峯郎中樂清人

洗眼空山寒澗裏仰看瀑布半天垂興公賦內何如此供奉詩中一見之白雪亂翻星宿海玉虹倒挂影娥池挂冠擬欲辭神武結屋禪林愜所期

雨後同衆靈谷入山　王叔杲

幾年輕寐名山游此日登臨逢素秋有客共飛蒼玉鳥題詩遙寄紫霞樓靈湫帶雨添奇勝峭壁連雲轉

迸幽應接滿前真不暇卜棲舍此更何求

大龍湫　王叔杲號暘谷叅政永嘉人

排空峭壁鬱崔嵬不盡銀濤天際来忽訝踈林懸彩棟却疑幽壑動晴雷風飄瓊沫沾行蓋日映瑤華落酒杯便欲窮源攀絕頂雲端騁望一裴徊

靈岩寺

覽勝名山興未酣籃輿到處恣幽探千尋丹壁開霞嶂一簇奇峰護佛龕石錚龍蟠垂玉髓崖端僧臘禮金函酒闌日落渾忘去坐看松枝月半含

靈峯洞

何年神斧鑿岩巉解道天開大士宮亥磴緣崖巖窈窕靈泉迸石洒冥濛參差五老排雲並天矯雙鸞獻秀同對境恍然迷處所却疑杖舄已凌空

石門潭

萬壑溪流向此趨紫崖中斷石門危奔湍噴薄千巖動積水涵虛一鏡披潭底神魚潛欲化雲端歸雁度還疑揭来未盡登臨興欲理浮槎弄碧漪

靈峯洞　王叔本號後橋署丞永嘉人

洞天虛敞淨煙氛望裏諸峯秀不群翠壁玲瓏含凹日丹梯峻絕挂晴雲隔林霞彩空中變近[illegible]

外聞欲駐頹齡問棲隱千年石髓若為分

玉女峯　王宗沐號敬所侍郎台州人

萬丈丹梯次第攀稍從層磴指仙關空言玉女延初月苦憶鸞簫久不還碧水遙疑停鏡奩綠蘿長似帶絲閑登遊紙盃羈人思錦瑟相妃尚未閑

宿能仁　何汝哲號鷹洲舉人寧海人

秉閑際此到芙蓉上見層巒列異峯千仞靈湫通碧漢一鈎新月照青松鐘聲細細驚思客禪話頻頻起臥龍未盡登臨無限興春風来日且從容

靈峯洞　張存鉅號雲橋知州樂清人

王府平生勞想像那知只在海南邨玲瓏漏日斜開竇宛轉通天別有門黃石橋邊来赴約赤松鶴背可傳言出山回首看雲際迷却桃花深處源

又

躋展靈峯洞裏遊旋攀石磴歷深幽峯頭老樹連青漢洞口寒烟鎖碧流好鳥向人饒野意時花夾道簇閒眸匆匆未盡臨登興尊酒斜陽且暫留

龍湫觀瀑　康從理

谷轉峯迴路有無四天蒼翠入清都懸崖噴瀑寒相濺半壁棲雲晨自孤風捲晴光翻玉練日銜清影[illegible]

氷壺壽源我欲乘秋去一借僊人九節扶

宿能仁候觀察吳公不至　康從理

海上靈巖亦欲立白頭新婉淺粮遊湖標鴻雁孤侵漢山削芙蓉別帶秋巖谷未銷龍樹色殘碑猶帶梵天愁空林日暮歸雲度片片如將節使旌

龍湫谷有懷壺梁山　顧聖之

遙憶壺梁獨水頭海滄蹤跡幾瀛州漂流人世三千界恍忽僊家十二樓雲裏瑤池分鴈蕩夢中神淺溢龍湫故人明月空遐矚獨鴈飛來又早秋

次韻酬蕩南先生遊鴈山　方軒

紫紼芒鞋入舊山青逕簇簇白雲間相從縻麻雲中什謝却為鸞天上斑老去閒情隨處得秋來詩句未容慳跳巾已與紅塵隔安用神丹煉大還

九日同吳願夫登鴈山最高處　張書紳

九月九日寒氣清霜風吹客雲中行置身萬仞走絮廓仰天一嘯界滄溟青錢慳酒更何意黃菊向人空有情興來偶尔發狂叫起舞長紉雙龍鳴

風洞寄懷吳千峯先生

十年南閣牽清夢咫尺靈峯隔論心江海我懸徐孺榻水山誰賞伯牙音雁湖九月雁鴻舉風洞一庆(?)雨深獨把新詩見顏色相思楓葉滿寒杯

龍湫偶書

十年清夢此山遊雙鳥今經山上頭不爲參禪並鴈宕偶因看瀑過龍湫峰攢天柱雲霄近日極星槎江漢浮遙憶前身卧牛斗道衣猶記泛東甌

遊鴈山歸途　張國紀 数諭號瑞岩安吉人

摘蘿攀蘿覺倦遊蒼崖翠徑已深秋回看鴈宕天猶近夢想龍湫水自流謝客登山偏有興陶公載酒豈無儔御杯落日溪亭畔應怪山靈不見留

遊鴈蕩　俞邦韶 號龜湖新昌人

芙蓉萬朶植雲衢叠嶂危巒倚翠微泉瀑龍湫光奪日風生靈谷冷侵衣石梁橋下魚從躍天柱峰前鶴自飛晝日躋攀登絕頂恍疑有路接瑤池

靈峰洞　陳謨 號鳴峯樂清人

誌公道左報靈峰未羅龍庚(?)興借濃作扶溪(?)巒供遠翠回看五老斂傾容嶽高泉落瓊珠溢洞口烟封錦繡重再拜虔真為我佇休將佳趣付塵囂

宿能仁寺　戴德 雁山人

散步參蘭若誰談玉版禪庭昏籬樣雨院靜硐鳴泉夢破三生話懷消幾瓣烟欽欽鍾磬響疑似廣寒天

五言古詩

晉

斤竹澗越嶺溪行　謝靈運

猿啼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徑復乘流既迴轉蘋萍汎溶洋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樹摘葉卷想見山中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周想為美事殊竟難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石門山

晨策尋石壁夕息在山棲疏風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堦基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迷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夜宿石門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識夜棲木落知秋發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為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鳴珂徒睎髮

宋

遊雁蕩　梅溪

雁山五經眼茲行尤可觀初冬天氣佳雁歸山未寒有日照幽谷無雲蔽層巒入景見常雲振衣登馬鞍瀑泉飛玉龍羽旗眞翔鸞石柱屹天外卓筆畫雲端靈峯觀石室杖屨穿巑岏山禽知我來好音若相歡群峯列春笋丹青狀尤難行色愧匆匆更約他時看

度謝公嶺

十九年行役屢經此山中愛山不厭觀每愧行匆匆大士瞻詎那驚人思謝公一生看不足語如白頭翁

遊靈岩靈峯寄輝老禪

雁蕩冠天下靈岩尤絕奇烟霞列屏障（屏霞嶂）日月明旌旗（展旗峯）岩前有卓筆可以書雄詞（卓筆峯）天聰況非遥洞然聽無疑（天聰洞）願起靈湫龍雲雨行可為（大小二龍湫）願用真柱石永支廊廟危（天柱峯）願煽造化爐四海歸雍熙（煽精爐峯）願拈鸞鳳友劍廷相羽儀（雙鸞峯）何人夢石室妄談夸一時（石室洞）那能了世緣未免貪嗔痴名山誤見污公議安可欺願借龍湫水一洗了堂碑詩以寄老禪狂言易吾嗤

遊雁蕩　范宗尹

一徑入幽谷隨山勢縈盤雲樹深蓊蔚石溪白漾
我來春色曉山花亦何繁好鳥不知名向人自關關
遣我發興新搜討忘疲勦龍湫信奇絕飛泉落雲間
快瀉萬斛珠濺沫霜雪寒尋者所經行草木不可芟
敢將塵土足濯此清冷灣晚投山僧家山作碧玉環
高堂極虛明可奇須臾閑此行端為山山窮我當還
明朝驅車去依然隨塵寰勝趣未嘗忘神遊清夜閒

和立齋先生鴈山韻　宋車若水號玉峯黃岩人

洗山出穹石削空蹲蒼城一清屹萬古何物相與形
步涉貪深遊往往神所兵立齋立千仞天地鑑清聲

平平遡龍脊不見後鳥鷁斯其道今汸寥斯人世重輕
擎天隻柱健此囑誰堪膺

遊靈岩

一徑碧如合四山危欲墮天低鳥不飛露濕龍常過
岩根小葉下境淨不可唾深香洞出雲冷鐘佛龕卧
川僧住八年有此清福大而我尋盟來坐借蒲團破
燈深眼雙青各話其所課我穀未必實他華已成果
歸來宜有餘吾道豈全懦肆閒清獻存當年愧輕和

宿靈岩贈長老敏行　梅溪

筠輿謝公嶺杖屨訪州空淨名訪維摩一榻儼容膝

尋僧畫屏中往往多八十平生看不足靈岩最奇特
靈岩有看不足亭 老禪蜀中來心印傳佛目脚力窮天下稱
此為第一 敏行自西來歷諸名山謂無如鴈蕩山之勝 茲山昔未開祕閟
最深邃儻不遇熙明造物肯容出孫公賦天台勝地
尚遺逸我欲續金聲願借山中筆 峯有卓筆

元

大龍湫　陳剛字公潜平陽人號潜齋

出寺西北行怪石立前後陰沉傍峯木苔徑修蛇走
蒼崖迴合中仰視天半䆗玉龍千尺飛散作風雨吼
碧潤搖空濛餘波蕩林藪人言發源處空洞蟠蚴蟉

與叔夏遊石門叔夏有狠石忽中斷勢若兩虎
鬪之句予輒足之　李五峯

狠石忽中斷勢若兩虎鬪白龍來嗔之 嗔一作嗅 仙聖不
敢揉想當二物爭雌雄憑嚴擊鼓張其咮日車為之
翻地軸為之仆至今兩門開天遣百永湊 永一作水 吾聞
神禹疏龍門蜿蜒偃伏夾左右坐令遺黎收樹藝嗟
我神龍之功獨何有

觀龍鼻天柱贈欽上人

天根盤海底大浪舂其南衆山盡萌芽迸出碧玉簪
濤波餙之半玲瓏兀空龕其陰生琪玕其陽產楩楠

絶頂逼太白纔可一劒函銀河從天來白鳳毛毿毿
魚龍撼不醒醉如卧箔蚕其中黑無底銅杖不可探
一綫出山腹牛乳清而甘清寒漱草木日出香馡馡
雲霧忽捲去玉氣射紫嵐千峯碧菡萏春霞散紅酣
或黝如蒼壁或青如挼藍或樹旗杠一或矗峙足三
或抉如怒猊或呀如洪䖏或如馬蕃蹄或如虎視眈
聳者如樓觀欹者如鬐顱仰者如箕踞俯者如負儋
或螺髻紺日儼雅如瞿曇或厖眉鮐背傴僂如老聃
嬌如天女戲畢如童子參萬鬼若斲削天巧未易談
招提十八寺過者常攬驂中有天人師久卧老栢菴

法界如塵沙一一毛端含長風吹遊子發青鬢鬖鬖
幽尋忽至此佳處若已諳我家鴈山頂擇勝不敢貪
但悲食塵子腐作書中蟫相逢一大咲新詩出長鑱
明朝芙蓉路惟聽霜鍾鐔

同靳從矩宿鴈山天柱院

東南地勢下海水復善謟青天久軒輊獨見斗柄揭
古帝省下土東維成缺大靈駭奔走致蟠改其穴
浄水縮地入萬鬼拔山出想見風雨黑雷火上下掣
兩柱俄支撐負穹仰咋舌遂令天行健不復見虧缺
鬼工妙斲削又不見剜鈌（缺作）一日月轉半腹隱避若
兩蝶我夜臥其旁戶外白如月開戶天冥冥危崿來
積雪居然混沌素元氣淡不裂平生山水性念此心
憂結縛懷萬物初天地亦茅蕝衆人如螻蟻細大強
區別俯仰聊自喻白雲一怡悅亭午日氣近鳴鳥着
淸樾我僕膏我車前路在嵥嵲

國朝

黄淮

端居困沉鬱溥遊暢幽懷鴈蕩夙所慕素志今始諧
陟境思已清歷覽萬象該屹如錦屏列粲若青蓮開
一柱擎天起日月相往回羣峯走其下聯絡羅嬰孩

誰提幷州翦越羅不可裁誰立趙璧幟勁氣那能摧
玉女跨雙鸞昂身紫霞堆邀我縮卓筆濺墨題蒼崖
石梁險莫測飛虹架迴溪側足難徑度佇立空徘徊
或云神斧運刻削搜坤倪或云洪濤湧衝激遺筋骸
詭狀欲窮詰妄執成疑猜龍湫瀉嵌竇跳珠散瓊玟
飄然隨長風雲霧排空來詎那清淨觀跏趺據崇臺
佛刹十有八廢址滋蒿萊存者僅六七甲乙推次排
能仁據其會金碧耀璇題鍾梵遠相荅緇流互相擕
追尋謝公跡陟嶺登崔嵬摩挲舊碑碣殘缺湮莓苔
懷賢發清嘯驚起猿聲哀更欲尋鴈湖肩輿倦扳躋

徒遊諸君子秀拔皆英才主席二老禪法相有六
歎留動洽旬展席傾尊罍賡和鏗金石談笑驅風雷
懸車絕塵想此樂信悠哉採芝與斲苓
聖訓近可稽　少保文簡公致任
宣宗　皇帝御製詩以送之末云鴈蕩峯高清不極中有
謝公舊遊迹採芝斲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維
昔李謫仙名與廬山齊覽勝發豪句曠達真吾儕人
生百年内弱草接纖埃題詩紀歲月重遊能幾回

北鴈步虛詞　鄭善夫號少谷閩縣人郎中

昔我夢翼飛去與王子親雙雙鸞鳳簫吹破緱山雲

翻身大火坑洗髓明河津惝然馭白廉下宴瑶池春
狂駕鴈蕩陰玄冥開天閣醉掃千丈石萬劫留余文
只今靈峯洞元氣猶氤氲悲歌草木偃坐嘯天地聞
歸來鏟光彩大隱金馬門君看東方生至人伏垢氛
詎那不了道一凝空云云

送葉澄遊鴈山還金陵兼呈大司馬

喬公　顧璘

泛覽名山圖鴈蕩天下奇天吳舉蓬島亂擲滄海湄
巉岏老蛟脊繚曲蟠桃枝攢峯簇青冥星斗紛陸離
靈湫倒銀漢六月飛寒澌仙人隱洞府玉簡靈文奇
白石充饑饘紫芝可療飢鳳笙作縹緲鶴駕時逶迤
綠髓茍未變丹梯詎能窺葉子逍者流夙異烟霞姿
去年遊武當未愜心所期今春策短杖直往了無疑
天台逢高生拍手欣相持遡流問桃源探穴尋仇池
俯瞰不測淵仰摩萬仞危端坐天柱峯要觀日出時
扶桑射東影照見蒼龍鬐太湖僅一勺匡廬忽平夷
呼酒酬蒼梧鳳鳥來何遲浩浩浙江濤伍胥今為誰
拖花落已盡芳草含碧滋啼鶯勸客飲正與烟光宜
滿舉白玉斗吞卻東南陲坐覺方寸間雲嶠相撐搘
歸來回風亭目光如玻璃魄磊作奇畫琳琅吐新辭

顛倒雷電走蒼茫神怪悲十日說不輟齒頰生涼颸
四座煩鬱散聽者俱忘疲靈秘自此洩海若安能私
還拜大司馬請陳賤子詩定知巑岏勢縱橫列階墀
迢遙金銀闕夢寐如見之謝客休掛席孫公應解頤
何必舉五嶽高下論等差至樂有同好難與俗子知

石梁　王獻之

鬱鬱蒼翠墟中隱維摩居採藥茹石髓吐氣升雲車
鬪虎化石梁殘僧依洞虛煮茗酌飛泉共吸玄汁餘

小龍湫

錦屏百尺餘萬斛洗珠絲紛紛逐金石琥珀流玻璃

半崖飛明霧抱石隨風馳餘霏忽霑衣變態無常明
變爾晦靈跡破棘探幽奇卷石辯古痕冥隱同我生
拳崖坐磯石悠然思委蛇

入雲峯　孔天胤

所棄幽石妥因心愛白雲欣茲探秀往涉此連山曼
輝潤忽變回輸囷互氤氳似煙流非濤觸石出逝殷
總與太虛混都無區裡紛芝蓋倏已翔羽人其來孳
帝鄉倘可至豈羨雲中君

鴈山夜坐　趙廷松 號俟齋副使樂清人

朝寒苑中蘭晨彼霜下欲宵吟謝公詩清歌達明發
節換心屢驚年徂變玄髮溪水鳴岩瀨涼風響林樾
澗戶瞑疎星石梁橫天闕空虛宜留人光景坐超忽
懐人竟不來西林照殘月

靈峯洞　吳子孝 推官吳縣人

神岫矗邱崗危巖啓天實丹梯邈龍湫涼風乃金奏
鏡沼谏碧幹深雲隱玄圃允協丘中懐江南獲靈覩
飛旋凌九霞揚袿采三秀悅彼乘鸞迹願躡安期後

靈巖

紆組外塵慕躡步仰天遊霞嶂瞑新綺玉峯倚涩湫
雲深翠壁淨谷窈丹泉流閬風未足儷珍惟焉可求

扳條漱餘芳捫石歷遐幽靈屏茂奇賞矯首獨夷猶

龍壑軒夜坐

日入紫霞沒天空玉露清萬境盡奇絕諸峯更分明
海鶴靜夜夢山蟲高秋聲步檐起綴句靈洞孤雲生

靈嵓次韻　吳朝鳳 號南岡樂清人

行眺入靈谷天邊無數峯石龍奮鱗甲雲屋隱喬松
遠日騰海蜃高風散寺鍾秋光未蕭瑟岩壁見芙蓉

龍壑軒次韻

露下看牛斗陰陰毛骨清霜寒山鬼泣風細天河明
孤亭懸夜榻萬籟送秋聲隱几談玄罷山頭新月生

石梁次韻

長虹起東海故將青天遮陰洞生屋白清導引落霞
雲開鳥墮影巖漏雨生花摩崖訪真迹前村日半斜

遊龍湫遇雨　吳仲禮

客子數偶窮龍湫忽烟雨山靈詎我尤造物忌多取
余屧良莫排衝濕歷其阻絕梯直到巔世往無卻武
危亭小爾憩茲景疇續組一道瀉長烟四崖作噴霧
乍止神骨定旋思髮毛舉嵐動欲浮嵓崖吼几撼柱
豈獨蒼壁懸似畫銀河吐深山大澤中底事相眩許
但恐真物在變化失今午幾或立海濤鱗甲紛四顧

綃已控鮫人珠誰散天姥腰茲活潑勝語大盖不禦地循局有所天更無方助我中發長嘯三才無所與

常雲峯初至作　　侯一谷

禪林慰徒旅迷霞及山半靈飈豁曾雲青天啓夌旦四顧出芙蓉孤峯入天漢初瞻駭峻極久佇忻奇覩離離生白雲英英浮玉案暎日轉霏微迎風屢迴換春衣胥林杪暮雲栖嵓畔冉冉孤鶴騫歷歷羣鷗亂倏忽紛殊態終然倚貞觀有似靜者心靈明絶機貫常憶鴻濛問方同丈人灌㒵爲累人保居然使天叛雲乎歸去来逍遥永無絆

石梁　　趙恩號少山貢士太平人

拜節凌山阿雙厓巨靈擘虹矯亘長空鑑寒古甃碧坐澄水月襟緬懷天路客終嘗侶喬松雲栖鍊金液

入龍湫　　王照號南石貢士黄嵓人

曉拂靈嵓烟晩觀瀑布泉奔馳起絶壑飛流瀉青天煙橫縷忽斷風散天瓢穿臨流發浩歎起和廬山篇

鴈山　　方召號蕩雲貢士樂清人

鴈山高插天形勝冠甌越老翠盤崆峒靈籟發湫樾落日愁栖猱秋空碍飛鶻望望令人憐浩歌石山杌

將入鴈蕩雨懸樂清張匡原明甫邀同何微君𢌞

咎陳茂才納之飲西塔院賦此

微尚寄名山蕩南來杖屨山靈欲試予雨師遣相遏賈勇氣方新天光發袁素夕翳忽以祛晨熹恍將露仙吏諧夙心輟琴枉三顧置酒臨崇岡翠盤引高步古刹入青霄千峰莽𢌞互海色生暮潮葉葉風檣度盪胸已生雲握塵旋披霧日落返巾車裹細㯿溪路

明發謝主人花紅淚來晤

萬曆戊戌夏五月既望谷潭逸客鄭汝璧書

張使君招同

鄭中丞陳茂才登西梟塔院用中丞公韻

出郭眄西岑嶔崎涉雲霧磴道細盤空披榛躧予步蓮臺冠山椒微鍾出深樹偎令展芳讌上客來絢素憑高引睇遥適與賞心晤千峰奮南趨復流浩東注飛雨海上來烟霏澹將暮亂帆信洄潮歸禽共棲樹澶佪春故都依依射游處枌榆菱平阡松楸感霜露昔遊倏已新今遊旣非故懷土軫深情傾言託毫素況對子大夫登高未能賦

何白號丹霞樂清人

夏日偕衛君何典咎茂才陳納之自能仁寺抵石梁作　　鄭汝璧號崑巖鄱御史縉雲人

逃勝偏憐夏日長扶攜凌晨破蒼茫時時衣裄雲
瀑處處嶽泉帶雨香巧礙乾坤多秀發魁餘心地上
清涼出山悔與前谿別又促籃輿度石梁
大龍湫注自雁湖飛瀑千丈是山中奇絕處
浩蕩雲霄雁影孤銀河天際灑蓮臺斷虹掛日時高
下疋練飄風乍有無嘘氣悅疑通帝座標奇真已冠
僊都靈山空水堪舒嘯何處還攜五嶽圖
入靈巖眺玉女凌鸞諸峰
踏遍芙蓉信躡躋千峰廻合擁僊蹤鞭馳東海何年
到鉤倚長空此地逢凌管調成時引鳳三茅冊就欲

乘龍夜來似聽群靈語月明青鞋許過從
谷潭逸客鄭汝璧書

七言古詩

宋

淨名寺　　周邠

淨名巷畔水簾谷萬仞蒼崖漱寒玉布衣如簾窣地
垂更有簷聲如度曲

雁蕩山　　釋惟一

四海名山曾過目就中此景難圖錄山前向見白頭
翁自道一生看不足

元

龍鼻水聽琴為劉芳在作　　五峯

玉笥仙人鞭白犀天風吹度芙蓉溪手脫長劍洗妖
血鷲起石上玄蛟啼炎沙燒尾鱗甲赤腹中慘淡飛
雲霓頑鐵出冶太古色霜露欲結風凄凄老翁摩挲
莫驚汝置之膝上聽其語大聲伏雷鳴地中小聲颸
颸吹風雨阿香辛苦玉龍驕收霆捲電還丸飛銀底
明珠忽迸落金支羅襪凌波去江清雲煖天無風暗
湖自撼黃銀宮紫髯玄甲卧不動真翁息深至踵
大笑伏伸忽飛起清月蕭蕭在秋水君為我起扣其
角我亦長歌返其樸却騎過海呼安期邀君七尺珊
瑚枝

龍湫行送軒宗冕歸山　居頂

大龍湫小龍湫青天倒瀉銀河流海風吹練白杲杲
雪花滿面寒颼颼詎那大士涯界處碧波下見長黃
虬山僧洗鉢白雲動澗猿飲子蒼岩幽神蹤隱現不
可測幻境變化誰能求道人此地昔追遊泠然一錫
辭神州天香飄飄滿衣袖散作雨露東南陬老夫送
別歌龍湫芙蓉花開溪水頭永嘉妙語猶可續永夜
松聲消客愁思君何處寄清夢三十六峯明月秋

和沈憲副遊鴈山韻　黃采 尚少卿 公之 永嘉人 丈

名山秀拔何岑然呈奇獻異滄海邊朵朵青削芙蓉

妍雙鸞颯沓挾飛仙玉女相從下九天赤城閬海遙
相連神僧西來欲扣禪銀河倒瀉落奔川詎那宴貫
支兩肩繡旗高張堅壁前鰲柱聳立凌長烟歸龍洞
口垂腥涎手提阜筆揮彩箋石屏醉寫紫霞篇佳句
驚人遠近傳敏捷獨數烏臺賢恨不追遊爲執鞭海
天雲樹徒聯蟬嗟予性僻耽林泉拂袂何當早早懸
瓢然往買數頃田看山把酒終餘年

瀑布歌　裘紳

瀑布噴流千仞岡僧言中有老龍藏吞雲激電下東
海隨風洒潤如飛霜我來到此看不足古殿陰森毛
骨涼疑是素絲挂絕壁倒懸銀漢注石[illegible]
錦霞張影落明湖青黛光老僧指點矜奇絕忽如雷
雨來愴怳深山大澤人迹荒風起夕曛驛路長萬山
回首轉羊腸空留餘潤沾衣裳

大龍湫　王獻芝

千仞錦屏雲裏結蕩湖老龍精沫泄飛崖隱隱生白
煙舞空英英散晴雪精光射日成長虹瀟洒向人隨
天風露衣帶得清冷氣倚壁坐對珠簾纖繞谷迴風
欲畫轉寒光映日不可見須臾出谷洗剪刀剪斷行
雲太空見我欲隨龍遊越甌豺狼朕標奔荒丘乘時
飛泉轉潤澤消我東南萬古愁

龍鼻泉歌　夏鍭

巨靈何年一血指擘開百丈蒼色石驅龍出山不出
山至今尚有蜿蜒迹雲斷天乾石自潤龍息深深泉
一滴世間萬事見者真病眼摩挲尚青壁

同五溪萬公酌瀑布下　朱諫

高崖仰剌天骨碧龍湫水自崖端出雲閒一瀉到深
潭上下相懸幾千尺和風習習嵐氣消細雨霏霏酒
杯濕負看未盡眼力窮葛巾岸向斜陽立先生慣識
川流意駐屐停驂總深契白頭老叟亦忘歸點筆斗

闕覔詩句

過鴈蕩山中　　趙僕[illegible]

步躋谷口九盤頂遥望凌虛積翠攀遍歷一千三佛界如登十二五樓城山中誰布黃金地天上空傳白玉京嶺路夕陽車馬客應知當日是昇平

龍湫

翠壁削圜雲畔起銀河倒瀉自天來懸流雨洒飄寒玉飛沫風旋散瞑埃晴敞虹光潭影炫煖融冰溜谷聲摧乾坤此地真奇絕清興百年能幾迴

鴈山從事有感因行賦此　　張子理萬安人知縣

巨鼇屹立海之東化作峰巒幾許重鴈宕湿飛平地雪龍湫氣吐半天虹巉巇五老雲中峙窈窕雙鸞月下逢玉女剪刀裁雲錦老僧抱石朝天宮峩峩卓筆真芝草矗矗展旗又戲龍龍鼻水將玉液灑石梁洞比天台雄觀音端拱蓮花座童子時鳴金呂鐘南北碧霄成彩岫東西靈谷列屛風朝陽峰對鳳凰嶺合掌泉飯羅漢峰觸目騁懷皆美景車塵馬足似傷農先年舊主歸方丞此日新詩思未工旦莫相逢喜寐累蹐攀只在畫圖中遥知冠盖登臨興可素問閣杼軸空嗟有忝寬驅從肩山僧蕭饌獻青驄

排律

五言

題靈岩寺　　張允中

曉入靈岩寺靈蹤一一穿天聰鑿混沌龍鼻滴潺湲不雨山長濕微風谷競喧鸞旗開障日擎柱仰擎天鴈異靈山鷲蒲非華頂蓮重臺疑魏載卓筆豈張顛夜月連千嶂晴雲盡一川詎那常宴坐行泉昔安禪共樂仙遊勝都將世事捐雙鸞如我跨擬把石碑鐫

靈岩寄跡　　李彦明

梵柱仙遊策谷聞禪定鍾舉頭天柱逼眩目障霞紅

辨印紫泥濕讀碑蒼蘚封海遥梁莫架天近聽宜聰笑跨雙鸞去才非獨秀鍾題詩僧抱石童子怪匆匆

俱峯障岩洞名

過靈岩寺　　翁仲通

勝境多奇絕靈峯更卓然石屛環峻嶽天柱隱雲[illegible]化現神仙窟聰開洞府天數峯[illegible]琢出[illegible]障玉排[illegible]岑寂坐僧寶巍峩朝列仙鴈池飄瀑布龍鼻滴甘泉西賞清泠響南巒紫翠妍秀尖侔卓筆虛谷好安禪石筍百千狀崖松一萬年謝公徒悵望呂相昔留連勝景應無比清遊亦有緣騷人吟不盡畫手巧難傳

七言

遊鴈蕩

李五峯

盤盤古蕩倚蒼穹勢壓坤輿距海東異境從真三島
外羣山呈技五雲中玲瓏勝剎連星斗杳渺神巖藏
華嵩香霧千屏金沆瀣煖霞萬簇錦芙蓉峯亭玉女
螺鬟嚲瀑瀉冰簾雨氣濃怪底雙鸞翔彩鳳嶄然絕
壁掛蒼龍展旗輕颺神僧洞天柱相高玉笋叢偃蓋
紫芝當錦帳挺標卓筆對天聰北瞻瑞鹿晴嵐薄西
溯飛泉紫翠重鉅宦來觀留好句名才遠訪暢幽悰
躋攀適帶琴尊並嘯覽兒紛陪杖屨同倦客豈知今再

到老禪趺記昔相逢冰盤甘脆傳秋果芳飣新柔鷹
晚菘遠社飛杯深繾綣贊房對榻重從容晃衣楓錦
飄階葉吹珮松濤度曲風悟趣只知玄圃近探幽擬
與虎溪通掛巾五老窺靈穴脫屐常雲濯紉鉢涵日
影搖臨水塔破烟聲度隔林鐘千年紀載文光爛數
日盤桓目力窮鐫石題詩伏難盡遍閱勝槩貯詩筒

古詩長短句

登靈峯

元陳德永 號兩峯黃岩人

我疑邃古初奔精墮南斗元氣淋漓劈石開亦遺巨
靈來試手想當剗削時震撼天亦驚至今萬萬古函
萏搖空青空青離立盡奇峭遊子見之爲改貌又恐
濤波春蝕餘尺土無由逗痕竅一峯黝黑中窈弘下
有線路攀幽藤崖心如斷鬼窟穴石口忽漏天聰明
前直兩峯上雲雨爭來效奇若掀舞橫林掩冉夕氣
薰飛翠走香洒晴紫斑荊久低回沉思綜玄理壯哉
天地功設奇乃如此大風發積氣勢至即疑衆竅坎

懟則然胡爲浪嗟擬翻然破來路寒月照潭水

鴈蕩吟送秦文學還吳

鴈之蕩兮乃在甌越之野瀛海之堧有萬菡萏鏡青
天東南形勝此其最我嘗着屐周覽於其間厥初宰
物孕雄怪元氣混沌何由穿巨靈運斤鑿鬼竅列缺
吐火施神鞭遂令後爾萬萬古見此錯愕難爲言上
疑日車解轡傾側過下恐地軸撓動相鉤牽昨夢尋
君拂烟去有擁芝蓋導我前崩崖穿谽谺空洞迴溪
不定行蜿蜒狂雷砰訇起何處白龍噴瀉飛留巔
蹲豹擲若怒若啼霞明霧濕倏開倏闔重重振振變

幻不可以極兮我方矯首睨之乎雲梯南望海水不
滿杯灣環下繞山足來仰攀玉女傍笑踏飛鸞低壓
僊集倒影雜佩中徘徊聳身直上浩無際海月正掛
吹簫臺於焉倚深悟扶桑警天雞遨遊驚覺在枕席
但聞落葉如雨風凄凄君來謝我欲西邁惜此不及
窮扶攜我知君身有靈氣世上塵土胡能迷推仁澤
物本吾事成功斂退真奇哉碧桃花發俟君到勿使
引領雙眉推

鴈山書院　張邦奇 號甬川尚書 四明人

君不見鴈山盤紆東海壖西有靈谷吐納千峰萬壑

之雲烟平疇黍稌薵蒼玉助澗松篁鳴綺絃谷中主
人雅馬尚筴室讀書多幾年客來茶若坐深夜共訝
清風明月由來偏我今白頭厭塵鞅幾回夢落僊岩
泉終當買舟攜酒問幽勝日夕與子相盤旋

鴈蕩篇和許松皐韻　黄綰

南條既窮轉而東山水秀異爭龍籠中有雁蕩最奇
絶盤桓百里皆昭融山根拔地三千七百丈穹湖隱
漫不知何代曾沉鍾蒹葭楊柳似非世間物但見鴻
鴈職職飛來同我昔經覩猶記憶軒身直上到看滄
海華夷空方壺倏閃萬狀瑰瓏或踞虎豹或蹲羆熊

中天屹屹銅柱出揚旗攢戟抗長雲而上攻忽漫斤
臺掩映掛霞嶂珠簾垂地聲淙淙雄風撼谷散作霧
靄隨飛龍真元秘惜三萬載詎肯輕發其藏兮至
今樓閣憑蒼穹梵宮十八點綴明六谷瓏詭浮煙容
曲池湛綠水錦溪夯黄絨天橋駕飛絕巘坑極幽雄
石門中斷湖霧起下有三井混然皆神工方嵩遙望
群山聚玉環踞海不可通南溪僊亭遠相接括蒼逝
運何當窮我曾令夸娥眉山半夜驚隆隆須史險恠
會几席不須緣藤胼足晏然坐我恬而冲澡垢入溫
泉平生畢深囊洞前願築一畝宮雲霞不偶世箪瓢
我將終矯首山水與之化誰猶議擬椎鑿非人功君
不見天地初判水火風大浸混沌崑崙凝中古水始
消此山巘嵲元在風水蕩激中

序

宋

鴈山圖序　　袁采縣令

唐一行禪師言所言南戒一行按與圖分天下山川為南北二戒以黄河為中蓋至鴈湯山而盡山石像物賦形步移即換岩瀑噴濺飛沫俄頃百態且限以重閩複嶺實不可模寫邑有倪端世以畫鴈山名其嘗迎送及祠禱三走山間默記所歷躡按其圖差叅為多凡畫止一面此山前後向背左右偏側皆有奇妙雖善畫者尤難施工乃與商較令背者面側者正每寺為小圖附樂清志一

峯而三二名者各随其寺所見又合為大圖二大抵東西四谷自縣往者由西始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靈雲寶冠石門其流水大芙蓉港出纜嶼其路平夷西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嚴瑞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峻嶺自石門來者曰東嶺自芙蓉来者曰丹芳嶺自筋竹来者曰飛泉嶺達于東谷曰馬鞍嶺東谷有寺四曰靈岩淨名靈峯真濟其水自峽流白溪溪上有路通白溪驛驛舊在嶺南白溪今統于白岩嶺北大荊日嶺店驛東北有嶺曰謝公嶺達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至雙峯以達黄岩左有谷曰

南北閤南閤乃鴈蕩之北有崇德寺水自湯項分流山亦奇勝舊圖不載今附焉庶見其大槩云

國朝

遊鴈山詩序　　方石謝鐸太平人侍郎

成化庚子予以憂解官南歸越三年從吾叔父太守先生與一二布衣陳敬所鄧筠心諸公登方岩望天台鴈蕩蓋蓬莱三島諸仙人若可招而得謂極吾山水平生之好將自茲始矣未幾復有所掣不果遂明年乃遊塔山又明年謁番易應先生宿流慶寺先生曰吾老矣遠不可至若聖水諸公能相與一行乎又

明年余秋崖存敬聞之請為東道主以遂尋茲約濱行忍菴章公遣其子玄貞來邀登鴈山予重違番易之約未果也既而番易以疾報遂輟存敬之請乃從太守先生偕敬所筠心嶼南諸公過忍菴所越宿度謝公嶺臨照膽潭入靈峰洞過靈岩觀天柱卓筆展旗諸峯至龍鼻水而止於是忍菴之從子黄門君来會既暮抵能仁寺而止宿焉明日還過大龍湫觀瀑布望鴈湖絶頂相與咨嗟嘆息以為天下之奇觀盡矣遂復由故道過忍菴而宿又明日乃歸九月十日也嗚呼鴈山在東南名天下舊矣吾相去不數十里

而往来于心者也不啻數十年乃不得一至暨其至
也復覩聖水之行而後果岂玆山之遭亦固有數邪
夫以數則一山之遭且不易得然則吾人知得以詩
酒自於溪風山月之間以相與優游於太平全盛之
世者可不自貿其所遭之大幸也哉雖然山水之樂
在天地間固取之不窮而得之無禁然極意之所向
而過之亦皆足為害又豈但富貴利達間哉吾用是
愧無以上酬所遭於萬一而又懼若玆山之遭樂而
不知所極也敢質之同遊諸公與吾太守先生不識
亦以為然否聯句凡若干首其名字各著于下方而
凡諸同遊者亦得以次見焉

修鴈山志序　潘傚

踰浙水以東多名山東南近海上尤秀絕天台四明
鴈蕩天姥皆為天下大觀而選幽探奇類以鴈山為
首前此漫漶無所考蕩南朱先生今始克志之而以
鍾靈以名世者顯晦利鈍小大類以傳聯閒嘗聞之
恍然重有感焉其奇峯疊嶂硌砢嶔巇立者如拱揖
者如偃起而迎者如聳背而去者如逝邏邐者如群
目左右接不暇蓮花諸峯也其屬拔有如此者其雲
巻煙龕雪崖風洞如迸笋垂乳如綴珠懸旒如神剜
鬼鑿如複道如陶穴如蟠螭如刻畫雲鳥火藻汲澗
之狀龍湫諸谷也其空洞有如此者其川源感沸而
溢如洄如洑如震如泝其清可酌其湍可濯其勝可
亭其可百折而東赴于溟渤劍峯諸泉也其雄渾淵
澄有如此者勵振者存乎介於是乎有獨立不懼者
出如章恭毅公者先之矣空洞者存乎通於是乎有
守玄抱虛者出如夏玄鼎者先之矣雄渾淵澄者存
乎知於是乎有旁行不流者出如李孝光者先之矣
先之也者先之也豈天地精華之氣將秘伏于古而
迺蓄洩于今邪吾將以俟之吾將以稽蕩南君之考

成也否則天下山川泉石之勝不少如鴈蕩者其何
以為天下之大觀乎與蕩南為舊同寅會開出是編
以相可否謂余宜序諸首予弗獲辭遂序如右

修鴈山志序

鴈山瀕海高出霄漢閩東南望閩粵西北連四明天
台以接栝蒼其發原固不知其所始也其趾之盡垂
入海嶠斷崖千尺下臨巨浸自浙以東凡山之名勝
與遂者必首稱焉唐一行畫天下山川為南北二戒
以南戒盡於鴈蕩豈謂巴蜀湖南之山踰金陵度錢
塘而歸宿結秀於是邪他山泉石之奇者或以一

得擅名於寰宇中而獨茲山累至十百尚未有既豈
造物者藏無盡藏於遐方僻壤之區待時而洩邪則
知風氣之開闢有漸至北而盡發於南服也夫天作
高山崇為五嶽効靈行物之功紀載于典籍者昭
昭矣宜乎享珪瓚之黃流而勤先王之祭告也鴈山
之峻極峭拔無讓乎五嶽之尊崇神龍攸宅時出雨
雲羣峯駢立飛瀑交流鶉步瞬息百態呈現較於五
嶽而幽邃之景或多過焉自晉唐以來始得列號於
輿圖以地出偏方居非中土去先王望秩之跡或遠
耳夫以天地之所覆幬者大而觀之則毘崙以東積

石以南際于海隅何者非吾中原之地先王聲教之
所覃被者邪不幸而有所蔽翳阻塞非山川之不追
也顧聲教之所沾被有未瞻耳歷世多而幅幀廣然
後向之蔽者日以開塞者日以通故雖薄海塗泥之
鄉名山絕境亦得以通舟車萃衣冠招士夫以遨遊
託文字以張皇而盡洩其秘蘊此鴈山之所以名天
下者沿至我
朝而益著也吾嘗考夫一統志矣浙下名山若天目會稽
四明天台金華歷歷可數而見載其秀異誠未有如
鴈蕩者焉

志錄其縣郡來未盡其詳四方之人亦徒知其名而未
竟其實也古人云緊絆芒鞋走一月彷彿見得皮膚
耳誅也幸竊並山形勝之餘託處於南趾之麓藉粢
揄以卒歲却外慮而夷猶故能發剔幽眇補葺舊志
以為是編其有未備者以俟後之同志焉

鴈山續志序

康一元

敘曰自昔遊方遠覽之士思嘗履觀游哉夫既孜孜
飭其本務矣然而弛張勞佚必有所寄是以襄城命
駕獨劭皇道卷阿弛馭無累王業而更謗於為顧眷
周民以之于來上下俱欲莫以為病至更遷用周覽

抉奇訪得以丘壑弘望咸攬精乎觀物之間斯又盛
矣方今天下名勝類有圖牒然多偉其所見墨守一
隅至談吾樂鴈山皆云雖具美良以四谷秀巫山
之雲蓉谿含武夷之曲鴈湖蕩具匯之波龍湫下匡
廬之瀑是以謝公之屐千里來臻輶軒之使以為義
舍莫不激賞爲襟形於篇什以故前志兒錄概成巨
卷後賢繼起復遍歷碍兆我山川之遇也嘉靖乙巳
我邑侯歐陽先生至自西蜀蜀故多奇而先生沖襟
雅有五嶽之尚既下車問俗一至鴈山即歎其巨嶽
冠絶東維而追昔所游以為未且人謂先生且下命

習池之觴暢滁山之飲而先生事已即㳂樂而弗留
無何值歲洊饑海有劫盜縣官調度兵食以憂民日
不暇給盖積歲迺定而先生之不至鴈山且久丁未
秋御史河東裴公來巡犒節茲山爰有登高之賦于
時海平野闢先生幸以無事稟法于下迺從寓目佳
麗諷詠篇撰嚮者之集始彶在懷慨然自以不易得
也爰屬千峯吳先生彚裒近作斷自前志蒐其所遺
以為續集既成視余與諸生徐子世纁校而傳焉嗟
乎息游之道通于有政觀侯循行勞來張弛前講
藝宣和佚為勞後文武之道不其該歟侯又嘗言天

下衰盛於鴈山有占以為鴈山之聞自晉始也及唐
而徽宋初盛時猶未甚顯鴈山之顯迺當宋室之南
於是金碧被峯巒而山之名勝始爭衡上國矣將不
以偏安之國貴游所湊而一統之世車軌遠之乎我
國家奠極北方鴈山遠日且萬里則雲構後圮緇黃
流散至于今草中迺臥大鑊焉固其理也游者徒
知想故事之榮華吊山靈之憔悴曾不知景負之奠
殷崧高之藩周也深哉觀乎其有天下之慮矣斯集
之成亦以羽翼往記貽之方來俾範治則不滛于逸
論世則不湮其文所謂舉而必書以觀後嗣者豈徒
鈞張靡麗飭百而已哉余故不辭校而叙之

鴈蕩靈巖寺跡序

戴洵（字石溪號思齋　四明奉化人）

余往在史館得李容縣所刻宋吳元美勾漏洞天十
記讀之謂其石峰矗立巖穴糾穿卓絕雄傑非豪楮
可及心甚異之恐世間無此也後出署留院又得游
名山記中有宋李孝光鴈山十記謂喙絆芒鞋行一
月彷彿見得皮膚耳心益異之此真可與勾漏競勝
者乃自開闢來獨宋人能發其勝何耶豈山川顯晦
亦自有數非偶然者耶後自南雍謝事歸家每風恬
日和出步郊野間見清溪白石綠草蒼松欣然會心

因念勾漏在西南萬里外即葛稚川亦不能到已矣
鴈山在東甌去四明僅數日程杖策可至何空爾夢
遊也遂決意一往適少司馬中丞溫公行部至嶺店
驛舍邀相見歡然道舊明日相從入鴈山而天雨雲
霧冒山頂不可辨然所經石梁洞靈峰洞靈巖谷然
湫谷則固神剜鬼削奇詭不可名狀時司馬入騎從
僅數十人石梁靈峰洞中寬廣猶可容靈巖龍湫則
敗屋一間僅布兩席騎從皆露立雨中即欲少留盤
桓時刻不得也司馬遂冒雨馳去余獨留宿明日雨
霽緩步徐覽則峰巒洞壑吐露頭面指迷難遍意忽

漏信有常亦無以過之始知僅得皮膚者之非歷留數日僧圓魁備言往時有十八寺有田數千頃今寺宇盡廢田皆入民家圓魁自金陵來結茅而栖夫食而食也余謂此寺與田必皆當時達官貴人所施捨者古今人一也何今人遽不古若耶相與嘆息而別歸家數月念未嘗不在鴈山下也一日圓魁忽持疏簿至力請所以爲興復者余念有頻婆娑羅乃能立竹園精舍有須達乃能買祇陀園地當今誰可語此獨平湖五臺尚書也乃具書令圓魁往請果得百金并以法住記見貽惟司馬公亦給以二百金也然

之後頗鉅事力難贍夫不有創始後將何因不有多助始將何成今五臺公始之矣更望高賢達士相與助而成之也鴈山僻在東南海際舟車所罕到或以遠不相及爲疑然余嘗遊岱宗亦有靈巖寺親見河南北淮東西及關陝川蜀之人日接踵至施舍不倦蓋山川靈秀與人之精神默相通感豈必以遠近爲間隔耶竊謂天地間有鴈蕩則必有阿羅漢如諾詎那者爲之啓道場有道場則必有戒行僧如行[illegible]者爲之興殿宇有殿宇則必有善緣事如蔣光贊者爲之助背力興者不能不廢而廢者不得不興造化循環之理自有不可測者今圓魁雖不甚解經而有心計志氣堅忍持齋守戒不少渝未必非今之行亮神肸也鴈蕩之興必或其時余恐疏簿所至不甚信之故爲述其緣起如此以告夫樂爲蔣光贊者

遠夢說贈魁上人 并序　　戴洵

圓魁上人自鴈蕩靈巖寺以去年九月至吾廬乞爲佛殿記余病未能也日與譚佛法欣然會心因寄居塔亭山憑虛閣日來聽講至今年六月不去余嘉其誠也爲寫其像作遠夢說以贈之他日歸靈巖日誦

其說猶日對吾講且使後之人知靈巖由魁僧而重顯也

靈巖僧圓魁自號雁峰余謂其近於俗也爲更之曰遠夢而語之曰爾學佛者而不知佛之說乎佛者覺也以世皆夢也今夫人之在世也眼耳鼻舌身意結而爲我非根乎色聲香味觸法浮而爲他非塵乎塵對根而景立焉根交塵而情生焉方其情景之相入也或欣然以快或拂然以怫膠然若不可以解及已於事而寂然無一在也茲非其夢也耶夢之中未嘗不自以爲覺也乃已覺而後知其爲夢也今之欣然

怫然而自謂膠不可解者安知非在夢而自以為覺
者耶夫自我謂他則他為塵也由他謂我則我亦塵
也浮塵變滅寧有定體浮塵流轉寧有實[illegible]
不可追今不可執来不可冀也是以謂之夢也是故
自世之無始以来二帝之所讓三王之所伐五覇之
所争七雄之所奪貴而侯王卿士賤而執鞭衣褐富
而積玉籯金貧而發穿衣結及乎今而皆泯然盡絶
也是世世皆夢也自我之有生以来幼之所弄者長
已棄之矣壮之所營者老已忘之矣是歲歲皆夢也
一歲之中朝之所為者及暮而已改室之所作者出

門而已違是日日皆夢也豈惟人哉日月星辰之旋
轉風雲雷雨之聚散春夏秋冬之代謝蓋未有一息
安其故焉又安知天地之非夢也耶即如仲尼之論
語二十篇伯陽之道德五千文釋迦之説経十二部
自以為覺當時傳後世而不知杏壇之講席關門之
牛駕祇園之法筵其陳迹之不可尋也亦久矣又安
知三夫子之非夢也夫夢何從来也心所想也心想
而攀縁生焉攀縁不已而係戀生焉係戀不已而憂
畏生焉係戀則趨憂畏則避趨避者習於為而後
感結者形於夢故夜之所夢皆晝之所為也然則晝

之所為即夜之所夢也皆想所致也非有二也無想
則無為無為則無夢矣故想非無也順其[性]而不
以人情參焉循之無也故無愛於色而目自視無悦
於聲而耳自聽無羨於香而鼻自嗅無嗜於味而舌
自嘗無藉於觸而身自應無耽於法而意自知順
於理者不拒於外也於理者不留於内順不拒而情
景俱融靈光普照逆不留而惑業俱解魔障何從是
謂不想而實無不想也雖想而實若無想也依此者
謂之正悟背此者謂之邪迷邪迷即夢也正悟即覺
也夢所以溺於世中覺所以出於世外此佛説也亦

孔子老子之説也此三夫子之所以至于今稱為先
覺也嗚呼圓覺誠依吾説而修之則知根塵不為樂
生死不為苦四海不為廣丈室不為狹須彌不為大
微塵不為細曠劫不為遠瞬息不為近黄屋不為尊
草廬不為卑眷屬不為戚仇讐不為疎禅坐不為定
循乞不為擾靈嚴不為常住塔亭不為客寄聽[illegible]
不為佛説對衆語不為俗談迷與悟無容辨而夢與
覺無處尋矣不然世彰世情雖學佛終為[illegible]
也何遠離之有

記

宋

記鴈蕩山（見筆談）　沈括（字存中湖州人）

温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譜未嘗言祥符中（太宗時）因造玉清宮伐木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詎那居震旦東南大海際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驛今改于嶺南口窑奧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鴈蕩下有一潭水以詩名之也謝靈運守永

嘉凡佳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予觀鴈蕩諸峯皆峭峻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音昔）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皐陝西大澗中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鴈山記　袁采

鴈蕩山温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遥越白沙武芳林逹芙蓉逾窰奧過長嶴原始至其山凡山有名號者蓋純石而土山不預焉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太宗時）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菴今能仁寺是也己卯僧行亮神昭居山之深者今靈岩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東而居者曰瑠霄菴今靈峯是也於是有民居矣皇祐元年己丑縣尉鄧昂乃發蕩陰山今南北閤是也由

丁丑至皇祐己丑七十有三年此開山之歲數也東盡縣之境（止温嶺）西距白岩（在蕩陰北閤底今有白岩寺）南距玉環山（在海中）北距蒼山（在水嘉渤溪）此盡山之地勢也名山之人多矣或以義或以象或以跡或以樂精以跡獨傳郎岩則為胡兵部居之而言以義則見而可知以象則聞而可知以無稽亦見而可知此山之佳異者也蕩水南出為大龍湫東南會于天柱飛泉南經筋竹入于海蕩水北出為新溪東流會于寒坑板藏大溪（與永嘉界大溪即南溪）南入于海（經既江入海）石門之水分自大龍湫經長嶴原入于海（自芙蓉溪入海）石城之水會于小龍湫

原缺第六十六葉

上皇命除時思薦福之名復為能仁寺詔下之日老
稚歡呼抃舞若人人受上之賜夫以元男之尊寧一
旃若雖僮奴橫恣如前所陳其事至微眇也永嘉崎
嶇山海間去帝所千里而遠數爾浮屠之病何由而
聞於上乎聞於上固難矣何由而聞於太上乎幸而
得聞察不察未可知也昔者孝武皇帝王皇后終不
知其弟武安侯之短猥曰人皆藉吾弟此人情之常
也今太上皇后發德音述慈訓出於常情之外非有
姜任之德能如是乎寺之所病非一歲浮屠未嘗敢
訴何也以事關貴戚勢或不行懼且得罪明詔既下

則皆相視愧赧然則天下事有未嘗訴而曰吾不敢
者悲恩則誣皆聖世之罪人也浮屠從瑾主之未數
月一日緇流四集堵廟一新請以詔旨刻諸石臣因
記其事以彰德意之美以示後人之勿忘云

白岩院記　王十朋

諾詎那居震旦東南山名鴈蕩最為造物所惜秘於
萬萬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絶景皆盧於佛子開闢經
營必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魑魅魍魎而有
之權輿數椽侵尋萬柱如金了之菴于芙蓉今為能
仁行亮谷于安禪今為靈岩文吉菴于碧霄今為靈
峯是也山之內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聞其經始與
廢而復興無非有道力者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
靈運好遊山而不知有鴈蕩躡屐窮幽至此而返去
嶺而北十五里有山曰白岩水曰仙溪去岩而北十
五里有王子晉仙橋子晉遺跡在吾州者三一在永
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院在白岩之下峯聳而奇水
清而駛松竹翁然而深信諾詎羅駐錫王子晉飛仙
謝康樂登臨嘯詠之所是宜幽人逸士遁名晦跡修
真學道者徜徉乎其間也院創于唐會昌四年至明
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白岩院宋治平四年十月賜

壽聖宣和三年燎于魔寇院僧元像闢之草創殿廬
塑像貌以奉香火歲久寖壞僧了親慨然曰茲山吾
祖淄氏所捨殿與像吾師所建也其可坐眡而隳之
邪於是糾同志募衆緣出力以成就之寶殿巍然輪
奐翬飛觀者咸會歡喜讚嘆工未畢會傳敎于邑之
七寶雙峯二院其徒文表住是山遂卒其事而道場
為之一新嗚呼若子親真可謂具道力有功於其敎
矣是宜書

勅賜靈岩寺額記　○鄭尚文通判

按釋氏書有大阿羅漢與八百眷屬居南贍部洲

西教東流歷數百載人莫有知所者皇宋太平興國四年有僧行亮神悟因挈瓶荷錫共訪幽奇至溫州樂清之山門郊見西有巨山穹崇崢嶸聘仰愕眙不能捨去即相與因溪水之源尋山足而入披榛冒濇行經七日遍覽周視疑入異域然古樹老藤蔽虧天日林顛葉隙時見異峯倉奇極勝舊徑僅迷如是者浹辰得一巖穴稍可憩息乃旁詢耆老博洽鄉野則曰是為鴈蕩山山頂有蕩不知其大小秋多鴻鴈飛集于上餘波洩注流為飛泉高自雲倪懸瀉數道以是名也傳聞故老中有龍湫亦莫窮其餘也亮昭二

僧因卜棲止乃芟蘿滌徑誅翦荊棘鴻丐來近村鳩工刊木蒯塞發覆殫極勞苦逾年之後山乘道形岩穴之前地平如砥幀幅千步天設穹基顥峯秀巒環匝周列但見白猿金雀飛棲雲樹源氣圓光冠映林嶺時即有新市居人樂安蔣光贊者貲産豐茂樂為勝事覩茲靈境首構梵刹曰亮與昭住持伊始後於廣藏中得古禪月大師貫休營著羅漢讚文至第五諾詎羅尊者篇中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則是山也既名鴈山而龍湫在焉然後知南贍部洲羅漢所居即此山也至道中時太宗命中貴人契悉來風吳會親訪靈跡居此山中而以御書乃十二軸賜之而去自是緇侶稍集今咸平中有僧正因抗表上聞以名為請翊日降勅賜額靈岩禪寺自太平興國己卯行亮神昭經始之厥後光贊正因修飾之中間神昭既逝行亮力募壇信增嚴佛乘塑像繪鐘磬堂安眾門宇宏廠廚庫精密而光贊之子曰文滿嗣成先志捨錢百萬興新堂構至是凡四十年論屋百餘間費錢五百萬由是寺宇大備東南為首稱焉

鴈山十記

始入鴈山觀石梁記

五峯李孝光

予家距鴈山五里近四方客游者或舍止吾家吾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泰定元年冬十一月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他日從八箇用自偶畫為餱糧食給夕則舍頗牀數恒衡于吾心而莫得縱於是盡屏去之獨從家僮兩持衾裯杖屨冬日妍燠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髪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遊方僧自襆被者客輾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

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檐端有
小樹長尺許倒掛絶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是躑
躅花絶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煮茶醅酒客于佰醉
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椽槺隨尾上轉射岩
下小屋從領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鏜宛轉殆非世間
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對臥子
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岩下宿也

遊靈峯硐記

自石梁南出五百步折而西行過謝公嶺嶺東居人
多謝姓故名或曰地舊屬臨海郡謝靈運為臨海開

山適至此人因以名之既渡緣澗南石路欲登觀羅
漢洞於篁竹窺見水西大石壁下有谷若豎槖子約
曰譆此或一奇也不可失呼家僮扶過澗入谷中見
谷口石嶄然下垂如懸戶卷然中抱如壞壁坐其下
而嘯如語甕盎中居頃有人語聲漸近則吾家弟思
誠子撝與諸生也因皆屏從者從洞下入寺未至見
道傍有石潭方丈而深莫可測俯視潭南上有山孤
起如偃芝北上有山離立半地上如駢笋稍入始見兩
大石相倚如合掌入天數千丈從合掌根入兩傍植
石闢直上千步乃至掌中望見山罅中青天如懸一

片冰旁設大士二一羅漢十八設態真像縣崖上五百
羅皆為人緣取持去空遺上坐如燕巢栖崖上岩罅
泉水下滴唧唧如秋雨鳴屋檐間令人大呼呼聲繞
洞中不即出泉墜半未至於地為聲所軋則飄吹衣
冠草木盡濕家僮戲馳石闢中脚踬道上石淵淵作
鼓聲既下出家僮守槖者私自史守竊登之顧見主
者皆已下即擊羅漢繩牀傍小鍾鍾聲奔谷中如鸞
鳳行鳴半天上倚杖聽不可去憶吾兒時從先君子
來列胡牀坐客洞陰令侍者先登雜吹笙簫擊懸鍾
衆音縹緲鏗喤飄飖容新從他縣來或駭愕不敢上

因大笑以為樂俛仰隔世凄然久之凡山寺僧皆為
美名擬之若龍虎鳳凰麒麟蓮花芝草之屬皆不録
録尤勝者谷中恒有雲氣是日又欲雨山木黯然戶
牖黝黑因呼守槖者持槖中筆硯就屋上亭修遊記
所舍亭曰看不足蓋取昔人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
此山看不足者詩云

暮入靈岩記

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豈復
有過於此者予為言山之峭刻瑰詭莫若靈峰雄壯
渾龎莫若靈岩石峯言欽岩言六也余適小疲倚大十

坐甚恬客聞靈岩可欲往即起促不得休前近一
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巳暮頃刻馳十里到矣天
瞟黑及階巘頭見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
角星象纍纍下垂四傍客脩息不可上如游魚喩鬐
以身為浮游在灝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正視見
其面進升堂倚石夾室則旁睨其脇夜分又數數開
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
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
也明日粥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嶺可五六
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水山半橫石作鱗甲狀陷入石

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綻出數千丈勢盡乃垂
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為石故獨此
如瓠大乃紺碧腻滑與他石異端泉時時一下滴
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十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峰傍
泉墜入澗中亦三十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湯出
錯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岩名岩又以佛宮
大石障獨高且大絶頂正平如塗丹堊是為平霞障
諸峯皆羣聯在障傍其大石如樹旗居障左臂曰展
旗其大柱居障右臂曰天柱龍鼻水又在障右脇
小龍湫卓筆峯劍鋒泉皆居脇也

靈岩二奇記

僧言山有二奇其一由障左臂架棧道至旗半有石
穴下窺穴中別有平土類人間土田一一具溝塍畎
澮以小石下擊如轉鳴甕中其一由障右脇旁令人
百計牽挽上懸崖上有石室室南有小徑沿徑兩扇
皆麥門冬草如人手植路平鞅數里若日有人來往
者絶端有窪石窪中泉冬煖如湯僧乃言昔有羅漢
常浴是泉故石上有平偃迹石室則其偈息地也予
與客相顧竊笑惡其言涉於恠然猶記之他日身至
其地可一一推而知也豈真有隱者居之如木客之

類宋英宗時有居人行湫水上見老父手美藥一丸
大如橡栗語曰爾為我持此獻天子忽復不見詣
郡言狀郡驛上之天子遣中使持香來於是鴈山名
始在天下老父豈董五經之徒能先知云

訪欽禪師過馬鞍嶺記

夜宿天柱下寺水英二上人來坐與之語不悖其師
者也頗能言欽禪師修浮屠氏之法居退讓之節知
止足之義予久不見欽因二人者謝之所客怪而問
焉予平生名不喜其法而竊私其人胡謂也余謂客
今衆子百家皆不能抗仲尼氏之道而異端獨遺之

二焉曰佛與老而已矣爲佛之說又有二焉曰大乘小乘乘猶言道也或爲其大者或爲其小者凡爲果報禍福輪轉之說皆其道之所謂小者爲其大者固已讖咲之所謂爲其大者曰吾將以求吾心也吾將以見吾性也然恒過於中而弗趨於常涅於體而不達於用視儒者之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也輒訕而畀之然其處斯世也非儒之立則不能一息居也其訕而畀我者又其徒之不能盡其師之道者也彼有能盡其師之道常賴吾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也則不爲強者之所暴貪者之所攘然後去之窮山大

谷取其人之枯槁顛頷不適於用而爲世之所棄者以爲之徒而敎以其師之說舍茨而不以宮衣麻而不以絲食麥與菽而無以膏酪魚牲其言曰修吾法者其爲宮室土田衣服膏酪無以異於人是自成其心也故其有宮室土田衣服膏酪則其徒之不肖悖其師之意假爲禍福之說以勸愚民也令使周公孔子之居是也亦將修其禮樂政敎以扶樹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已彼枯槁顛頷不適於用爲世之所棄去之窮山大谷以修其師之道則亦莫之禦也令名爲浮屠氏廢其法不用然而爲儒者不能盡其道則亦何以異於是而欲獨善守其師之法而又能自爲其道之大者亦可尚矣於是容咸頓一見其爲人去從院南登小山復折入西南過小溪百步許至栢菴問欽達往延恩院未歸惟有一僮居戸下遂南去谷口與持橐者會南過馬鞍嶺借宿山人家山人姓金氏

大龍湫記

大德七年秋八月丁嘗從老先生來觀大龍湫苦雨積日夜是日大風起西北始見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餘聞大聲轉出谷中從者心掉望見西北

立石作人俯勢又如大楹行過二百步乃見更作兩股相倚立更進百數步又如樹大屛風而其顛谽谺猶蟹兩螯時一動搖行者兀兀不可入轉緣南山趾稍北回視如樹圭又折而入東嶺則仰見大水從天上墮地不掛着四壁或盤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人走入菴避餘沫迸入屋猶如暴雨至水下擣大潭轟然萬人鼓也人相持語但見口張不聞作聲則相顧大笑先生曰壯哉吾行天下未見如此瀑布也是後予一歲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則皆水縮不能

如向所見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菴外石矼上漸聞有水聲乃緣石矼下出亂石間始見瀑布垂勃勃如蒼烟乍小乍大鳴漸壯急水落潭上漼石石被激射反紅如丹砂石間無秋毫土氣產木宜瘠黑反碧滑如翠羽鳧毛潭中有斑魚廿餘頭閑轉石罅洋洋遠去閒暇回緩如避世士然家童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壯一倍不可復得瓶乃斛衣脫帽着石上相持扼腕欲爭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黃猿數十閒呼聲皆自驚擾挽崖端偃木牽連下窺人而啼縱觀久之行出瑞鹿院前今為瑞鹿寺日已入蒼朴積葉前行人迷不得路獨見明月宛宛如故人老先生謂南山公也

宿能仁寺東菴記

鴈山西南一峯絕高下視衆大山猶當是大父行舟行南海月餘長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繞一握大倚爲指南又其上常有雲氣居人不呼某山而呼曰常雲傍出二里有能仁院院亦名常雲予與客從大龍湫出欲宿院中度已夜遂從山人家宿遲明浩上人聞吾當至山中來迎舍東菴菴行公營以歸老歿今三年其徒義上人秀上人居之設粥茗酒醴且止予宿日正亭午猶可去忻然許之遂弛擔焉是行也察於爲佛者得三人焉欽能盡其道者也秀與義能不悖其師之道者也因記之

遊惠上人閑西谷記

靈峯去靈岩十里而近中路有亭名翠微旁傍夾樹兩垣路從垣間出過澗行繞北山麓折而南南有深谷梁石過之復折而西入谷中始見石林如犬牙岩下佛寺曰淨明過兵燹其廬獨遺壞屋數楹殘僧晝閉門而不迎客往往過者不復知有寺予久欲遊而不得其閒是日至自常雲將入門僧復拒戶不聽客入即呼溪南居媼隔戶語僧云是遊山人乃拔去拒門木入弛擔爲午炊吾兒及諸生疲極皆小偃休喉甥腹痛自煑藥家僮炊未熟予將子約出南戶徘徊往來望屋上山山巒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脾纍下而劃其中涿涿然如燕巢斜窗而剖其戶嚮者宗者仰者歕者幕者訛者傴者喙者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意此山當有大佳處耳更着屐從屋竇中出上屋上山行二十步復得石橋過澗去予約持杖擊草又得石壇數方皆古人作亭遺趾壇爲階二三級或五六級壇相距

趾皆四五步每一壇上輙見山如人腹腸背脊同背
一一不同復盃上數步草中尋見石階八九轉一轉
皆六七級兩傍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
曲池中緑水止而不波泉滴兩崖間如雪消作水建
瓴下注谷中大石上忽憶先子言淨明維摩石室旁
有西谷是惠上人所開絶佳當是此地耳今寺僧乃
畏人知更作屋因相遮以故從窻中出不爾不見此
奇特書之庶無爲僧所欺惠字柳下工爲五言詩云

鴈名山記

客問山以鴈名胡謂也予爲言長老相傳絶頂上有
大湖冬春鴈過入南海常棲止其中居人以爲名湖
水墜入澗流谷口爲大龍湫湖傍有比丘尼塔寺一
夕沉湖中至今五百餘歲然猶餘遺地敗址棠梨花
數十百株皆儼然成行列土絶膏肥種躑躅大如斗
長老又言湖水漸游爲封田歲月浸久彼湖皆化爲
腴土十年前有僧来乞食因言吾[illegible]而年去鴈湖傍
依大樹縛屋種菜蔬采躑躅以爲饘糧獨無所棲頓
乞金錢作屋予聞之欣然止其宿問道路何從入僧
具言去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絶險攀懸藤偃
木以過日初出時上山日正中僅可到山頂望見水

嘉城下大江如牽一線白東面海氣蒼蒼如夜色山
上無青燭地爐中燒木葉篝竹山鼠来與人相向坐
如狐狸大無屋不可居也予愛其言久欲登之度持
二日糧乃足又向乞食僧已去無復炎舍釜甑貲具
當用肉糒糗麪雜器之屬不果往五六年前嘗一至
靈雲寺觀所從入路因往至梅雨潭潭上瀑水懸空
數十丈谷中風起水吹着人常濛濛如四五月間霧
雨亦一奇也旁有隣寺三四區曰古塔寶冠羅漢石
門又有一寺在南山家與常雲相望路絶高曰飛泉
種種自作面勢皆可遊獨不大爾

秋遊鴈蕩記

北從天台来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
立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鴈山門戶也益深入其阻
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
其肺腑也僧言其祖自開鴈山爲諾詎羅詎羅去遊
方時師懸語之曰若行四方當値勝妙山水起塔立
寺花名村鳥名山則其地也詎羅適行至山下問田
間老父父所居云何父曰芙蓉村又問山云何曰鴈
山詎羅曰是吾師所語我者吾於此乎老矣入過四
十九盤結屋谷底面湫水以居既没其徒弟子爲立

塔廟是十八寺之萌芽也詎羅首所開正得其所俯
令人言春遊天台秋遊鴈蕩此非言地勢便利正時
獨可遊耳鴈山無土田悉業兩山夾澗水人行盡日
曲折在水中又多篁竹皆長沒人春夏十日九霧雨
後行人不見前行人時時遙相語又馬蜞毒物甚畜
人緣木葉草末風動即着人出血數升獨秋冬時草
木黃落毒虫盡去乃可入至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
秋毫蔽遮然患遊者匆匆絕佳地恒遠在深谷中不
盡見也古人云緊絆芒鞋行一月彷彿見得皮膚耳
非過言也呂勇簡焦伯强劉器之王龜齡皆嘗爲大

官而能留連山谷中盡發其勝豈古人用此爲陶寫
地耶然名爲遊者衆矣壁間姓名一一爲狐狸貓貉
啗盡獨此三四人者至今凜然有生氣何耶其草多
寒涼藥可用治疽瘍滯下其木多杉檜豫章其獸多
猴狙豕而無虎其虫無蚋蚊而有馬蜞蜞善嚙人以
燒竹葉塗創而立止其居人不爲稼穡皆取給衣食
於僧云

遊石梁記　陳德永

暮抵至石梁遂宿梁外小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穹
窿懸跨隅林竹望之如白虹下飲背有反紋皆滑狀
岌岌欲墜怪藤數十聯絡之隱然如脈筋露出人旅
理內有大石側削高出梁背空中深窈可容千人日
氣從梁口入潛泉偃行罅間滴滴如甕盎中響地上
皆碧滑陰冷切人不可久居稍出至梁下低回仰視
有小紅樹長尺許倒粘絕壁上意甚閒遠悠然不去
者久之遂賦石梁詩云

國朝

遊散水岩記　黃綰

人皆知龍秋之勝而不知有散水岩遊散水岩自湯
陰章氏之居行二十里餘崖谷壁立拔地數千尺懸

瀑自崖端垂下直擣澄潭若白虹橫空匹練掛懸眼
耀千丹屏翠壑喬松古柏間觀者莫不心駭神眩余
從瀑下援蔦上崖半坐洞穴中視瀑水如明珠纓絡
當戶窺見旭日瞳曨祥烟繚繞妙不可言又從崖半
行過東南隅有石天窗儼似樓閣闌檻上有梁石橫
若楣宇憑檻而眺奇巖疊障皆可攬有故記以補鴈
山之遺

遊鴈山記

甌台之會樂清北鄙有鴈山先是達人咸傳其奇勝
甲天下而豪士以地僻莫能暢其登賞之趣爲悵咸

已亥傳子應臺約再遊而弗果殷子虛川竟阻以雨
是冬余按温將如台樂清朱君蕩南有宿約申以兵
憲胡君有恒之請余乃動不可已乘輿而遊度窰嶴
嶺觀海崖見蒼翠層巒如烟升滄汜中羣山奔海若
伏若起或斷或續海舟飛蓬而漁澹日隱見於海島
間攀四十九盤嶺抵能仁寺羣峯呈奇應接不暇如
火之炎上曰火焰峯霞蒼雜沓千朶上指聳峭莫攀
曰芙蓉峯懸崖墜石空通碧臟伏牛嘶虎驅馬盤龍
又不可而殫述也是日風大作晚宿能仁公署夜聞
飛瀑聲將曉呼詢從者曰晚來有雨開戶視之則皎

日光霽乃知泉流澗中風葉飛鳴山境寂靜誤聽為
雨聲也朱君曰外谷有梅雨岩達官罕至余乃呼僧
為道出谷緣小逕宜荊茆壘石間五里許有石巍然
削翠有低昂勢如劍戟狀曰卓刀峯入谷有雙石壁
峙中含圓石曰含珠峯傍有小峯如剪刀然左右羣
峯如雲升日映彩霞流色詢其山人亦莫可名狀也
低岩削壁千尺流泉峽石間飛瀑如雨飄流不定或
海風狂擊泉忽出谷八九里間入村落宛如梅雨由
外谷度小嶺見石門寺靡基又削崖中有羅漢洞險
莫可攀山人云石羅漢自闕飛米或未然云緣泉谷

觀大龍湫有峯如祥雲縹緲萬丈嶢嶤曰常雲峰峯
半有洞曰道松或云道松修鍊之所峯下有瑞鹿寺
遺跡又有小洞葉或時自洞出居人候之則明大風
作矣沿澗有巨石壁立萬仞形若剪刀又直視之則
天柱也谷底錦崖萬丈彩嶂千圍泉飛崖上絕不露
壁隨風飛瀑如白龍騰舞或激亂石或洒碧潭或谷
風逐起久而不下倏忽飄洒餘沫向人衣帽皆濕或
谷日映崖如飛虹飲澗流金眩目緣谷立崖下如飛
雪流沫擊以金鼓之聲則飄飛萬狀乍盛乍細乍遠
乍近極其盛時則轟然雷驚如萬人鼓也崖半白煙

飛升騰布谷中仰觀雲飛若崖有奔動勢近崖有潭
潭畔亂石磊落石上有題杜審言來此字對泉橫崖
應臺子作亭其上崖下有庵以止遊人出谷回視剪
刀峯又巍然雙峯也朱君曰大龍湫之上余嘗扳險
而登有碧潭淵澄莫敢俯視五臺二僧結屋其上崖
上懸流百尺潭中有龍故曰龍湫龍湫之上有蕩湖
鴻鴈飲濯其中故曰鴈山云出谷謁鴈山鄉賢祠朱
君每遊率止於茲先是山人為予至闢除有斑虎出
澗中老叟擊之而斃朱君為殺虎辭以紀之晚酌於
能仁桂酒醃菜意味悠如敘往陳今朱君甚甘之余

亦不知宦遊盛地也明日度馬鞍嶺躋巔見羣峯紅
緑流霞如萬架樓臺峙若壁立巉岩若陛有曰版障
嵓又曰觀音巖若巖突兀有奔趨狀倏忽驚訝如獅
獸率舞出西谷遊靈巖寺始入谷口左峯如獅右峯
如虎虎峯之中有洞遊人莫之至乃令架棧道而登
中可容客座崖上有泉下滴緣谷望高峯上有石如
僧作拜狀又一石如几抵寺中坐列屏崖突兀彩色
雜若搓攤壁立如千層樓閣曰屏霞嶂嶂之半崖曲
折而登有龍鼻水龜合二巖石龍中陷有鱗甲狀垂
端於巖中若鼻然色如古銅圓尖有孔泉水時時下

滴飲之寒毛骨可治醫目嶂左畔崖有安禪谷谷中
泉出入池創寺定基於此左前崖有展旗峯如大將
出師有飛動勢峯後有峯如屏石有鵲大圓峯壁立
不緣諸峯曰天柱儼然端人正士正色立朝能寒奸
邪心令人肅然起敬天柱之後有雙峯作飛舞之勢
曰雙鸞又小峯插天曰卓筆旁有一峯瘦削無依宛
然清風可掬曰獨秀又飛鸞如髻曰玉女峯又其傑
奇呈怪蒼彩森然莫可名狀也晚宿寺中胡君曰鴈
山之勝莫如靈嵓頗尋勝以壯茲遊明日乃緣亂石
中尋小龍湫有巖腹如珊瑚馬瑙色懸崖環峙高視

大龍湫崖石之半而谷之廣亦只三之一泉飛崖上
觸石騰烟如霧團結旋而流轉飛濺沾人作巨作細
亦無定蹤也潭外有大石橫卧有常寶臣黄伯起來
鄭公文會處字使人洗滌苔蘚百計臨之而後可辨
也又一大石橫覆於旁泉崖之下有石突如金字狀
泉流分布石苔歲久積成琥珀玻璃之色潭上有三
石而上一石方平可坐余乃近嵓坐石上而朱君從
之諸君相繼登焉觀飛霧轉旋瑠潭時有雨狀則尤
奇也僧云距此五里許有泉上指如劍鋒狀惜未之
見也朱君曰展旗之半有天聰洞棘莽峻絕不可攀

余乃令驛卒闢除治道使人翼之而登將半有碑石
舊路有石題黄伯起字躋險力升其高空通百尺晨
上有石級飛挽而升中有限若閾光自下生其中深
不可測削壁無駐足處以石投之聲墮許時倚限觀
洞外有二孔如目又一孔如口故曰天聰余意朱君
莫能從也然猶攀石而登歎美者久之自以生七十
八年今始見為不負也胡君輩則阻險而莫能升焉
緣展旗外谷見其崖石奇特詢之僧人云有鍋洞無
路可入救之以百尺高岡而莫可見余興不可已乃
令人闢除力挽登高岡望之見其崖石削立圓得外

缺若門上有石若盖下有圓池若鍋壁內突石狀如
鍋面崖泉墜地飛騰而出若烹飪然朱君繼余而登
諸君竟莫之從也寺前巖石中有圓石曰含珠嵓圓
覆而頂平曰果盒巖奇形怪狀雖終年遊覽亦不勝
辯也寺中諸峯皆空虛夜靜人言犬吠鐘鼓聲咸傳
應谷外宛然蓬萊洞天不復知有人間矣明日出谷
緣澗而北見淨明寺基有新月洞水簾谷石亦奇峭
蒼碧視靈巖諸峯則不及矣去五里巖上有峯如將
軍披掛狀又石如觀音坐禪他如屏霞錦帳瓔瓏崆
峒往往而是志亦莫之紀也過響嵓人呼則應言則

傳雖多亦不貴也緣南崖有小瀑布峯亦奇峭澗北
而嵓如覆釜然廣十丈深半之石皆蒼霞色洞有潭
方丈淵澄莫測曰照膽潭潭北有峯如靈芝南有二
小峯直竪踰崖有廢寺基登靈峯洞千仞兩峯合掌
直竪中虛巉然視之一片碧水臺上有觀音羅漢以
石為之亦有擊之而作鼙聲者臺中以足擊之若鼓
然廣十尺深倍之左有泉流方池後有泉自壁出前
有泉滴如珠簾六月不知有暑而冬亦不有寒洞雖
石而泉通地脉發舒故遊人得以自適也鴈山之洞
此其傑出者與對洞有峯攢簇曰五老峯其他谷諸

峯望之秀異惜未能遍遊索幽奇也度謝公嶺或云靈
運開山至此故名登石梁寺有魏石空虛橫架如梁
石緣後巖中深二十餘丈廣半之僧居巖中出石梁
二里許有石魏立如老僧披袈裟狀旁有小凹石聚
立如峯僧卧於其側出此則無奇矣抵嶺店驛風復
大作晚宿驛中夢清氣定猶若止靈嵓故處也晚別
朱君而去嗟夫羲軒察與立象畫變堯舜效寧垂衣
神化是以下襲水土上登泰山觀逝者之如斯在山
澤之納污非夫仁知合一動靜不違敦化川流各極
其趣其孰能與於斯下逮揩人輕名薄世志在藤泉

沂水春風心無窒滯故能探奇索幽玩清采華為洗
心垢用培元神以暢羣動然則輿勝之澤不亦鉅乎
況夫鴈山東甌與區越環珠觀晦跡峻嶺輝動海隅
磅礴廣遠神斧無跡飛泉殊趣怪石萬態千峯爭奇
百洞異賾足以媚高人而賞豪士雖古人名筆亦莫
能模擬其蘊雖傑夫臺史亦知佳尚戀慕近取之而
各足遠取之而莫窮取物察則不為仁知之一助耶
余愧不文無以揚鴈山之秘姑述見聞以俟仁知之
探討且以發嗣遊達士之逸興云是行也於時為嘉
請己亥冬十月二十日入谷二十五日出谷[illegible]則氣

清山霽若安余之遊者同行為憲副盧君蕙胡君洧亘都閫韓君平致仕吉安太守朱君諫予與歙人清軍御史王獻芝也

雁蕩山重建靈巖佛殿記　戴洵 字源淵號思甫四明奉化人

余性嗜山水遇佳處必遊既遊必圖之萬曆丙戌春聞永嘉鴈蕩山絕奇杖策往遊而巡撫中丞三原温公純行部遊至余同年也遂相從入山午飯靈巖中敝屋三間不蔽風雨余觀靈巖真奇絕雖善畫者不能圖而荒廢若此為之慨然僧圓魁者金陵人遊方来住此十數年矣語余靈巖舊有寺煕宇且百餘間

入　國朝始漸圮而今盡矣因請為興復余曰此大勢力事而以望鉢生耶一笑而別既歸意未嘗不在靈巖中也居無何圓魁復徒步踵門来請蓋堅柰嘉其苦心勁志而無以為計乃為作二書一與中丞温公一與尚書平湖陸公光祖請為檀越圓魁欣然持以往僅數月来曰二公已各損百數十金致之樂清矣余又為作一書與樂清尹滓沛吳君華託為[illegible][illegible]而吳君宸善營度仲春與事迄仲夏而殿宇成圓魁偶掘地得古碑搨墨本持来請余為記余視搨本漶漫難識夜以燈映之始可讀乃宋史丞相洲遠與壽昌長老若容往還書也蓋靈巖舊為壽昌禪寺以兵燹不支降為教院及若容住持靈巖而又請復禪額丞相手書荅之則靈巖興時之盛可徵也夫山川遊覽若無關理道而臺囿池沼卷阿飄風著在大雅即聖天廢何耶蓋宴坐室中則神觀擁塞惟登高望遠探詭搜奇則浮沉起伏之端剛柔夷險之故可以開發性靈恢弘智識而況剖符之吏秉侍之使困頓於簿書期會之間疲繭於車塵馬足之下偶得高明者而一遊息焉又可以洗滌煩襟疏通滯氣蓋一張一弛交相為濟而後神益清慮益精政理益成也故竊

謂靈巖有寺未必不可以助流王澤也若乃佛理尚空不著色相而名區勝境皆佛宇居之雖其間不無興廢而迄未有久廢不興者將非色不異空而空不異色固天地間妙理本然雖英君誼辟有不能易者[illegible]考圖記鴈山開自諾詎羅而諾詎羅本蜀青神人乃身至天竺受業釋迦為十六阿羅漢之一已乃復还青神之中巖開闢道場晚来鴈蕩終焉此其身所涉歷撼地東西殆數萬里足迹遍於宇內將非真有所顧飛行變化住壽命動天地者耶故諾詎羅之名與鴈蕩無窮而史丞相去今僅三百餘年人無道者此亦

即色而色即空之一驗也故觀於靈巖者雖未必其
於真空妙諦何如而名利之心可使都盡故又竊謂
靈巖有寺未必不可以翊扶世教也然則靈巖佛殿
雖廢於昔而復建於今不亦宜哉而近世論者又或
謂供億病民至比鴈山為尤物則若惟恐寺之不廢
者是又不然方寺之盛也僧衆實繁供億舍出於僧
故僧不能給而舍業以逃於是始全仰於民每一上
官至筵几帷帳張設之具皆移自數十里外黃巖樂
清二邑之民奔走趨事常百數十人數日而未已假
若殿宇修復稍還寺產使僧得具其器用而民止供

其糗糧豈不僧民俱便而賓至有歸也哉而於鴈山
乎何尤盖中丞溫公與尚書陸公其仕素精於職業
而其學尤明於本性故其曠懷遠見超出俗情能不
惜重貲而吳君又善體二公之意以身肩之遂速成
若此顧余一無為力而徒以區區筆墨從事其間且
為山靈所笑乃固强必欲得余為記相守五閱月不
去亦足占其有定力者不可虛其請也乃强為述二
公之意與吳君之勤以授之俾勒諸石不知後之覩
者視史丞相若容僧何如也縣丞李貴齡主簿胡鰲
典史萬和亦分任督理者因併書焉耆民蔡攀等
如千人皆尚義助役者則例刻於碑陰

遊鴈宕山記

鄭汝璧 號崑巖縉雲人都御史

環浙多名山而奇瑰首稱鴈宕云余家玄都祈僊二
十九洞天中靈區故相接也而奇之窟宅者逾三十
年萬曆戊戌余既幸襄尊人事將為五嶽游則以茲
山始夏五月望前一日偕永嘉何山人充明陳茂才
納之發棹江心順流館頭驛入于河夜抵樂清縣宿
焉時天雨邑令萬安張君孟珍留酌西塔院信宿而
雨不休泉虞為遊妬陋余與勃勃不可已且念山靈
徐余必有得天時者遂決策徒詰朝忽霽御筍輿度

白沙嶺嶺頭望海海天無際漁舟點點如千葉飛浮
心目為豁午餉窯㟁驛上四十九盤睇大小芙蓉朶
朶撲眉睫問晚宿能仁寺寺前峰燄如火寺左風泉
落枕如雨蚤起與老僧明海譚半餉步入東谷里許
望剪刀峰稜稜千丈上成兩岐雲霞當岐遇之真如
剪綺再入水聲潺湲轉聽轉震耳則大龍湫也源自
湫頂鴈湖千頃來下注萬仞日貫之成虹風飄成貝
金鼓譟之成暴雨鶩雲有無變幻儵忽萬端余所見
則霏霏如白玉煙又如千萬白羽箭飛墜罡颷中晔
不啾晔斯亦飛瀑之最奇絕者已東為諾詎那尊者

亭尊者自西域來觀瀑示寂而睛上視後有僧喝云
潭下水同何當仰矚遂瞑對此冷然與佳豈直前人
所稱看不足耶亭午度馬鞍嶺一峰葱蒨摩天如大
士坐蓮臺發紫金光時雲氣吞吐余至忽開朗俄而
黝然二君乃不得睹余笑謂阿閦一現不再現固自
夙緣爾下嶺歷西谷祇靈巖寺靈巖寺者廬山中明
庭也東西谷分兩戒東峰五十有三谷西四十有八
稱百一峰寺當其中扃初入白雲鐵板諸崖障之鉢
盂峰縮其口紆盤數百武屋通箭栝至則屏霞嵯嶐
其後如負扆然左峰之横曳而似螢孤者爲展旗峪

岈而似累貝者爲紺珠崒嵂而似張幄者爲石屏右
峰之峭矗雲表而擎天者爲天柱儼立柱側而飛翔
者爲隻鸞鋭而端者爲卓筆嬋而嫵者爲玉女子而
挺者爲獸秀分行呵擁若八公之侍帝列宿之麗天
誠僊靈一大窟宅也屯若屏霞嶂右方之寂馥須石石
洞鱗鬣夭矯懸鼻如匏滴石髓而甘者爲龍鼻水寺
西南之當几簪立衣項譫如望西方而禮拜者爲僧
拜石則鬼工之巧斲以駭遊目洪絶倒者爾勝顧不
以此是夕宿寺中與二君劇譚方之外何君别號丹
霞余謂此丹基福地君蓋構滄霞閣于土方之中央

揖群靈而餌大藥便當僊去余且躡而後何用嬖𧖤
人間世與佩五嶽圖寘挾遠討爲哉何君唯唯浚爲
余言水簾谷之勝遊人罕至余乃賈勇前見層巒簇
簇如蓮花瓣淨明寺址在其下而顧無名余目以蓮
臺稍進則兩崖夾如鐵壁青天一道如匹練空懸崖
際飛泉霏霖濕人衣裾崖下洞如新月玉乳盡作雲
霞狀亦一奇也出谷過一石人側耳山楬名聽詩惜
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使聞之已過響巖大呼聲應若
樾與前部鼓吹相答緣澗行可五六里至靈峰寺則
又幻爲一局矣群峰排揷兩道周如幢蓋逆客其奇

而名者曰靈芝曰翔鸞曰五老五老不甚肖而靈芝
一洞則大奇盤數百級而上上合如掌而成屋擔撐
前受日月光爽朗可憩中漏始青天一片似玉壺冰
巖罅泉聲應人呼嚼若甆盎中鳴坐酌張令君所移
酒歌高山而出踰謝公嶺相傳靈運開山至此然既
經謝屐那得一亡所經營故知謝公至斤竹嶺止爾
其東石梁在焉欹石如槁木倚崖端洞其下入可坐
百人稍入爲層臺楹而不椽只齋貫風颸亦自足既度
所不及天台者非得水懸瀑作雨聲爾自此散爲平
隩唯谷口老僧巖絶似祝髮曇猷僧襆被遊方爾后眾

景如二三間黎附耳而談經素何當孔道間鎮日
送迎良苦矣右渠無可棲止函走宿頓店郵亭明日
取道海壖而還夫以鴈宕鉅麗之觀前人謂畧糧經
行一月出山未可誇人余住以旬日何論窮探即意
所至湖若鴈頂谷若安禪潭若梅雨應接循然未暇
安所稱遊哉茲以靈巖之邃焉而奇龍湫之幻焉而
奇靈峰洞之幢磊焉而奇皆落吾目而神與之遇又
記稱秋遊鴈宕直以春夏苦霧雨故乃余來自五月
行遇雨而登眺則霽夕遇雨而朝登則霽山靈若毋
余靳者初地佛子五十三峯要以取次入元李孝光
言歲學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如遇故人萬里外余此
遊爲　地小嵾巑而源源來則故人萬里握晤山靈
頓不啻　果相賞乎哉鄭子曰九州五嶽盖余游其
云中嵩黃盖高不數百丈東岱高而延袤不百里
華三峰如掌恒石如砥非奄有川澤之奇也而秩
以嶽稱尊焉它若環瑋奇絕如鴈宕諸山或不得
登封之末時又或久而後聞則何以故先王晝野建
邦類表大山以爲鎮示民不迷辟之方嶽偉人鎮
承天寸雲敷澤輒尊而禮之以爲民望貴其用也乾
坤磅礴之氣[illegible]而不洩則結而爲名山大

原缺

雁山志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朱諫撰。諫號蕩南，樂清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吉安府知府。雁蕩山在溫州府，跨樂清、平陽二縣，於古無稱，自宋太平興國中始有僧居之，奇秀甲於浙東。明初僧永昇者始輯爲雁山集一卷，編次無法。嘉靖己亥，諫因舊本搜討，增爲四卷，列三十二門。樂清知縣嶽州潘潢序之。萬歷辛巳，知州南昌胡汝寧復爲翻雕，而以續得詩文冠於卷前，殊爲猥雜。

京口三山志十卷

〔明〕張萊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京口三山志十卷》提要

京口三山志序

山之有志尚矣禹貢山海經周禮
職方氏而顧之宗者並稱之鎮
山近代之名鍾靈是地北固金
焦爲京口三名山其形勢之雄
風物之美文人墨客之品題皆
足以勝于天下而未有爲之志
如桂與石灘者以之僭以足焉

闕典也我襄集其事爲一編
志於此邈觀美矣纔纔紀系一篇
恍然紀問哉要之舊業渺茫神
往而遺其大者也予之平陽史
宗道以名進士來爲其郡推官
聽斷之暇覽而病焉乃謀諸郡

人張君廷心彙而輯之合爲一
書曰京口三山志既成不遠數
百里走書雲間屬爲是正而後
以付之梓人廷心舉于鄉與余
爲同年史君博雅好古又余所
稔知也意不可以寡陋而三山
者迺在吾鄉邑間與號南北今

老矣追惟平生非苟於程期則
累於憂患雖寒蹇逢引領神爽飛
越而巖蘿磴蘚之側猶未有一
跡焉每披圖按牒未嘗不悵然
興懷意奇觀諸賞亦必造物者
有以予之而昔人所謂意行所
謂卧遊者特巧於自遣而終非

其本情也以今因是編而得以
盡窮其勝龍宮塔廟之盛至於
林谷之杳邃泉石之幽奇崖鐫
水刻瓌瑋譎怪之跡莫不羅列
並進舉集于目前而無一隱遯
異时有與延色不問主人而所
至皆爲熟境顧陋元老諸公之

不以余爲寡陋相則亡君之意
不既多矣乎乃爲略詮次其後
先考訂其疑闕定爲若干卷而
述其大意以歸之史君名魯號
君名萊宗道廷心其字余所從
考實者北固山僧存景焦山僧
智鉉始末致史君意者余同薄

友王君國儀終志事者新守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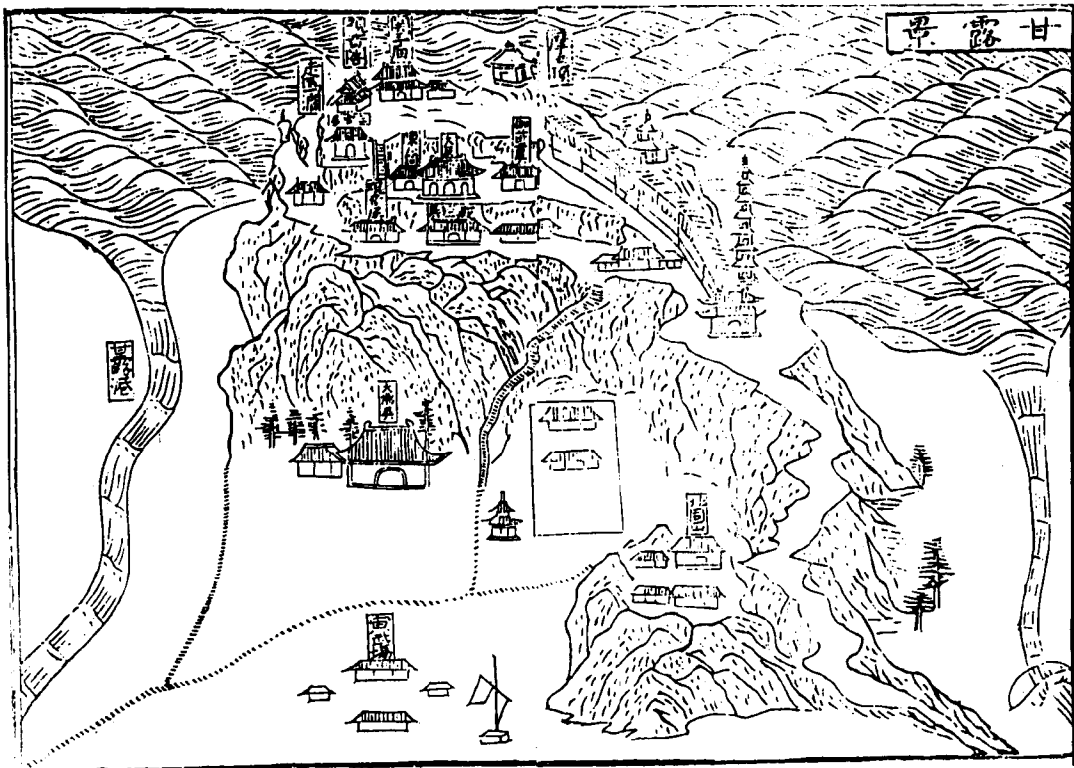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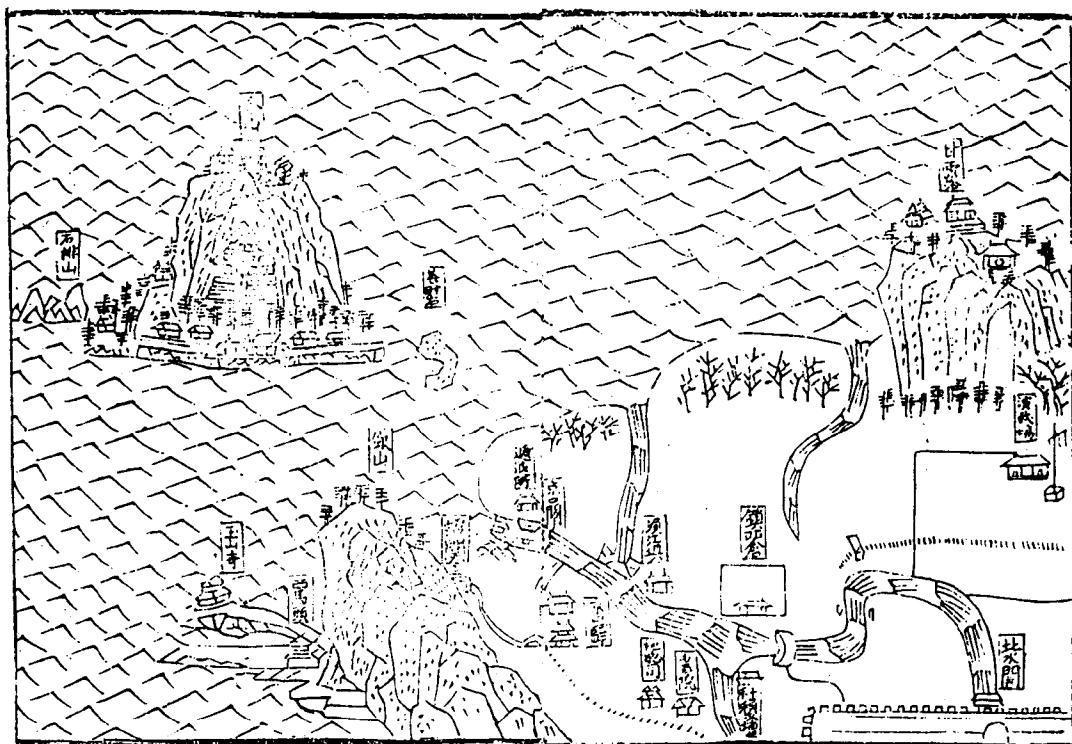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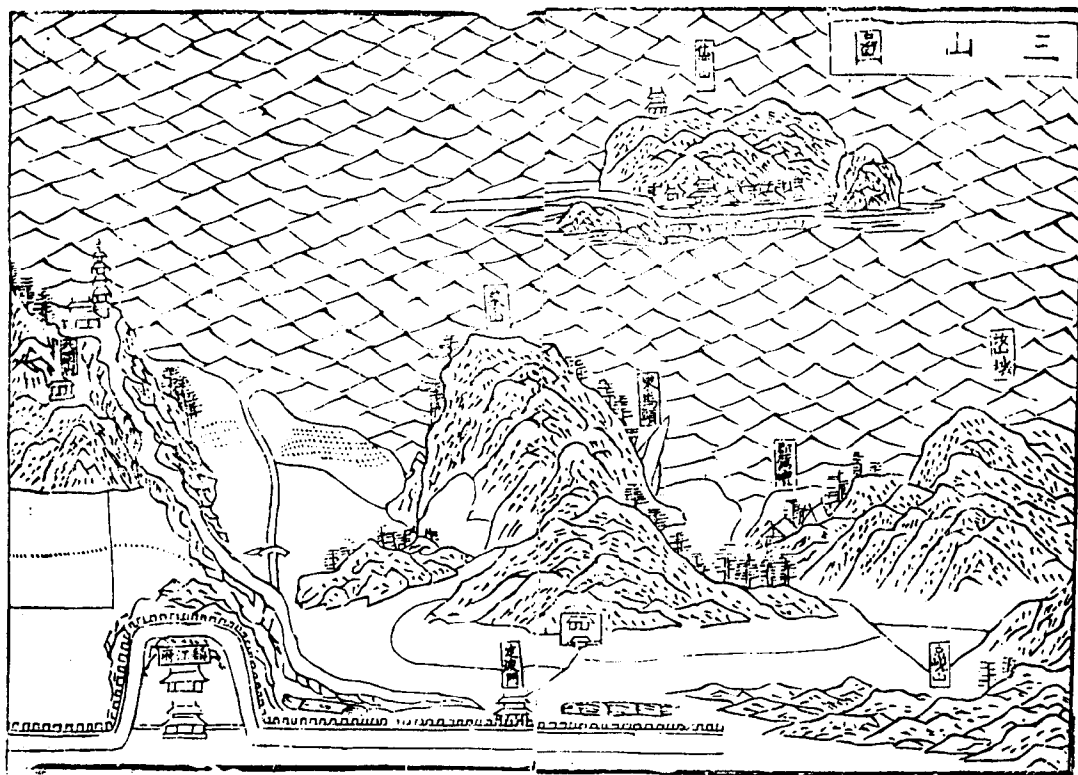
君遵善也

正德七年壬申夏四月庚子

賜進士出身翰林侍讀學士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華亭顧清序

三山圖

京口三山志卷之一

郡人張萊辯
雲間顧清正
郡官史魯修

總敘

潤州圖志諸書咸列北固于前而次及金山又次焦山今俗稱謂率先金焦而後北固雖沿襲之久殊無可徵昔人謂京口東南第一山北固京口第一山

故志于首非違俗也存舊也

北固山在郡城北一里下臨揚子江揚子一名京江寰宇記謂之京口水郡南二十餘里有長山綫自天目屏風三茅至銅坑東卸而東勢甚高延袤數里東行為馬鞍迴龍諸山又迤邐而北至于釜鼎京峴京峴之中抽而右北結為郡治郡治之北特起為此山三面臨水迴嶺斗絕勢最固險故謂之北固水經注所謂別嶺入江者是也李德裕亦謂北固乃京峴之一支耳其餘又轉南為土山業然隆起晉唐以來郡治嘗據其上梁武帝改名北顧者是也北固實郡之主山其西有五聖巖秋月潭（宋嘉定中郡守史彌堅因山趾陂澤疏為是潭以藏舟瀕江巖石間有篆刻秋月潭三字）西北有觀音洞下有走馬澗澗東有海涵河（其流俱入于江）（國初　高廟擒偽吳戴院判迴嘗駐蹕焉）澗之上有橋曰柳溪（橋圮而跡存建置莫考）甘露寺之中有鰻井（僧妙機鑿井得鰻魚二因名）西南有天津

泉（深數丈徑尋餘甘冷瑩潔與他泉異　高廟嘗駐蹕其傍題偶句云甘露生泉天降津以示時臣下無敢對者永樂間命取御筆歸禁中後僧取　天語名之建亭覆護今號轆轤尚存）有鳳凰池（上有宋淮海書院廢址　高廟嘗臨山池召見耆儒丁拱熙等有守法守紫守談之　諭盧陵王臣詩山雲欲到龍初起池水空清鳳未還）其南有狼石（石形如羊相傳孫權嘗踞其上與先主議拒曹操事晉陵白珍詩坐諳諸葛三分計勇歷曹瞞十萬兵）北有甘露港（南通上河北入大江在甘露寺下故名宋轉般倉實依此以立史彌堅嘗浚治之）港有上下閘二皆以甘露名下閘之外有北固浦（亦史彌堅

所浚以蔵舟縦可百八十餘丈有甘露壩宋咸平中郡守趙渭創 國朝改名今山之西南有㮴栳閘宋淳祐壬寅頁雨水暴漲自
城至北固山下寺之棟宇幾沒郡守何元壽創建以泄水勢寺以無患兩傍
有甘露門跨鼇門俱夾弥堅立甘露在北圓亭之北跨鼇在其南
山之趾有演武場自唐有之劉展叛江淮都統李峘潤州刺史韋
偎心京口關北固山趾為兵場即此下有甘露渡唐孟浩然詩北固臨
江口夷山對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江人正題此渡舊志系于西津誤也唐
書謂京口在北固山甘露寺側李白詩吳關倚北固
天際自岧嶤每天氣清明登此山望廣陵城郭
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能說荀令則嘗登此望海
云雖未覩三山便彼人有淩雲之志

金山在郡城西北七里大江中長山西北起
為五州山至于下鼻浦名遂入江突而為此
山始名浮玉道經言自玉京諸峯若浮而
至者周必大謂此山大江環繞風濤四起
勢欲飛動故名一名互父山又名獲符山
晉破符堅置其俘山下因名又名伏牛山
唐志貢伏牛山銅器亦名頭陀巖又名金
山九域志云唐有裴頭陀挂錫于此後建
伽藍于水際獲金數鎰以聞賜名金山頭
陀巖記謂因李錡奏而易名然建中間揚
州陳少游以甲士臨江韓滉總兵臨金山
與少游會則建中時已名金山非自錡始
梁天監四年即金山修水陸會則金山之
名自昔已傳又非始于建中矣宋大中祥
符五年改名龍游山天禧辛酉復舊山之
頂曰金鼇峯[illegible]金鼇屹立負禪宮勢壓群山氣象雄萬古中
流為砥柱應知造化有奇功曰妙高峯東麓水中有鶻

山孤石如蹲常有鶻棲其上亦謂之鶻峯
東麓之上為妙空岩硆砑洞谽縱廣數丈許 國朝宣德中寺
僧敏機作樓其下駙馬都尉沭昂書扁侍郎周忱記妙空轉東北曰
日照岩亦曰朝陽洞正德丙寅寺僧薙草得洞洞內有古鉄香爐
及見石壁舊刻日照岩三字因構小樓其上東眺焦山海門天水無際萬頃一碧旭
日初升正迎照之皆人之遺勝也其下水中有善財石孤挺
欹側宛然禮拜之狀亦謂之鶻石[illegible]詩堄石孱顏立水濆天然異狀不同羣妙高
臺上有時見疑是善財恭德雲善財之傍有盤陀石蘇軾嘗遊

其土又有詩云中冷南畔石盤陀古来出沒隨濤波盖指郭璞墓畔之石耳日照西北曰祖師岩一曰頭陀岩亦謂裴公洞相傳即唐裴頭陀開山得金處故名昔有蟒蛇盤據其中頭陀驅去之故又名蟒蛇洞昔有僧入定于此其南面西水中三石山許峭險拔類斲削而成雖大水不沒曰石排山亦曰石牌其上多昔人鐫刻水嚙苔侵悉不可辨相傳上有郭璞墓按韻書排與簰通此山皆巉石隱出水面若木簰然故名元延祐間總管段廷珪言揚子江古號天塹舟到金山急流處謂之擴簰泰定間臺臣檄云金山盤渦旋激號為大簰險之甚者似又不專指

是山矣郭璞墓之下有中冷泉大雄殿之西南有井亦曰中冷泉舊中冷最當波流險處水經第一品為天下第故士夫多慕之而汲者每有淪溺之患寺僧乃于佛殿西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其實非也又大徹堂前亦有一井與今中冷相去不十數步而水味迥劣按冷一作零又作瀘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冷水蘇軾蔡肇並有中冷之句張又新謂揚子江南零水為天下第一蔡祐竹窓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瀘釣者云深三十餘丈則中冷之外似又有南零北瀘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瀘唐寳庠詩西江中瀘波四截冷又作瀘豈字雖異而義則一然也萬川東注一島中立丹輝碧映攬數州之奇于俛仰間而下盤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華[illegible]山為下元[illegible]府實堪輿間一奇絕處也祭勝覽圖經及洞天記

焦山在郡城東北九里大江中與金山並峙相去十五里其本自京峴東北至于東馬鞍東雩石公山入江止而為此山後漢焦光隱此故名或名譙山故寰宇記通典皆有譙山戍宋之間詩戍入海中山即此江淹詩本亦作譙亦名浮玉見米芾臨金山賦注今岩石有古刻浮玉山二一在石屏

石之側一在三詔洞之右而金山祖師岩石壁亦有之意金鼇浮玉其稱最古而互名踵謬後莫之考耳山之餘支東出分峙於鯨波瀰渺中曰海門山舊名海門關又曰海門國宋僧了元詩雙峯對峙敞高扉江漢滔滔向此歸誰謂魚龍無閫閾須知天地設樞機百川赴似羣蠻貢萬派奔如列郡圍況是華嚴真淨界古今旌表鎮巍巍唐詩稱松寥夷山即此李[illegible]詩海門敞目山雙聳江北行人樹幾行亦謂之雙峯[illegible]一帶分江紀雙峯照[illegible]山巖[illegible]焦仙嶺曰禮斗壇其下

南麓有燒丹井後漢道將論先生此煉真不為入主用甘作
玉皇臣禮斗壇猶在燒丹井尚新秋風松上鶴還是白雲身下有焦山
渡山之西畔曰觀音岩岩多陰霧龍藏角虹掛蒼林
玉露濺溺氣不侵靈呪下方寶曾此駐清颸南曰羅漢岩怪石巉岩
其下一小塔對峙于水際石上宋理宗書羅漢岩三字刻于石亦曰羅漢洞西
南曰瘞鶴岩今淪于山麓亂石中宋胡致隆詩斷壯碑空有碎文章
壯觀亭之左曰羲之岩朱方瘞鶴右軍奇入石三分
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岩下等閑雷雨恐飛馳又有海雲岩見了元詩
序莫知其處西南半麓有三詔洞深廣幾二尋相傳漢焦光

隱此朝廷三下詔徵之不起故名石刻猶存中有隱士像疇昔先生此掩閑
紫泥三到石房間若教便逐蒲輪起安得清風鎮海山傍有棧道石
舊刻棧道數字隱隱若辨間而岩磴崎嶇篁木深密但可遙睇而不可即也其
下水際有角觝石二石相對耕若爭雄有釣魚臺石
石磴之側有石屏石舊刻石屏二字筆法奇古吳傅朋書也
石屏之傍有浮玉石舊刻浮玉二字汴人趙孟奎書瘞鶴
岩之側有霹靂石舊刻模糊不可辨羲之岩之東
有鑽丹石圓夷徑咫有半中一竅闇而深規而不盈寸舊傳為鑽丹石觀
了元詩註云出道書真誥蓋指傅先生焦山石室事故了元詩云鑽石忘勞四十年

力圭總得便升天如今豈是無靈藥只恐求人志不堅然則舊傳之說可見矣山
之西北隅林木陰森人跡罕至碧桃灣在
焉碧桃枝上錄蓬萊當日仙翁手自栽方朔不宜容易採三千年始見花
開東北隅烟消霧篠叢密蔽翳境甚幽僻
青玉塢在焉萬本琅玕葉葉風寒姿雪聽青蔥莫愛四海無
時雨多番龍孫枝此中金焦二山屹立于大江如洪
河砥柱如叅雙闕而扼固瀕江中據江
南諸山南來撫江而止延袤巉岩對視中
流之峯巒聯貫傾聳揖顧若外護然天

下山川之形勝莫踰于此

諸寺附堂宇

白馬西來而佛寺昉於漢赤烏東紀而
僧宇蔓於吳潤吳地也北固金焦又潤
山奇特之最故今昔緇士高僧耽幽阜
錫則崇其宮嚴其專而棲止觀遊之勝
咸冠于諸剎矣今總其規模之大者于
前而附其餘次簡若荒墟頹址無所於
稽所謂年深成古跡者亦各第其名而

之龍遊觀已而為浮圖所有幾二百年宋
咸平中寺僧幼聡獻山圖祥符五年真宗
夢遊其處改名龍遊禪寺重賜修建飛帛書龍
遊山三字揭于門慶曆八年燬明年復建政和四
年詔天下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郡以金山
龍遊寺改建為天下神霄宮第一徽宗御書殿閣
等十額以賜後復名龍遊寺南渡燬于火淳熙
中寺僧蘊衷重修學士洪邁記
國朝永樂中僧道瀾重創廊閣繪湧辟洪

熙改元葺大悲殿正統間燬十二年都綱
弘霆重建自元以来通謂金山寺云寺中
為大雄殿始建于胥重修建與寺同其前為天王殿面臨
大江弘霆建其東北為伽藍殿西為祖師殿其
後越毘盧閣為藏經殿正統間侍郎周忱建以貯所請藏
經藏經殿之後為觀音殿永樂間內侍鄭吉祥建洪熙初
僧道瀾重修山巔有薦慈塔二宋元符末知楷家院曾亦建後
廢淳熙初重建今亦廢門廡共一百四十間
般若院在西津豎土山巔元至元間鎮江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即金山

建二寺曰雲山曰聚明後至大己酉詔升金山寺僧應深乘主之永為金山寺下
院賜今額集賢學士趙孟頫記云西津岡巔金山之他為也望可溫所奇建兩十字
寺歷二十七年乃復為金山寺下院三方輝煌一峯中涵益以雄偉翰林學士潘昂
霄記云銀山寺適淵碧煥乎一新後錫名金山寺既若禪院久廢
玉山寺在西津渡口即宋紹興間所建浮玉亭故址後史彌堅易曰東南形
勝今為寺其下京江迎送公館
蒜山松林院在西津江岸上舊有禪院山之上有閣曰蒜山閣或云吳
蔡援晉王敦恭創蘇軾詩就居以其地屬金山故有詩元長老詩久廢
天妃廟在堅土山元至正二年金山寺僧德煥重建

永安寺在羅大橋西石門
焦山寺在焦山上舊名普濟寺創自東漢興
平間至唐僧法寶重建宋名普濟菴元祐
初僧了元居之尋復名普濟寺景定癸亥
寺燬主僧德瑱復建郡守陳均記元易今額
國朝因之宣德間寺僧覺初心重建堂宇
寮案咸極壯麗正統景泰間僧弘衍拓舊
規增創而梵宇之盛遂與金山抗矣大雄
殿始建于唐宋可元元僧叟國朝覺初心弘衍修建不一弘治間都

綱妙福僧妙瑛重建天王殿藏經殿並建於正統天上

殿寺僧弘衍建藏經殿正德丁卯僧妙寧重修五聖殿弘治己酉

修真武殿弘治丁巳重建並都綱妙福寺僧妙英鎮

寺塔在山之巔寺舊無塔元大德二年江浙僉省周文英渡江阻風許建塔于焦山有頃風止乃捐貲創造歷九年而成嗜舊謂山不宜建塔後寺或多事遂廢今吸江亭其遺址也

化僧塔峙山之東北詳圖悟庵

記門廡共九十八間

靈建寺在定波門內東土山之上

寺莊菴在當江沙

彌陀菴在大沙

寶塔菴在大沙嘴

臺宇樓閣亭臺之類不復區別從簡以便觀覽

北固山甘露寺

護敕堂在藏經殿東南天順己卯建以奉

藏經　敕諭

雷音堂在護敕堂後即寺之方丈

水陸堂元大德間僧智本建明本記

法堂舊在雷音堂後元大德間僧智本建

國朝宣德甲寅僧玹理改建于山畔今廢

僧堂在五聖殿後宣德戊午僧玹理建

雨華堂久廢

東軒在寺之左宋郡守方滋嘗于此建多景樓陳大麟謂[illegible]忘東鄉僅得圖次焦石數山長江一[illegible]著即此隆興中廢後易今名顧利賓詩何時借榻東軒下卧看驪珠吐月華

西軒與東軒對元至正間喜山于此題詩

有携得紫簫吹月明喚將白鶴渡江來之句見紀異

北軒杜牧之詩北軒闌檻最留情謂此

垂青軒在山之東[illegible]宣德戊午僧玹理建取孫魴天垂四面青之意四軒今俱廢

淨名齋在山之下宋米芾建自為記并詩見寶晉齋集今廢

海岳菴在山之西蘇亦米芾建蔡氏叢談云米南宮以研山於蘇學士家易甘露寺

圖地營巷其中自題曰天開海岳後燬乃
移建于城東利涉門内
國朝宣德間僧玹理即故基重建侍郎周
忱旬宣日居之今廢
北固樓在山南絶頂晉蔡謨謝安鎮京口
並起樓于上以置軍實遂擅一山之勝梁
天監中武帝御書天下第一江山六字揭
于楣（今門榜六字宋淮東總管延陵吳琚書）大同十年春三
月幸京口登覽賦詩則此樓之建其來甚

遠今其址為祖師殿
多景樓在山之巔創始歲月無考陳天麟
謂當起于宋以唐人登覽題詠皆不及也
熙寧中寺僧應夫重建尋燬郡守方滋嘗
建于寺東南隅東軒是其遺址乾道中僧
化昭改建于此天麟記謂天清日明一目
萬里盡得江山之勝故名僧仲殊南徐好
十詠六曰多景樓
國朝宣德中僧玹理重修尋燬而復建弘
治癸丑夏雨中而燬

雨華樓二在山下分峙于大悲千佛閣之
東西宣德乙卯俱僧玹理重建今廢
海門樓久廢
清暉閣在寺中取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之意今廢
千佛閣在山下

大悲閣在千佛閣後宣德間俱僧玹理重
建弘治乙卯燬
凝虛閣在大悲閣之側
御書亭在藏經殿之前正統間建後廢因
建護敕堂
北固山亭在山之絶頂晉梁之前已有之
武帝臨朱方刺史靜惠王子宏子正義乃
廣其徑路榜施欄隧翌日御小輿以登上
悅眺望久之宋郡守王埜嘗大書四字刻

于石後燬
臨江亭在山上唐李德裕嘗題詩於壁云
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
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丞相
若陸象先也畢公畢尚書構平陽齊詹事
澣也二賢皆歷潤守故書此亭
鎮海亭亦北固登臨之勝見潤州集今廢
金山 金山寺
浮金堂在寺內宋徐元用嘗邀蘇子瞻同

遊賦詩
雄跨堂宋之道初淮東總管洪适取孝宗
御製詩□二字名之
玉鑑堂取學士蘇軾詩僧依玉鑑光中住
之句為名
水陸堂在寺中宋慶曆八年燬九年僧瑞
新重建南豐曾鞏記元至大延祐間三建水陸
會僧應深復建吳興趙孟頫書記
大徹堂在大雄殿左中冷泉之北宋為僧
堂時堂中僧一十公人頗覺宗旨寺僧圓
悟因改今名
國朝天順間僧寧謨重建
悟心堂在妙高臺下景泰間僧寧謨重建
三禁堂宋僧洲峯建事見紀興
永安堂在大雄殿南正統間僧弘滋建中
書舍人金湜隸額
觀瀾堂在長廊下成化間僧安濟建
楞伽室在妙高臺下宋乾道戊子寺僧寶

印建舊傳蘇軾於此寫楞伽經故為之作
室而扁是名按蘇文忠公書楞伽經後云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慶曆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一細閱究手筆也軾若公之門三十年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于私第公時年七十九歲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金山長老了元見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蘇軾書
聽潮軒在靈觀閣下景泰間僧弘霆建太
常卿程南雲篆額成化間僧安濟重修

養素軒在山之東成化間僧智明建旴江
左贊隸扁
鎮瀞軒在山之東成化間僧永鏡建
涵清軒在妙高峰前弘治間僧理潮建
雪月軒在養素軒左弘治間僧古岩建
竹院在妙高峰側永樂間僧聰敏建見侍
郎周忱記弘治間燬僧智和復建易名菩
提菴
無極院久廢

冰雪窩在寺廊下正統間僧寧談建
信菴在無邊閣之西宋淳祐間理宗御書
二大字賜其臣趙葵葵因創此菴揭之
北菴在中泠泉之北弘治間僧惠明建
涵虛樓在聽潮軒後
善財樓在寺中僧衛適中建
化城閣宋丞相王安石嘗遊其上有詩僧
仲殊南徐好十詞閣為第七
無邊閣取風月無邊之意

金鼇閣取蘇紳詩人踏金鼇背上行之意
奎文閣宋高宗建孝宗以元子扈從
登金山賦詩郡守方滋建閣刻石于下且
為記
萬壽閣在寺之右元至大初僧應深建學
士虞集記
毘盧閣在大雄殿之後永樂中僧道瀾建
成化間僧安溥重建
千佛閣在大雄殿左永樂中僧道瀾建

靈觀閣在山之南畔洪武中僧祖南于此
建五聖閣弘治間凝碧菴緣僧安賢同建
榱巨棟壯麗高敞大江滔滔奔赴于下五
州諸山環列于前紫金縹碧勝絕之境也
留雲亭在山之絕頂久廢景泰中郡守白
仲賢命僧弘霆窩旋重建高明雄傑參挹
雲漢擅一山之奇訓導彭孫部正德辛未尚書
喬宇易其扁曰馭風
吞海亭在山巔東瞰海門天水蒼茫萬景

翕聚真奇絕處也宣德間僧德全重建景
泰間復修【元張翥詩】老我惜無吞海句但磨岩石記曾遊
廻瀾亭在山西南高阜地遺址尚存前有
布袋亭亦廢
觀瀾亭在山東北宋寶祐中僧永茂重建
烟雨奇觀亭在廻瀾亭之北宋紹興間僧
巖裏建其後僧貞菴復建郡人陳從古書
扁弘治辛亥重修
江山一覽亭在觀瀾亭北成化弘治間僧

安普安賢重建
中泠泉亭在泉之上宣德間僧德全重建
學士黄淮書扁弘治庚申尚書白昂修正
德辛未員外郎都穆易其扁曰東南第一
泉
妙高臺在山絕頂宋元祐間寺僧了元建蘇子瞻有寄佛印妙高臺詩後僧衛適中重建今毘盧閣之左有廢砌壁立相傳即臺故址也【按了元詩自序云】東望瞻禮須史焦山西北霞光上燭星漢即于方丈揜妙高臺對其地今址在山畔石為層巒掩蔽焦山不可望而見直潛與之對歟

焦山焦山寺
海雲堂在大雄殿之左即寺之方丈【元僧了詡】煥麗超千古清香散九垓之句弘治辛酉重建
僧堂在大雄殿之右景泰中寺僧弘衍建
弘治辛酉都綱妙福僧妙瑛重建
海門菴在寺之東成化間僧宗澄重建【元了詡詩】九派長江會海門海門開口等閒吞江浮鷗喉吾嗟外一任魚蝦作水津
別峯菴在絕頂之東北已廢【元了詡詩】絕頂無尋處何人為指南回頭見知識元在別峯菴

自然菴舊在山半觀音閣西今移于真武
殿之右弘治間重建【了元詩】疊石為菴本自然此菴成就在先天菴中人與菴同老不似蓬萊有壞年
海峯菴在明應殿後弘治己酉僧妙瑛建
水精菴在明應殿之東南成化乙巳都綱
妙福建內有一笑軒臨江軒
東菴舊名祖覺在水精菴東正統間僧祖
心建後易今名
海西菴在天王殿之西正德壬申僧妙靈

煉丹臺在山絶頂焦光遺跡也

田土

三山田土之富金山為最焦山次之甘露又次之以頃計者最下且踰百蘆洲草場不與焉皆自昔以來上下之所錫予或寺僧之所闢置然世代遞易陵谷潛移間亦有名存而實亡者其存者又或為公舉鄰舍之侵占場騎廠所擇而兼并失迷因循荒穢者又不與焉志田不可不書而亦不能而詳也今各本其初而係其載籍之數以存舊而徵實云賦役附書亦王土王民之意也

甘露寺

丹徒縣田地九十頃六十畝

丹陽縣練湖莊田四十頃 宋大中祥符間僧祖宣住持時賜

在籍三十頃

泰興縣田二十七頃 元大德己亥守賜寺舊志云泰興人蔡杙拏施

在籍九頃

新港蘆洲草灘四百畝有奇

寺後草灘二百七十畝有奇

歲輸夏稅秋粮共為米四百零三石

絲價銀三十兩

南京會同館上馬一疋兩腳折納官價銀六十三兩

每十歲輸充直部祗候一名

金山寺

西津田地山塘灘共二百四十九頃一十七畝三分三釐九毫 宋大中祥符間及元至大己酉年賜 弘治間巡撫都御史彭蠡奏免坍江官田五頃一畝二分

建康蘆場七千畝 宋元符末知樞密院曾布施以供燕慈塔下香燈之費

歲輸夏稅麥四百八十五石九斗七升九合二勺

荳二百八十八石三斗六合四

勺
絲一十四斤十三兩二錢一分
九釐八毫
綿一十三兩四錢一分一釐三
毫
秋粮米一千六十四石五斗二升四
合
馬草一千四百三十包三斤十二兩
折納米一百四十三石二升七合五
勺

每十年輪充均徭三名弘治間僧安賢奏免以為事例
寺舊有軍一名站馬二疋僧充粮里長役
歲運所輸粮至通州交納寺僧苦之宣德
三年住持僧道淵具奏奉
宣宗皇帝聖旨當軍的開了他軍伍當匠的
還當匠事故了免他勾補站馬免他走遞
官粮准他本處交納粮里長不要和尚當
欽此今刻石寺中

焦山寺
古額田地灘洲山蕩共一百二十九頃
九十六畝三分三釐九毫
歲輸夏稅麥一百八十石二斗二升四合
絲價銀三十兩
秋粮米八百一十一石二斗九升餘
南京會同館上馬一疋兩腳折納官價銀
六十三兩
每十歲輪充均徭三名

祠廟
山川之靈發揚于上賢俊之沒延譽于
後是故有功德於吾人而食其報如金
山之順濟廟焦山之英濟祠皆明禋所
載昭示無窮者故特詳之以著典禮之
盛
順濟龍王廟在金山即下元水府廟五代楊氏建江

封金山為下水府 宋祥符初賜額曰顯濟東南有龍王池又謂之龍洞 深廣不踰丈水與江通常隨潮上下 元豐中寺僧了元以禱者病涉又附禪林而劏牲以饗非便因請遷于江南岸之西津建炎中燬浙西安撫劉光世重建紹興丁卯挪沇制王勝重修嘉泰初加封英靈普惠護聖泰江王嘉定中郡守史彌堅復建

[[illegible]夏六月不雨至于孟秋之望農以病告禱于祠僧寸仁雲起自祠傍次日炎熾作午忠山外濃雲墨冷風掠人面如水斯雨龍見于其闕水波逆立有聲上聞繇按疾雷震雷甘霔隨至歲以大熟]

國朝洪武初詔封神為順濟王有司歲以十月十五日致祭仍役民二丁以供洒掃正統丙寅郡守吳崖改建于大雄殿之左戊辰僧弘霆重修天順甲申郡守姚堂復撤而新之主事鄭霧記 [[illegible]韓世忠伏兵金山龍王廟及岸下幾獲兀朮事在建炎庚戌距元豐遷廟已五十年宜廟錄遷而故宇之在山中者猶未毀耶疑廟壖非伏兵之地山麓非融對之壁為意當時基宇添還廣延非今日比如東坡詩謂蒜山幸有閑田欲隨了元卜居而除知蘇之命僚屬劉松之破孫思孔門之會公瑾皆在蒜山之上今論入江滸止餘一峯向之遊處欲居之也皆安在哉蓋古今代明天地密移陵遷而谷固靡常矣抑亦昔人所謂塵編紀事未足深信者歟]

斥㳂江神祠在金山寺中久廢天順間附于順濟廟

焦先生祠在焦山寺大雄殿之東祀漢隱士焦光宋祥符間曾見夢真廟封明應公親製詞以告刻石幢殿中故稱明應殿隆興中郡守方滋以神有庇民之德請于朝加英濟二字故稱英濟明應公祠郡人蘇師德記

國朝載在祀典有司歲以三月十五日致祭仍役民二丁以供洒掃祠像舊用衮冕天順間郡守林鶚以非光本志嘗改用深衣大帶又呼隱士殿 [後復用衮冕] 壬午郡守姚堂重建郡人沈固記正德壬申郡守羅循仍改用深衣大帶殿前古栢二株甚蒼翠相傳唐宋物也 [[illegible]胃人真皇夢感靈鎮此州不須三尺劍旣斷]

石公頭又賞崖詩龍二鳳文章瑩玉鍔援扶沉溺聖明天山人亦嘗為公相長作舟航濟巨川

李衛公祠在北固山下宋元祐中郡守林希建以祀唐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祠舊有檜栢二株公所植也故郡守林希祀之蘇子瞻詩贊皇公所植手親栽龍[illegible]爭[illegible]皇[illegible]檜[illegible]兩[illegible]錄[illegible]蘇[illegible]廢

錢文惠公祠在甘露寺祀宋參知政事錢良臣也良臣嘗淳熙九年以正奉大夫為郡守郡人德之為立祠于此

趙彥逾祠在甘露寺宋紹熙二年彥逾以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潤州三年除戶部侍郎去郡人懷之為立生祠

宇文紹節祠在甘露寺宋開禧丙寅紹節以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為郡守政務簡靜上下咸賴以安郡人深德之為立生祠陳琪為記後召除兵部尚書卒衆為設祭進士姜君玉為文三祠皆廢

柳相公廟在北固山下祀柳如京

劉使君廟在北固山西麓宋慶元間重修海陵主簿黃涇記使君為漢人祥符圖經稱劉四郎土人以郎非尊稱也故更曰使君使一作史二廟並廢

真武廟在北固山南之土山弘治戊申建

京口三山志卷之一

名賢

三山山水清絶古今棲遲名世之士登覽盤桓者不可勝記然有功與德於茲山茲寺如洪文敏公所謂若有夙因焉者又胡可弗書第或晦其名氏而不能盡書耳夫書不書固無所增損今特著其一二發揚幽潛庶亦以人而顯以事而傳歟

漢焦先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嘗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按魏書管寧傳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畧又曰先字孝然遭漢末關中亂先獨竄河渚間自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僉謂之隱者）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光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去城九里江中有焦山舊經云焦先所隱也後卒葬焉為贊

唐李德裕字文饒長慶二年九月由御史中丞授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諸軍事守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八年再出為檢校尚書左僕射

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杭常潤觀察等使（本傳并御公年譜殘文二紀）其刺潤時以州宅之地在於北固山下者予甘露寺為拓其基址增廣其室廬而梵宇像設用咸鼎新寶曆中於山之東南建鐵浮圖七級及留所藏陸探微名畫以授寺僧手植二檜至宋尚存後發古壯基發舍利七并石記乃公所瘞為穆宗追福者也宋元祐中郡守林希創祠寺中以祀之錄其所著文集五卷會

昌一品集二十卷文武兩朝獻替記二卷
與佛書同藏于寺乾符中有鎮海節度使
裴璩者因寺廢于回祿亦為之重建焉
宋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登嘉祐進士與常州
蔣之奇聯名遂約卜居陽羨後以言事謫
黃移汝乃上章願得居常制可之潤常鄰
封也乃往來於潤居金山寺與主僧禪師
了元善為書楞伽經刻之于寺後至自杭
與孫巨源王正仲會甘露多景樓賦江天

斜照傳之樂府遊焦山為綸長老賦詩書
其壁而探撫三山奇勝之蹟多形之吟咏
一日解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為報龍
眠居士李伯時筆公之像其弟轍子由贊
之元本齋王都中為之裝褫以留金山寺
寺又有了元像亦龍眠筆云
米芾字元章別號海岳外史太原人父某
徙居襄陽未幾家丹徒芾刻意文詞體製
奇險特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

尤精裁鑒而風韻蕭遠趣尚高潔京口著
英傳云芾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
名來者莫能廢作淨名齋於北固山下自
為記（見寶晉集）蔡氏叢談云芾以所珍研山易
蘇學士家甘露寺地結庵號海岳日吟哦
其間為京口佳絕之觀遨衍三山賦詠畧
遍如甘露悼古詩臨金山賦焦山明應祠
銘其尤彰著者也累官禮部員外郎知淮
陽軍自寫其真刻石甘露寺其子友仁為

贊（今石在趙郎中滄江別墅）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文
詞書畫得其家法仕至工部侍郎敷文閣
直學士世號小米云
國朝周忱字恂如廬陵人宣德間以工部侍
郎巡撫南畿顧甘露金焦為江左名剎嘆
其頹廢之久乃命僧玹理主甘露命都綱
弘霆主金山僧祖心弘衍主焦山俾得悉
力以興廢鼎新為事故三山之邃殿延廊
切雲麗漢漆丹堊黝炫晃崔嵬千百年壞

隙之觀復煥然而且有加于昔者公之惠爲多至請 敕賜藏經于三寺皆創殿作庫貯之復其寺之徭役之又爲歷歸其田之占業于豪右舊隸戎籍與輸都作志請原之重建海岳庵于北固山西來旬之日居其中而金焦之勝時備賞焉其詩記之作類多可誦至于諸郡學校先賢祠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名蹟）釋子羽士有所建造者必往來之所 復多過望（雜古錄傳）公

之德至不偏在潤亦不止於三山而三山之惠公德也獨爲至焉寺皆留其像學士王英爲贊

住釋

三山自有寺以來高人韻士寄跡其間著多矣辭脫枯寂以爲教則然而創始起廢有光于茲山者法固得以實書也庸具列之

甘露寺

唐 言禪師李德裕判潤時有祭言師文

自省李德裕有懷甘露自省上人詩云必悟覺身勞雲中無事乃久聞生胜肉多壽長眉毫甚云上人嘗有戰功

棲松李建勲有寄甘露棲松上人詩

默師羅隱戒塘遇默師憶潤州舊遊詩有歌默王晴稿醉擊珊瑚枕石羊欲喜街甘露平泉碑門苔覆蒙脈別易辭看文詞歸來北固山水照光參差

宋 祖宣祥符間以國戚住寺得賜丹陽練湖田四千餘畝乃還寺山上而侈羅寔盛于昔

應夫熙寧中主甘露寺嘗聚徒五百餘人重建多景樓寺僧照大師嘗銘其塔

化昭乾道間重建多景樓郡守陳天麟爲記

道舉字表卿名能詩有詩記入集

祖燈嘉定間重修普殿寺

元普鑑建山門庫院觀音殿及行堂
智林於德間重建寺宇而土木革未成趨
舊規
國朝常欽字惟心能讀六經過目不忘初入
普照寺禮明行爲師又爲了即休掌記室
住儀真天寧寺洪武初
上親選住甘露聽講者恒千餘人有賴與集
師一號無二戒行精卑上號法門梁棟偽
吳張士誠遷戴院判入寇

高皇躬率舟師追王浮子門盡降其衆旋師
駐蒜山下幸拱真庵大閱師一獻詩云天
人西來乘赤龍手握寶劍青芙蓉出師百
萬皆英雄四方上下雲相從太船推鼓聲
雷同斬鼓射鯨滄海中須臾日出扶桑東
波平浪息天無風歸來奏凱登
九重斯民有賴歌年豐上祝
皇壽比南山崇邦基永傳無窮
了安號心海住持報恩寺陞甘露寺該住

金山寺示寂
正除洪武間任副都綱
玹理宣德間作法堂修多羅樓建千佛大
悲前後二閣兩廡東西二樓佛殿僧房廊
廡俱葺新之復創海岳庵横碧青軒學士
王直爲記
惠璉
行詮二僧正統間相繼修葺殿宇時　詔
賜經律論三藏五千四十八卷金書華嚴

經一部
益淵天順中修建寺宇
金山寺
梁祐律師天監中主金山寺奮奉　詔宣水
陸儀文
唐裴頭陀重開山得金而金山之名益著山
洞有蟒蛇盤據頭陀驅去之今裴公洞其
遺跡也後嗣法嗣有柔觀讖圓道賢
子祥李建熙有金山僧子祥謁金陵尹詩

宋幼聰咸平中獻金山圖于真宗因　詔遣
內侍藍繼宗賜大藏經一部
瑞新重建水陸堂曾南豐為記
佛印建妙高臺能詩與蘇軾契好軾寄詩
有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窓几嶢嶢玉為骨
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嘗
為書楞伽經鏤板行世又留玉帶以鎮山
門
圜悟勤主寺時僧堂中一十八人悉皆解

悟因改名其堂曰大徹
別峯印乾道中建楞伽室及三禁堂
可菴衷重建佛殿學士洪邁為記
元長溪應深至大間敕住金山寺賜金襴千
佛袈裟建萬佛閣子內府金鈔為飾萬佛
像敕學士虞集為記
德煥至順三年募衆修整寺宇及重建堅
土山之天妃廟
了即休薩天錫有寄即休師詩老禪住處

水雲重之句按薩天錫詩集休乃鶴林僧也嵩常移錫於金山賦又曰賢常欽為金山即休了即掌記室
心海庵膏鼎新縣宇
寶印俗傳前有佛印別峯印及寶印世謂
金山三印
國朝来復見心洪武中以詩名寺之倉厨庫
室多所興創
守戒號法誠行高而能文詞
高廟駐蹕于北固鳳凰池復應制獻詩曰賤

冦臨京口王師出海邊四方喧動地萬姓
獨瞻天茄鼓驚栖鴈旌旗耀戰船生擒五
千士齊唱凱歌旋
衡適中重建妙高臺及創善財樓
能祖南重建五聖閣
凱南清任鄉綱頗能詩嘗裒刻金山古今
詩預蔡修佛書
瀾文海建毘盧千佛二閣廊廡湧壁募工
繪飾舊遺軍臣騶馬等役為之奏免

全休庵建吞海亭及中泠泉亭大學士黃
淮為書扁侍定伯梁琦為留玉帶
霆甘霖宣德間住都綱巡撫侍郎周忱命
主金山寺重建大雄諸殿　奏請藏經
詔以賜之郡人沈固為留玉帶
緩無聞重建大徹悟心二堂
戴庵弘乘重新殿堂及龍王廟與山麓嗣
岸峕綸刻名勝錄

焦山寺
唐法寶寺卓錫焦山重建梵宇
宋佛印了元元祐初住焦山普濟菴嘗作十
六題詩
如玉住焦山著㸌鶴銘辨證
綸長老蘇軾有詩書其壁有云法師住焦
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
南華成老侍郎王涣之有成老移住焦山
詩云南華北固接烟波萬里鵬程未是多
達磨西來本無事老師東去又如何

德順景定間寺燬順鼎新重建
元闇叟銳堂增置寺田刻于石以傳
國朝覺初心宣德三年重建殿堂寮宗正統
初重建大雄殿及僧宇作東庵于寺之東
弘衍正統間鼎建殿堂　奏請賜經律論
三藏及金書華嚴經與甘露同景泰中創
千佛閣重建海雲樓

京口三山志卷之二

京口三山志卷之三

集詩一　北固山

登北固樓　梁　武帝

南城連地險北固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低長不測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宋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税鑾登山椒張組眺倒影列筵矚歸潮遠岩映蘭薄白日麗江皐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縶撫志慚傷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謡

北固山甘露寺　唐　孫魴

寒暄皆有景孤絕畫難形地拱千尋嶮天垂四面清晝燈籠鴈塔夜磬徹漁汀最愛僧房好波光滿戶庭

曹松

僧門接巨壘畫角間清鍾北固一何峭西僧多此逢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峯旦暮燃燈外潮頭振蟄龍

北固山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

竇常

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露蠶開晚簇江燕語危檣山址北來固潮頭西去長年年此登眺人事幾消亡

北固樓　李太白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岩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遶碧山

皇甫冉　郡人

悵望南徐登北固迢迢西塞恨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惟帶夕陽還

高蟾

溼國路岐當面否江城砧杵入心寒不知白髮誰醫得爲問無情歲月看

寄題甘露寺北軒　杜牧之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最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縹緲疑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烟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

許渾郡人

雲蔽長安路更賒獨隨漁艇老天涯青山盡

日尋黃絹滄海經年夢絳紗雪憤有期心自壯報恩無處髮先華東堂舊似勤書劍同出鷹門是一家

狠石　羅隱

紫髯桑蓋此沉吟狠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壥沽酒客雀喧鳩聚卧蹄涔

北固樓　盧肇

北固巖端寺佳名自上台地從京口斷山到海門迴曙色烟中滅潮聲日下來一隅通雉堞千仞聳樓臺林暗疑降虎江空想度杯福庭增氣象仙磬落昭回覺路花非染流年景謾催隋宮悄綠草晉室散黃埃西蜀波瀾盡東溟日月開如登最高處應得見蓬萊

多景樓　宋　周邠

每日憐晴眺閒吟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封楚輕烟暗染無雖居此廊

下入戶亦踟躕

前人

曉色宜閑望山風遠益清白雲連晉閣碧樹盡蕪城水靜沙痕出烟銷大野平最堪佳此景為我長詩情

陳輔之郡人

古城龍項直孤角鴈行稀海月天懸鏡江雲地作衣楚封山或是秦鑿事還非千古英雄恨漁人一笑微

晁端友

北固山頭寺風烟靑縱觀卧庭秋石很環舍
海濤寒越舶樓前聚江楓戸外丹最宜清夜
月虛閣憶盤相

蘇軾 文忠公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未闌但有相攜人何必
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
識忻然肯聯鞍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
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呑數州山長江

漫漫却望大明寺惟見烟中竿很石卧庭下
穹窿如伏獮細懐卧龍公挾策事稠讚一談
收猘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
觀蕭公古鐵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斛積
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
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大化人霓衣掛冰紈
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版陸生畫青猊
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
盡典刑垂不刋赫赫贊皇公英姿凛以寒古
栢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撑雲峯裂根入石
窟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
見伏理可歎四栋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
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空
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
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翟汝文 郡人

山形蟠長虬掉尾趨平川迴岑聳贔屭廣殿
凌雲巔登臨望八極天蓋垂空玄澒濛一氣

亂鬼物半塗顛云風河漢響戸牖千柄懸黃
圖昔散漫亦伏竟徂遷淒凉霸氣歇夜倚平
臺騫山川婉如昔猶為騷人妍江聲戰九地
幽憤為誰揃晴雷殷列缺黿大搜蛟蜒迴皇
故代物孫熾道飛煙僧繇六化佛生面行差
肩銖衣類帝網内髻浮青蓮巍哉開元帝王
座猶商懸舊迹陛子畫青猊戲芝泪蕭梁遺
巨鑊彷彿像姦鑄贊白蓺兩楹罇屈欽龍纏
空焚蕩灰劫淨視悲人天鏗鏗斧斤加千江

欲修椽蒼顛面前似佳氣封雲永孤標危塔
劈廻佛脊陰堅演翻塔影倒天轉磨蟻旋谷
嗟一彈指悲悟三生緣有主甚脆弱膏火消
煩煎喟彼昔夸奪修羅搆戈鋋吾將聾洪鐘
須彌呼金仙

米芾 人郡

欲雨氣不透庭雁宿樓爛四面望北固雲蔽
淨名天呼童逕見興覺高瞰覧山川隱見豈不
好開層景圖公史江風流湛湛清露圓歸

途知有倦翼月下斜曛

登北固樓　范仲淹

北固高樓海氣寒使君應此凭闌干春山雨
後青無數借與淮南子細看

沈括

丞相高齋半草萊舊時風雨滿庭臺地從日
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三國是非春夢
斷六朝城闕野花開心隨潮水漫漫去流過
烟村半日來

多景樓　蘇軾

多景樓上彈神曲欲斷哀絃再三促江妃出
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喚取吾家雙鳳
槽遣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
飛來霜樹杪

曾子固

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
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鍾唄淮南
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衿塵土在秖將
心目羨冥鴻

劉改之 淵

壯觀東吳二百州景於多處最多愁江流千
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固秖今惟有
酒中原再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送
年年使客舟

曾肇 淮海

屈曲危樓倚半空詩情無限景無窮江聲逆
順潮來往山色有無煙淡濃風月滿樓供一

醉乾坤萬里豁雙瞳片雲迴逐斜陽去知洛
淮山第幾重

米芾

六代蕭蕭木葉稀樓高北固落殘暉兩州城
郭青煙起千里江山白鳥飛海近雲濤驚夜
夢天低月露濕秋衣使君莫負時平樂長倒
金鍾盡醉歸

僧仲殊

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二

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楊公濟

滄江萬頃對朱闌白鳥群飛去復還雲捧樓
臺出天上風飄鐘磬落人間銀河倒瀉分雙
月錦水西來轉幾山今古真真難再問且持
玉爵破愁顔

蔡天啓

一徑杉松駐晚烟漸看臺殿入雲間江拖縞
帶縈危堞池注青螺出遠山當日英雄無復
見此時蕭散有誰閑我來應被藤蘿笑塵滿
衣冠盡厚顔

曾公袞 文寶

枕中雲氣千峯近床底松聲萬壑哀要看銀
山拍天浪開窗放入大江来

張靈受 子延

鐵甕城頭數塞鴻淮山依約翠烟中傷心狠
石千年在極目迷樓百尺空浮玉春酣江帶
綠扶桑日漲海門紅南朝流下無窮浪長與

漁人櫂短蓬

狠石

宋 程俱 紫微舍人

阿瞞長驅歷吳壘飲馬長江投馬箠英雄秖
數大耳兒彷彿芒碭亦龍子輕中况有南陽
客布衣躬耕無觖石當時鼎足計未成聊出
一奇空亦學人隨流水去不還卧羊頑石留
空山如今留石亦偎蘆山與長江相向閑

登北固有感

王存 邵人

晚登北固頂俛視南徐城廢壘何茫茫山川

迴縱橫千載兢誰有六朝空戰爭豪氣不可
問古墳人正耕

汪彥章

茲山昔人登屢閱英雄姿潮聲送日月雕甍
故鱗差中天雨花積絕嶠霜鐘微聞君來夕
凉快目窮煙霏夏江湧將夕雪浪奔天維歌
唄曉未休出沒魚龍悲寧非三生契成此一
段奇緬懷形勝區劫盡無餘輝千年老檜死
況說開基誰舉手黃鶴公幾見人民非

蔡天啓

漕河膠舟不流咽水閘著鐩行者歌大江伏
堤卧長劒萬頃深銀寒不結蓬萊諸仙亦遊
寒海門冥冥凍欲折猘風吹晚鴈叫空蓬巷
松杉崖石裂道人丈室最高處地爐蒲團穩
坐熱我來來問不問道一龕相對無言說

北固山

元 陳剛中 總管 治中

北固開田首荒城夕照中煙光浮海濶天影
入樓空星斗占吳分江河見禹功誰右兩翁
仲無語立西風

薩天錫

甕城春寂寂石磴草班班倚杖高低月登樓
遠近山百年詩句裏三國酒杯間自笑黃塵
客未消半日閒

北固招提寺春風柱杖過亂苔封狠石老樹
帶煙蘿地險星河近天低雨露多澄江淨如
練佛閣倚山阿

多景樓

趙子昂

層巔官閣幾時修繞檻長江萬古流白露已
零秋草綠斜陽雖好暮雲稠平南籌策張華
得治內人才葛亮優景物未窮登覽興角聲
孤起甕城秋

譚用之

一帶青山欲盡頭暗嵐深處着危樓下無餘
地容車馬上有重闌接斗牛鴈落平沙偏稱
晚鷗沉煙渚最宜秋江南好景從來少北望

空多故國愁

顧觀 郡人

大江來從巴蜀西海門潮頭銀屋齊千巖萬壑雲煙低如此江山最佳處蜃宮樓閣晝晴霧懸崖結搆層霄路聲颯颯若成何年一龕燈火餘香烟藤花絶壑猶諸天中郎揮毫兼二妙騷越遺音在清游何人能分蘇門嘯咆裏龍阿光射虹霓爾知集巖標雄懸高欲御冷然風

何處暑天先得秋片雲孤石野亭幽無因縮地占高爽但欲凌風歌遨遊幾個青松人獨立一群白露木中流誰令此景與心會寫入新吟銷我憂

前人

鐵甕城邊暮倚樓西風吹鬢冷颼颼淮山滿眼英雄盡江水無情日夜流匝岸萬家烟市旗插天雙石海門秋平生無限登臨興看盡

祝蕃

南來北去舟

梁棟 郡人

思歸不覺歲華侵捲擲旌旗感慨深舊日家鄉今日客一年時序百年心城餘廢址元非鐵山得虛名不是金檻外長江成底事英雄對酒話蹤涔

薩天錫

目窮天地見中州景物多愁怕倚樓蜀將論兵空有石晉人擊楫已無舟雲藏古寺山如

畫潮捲東風水倒流今日重來吊興廢夕陽知得此情不

笑拍闌干起白鷗長江不盡古今愁六朝人物空流水三國江山獨倚樓秋鬢涼風吹木葉高城落日下簾鈎海門不管興亡事只送春潮打石頭

東風吹樹散晴嵐獨上層樓酒半酣拍岸潮聲來海外滿江山色過淮南當時伯主三分國此日吳禪老一龕惟有樓前舊時柳年年

三月色如監

錢源濬

古寺巍峩傍水濵杖藜聊復一登臨翻江雪浪飛花白近國烟巒積翠深千尺浮圖侵碧落半空傑閣倚危岑我来欲問當年事共說祇園地布金

俞希魯

老大光陰孫節序登臨景物踐詩盟屠岡白笑蹣跚上逸興還從香靄生萬里波濤衍望遠九秋風露入懷清當年狠石今何有聊為英雄一愴情

元　李天麟

江南三月春始和群芳鬬開如綺羅幽尋直到最高處天朗更覺風景多真楊諸山到窓几下瞰一水如銀河人家半在梔李内金焦對底東流波山僧深居慰枯寂詩客得意高吟哦就中老禪興不煩飲賓欲使朱顏酡氣酣長嘯吊千古壯懐屢折殊未磨仰瞻白日亦豈異所恨不見羲暨和眼穿竟無龍虎氣耳静但聴漁樵歌流風遺跡渺何許古墳新塚高嵯峨今者不樂将如何

元日登北固望金焦二山　郭天錫人郡

弟兄常共屋三間元日登高北固山江水拍堤知雪盡晴風着面覺春還新年且醉一杯酒勝地同消半日閒放目金焦天宇潤暮雲低處擁烟鬟

薩天錫

昔人朱樓倚北門朱闌空鎖綠苔痕金山風起水聲急鐵甕雨　雲氣昏仙技無靈山已禿伯圖有恨石猶存漁舟只在滄浪上一笛夕陽愁客魂

多景樓　國朝　高季迪人吳

勝地江山壯名林歲月遥刹藏京口樹鐘送海門潮月黒龍光發天清蜃氣銷何當尋狠石閒坐話前朝

姚廣孝吳縣

欲上唐朝寺先登北固山天涯青嶂遠樹秋
白雲閑煙磬丞潮響風帆趁鳥還只因多景
致過客自開顔

丁鶴年 武昌

風月無邊地乾坤有此樓城隨山北固潮蹴
海西流眼界寬三島胸中盪九州堦前遺很
石無復説安劉

陳六策 永豐

樓歷南徐勝山連北固尊清高塵俗斷景致

古今存窓迴含朝露簷虛散夕曛凭闌時徙
倚不盡思紛紛

謝輔

欲覧江山勝須登多景樓休徵府陵樹來往
大江舟捲幔生雲霧晴窓近斗牛金陵連咫
尺萬古
帝王州
躡雲上層樓舉目四望通金山屹中流鐵甕
蟠江東依微鶴林樹隠顯龍淵峯雲開月滿

山風送浪排空氣象千萬端變幻無終窮翹
首瞻 北闕遠在五雲中

錢博 雲間

陟躋上危樓海天供一覧吴楚已成空江山
渾不見飛雲窗磨櫳高樹拂闌檻回首甕城
南群峯碧於染

賴正 金臺

甘露江之湄斯樓最多景景多動清吟吟成
毛骨冷而我宿招提披雲卧絶頂簫牢吼百

八上方夢初醒

陳立 鄞人

一登北固樓笑立在人頂先得日月光覧盡
江山景凭闌近青天風雲生袖領千里
北闕思丹心常耿耿

徐賁 晚餘

突兀臨滄海孤高接紫氛夜窓先得月晴擲
早標雲遠樹參差見寒潮日夕聞飄然凌絶
狀使欲扣天閽

羅忠 新城

傑閣滄江上登臨眼界清晴光明瀾漪秋影澹蕪城雲斂青山出潮來白浪生倚闌歸去晩不覺月華明

羅永節

朱樓百尺冠迴巒此日登臨景趣多城遶千家連雉堞江浮兩寺浸流波秋空弄月桓伊笛露野嘯風寗戚歌吟罷新詩頻北顧江城已喜息干戈

陳西麓 句章

懷古心情獨倚樓落花飛絮滿江秋地雄吳楚東南匯水拱荊揚上下流鐵甕百年春雨夢銅駝萬里夕陽愁西風歷歷吹征鴈又帶邊聲過石頭

沈玄 吳人

層欄曲曲與雲平檻外長江一派橫帆影盡從京口度潮聲先自海門生樓臺縹緲金山寺睥睨高低鐵甕城今日我來重騁望風光不減舊時情

黃淮 永嘉

滿目江山獨倚樓乾坤俯仰思悠悠扶桑日出千峯錦天籟風來萬壑秋縹緲祥雲瞻北極微茫烟樹接揚州何當騎鶴遊三島挾取群仙來唱酬

胡儼 豫章

扁舟繫攬陟崇阿古木籠雲草覆坡寺到重遊僧已火樓臨勝地景還多烟霞隱隱開青峽江海茫茫送白波很石尚存人去遠英雄回首一長歌

虞謙 郡人

曉訪招提出甕城半空樓閣類天成紅塵地遠禪心定紫藥茶香客夢清夜樹月明甘露降海門潮落大江橫青山不盡登臨興雲去雲來萬古情

吳鄭 吳門

夕陽城下泊扁舟暫向前臨作勝遊倚檻西

觀京口樹捲簾東望海門秋四時山色無窮
景千里江聲不盡流多少胸中懷古事盡將
分付與沙鷗

孫英 吳中

飄飄雙袖拂天風乘興來登北固峯四面林
巒香霧合半空臺殿白雲封瀾殘鐵甕城頭
鼓風送金山寺裏鐘看到層樓多景處恍然
身在廣寒宮

金湜 中書

滚滚江流逐地來重重樓閣倚天開何能草
罷平胡詔分取青山作釣臺

邵惠 河間

遠扣禪關不憚難巍巍樓閣聳高寒千年勝
槩塵緣絶多景名樓眼界寬遙對金山雲縹
緲近臨揚子水瀰漫我來登覽多佳趣倚遍
春風十二欄

袁宗幹 鄱人

天風吹我遊甘露菊吐秋香玉宇澄高閣初
登詩思淵纖塵不動客懷清半空老樹龍雲
碧萬里長江瀉月明眼底金焦最奇絶倚欄
何必望蓬瀛

李奎 廬陵

繞檻長江湧雪濤畫欄倚遍興偏饒金山近
控金陵勝北固遙連北斗高古跡萬年誇往
代輿圖一統屬
今朝縱觀絶頂空濛外笑語分明在碧霄

前人

古栢長松蔭薜蘿層樓傑出勢嵯峩八窓風
月興無限千里江山景最多遠水波澄浮素
練近山雲散擁青螺匆匆不盡登臨興異日
還期珮玉過

成始終 無錫

高閣危樓倚碧霄樓前烟水綠迢迢六朝文
物羨人往一國豪華一旦銷滿目江山開載
酒兩江晴日遠聞簫曲闌楊柳春如舊愁見
春風擺翠絲

陳旋 鳳陽

踏破松陰到上頭紫騮昨下帝王州清光只見四時滿塵氣渾無半點浮風度梵音來梵宇日移花影上簾鉤乾坤轉覺江雲豁一鳥飛飛落遠洲

蘇正 首海

捷天空濶浩無涯獨上高樓覽物華千里雲霄孤鳥沒萬山烟樹夕陽斜江流不盡前朝恨霸業空遺過客嗟吊古登臨懷陳迹野烟漁笛起蘆花

西風閑檻沒白臨淮楚迢迢入望深雲物不殊前度景風波偏老壯遊心片帆遠逐寒潮沒孤鶩遙隨極水流天地無窮人自改不須登眺動長吟

黃璨 朝錫

高樓早上酒初醒日落潮平眼界清海岳喜看千古勝衣冠聞說六朝英雲山迢遞金陵路煙樹蒼茫鐵甕城古往今來皆若此登臨不用獨傷情

趙弼 鳳陽

天風吹我上層樓獨倚危欄豁醉眸西拱神京千嶂擁東朝滄海大江流鴻飛波處天無際龍吼來時地欲浮更喜遠公能愛客不知身被白雲留

黃諫 金城

紺宇家開絕頂龕四簷晴日落松杉上方謾住如天上南斗人歸自日南鐵塔遺蹤千載後甕城斜照半窗涵可憐古寺今猶在閱盡當時鼎足三

林鶚 郡守

亭亭絕頂白雲龕甘露曾聞滴翠杉不識紅塵飛世界盡收多景在江南篠音梵唄時春應海色天光自蕩涵乘興有題聊紀勝老禪無用說三三

丁元吉 郡人

江上春雲漫倚能吟還山色映松杉風帆亂

處潮初上塔影斜時日未南吴楚東西襟帶潤乾坤日月水光涵風流六代人何在滄海桑田幾變又三

錢溥 雲間

何處觀来景最饒半空樓倚大江皐青山秀浴金鼇朶碧海平搠白鷺濤極目帆檣千里遠置身霄漢五雲高深春百和花香裊時逐輕風檻外飄

石隄千尺瞰雲隈潤雨巖扉晝不開吴楚帆檣連遠樹齊梁臺殿長荒苔東南山勢連還斷日夜江聲去不迴惆悵古今陵谷變獨留孤塔鎮崔巍

北固山

張表 郡人

拔地蒼龍勢欲飛群峯環合大江圍雲屯粉堞連青嶂風激銀濤撼翠微寺揭吴孫年已舊 吴甘露寺 山疑梁武改應非 梁武帝改北固為北顧 上方幾欲披雲卧萬里風煙未拂衣

朱旭 允蘇

踏破蒼苔陟上方冷然鐘皷響山房吟看樓外群峯翠坐愛松陰一榻凉雲散水邊留塔影日生海底現波光石間更欲留名去回首孤城又夕陽

湯胤勣 中都

夢回天外吼蒲牢勢接山城皷角高野竹驚風寒犬吠江楓落月曉烏號梁皇北顧懷何壯李相南營思亦勞坐待海門紅日上黯然千里見秋毫

多景樓

丘濬 瓊臺

多景樓前景致多倚欄吟眺柰愁何浮雲京國生春瞑落日鄉關起暮波浩蕩乾坤心共遠蹉跎歲月鬓空皤醉来擊碎玉如意仰面看天發浩歌

謝鐸 天台

第一江山天下勝入樓多景畫難成中流砥柱一䑺遙見隔岸帆檣劍戟横萬古部名髙鐵

甃六朝天塹滙金城樽前共喜昇平日繫
楫何須問祖生

王鏊 吳郡

曾聞甘露前朝寺北固西來體勢成山湧金
銀孤興出地蟠吳楚大江橫帆檣兩岸瓜洲
渡煙火千家鐵甕城安得更憑高處望無邊
詩思一時生

楊一清 石淙

北固山頭甘露寺亂藤深竹幾多年江南江

北兩岸景城外城中萬井煙霜露不彫樓鶴
樹風波徒羨打魚船向來山水留題處此是
人間第一禪

地迥樓臺出半空固知開鑿自鴻濛望窮江
海朝宗處身在鳶魚俯仰中僧定不知兆率
雨我來偏得舞雩風祝融莫謾憎多景至巧
終難奪化工 多景樓經四録

喬宇 太原

萬家城郭遶江干北固山高水氣寒徑險松
陰緣磴入潮平帆影隔墻看三生石在誰留
偈多景樓荒獨倚欄莫道浮雲能蔽日海陵
西去是長安

丁鳳

樓臺雲捧出江干寺枕高城更覺寒風送潮
頭孤客思經翻貝葉老僧看岩花帶雨曉猶
濕岸柳和煙春未闌南國喜逢賢太守月明
無警萬家安

馮蘭

晚依甘露憶長乖上殿珠宫碧樹寒鑿鏤文

銷煩我辯藥爐灰冷向焦看清風江上雲容
遠明月庭前夜色闌淮海風塵行路惡雞鳴
忽起欲求安

姚堂 四明

乘閒偶上最高樓俯瞰飛崖勢若浮鐵甕石
羌連北固金山突出障中流月離海嶠光先
得雲逗窗櫺濕不收報
國涓埃未能盡肯將心事付沙鷗

登多景樓望江有感　丁元吉

長江天塹何危哉東西日夕雲煙埋金焦飛動波濤開海門月送潮掀雷憶昔三國六朝令人心志灰洪濤怒逐曹孟面投鞭未墜秦兵摧祖生擊楫去不來英雄四首皆塵埃嗚呼江聲空作當時哀

殷鏊　雲陽

偶来甘露寺高閣謾淹留雙鳥来江外孤雲起石頭歲時刊辟記風物錦囊收碑斷文多蝕憑僧說漢周

朱應登　維揚

歲晏還家興臨高一暢懷狂風忽終日佳茗且深杯碑字留前代山形吊古臺鐘聲聞北固禪境悟西来

戴璽　雲陽

特地過禪關風光不等閒水鷗浮没處潮汐有無間自古真如境從来第一山雖然住人世却是出塵寰

高鑑

有此乾坤有此樓長江如帶古今流凭闌看盡吟邊景眼空江南二百州

釋宗泐

水際一峯出危樓倚泬寥煙雲連北固風物見南朝山勢臨淮盡江聲入海消偶来開眺客倚檻興偏饒

釋玉峯

獨上危樓眼倍明無端風景動吟情小窓近對金山寺曲路斜通鐵甕城山色四時當戶綠波光萬頃接天清箇中若許容吾宿坐聽江流半夜聲

釋無方

大山千丈青岧嶢長江萬古鋪瑠璃銀河倒影落天塹海門日日来春潮偉哉孫劉輩壯志摩雲霄只今英雄遺草木秋霜肅殺寒不凋朱闌攲上横斗杓煙巒直下明金焦黃鶴山空杜鵑老[illegible]蒿目吟芙蓉嬌入間笑傲輸

漁樵猶將興廢論前朝萬歲嶺千秋橋月明
尚有人吹簫月明尚有人吹簫

釋善觀

最愛招提景物饒竭來乘興陟山椒層樓縹
緲青冥外很石瓓珊歲月遥一帶雲連京口
樹滿帆風送海門潮天然圖畫真奇絕分付
良工子細描

釋性嘉

十載摳衣登此樓江山有詩[illegible]遊景多人
立海東面天近鳥飛雲上頭雨[illegible]煙巒翠屏
曉月明氷壁鏡奩秋世間無限丹青手誰寫
蓬萊第一洲

釋元叟

三面鯨濤連碧天金湯形勢尚依然山花點
點人吹笛江柳青青客上船鴈帶淮雲東入
浙鴈拖湘水北歸燕武侯一去孫劉死原野
幾人耕墓田

釋智[illegible]

江上重樓江上山躋登恍若出塵寰窓涵遠
水平鋪練檻繞群峯翠作鬟萬古雲煙樽殂
外六朝風月笑談間蕭公鐵鑊空相對曾見
微瀾擁碧灣

又　釋楚石

金山焦山青兩擲淮南江南景一幅請公少
駐多景樓樓上明珠千萬斛古往今來知幾
人誰如玉樹朝朝新明年君到題詩處分付
鶯花作好春

詞附

京口北固亭懷古　宋　辛稼軒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
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
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
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
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
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老矣尚能
飯否

登北固亭有懷　前人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烟北固樓千里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登多景樓

江左論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縹緲着危樓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耀戈甲萬竈宿貔貅露霑草

風落木歲方秋　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見高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遺恨黯難收蘇子瞻千載名與漢江流　右水調歌頭張孝祥書刻于岩石

孫吳會

八窗空展寬秋影長江流入撙俎天圍紺碧低垂岫斜日落鴻堪數沉別浦吏目斷烟蕪蒼莽連平楚晨鐘暮鼓觸景多愁闌人底事倚檻聽鳴櫓　英雄恨留得名存北府寄奴今寄何所西風依舊潮來往山游頡頏吞吐霜月冷直隨人燕我瑤之圃掀髯起舞看頹伏蒼苔龍吟翠篠天籟奏韶武

岳珂

甕城高盤徑近千里笥與穩欲駕還休風雨昔無準古來多少興廢平沙遺恨又總被長江流盡　猜誰問因甚衣帶中分吾家自蛙盻落日潮頭漫寫屢鏤憤斷腸烟樹揚州興亡休論正愁盡河山雙鬢

前人

瀉煙橫層霧斂勝槩分雄占明月鳴柳風急怒濤飄關河無限清愁不堪照鑑正雙鬢秋風塵潦漫登覽極目萬里沙場事業頻看見古往今來南北限天塹倚危誰弄新聲重城正掩歷歷數西州更點

金山前住持智聰

見住持智禪

京口三山志卷之三

京口三山志卷之四

郡人張萊輯

雲間顧清正

推官史魯修

集詩二 金山

金山寺

唐 張祜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空流月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

孫魴

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檣過訪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韓垂

金山一峯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插影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將清景千載長躋攀

李翱

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

送僧歸金山寺

馬戴

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回首横孤島歸僧渡水雲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遥想禪林下鑪香帶月焚

許渾

老歸江上寺不忘舊師恩駐錫逐山色停杯見浪痕秋濤吞驛曉月上荆門為訪題詩

處苺苔幾字存

金山空上人院

張喬

巳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誰移三楚遍梵譯五天遥板閣凝秋月銅瓶汲夜濤自慚皆醉客来此亦通宵

題金山僧房

羅隱

根盤蛟蜃路藤蘿四面無人輟棹過得似吾師始惆悵眼前終日有風波

題金山　　宋孝宗

崒然天立鎮中流雄跨東南百二州武士每
登須破膽毋勞平地戰貔貅

楊大年

白浪掀空無盡時孫魴張祜此何之異來獨
上盤金頂萬里清風快我吹

王元之

波心樓殿拂雲霓吟繞詩牌日欲西張祜孫
魴雲㝠在也知相笑不留題

晁補之

山名浮玉一峯立波接海門千頃開我欲此
中成小隱莫教山鄰有船來

龍大淵

梵天宮殿枕江流形勝先推第一洲不戰屈
人當設險樓船所有萬貔貅

金山　　王安石

北據南檣泊四垂共憐金碧爛參差孤根萬
丈滄溟底除却蛟龍世不知

沈括

樓臺兩岸水相連江北江南鏡裏天鷹管玉
簫齊送夜一聲飛斷月如煙

米芾

禪空樓閣壓滄溟笑語風生衽暑清誰爲決
雲開皎月衲飛雪捲看潮生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故賦
此詩　　蘇軾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

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
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金山夢中作　　前人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半夜潮
來風又急臥吹簫管到揚州

頭陀岩　　張商英

半間石室安禪地蓋代功名不易磨白蟒化
龍歸海去岩中留得老頭陀

空半簇樓臺紅塵安在哉山分江色破潮帶
海聲來烟景諸峰斷天光四望開疑師得仙
去白日上蓬萊　范仲淹
吳客獨來後楚橈歸夕曛山形無地接寺界
與波分巢鶻寧窺物馴鷗自作群老僧忘歲
月坐石看江雲　梅聖俞
韓持國
三山志
寶刹中流起香園此外金[illegible]搜秋登冷龍伏
夜潭深木鳥御生食江豬駭覺晉已方聊縱
目天暮昏陰森　熊茂叔
注海銀成發峰空玉作堆鰲翻三島出驚濤
一峯來塔影波搖動鐘聲潮拍田猶嗟椎伯
老虎入妙高臺　李燾
金山何處好四顧不相連窓迥前無地波澄

下有天堂留三楚客門泊五湖船瞋色關詩
思江龍兩岸詞　楊時
[illegible]帶荆吳折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
利名舟山湧鼇翻出樓虛蜃氣浮僧窓千古
意出沒看輕鷗
京口幾回過金山今始遊聞名隨地盡江海　許沖元
與天浮軒冕非吾意因循不自謀西風吹杖
三山志
屨歸思滿滄州　張栻
萬頃洪濤裏巍然閱古今雲烟三島接花木
四時深亂石維舟住西風倚檻吟朝宗知不
斷凄切此時心
金山化城閣絕句　王安石
層宮憑風迥兩岸聞鐘聲鑒翠開戶牖排雲
有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俛視大江
茫茫與天平大江盤嵌根回波自成浪却

原缺第七葉

金山寺　蘇轍

揚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幘揭東長江上孤高三千尺僧居厭山小四面貼蒼石虛樓三百間正壓江潮白清風歛霽霧曉日曜金碧直侵魚龍居似有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風吹渡江水山僧方午食波瀾洗我心笋蕨飽我腹平生足游衍此觀此云極鐵甕本誰安海門復誰植東南遊隱見遠與此山疋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歸時日已暮正

值江月黑頓視天水幷坐恐星斗濕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

蘇子美

孤峯湧滄江突兀臺殿積驚波四面起日夜走蹴躍陰巖濇風雲陽崖旌[?]金碧禽[?]披萬年樹根抱太古石脩廊轉峻閣窈窕壓山脊寶像浮海來珠瓔冷光滴扣欄見黿鼉揚首意自得偃蹇互出沒日晚飽餘食又有翠羽禽群飛喜賓客口啣紺蒂花近我若相識開軒心曠絕上下無異色氣象特清壯所覽輒快適余心本高洒誤為塵土隔不知人間世有此物外跡落日將發舟低回空自惜

秦少游

江流會揚子洶洶東與鶩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鍾食萬指會簾樓千柱夜庭遊月波曉顧搏山霧天清羣鶴哀風暗魚龍怒雲物横今古波濤闘晨暮三州氣色來上下端倪露偉哉元氣間此勝知誰聚念昔琴瑟廬

登臨輙忘去淡新試陽月歛[?]黍覓魁芋[?]妙興入芳藤真境在出處別青冥署換寤寐紆從處忽豪殊辭投了無愛纏纏[?]幽光烱肝肺爽氣森庭户區中多滯念方外饒奇趣寄語山阿人冷然行復御

遊金山分得微字　史良臣

長江古天塹浩浩無津涯金鰲屹中流白晝烟霧霏大船聲號嘈開蓬若星馳驟纜石壁側天風吹我衣攀蘿陟幽險四顧心神怡聚

觀浴赤日光動扶桑枝西拱蓬萊宮銀濆抱
神畿上有五色雲嵩狀爭獻奇吳楚隔南北
間氣裂坤維壯哉形勝地恍若青琉璃晚登
妙高臺飛步躡[illegible]之其巔宿半山其下蟠蛟
螭臨深不敢窺轡思神物凝蕭爽循孫園祇
樹森陸離臺殿雨花外齋九層穹倪浮屠歷
浩劫千年今巋然湘潸揚枝雨洒向青蓮池
鴻鐘吐崇朝大荒西日微吾拂古碑碣試讀
前賢詩長歌歸去來衍絕和者稀

歐陽修

地接龍宮漲浪聯驚峯聳絕倚雲斜岩波宿
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鹽牙爭起
塌河童施餘但驚沙春羅箏倚難成去山谷
迹鐘落暮霞

黃魯直

星宮高閣倚君浮上鷲背峨寶香樓裴公託
迹開禪林具廟須名紀夢遊東際雲舫來越
國北邊煙樹淥陽川笑看郭璞墳前水激日
淘沙幾日休

蘇紳

九派分流湧化城登臨潛覺骨毛清僧依玉
鑑光中住人踏金鼇背上行鐘阜雲開春雨
霽海門雷吼夜潮生因思絕頂高秋夜四面
銀濤浸月明

楊公濟

世上蓬萊第幾州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
點當軒出江水中分遶檻流天遠樓臺橫北
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明朝却望金陵月獨倚
牙旗坐浪頭

王安石

天末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
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
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槎計一到
扶桑恨未能

王平甫

寺壓蒼崖勢欲傾欹然西度為誰興雲隨草

樹繞霜岫江浸樓臺點萬燈坐久不知身寂
寞歩回猶覺氣軒騰思君城郭塵埃滿相逐
尋閑亦未能

曾子固

城外嵬峩鷲嶺宫駕虚排險出青紅林光巧
轉滄波上海色遥涵旦日東夜静神龍聽呪
食秋涼蒼鶻起摶風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
回廊顧盼中

翁逢龍

波濤湧處浮雙塔塔影潮低樹影邊山下雖
無歸寺路門前却有過淮船石峯偪水難尋
水井脉通泉易得泉聞説老龍歸洞口幾番
驚起定僧禪

宋賢

水湧樓臺寺裏山魚龍聽法石溪禪飯香京
口三千衆茶奴江心第一泉古墓衣冠傳晋
代斷碑文字見唐年幾回楚尾吳頭夢長在
金鰲勝縣邊

登金山觀潮

趙溍

浮沉日月走雷霆偃蹇西來氣未平介然楚
山愁破碎蕩揺坤軸欲支撑當年此地分南
北今日中天洗甲兵萬里雄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萬
臺上聽潮生

蒜山松林可卜居余欲就其地地屬金
山故作此詩寄金山元長老

蘇軾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詞破
作兩大樽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廓落無所
用虚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伯夷
子路并爲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
與稷暮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金
山也是不羈人蚤歳聞名晩相得我醉而嬉
欲仙去傍人笑倒人謂實閒我山生何所歸
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閒田地招此無
家一房客

蘇轍

長江欲盡瀾無邊金山當中惟一石潮生風靜日浮空縹緲樓臺轉金碧依洲初見石頭城城下波瀾與海平復將江水繞山麓四無隣家群動息鐘聲鏗鍠答山谷鳥鳶力薄墮中路惟有胡鷹石上宿誰知江海多行舟遊人上下巢岩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往迎來何時竟潮來不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不待遊人盡歸去恐公未識山中趣

王岐公

江流滾滾繞山回曠古不易牢根荄一峯但見貼雲起仰視俯視森樓臺吳淮此景端第一金碧一片中天開清詩妙畫遙持寄使我東望心悠哉隋苑吳宮已蕪莽蒜嶺空崔巍大風吹江晝翻雪驚濤捲浪晴轟雷吾徒何為自縈絆驅馬六月走黃埃厚恩寵祿無裨補青山白雲歸去來

郭功甫

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彷彿驪西東我之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熏太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月掛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鞭蛟龍寒蟾八月蕩搖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莫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遥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潘景良

嵌岩穹窿屹立乎江中崩湍下瞰不見底巨石崛出高摩空混沌破來到今幾萬歲雄奇秀麗胡為乎此山兮獨鍾長江西來一萬里當空削出金芙蓉上有金仙居下有馮夷宮寶坊櫛比列霄漢塔影倒置驚魚龍有時洪鐘咽烟嚮潮音屬和驅群龍鳥飛竟力不得到我嘗挐舟一抵其雲峯攝衣步樓閣矯首觀無窮齊州九點落眼底岷峨西望滄溟濛

忽聞長風破巨浪芥蒂一洗平生胸山僧喜
殊常握手何從盃擊陸羽水茶泛玉川風鶴
癃散仙佪齋叢翁把臂大笑聲融天風吹
袂欲軒舉白雲縹緲將何從不知海外之三
山群仙之樂與此將異而或同迄今別去五
六載飛舟又復來撇蓬山靈偃蹇我踞傲塵
懷泊泛不得追前踪風帆一笑金山過山頭
日落乘寅鴻

楊萬里

金山未到時長渠奩有萬里之長江金山既
到了長江不見只見千共廊花夫平生不耐
事點檢風光難可意老僧覺我見睫眉引入
妙高臺上嬉不知老僧有妙手捲舒在懷袖
接上西[illegible]間長江浡在爐烟端長江南
還千萬山一時飛入兩眼炎最愛詹前絕奇
處江心嵬然最純墓僧言道許乃浪傳龍宮
特書珠具稱初云謝靈運愛山如愛命撥取
天台鴈岩惟石頭疊作假山立中流又云玉

逸少草聖入神妙天賜琉璃筆格玉硯屏仍
將大江作陶泓老僧聞二說沉吟未能決長
年抵死催上船徘徊欲去空茫然

登金山　　元　文宗

巍然塊石數株松盡日遊觀有客從自是聲
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峯東連舟檝西津
渡南望樓臺北固鍾我欲倚欄吹鐵笛恐驚
潭底又潛龍按此詩舊志題云文宗而置于宋名勝錄又直作梁武帝今訂為元文宗作蓋天監中武帝維舟金山而七言近體始盛于唐齊梁之代未見也名

勝錄特不之考耳歷代帝紀宋齊梁無文宗惟唐元一紀有之唐文宗未嘗南幸又音律亦不類所作惟元文宗初出南海又出居建康潛邸庵金山萬壽閣記云今上皇帝潛邸之日因江引舟親登是閣則為其作無疑記作于文宗至順二年舊志與名勝錄皆莫識其何所據云

江水西來接太空中流突兀湧蓬宮妙高臺
上一回首看盡世途風浪中

趙子昂

陳元輿

千尋寶閣涵秋色四面魚龍聽梵音應是江

神好禪侶故移兜率在波心

俞希魯 郡人

振衣曾巔出萬離開軒絶島把鷗波人間勝
槩有如此除却蓬萊見未多

前人

突兀浮金出浪花江淮一覽浩無涯誰依玉
鑑光中住知是法成禪老家

薩天錫

遠人夜宿金山寺坐對盤陁如夢中剪燭題

詩雲氣裏不知身已在龍宮

前人

幾年無事宿上妙高臺落日地中去長江
天際來英雄成往事歲月付衘盃無限登臨
意舟人莫重催

前人

僧舍高低見潮音曉夜聞仙凡一水隔淮浙
半江分鶻冷山腰月龍嘘海角雲瞿曇雲端不
動人世幾紛紛

俞安中 郡人

鬼神司結構吳楚入登臨鑿斷山浮玉龍游
地布金夜禪茶日觀曉唄雜潮音一滴中泠
水何由洗渴心

李清臣

梁寶當昌日巳聞嘉此岑金名傳世上寶界
建江心未暇依禪逕聊因駐蹴吟當知天化
景他所復何尋

馮海粟

雙塔嵯峨聳碧空爛銀堆裏紫金峯江流吳
楚三千里山壓蓬萊第一宮雲外樓臺迷鳥
雀水邊鐘鼓振蛟龍問僧何處波濤險郭璞
墳前浪打風

申屠駉

層層紺宇聳崔嵬脚底洪濤激怒雷塔影暗
搖坤軸動鐘聲晴撃海門開僧臨水府洞中
出人泛仙槎海上來六鼇壓根俱洗盡不知
身在妙高臺

張昕

紫金千仞鬱崔巍四面驚濤捲雪堆屹立中
流天柱壯高標雙月海門開江淮今古幾分
合日月東西自往来一覽衆山皆培塿不知
身世是蓬萊

黄晉卿

偶為清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氷翻雪
色岩猶浴雲擁月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
虎近聞三洲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

唯聽日暮鐘

陳剛中 天台

萬頃天光俯可吞壺中別有一乾坤雲移塔
影横江口潮送鐘聲過海門僧塔夜隨蛟室
湧佛燈秋傍蜃樓昏年年只有中泠水不受
人間一點塵

俞希魯

雪崖水枓出氣埃掛屏登臨每厭回兩塔撑
空巃嵸壯千巖捲霧蜃樓開無風但見驚濤

滌盡日如聞驟雨來欲訪開山裴祖蹟荒凉
古洞翳蒿萊

送長溪長老回金山 虞集

長溪送到長江上千古金山是寶山晝永獻
花天女下夜深持鉢海龍還諸天聽法蒼茫
際萬派爭光紫翠間數句題詩酬勝槩摩崖
常愧雨苔斑

薩天錫

朱閣六曲倚高秋元氣茫茫日夜浮客去客

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蹤烟水國前朝
寺落日海門何處舟更擬黃鸞與部從
燈火望揚州

送長溪歸金山 前人

阿師召到金鑾殿喜動龍顔坐賜茶三宿
觀音談般若九重春色上袈裟波濤險處
龍藏鉢鴻鴈來時月印沙歸到江心舊禪榻
妙高臺上望京華

吞海亭 張翥

危亭突兀戴鼇頭俯視滄溟一句浮龍伯衣
冠藏下府梵王宮殿起中流鍛錬夜色三山
日激灝江聲萬里秋老我惜無吞海句但磨
崖石記曾遊

寄即休禪師　前人

老禪住處水雲重此地纖塵不可容潮色乎
鋪無際海日光先上最高峯踏花佛馭紅牙
象獻寶神騎白耳龍第一江山第一座何時
來聽講蓮經

危素 臨川

八十了公知古佛禪心久矣會真如飯供南
海浮來鉢經抄西天譯後書持呪降龍秋雨
歌焚香迎客晚潮初此生終擬依蓮社猶苦
塵緣未破除

京口三山志卷之四

京口三山志卷之五

集詩三　金山

次唐張處士韻　國朝　黃謙 莆田

金山纔咫尺人世此中分石磴封苔蘚松扉
掩白雲塵蹤時暫脫清枕夜深聞幽趣應無
極凭闌酒半醺

吳登

金山孤絕處幽閒遠塵寰花木江心地樓臺
水面山安禪無客到喚渡有僧還此日乘舟
過鐘聲落照間

劉昌

孤境絕纖埃重重紫翠堆梵宮隨地聳僧舍
傍岩開月向江心吐潮從海口來分明塵世
外何必問蓬萊

羅端

獨上金山寺禪關次第開塔穿霄漢碧僧卧
水雲堆鳥爲懸幡去龍因擊磬回妙高臺上
望弱水繞蓬萊

李奎 廣信

險磴生瑶草層崖鎖緑苔瞋鐘開北固瑞氣接蓬萊佛閣凌空起僧堂枕石開豪吟發佳興持節待重來

姚堂 四明

半江一岑突崖半聳叢林水漾疑山動潮來覺地沉龍光現石鮮淥影離波心兩岸入家近時聞鐘磬音

張泉

福地人間有茲山天下無玲瓏開畫障清淡入氷壺鸞立灘頭玉龍擎海上珠何當登絕頂翹首望皇都

徐泰 江陰

揚子開天險天生一壯遊雲陰岩際落寺影浪中浮燈火出靈避鐘聲水怪愁自然成化國何用覓丹丘

姚廣孝 吳郡

春草綠漫漫長江豁平路金山鎮中流萬古為砥柱獨立天地間日月長迴互

題妙空岩　盛祥 郡人

斯岩同地闢萬古尚完堅窈曲幽而深寥廓虛以玄上連兜率境下引中泠泉祥芝毓幽賓佳木蔭華巔海日出雲霞日暮生嵐煙有時風雨暝一如混沌先天日倏開霽軒豁猶洞天幽棲方外士靜隱雲中仙說法琅風生入定明月懸岩影倒寒碧心境俱湛然妙趣誰能識聰師獨悟傳何時謝塵事歸結屋臨岩前

留雲亭　周宗 江陰

登金山寺獨上留雲亭江雲自天來到此常時停從龍駐霄漢縹緲近滄溟初疑若朝霧又訝輕烟生我登此亭上浩氣凌太清明當發征步馳望徒傷情

金山寺　張恂 郡人

峯石浮江上巍然勢獨尊儼成金法界方出

玉崐崘洞掩裴阡渺波埋璞光寬孤亭吞遠
海氣搭摩朝墩風起山搖寺潮回水到門夜
龍嘘月白晴鶴咪雲歸鐘鼓鯨音雜樓臺樹
色昏唄多閒日月襟帶限乾坤隨喜真如境
聊投淨土轅三遷如可汲一勺濯塵煩

王璉

晚過金山寺玲瓏疊色分紅翻江底日翠擁
樹頭雲鷹塔懸燈見鯨鐘隔浦聞孫懷詩思
遠絕望不成題

烟雨奇觀亭

道返

江頭烟雨畫淇濛水色山光淡復濃詞客倚
闌看不厭恍然身在畫圖中

郭璞墓

青囊秘術久無聞水際空傳郭璞墳此日題
詩因吊古夕陽沙鳥自成群

魏淡

凌雲遠上妙高臺香繞楞伽室半開衆目
几望天日近恍然身世在蓬萊

莫榮

金山屹立大江心四面波光映梵林縱目吟
懷塵世遠坐觀烏兎日升沉

祝孟獻 番陽

氷崖雪壁湧崔巍金碧玲瓏殿宇開天水星
河浮上下乾坤日月互周回雲連複道凌霄
漢風送征帆出浪堆登覽不知歸去晚夕陽
又帶暮潮來

黃淮 永嘉

浪花堆裏擁嵯峨巍我指顧間禪閣修
廊深窈窕層巒疊巘倚崢嶸一塵不到經巖
地萬劫常存秘密關聽法魚龍時出沒老僧
心共白雲閒

孫原真

滄江浩浩一峯青千載禪林尚炳靈塔影中
天擎日月波聲入地吼雷霆雲生石上龍行
雨露滴松梢鶴聽經晴物動人迷去處可憐
城市醉難醒

前人

夜宿金山景混融碧天虚映水晶宫山河影轉氷輪裏星斗光移玉鏡中白鶴樓餘江樹碧黄雞鳴徹海雲紅清風一枕瀛洲夢莫向僧家嘆轉蓬

黄翰 問雲

一室雲間半虚白懸拏江上畫涵清舟從翡翠屏邊過人在丹青畫裏行東谷笑談西谷應上方風雨下方晴尋芝野鶴歸来晩松頂

長鳴三四聲

鶴背欲氷仙袂冷夜凉如雨鳳笙寒兩邊城郭參差見一帶江山表裏看明月遡光涵巨浪紫雲拖影落虚壇仰觀俯察添清思長嘯一聲天地寛

湘簾捲日清暉滿水閣臨風爽氣生下界路從塵外斷上方僧在鏡中行雲封洞口禪心定露滴松梢鶴夢清幾度遊人歸去晩滿船空載月華明

靈湫浪息黿鼉出古殿風微鳥雀喧江月轉空田白晝煙雲分暝去黄昏塔燈影穿霄漢潮帶鐘聲過海門随物賦形参造化誰云張祜擅時論

翠島避人穿石罅白鷗尋食傍船邊烟波渺渺滄江濶雲樹森森紫殿連瀟院落花無過蝶五更殘月有啼鵑上人留我烹新茗水汲中泠第一泉

儲懋 邵人

遥望金山一撮多群峯不敢對嵯峨撐雲樓閣東西聳帶雨帆檣左右過晩霧失迷京口樹朔風雄振海門波古今題詠多豪士欲賦蒼崖恨未磨

萬端

鼇背椎蟠紫翠峯波光倒浸玉芙蓉龍嘘海霧成朝雨風送潮聲雜暮鐘鏡裏有天涵寳地人間無路覔珠宫妙高臺上登臨處極目雲山幾萬里

曾鼎

玉琢峯峰浸巨流上方臺殿似瀛洲岸分南北荊揚會水渺東西日月浮粉砌露翻驚鶴夢石闌雲濕近龍湫濫卒天上乗槎客得遂平生一勝遊

王豫 郡人

一山能障百川流樓閣虛涵景最幽聽法老龍時出水聞經雁鶴夜歸棲峯頭雲去天無盡海口潮來地欲浮莫訝濟攀無限險巍巍雄鎮冠南州

沈固 郡人

鐘鼓晨昏出梵林金山寺裏碧波心塔聳霄漢壽奄近樓倚松陰紫翠深片水飛甍無客到孤峯絕閣有僧臨紅塵一點應難着時有松風亂法音

趙宗文 長洲

水天樓閣影重重化國何年寄此蹤淮海西來三百里大江中湧一孤峯[illegible]

鳥雲氣朝隨出洞龍幾度欲登帆去疾滄浒遙聽隔煙鐘

劉承直 韓貢

孤峯宛若巨鰲脊橫絕中流翠色深勢與波濤相上下影隨魚鳥共浮沉焦門風起雲翻黑瓜步潮田月湧金擬汲中泠觀瘞鶴維舟三日阻登臨

滕枋 姑蘇

屹立江心勝境開人間彷彿見蓬萊層層殿閣孤峯去滚滚波濤萬里來垂柳半維遊客棹雨花長繞閣經臺登臨欲煮山中茗試汲中泠水一盃

吳山 郡人

霛鰲戴出梵王宮殿閣崔嵬百世雄頷古澤心須建武地鍾元氣孕鴻濛雲連吳楚江山秀水接滄溟海日紅我欲楞伽分半榻汲泉煮茗話真空

黃諫 木四

金山山寺古招提叭日登臨覔舊題石骨有根從地起風光無際看僧樓危巔上接天光近勝槩雄吞海氣低更上留雲遠極目長江天塹石城西

張楷 明人

山壓中流寺遠山海濤送月到禪關梵王下占憑夷國龍伯来登舍利壇曉日鐘聲催梓發夕陽帆影送僧還何當直上浮圖頂萬里滄溟一望間

楊茂 明人

金山湧出似擊拳砥柱中流不計年一點翠雲浮水面半窪滄海落岩前樓臺倒浸參差影星斗虛涵上下天公暇偶来登絕頂恍疑身近北辰邊

艾芳 明人

不到金山四十年重来風景尚依然苔梳石髮青含雨松拂龍鬚綠帶烟穿絕僧房隣水近層層佛塔與雲連[illegible]回首三千里一寸丹心向日邊

陳述 蘇人

誰障中流砥柱迴水天倒影浸樓臺山分紫翠奇峯出地布金沙化國開過客頓忘塵世夢老僧同話劫餘灰試登吞海亭前路彷彿神鰲背上来

朱[illegible] 仁和

江心一朶金芙蓉太面突出光玲瓏仙掌塵青結沆瀣玻璃浸碧擣晴空大山小山儼盤踞千派萬派從朝宗中流屹立有知此河清海晏歌神功

題中冷泉

林鵠

浮玉岩前碧一泓人間水品獨知名深源暗接岷峨遠支脉潛通渤澥清且莫烹茶邀逸客只須種稿活群生滔滔江海無真味頳起山靈與細評

丁元吉 鄱人

萬水西来勢若崩金鼇背上一泉生氣噓雲

霧陰常合寒逼蛟龍夢亦驚地脉不勞神禹鑿品名曾入陸仙評誰知一勺乾坤髓占斷江心萬古清

成始終 無錫

波湛孫峯紫翠明芙蓉一朶訝蓬瀛鐘聲水國金山寺樹色江關鐵甕城樓閣盡從天際出風雲長向嶺頭生傷心郭璞墳前路日落寒潮萬古情

孫鐸 丹陽

砥柱狂瀾地軸牢地空塵靜隔喧囂雷霆夜吼驚濤湧樓閣朝盤蜃氣高雲洞雨香蒸石髓海門天遠見秋毫楞伽不作東坡夢灑酒臨江洗欝陶

張衮 江陰人

融結寧知大造功危峯孤聳半江中地從鼇極分來斷天向鯨波盡處窮樓閣光涵龍伯府帆檣影拂梵王宮躋攀直越藤蘿上笑語雲霄第幾重

又 邵曦 餘姚

造化無私似有情波心湧出小蓬瀛船從碧玉臺邊過人在黃金界裏行四面星河連上下幾重樓閣自陰晴門前奇觀知多少總有丹青畫不成

俞僴 諸暨

楊子江心第一山崔巍砥柱海門關金陵烟樹微茫外鐵甕人家指顧間四面潮聲驚鶴夢八窓雲影伴僧閑一塵不到真如境時有天風振珮環

賴正 金臺

海門潮來聲拍空鼇背擁出金芙蓉馮夷鐵網闕爲穴絕頂直望聯崆峒江草江花結春色浪靜風恬鏡光碧政餘無事訪遠公浮生爲問三生石

嚴正學 [illegible]

帆檣白晝隨風下燈火黃昏隔岸明山色常雲連水色樹聲和雨雜灘聲善財石上晚霞

散郭璞墳前春草生我欲放歌来小艇滄浪隨處濯塵纓

林廣 金陵

滚滚長江吼怒雷波心湧出碧崔嵬水晶宮殿重重見雲母圍屏面面開内翰昔曾留帶去老龍癡爲聽經来中泠泉水清於鑑擬濯吾纓絶點埃

史弥 濬陽

烟樹微茫塞海門江流一帶勢如奔龍池星飄晴搖影瀁洞雲收濕有痕北固風松寒琴鋌西津烟柳縛陰屯無端佳景牵情思幾度清宵入夢魂

左贊 盱江

何山得似金山好屹立中流勢獨雄風鼓鷩濤欲飛動煙涵空翠入溟濛根盤萬仞馮夷府頂矗重簷釋氏宮縈繞會高臨霽景金烏飛處海雲紅

夏寅 雲間

江心喜見碧崔嵬不惜橫船破浪来謾說風雲有神護真成圖畫自天開文章健筆推蘇子泉石幽清屬辯才壯觀由来豁心日夕陽扶醉妙高臺

蔡堅 天台

秀拔中流第一峯水光烟景畫難同倚雲碧樹何年老隔岸紅塵無路通梵宇重重斜抱徑江濤洶洶怒含風憑高不盡登臨興又聽珠林響暮鐘

趙紳 江陵

金山自古稱名勝此日登臨最上頭四面水光涵倒影半簾烟雨弄清秋人家隔岸參差見客舫隨潮上下浮微宦可因塵務擾何時載酒賦重遊

賈承 金陵

峩峩砥柱屹中流爲訪名山作勝遊漠漠平沙孤鳥下遥遥落日片帆收僧居島嶼乾坤濶水接扶桑日月浮登覽無限景挽關

何必望瀛洲

蔣忠 錢塘

籃輿爲我上高臺無限風光入品裁萬里江流連日下一天秋色帶潮回雲盤螺髻空中見金削芙蓉水上開俯仰只疑浮世界更于何處覓蓬萊

李東陽 長沙

楚纜吳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浴到中流合有山鶻鳥爲秋爭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爲蒼生肯解顏

程敏政

天江中湧一峯來面面天開海岳圖黃鵠已隨拳石化白黿能受老僧呼道場漫笑青囊郭劫火猶傳玉帶蘇起向妙高臺上望朶紅雲處是
皇都

王鏊 吳門

借得仙人九節藤半酣飛上最高層乾坤納納容人住歲月悠悠憶我曾潮送夜聲來鐵甕山浮王氣入金陵凭闌欲更須臾立足蹋神鼇恐不勝

大江中湧小崑崙勢遏洪濤幾欲奔萬古乾坤限南北一夕臺殿自晨昏雲低建業山爭出潮落瓜洲海半吞長嘯一聲天地闊妙高高處是天門

謝鐸 黃岩

水自東西下地應南北分山高欲吞海江闊半留雲絕境世間少佳名天下聞獨慚詩興淺對酒不成醺

金山寺　楊一清 石淙

為學如為山直欲躋其巔望道如望洋誰能涉其淵振衣妙高臺濯纓中泠泉茲行良有得不在山水間知音苦遼絕俛仰復何言吁嗟此名山乃在區寰裏古來孫張詩差足快意耳遂令千載人指點求形似江山信有

靈鏖織誰當洗囚之邈岳陽老桂驚人語先
民有典刑後生安得此
長風挾林阜木乘無停披寒潮作胥怨沙石
從推移葉落會有萌石走不踰涯勞勞盤桓
人潮覆動如斯斯理苟有悟靜定復何為

重遊宿寺中

乾坤此名勝六載復登臨地界有南北江流
無古今徑通山鳥道潮襍海鯨音欲渡還留
宿長風正夕陰

致仕後重遊金山

坐上青蒼接淼漫樓臺面面枕高寒八牕帆
影隨潮過兩岸人家隔水看地有江山成偉
觀天將砥柱障狂瀾塵心到此消應盡更欲
臨風潄碧湍
東望海門連北固渡江形勝更無前且拋盃
酒尋常債來試中泠第一泉雲破遠峯天際
出月明高閣鏡中懸時清不作乘桴計聊向
松蘿卧晚烟

陳經邦 尚俯 對溪

鰲嶠浮空出龍宮傍島開江聲搖草樹海氣隱樓
臺歲月隨雙鬢乾坤付一杯登臨無限意未許去
帆催

留雲亭

留雲亭上立多時古木滄波繫遠思南北界
分還此水孫張題後豈無詩風高鶻嶺驚秋
早江轉龍門到海遲三十年餘塵夢裏每因
登眺歎吾衰

張舜[illegible]

金鰲隱隱亘乾坤萬水險中古寺存絕頂泉
通揚子脉對流浪出鄂仙激江淮一望形偏
壯吳楚雙分勢獨尊閱盡古今名少變焚香
坐聽老僧論

李翰心

我愛名山未一游蘭風今喜送輕舟岩前雨
過雲猶濕樹裏潮來水浸流江底魚龍多變
化秋園花木自春秋故人已系朝
天詔覽勝憑誰更上樓

前人

山僧扶我陟金鰲步入烟霄路更高天上仰
瞻紅日近洞門常鎖白雲牢六時花氣浮空

谷萬壑松聲雜巨濤記得念年曾此過西風
寒雨撼征舠

喬宇 太原

丹梯百仞手可攀紫翠樓閣參差間龍宮下
瞰海底日懸徊浮雲外山遙天千里影漠
漠洪濤萬古聲滂湃壯遊南北此第一安用
跨鶴超人寰

宿聽潮軒

儲巏 海陵

朝游惶未極暮憩還自營上方鐘磬落虛室
泠然潛起視夜何其片月東南生青山如欲
故隱隱擁高城蛟龍寒尚蟄波浪誰與爭乃
知群動息夕景遙迷明滅欄紫霞想緬貽滄
洲情篝燈閉石閣細聽江潮聲

劉績 廬泉

萬流深處列層巒絕頂登臨一縱觀因緣水
雄峻渤海凉令孤杖過我瀾烟霞入腹語言
異星斗髑人毛骨寒鐘磬聲飛落塵市凭闌
始信上方寬

張汝弼 華亭

第一江山第一樓年來頻得縱清遊盤雲峇華如相識煮茗緇衣苦欲留筆底風雲搖海嶽壺中日月送春秋古今多少登臨者何事哀吟動客愁

盛敦 崑山

久憶名山始一遊過江餘興欲還舟千年廢塔風烟迹六朝遺墟草樹秋溜浪餘金江月上遠峰來聚海雲收登臨莫免興亡思逝水無聲只恁流

湛若水 甘泉

世道程途永艱危憂思長渉江問京口駐節金山嶼群公半知舊相逢喜欲狂登高羅長楔浩蕩閱湖江寥手望五雲悄然思帝鄉心期久不至竚立以徜徉

王守仁 餘姚

水心龍窟只宜僧也許詩人到上層江日迎人明白帽海風吹醉披枯蘇鯨波四面長疑動鼇背千年恐未勝王氣金陵真在眼坐看西北亦誰曾

題蒲菊鉦上人山房 前人

禪扉雲水上地迥一塵無澗有千年菊盆餘九節蒲濕烟籠細雨晴露滴蒼蕪好汲中泠水殘香譜疑肢

王臣 廬陵

六朝山色供吟眺幾度欲留還不留高切天關虎豹隔下窺滄海蛟龍遊僧船夜歸斗掛寺容枕醉聽潮撼樓試倚滄溟上方宿鈎簾燈火見揚州

高鑑 錢塘

老月西飛霧里天半江寒浪鎖空烟潮落門水疑無地古樹撐雲信有年潮海蓬瀛孤鶴遠乾坤身世一瓢懸中宵未敢舒常嘯只恐蛟龍惧穩眠

又 前人

薄領紛紛得暫閒金鼇背上一憑欄山派水

月光明裏寺坐魚龍窟宅開混沌有根盤地
軸雲霄無路叩天關空江風靜潮聲歇與畫
詩成棹始還

趙祥 郡人

乘舟衝浪訪高僧上盡亭臺上上層一線天
光通石竇千年瘦石鎖枯藤江山有興詩應
敵杯酒無多意不勝記取西岩留句處鐵溪
太史與吾曾

金信 䄠倉

一自乾坤闢闔來中流便有此蓬萊屹磨不
爲秦鞭去秀拔元非禹鑿開島古詩人言不
了六朝流水去無回風晨雨岸闌鐘磬疑是
龍吟般若臺

胡彥聖 蘭亭

幾年渴想金山寺今日真從寺裏遊江面曉
雲依玉笋海門初日映朱樓化工忽點滄溟
破元氣長開紫翠浮勝境登臨方自適可堪
鄉心漸底憂

前人

天下名山此獨靈半江高露一螺青樓臺常
日在圖畫鐘磬有時來杳冥浩蕩正當流靡
靡崢嶸偏自立亭亭詩成一笑下山去古木
繞岩雲滿燈

前人

山寺岩嵬在半石浪花深處見僧家玄珠獨
吐藏頑樹素練平分湧翠幢北固瞋收山梵
出中冷泉會不無龍降欲消今古興亡恨倒盡

携來紫玉缸

盧濬 天台

天地奇觀在登臨兩腋輕雲横低度島潮潤
遠吞城帆影春霞泛漁歌夕滿生瘦瘠吾有
寄俯檻若爲情

孔鏞 里閣

一水遠趨滄溟高桜接天江分南北路潮送
往來船砥柱經千古迴瀾倒百川涵虚樓上
月閒伴老僧眠

韋楙 郡人

岫刻崖鐫碧蘚深小奇留待野狂吟濤聲忽
作萬山雨雲影倒飛千畝陰我輩登臨良偶
耳化工融點豈無心中泠累試非真味莫更
盤渦觸險尋

人　前人

游氛無髮海無聲天上中涵太古清萬寶呈
光開具府毒龍噓氣湧金精林空樹杪聞仙
梵夜迥雲虗度玉笙坐遣詩神周八表青冥

何處放槎行

顧福 吳下

金山高突兀玉宇靜塵埃窟底蒼蛟卧沙邊
白鳥來江空浮島嶼樹遠見樓臺斜日帆檣
亂臨流首重回

陸[illegible]

鰲嶠浮空出龍宮傍島開江聲搖巨樹海氣隱樓
臺歲月隨雙鬢乾坤付一杯登臨無限意未許去
帆催

白鉞

千古金山寺分明鎮海門濤聲春峯急不影
八簾昏傑閣凌空際嘌松漏月痕題詩記曾
到田棹指　天關

施槃

長江限南北孤島屹中流清絕應無定蓬瀛
即此不往來任指點隨從得觀遊今古留題
富無杜老傳

陸深 雲間

過水金山寺真龍地脈分潮聲生絕壁江影
落孫雲晚吹光秋到漁歌入夜聞登臨殊不
極斜日半微醺

謝琛

大江千古寺臥曉自平分地斷天連水山高
大吹雲蓬萊元有象砥柱即前聞不見風波
惡凭闌酒正醺

裴經 鄉寧

南來佳境說金山山在長江巨浸間地湧雲

根聳寶刹天開圖畫隔塵寰逢僧且了三生
話覽古能消半日閒身世直疑蓬島上夕陽
西下尚忘還

郭郛 合肥

烟水周遭寺影中巋然不與衆山同登臨漸
覺諸天近孫絶遥知四面空江靜最宜當戶
月僧歸尤愛浪帆風乍浚攖孤過意吟倚
清罇夕照紅

黄相 莆田

晩風吹袂度曉嶒石洞雲深鎖古藤妙處江
山俯看寺門中歲月總輸僧龍門曾帶三生
話曆氣光辭六朝燈南望金陵雄幾許萬家
煙樹隔層層

王經 潛山

松下岸崖憶舊題仙蹤此日又扳躋江分吳
楚連天闊樹接淮揚入望迷石壁迥向林飛鳥
外岩扉高鎖潤城西醉來渾覺吟懷壯笑指
蓬山手可攜

歐陽重 廬陵

尋春來水寺春意逐江分山瞑洞留雪亭深
篆宿雲人歌疑鳥散僧語慣龍聞今古多賢
達能消幾醉醺

啟雲霄 石川

一吞海亭中獨詠時江山如此欲何之江花寂
寞隨秋草江樹深深料子知

唐寅

山峙清江萬里深上公乘興命登臨憑尊指
顧分吳楚滿眼風波自古今春日客途悲白
髮祇園兵燹廢黄金日斜未放滄浪渡飽酌
中泠洗宿心

陸相 姚江

回宜清地着閒僧萬疊飛雲石磴層江日破
烟明白鳥海風吹雨戰蒼藤山根蟠結江聲
合地界孤寒酒力勝試問扁舟來往者一尊
登眺幾人曾

楊光溥 沂水

晩日泚心擁翠巒一螺光映水晶盤闌鍾始
覺無多遠到寺方知有許寬濤險不驚僧夢
穩江長須信客行難妙高臺上南風急五月
征衫早已寒

吳天祐 豈
崇

金削芙蓉面面屏乾坤磅礴為鍾靈雲埋茫
樹嵐光濕龍卧寒潭水氣腥張祜有詩留翰
墨王維無筆寫丹青箇中瑣與塵寰隔弱水
蓬萊浪得名

徐紘 晋
陵

忙裏誰拚此日閒妙高臺上一躋攀山川掩
映蒼茫外樓閣參差杳靄間雲海望窮魚鳥
樂江湖心切廟廊關更移小酌披蓁莽斜日
西風苦未還

贈味泉宜僧

沈周 長
洲

呷盡西江水冷冷滋味長教人淡唇舌說爾
冷肝腸無有些些逊別休分彼此強笑他陸鴻
漸茶蘚贅閑忙

換後

雨後來尋江上峯翠螺尚露碧雲叢枕流上
竺三生石坐我方山六寒翁厭聽黃鸝催短
景思乘玄鶴駕長風憑虛俯仰心無作消得
閑身宇宙中

呑海亭

黃纛 洪
都

簷楹翼翼枕鰲頭呑納滄溟萬頃流渴捲波
濤明月夜倒傾河漢碧空秋高僧杯向窓前
渡賈客船從檻外遊大塊榮枯喉吻裏却餘
消盡古今愁

陳言 寧
滁

枕水軒窓面面幽六塵飛不上簾鉤一聲清
磬海門曉數點殘燈山寺秋萬芳薦茶香可
啜蒲團作榻倦堪投虛觀閣上凭闌看宦海
奔馳若箇休

一拳浮玉結波根晉供如來兩足尊四面風
濤衝不動中流砥柱屹常存朝陽閣峻雲疑
得烟雨亭空海欲呑龍井汲泉烹苦茗金天

清氣洗貪昏
兩牛鳴地出佛書是金山風便挐舟試一攀水
湧峯巒霄漢表天開樓閣畫圖間白衣大士
龍象力碧眼山僧虎豹顏熱惱困人禁不得
洗除誰遣向旃檀
翠鄰朱甍蔭玉泉登登石徑費攀緣江山一
覽窮千里風日變清抵萬錢岸柳緑蔵沽酒
市渚花紅颭釣魚船匆匆又逐塵途去回首
松菴愧老禪

釋雲噩
崢嶸兩岸市纏開靜愛人尋靜處來水底有
天行日月山中無地着塵埃塔摽燈影凌雲
渺船載鐘聲出浪堆自喜平生有仙骨好風
吹上妙高臺

釋惠凱
夜半枯禪倚石屏風光滿目境偏清簾前月
轉定初起錯認江聲是雨聲

釋宗泰
九水西来一口吞端爲江上衆峯尊一拳碧
玉當天塹半點青螺塞海門殿湧高低千佛
住岸分南北萬艘屯屹然獨立紅塵外可共
三光永劫存

釋守仁
砥柱東南壯
帝州飛樓湧殿壓中流雲收蛟窟天無際風
捲鯨濤地欲浮兩岸青山迎畫舫萬家烟雨
隔滄洲妙高臺上青冥裏乘興應須到上頭

釋至聰
一拳玉立萬重波曾記扁舟載月過象外斷
香飄玉宇雲邊仙梵雜漁歌山高日月光平
挹天近星辰手可摩到岸回看何所似水晶
盤内一青螺

釋法湧
一拳蒼玉一泓泉家業從茲富有年製衲不
妨裁瀑布買山寧用費苔錢和雲卧去衣偏
冷侍鉢郵來月正圓試用金鼇峯下水幾時

遶山擁滄江峭絕視茲鮮由來一氣結殊不
嚴衆巘林深鳥聲悅境靜人自遠乃吾拖幽
介對此藹虛遙

題焦山　張文潛 宋

焦山如伏龜爲古浸碧浪舉頭北顧海尾負
金刹壯我開城東樓委蛇日相向松杉數毛
髮人物見下上欲携浮丘公擁鸞谷潛滌仙
風如見引金闕或可訪

遊焦山　孫天啓 華

野曠天半入潮生海倒流帆餘閩嶠色雁帶
玉關秋齋近烏鳶集漁殘網罟收雖云是吾
土茲日始能遊

宿焦山　曾公袞 紆

雨足雲歸岫潮田浪捲沙苔侵懸磴蔓竹隱
斷巖花江闊風來遠山昏日已斜當年期卜
築此與未應賒

宿焦山方丈　汪彥章 藻

明發理烟艇歡言濟遙岑盤渦沸風雨稍辨

鐘磬音行行並踈柳迎路多幽禽扶輿上峰
嶺始見江湖深臺殿明海色欹崖憶龍吟修
廊延客步妙香慰人心遐眺未云極千巖忽
秋陰孤月欲生嶺諸天悉浮金茲遊信奇絕
況接文道林夜語不知旦虛窓對横參人間
鷲毫末物外雄窺臨稽首悟真理微生安所
任蒼崖有奇字霜乾約重尋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蘇軾

金山樓觀何眈眈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

有有脩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遶人跡
絕時有沙户祈春蠶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
不到心懷慙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
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
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
忘鄉井只有彌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
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飢餓古亦有無田不
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
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爲我佳處留茅菴

書焦山綸長老偈　前人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慨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眷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履譬如長短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無斷無所措歸來視之下一夜無着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歸去此亡鐻鄙淺亦故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遊焦山 和子瞻　蘇轍

金山遊遍入焦山輕舟帆急須臾間渉江已遠風浪潤遊人到此皆爭還山頭冉冉萬竿竹樓閣不見門長關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勝絕無此閑野僧終日飽一飯與世相視如髦蠻門無舟楫斷還往鮮法教化魚龍頑偶然見客話鄉國西望落日低銅鐶嵯峨正在日入處相像積雪堆青嶽稻田一頃良自給仕官不返知誰扳久安冰廩農事廢強弓一弛無由彎行逢佳處輒嘆息想見茅屋藏榛菅我知此地便堪隱稻田㳉㳉魚斑斑

同郡守遊焦山　林文節 子中

仙翁陟覽邀人寒雪後雲崖前共攀江入海門吞百粵樓横鐵甕誇三山飄飄旌旆登臨水指點烟波笑語間塵土揚州懶回首一聞風笛棹舟還

立春至焦山　蔡天啓

歲為茲山一再登藍輿乘興恣攀躋春生江海交流處人在蘼蕪最上層黃鵠搶沙眠百貫華鯨吼巨殿千僧道人邀上東巖宿坐看氷輪半夜昇

焦山　翟忠惠 汝文

氷輪依風負坤輿百川東流同匯輸撇巾之陂莽吞雲派焦之山初不濡雲根綠久揮江湖狂瀾滔天隨巖翻空神廻標避突不游門排霄岌相扶僧居蠔山迷向背佛宇森氣成吹噓甘遊玄冬崖盤枯洪濤濺雨吹衣裾颳來偶潮愁海若濆漲蹴浪翻鯨魚魔淵咸池相蕩滴月阿日扈漂方隅此身浮漚一縁聚

四大淼相殢空虚鍼鉢戀持妙吉仡旼呚生
睨焦頻居山中老禪服於菀杏飯遣化分彫
胡重淵吞涎舞蛟脊方丈寘潩凝熏爐夜寒
月黑照濁水乞取壞衲摩尼珠

觀音巖　　米元章

秦驅禹鑿已寥寥却為高人得姓焦鮑餌有
時邀楚釣海雲常覺護山樵巖多陰霧龍蔵
角虹掛蒼林玉露瀸濁氣不侵靈既下方壇
曾駐紫清飈

遊焦山　　韓無咎

荒村日晴雪猶積繫船焦公山下石山巖斷
崖石破碎瘞鶴千年有遺跡瘦藤百級躋上
方浮玉南北江中央橋竿如林出烟清酒船
遠與帆低昂老鵝盤風舞江面殺氣淮南望
中見神龍只作木底眠為洗乾坤洗雷電觀
音岩前竹十尋大士不死知此心醉歸更喚
敓七七剩種好花開鶴林

遊焦山　　晁子止

江勢東傾劇建瓴中流巖壑隱禪扃遊僧誰
渡降龍鉢過客爭摸瘞鶴銘修竹稍雲凌北
固拖花吹浪漲南濱上人勸賦斯山境乞與
微吟勒翠屏

瘞鶴巖　　胡致隆

當年誰為累玄黃潮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
無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叢蓋峰何
在烟鎖青田道正長遥想華亭拔鶴警依隨
明月過錢塘

金山行次梁必大韻　　金迺初

江吞淮楚通吳中深有萬丈天吳宮珠樓貝
闕知幾重魚首人面赤如龍紫雲赫奕青霞
濛天地下降百神從蛟鯨無端怒生風救移
三山塡其胸日纏月緯分西東戴鼇方知策
強雄馬塵轍迹絕遊蹤仙境真與蓬萊同千
濤萬浪揷兩峰屹然對拱摩層穹金山蜿蜒
勢未已焦山縈洄藏古寺大覺仙所廬聖上
人間畫圖那得似鏡銅摩青鳥飛起浮屠倒

影澄波裹六朝陵闕存故址百戰功名數衍
宇相去清風片帆耳此身未遊心已至君詩
到手破的矢我詩刻畫慚下里三分之句豈
辯此舉盃一釂問蘇子

和前韻　張道元

二山砥柱江流中下有水府之幽宮巨靈詼
此天險重怒濤掀起兩伏龍山光對面分淡
濃朝暮雲氣相過從鐘聲兩樣飄江風撞鷩
大夢醒塵胸海門茫茫直其東江山第一麗

且雄六朝形勝留遺踪天荒地老代不同登
臨此地閔幾翁公獨硬詰盤高穹長江滔滔
去不已千古名山古蕭寺白髮元僧心水止
嗟余勞生竟何似人間平地風波起誰能釣
舟烟浪裹千年門限鐵基址不如流芳向文
字州縣之職徒勞耳丈夫封侯待時至以道
事人直如矢豈但絃歌化州里人兮山兮有
如此我願學者梁夫子

次祥卿焦山韻　翟思忠

窓影江光四面開虛空無處得生埃依依山
頂雲飛去隱隱海門潮上來噴雪浪搥藏鶴
塚落花風掃煉丹臺吸江亭上多時坐誰信
茶甌勝酒盃

次董野迂韻　前人

四面江光不住塵中流擁護有波神畫家點
染圖多屬詩老形容語最真丹井泉來氷熨
齒石床雲卧浪搖身碧梳灣裹花狼藉一夜
狂風斷送春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飲于吸江亭

元　趙文昌南濟

金山據上流怒挾江聲東焦山護海門坐折
千里衝兩山勢欲合盛氣薄蒼穹解分誰巨
摩賴有流鑿功至今胥餘勇角立相長雄西
望汗漫遊目極大塊中手持一盃酒澆爾磊
磈胸魚龍出戲舞摩旗青蓮宮山靈自不凡
感汲欣相從因笑魏與吳乾坤兩雞蟲悠悠
一帶水往事無蹤夜深何處笛鳴鳴起西

風

題焦山方丈　薩天錫

江風入霜林寒葉下疎雨蕭蕭復蕭蕭可聽
不可數山僧亦可喜呼童掃行路到處覓秋
聲肩輿下山去

遊焦山　錢源濬

中流千古寺樓閣倚天青水國僧開殿雲汀
鶴瘞銘山光浮碧落樹影見滄溟我欲求深
隱波澄正杳冥

郭天錫

砥柱中流障北濱海門對聳兩峰青鶴歸幽
竇玄烟冷龍捲長江樹杳腥涎礪欲招蓮社
侶寄予失負草堂靈琰璞鵶綸老之何處西日
荒寒照野亭

宿焦山上方　前人

楊子江頭風浪平焦山寺裏晚鐘鳴爐烟已
斷燈花落與起山僧看月明

焦山　無名氏一作初

江上峯巒擁翠濤神仙曾此掛丹瓢中流坐
席雲常護六月樓臺暑自消樹色遠迷淮甸
雨鐘聲遥帶海門潮天開圖畫非人世一葦
相過不待招

次趙萬里遊焦山韻　俞希魯

山娃猶存迹豈非神州往往有餘輝海門浴
日霞光動佛屋凝煙霧氣微半夜講經龍出
聽千年瘞冢鶴來歸馬頭塵上深如海羨殺
雲堂老衲衣

次朱知事韻　前人

滔滔南紀接東濵天夐兹山鎮百靈一榻煙
雲空外影四軒風浪靜中聲祈蠶沙户無來
艇瘞鶴仙樵有刻銘慙愧蝸牛廬下客蒲團
趺坐閱晴陰

登焦山有感　祝子權

旅泊驚心髮舊遊今十年雲山故時色江月
幾回圓寥落嗟如許登時何悃然淮南數行
樹愁眼亂風烟

登焦山　周信仲

雪埋斷巘元曾到風度疎欞始再来春盡幽園尚紅藥雨餘荒徑自蒼苔短節扶病吾猶力古錦囊詩子合開弟恐平生老無着不能傳律以宗雷

遊焦山子昭姪不至　陳德昭

江盤石裂秋濤怒風捲魚龍海門去斷蓬掀渺一葦輕修眉淡掃千山暮惜我佳景子不来丹楓落盡平沙樹

題焦山塔　陳雲嶠

老樹雲間鳥宿洞深月落潮回此時此興不淺何日何年再来

登焦山塔

遠尋閬看訪參寥仰見龍蛇窟宅高試上雲梯舒望眼蓬萊咫尺限雲濤

又

歸鞭裊裊拂斜曛跳碎長街九里雲慚愧蝸牛廬下客終朝城市醉醺醺

題金焦山圖　顧利賓

昔一舸遊金山扣舷長歌雲水間青天四碧白日迴穩路鼇首凌風還潮落帆開更安徐焦光福地增薦[illegible]水晴瀲灔定潮宗人向蓬萊惟佛彷莫寞我歎幾年無賴贈別高情見此圖物色恍然飛動意山靈應識老狂夫

登焦山　國朝　高閔

久慕焦山勝今朝試一臨水環千畝潤月上半巖陰帆帶潮聲過樓因樹色深忽聞鐘磬響疑是海鯨吟

遊焦山寺　謝省

勝地浮鼇背開從五馬過半江流水淨兩岸好山多蜃氣龍宮閣鯨音振旋蘿誰知入蓬島塵世隔烟波

焦山　袁潔 郡人

浩劫存拳石秦皇不敢鞭斷崖飛白浪孤柱入青天鶴化何勞瘞丹成信妄傳幽人棲貝葉鎮日坐蒼烟

程敏政

十日橫江雨未晴艤舟來作看山行海濱烟
樹邊分朧樹秋風帆欲近城去國身輕如鴈
落登高詩徒逐潮生閒心欲托焦光隱客裏
先拋第一盟

漠漠頑陰掃未開石梯千仞滑生苔倚闌尚
見淮南樹拂袖宜登海上臺坐聽松風聊當
樂醉呼江水為添杯繞山細看題銘刻登有
人曾冒雨來

攀履同登杜觀亭百年身世等飄萍兩潮浸
作崩騰勢拳石終存砥柱形過棹客愁烟樹
黑浮家人占雨沙青南來抉勝心方健有約
重尋瘞鶴銘

王鏊

昔年曾上金山頂今日焦山始一躋四望雲
峯如此好平生詩句若為題烟中遠樹長江
北天際孤帆落日西聞道魚龍多窟宅[illegible]
歸去莫然犀

重遊焦山　楊一清

洞口孤雲面面生百年身世坐來清一般月
色金山寺十里烟光鐵甕城江閣雨餘秋水
闊海門風定暮潮平青山潦倒虛名在恥向
沙鷗問舊盟

邵文敬同遊席上次聯句韻

青簾白舫寺門前可是蓬萊別有天對客揮
毫真自許當場却敵更誰肩詩書童冠聊乘
興賓主東南美之賢不用德星占太史先聲
已聽路人傳

雨中遊焦山

無端秋色登臨地不盡長江眺望時世路那
能空作客風光如此可無詩及辰為樂人能
幾冒雨登山興亦奇直待晚晴凌絕頂遍摩
蒼蘚認殘碑

與屠大理元勳夜遊焦山次聯句韻

天將浮玉配金鰲萬古波心物色饒廟有辦
香遙

盛代祠存三詔記前朝高雲絶嶺江空濶茂
草深林路閉寥乘興不妨昏黑造諸天欲上
敢辭遥
帆影淼茫舟在窗香聞人語隔晴江山深地
僻潛歸除水落天空鳥去雙興盡永絃遥餘
筆坐諸纓纓更青釭平明再着登臨屐樣遥
層雲氣亦降

次日登絶頂次韻

西風殘葉織寒初兩日尋幽興不孤心愛汾

巖留客坐力窮雲蹬遣人扶城頭山色遥連
楚樹裏江聲直到吳莫道居人誇勝地分明
此景是蓬壺

陪少宰石樓李公遊焦山得長句兼以
贈別

金山之東復焦山兩柱屹立洪流間石樓先
生好奇者公暇拉我同躋攀江波不動平於
掌鼇背穩踏心神開想當造物開混沌鬼斧
為鑿蛟龍闢至今差峩鎮南極吐納江海廻

狂瀾靈根不畏滔天浸直與元氣相為端焦
光托名亦幸爾何物浮屠能踞蟠與君尋幽
懸吊古梯磴歷歷披榛菅龍叟生孫青玉塢
仙翁遺世桃花灣華陽真逸有舊刻名不可
滅字已刓病起曾遊半山止兩眼生花腰脚
頑君年稍長體力健直上如挾雙飛翰兒童
攙扶強追逐吸江亭前成大觀仰窺空無俯
瞰瀰京口諸山如彈丸倦來下憇水晶菴旋
烹竹笋燒沉檀白雲自封三詔洞亂石齒齒

苔痕斑帆檣如林出屋外鼓枻放歌時往還
酒酣閑行繞山脚稻田旆旆魚斑斑古今解
道惟蘇子而我舊遊徒汗漫君如朝宗意先
往我獨佇立留應難海雲堂深白日晚輕風
水面生微寒揮毫賦詩兼贈別留向他時作
畫看

李少宰有詩次韻一首又限韻二首

勝槩東南幾擅雄此山屹立大江中君來價
重韓吏部我老才非蘇長公且向川流觀道

體要從瀬倒識神功輕舟便合乘風去海上
遂來只尺通

三詔當年下漢京不將高隱博浮榮地奔龍
躍此巖在浪打雲靈稱客行石壁凝煙苔色
重海門浴日霞光明兹遊奇絶人間少悔却
前時不出城

清風直與富春長江水悠悠樹色蒼秋祀載
嚴周典禮遺編猶紀漢文章松聲暮逐胥濤
急花氣晴薰梵語香却少高人踵幽躅漫將

好景屬空王

李瀚

薰風吹上最高臺山閣稜層四面開夾道松
筠跡又容馴人依鶴去還來品題都付經綸
筆倡和慙非博雅才倚遍曲欄凝望眼虛舟
江上若浮杯

少年兩度過焦山今日偷閑又一攀隱士洞
前雲靉靆空王闕下水潺湲微風入樹藤花
落細雨侵階石蘚斑一點炎熇無着處分明
佳景出塵寰

喬宇

巨峰盤亘屹江中望極扶桑眼界空千古混
茫開鬼鑿九州疏瀹仰神工蜃樓出海雲將
霽貝闕依山路可通塵慮惟來消欲盡雨花
巖近水晶宮

方天雨

峯迴古剎急流中浮玉峩峩萬木空九有江
山無此景六朝詩句許誰工光涵鐵甕風濤

壯秀挹金陵王氣通絶頂登臨聞鶴唳恍疑
人在蘂珠宮

丁鳳

屹立江心第一峯望中青靄鬱重重迎春花
發臨崖樹向晚僧歸入定鐘樓閣低懸波底
影詩篇長護壁間籠凭闌漫憶黄巾亂聞道
中原漸息烽

馮蘭

勝名高迹並陰中翠嶂青峰倚太空却愛幽

樓從隱姓翻嫣圖畫失良工張根江底絞龍
護絕頂雲端鳥道通盡日我来還越宿分明
身在蘂珠宮

杭淮

中書偶從京國至興来拉我遊焦山秋清萬
里見毫末長江洶湧来雲間再望江南望江
北丹梯此日欣躋攀金山留雲更突兀咫尺
相對芙蓉妍海門東去渺烟霧沙清鳥白相
與還憶昔焦光避漢世尚有片石留人寰萬

年江月照不爛呼酒一破風塵顏

錢福

一宿僧房萬慮空恍然身世有無中烟籠北
固城頭火潮擁金山寺裏鐘吳地起頭鰲突
兀楚江拖尾入鴻濛古今代謝詩篇在不用
臨岐歎轉蓬

唐寅

亂流孕梵刹灑酒瀉襟期西北分天塹東南
缺地維高臺平[illegible]鳥清磬起潛螭千古基王

業来遊有所思

經焦山　上海陸琛翰林編修

鳥道高雲拂樹開海門指點是重来得從御
史桓公雅自愧詞人馬子才緩步振衣分絲
蘚題名援筆破蒼苔江山城郭真吾土却笑
登樓亦浪哀

和　廣信謝琛監察御史

百年笑口幾番開千古名山此日来石洞清

風高士跡海門佳句大蘇才遠天圖畫雲明
日絕壁龍蛇鳥啄苔坐想六朝前後事江南
何獨子山哀

潘丞之道長遊焦山約期未赴用寄　前人

聞說焦山好因君引興長林花朝露淨江月
夜窓凉禪榻誰同下公文我獨忙三邊況多
事憂世正皇皇

丁璣郡人

焦君一去巳千載峯石空餘水面青雲爲悠
悠浮世變江山湫湫俗眸醒烟横京口高低
樹潮落海門長短亭我恨古人今不見心隨
鴻背入秋冥

西風巳到菊花時江水江雲動遠思遊興一
如秋色壯孫懷只許老天知玄黄不歴波心
鶴黒白長摩石上碑寄語焦君莫相笑渭川
寧遣鬢成絲

甃開塵綱洗吟脾預擬遊山一首詩應爲山
靈相待久故令官駕出行遲玄黄莫負尊前
約丹竈仍存别後思但得眼中無俗物鳥飛
魚詠總相宜

陳鳳梧

萬仭懸崖掛紫藤水晶宫殿碧層層江山天
下真無敵登眺平生恐未曾三詔香烟藏古
洞六朝秋草没諸陵桑田互變知多少砥柱
中流此獨勝

風攤鯨波接四濵扁舟蕩漾若浮萍石頭虎
踞遥相望禹穴龍門一飽經一片海雲天外
赤幾行烟樹遠中青百年興廢憑誰問笑倚
江山一覽亭

浮玉金鼇值兩山滿江風月碧拖灣鷗鵬雨
擊三千里滄海東流第一關健步不辭躋絶
頂微軀逈覺出塵間偶緣抛却公家事消得
登臨半日閒

司馬堊

南來真見此江山天塹渾隨北固灣慨古幾
廻勞容夢尋幽兩度到禪關雲霞趣好頻成
詠廊廟憂深一倚闌笑向紅塵解相絆野心
先與白鷗閒

共擁樓船有八溟頗憐蹤跡似雲萍意中江
水前朝恨畧表茅亭舊日經幽洞烟横春草
緑斷碑波浸古苔青吟餘囬首蓬萊上不盡
長亭更短亭

一樽相屬坐聯詩正是松風化日時翠壁丹
崖來遠近青葱白舫度參差詩章好與江山
勝心事深教宇宙知但恨與君容易別天南
天北豈勝思

王臣

芒屩飛來浮玉山路緣石磴仍灣灣嵐光染
袖翠欲濕江色到門春不關笑倚長松君張
氣醉扶孫鶴似從九關向來儘有閒時節爭及
今朝真是閒

帆檣委曲度漁濱身世真同水上萍三詔昔
人猶未起一官今日已重經潮聲入海依然
壯山色當樓若簡月瘞鶴舊銘餘幾字暮雲
空繞吸江亭

片雲不用急催詩是仙翁欲醉時竹裏茶
烟晴冉冉洲南草色綠差差江山有景僧皆
占歲月無情鳥未知賈墨亭邊蒼蘚合一襟
聊爲昔人思

遊焦山次遂庵韻　王守仁

長江二月春水生坐浮洲渚浮太清勢扶鰲
風振孤石氣噴濁浪搖空城海門青峴楚山
小天末翠飄吳掛平不用峻飈躡圓嶠眼前
魚鳥俱同盟

倚雲東望曉濱濱江上諸峯數點青漂泊轉
慚成竊祿幽棲終擬抱殘經岩花入眼新疑
紫壁樹懸江欲墮青春水特深埋鶴地又隨
斜日下江亭

扁舟乘雨渡春山坐見晴沙漲幾灣高宇臨

江撐獨砥長流入海扼重關北來宮闕參差
見東望蓬瀛縹緲間奔逐終年何所就端居
翻覺愧僧閒

邵珪

茲遊豈天假始發興尤緩出門山便佳總岡
半田寬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經海門浮大
舶恰濟春潮滿我由筋力強旣晚不辭懶緬
懷三詔翁一庵誰付管佛印十六詠一一當
賦續卒勝蘇公遊選友四三伴王尹予故人

此情殊欵欵主僧好事者饌具出舟興新堂
設大榻小憩供茗盌倘日得重遊記取西巖
暖

高鑑

為愛南徐第一山偷閑清曉扣禪關崚嶒石
壁三千丈紫翠雲房四五間洞口蕉梯緣客
掃海頭潮落有僧迎興來更探幽棲處竹徑
崎嶇盡日攀

問阻春江一夜風海門東望杳何窮斗垂天
地潮初上潮影龍浮正中身世疑留金色
界夢魂疑在水晶宮青山咫尺明朝路衣馬
紅塵便不同

杖外江楓照眼顏漫陪高興坐松關天心冷
浸水壺月海勢晴吞玉鏡山一兩點塵飛不
到百千般事不相關乾坤佳境僧居占只許
沙鷗伴此閑

偶將高興寄滄江春滿乾坤酒滿缸人喜劇
淳𡡉書短句逢險頓覺心降浪頭突出青山

三山志　卷三十六　廿

一樹秋盤回白鶴無奕無恭遠公常倚正洽斜陽
倒影入禪窗

黃椿

雲島清幽聳萬寒絕勝還輸老眼看碧潯青
天無點翳翠崖丹壁任飛湍蟠牛入夫山猶
姓鶴塚銘非字亦漫水前平分從此始玄真
分合理無竿

王溥

金山名勝閱天下看在焦山更不同樹色遙
連金界碧日華晴映廣寒紅然形化銘猶
在詞客登臨刻亦工行樂可能忘
國念春光還在九分中

建康東下石城連佳氣和雲勢欲奔鼇向此
中疑鬼斧驅從何地有神鞭平波浩渺來青
海曲寶蒼芒鎖翠烟極目乾坤凝望處萬年
風景只依然

群峰紛糾碧城圍綠漲岩阿路漸微芳草和
烟黃隨鵠落花衝浪白鷗飛千年勝地山河

三山志　卷三十六　卅

壯半日閒情車馬稀憂樂肯同萍跡遠丹心
還自戀金扉

陸相

秋空望眼徹東溟險絶身如汎水萍三詔士
能終隱一龕僧解理殘經風廻沙嘴蘆翻
雪潮落山根石露青自許塵蹤難數到日斜
猶倚吸江亭

劉績

絶頂纔登萬象無人間別是一蓬壺信憑潮

汐報昏晚摩弄星辰辨越吴天文献珠成黍
粟闍黎攪水作醍醐六朝宫殿皆塵土不及
焦君隠士居

沂流尋古刹獨立最高峯三國封域混十洲
雲氣通盤旋路烟霧嗟咳墮天風地恠凡人
入周遭今水封

釋宗泐

一峰如鉅石屹立江水中寶刹欝重構勢與
山爭雄若人于此住超然塵外踪上開當水
面下瞰馮夷宫魚龍近几席波濤蕩襟胸有
時天宇淨倒影清若空燕坐觀衆有起滅殊
無窮一念寂不動咨馬心境融焦光邈千載
遺丹射林紅浩歌倚闌夕明月生海東

釋玄穆

獅子峯前放晚翛直登絶頂縱幽探帆檣遠
近迷蒼靄樓閣高低鎖翠嵐水色倒涵天上
下山形雄壓地東南焦仙去後岩扉古樹老
碧桃春正酣

昔聞焦山寺今上妙高臺僧向雲中住船從
浪裏来地高霄漢近山碧畫圖開日暮詩成
處潮聲暗作雷

釋德綢

誰移兜率向蓬萊不着人間半點埃盡日波
光浮几席行空雲氣碍樓臺隱君洞古多蒼
竹瘞鶴岩空但緑苔閑罷楞嚴望秋碧群鷗
際忽飛来

釋智鉉

陳經邦 編脩 對溪

汗漫開霜鏡微茫露翠鬟屹然接三島不復混千山紛境人天外禪心水月間休疑焦處士遯詔老松關

京口三山志卷之六

京口三山志卷之七

郡人 張萊 纂輯

雲間 顧 清 正

推官 史 曾 修

集文

賜甘露寺大藏經 敕諭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鎮江府甘露禪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治究之故諭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敕 之 寶

金焦二山寺同

祭焦光文

維　年　月　日鎮江府某官某偕僚屬等官敢昭告于

漢隱士焦公之神遊心太虛棲迹空谷入欽隱德山以姓名峻節清風千年百世謹遵　國典常祭是伸　尚饗

祭金山順濟廟文

維　年　月　日鎮江府某官某偕僚屬等官敢昭告于

金山順濟龍王之神維神靈迹金山揚靈江瀆褒封順濟實以報功月吉辰良下元屆候謹遵　國典常祭是伸　尚饗

焦光徵君贊　　漢　蔡邕

猗歟焦君常以玄默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皋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授衮職昊天不吊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惑惜我朝廷喪斯舊德恨爾學士將何法則

瘞鶴銘并序　　梁　華陽真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我為彷彿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唯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瘞鶴銘辯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云云宋資政邵亢就山下斷石考次其文闕其不可知者也

江陰真宰丹陽仙尉茅山徵君此宋歲淳
開寺僧如玉所定本
集古録云右瘞鶴銘華陽真逸撰刻于焦
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
模傳之往往秖得數字而已世以其難得
為貴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
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
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
陽真逸是顧況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

無年月疑前後有人同斯號也
東觀餘論云邵公允考次銘文首尾可讀
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録謂好
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
獨為多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
所得蓋六十餘字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
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
鶴銘又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
是顧況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

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
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
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
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証也壬辰者
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
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住會稽永嘉[illegible]
還茅山十一年乙未弟子周子良仙去為
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
銘從有題丹陽尉山陰宋數字唐王瓚詩

字畫亦頗似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
題于石側或以銘即瓚書誤矣
苕溪叢話曰東觀餘論黄伯思所作也其
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跡自出流俗其在
華陽得許楊顏三真蹟最多而學之訣
蕭遠雅淡若其為人伯思此跋稱賛弘景
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為類之弟余初不曾
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為然
趙氏金石録云集古録華陽真逸是顧況

號余徧檢唐史及先文集皆無此號惟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古錄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津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晩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弟蘇子美嘗謂真皆以此銘為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

中瘞鶴銘八字右軍書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書也若瘞鶴銘當為右軍書使人了疑如歐陽評頗抑黃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彷彿惟顏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右軍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不應已自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

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石刻王瓚一詩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歟嘗親至彼觀之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人有此人亦號逸少爾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姑俟識者折衷之

蔡祐雜記焦山瘞鶴銘不著名氏但稱華

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張子厚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濱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可攷官稱乃唐人則張丞相可謂明鑒也又古洲馬子嚴題云予淳熙己酉歲為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于俳徊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崖間震而墜者

予亦信然遂繫舟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
下二十餘字汲問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
碑水落時亦可摸搨予因請于州將龍圖
閣直學士張子顧出之張欣然發卒挽之
既出則甲午歲以下二十七餘字偶一卒復
曰此石下猶一小石亦瘞鶴皆如是刻畫
遂併出之亟讀其文則與所摹搨所見者其
文一同特以較之第斷二字而筆力頗異
乃知前所見者為小學摹繼錄因摸數本
以遺故舊今但餘此某辨以為一通而記
其左云近鐫陶隱居瘞鶴銘及覆評辯乃知
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
之說得之矣此不復辯
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北觀音庵下
瀕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水
落始可摹搨其刻之壯觀亭側崖上者乃
翻本也
格古要論云瘞鶴銘梁陶弘景真書在焦
山之足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

狠石辯

蘇文忠遊甘露寺詩有狠石臥庭下穹窿
如伏羱緬懷昔龍公挾策事雕鐫二談收
猘子拜說走老瞞名高有遺想事往無留
觀其序云寺有石似羊相傳謂之狠石諸
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拒曹操蓋寔
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若臥羊
形製略具號狠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
劉備論拒曹公按輿地志石羊巷在城南
矣時孫權隧道也劉備詣孫權權與俱出
獵因醉各擲一羊三說不同
又詩話云甘露壁間舊有羅隱詩云紫
髯桑蓋此沉吟狠石猶存事可尋云云特
錢鏐高駢徐温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
隱此詩沉而有味元符中經火詩版不復
存石亦毀剝矣按曾彥和潤州類集引羅
隱石羊詩自註云在妙喜寺又悉寄雕師

詩云石羊妙喜寺甘露平泉砰妙喜即今
因勝寺也甘露寺殿前有小石似羊僧因
以隱詩揭其旁焉非也或者謂李衛公所
建甘露寺時聚境內奇物實之今狠石實
自妙喜遷置然雖隱與衛公相去甚久石
羊在妙喜隱猶及見之則知非衛公徙置
明甚蔡郁類稾作于元豐中而蘇公過潤
亦嘗有覽時謂當時所見已非舊石矣

明應公祠銘　米芾

水清石瘦蘇公之宅妙道難測能語而默
俟河之清乃謁帝夢蹟瓊瑤壇乃霧是擁
盼響濛濛從公德不章客必茹素
擁徒侶御從以雨歷風感于神應可呼
勒石辭塗以爾瀆矣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蘇軾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
因是識師是則非師因師識道語亦如是

與金山寶覺上人柬

法歲赴官迫于程限不能住舟一別中流
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
蒙輒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慚荷之
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
至辱教累幅慰喻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
論仍審比來法體佳勝其比粗遣但未有
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
記即當下筆遊山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
首寫寄以當一笑人還草草

與佛印禪師柬

軾啓人至辱　書承　法體佳勝離揚州
日忙迫不復知公在郡也但容見焦山耳
行承　示諭知世外人尚紛紛如此吾輩
何足道耶妙高詩聊應　命耳僕不知人
頗如何人若界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
哉今日過邵伯埭自此入塵土狹猾之鄉
矣回望山水間塵塵妙談豈可復得惟千
萬為重不具

與金山寺佛印禪師離黃州

辱書伏承　道體安佳甚慰馳仰約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不悉

金山寺重建水陸堂記　　曾子固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潭山之陽元爽之池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矣金山之以觀遊

之美取稱於天下非獨據江瀕並楚之衝而適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甍接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願窺者嘗特一山之所識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之燹圖嗟夫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營堂與殿環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翕者余嘗與之

從容彼其術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于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蕪塞而下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既於百年累世之迹則學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來乞記堂

之始廢為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焦山寺御書閣記　　鄒浩

余前年過丹陽登連滄觀以望日而大江橫貫于前金山焦山拔出江心岌然若左右如人分引兩臂之狀信乎其為東西之絕境今昔之勝遊者各有得焉而可以言畫也焦山在東北隅非若金山當舟楫往還之會人所易到故其名未大顯於世稽

按圖牒此山蓋以漢焦光嘗居之得名今之寺乃光之故居改以為寺於今若千年

本朝　太宗皇帝深念沉淪波濤之人未脫苦趣嘗遣近侍即山建道場以濟拔之

御製疏文著在寶刻與佛日禪光照耀幽冥無有終極沙門某人既嗣住持事私自念曰某人之初授疏也展卷讀誦實令開堂演法上祝　皇帝聖壽借使得一叢爾陋處猶將汲汲興起仰贊天長地久無疆之休用副臣子歸美報上之勤誠何況此山高視一方又　太宗皇帝寶刻在焉雖龍天聖衆恭敬衛護不可容聳然棟宇規模苟有可新以發莊嚴又安敢不免于是前之人未作為者作為之舊製之當更易者更易之願力所諳通與情翕應怠者勇奮吝者樂施慢者篤信毀者讚揚百物咸赴其求百工各聲其能自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凡若干時而寺之內外一一闓麗與

山與州與尊奉君父之意悉皆宜稱於人遂屬其從弟饒州樂平縣主簿詹君抃以其評來求記余雖未識其人觀其所建立如此且樂平君鄉先生也先生為其先言至於再三余尚何已某是以余之所目覩者并載焉俾刻石以詔無窮

甘露寺重建多景樓記　陳天麟

甘露寺多景樓不知其所始與所以名寺興于唐[illegible]皆不及多景則[illegible]無疑獨不知其歲月初為[illegible]中有刻有米公元章詩且云[illegible]樓舊蔵書禪郎不載何名當元[illegible]東坡先生熙寧甲寅歲自杭[illegible]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illegible]江天斜照傳乎樂府不知與元章賦詩時歲月相去幾何豈有之而中廢耶或云熙寧中主僧應夫為之是皆不可知也考丹陽類集寺凡樓觀四曰雨華清

睥凝虛多景其一也刼火之餘蹤跡難辨
近歲有言于太守方公滋者指優婆塞之
居為舊址公因以其所名之啓窓東鄉僅
得圖汝焦石數山長江一曲則景固未嘗
多也謂此為是是又未可知也下臨峭壁
岸稍稍壞難於立屋主僧化昭危之乃相
地于寢堂之西為屋五楹牓以元章舊跡
登者以為盡得江山之勝盖東瞰海門西
望浮玉江流縈帶海潮騰迅而維揚城堞

浮圖陳于几席之外斷山零落出沒于烟
雲杳靄之間至天清日明一目萬里使人
慨然則是樓也安知其非故處不然亦足
以實其名矣京口氣象雄偉殆甲東南北
固瀕江而山聳峙斗絕在京口為最勝而
今之建樓之地又為北固勝處昭蜀人也
胸中不碌碌故于是舉為宜予喜而為之
書乾道六年歲在庚寅三月初五日

岍山園記　馮多福

蔡氏叢談載米南宮以岍山于蘇學士家
易甘露寺地以為宅好事者多傳道之余
思欲一至其處且覲所謂海岳庵者米氏
已不復存總領岳公得之為崇臺别墅公
好古博雅晉宋而下法書名蹟貯所藏
而於南宮翰墨尤切愛玩悉摘南宮詩中
語名其勝槩之處前直門街堂曰宜芝便
坐曰抱雲以為賓至税駕之地石登重岡
亭曰陟巘祠像南宮扁曰英光西曰小萬

有叟出塵表東曰彤霞谷亭曰春漪冠山
為堂逸思杳然大書其扁曰鵬雲萬里之
樓盡橅所藏眞蹟愚髙賦詠樓曰吟清堂
曰二妙亭以植叢桂曰洒碧又以會衆芳
曰静香得南宮之故石一品迂步山房室
曰[illegible]嵐洒[illegible]流池曰滌硯盡得登覽之
勝總名其園曰岍山洒酣意適撫今懷古
即物寓景山川草木皆入題詠公文彩振
耀一世蕭韋脱手争傳施之有政談笑辯

治當調度搶攘羽檄旁午應酬刻决動中機會又以其餘才餘智與舊起廢自我作新人汲汲已猶裕如燕閒之成足以觀政非徒侈宴遊適覽之適也夫寒暑世所寶不必私為己有寓意於物聊以適意為悅且南宮研山所藏而歸之蘇氏寄寓在天地間固非我之所得私以一拳石之多而易數畝之園其細大若不侔然已大而物小拳山之重可與輕於鴻毛孰爲物哉一指

則悟室之內仰觀宇宙之大其致一也此地以晉唐而宋皆名流所居南宮嘗之以海岳名庵後餘百年公始大復其舊豈惟公姓天設而地藏之以遺其爾孫乎何幸寓目其間公俾記其顛末不敢以固陋辭於是乎書

金山寺萬壽閣記　元　虞集

南徐古治限大江之與受衆川之委東趨而將至于海也其浸汪洋以無涯其流紆四而莫止者[illegible]立中江以迎其衝者金山也山有佛寺始建于晉明帝時梁武帝著水陸齋儀[illegible]其寺至宋真宗賜名龍游禪寺國朝至大己酉僧應深以　天子之命主之兼[illegible]以馬薛里吉思所擴銀山東西二院　　敕使者修水陸大會如梁之儀延祐[illegible]治間又爾　敕建會如至大故事於是應深以寺西之歲即寺之右建大閣焉上嚴萬佛之像下肖羅漢之容為

位五百後三年　今上皇帝登祚之日由江引発而覲發是閣壯異締構瑰偉而善深之為也[illegible]奎成佛像于以賛之又三年　皇帝既[illegible]寶建元天曆三遣使齋名香白金[illegible]之山祇波神魚龍舞幽[illegible]顯若應感著焉至順元年秋應深來朝京師十月乙亥入見　上御奎章閣奉佛[illegible]遣　上曰閣中萬佛已莊嚴乎對曰[illegible]以金也　上曰朕悉為若[illegible]

之即出內府寶鈔五萬緡以賜之仍歸以
羅漢莊陷江沙汰之田明日應添入萬同
臣僧請以萬佛祝萬壽額萬壽寺萬佛
上曰朕之崇佛豈私朕躬所冀含生均被
佛力因名其閣曰萬壽又明日　敕學士
臣集撰文以記之臣集嘗聞浮屠氏之說
曰充乎法界一佛身也何有於萬以其化
現至百千億恆河之沙折爲微塵猶不能
擬言萬可言用像設數取數于閣以表也

臣請論之以言今我　聖上運至善大慧
之心位乎億兆萬民之上一念慮之善一
佛之全體也一號令之善一佛之大用也
一日二日已具萬機至于歲時種善無數
即佛之言非萬可計矣前　聖天子萬施
之施豈獨見于斯閣而已哉有生之類無
間遠邇大小知上之念已也仰而望之一
一如視涵上之恩惠焉辟如瞻日於天人
各見日如日視已不知所見共一日也觀
月於水人各見月如月視已不知所見同
一月也散之諸有名之爲萬歸之如無其
實一佛也一佛萬佛也我　聖天子一佛
萬佛之所具乎一佛之壽已不勝計即至
萬佛其壽無量即壽即佛即佛即壽是故
斯閣可得而名矣請書其事以諗諸來者
而深之勒亦得繫於無窮焉

京口三山志卷之七

集文下

甘露寺興造記　國朝　王直

正統三年甘露寺興起之功成寺之耆舊具本末以揚巡撫侍郎周公恂如書來求記按寺乃吳甘露所作時改元甘露因以為名寺在北固山下臨于大江自昔號奇勝梁天監中武帝幸焉賜大鐵鑊二貯水飲僧且書天下第一江山六字揭于樓上久

之字廢而鑊存宋入唐寶曆中李德裕觀察浙右為之拓其址增廣其室廬且造鐵浮屠[illegible]級乾符中燬于火鎮海節度使裴璩重建焉宋祥符間僧祖寧主是寺宣本國威賜田四千餘畝資用既饒乃遷寺于山上窮極修麗建炎燬于兵嘉定中僧祖燈復修之至元己丑又燬焉大德己亥僧智本重建土木釆章不失舊觀自是而後久無有繕治之者故久而益壞上雨旁風

無不敝壞僧徒漸散飄泊[illegible]癸丑周公巡撫過焉嘆曰是江左名刹而頹敝若此非有德望之人不足以任之乃命僧綱司為請于僧錄司選于衆舉天界首座玹理主焉玹理字[illegible]中端重明敏深悟宗旨而多讀儒書僧俗禮敬焉既正法席闡明其師之道以授學者退而周視敝宇慨然欲新之田刹之入未嘗私一毫歲凶則凡佃其田者皆賑贍之人人為盡力故刹

入愈饒而得如其志歲甲寅作法堂于山畔葺多景樓乙卯治山叢建大悲閣千佛閣及凝虛雨花二樓丁巳修大雄殿戊午新僧堂禪廊廡之缺敗者重建海岳庵庵之西蘇子瞻諸賢舊遊處也搆垂青軒用唐人天垂四面青詩意云總之為屋百餘間輪奐之美莊嚴之妙蓋極其為之所能至若庖湢庫庾乃諸器物靡不畢備衆謂寺之全盛莫如今一中之力然非侍郎公

焉逈而闡揚之安能是也宜書以示後使
知其繼而不忘予謂世之名利多矣貧力
非不富締構非不壯麗也其盛于前而衰
于後者不可一二計至于衰而遂廢若亦
往往有之豈其人皆不足為哉天下之事
無不可為者苟有龐公之心特堅勇之志
充之以誠而續之以久豈有不底于成功
彼樂因循姑息縱欲之習務適其意
多如是安能有為為之亦安能有成哉無

惟乎其衰且廢也甘露之弊甚矣其資業
固在也然猶歷久而復興者豈非繇其人
而必待一中歟抑一中蓋有龐公之心堅
勇之志誠實而不欺恒久而不渝者宜其
成此不難也使凡任事者皆如一中豈有
廢事哉予舊聞甘露之勝多景樓最殊絕
也群山西連磅礴秀整大江東去與海相
接四時朝暮之間景物萬變嘗有意一遊
焉然以其弊也不果乃今得一中興理於

破壞之餘使千百年瓌傑之觀煥然復盛
于今日其製作又加于前者則予之興可
已耶他日乞身南還儻得遂償所願焉覽
一中之績尚當為賦之也一中廬陵人全
菴其別號云

金山妙空岩記　周忱

金山之東麓有岩焉硿研洞谽縱廣數丈
許居其中可當屋四楹然其上崖嶂疊出
有傾倒之勢下則叢石隱起作礧磈狀荒

茅篁竹又蓁翳于其前故高人勝士不以
為奇而蹤跡未嘗至前住山敏機聰上人
作竹院退居于其旁已十餘載亦未之顧
也宣德五年秋余至京口暇日過金山瞰
中冷泉陟妙高臺坐楞伽室進至絕頂倚
吞海亭窮極勝覽然後退坐于上人之竹
院始覩是岩謂其可以居也因俾上人營
而治之後二月予復至焉則向之傾側于
上者補以簷楹列窓戶而正向之礧磈于

下者足以土石加甓甃而平矣其前之恭
驕者亦從治而為徑路矣入其中凡案床
榻熏爐茗椀無不具矣徘徊瞻顧則岩之
深與廣迥若有增于昔時因為名之曰妙
空岩求駙馬都尉沐公為書三大字揭而
扁之風告于上人曰發岩空洞之妙出于
天造從該自開闢以來然矣倘其晦于昔
而題于今耶蓋有觀乎上人之瘞尸覺甃
也瘞尸覺甃非岩之本體而岩不能無賴

之者非此則俗則者無由正礙礙者不得
平於以恭瞻而妙空之體不足以表見也
噫乎一岩空洞之妙尚有賴于營治之力
曾謂人之有身而可以頹墮委靡不事修
飭乎佛家謂之定慧必由戒律而進於此
亦可以取譬矣上人曰善請以是為記使
後來者知所警上人名真聰博學而嚴於
戒律嘗與予同修中秘書余是以為之記
云

留雲亭記

彭祿

金山在京口江中每風西起勢欲飛動故
昔人謂之浮玉山是有以夫山上有寺寺
舊有六亭今惟存其一曰吞海餘皆久廢
景泰甲戌郡守白公紀金山之下訪古懷
興乃命住持弘壽等議作亭于山頂因舊
址也越明年夏六月而亭成高明雄傑密
絕霄漢復舊觀也華扁靈揭稱映山水耶
舊名也弘壽等感公之惠徵記於余夫

亭以留雲名豈有他哉或曰每寅之朝風
雨之夕雲氣往往停留其上故得名云噫
夫江山亭樹非人不傳唐王弘中在連山
僧景常建亭以供游息而燕喜之名載諸
簡冊宋歐陽永叔守滁陽僧智仙築亭以
備宴賞而醉翁之名垂諸後世今弘壽等
議之作亭又因公而致余知留雲與公之
名流芳無窮必矣豈待記而後傳耶公名
仲賢字[illegible]陝西綏德人由御史擢郡守

所至皆有仁政云

焦山寺壯觀亭記　徐有貞

古稱金鼇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即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焉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爲而訛焉浮玉視金鼇加峻而多石高出雲表屹立中流其獨也如洪河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天下山川形勝莫踰此矣

昔余道乎京口金鼇嘗一再遊而浮玉則未也邇者以太守姚侯之約而始克登焉既探三詔之祠訪漢隱君先之遺跡因與之搜奇選勝於蒼崖翠壁間得其景之會處作一亭以擬之南瞰巍巍之流北瞰欣步之洲西接龍蟠虎踞之都東望海門天爲之險引領四望但見天溟溟焉溫溫焉蟠天而白者皆水也峩峩焉嶸嶸焉拔地而青者皆山也而一拳之石尋丈之亭適攬而有之游目之際余與侯相顧動色而嘆曰壯哉江山之爲觀也有如是乎侯因舉李太白登高壯觀天地間之句而請余曰請以名吾亭可乎余曰可雖然江山之壯不自名也以人而名是故甘露之名以李文饒金山之名以蘇子瞻茲山之名則以焦隱君也然茲山之形勢視彼兩山加勝而其名不加著題詠不加多何哉蓋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所謂立德

立功立言是已文饒子瞻其庶幾立功立言者隱君之名高矣而於三者無聞焉此其所以異歟不然彼如羊之很石河之壓也徒以諸葛孔明一跡以談而其名至今猶震悼乎人耳目開然則天地間壯觀雖在乎江山而所以名壯觀者實在乎人人可不自重而自立耶今侯之與予同遊於斯亦豈徒然也哉如文饒子瞻之事業文章固不可少而亦不可以是自畫乃所爲

則孔明其人乎至於立德則吾聖門之軌
範在焉尚可勉焉以有立也夫子固嘗曰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又曰己欲立而立人
侯之自立偉矣而能知余相與以道合志
者余也敢不敬從侯於是躍然喜唯然應
即以余言記夫亭天順八年歲在甲申五
月日

新修焦先生祠堂記　沈固郡人

先生諱光漢末隱士也丁默齋建安關中

之亂潜至河渚作蝸牛廬嘯吟其中復尋
幽勝徙京口城東江中之山洞居焉　朝
廷三下　詔徵不起後人因名其山而扁
其洞至今嚴祀不絶舊有堂宇歲久朽腐
且祠釋像其中天順壬午四明姚侯彦容
来守是邦行禮洞下周廻顧瞻咨嗟興嘆
以爲表揚風節化民之本而先賢廟貌崇
稱且瞻甚闕典也因謀修葺於是捜羡餘
發委[illegible][illegible]材庀工經營甚畫揺角之歆缺

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鮮明之繚以垣
墉創外門而揭華扁徹異端崇正祀規模
氣象視昔有加不徒揭處妥靈甚慰邦人
之思也夫以先生高世之行三聘不赴豈
絶世好爲詭異哉蓋是時漢室不綱群雄
並起先生抱康世濟民之才而不遇文明
仁義之主是以蔡邕荀彧之徒雖賢且智
猶不免屈身殞節先生亂卿相之貴千金

之富終老空谷子陵以來一人而已夫西
漢養士二百年王莽謀逆而子陵僅見東
漢養士亦二百年袁曹角逐而先生再見
先生相去二百年而風聲氣韻如一日富
春之山與焦子之山相去數百里而先華
高致無彼此論其清風高節匪直矯當時
貪饕之弊能使百世之下廉貪立懦而塞
奔競之途且兩漢清節之士皆見於季世
又以表　國家培養之久所謂歲寒松栢
後凋也祠于茲鄉以崇名教宜哉雖然六

惟光明正大之人然後能重消修苦節之
士故嚴先生祠堂傾圮范文正公典郡新
之加以雄文光照宇宙今徐先生祠宇弊
陋已久不遇吾賢太守庸能作與創新乎
是知徐先生固無愧于子陵而吾太守之
舉亦無幾文正之軌轍也第以同投老丘
園筆力荒猥而祠記之作不克褒揚先賢
發揮郡侯以禮道古人之意爲可少焉祠修
於是歲仲秋訖工於季冬而記作於次年
孟春云

重建金山寺殿上梁文　參　孫仲益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界吳楚之衝故
刹歷陳梁之舊攀新蘭若實奉金仙都統
太尉得正法眼藏而攫靈寶了一大因緣
而作佛事泰發游觀獨有顯慕鐘鼓不鳴
龍象皆泣毘耶城大居士已屬當人妙高
臺老比丘而爲說法指囷分粟除地布金
洞開祇樹給孤之園首建釋迦丈佛之殿
六鼇負出三神山仙聖之宮一鷲飛來四
大海神龍之會迴起諸天之上中嚴兩足
之尊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衍河
沙數之難窮求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
爰修修梁之舉共賡擊壤之音

東　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天起
六龍推出半輪紅

西　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
濤頭初上雪平堤

南　一勺中間乳水甘殿角風來鈴自語
曼陀花雨落毵毵

北　北戶星辰如可摘夜鶴休驚蕙帳空
古佛同龕有彌勒

上　堂中丈六金身相光明五色爛摩尼
八部龍天盡回向

下　二十三生本同社庭前松栢自長春
神裏靈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方護持萬德

從衆否之鑑而共葬塵分一炬之燼而去三災屏盡百順天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川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普沾利樂

京口三山志卷之九

詩話

梁王勵大同末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武帝幸朱方登北固樓勵隨從輦側備顧問所經山川應對有故實賦北固詩辭義清雅帝嘉之（仙）

唐王灣先天進士自洛陽尉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遊吳中題北固山詩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來無聞此句張燕公說手題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作文之旨…有江…篇全用中四）

句務許鄂州青山樹一聯而兩見皆談

宋晁君成登多景樓詩無一字一句之不工飄謂宋詩非唐乎五言律八句內得一聯可以名世況頻有數聯說盡多景之妙南渡後詩脚充塞如劉改之長律阮秀實之大篇皆徒虛喝耳

楊公濟甘露上方詩云雲擁樓臺出天上

真佳句也下句亦稱歐公有云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以其葩藻流麗與平甫相似律髓

龍州劉攽之以詩鳴開禧乙丑過京口岳珂為糧幕庚吏廣漢章以初輩皆寓是邦暇日相與摛奇吊古多見於詩攽之多景樓一篇云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

風景異南北禮不見遺人淚漉君不見王勃詞藻鉅麗世高特未到滕入耳翩然落鶩豫章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誰似一朝放逐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氣今四海遊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手柰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寫

珂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程史按多景樓詩集中止載首四句而全篇人多未之見不欲增入姑錄于此

劉攽之多景樓詩又一聯云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蓋自吳晉以來立國于南者恃長江天險蕞競保守北望中原置之度外况沙漠之境氈毳之域共詩意蓋深寓此恨也至我 朝

太祖命將出師直抵塞外

太宗親征遠逾漠北名王貴族悉來歸附龍

沙之地蕩然一空奇功偉績真可謂雪耻酬百王成功冠千古者矣石齊

李德裕既新甘露寺出所藏陸探微畫獅子一菩薩二以授寺僧故蘇子瞻有詩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翟汝文亦云奮迅陸子畫青猊戲芝田其後寺僧發古殿基獲舍利七粒并石記乃文饒所瘞也

元祐中郡守林希寫李衛公會昌集文武

兩朝獻替記與佛書同藏于寺寺舊有張僧繇所畫菩薩像六東坡詩云僧繇六化人霓衣掛冰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翟忠惠云僧繇六化佛生面行差肩米南宮甘露悼古詩序則云寺壁有張僧繇畫菩薩四所見乃不同又寺壁有吴道子畫畫行脚僧亦見悼古詩序

金山寺號為勝景張祜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

乃復吟一詩時號絶唱南唐書

孫又有句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可以相埒然移之南康之落星永嘉之湖心亦無不可鯖[illegible]

白樂天為杭州刺史徐凝自富春來張祜亦榜舟而至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廡闈之鬭勝負在於一戰祜曰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之句亦未為佳也尤文簡

張祜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且有疵病如鷩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illegible]苕溪

金山居大江中迥然孤秀詩意難盡故張祜孫魴詩為第一如孫生結宇安禪之句似終不能逃苕溪之評羅隱亦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記旧

梅聖俞金山寺詩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一聯絶妙尾句自然有味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然則有梅可也律髓

金山寺留題亦多而絶少佳句惟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飛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以其亦可用之落星也熙寧中荊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迴齋閒覽

王平甫金山會宿之作只第四句佳祓乃兄介甫歷倒平甫自和有云檻外風吹前渡語江邊影落萬山燈半空月上方清徹萬里潮来自沸騰又較親切乃皇祐中少作耳荆公時亦未逵遯齋謂偎穿中非也張祜詩無可議荆公詩恐亦未能歷倒方壺隙緜巳謂王平甫嘗以揚公濟金山詩為莊宅牙人語觧疊四至如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信如所譏矣然予觀

荆公之詩前四句亦類此胡苕溪云平甫金山詩有北固山連三楚盡中冷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而反自作此等語何耶復齋漫録

前輩譏揚公濟金山詩五六為庄宅牙人語若如此論介甫亦犯此戒其實自是佳句公濟燈火見揚州沙岸似西興細味之公濟尤勝尤切題非外来也方壺

郭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全篇世多未之見苕溪

功甫金山行烏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之句大為王介甫稱賞王直方

功甫好自夸其詩蘇軾守杭功甫過之嘗誦其金山行至再三不輟聲振左右既而問軾曰祥正此作幾分軾曰十分功甫愕然驚喜以為遇己知軾徐曰三分是詩七分来讀豈非十分耶[illegible]

蘇軾在金山嘗作一小詩戲佛印云遠公

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云云蓋軾性喜啖豬佛印毋製以待其来一日為人竊去故有是作竹坡

潤州大江本與楊子橋為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渚耳潮水昔通揚州城中唐李紳詩云鸕鷀山頂片雲晴揚州城裏見潮生大曆後潮始不通今瓜洲與楊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三十里瓜洲以開為限雖楊子橋潮亦不至矣大抵江中多沙湧漲不常

予在丹徒時聞金山之南有漲沙安知異
日金山不與潤州為一耶蔡寬夫
潤州伏牛山即金山貢銅器及鱘鮓唐志
金山鹹豉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
及也故蘇子瞻亦有詩云誰能斗酒博西
凉但愛齋厨法豉香太平風月錦囊
昔有傳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
積七年感太極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
石槃厚五寸許云穿此槃便當得道其人

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隱居貞誥
按了元集山十六題有鑽丹石者指此耶
蘇子瞻書焦山綸長老壁一篇長於譬喻
夌陽室中詩話
趙彥才云此篇譬喻乃坡公全用小說一
段事裁以為詩而意最高妙
金焦兩山對峙江中然金山當津渡之衝
騷人韻士無不登覽焦山僻處下流人跡
罕到氣象不俗故東坡詩云金山樓觀何

眈眈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脩竹
採薪汲水僧兩三其後梵宇浸盛遂與金
山角金山名亭曰吞海而焦山名亭曰吸
江示不相上下也
曾敗以瘞鶴銘蔡邕焦先贊江淹焦山集
王讚詩為山中四絕類說
國朝李西涯云邵文敬善書工甚詩亦有新
意如江流如白龍金焦雙角短之類麓堂詩話
楊遂菴云古今詩人多出奇句與山爭勝

然惟孫張之作膾炙人口予謂樹影鐘聲
差足恢意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非無
足觀而驚濤濺沸之句已不免徐凝之誚
若王荊公北固西興詘語亦豈能壓倒前
人世之君子猶恐其不似自知言觀之真
恐其太似耳扶桑弱水吳楚乾坤安得此
老輩哉

碑刻

三山懸崖亂石間鐫勒昔人詩文及姓

氏宦多貴世既遠波衝蘚蝕往往無全
文焉蘇子所謂雖草得斷碑蓋不獨甘
露然也

甘露寺

李文饒為穆宗薦佛記石刻得于廢殿基
土中

米元章甘露寺詩石刻在多景樓中天開
海岳四字在海岳庵

雷音雨花清暉等扁刻皆宋人書

張孝祥書陸務觀詞石刻

王埜北固山亭四大字石刻

延陵吳琚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板刻

趙孟頫書明本碑

金山寺

玉鑑堂妙高臺六大字石刻張安國書天
禧間郡守林鶚得于草莽間命寺僧常談
退砌于留雲亭畔

蘇軾與金山寺僧了元手札淳熙戊戌寺
僧蘊衷刻于石

蘇養直真書心經石刻

吳琚行書斷碑

吳傅朋草書斷碑

吳琚復遊記額

蘇軾[illegible][illegible]丈四大字刻石排山

趙孟頫行書水陸碑石刻

焦山寺

瘞鶴銘石刻二一在焦山之麓霹靂石傍

真書一在壯觀亭左岩石上

陀羅尼經石幢唐雲陽縣尉王奐之自題
其端云集宗微晋右軍書歐陽公集古錄
作王奐之書筆畫頗為世俗所重與前不
同景咸淳八年郡守趙溍移置焦山

正法眼藏涅盤妙心八大字石刻 無名氏

石屏二大字吳傅朋書石刻

浮玉二大字汴趙孟奎書石刻

浮玉山三大字石刻 無名氏

丹陽王建行書斷碑

郡守河東煜如勝率上黨鮑安上華同遊焦山普濟庵武功蘇大雅題治平甲申石刻隸書

劉唐年華訪右軍碑蹟舉至此劉龜年題熙寧元年石刻

陳朴文淑潛居明州使君穎川公遊熙寧元年石刻

許介卿馨詞觀瘞鶴銘嘉元豐癸亥石刻

陳安民諸人留西丁焦山題識紹聖三年石刻

胡師文諸人題名崇寧元年石刻

何子韶華題名嘉熙乙亥石刻

又刻石一絕云文韶嘗至此曾題俛仰當年若有期地老天荒崖石劃臨風惆悵立多時咸淳癸酉石刻

又有一律云丹石撫光古剎存蘆沙漁鼓晚潮吞江淮門户入分合日月軒窓海吞山足半沉曾瘞鶴雲腰斷處却呼猿丁寧為我留佳處竹屋三間護竹根前有序曰欲援東坡故事為我佳處留茅庵云云構體適勁不著作者咸淳壬申夏六月有九日石刻

咸淳間尤文簡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縱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

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云丹陽掾王瓚作按此詩已載集中爲四句其刻石者讚一作讀舊志作晉人今觀其自稱丹陽掾又嘗稱刈曹司兵參軍皆唐官名也京口自天寶後稱丹陽而詩亦不類晉人詩故系於唐因載諸此以俟知者

了元十六題碑刻

圓悟庵碑刻

京口三山志卷之九

雜紀

甘露寺有鐵鑊二其量容百斛梁天監中賜貯水以飲僧衆沙門明本記謂嘗有碧芙蓉生其中蘇文忠公詩蕭公古鐵鑊相對坐團團坡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薛公惠亦有蕭梁遺巨鑊彷像神姦鑄之句

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與之遊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枚留贈方竹出大宛國堅實正方節目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所寶及再鎮浙會僧問曰前竹杖無恙乎僧喜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

唐若山潤州好方術用府庫錢市藥遂有所遇與賓僚同遊金山寺自中流隱去有遺疏留郡中玄宗省而異之太平廣記

贊皇公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托取金山下中泠水其人舉棹醉而忘之泛舟至石城下方憶乃汲于江中歸京獻之李飲之嘆訝非常曰江南水味有異于頃歲矣以文饒為諸江南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廣記

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之信謹者挈瓶操舟詣南零汲之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臨岸者既而傾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服曰自南零齎至岸舟蕩半懼其尠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也某亦敢隱異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因命吏古所次第之張又新水記

劉伯芻以揚子江水為第一李秀卿以揚子江南零水為第七水記

陸羽茶經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至張又新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

等又載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皆與陸羽經相反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岸水似亦誕妄不足據也（歐陽修水記）

李德裕鎮浙右日甘露寺僧交代常住什物金若干傳領文籍分兩明具而爲新主寺僧隱用之群咏同辭而金無可驗或以僧無行廢書獄既具僧不能辨公疑之僧泣曰前後主者積以空文相承其實無金衆欲乘此擠之死地耳公惻然曰得之矣立召兜子數乘促閤連僧入對咸遣坐兜子下簾揮門卒不令相見各與泥蠟令模遞付金樣以呈然初無形状而彼此揣模竟弗能就公怒劾之皆伏罪所擠者獲免之

李灼在潤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畜一張名山公每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彈琴猿必嘯和傾壺達夕醉而後已於焦山得一石號寶峯後載歸洛

宋柳開知潤州胡旦爲淮漕二人俱以文鳴於時旦爲漢春秋邀開于金山寺觀之頗以著作自矜開伏劒叱之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若丘明公穀止傳述而已爾何敢竊聖經之名今贈一劒以戒狂斐語訖勇遂旦旦潤步攝衣急投舊艦劒鋒幾及舟人擁入猶斫數劒于舟以快忿焉（王壼話清）

佛印住金山寺東坡公久與之遊一日印與弟子入室公便服至方丈見之印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輙借和尚四大作禪林印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荅若不能願留玉帶以鎮山門公笑解玉帶寘于案印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處坐公思議未即荅印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印取衲裙相報因賦二絕公次其韻（師民）

嚕詩注

陳亞知潤浙憲馬尋欲按之因觴于甘露寺憲曰滿酌陳素滑稽驚謝曰何敢望滿但得保全幸矣（湘山野錄）

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王韓無咎題名云隆興中踏雪登焦山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烟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歸次歲乙酉二月環禪為刻之石

紀異

晉元興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丹徒

永初元年九月庚辰甘露降丹徒峴山（北固峴山支也）

元嘉二十六年二月京口有黑氣暴起占有象明年虜寇飲馬于江

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甘露降丹徒白燕産京口

泰始三年十一月癸亥甘露降丹徒

齊中興元年十二月乙酉甘露降丹徒獼漫數里

梁天監初武帝夢一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諸苦惱何不修水陸齋以拔濟之帝叩諸沙門寶誌公曰尋經必有因緣帝取佛書躬自披閱創造儀文久而後成乃於金山寺依儀修建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行追今行焉

陳紹泰二年三月甘露頻降京口

唐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起自東北擁海濤及金山沒尺步

貞元二年潤州魚鱉蔽江而下皆無首所未有也

貞元戊寅潤州有黑氣如堤由海門山橫亘江中與北固山相峙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收

寶曆中甘露降北固山

光啓元年正月潤州江水赤凡數日（俱唐志）

唐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甘露寺將登北軒忽有衣褐者自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心不悅俄牟一黃狗駕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顧目光炯炯如電范始懼久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上霹靂取龍范固不聞也（神僧錄）

咸亨中長安法海寺英禪師夕坐方丈忽異人來謁曰大覺寺吳僧義濟藏金山水陸儀文盍願往求之于山北寺修設言訖而隱英遂尋訪義濟而果獲焉

金山灘瀨下多黿鼉窟宅每沂洄順流喻喁沉浮或近或遠出沒千浪花開合間頗類馴擾可玩（古賦名綴）故蘇子瞻詩云扣闌見黿鼉擾首意自得王安石亦云扣闌出黿鼉幽姿可時覩

光啓中金山寺西石磯上有異獸狀如牛無角長可數十丈色黃而毛引首望城中久之復回顧廣陵寺僧觀者漸多乃躍入水波濤洶湧如衆車馬聲移刻乃止（神僧錄）

宋天聖間近輔得龍卵于大河中獻之詔遣中人送金山寺是歲大水漂金山廬舍數十間人皆異之今匣藏焉其形類色理都如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乃空殼耳（筆談）

金山寺匣藏一圓石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相傳治平元年毘陵日晡時天震聲如雷者三星隕宜興許氏園光焰燔空藩籬焚盡乃熒然沉地其竅極深熱不可近後發地得此州守鄭伸以遺寺藏之王無咎為傳甚詳（同上）

元豐中蘇軾在金山寺夜覩江光初起熒熒若漁火嵬烽旋既而大照耀江山閃映林木棲鳥皆驚故賦詩有是時江月初生鬼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望歸卧心莫識非鬼非

人竟何物可謂紀實蘇文忠公集
了元主浮玉嘗靜夜登留雲亭東望忽見
焦山之西北五色霞光上燭星漢亘夕方
滅元因構妙高臺瞻對其地詩序
元延祐年二月金山寺修水陸會明感神光
聖燈顯興常異應深碑記
大德二年江浙僉省周文英建塔于焦山
寺時有舊云焦山形如龜吾二人竹木及舉
歸啓上畢骨石龜盡救張文潛詩焦山如
伏龜萬古浸碧水縣志

程子云人有曾于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
後寄于金山寺龍能變化上寺門取卵不
得二程全書
淅右歸服之明年夏夜素月流空江澄如
畫甘露寺僧詩謂忽睹異人自西軒上江
亭坐定命酒酬欲僧竊于窗隙窺之南向
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東向者曰今懲
江南游皆不乏風流僕嘗記公云何人種
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
今西坐虜服者曰請各述向日臨危一言
以代絲竹可乎衆曰唯虜服執杯乃曰趙
一能為賦鄒陽解獄書可惜西川水不救
轍中魚次至縫掖者曰偉哉横海鱗壯矣
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南向云
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誰言太行險嶮
路信難陟次衆承曰握裹龍蛇紙上鸞遊
逃千幅不為難顧雲孫隱皆歷土嘆息何

人逞筆端餓而鐘鳴僧戶軋然而啓倏皆
散去見郡志
歐陽文忠公宿采石渡夜聞相呼之聲舟
尾忽應曰參政宿此不可去公疑之至五
鼓岸上馳驟有聲舟尾又呼曰如何行者
荅云道場不淨無所得而歸公愈異其事
後遊金山以告寺僧僧曰昔者施主于寺
設齋方第二遊其妻乳卧少頃腥風滅燭
衆駭其異公詢其日正宿采石之夜也夜話

金山寺舊有輪藏并巨鐘而井亦在山對
必渡橋汲之寺僧別峯入定夢遊龍宮龍
王謂曰寺每推輪藏鳴鐘吾宮為之震動
汲水者亦有穢請皆去之僧寤語覺而
語其徒遂移輪藏置鶴林寺鑿井于寺左
大鐘亦不鳴因謂三禁紫焉
按水陸諸斬茶石之記與夫三禁之説謬
誕甚矣以其疏傳之久也故不能廢昔人
謂博物志多考驗神怪而皆以界里恒談
為據乃無浮疑然文士好奇禪僧夢幻固
無足深辨者載之特為有據耳是豈夸詡
其事而自昌勤安稱之譏耶

京口三山志卷之十終

書京口三山志後

正德己巳余以推官入鎮江始
獲見其大江金焦北固三山鼎
峙於江之中外信夫為天下之
所傳也所謂金鼇浮玉砥柱中
流北固龍盤虎踞者是已既而
徐索其舊記得氏閣舊本金山
曰形勝錄焦山曰志曰露曰多
景樓詩集鄙略蕪雜皆僧人所
自為緇徒之載前人之題詠而
已然亦煨燼莫存嗚呼三山天
下之名山也天下之名山而不
為之表其名於天下則名於天
下者皆山水之粗迹而無所與

京口三山志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萊撰萊字廷心丹徒人宏治間舉人北固金焦三山皆古來勝境而未有裒輯遺文舊事合爲志者兗州史宗道爲鎭江推官始屬萊考三山名蹟沿革及歷代詩文彙成此編頗能正訛訂謬如金山之名舊云創於唐李錡萊則謂梁天監四年卽金山修水陸會其名已始於六朝考證頗爲典核然如事物紀原引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詔封焦山大聖祠爲明應公本非僻書僻事而祠廟類中乃失收之則疎密亦不免互見蓋萊所依据多取諸郡縣圖經未能博徵羣籍故每有漏畧也

慧山記四卷

〔明〕邵寶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七年二泉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慧山記三卷》提要

慧山有九峯峯各有澗澗各有隝起伏屈曲故曰九龍狀其形也陸羽所品第二泉出龍首在第一峯下至第九峯則山身下垂迴環如掉尾為龍尾陵道南為璨北為巉峒二山之間為慧錫山其東峯為龍之角也第一峯下為白石隝其勝蹟有二泉亭漪瀾堂慧山寺聽松石床碧山吟社默易臺及諸名蹟其水有春申澗若冰泉羅漢泉龍縫泉滴露泉第二桃花隝峯名照山又名繡嶺舊有李文肅紳讀書臺先文莊公尚德書院松坡遊名泉聽松庵秋濤軒松風閣諸勝蹟第三擠銅隝書有時思庵第四王家隝第五宋隝峯有獅子石鏡光石天公足跡不明秦方伯夔五峯草堂第六馬鞍隝第七望公隝此峯最高險上有不門有珠簾泉飛瀑濺激如沫元時宋宗室趙友鈞築悟空精舍居焉下有青墩第八仙人隝上崖險絕有石穴如飾形下有回龍洞第九火鴉隝上有白龍潭下有宋蔣忠文公墓珍雲龍小隱此其大略也屬龔聽卿雲補圖

慧山記敘

慧山記者子名山之俗圖類所輯既校之於浙子繼芳復參之於吳君如山余不敏因加潤色以成成而類請梓傳爲先是何山學性字海中者爲之未就而殁鄉其徒之弟子也有意於是二十年矣夫慧之爲山非有高大可例嵩岱奇秀徵諸職籍自以崖錫古治亂其所係大矣乃若其泉自陸子品爲第二後張又新題品評不易彼所謂第一者顧有抑焉而文饒之嗜子瞻之稱皆於此而不於彼則山其可知也記之作夫豈容已哉昆之有志猶古列國之有史山之故必與哉焉而水經山志又古野史之流有不可得而廢者顯也將有見於是歟今夫山與天地俱生而事之所傳

乃自六朝以下晉魏齊梁漢以上無聞焉此無他遠而失之也顯爲此懼而汲汲是圖將自今其失也其將免夫雖然吾嘗觀於野史必其事之聚也詞之直也論之公也而後與國史俱傳不然則否後之視今其猶今之視昔乎昔之著書者嘗欲藏之名山顯也何以爲我圖之是記也始鐫於今年夏五月越四月脫藁盍予既歸休適病是謝客而茲山以世墓所在舟輿數往來故克以暇爲之斷予知徵知詩且好事大夫士多與之遊云

正德五年秋八月既望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致仕冉涇邵寶識

涵初案鈔本慧山記原敘中成而類請梓傳焉句中脫梓字住山僧性字海中句又脫兩字以住山性海中者爲句先曾祖有手鈔原敘識依更正又案容春堂後集有與類將錦序言爲有隆房何虛庵之誌虛庵名聲姓字海中文言類以慧山志與手按諸書暗質諸玉林而涉二先生余爲定著刊而所謂慧山記者是也云云

文莊公慧山集序

予既輯慧山記玉林君復以古今詩文未錄爲言於是取諸邑志及山僧所藏爲若干卷時以總督倉場被召北上遂攜至京師偶會都水都君京敘因屬校次如左而高部副曾唯方爲郎中遂有入梓之志梓成請序惟山川有形而無言然其清奇秀麗雄偉峭拔跬步異狀者既振古不易而日月雲霞陰晴明晦照耀掩映者則與時借新爲君子得於觀者發而爲言指殊體異隨其所役各盡其力託之卷帙勒之碑板而山之情見矣由是海內之人聞茲山

而未至者亦得覽焉而知其槩由是觀之言雖出於人人而言非山川不能自出然則非山川之自言之也一閒耳矧合衆作於一而觀之可以得人情可以得物識可以得世變即其所言而所謂志與史者於是乎在可有記而無集哉詩多故錄自永樂以上餘則玉林與前住山圓顯子餘之文少於詩不啻數倍故無弗錄也

涵初案慧山記慧山集兩序俱容春堂全集中皆未載慧山集書名則邑志亦失載惟邑談思永修慧山古今考載先文莊公撰慧山集敘一篇序中言玉林涵君以慧山記中古今詩文未錄爲言復輯是集又言合衆作於一編而觀之可以得人情可以得物識可以得世變所謂志與史者於是乎在又案古今考後跋云慧山集中文凡二十一首詩凡百七十首蓋文莊所輯皆可作志與史觀也今無傳本故但登集序於卷端可借以爲涵初重刻慧山記附志附載附考之嚆矢焉

慧山記　目錄

釋圓顯輯慧山志二十卷　先文莊潤色梓傳焉曰慧山記四卷敘中仍言圓顯所輯潘子所較炅君所參從其朔也潤色既成則先文莊自署名誠以記載之或去或取或互見錯見大書特書不一書或於無字句處爲文章有筆削之權衡非山僧所可與知正不徒潤色而已故事之蹤詞之直論之公如國史焉甚矣識之至也書傳既久世鮮刻本是編爲秦基手鈔汪屯田寫園翁所藏其公子遠仲孝廉持贈時涵初旣葺二泉書院每居山中日鈔而附志近事並命孫男文燾鈔附歷朝名翰以資覽觀因編中所記皆在正德庚午已前迄今三百四十有八年滄桑之變多矣不有附志何以徵今昔之同異乎然竊觀於歷次志乘矣所見所聞所傳聞率兩操觚已多謬舛況有徇於私意者乎慧山記卷帙無多時有册中記註已足證後來之疑誰而無可道焉非至誠者能前知耶數典難忘故附志有不敢辭者凡昔無今有無可附志者則綴記焉初先文莊輯記既成又輯慧山集載古今詩文與慧山記相爲表裏今無傳本而集序僅存文莊公謂觀於詩文可以得人情得物議得世變所謂志與史者於是乎在涵初附載歷朝名翰蓋由乎此而參以附志更足以驗人情察物議觀世變焉慧山集以詩多故錄自永樂以上茲兩編則近時同時皆載焉續編文記稍多皆所以使覽者知三百餘年之久若是其變遷可作志與史觀也

咸豐七年秋七月

文林郎直隸南和縣知縣　文莊八世族孫邵涵初拜書

邑先賢邵文莊公手定　南隱院僧圓顯輯 原本二十卷
同邑潘　緒玉林較
莫　止南沙參
文莊八世族孫邵涵初吟泉附志
卷一　慧山　泉　石　峯隝　池澗
慧山第一　慧山
錫因山爲邑實乘其氣言勝者先焉山廣衍周匝其西北爲嶂
峒爲青山大窩有巖嶂迴抱之勢西南爲獨山爲石塘軍將有
蜿蜒盤礴之狀皆五十里而距於湖蓋延亘凡百餘里他若鴻

嵊膠顧芙蓉石室諸山東西相望又皆有拱輔之意則夫營建
遊觀於斯固亦理之宜也夫
慧山於錫諸山最大其脉由蜀楚宛轉相承歷天目而來至是峰
九起故又曰九龍泉出龍首爲第一峰其第九峰號龍尾南爲
璪北爲嶂峒二山間爲慧錫山其東峰也古今稱者曰西神老子枕中記云華山有吳西神山曰歷寰宇記云無錫有古歷山山下有舜祠曰華吳地志云華山在吳城西
一百里舜狩慧山寺記云慧山古華山也曰九隴惟慧爲恒稱九龍則間稱之龍云
者極其狀也山下有道北通武進西通宜興南距太湖東至邑
城五里有街號綺塍左爲寺塘涇出涇爲芙蓉湖湖口有洲曰
黄埠有合深谿達於太湖進河西來徑趨東南山之諸泉於斯

委焉○凡記於本文內者皆文莊公原註
附考附載附志彙起
考李鄂翀山吟社雅集圖記篇末云今年春都憲二泉
邵公南歸與潘玉林纂慧山志二十卷擬爲梓行又
考王永積錫山景物畧載圓顯輯慧山志二十卷年八
十餘坐化文莊公爲作塔銘涵初案各記畧皆言二十
卷惟　先文莊定慧山記四卷則必刊刻時删去詩文
耳一編之中慧山之所應記者無不備矣又考慧山集
詩文六卷亦王林翁及顧所錄而先文莊手輯梓行
今慧山記與慧山集刻本皆罕覯咸豐丁巳涵初得慧
山記傳本而手鈔焉謹以近事曰附考益以詩文曰附
載析今昔之同異曰附志竊欲合慧山記慧山集兩書
而補爲一編也
附載
邵士元登慧山北樓
秋興因危堞歸心過遠山風霜征雁早江海旅人間孱
樹雲仍密滄洲晚自還仲宣何所賦祇歎在荊蠻
顧況送陸羽歸慧山一作皇甫曾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

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鐙夜相思磬一聲
王武陵登慧山北樓
秋老空山悲客心山樓晴望散幽襟一川紅樹迎霜老
數曲清谿遶寺深寒氣急催遙塞雁夕陽高送遠城砧
三年海上音書絕鄉國瀟條惟夢尋
李文肅紳上家山
上家山家山依舊好昔去松桂長今來容鬢老上家山
家山臨古道高低入雲樹蕪沒連天草草色日晏寒
蘋荷草啼啼鴉投樹遶行鴈貼雲飛巖光分落日僧火
開蘿家竹洞谷發長松枝鋒頗戢苔階滴溜耿石煢鋪
步澁蒼蘿行遶逃前交坐中失歎息紫華冠持盃強自
歎貧此歇斯鏽綠竹縱吹彈山明淡月上酒滿心聊放
帥嶺此淹留垂絲罥開曠青山不可上昔士遙惆悵況
復白頭人追憶空望望
李文肅紳憶慧山
故山一別光陰改秋露殘蟬歲月多松下壯心年少去
池邊衰影老人過白雲生滅依巖谷青桂榮枯託薜蘿
惟有此身長自客亦驅旆寄烟波
蘇文忠軾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團月

泉第二（慧泉 若冰泉 龍縫泉 慧照泉 龍眼井 羅漢泉 靈泉 洞陰泉 松苔泉 遜名泉）

慧之爲山以泉名天下泉之故於山爲大其源流不可不窮故首列之而諸泉附焉

慧山泉唐人陸羽品爲天下第二故名第二泉又名陸子泉在第一峰下源出石中或正或側皆東流浮於上池（池圓甃髹朱闌上有亭傳聞宋高宗飲泉於斯故亭頂繪雙龍云）演於中池（池方去上池二尺許石底若鉅釜涵水細流澄澈可愛）於是有渠承之左右諸穴咸會瀦於龍吻瀉於下池（池縱二丈橫三丈深一丈在漪瀾堂下汪然漫流唐人詩泉聲到池盡者此也龍吻舊小且湫弘治間邑人楊理重甃）北過於龍池於金蓮池於香積池（以上紆迴六池制輕淺也論泉者謂石池漫流者爲上）東入於芙蓉湖又北東逆雙河合五瀉水入於江此其正脉也（入江在江陰界去泉百里）又一

脉由下池東下錫山澗入於梁谿又西南入於太湖運河皆資之其餘旁支別派斜分曲滙溉田數十頃云

天下水品

唐陸羽定天下水品二十種江州廬山康王谷洞簾水第一無錫慧山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峽州扇子峽石窟洩水第四蘇州虎邱石泉第五江州廬山招賢寺石橋潭水第六揚州揚子江南中冷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唐州桐柏縣淮源水第九江州廬山頂龍池水第十潤州丹陽縣觀音寺井水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水第十二漢江金州上流中冷水第十三歸州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關西谷水第十五蘇州吳淞江水第十六台州天台西南峯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睦州桐廬江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又張又新煎茶水記載劉伯芻言揚子江中冷第一慧山泉第二虎邱石泉第三丹陽觀音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第七二說不同慧泉皆居第二

獨孤及慧山泉記

此寺枕吳西神山之足山下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若池異花嵌在方志山上有眞僧隱客道事故積而披勝錄異者淺近不背無錫令敬登字源深以割雜之餘老古拔圖貲而築之乃飾乃巧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並列其相爲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方廣際掩他境其泉伏洄潛洪漾潺含下無止無實請而不社源深因地勢以嚬水性始雙聚丞丈之沼疏爲懸流使泉布下鍾甘湔滿激若遺洞乳噴及於禪床周於僧撈灌注於能地經於於法堂游將有符聆之耳淸澤其謀飲其泉使貪者談踩者聲都者勤道道者堅固境評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會無錫之政須民食源深導之則千室穰穰知仁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發谷其導之一也乎欣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孫覿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別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山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爲池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瓶罌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羣盜蟠其中洿壞之餘燼

澗一泉遂涸會今鎮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邱墓所在疏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忠薦福始命寺僧法蜂主其院法蜂氣質不凡以有爲法作佛事薦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絲堂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穹墻頹圮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腐敗又斥其嚴嶽而大之廣深袤丈廊爲四達逆與泉稱法蜂請余記之余日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蜂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爲塗匝官吏寄民闕叢錢與聚分鳴滸闕老子之宮市門日叫無行迹游容暮夜無託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迷人家士大夫加廊公寄客風指計歸日髮常跡故相承成風未有特立獨行彼苟且之俗齋然以功名自玄於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線者不惟精悍絕人而寺之發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京後語刻厲山中者背能歷歷爲余道之至其追狩香火奉佛齋衆與瓶坦仆潔除垢汙於戎馬蹊踐之後又葺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游凡背所有昔其而北罷過之可謂不欺其意者矣而吾竊之士猶以不織不耕背其徒姑置勿論議焉是宵日夜淬腐其材振飭撤壞以邀於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矣乎

予初得泉於海天亭後石壁之下略加浚焉視其窪日長一寸予喜焉爲長渠深池復浚其坎滿以節宣之意其源源不已也不知寸寸積之數日而滿滿而瀉之數刻遂盡渠池洞無所於樂既乃即其窪之上石稍平處鑿爲圓穴徑三寸圍九寸深五寸於是其穴常盈如水精之在盤也烏乎昔之規近乎大受今之規近乎小知小而局則漏大而虛則荒舍小而圖大未有能副者也雖然盡亦求其源乎故曰涓涓不絕將成江河懲漏而戒荒吾於一物得二義哉

文莊公夕坐觀泉月上始還

海天亭上坐焚香靜愛山中爽日長日暮雲穿含宿雨波心樹影弄殘陽九霄月散九峯剩一夜泉生一寸强卻浸有臺名點易莫教遊客問行藏

若冰泉在慧泉右石洞前洞高數尺廣方丈水自洞浸出流於石罅蓋慧泉別源也唐僧若冰劚巖得之故名北行合慧泉餘流歷黃公澗合錫山澗入於梁溪

涵初案邑志唐僧若冰不知其所自來廣慧山之普利院慧泉本出洞中歲久而湮冰披荊榛劚巖谷古洞旣啟新泉遂注冰能詩工書有題慧山泉五言四韻刻於山中

若冰題慧山泉

石脈綻寒光松根噴晚涼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惜淨床安禪何所問孤月在中央

李鶚讀慧山若冰師詩集因題故院五首

五天何處是心念曾皆知化塔留今日鳴泉自昔時古苔生石砌秋草滿山悲莫道聲容遠長歌白雪詞

高懷逢異境佳句想吟頻月冷松窗夜煙濃草寺春浮雲將世遠清話與名新不見間叢日吉窮形影人

泉物披求歇山雲縱放飛樹寒棲鶴去池靜水能歸暗塌塵飄滿陰落月到稀何年應衲盡錫動影堂扉

險陰垂露蹟苔壁幾年書種樹青松老傳衣白髮居字工窮八體詩律繼三閭豈是多年學前空任性餘

常開一洞碑此立爲冰師意到山泉解功深造化旋碧雲終一謝飛錫久無期澗張人間世空傳樂府詞

陳鳳若冰泉

古洞靈源發茲爲第一流羽觴緣澗轉珠瀑過林收龍脈探雲壑仙臺倚石邱品題數麗藻乞與碧山留

先文莊公若冰洞前小酌

制壁披斧痕下有洞如屋儀鐵不知年時許莓苔綠

涵初案若冰洞前有曲水引泉附入勝覽爲冰亭

龍縫泉去慧六十餘步一名龍淵自石縫中出深廣可三尺

先文莊公龍泉精舍記

慧泉之南百步許有泉出石罅涓涓南流過黃公澗東入於谿謂之龍縫泉廣東僉憲馮公作堂於其流之匯處榜曰龍泉精舍日遊息其中上自黃袞下至莊列之書手一帙而玩焉六合之外萬古之前無不窮也凡鄉邦之元夫鉅人湖海奇逸之士席無虛日左酬右應無不宜也或曰公之趣泉蓋發之抑非也公自少時承其祖戒軒先生之澤而得詩禮之教於其翁觀省先生游歌泮庠涵蓄醞勵風有造詣比登甲科歷工刑戶三部累官員外郎屢有建明　上采之公卿稱之尊以才望推擢廣泉其所建明如在部時而風采振勵人士嚮慕於是當正德初權姦在內而群小附之謂公妨其所爲也而致仕之命下矣公不覦得失不一介意惟託意於斯若將樂之至於期頤而不厭焉者故當其得意輒筆之爲以授同志而寓物詠歌皆超出物外古有所謂列仙之儒者殆其人乎泉乎泉乎所以發公之趣者在是而公之重未嘗不歸之泉也始泉之出於石也其源甚細至公之堂之旁而始行修竹若得水流其中涼涼有琴筑聲既而東出衍迤瀰漫凡石予欲荷花叢生水禽翔集若無畔岸而東流之勢於於深焉見之道眼觀物又於是乎在吾作二泉草堂於茲密邇公與予又有四世之姻嘗獲觀其所著元始剩語者知公爲深於是乎記公之博如泉之注於海公之微如泉之出於山君子觀於泉可以知公矣

附考

涵初案慧山記載寺右有龍泉房以龍縫泉得名也與泉近今案龍泉精舍記云作堂於其流之匯處又云旣而東出衍迤瀰漫荷花叢生水禽翔集若無畔岸是與黃公澗水交匯之處去泉遠特以龍泉取名耳慧山記黃公澗在南隱房前南隱左曰龍泉房龍泉左曰碧山今社社中有八泉龍縫泉第八然則社在泉上兩禪房皆近泉也今龍縫泉在牧雲禪院靜室中此必吟社南方一角升入龍泉房而改名牧雲耳牧雲有僧塔故又名塔院嘉慶年邑志以禪悅庵爲即今之牧雲則誤矣

識風俗禍及後世或者論公之廟宜於睢陽而不宜於
南城是豈知公之勲哉公之精英足以厲風教激頑俗於
奚啻南城雖天下廟之可也世之貴國降賊全妻子保
富貴者觀公之像吾知其毛髮盡立心悼而不禁矣豈
小補耶雖然人之精神何所弗至責躬可以飲而搏膺
可以隕霜悲泣可以頹城浩歎可以決石泉不能活人
也假公之神耳神不能私呢也由人之誠所致耳此誠
也發於吾心而感於公於千祀之上假泉而活者必然之
匝也切至柔之精神亦將與公流通於千祀之下乎無
錫酒於江淮廟於公宜也睢俗也而泉以衆名亦宜也
井怪也嗚呼古所謂禦災捍患則祀之者其在茲乎惕
侯誠信而知義者始爲之記若夫公之始終行事已著
唐史茲不贅

洞酌泉在明陽觀中邑志稱在山半與今不合

廡簡明陽觀　有石刻在衆山

杖藜閒尋物外天攬衣欲上翠微巔虛亭坐愛雲深處
石鼎茶烹洞酌泉

附考

王永積錫山景物略載明陽觀內有洞酌泉邵公泉前
後有橫翠亭衆湖閣半山亭必有所據也然新舊邑志
但有洞酌泉而無邵公泉抑又何歟且勝覽載泉亭上
至山半曰望湖閣李丞相紳建後爲半山亭今廢然則
明陽觀中豈亦有望湖閣半山亭耶

先文莊稱邑志泉與今不合蓋疑詞也泉名洞酌其小可
知廉簡詩翠微虛亭當時山半必有亭覆泉也亭屢傾
側便能察泉而後世羽士或以邵公泉當洞酌泉乎

松苓泉在聽松庵左上有大松盛都憲冰壑名之

邑志稱松苓泉因泉出松根鑿池引之王文恪公鏊有
記　景物略載松苓泉在盛都憲別墅中墅有賜閒堂
冰雪軒秋風亭秋風茶塢諸景
莫止松苓泉

松根引細泉埽葉頻煎作茗梵瓶貯先齋繡佛前

松施閒松苓泉用新製竹茶爐諸賢題詠韻

松苓久已屬雲泉今日攜爐試一煎法盡遺經三卷內
興追石鼎百年前路尋陽羨春方好吟苦秋亭夜不眠
一任豪華都掃去清風高致自天全

遜名泉在邵氏尚德書院前正德五年浚

涵初案　先文莊以是年刊慧山記故書院與泉俱載
入焉書院在聽松庵竹園中隆慶間庵廢於火書院亦
廢泉亦湮矣
道光癸卯補遜遜名泉於二泉書院即漪瀾之一曲也

附載二泉書院補題遜名泉
涵初補題遜名泉詩有序

自尚德書院廢而遜名泉湮自二泉書院先修而起
然堂將爲茂草他姓家其地道光壬寅初葺二泉
書院補建超然堂堂之後仍曰泉齋適當漪瀾遂
以漪瀾之上池補題曰遜名泉以還舊觀

遜名先後記山林靑望丹崖奇跡深挑鳴松壇俱易址
清泉自石雨盟心自多暇日探幽境何必賜春覓賞音
遐想斯流終極海天無際憶瑤琴

丁培遜名泉補題復舊觀

聽松庵前照山㳺當日清泉慨陵谷重題片石新堂隅
三百年來古觀復文莊中歲辭簪紱先生今亦追淵明
出山那似在山好不負茲泉號遜名

石第三 聽松石床 鏡光石 涼棚石 天公足跡石 獅子石 石門 八仙石

慧無奇石然名傳於人者亦間有之故列泉後

聽松石長數尺濶厚半之盤偃有古色上刻唐李陽冰聽松二篆字舊在佛殿前即唐人詩所謂松子聲聲打石床者上有宋人題字成化初徙聽松庵門左以其地有二大松故 桃花塢

皮日休慧山寺 互見卷二

千葉蓮花舊有香 半山金刹照方塘 殿前日暮高風起 松子聲聲打石床

先文莊公石床行

石床古在慧山寺佛殿前成化初邵縣丞性移置聽松庵予以隔牆有二老松又移置其下

慧山石床古有之聲聲松子金風時皮休題詩李冰篆千秋亦作山中奇山庵之名本緣此此石也移來應偶爾遊人玩侮等尋常議者其憐非所止牆西松樹幾百春大圍三人小二人此松此石雖相友乾坤無心物有神二泉山人愛觀物謂物皆然胡獨不立破頹垣遄往參御笑他年雨澀黯君不見赤松子黃石公姓名久落荒唐中酒酣拳節發清瀟春深谿嶺廻天風

先文莊公洗石二首

汲水洗石床上有唐時字不用太分明恐損蒼苔翠

石上聽松聲松花石不老移石就新松新松數人抱

附考

考正德五年 先文莊移石床於雙古松下建松壇有松壇銘隆慶中聽松庵廢於火書院與松壇俱燬國朝康熙十年好事者移石床仍置慧山寺大雄殿前古銀杏樹下道光乙未閩人李彥章觀察常鎮做建亭於殿東偏置石床於亭中石床屢見移易而松壇之遺蹟泯焉咸豐甲寅澗初補建松壇於點易石臺前迤巨石篆刻聽松二字題詠詳載續編勝覽

鏡光石濶四五丈雨雪後映雪有光故名山人以下陰晴

黃印錫金識小錄云天將雨色白如銀將晴則色黑如鐵矣

張九方鏡光石

團團峯頂石作鏡自誰何拭豈須人力懸常對女蘿冶

光倚日月清影印山河終古無昏蝕都憑歲月磨

涼棚石可坐四五人

天公足跡石在涼棚石下大三四丈其跡赤色約三四寸

獅子石以形似得名 已上皆宋塢

石門在第七峯頂高五六丈峭壁劃開一罅如雙門 堂公塢

王永積錫山景物略

石門在第七峯絕頂左右皆高石有平如砥者有凹如龕者有連如距者有斷如漆者又有仙人採石恭盤石釣魚石約行里許削成峭壁高五六丈周遭若城垣然峯頂出泉飛瀑濺激劃開一罅兩門翼然俗稱珠簾泉中開雙石門真天造非人力也宋宗室趙次鈞曾築梧空精舍隱居其上

殷序石門

石門我來不厭頻悠然欲酌還自酌千崖冥冥送雨來萬木紛紛向人落丹邱已會煩青鳥青田猶未見元鶴勺漏小住亦多事便欲從此凌寥廓

俞憲石門

地脈淙淙斷雙門據險開朝昏常不掩疑有至人來

施漸石門

振策促修坂累登及懸崖季秋霜風舉觸目愉襟懷始來捫葛弱益陟遂躋階躋階未云窮流水逗林中俯澗清泚泚就池池波已泓有源包大壑無實窺冥蒙冥假有問淨琮從中來石貫瀉珠玉映空蒼雲斷物雲待人鑑事美由文裁幽期不可負洞酌重徘徊

顧可久石門

達人不嬰物雅好在邱園晨興有感興遠咨觀石門迢迢踰入嶺犖犖窮窮源昔人悲未有寓目望獨存森厓屢頻息度徑奮層嶔嶔崟新意轉勝何權力不按符破郊坰道前嶒江嶼蹲石竇紅泉細鳥道白雲屯昭曠蕩胸臆窈窕細懸崖則瞥驚絕倒仙舄遙翩翩復此泉上酌谷響桃問反豈日成頭用將結永西村非君多道韻表壺誰能論來者其白今風流谷彌敦倚事詮圖牒聊用嗣所言

王問秋日石門觀水簾洞

登高愜素心危亭瞰長林原野眇半分黃雲湖千里陰披

㶁下從巉壁門君跌釜陰霞停清晝霏霏上葛藤危蔬久茲閟冥邈詎始符古洞流石觸寒泉落清音廻岡竹梧映落日澗深山谷度飛深杖策俯可任登舟意煩適歸途發寒待前途展翅眺折思由發吟

華其芳慧山石門川射康樂登石門最高頂

最愛崟崟上薜荔山尚梯一步一超忽嶒然常清磬菂非天所設誰爲積崇基鋼雲入始階泉石披舊迷土樵不同衛佛李非與蹊菜荑來春風亦有黃鶯啼所以鉛輒徒守道貴不攜轎構抗巖柯青條陵碧黃太虛亦何心氣運無安排君看方寸內自有上天梯

八仙石在錫山東南麓石形如墩者八右第三墩下一石池常有水每歲清明日人掬以洗目左下有二石名童子石石旁有井今湮沒錫山

峯隝第四 龍山九峯 白石隝 桃花隝 釣鉤隝 王家隝 宋隝 馬家隝 望公隝 仙人隝 火叉隝

九龍之狀以峯隝得之山無他奇惟此盤旋聳伏若蟄若飛有生氣攢蹙初融結時推蕩之勢成此形乎不然造物者將亦有意耶烏乎異哉

山有九峯峯各有澗澗各有隝起伏層疊故曰九龍其夭矯之形固由於峯隝相間如皺如劃而成也過此則爲龍尾陵

王永積錫山景物略

慧山在邑西北五里山不一名開山龍師名慧照慧惠也僧名名山纖絡筆記也名歷山晉宋時也名九龍山也名冠龍山郡國志也名華山吳地志也名西神山老子枕中記也山有九龍故名九龍又名闘龍陸羽記也山周四十里高百餘丈巉石周遭古翠駁蝕聳巔望太湖烟波萬頃上下一色帆檣點點如鷗沒波中洞庭虎邪虞山支硎陽羨諸峯分青獻碧歷歷在目四方遊覽之履無間寒暑清明重九蟻附而上獮崖遍谷中秋尤盛

李孟昭龍山九峯

景物略云永樂乙未李賡文孟昭首唱錫山八景詩同時賡和成帙以太湖春漲龍山九峯錫山晴雲梁谿曉月黌宮古檜慧山名泉蔡伯道祠南禪寶塔爲八景

慧山北來聯翠峯參差九疊蟠蒼龍青獻排空矗螺髻錦屏照日開芙蓉望中岧嶢伏還起勢若蜿蜒走雲氣七峯小隱如畫圖西鬨回龍見龍尾

馮訓導善和李教諭龍山九峯

龍山屈曲巧蜿形削玉攢峯入杳冥蝃蝀一條橫淡紫芙蓉九朵插天青蜿蜒盤物帳秋雨縹緲嵐光護晚屏影落南湖湖水畔相隣倒蘸白雲汀

吳寅龍山九峯

鴻濛初開九龍鬭天關崩摧地軸吼雨時帝怒若九轅須臾九龍成九岫狂予忽忽維心起笑視九龍若九指懸厓絕壁不用扶磴山遊險非丈夫委時危磴忽己過虎蹲龍踞如可呼不鬥之石怪於立誰將巨斧青天劈淙淙瀑布顛頭懸削壁插天天欲穿盤旋直上山之首

妄思雙手摘星斗仰天一笑惟風生猛獸潛藏山鬼走
豈風吹身身欲款湖光閃眼眼欲迷眼前光怪百千變
山陰道上應如斯樂乎揖九龍煎雨一杯泉薇巢天地
間惟爾常不朽但願山中人共作如龍叟歎岑不落山
靈後九龍九龍豈徒九

第一峯下白石塢 下有諸泉及游山路北過許門懸照山直抵桃花塢

施閏章登慧山第一峯詩註云是九龍之首南見太湖

清泉洗百慮渴飲傾百斗野興出人間長嘯龍首俯
至宿雲彩解駭矚後花花震澤寒空明盪高厚三吳
若列眉九峯近連肘客言新霽時卷石拜虎阜巨浸雄
東南涵淡萬林藪俛仰人代促延陵復何有雲境佇幽
棲愁焉唱奔走

第二峯下桃花塢 峯名照山又名繡嶺塢中有聽松庵

晉志云有古松如虬龍矯偃者數十無存惟石床平臥
盤偃有古色苔蘚斑駁如字痕可辨今置慧山寺佛殿前

涵初案李相書堂在桃花塢載入卷三山居聽松庵松
風閣在桃花塢載入卷二庵院

眞士安桃花塢

歲歲桃花滿塢開花開偏映碧溪來未愁紅雨催春去
要爲金仙獻果來漏道東風非梓澤石橋流水是天台
何當賸種瑤池核不用仙根取次栽

第三峯下擔鉤塢 左有時思庵基

李士行時思庵

策馬九峯道行行如山陰勝景不暇接爽氣襲衣襟悠
哉時思庵寫我千古心修竹秉高節流水響清音日暮
山中去疎鐘迴霧深

第四峯下王家塢 下有灰堆石高大各丈許

第五峯下宋塢 塢有奈方伯變五峯草堂堂左有天全亭亭前有鏡光石涼棚石又有師子石天公足跡石

王文肅公與五峯草堂

草堂不讓浣花溪峯與匡廬五老齊緣野一區新結構
丹崖百尺舊攀躋舊當虛處留雲宿山更幽時聽鳥啼
此境未容成獨樂玉壺春酒命頻攜

先文莊公五峯草堂用熙泰國英韻

五峯東下見平林中老當年卜隱心龍尾白雲看不遠
水心明月坐猶深雖家桃李春無色此地松筠晚有陰
欲過荒亭橋板路幾時香茗更相尋

第六峯下馬蓋塢 下有三台墩立如品字又名大勝墩

第七峯下望公塢 此峯較高上有雙石門下有青墩元時有宋宗室若巖築精舍隱居其中

元趙文鈞悟空精舍 文鈞宋宗室若巖之孫

山空行跡少地迥落花多草長迷香澗松高拒女蘿林
深猿鳥下徑靜鹿麋過春事今云暮其如懷抱何

倪瓚題趙若巖龍山精舍用李士行時思庵韻

我生幼馳騖無機如漢陰重游古蘭若對山開我襟風
流李謫仙賞靜諧風心頎然成新詩如聞大雅音向首
石林晚白雲花雨深

張雨和

重遊九龍峯寒食生春陰竹露滴我笠松風吹我襟光
逆金閣彥淵探概素心風泉繞屋壁亂響吞箭音翛然
出谷去回瞻烟蘿深

童珮青墩

翠玉峯前一片霞游人爲說是蓮花可憐不得同船采
今夜秋江月自華

第八峯下仙人塢 上匪險絕有石穴如籠相傳中有毒物不敢窺下有五步墩樵牧聚遊

第九峯下火鴉塢 又名火又塢以形名下有平地方數丈俗呼裝柴場 山身下垂迴環如
掉尾爲龍尾陵道 上有白龍潭下有蔣忠文公別業榜曰雲龍小隱

蔣忠文重珍自題雲龍小隱

龍山鈎山兩山雲出能爲雨入爲晴雲山之氣有斂散
斂散之理斯爲神我廬山下有小隱雲爲動兮山爲靜
悠然而下物之澤屹然而立地之鎮我見雲山喜與俱
雲山無情不見予我此雲山多此見不如一見雲山無

郭迪光龍尾陵

勝地澄於絕攀援黎笻何惜忿探求千年積蘚堅如石
百尺垂藤曲似鈎伐竹引泉水樹杪錯茆爲屋枕山頭
雖城較里衣冠別此際疑從太古遊

涵初附志

右專言九峯九塢也第一峯南有青家塢不在九峯之
列故不載錫山有秦皋塢烏墩塢別見卷三古蹟

池澗第五 上池 中池 下池 黿池 金蓮池 香積池 日月池 仙人洗面池 黃公澗 錫山澗 回龍澗 月子蕩

池以蓄之澗以流之蓋諸泉之委也既見於泉此復見焉者備山之所有

上池中池下池 上池甘美即第二泉也汲者日無虛時中池下池即泉之流而色味迥別

涵砌茶華澈二泉記略云泉有三異兩池共一亭圓池甘美泛異方池一異也一鏡澄澈泉潔自如二異也潤泉清寒多至伐性此則甘芳溫潤大盆靈府三異也更有三癖瓶沸瓦缶炭火次銅錫器若入鐵嫌薪便不堪一癖也酒鄉茗俛爲功斯大以炊飯作粥反逆井泉二癖也人盆綻久而不變木器止用暫汲貯時則味敗三癖也云云此記首言一亭兩池之不同味又言上池圓下池方可見池分方圓味判優劣古今一致因念蘇文忠寄焦倘強求慧山泉詩俊深各有値方圓隨所畜則宋時已分上池中池矣

黿池在華孝子祠 泉流自下池轉而北行入於黿池池甃而嵌吻南螭吐北螭吞小橋貫其中北通金蓮池

王永積錫山景物略

寺東偏地舊華收係孝子華巳人王彬即地建三孝祠以薛天生劉懷胤祀華翁改爲專祠改黿池爲承澤池時日週溪橋後建成志樓名其樹曰嘉蔭分爲四景

金蓮池在寺庭中方數丈石梁貫之中有金蓮花故名山姬漂紗較他水特潔故又名纑塘 泉由此分北流爲香積池東流爲日月池 亦名浣沼

王達金蓮池

芳池水綠魚湖藻翠葉田田露華曉花開萬朵出金蓮玉潤朱欄五相繞僧言此花天下無宛如明鏡燦蓮壺山中五月簫鼓寂祇彷薰風成畫圖

先文莊公金蓮池上偶成

蘋草仍移坐臨池看水流松陰知日午荷色報霜秋渠曲偕廊轉波澄佛殿浮上方時供茗與客共淹留

香積池在文爽祠 柏庭房廢址北 池名仍其舊

日月池在寺山門內上有曲水亭流泉至此引作九曲今僅兩灣不知舊何狀 互見勝覽

涵初案舊志曲水亭在慧山寺前陸羽慧山記云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以爲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甃寵襪 又明彭韶引若冰泉流亦紫迴九曲東趨堂階之下附入勝覽並附先文莊濟泉九曲

仙人洗面池在錫山東南石圓有郭若盆然竅通山腹積水飲數百人大旱不竭

黃公澗在南隱房前下接錫山澗

王永積錫山景物略

黃公澗一名春申澗楚考烈王使封春申君黃歇於江東城故吳墟爲都邑澗其飲馬處也澗在龍縫泉右每當山雨欲來或秋水時注急湍滿飛自峻嶺爭道而下過公谷前至山門頓刻平地深四五尺遊人急呼渡踏片褰裳踏亂流而上愈上愈奇勢如奔馬聲如轟雷人如飛鳥山如星海樓臺烟樹如坐洪濤中會須逆流疾赴始竟其妙遲則逝矣澗旁舊有春申祠陸羽記亭以殿酒樂以鼓舞碑流道件不勝淳渫遂於山東南林墅中唐垂拱間狄梁公毀淫祠十人處之改爲土神廟宋初封忠安王後累封忠安順應成顯英濟王澗上舊有澈玉亭澄澗亭澗側有傳神像觀懷濤軒諸小蓬萊天溜亭皆廢俞鎭察志重建四柱草亭今爲秦氏

許旭大雨後黃公澗觀水詩

曉起望九龍終然失五六雲氣忽上蒸須臾藏山木泉大雨頓奔瀉如飛瀑腐雲霧中逆澗洪到此支逮泉新怒迸爭寶勢逆觸撞鬬兩厓石擊來亭前此地黃公二句觀覽快盈眶園叟觀晴了未亭中此地黃公澗奔泉驚心目兩後爭往觀相傳皆裸逐子果依叟言出門俯平陸循徑涉逆流循循失襄躍泉澎馳赴非漲受約束深歷偶不戒失跡忽顛仆陰崖古木森垂滙似驚雷曲折尋泉源濤聲傾萬斛噴沸類神漢行儘睦

錦池光雨際春申澗上觀泉

脈泉春申澗松門吼亂泉出雲穿泉谿竇雨下諸天嶸長沽流迢懷衣遊湝懸淵纓情未已沆耳欲高眠

王士正春申澗詩

呂澗亭邊野望新明流秀嶂石結綠青山終古連秦陽珠履何年問楚人冰雪倒懸三峽水風烟遙接五湖濱

李冏己事戊荒草太息空祠一愴神

屠勳拜存小澗詩

澗道荒凉澗草侵依然珠履登高臨青山自易逢芥地

暗水潛知代老心雨送大聲吹石落鳥沾輕沫入雲深

李冏綴死來英用不及潺湲獨至今

錫山澗在張中丞廟前下接梁溪

同龍澗在第八峯下其水從山之西北轉龍尾又東入運河

几子蕩在錫山前

邑先賢邵文莊公手定　南隱院僧圓顯輯

同邑潘　緒繼芳較

莫　止如山參

文莊八世族孫邵涵初吟泉附志

卷二　寺　祠廟

寺第六　附僊山　附庵院　附釋者

山之勝莫大於寺寺皆山勝處規模實與之稱故首列之若僧之有發雖巨刹率在殿廡後未有左右院列如惠寺者也故遊客非躬目莫能徧焉斯亦慚且幽矣他庵院雖踪併於寺而名蹟在者亦附焉

慧山禪寺在山麓自石隝劉宋司徒長史湛挺歷山草堂故址廢帝景平元年入於僧爲華山精舍元嘉間僧顯香過江來居之梁大同三年改號法雲禪院唐垂拱間廢咸通間復興宋至道間賜額普利紹興初以信安郡王孟忠厚請賜額旌忠薦福禪院祠孟太后元末廢　國朝洪武初僧普眞修起之正統丙□火道滸洲繼修之成化間道增又修之寺爲東向其入也經五里街至九龍峯門門久燬於火此存二石柱人稱其地爲石門柱頭成化末蘇僧慧貞增四石柱復建如故又一里許爲山門前即南北之衢又三百步許爲日月池又三百步許爲天王殿中延爲金蓮池上爲大覺殿即梁大同間所建殿址　左右爲

左今庵廢爲邵尚書某墓
右邑志誤也庵之松風閣建於秦方伯修於先文莊公庵廢於隆慶間墓營於正德十六年非庵廢始爲墓也墓在松風閣後見先文莊修松風閣記中今桃花塢中秦方伯墓與先文莊墓接址相並左邵而右秦皆當時庵後餘地自萬歷志誤以致 國朝康熙年乾隆年嘉慶年三次修志皆沿襲其誤矣

又秦商忠憲公輯先文莊年譜載正德五年先文莊建尚德書院於惠松庵竹閣中以祀李忠定公築繡嶺草堂後遂名泉建松壇爲尚德書院四景十五年冬十一月重修松風閣建千金累址亭十六年八月營太淑人壽藏於松風閣後建廬五楹爲守墓僧居置田十畝爲守墓僧工食聽松庵僧圓金方益圓覺爲太淑人守墓嘉靖二年十月一日丙午葬太淑人

先文莊公修松風閣記

某初卜太夫人壽藏於繡嶺之下其兆當聽松庵松風閣左人謂閣也右勝非宜盡徙諸某不可既而徙其兆於上當閣之後人謂閣也前塞盡徙諸某又不可越數日說者不已乃擇日齋戒以剛易並之過華之濤史曰吉兆其宜矣閣亦無容徙矣於是盡謝諸說者而定議

焉或曰僧之閣故方伯秦公所建也徙而弗廢何不可之有某曰閣吾有不欲徙者四卜兆將以安吾親不安則福生吾其可毀人以自成哉且筮得吉占不從何爲別庵之先僧交於吾高祖以下凡五世矣某何忍蔑而棄之方伯公吾斯汝之誼也吾徒其所建雖勿廢亦烏乎可決是說者皆止然念閣不修且壞壞則其勢必至於毀吾雖不欲其能逝諸於是告於姻友之有行義者數人咨助工力易其棟梁之撓腐者榱桷之朽折者益其瓦若甓之毀者中爲虛櫺而徙其佛像以從秦公之舊又爲綵塗采繪侈彼舊規作我新觀始事於正德庚辰冬十一月明年辛巳二月告成庵之長僧宗梅曰昔秦公之建斯閣也有記焉實刻在壁今茲之修其功不減於作而記乃無述敢以爲請某曰惟而弗聞乎繼我邵氏睽風而時世葬在張山 國初我五世祖考妣始非於而聽松而庵僧以懷德故資與葺蕪之事有守道焉今也不他之卜而脊脊於是豈惟壞土之擇亦惟世德是思是繼而是地也蜿蜒一脈上由繡嶺而來左右二澗夾兩下行滙而爲池池之西北有泉出焉淙淙金石聲冬夏不息雙松並峙門右皆數百年物其左配以石宋有時人篆刻者人爲之稱閣之有亡蓋不與焉

惟有先祖容春府君以衣傾德數百年而始至於某某雖不敏敢不仰承遺澤以圖似續閣之修其猶吾祖之志也夫豈曰此公之德也此固邵氏之祠也吾先僧有知實聞公言記其能外於斯敢以刻請某曰諾遂刻之

先文莊公聽松詩

聽松復聽松松聲在高閣閣成四十年聽者今如昨風來春濤生風去秋濤落當其無風時蕭然亦微作聽者誰於斯寂寞心對寥廓

仁壽庵在山南元儒學提舉強以德建黃晉卿記

柳貫仁壽庵

明陽戲後慧山前新營塋館貯㕑煙藤陰不斷淮海慕茶井遂分泉芋泉好景正須多領略任辰且復少流連對伶一飯太早計卻要真靈受大年

禪悅庵舊以院名在山南宋紹興間僧照建元光後廢咸淳間僧潤修之元至正間僧裕及其徒原又修之 國初永樂十七年戒就重建成化十二年僧覺義修之互見碑考

嘉慶年邑志以禪悅庵爲即今之牧雲菴也康熙年志禪悅庵在慧山寺右錫山之南　今俗名雙塔寺

倪瓚和何博士禪悅庵

佛出七佛後乃知靑出藍爽月留孤光世人徒指試嗟予墮狙猾朝暮逐四三悲歎明鏡塵何由息兩龕

與北禪悅庵

小院春風送我來落梅香裊重徘徊華嘒黃動浮塵起泉脈淸分古澗迴舊壘緣堤留卷冊薄雲如解襯亭臺相攜無復當年侶野史閒情總自裁

華淑禪悅庵

名借三塔古空蒸點苔步石踏花影尋鐘到佛臺小橋有馬渡孤樹抱雲來一壑因秋㵾離離夕照開

永福院與禪悅通其初亦同今廢

大池庵在大池今廢

時思庵在東鳴今廢其北爲施水庵庵前有井濟道渴故名里人錢氏建焉

法王庵一名孔山庵在山南去寺十里

龍泉庵在山西北明洪武十八年僧信珍掘地得石刻永興二年勅
賜龍泉庵數字今建庵以居

青墩庵在山南黃家灣朱氏丁氏地成化十一年僧圓昂建

明陽觀在山南宋紹興間道士盧至柔始爲庵大觀元年茅山劉
宮鐵混康以至柔行業上聞詔賜今額 國朝洪武六年道士
沈一清重建永樂宣德間屢修之
邑志乾隆三十四年道士尤清臣重修其地舊有望湖
樓橫翠亭半山亭並廢○案慧山記泉亭上有望湖閣
又載明陽觀有橫翠亭可見邑志之誤

朱昇明陽觀

古殿深藏紫翠間偶尋幽境到前山殘碁罷弈仙壇靜
流水停舂樂礎閒陰鎖有松秋寂寂古碑無字蘚斑斑
行吟物色多仙興心逐飛雲共往還

先文莊公十月望日與按察黎予登惠山高處觀盧
仙丹井至於新築中臺上臺遊興二首

行過前山後眾山叢岩雲磴幾松關中巖泉落能猶臥
上界壇高鶴未還十月風濤雙筵遠五湖波濶一舟閒
憑君善我題名處應在丹崖薦以間

戌年丞與凝登臺此日肩輿偶上來蓋裏水寬誇庶澤
望中山欲問蓬萊風細似與仙靈遇蹤跡從數野老猜
日暮不須催返棹東方明月正徘徊

秦端敏公金分和二泉先生韻

十年飛夢遶卿山此日真遊上界關絕頂風高人獨往
長空雲淡鳥俱還時兼地勝誇雙美身係官忙借半閒
極目江湖天向遠一時憂樂渺茫間

莫止明陽觀分和二泉先生韻

入間何處有丹臺出日天教逆勝來徑曲漫迂東郭履
嵐晴消卧北山萊過風拂面驚初樂後鶴穿林下復猜
卻望太湖收絕景晚雲能袖且低徊

俞憲明陽觀

神仙自昔餌刀圭丹竈空餘古洞西門外羣峰迎雨暗
轄前一水任雲迷松臺直瞰平湖渺橋竪遙臨野塢低
歸路輕輿衫徑遠依微百雉柝聲齊

釋老附

予嘗觀於匡廬自慧遠靜修後數百年間稱名流者何寥寥也
蓋人材之難久矣豈獨吾黨哉茲山舊所傳數人者今列如左
然亦不可等視也

沙門僧顯劉宋元徽中過江住京師彌陀寺後入吳憩華山精舍
華山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釋寶偈名僧傳云

若冰唐僧嘗寓慧山普利院卽始浚泉者世傳冰一日遊洞中不
出後人見於海上冰能詩其題泉一首今傳焉

自性號佛朗丹陽人嘗住寧波天童寺每升堂說法口占爲偈俚
褻中極元妙識者異之終於山

慧照字本明號芝庵孟氏子也慧山寺僧好學善吟詠與倪雲林
諸老爲方外交嘗爲杭州淨慈寺書記

慧鑑姓徐氏杭人善書畫 國初住慧山寺張潞公最重之其弟
與老與鑑相唱和有詩集曰雙清畫多散落惟江天山一作霽雪
一卷在莫如山家

普眞號性海 國初住慧山寺晚居聽松庵能詩有高識與姚少
師同時相善歿葬庵之後王學士達銘其塔

福全慧山寺僧少學禪有所得人以爲癡其師法虎嘗以事杖之
全曰謝師打出三界矣遂盟竹而去不知所終已上釋

錢道人宋御史襄行顗之弟隱慧山與東坡遊坡贈之詩稱有道

者

蘇文忠公軾貯錢步道兼寄其弟慧山山人
鴐鵞湖邊月如水孤舟夜傍鴐鵞起平明繫發石橋高
憾悅自爽將御史結交最晩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
寂寞抱關歎衰生者老執戟哀揚子怪君顏采郤秀發
無乃遷謫反更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抑眞疎矣
毘陵高山錫爲骨陸子遺味泉冰齒賢哉仲氏早拂衣
占斷此山長洗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
儻容逸少問金堂記與嵇康留石髓

盧至柔字必強茅山道士初居洞虛宮以符水濟人有奇驗思晦
跡行觀至瑯山有鹿騰出曰生氣在是矣乃結庵而居久之有
詔徵之至則没矣

倪文光字昭奎處士瓚從兄元道錄賜號玄中文節貞白眞人嘗
爲清徵館於慧山一日爲重九會登山絕頂下眺五湖揮手謝

別越明日卒虞文靖爲表其墓 已上道

祠廟第七 春申君廟 華孝子祠 尊賢堂 東嶽廟 張中丞廟 邠國公祠 周文襄祠 李忠定祠

凡祠廟在山者書之其經與否存乎其人要之名義則忠定之
貞文襄之惠有可尚焉若尊賢之堂乃以義起禮蓋君子之公
論也

春申君廟舊在慧山下臨黃公澗唐張繼詩春申祠宇空山裏古
柏陰陰石泉水即其地也垂拱間徙錫山西麓今爲里社 互見攷考

張繼遊慧山春申祠
春申祠宇空山裏古柏陰陰石泉水日莫江南無主人
彌令過客思公子蕭條寒景傍山村寂寞誰知楚相尊
當時珠履三千客趙使懷慚不敢言

高啟慧山春申君廟
封君開巨壤相楚服强鄰名重三公子謀疎一婦人畫
堂留古像珠履逝遺塵簫鼓時迎祭還憐故邑民

王逵黃歇廟
前年封邑來江東意氣傾尊何其雄今朝送客過祠下
感慨令人愁萬重頹垣敗壁鳴寒鼠千載寥落竟無主
片言曾見服强秦一計那知失於楚古來辨士多殺身
用智得愚良苦辛三千珠履今安在門外青山解笑人

春申廟免糧
案縣冊還字壹千肆百拾貳號平田肆分未釐伍毫

華孝子祠在慧泉左即孝子故址唐以來爲祠久廢宋王彬復建
祀孝子及其同傳薛天生劉懷肖元至治間孝子裔孫廣之撤
去劉薛二主 國朝景泰間孫思濟修之弘治間孫守吉改作
之 互見古蹟及物望襍考

尊賢堂在泉上舊祠陸處士羽後增華孝子湛長史李丞相爲四
賢祠天順末以堂有專祠去之正德五年因浚泉改建今堂增
祀宋以來生遊沒葬名在天下者十八人非此類山雖賢弗與有

田二十畝供春秋私祀

宋司徒長史湛公挺

唐尚書左僕射趙郡李文肅公紳

處士鴻漸先生陸公羽

宋無錫令焦公千之

國史編修秦公觀

禮部尚書尤文簡公袤

御史裹行錢公顗

元處士雲林先生倪公瓚

國朝義士止齋先生張公夔

中書舍人孟端先生王公紱

先文莊公十賢堂成有作

萬古名賢地諸賢合有堂雲龕藏舊影水鑑發新光臣史千鈞筆鄉評一瓣香煩僧語遊客到此肅冠裳

先文莊公題十賢祠用唐人韻二首

千年祠宇此重開獨爲諸賢酹一盃凋石不隨能化去嶺雲還與鶴歸來春風谷遠嚶嚶鳥夜雨庭深點點苔聽罷雅歌賓客醉共教童子汲泉回

石詩墨蹟藏涵文植家咸豐辛亥刻石嵌二泉書院

九峯迴處石泉幽逝者應知感舊遊萬里風烟吾白首千年林壑此清流秋鈞無恙時方晚黍稷惟馨歲有秋卻憶匡廬歌嘯地幾回春草鹿呦呦

附志

涵初案十一先文莊公沒後邑人增祀蔡修撰旭及先文莊公爲十二賢易名尊賢祠康熙中知縣吳興祚於泉上建雲起樓乃遷祠於泉之右偏若冰洞之東後知縣徐永言修德水亭奉諸主於亭中德水亭者亦吳興祚建爲羽流所據也乾隆十六年德水亭改入行宮又遷諸主於至德祠東南隅改爲今祠 先文莊置田以供私祀今已無存 尊賢祠近事載入續編

東嶽廟在錫山北麓後周同光二年里人周太一募建宋乾道三年大之元至順二年燬於火至正十六年毀於兵 國朝洪武四年重建後燬火正統元年復建

涵初案邑志正統元年建廟增建五嶽樓宏治七年增建兩廡 又案縣冊東嶽廟免糧伍畝陸分叁釐

張中丞廟在嶽廟東即清微精舍故址成化八年李知縣恭建先是宋徽宗即位二年有爲神祠於嶽廟右廡者其像甚異道士盧至柔以爲唐御史中丞張公巡也歷元入 國朝民祠之益虔天順元年周知府源始得請用少牢祀仲春猶於故廟及是廟成遂爲衣冠像弘治十七年又請祝於朝遂成禮焉邑人張禮書刻祝文於石募建亭覆之在右廡者民祠之如土神云

先文莊公張中丞廟記

張中丞何神也唐睢陽守張公巡也公當天寶之亂城守以死且曰當爲厲鬼殺賊史稱其有保障江淮之功宋南渡後民結社備寇者在在作公祠以倡忠義祠必厲異狀謂之公志錫山之祠豈亦創於其時邪說者謂未異人盧至柔者於此得泉非而施民以療疾疫遂祠公泉上俾汲必告以續民諱然以泉故禱者日衆其祠祝他邵特盛蓋自始祠近明景泰凡若千年矣而者年有行義者議曰祠必有祀祀兆在典猶弗祀也乃以上請得春秋祭若爲今若千年成化某甲子義者又曰祀有典矣而祠以厲附他廟弗經弗專乃卜其東爲今廟君子曰是近於義廟成貌公於堂以人易廟衣冠惟時士書其官祝如之捍亦如之君子曰廷近於禮夫民祠公有報有祈而禦災捍患無一日不塑於公祠何暇夫泉哉然泉之利甚溥取而恭則滯勿禱則泛勢必有主者而惟公是歸則公之德於人者亦於見乎微觀一邑而江淮之南皆可知也但之無私謚公以厲誠誕且保然厲乎由民弗嚴由民民求公殊而公之爲民化者譬之茲

年三月抵家七月建尙德書院於聽松竹圃是月十九
日落成十賢堂八月訂定慧山記九月祠宋丞相李忠
定公於尙德書院皆本年事也故十賢堂忠定祠皆載
入慧山記中至十一年丙子建二泉書院於慧山寺左
移忠定祠於慧山與文襄祠鄰則在慧山記已成之後

附志李氏建祠

康熙五年李氏另建祠於慧山寺前日月池旁周邵有
李忠定公新祠記

木

慧山記卷二全

慧山記

邑先賢邵文莊公手定　南隱院僧圓顯輯

同邑滔　緒繼芳較

莫　止如山參

文莊八世族孫邵涵初吟泉附志

卷三　物望　山居　古蹟

物望第八　華寶　湛挺　陸羽　李紳　李夔　李綱　尤袤　孟遠　徐仲祥　王紱

人有恆言皆曰地因人勝夫人則逝矣非紀載其孰能傳之雖
然未有而不傳者也自有茲山以來產且遊者多矣不能悉
錄錄其顯者如左總曰物望云

宋

司徒右長史湛挺茂之築草堂於慧山讀書其中與南平王劉鑠
以詩章唱酬今寺卽其地

晉

孝子華寶居慧山下今其地猶名華坡晉義熙末父豪戍長安寶
始八歲臨行謂曰我還冠汝後長安陷父死焉寶七十不冠或
問之輒號慟彌日齊建元三年表其門

唐

處士陸羽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
得諸水濱既長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因

爲姓名字上元初更隱居終日稱桑苧翁閉門著書常獨行誦
詩野中不得意輒慟哭歸時謂今之接輿久之詔拜太子文學
從太常太祝不就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嘗品泉以惠
爲天下第二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有以茶薦者羽野
服挈具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著毁茶論
尚書左僕射趙郡公謚文肅李紳公乘中書令敬宣曾孫也父悟
令晉陵因家無錫少孤貧嗜學讀書山中元和中擢第釋褐國
子助教李錡鎮江南辟爲從事錡叛令紳草檄不從因之錡誅
乃免穆宗召拜左拾遺翰林學士與元稹李德裕同在禁中稱
三俊事載唐史

宋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李夔斯和祁武人其父處始居無錫夔卒葬
洑崐山楊龜山爲銘 互見冢考
丞相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師謚忠定李綱伯
紀夔之子進士起家建炎初拜相學行功名爲中興第一竟以
汪黃沮去位自號梁谿漫叟有梁谿集母沒時常廬墓錫山手
植松柏數萬株其節行詳見宋史
禮部尚書謚文節尤袤延之自閩來居無錫作堂讀書惠山從喻
玉泉樗游登紹興進士第嘗宰泰興金人犯境士庶望風遁袤
獨守不去君子與之所植學書遍貫今古自號遂初居士

○元
承直郎松江府判官孟遵宗鎮信安五世孫有別業惠山下名惠
麓小隱歸而老焉其子士一字叔敬能世其業 士一又名試
處士徐與老仲祥錢唐人少以孝聞從張仲舉學補太學生嘗遊
上都長春宮眞人完顏奇之賜號明齋處士後値亂航海歸時
兄釋鑑仲明住惠山與老依以居鑑亦能詩倡和成集王[illegible]
達仲祥門人也序而評之曰仲明之詩婉以潛仲祥之詩簡以
潔所著有大學集義一卷既卒達葬之錫山
○國朝
中書舍人王紱孟端邑人初爲諸生尋棄去遊江淮晉代間歸隱

山中自號九龍山人洪武末徵天下罷閑生紱與焉未幾坐累
戍山西朔州 或云嘗爲某縣知縣謫以是故 既歸益尚隱節永樂初以薦爲中
書舍人年五十五卒於官紱博學能詩眞行書得晉人筆意尤
工山水竹石酒酣野服對客伸紙奮筆奇怪跌宕遇長廊素壁
縱橫揮灑層巒煙雲變態不可端倪或題其上至數百言
有投金帛亦得片楮山林士一揖與之眞迹流傳識者懸金重
購昆山夏太常㫤師其竹石亦名天下

山居第九 歷山草堂 李相書堂 遂初書堂 清徽精舍 慧感禪庵 陳公祠 碧山吟社 野翁莊

余至蘇門山觀百泉其上有康節隱處蕪荒草中敗垣遺址野老猶能指而道之今於慧山見諸賢之蹟而恐野老未能道也故列之

歷山草堂湛長史讀書處劉宋元嘉中建南平王鑠及齊江淹皆有過草堂詩唐侍御史邱丹作舊居誌及同時章夏卿璀皆有詩刻石今爲寺

宋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

茲山蘊靈詭憑覽趣亦臻九峯相接迹五渚逆縈浸層阿被且引絕巘暢方禁溜泉夏更深林交晝長陰伊余久湎思復得味恬適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

司徒右長史湛茂之歷山草堂應教

閉戶守元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邱樊歲寒見松栢身衡雖陽老名泰衆圖客習隱非市朝道貴在山澤龍雕揖大樹森森聞響石持此怡一生傷哉躬度除

齊江淹無錫歷山詩

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風年窮悲杜蓄暮皐潏弔空山落葉下楚水別鶴吸吳田嵐氣陰不極日色半虧天酒至情蘊瑟瑟尊還惘然一聞清琴奏歎泣方流連況乃客子念直置絲竹間

唐檢校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邱丹湛長史舊居誌幷詩

無錫縣西郊五里有慧山寺即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之別墅也舊名歷山故南平王劉鑠有過湛長史歷山草堂詩湛有酬和其文野而典特以松石自怡道遙沈寂終見止足之意可謂當時高賢矣至齊竟陵王友江淹亦有擬作余登茲山以覽三篇列於石壁仰瞻遺韻穆若清風遂訪湛氏背岡山下猶有一二十族得十三代孫畧執其譜書成澤遂年世雖遠塋隴尚存余披宋史畧不見其人心有慨歎悲夫斯人也而史闕書然其有一篇則爲不朽矣因復追緝六韻以次三賢之末時有擇若水者蹤跡於山修念之餘整依往跡灑入諸界無非金剎飾幡之資悉假工價是以道友邑僚遊

佳賞嗚呼得非茂之之緣果而陰隱於上人不然何湖慮之至耶余聖唐山令臣也所居臨平山雖亦有年矣嘗諷茂之篇句云衰廢歸邱樊歲寒見松柏不覺肆意超散若在廬霍之間矣異時同歸猶茂之之不忘也嗟乎湛君用刊嚴石俟後之知我者得不繼之乎貞元六年歲在庚午

身退謝名累道存嘉止足設醴降華轎挂冠守空谷偶尋野外寺仰慕賢者躅不見昔簪裾猶存舊松竹烟霞雖異世風韻如在矚余仰江海人歸徹青山曲

無錫令湛賁伏覽呂侍郎邱員外舊題十三世祖歷山草堂詩因書紀事

名遂貴知已道勝方嘷跡高居葺蓮宮遺文煥石壁柔用代已變池草春猶碧藏曲遇周郎知音荷宗伯調逸南平兆風清建安蹟祖德今發揚還同書史冊

湛賁題歷山司徒右長史祖宅

寶官長史精高步歷山椒麗句傳黃絹香名播宋朝分能知止足跡貴出塵囂松竹心長固池臺興自饒龍宮欣訪舊鶯谷忝遷喬從事叨承乏銅章愧在腰

湛賁別慧山書堂

捲簾曉望雲平檻下榻宵吟月半窗病守未能依結社更施何術去爲邦

李相書堂紳讀書處也在寺北其地頗高由小徑而上舊名讀書臺有堂三楹中繪紳像後更今名

李文肅紳別泉石

慧山書堂前松竹之下有泉甘爽乃人間靈液清澄肌骨澈開神慮茶得此水皆盡芳味也

癖沙見底空無色青石潛流暗有聲微動竹風涵淅瀝細浮松月透輕盈佳凝秋露添靈液茗折春芽泛玉英應是梵居連洞府浴池今化醴泉清

王永積錫山景物畧

山中名讀書臺者二一爲吳氏讀書臺在三塔庵右今屬曹履垣莖一爲李相讀書臺在聽松庵右則故唐丞相李文肅公紳肄業地也微時初至慧山寺寓甚窘取佛經反之作文稿主藏僧怒逐之乃之剡川精舍舍前丹忝方熟一老僧見有黑蛇據其上驚之時公方熟睡比即隱公懷中既覺問公公皆曰適夢食粢甚美爲汝過逐而寤僧異之得卒業焉公既貴改精舍曰龍宮因

築陵晉塞於宮內歲久湮沒其下爲千僧寺舊址今張
福州遜牛眠地也舊有冰清堂郡金亭遜甥華雲用福
州郡潮以葬母題德者今亦廢天啟歷已亥邑人談修
醜金立石重鐫李丞相讀書處六字方立石時正值隆
冬復有巨蛇昂首而出一時怪詫不減當日云

唐沈亞之原傳略

李紳本趙人徙家吳中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
及第還能其才名之詔執書記元和二年錡以驕悶有
詔召錡挾不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
合召使王澹專敢爲錡具行錡怨陰使軍士食之食既
盡執中貴人脇曰爲我書報天子幸復錡位貴人懼僞
謀之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讀紳佯懾怖戰管搖撇
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一紙十行又如是紙幾盡錡怒
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爲錡言曰許侍御縱尤
能軍中書召縱從至投罔操書可錡意遂幽紳於洞之
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王建讀書臺

元和有客耽經史黑髮修眉得短李當時寂寞此山中
白日看雲空隱几一朝起占玉堂春三俊名高世所珍
平生感烈倘奇操歷仕五朝才獨伸紫薇魂冷三更月

千載高明今尚說白雲依舊衆山青山亦因茲重得名
若使當年終失意世間誰識青雲躋

周文襄公忱讀書處印巖

丞相當年未第時讀書曾向此棲遲水邊行徑空遺跡
松下荒臺有古基老憶家山詩尚在夢吞丹棗事猶奇
老僧知我懷賢意相引憑高慰所思

盛郁憲斯讀書臺

青山寂歷草棲其一度登臨一悵思浪說夢蛇千載事
空留形古五陵詩天荒地老臺猶在花落春殘鳥自悲
鐙火禪牀風雨夜依然丞相讀書時

附志

涵初案李紳讀書臺爲文肅貴後所築累石爲址面山
起堂今臺址完固高可盈丈前明張福州墓在臺之前
久已磨滅其臺頂正平即堂基也方廣三丈許有祝姓
者累世盜葬於此兆穴在培塿之深土中其氣脈先絕
已張福州生有佳蹟但佔餘地而已不除其邪穢況經
紀細民佔葬名蹟遺址乎無錫李氏質筌有徙葬無文
肅之後而譜牒無徵自康熙五年有李廷煒者倡建李
忠定祠於惠山遂皆通譜爲忠定後裔若告之以錫山
郡望唐有李文肅宋有李肅簡則茫然不知因無怪乎
讀書臺之廢也設復有好古之士如談思永者則臺址
尚存猶可復焉

遂初書堂尤尚書袤讀書處在惠山今不知所在

附乾隆庚午年邑志

錫麓書堂在秦皇塢介惠錫二山之間宋尤文簡公袤
讀書地初因文昌祠宇廢椽葺析竹構於岡垂而不
事華飾終袤世歷四傳七十餘年無所改易又遂初齋
院在讀書堂左始於袤從祖文獻公輝名依山亭文簡
取孫興公遂初賦義以名宋崇陵爲御書遂初二字以
賜中散書三萬卷所傳公退手鈔與其子弟及諸女姊
計日分鈔皆成帙焉後燬於火又樂給在西郭梁谿之
上炎木築遂初堂居東帶河數十步即出西關渡梁谿
造圃谿上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後有高閣眺望
最得谿山勝概題曰樂谿故所著有名樂谿集者五十
卷中有萬卷樓暢閣曰來朱亭二友齋來朱者曾與考亭
講道於此後人因圖其像於壁二友則陳同父楊誠齋
也錫麓書堂後稍陵夷五世孫玘仕元歸盡復舊觀起
萬卷樓樹名花春月邑人率往遊焉亦燬於火

楊萬里雪後到惠山懷尤延之

已到姑蘇未到常惠山孤秀倚蒼穹一峯飛下如奔馬
萬木深藏古道場谷中空都是乳泉致遠久猶香
眠雲白石梁谿叟惜殺風烟屬草堂

蔣忠文重珍樂谿居萬卷樓

歲暮清谿上居留人已收菰蒲幾白鷺魚鳥去清流存
展閱公志亡從蔡伯游英襟遺跡陋桐根一登樓

清微精舍元延祐間倪真人文光建虞伯生爲文光至表作清微

館在黃公澗上今爲張中丞廟互見古蹟

慧麓小隱孟通判所築濟有詩文卷今藏龔蔡時宇家

王永積錫山景物略

慧麓小隱當九峯之陽介錫慧兩山間爲元信州錄事
孟濟歸隱地至正丙午燬於兵逃已未濟子上一修復
之建復本堂奉先祀主一有記內所覽林修竹清泉遠
之山可樵圃可蔬得命何東齋爲圖以寫心目之勝題
詠盈卷

倪瓚慧麓小隱

錫麓洞前開竹扉孟公修葺草堂基已將王維圖別業

盛舉又不得不爲書之

癸酉甲辰正月六日樂芳邀同宁以睦族不赴詩以

中謝

頭白皆得只欲眠招呼長荷社中賢餘生待將鬼門下良會預期人日前尺酒晉弁金谷罰酌泉重結慧山緣春湖鼓枻桃花水飢借米家書畫船

王文肅錫爵碧山吟社

少遊何處問吟社借得西神數畝山一代衣冠追洛下千金詞賦播人間松筠歲節撫怡晚臺榭臨流好架閒我欲低頭拜盟主排冠何日出賓闗

吳文定寬碧山吟社

詩隨高築壬寅歲勝事遙傳大歷年圓地有貲酬野衲品泉無講問茶仙樹栽亭了清風裏路遶雲根小洞邊賸唱隨諸老後結盟遲我賦歸山

碧山吟社聯句

詩社重尋是碧山秦金碧山如在畫圖開先文莊秀布衣愧我從先哲濟積蘇釗懸誰洗舊班莫止風入萬松聽未了秦金逸隨雙鶴引俱還先文莊公江湖心亦繫廊廟滄幾且放香英半席閒莫止

徐階重復碧山吟社記

碧山吟社在慧山之麓其始作於封武昌太守修敬秦翁翁毀而據於邑之豪某後六十年翁曾孫從川先生始克復之葺其堂若榭以興鄉縉紳憲副洞陽王僉憲仲山華學士鴻山王侍御石沙賦詩其中而不敢有加焉重修敬之舊也予嘗讀邵文莊公所爲吟社敘語謂修敬之作是社其相與詠遊者十人皆時所稱耆俊而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聞其賢而願見想其時衣冠之盛蓋什之富因洛社之流亞哉是宜錫之人相與護而存之而猶不免爲豪之所據也使非秦氏有人則幾不可得之而復蓋物之有興有廢其常理如此況於歌舞宴嬉之地爲賢人君子所不道者頗欲恒有之豈非或歎然社之復也衆相與修謀之以爲故家之盛事而歌舞宴嬉之地則或一失而不復或復之而無可係又以見文章之貴而所謂利與勢有不足察者智者於此當自能擇其所託而況又有進焉者也自三代以降士失其學氏失其所以生其有望於復殆其於吟社而予觀於縉紳間飾詞章而鼓功利務便其身而閭閻之疾苦嘆然若不聞者皆是也豈物之廢也有時而與而道之廢卒不可復耶抑以無其人則先生學有本源遊於邑之校凡八舉不第遂退而隱處以業授其子今張

奈何榮君篤於修身而急於爲民所以復道之廢者固於是乎在予是以因社之復也致厚望焉他日君賢聖學之緒而甚下所之業使後世益稱秦氏爲有人吾知吟社將賴以永存矣

俞憲題吟社八景

然非亭

木聲凄洞戸竹色淨依題寂寞懷賢處依依但賦詩

流觴亭

香柚舊垂雙新枝又幾霜願將勿剪意猶比召公棠

龍縫泉

龍錢吐泉清誰穿龍縫成小池風雨夜其有飲龍聲

濯纓亭

垂髫久忘情歸來濯舊纓濯時歌孺子明月在南榮

借山亭

誰欲借名山山靈可否問乾坤俱是借何處是應還

滴翠池

一水滿前池清風漾碧漪野人時弄水惟有白雲知

異香徑

名花夾徑簇秋色翳高臺臺下行吟者花神莫浪猜

古木坡

喬柯滿近坡千載映蒼峩石上留詩處題名半滅磨

野翁莊在聽松庵右施副科廉所營有松筠之勝貴谿姚提學文灝題園沈石田周有圖與詩

施廉戊午十二月朔會潘玉林至

我有屋數楹密邇青蓮宇永謝聲利徒時枉文翁侶朝看山頂雲莫聽竹間雨於焉卒歲年情風慕巢許清晨梳我頭呼兒掃茅宇蔬果間尊罍展席集朋侶鉤簾對青山蕭蕭落疎雨握手忍分違相思渺何許

施廉野翁山莊二首

深深鑿渠低覆架流水入戸桃花香野人朝來足春睡時有黃鸝啼過牆

呼兒添火暖深杯霜雪霏霏戸半開千樹梅花萬竿竹品題還待野翁來

施聞野翁泉川新製竹米爐索賢題詠韻

先翁手鑿此山泉爽若時來對客煎雅度自能超物外清風端不愧盧前慣招仙子攜爐試遠避狂夫枕麴眠一脈涓涓流不息百年期得合名全

李庶砂

山瓢新汲野翁泉　隨石澄來信手煎　詩侶一時皆出石
茶仙六事更無前　乘風北野先歸去　抱被西巖暫借眠
奈得相如消渴病　暮年水遞賴君全

倪耕和

野翁仙化有遺泉　更愛鄖君事若煎　急瀉石池聲不息
淨通松壑味如前　風簾半捲僧同聽　雲榻長依鶴伴眠
近說秋亭能品試　茶經一卷擬收全

潘箴和

賜閒亭北野翁泉　翁去泉存尚可煎　栗粒焙來榆火裏
乳花流出石巖前　驟生海眼魚將躍　竅聽松濤鶴不眠
故事又添桑苧後　遍翻茶辨法能全

沈周野翁莊

野翁未見見新莊　石子迴階引石梁　高樹隔橋烟寺近
亂雲施雨晚山長　自春載酒應無度　每日題詩定幾章
絕與輞川風致似　我爲裴廸亦何妨

秦夔野翁莊

珠簾淸簟淨無塵　如此高齋亦可人　擬絕龍邱老居士
千金渾欲貝比鄰

先文莊公偶飲野翁莊有懷翁仙日相與之雅情見

乎詞用元人韻

相逢館下賢爲階　卷有新詩許我開　貧未及年嚬叩雪
眼將入道碧於苔　良工心苦春收榛　佳客盟寒晚折梅
酒罷題詩修竹上　鄰僧猶待野翁來

古蹟第十　城坡　宮室　寺觀　祠墓　丘木

古今與世覩陳迹則感慨係之此物之大情也況登臨之際荒烟野草廢址斷碣觸於目而動乎心非志將焉求哉乃若用物引者久而不化雖廢必有時乎顯焉雖然或全之或毀之造物者之所爲固不可得而知也至於丹木之類凡有傳迹亦不敢廢甘棠勿伐此之謂矣

○城坡

范蠡城吳地記云在歷山西今謂之斗城輿地志云歷山西有范蠡城越伐吳時所築考之吳越春秋蠡未嘗至此未知孰是

秦瑀范蠡城

兵家輕發是亡師　二十餘年計亦遲　去辱豈能亡鳥喙
功成猶是感鴟夷　風塵渺渺天涯恨　烟浪茫茫笠澤思
海舶未遙同棹死　留侯能不一攀追

附載邑中范蠡古蹟

一曰蠡湖在梅李泰伯二鄉界口一名蠡瀆一名淸湖范蠡伐吳時開是瀆以通南湖故以蠡稱東西十二里南北六里

一曰仙蠡墩亦名仙女墩舊傳范蠡載西施所曾泊處墩下有伍相祠今廢

一曰蠡港在仙蠡墩稍西舊傳吳人罵范蠡於此

黃城與斗城近俗呼黃斗城寰宇記云黃城去縣十二里史記楚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歇言於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其地請封於江東王許之春申君因故吳墟爲都邑輿地志云今歷山下春申君祠在焉去斗城三里有道通黃城　互見祠墓

龍尾陵道越絕書云春申君徙封開此道以屬本邑後漢書地理志注亦云今龍山嶺北尾上路是也

龍尾陵道鄒廸光有詩載卷一峯嶋

秦皇塢在錫山側陸羽慧山寺記云始皇東遊望氣者以金陵太湖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

秦椎始皇塢

村塢尚言秦求仙滄海晨如何祖龍死空結鮑魚因一種野花發山頭不見人

烏膠塢在錫山東

華坡在慧山下孝子所築

高明華孝子故址記　宋高明元人

慧山寺之東偏當泉水之上有三賢祠按志書今祠址

華孝子所居宅也初祠久廢吳人王彬始復倡建既成則以三賢事刻諸石且曰初祠址實孝子故居孝子之事不以沒而不著復雖其碑陰以記其事章善也按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始入藏父眾戍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父沒寶眾命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建元三年詔表其門閭凡史載孝子事若此蓋自西晉以來尚元虛賤名檢致弛決波流風靡而孝子能篤至行終元始不渝其誠意惻怛可以貫金石千載之下若與日月同其久於此見天之降衷人之秉彝不以世之衰世末俗而有異也孝子晉人而志謂齊孝子者蓋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沒於齊其人一身而天下三易姓當時居朝廷有爵位者朝齊暮一馬氏夕事劉夕事蕭恬不以爲怪而孝子朝夕奉父青七十年餘朝未嘗須臾忘以至沒身不皆使當時有宋位者其秦晉頃命怪官守亦咸若華氏子則皆不當寄宋不當爲齊而孝子宜不曰齊孝子也凡游於茲者懸幽林酌清泉臨風懷古三賢之高風孝子之至行其素有志者宜加奮勵其未能者則登思革心勉之追矚是則某所以樹碑之意云爾夫人性一耳有爲者亦若是吾徒宜勉自念

築墩在漏澗旁後汶裴公訓寺鈌青龍因以毀殿瓦石聚而成之

涵初案華坡背山臨水後歸愚公谷澗水自天釣臺後東行至枝峯閣作轆河繞於閣下南折而至孝子祠前

○宮室

洞陽觀在慧山西南三里陸羽記云觀下有穴潛通太湖中包山故名觀創於梁天監中隋大業中廢或曰即今明陽觀址

淮海先生祠堂在少游墓上有紀載邑志互見稽考

化骨池三塔在禰悅庵右相傳爲昆崙僧道蛻骨之所二在石池中一在池上品字列不知所始互見稽考

悟空精舍在第七峰下宋宗姓若巖之小隱松竹森鬱朝霏夕陰宛若圖畫方外張伯雨雲陽虞志道皆有題

涵初案趙炎鈞倪瓚張雨皆有詩載入卷一峯嶋惟虞志道詩今不可攷

水欓在錫山澗中倪文光作精舍時築堤遏水爲瀑潺湲聲今廢

○器物

石幢在寺門前左刻楞嚴諸咒宋熙甯三年建石刻尊勝諸咒唐乾符三年建

百響鐸在九龍峯門上每一搖百響乃止後毀於火

山谷詩石在少游墓下刻建炎四年追贈龍圖閣誥又山谷送秦少章詩後秦氏喪石好事者獨諧碑仆榛杞中永康應純之以州判官攝邑事復其侵地訪而封之石亦歸還今又亡矣

涵初案少游墓互見卷四墓又互見稽考　柳貫仁壽庵有詩陰不載淮海墓蓋在仁壽庵相近處

孟氏禪院印範銅爲之其文云旌忠薦福功德禪院之印成化間
僧戒欽掘地得之今藏於寺僧

宋人題名二通

嘉祐間一通　其文云轉運使王純臣道粹巡按毘陵挈家遊
慧山寺廷老商老卿老元老從嘉祐辛丑二月九日

元豐間一通　其文云司農少卿鍾離景伯公序自東陽解印
過慧山奉詔慧照璋公同遊絕景飲泉試茗而行元豐三年六
月十九日

廬山景璽壁洪武末王中書孟端寓聽松庵遂圖其壁爲廬山景
黃少保淮題詩其上有力者屢欲移之而壁用竹工竟莫能動

成化庚子火而毀之

竹茶鑪孟端與性海一日偕潘克誠在聽松庵適湖州竹工至遂
以古制命爲之一時名人俱有題詠永樂初性海赴虎邱住持
以贈克誠越六十餘年成化間楊璵孟賢得之丙申秦武昌夔
撰疏取諸楊氏歸焉有復鑪唱和卷與舊並傳

王達竹茶鑪記

性海禪師卓錫於慧山之陽山之泉甘洌聞天下日汲
泉試茗以自怡有竹工進曰師嗜茗飲請以竹爲茗具
可乎賓與云鑪形不可狀圓方上下法乾坤之覆載中
周實以土火炎弗毀潤虹光之貫穴也緻文外飾粲然
玉潤霜雲而蓊洪水也觀其中空然所有冷鐵如綱
者橫其半勺清冷於器拾燧然而烹之松風細鳴儼若
竹各啓語信奇玩也禪師之與東吳介于友石庵歸
記詩夫物之雖齊甚矣得器以酒鼎雅以食此器適於
國家之用尤前貴者若剛鼎以分製鑪以竹亦奇矣

甃於詩人之口哉雖然樽罍鼎彝世移物古見者有感
慨無窮之悲竹鑪不與品爲貲索玩者有清絕無踪之
趣貫曉弗論也凡竹無地無之淺霜做雪延湜於荒蹊
空谷之間不幸伐爲管其能之屬過者弗睨也今工
剡爲鑪焉汲泉試茗爲高人逸士之供置之凡格播諸
詩詠比貴重於樽罍鼎彝無足怪矣初禪師未學也材
豈異於人人及修持刻勵道隆德俊迥出塵表爲汎在
禪林之器亦竹鑪之謂也是爲記歲在乙亥秋仲望日

蔣奕竹茶鑪

綠玉裁成偃月形偏宜煮雪向嚴扃虛心未許如灰死
古色爭看似汗青偶斫樵歌供土銼尚疑清籟和陶缻
逢人曾擬同天地上有秋蟲篆籀銘

陶振竹茶鑪

慧山亭上老伽伽斫竹編鑪意自嘉淇雨拂殘燒落葉
湘烟吹起捲飛花山人借煮雲茗藥學士求烹雪水茶
聞道萬松禪榻畔清風長日動家淡

謝常竹茶鑪

竹鑪絕勝煮茶鐺新剪淇園玉一莖圓爐作鷓鴣鑪起
藤龍鹿客渾花生潤分翠色和烟織香掬金芽貯火烹
留向禪房消作供梅梢吟罷月三更

王紱竹茶鑪

僧能高閒事事幽竹編茶具瀹清流氣蒸陽羨三春雨
聲帶湘江兩岸秋玉臼夜敲蒼雪冷翠瓶清引碧雲禂
禪翁託此重開社若箇知心是趙州

王達竹茶鑪

製作精深亦自觀日供高士試龍團輕分淇雨苔痕綠
細剪湘雲粉未乾紫筍滿甌吟骨健清風一榻鬢絲寒
汲來坐對梅花月正是凌秋第幾竿

已上竹茶鑪原詠

陸簡復竹茶鑪記

出錫城里許慧山稍折北庵曰聽松洪武初僧普眞性
海嘗織竹爲鑪高不盈尺圓上方下類今學仙家流諸
乾坤之象者規製絕精巧可玩邑先達耐軒王學士諸
名家率之賦詩賓之眞公歿鑪淪落於城中右族亦己而
易主成化丙申冬武昌太守秦廷韶閒得歸過庵中誦
諸先達詩歎曰物各有主茲鑪固慧泉之物也而他人
何有慨然詩爲色歸之復爲詩飭其徒俾世守而和
者自京師諸名碩下得數十家竹詩鑪之名不獨傳一方
而遂以聞天下鑪之所遇亦奇矣哉夫慧泉之名山
鳴漸一言而若後世擅鑪之意貲欲匹泉之爲用也應

乘之餘孰存過如武昌者得以衍其名哉鴻漸嗜茶飭
及越鼎至範銅為之嵩不如竹之不凡但竹力朽弱難
久存存者若倪元鎮茶具今向為蘇蕭壽寺僧所收存
矣而寂寂爾然所稱竹爐之過不過何居爐在惠山
之上是所處得其地亦前過耐軒後過武昌所遇得其
人也岐陽石鼓孔壁之遺經假所處與遇非刑後之存
者幾希物固有然古矣而况於人之所以圖其存者乎
吾因於爐有感焉武昌學行政事敷敭重當世而博雅
好古乃其餘云

秦旭與高惟清復竹茶爐

方外曾參玉版禪草元亭上住多年山房有意親盤徹
金屋何心伴麗娟詩卷畫圖新趣味熏鑪茗椀舊因緣
湘筠骨格依然好留與貞公弟子傳

秦夔和

烹茶只合伴枯禪誤落人間五十年華屋夢醒塵冉冉
湘江雲冷月娟娟歸來白髮原無玷老去青山最有緣
從此遠公須愛惜願同衣盋永相傳

程敏政和

不隨蓮社愛逃禪對客煎茶記往年歲晚松風猶瑟瑟
夜寒梅月故娟娟弓亡已分歸無定劍合由來宿有緣
入手未堪浮去住漢家粉鼎亦誰傳

李文正東陽和

夜爐湯火共幽禪回首風塵幾歲年合浦故應還灼爍
湖州空解惜嬋娟浮生尚覺俱成幻微物從來亦有緣
疑是鄴侯情德在他時秀句必同傳

謝鐸和

無心到處即安禪何物頻勞問百年得失未能忘楚越
蓋歸終是惜嬋娟從來湘女江邊恨暫結貞僧石上緣
周鼎殷盤千載上祇今淪落與誰傳

邵珪和

厭隨流俗再歸禪不見青松變石年千劫寒灰成幻化
三湘遺族尚連娟蘇蘭薰桂林中約風壑雲泉物外緣
爲語首叢諸弟子珍藏好伴法燈傳

陳音和

謝却山靈住老禪山房陵跡已多年烹茶只合依鴻漸
悉酹何妨附李娟流落自知前日誤重來如結再生緣
世間萬物誰無主獻璧慣金莫須傳

秦端敏金和

竹鑪今喜復歸禪一別山房五十年聲繞羊腸還皎皎
夢回湘月共娟娟松堂宿火無塵劫石檻清泉有靜緣

莫怪貞公招不返已將詩[illegible]入集
已上復竹茶鑪倡和[illegible]選

先文北公叙竹茶鑪

洪武壬午春友石公以病目[illegible]松庵月愈因廬山於
秋濤軒壁其友潘克誠氏往既之於是有竹工白湖州
至聽僧性海與友石以古制命爲茶鑪友石有詩詠之
一時諸名公繼作成卷永樂初性海住虎叩指川爲克
誠別蓋在潘氏者六十餘年成化間惕謨孟賢見而愛
之撫玩不已潘之孫某者慨然曰此豈珍於月黎之書
而吾獨不能歸之好者乎夕以界孟賢孟賢卒之三年
秦方伯延歸以郡守報政還自武昌遂爲僧操疏語白
諸孟賢之兄孟敬取而歸焉吾聞諸母姨之夫東耕翁
云

古跋竹鑪詩卷後

吳文定寬盛舜臣新製竹茶鑪三首

聽松庵裏試名泉僧舍物曾將潞火煎載讀銘文何更古
偶觀規制宛如前細筠信爾呈工巧暗淚從渠攪醉眠
絕勝田家盛酒具百年長共子孫全
與客來嘗第二泉山僧休怪急相煎結庵正在松風裏
裹茗還從穀雨前玉盌酒香揮且去石牀苔厚醒猶眠
應間重對竹鑪火古杓爭看更瓦全
曉汲荒園冷淡泉入廚不付蠹奴煎重編細竹形如許
小試新茶味莫前製出秋亭承雅好詩聯寒榻醒高眠
更閱瓦杓兼精妙乞與齋居欲兩全

盛冰壑和

我愛禪山人品泉持歸禪榻對雲煎湘皐掃雪來聰外
蒙頂斷雷落檻前澆破詩愁初得句洗清塵思竟忘眠
人間肉食紛如雨爭羨吾家此味全

程敏政和二首

新茶曾試慧山泉拂拭筠鑪手自煎擬置水符千里外
忽傳詩案十年前野僧暫挽孤帆住詞客遙分半榻眠
回首舊遊如昨日山中清樂羨君全
細結湘筠若石泉雅心僧復與相煎巧形自出今人上
清供曾當古佛前可酌瓦盆鎔玉注絕勝金鼎護砂眠
長安詩社如相續得似軒轅句讓全

李文正東陽和

石鑪曾分臭泉泉爽茶添火試同煎形模豈必隨人後
驚賞何因皆我前秋共林僧燒葉坐夜留山客聽松眠
王家傳物今雖在竹缺砂崩恐未全

楊守阯和

渭川君翠問靈泉誰取綿拼事茗煎鳳凰團合人丁創始
秋壑公子已摸前火紅松菜湯初沸月白梅花客來賦
飲罷雪香三弄笛閒中清趣得天全
王文恪鏊和
燒竹書齋煮玉泉同根誰也相煎匡牀簡易聊娛並
石鼎彭亨與漫前月落湘妃猶自泣日高虛老且濃眠
惟有竹壚詩入詠不學相如與壁全
先文莊公和
兩過春山滿汲泉舊僧爐在好烹煎細甌注絕塵陶外
烈火心腸在竹前白雪翻時翠鬟沫碧雲蒸處一龍眠
詞元兩有商家鼎不出山林道已全
先文莊公與客談竹茶爐二首
松下煎茶試古爐濤聲隱隱起風湖老僧妙思籬機外
燒盡山泉竹未枯
鼓瑟無弦浪撫琴瑯琊山水醉翁心汲將爐火論茶味
雲隱松庵午夢深
已上盛舜臣新製竹茶爐題詠選
涵初案吳相與王觀竹爐新詠記言明初聽松僧性海
所製竹爐既失至成化間復得之歲久漸壞盛侍郎冰
壑命猶子舜臣仿佛為之前後題詠遂成大軸　國朝
康熙間舜臣所製竹爐亦壞遂仿舊製兩竹爐諸名人
復為題詠則在惠山寺中竹爐山房矣名題詠見續編

二泉記石在梅隱房前殘缺不可讀

石板上刻僧若道瑺與孟氏印同出地中天順初道瑺來住適符
其名今其地為漚寓房

○書翰

聽松二字見石床

惠山泉三字在泉上宋丹陽書

龍淵二字在龍縫泉上宋楊抓為書

天下第二泉五字在泉亭上元趙丞旨孟頫書今藏吳侍御遜之
家

華孝子祠四字其一趙丞旨書其一周左丞伯琦篆其一王少傅
鰲書
涵初案吳侍御學藏趙書墨跡另刻木版懸於亭久而
木朽雍正五年包郡守括請王吏部澍補書刻石

孟氏規約至正二十一年立今寺中收

聽松庵滌泊軒二匾六字　國初僧宗泐隸

松關二字在聽松庵　國初詹中書希原書

三士圖王中書畫也中書與性海及潘克誠遊故為松庵作樂之
像曰三士者中書自謂儒士性海爲僧士克誠醫士圖凡三人藏
其一今各失去

王中書畫觀音像及書金剛諸經其一卷詳其自爲跋今在聽松
庵

○卉木

金蓮花在寺中池內相傳爲僧顯所植花如蓮而小又如水仙色
黃多幽香無實其葉如荇　互見池潤

長生檜在佛殿前有宋天聖中蘇內相紳等聯詩手植後人立石
識之今亡
蘇紳長生檜　檜在惠山大殿之東長十餘丈
幾年飛錫倚芳泉前欄斑掩竹房一榻夜禪清座穩
滿庭春供藥苗香汲泉廚畔鷺窺飲栽盡池邊引鶯翔
倚窗霧暗小石樓風度磬聲長結鄰別嶺衡寒露
掃葉前林送曉霜大抵僧居遺俗慮此中身世更清涼

鳳檜在佛殿前不知何時植今亡

雙溫樹李永楫紳手植有詩

李紳別雙溫樹溫樹

余往年於慧山寺手植今悲翠蔽日此樹過江多死

有橋之狀

翠條盈尺擁孤秀移植昔曾待月軒輕剪綠絲春葉暗

密狀纖枝夏陰繁故人手植空惆想溫室身知不敢言

為郡獨憐今得地莫教陵谷改秋顏

趙令松在寺山門內

大松在佛殿前今亡尚德書院有二株其大如之

雙松在尚德書院名題詠二首

先文莊公雙松圖

託根其山谷貞德元不孤天然自相和冷然費迷洛州

雲日往來喚此古貌矍尚友千載人賢哉二大夫

王問題雙松

寂寞澗門植雙松自相倚崒嵂蒼翠姿歲暮白谷裏山

人拾紫芝雲卧常晨起有時白鶴歸月光滿如水

瑞竹正統初僧福奎折竹引扁豆盟之曰吾道成枝葉生既而果

生枝葉時人以為異多題詠之

慧山記卷三全

邑先賢邵文莊公手定　南隱院僧圓顯輯

同邑潘緒玉林較

莫止南沙參

文莊八世族孫邵涵初吟泉附志

卷四　勝覽　墓　土產　雜考

勝覽第十一　堂　亭　軒　閣　樓

出江而南山近官道可遊者金山之外惟慧為大舟至山麓纔

二里又一里則至泉上茶鑪酒榼甚易致客之名勝者鮮弗至

焉乃若邑之人恭風雩循修禊者登臨觴詠亦因其所哉凡堂

亭軒閣昔人擇而搆之皆有可覽今多廢矣

○堂

泉亭前曰漪瀾堂俯瞰龍吻宋以前為真賞亭　國朝正統間重

建弘治十四年盛都憲顒倡修之

施天任真賞亭流觴

慧山山半有飛泉㵼石環亭泛酒船只任源流自高下

不紆撥習得方圓夾猶小禪翻貧榻零亂浮華出洞天

六月炎蒸塵慮絕此二松風韻更蕭然江帆遠渡疏林外

山鳥關吟落照邊盛世正逢元祐日清歡重繼永和年

榮心鄭效公垂詠真賞尤知子美賢我是林泉自由者

時時來作醉中仙

盛永堅都憲重修漪瀾堂記

皇明統天混一四海化干戈為衣冠之俗華風漸被山

谷教育吾錫據江南之望慧山之泉稱天下第二石罅

細流由山麓蜿蜒經注而為井由地中湧於龍吻之停而

為浴穴焉然庇臨其上漪瀾堂也茶仙之品評坡老之題

詠傳誦迄今代有名人承風步響上庶之雲集者無慮日三倖之仵亦訪問焉吾宦遊兩都闕之東西齊魯之境吳楚百粵足跡殆遍奇蹤偉觀孰非悅於心而快於日者而王事之暇耿耿於懷寤寐此泉此室而莫之釋良以父母之困少日約游迄也成化丁亥春內臺解組旋始得如願與舊友貞外陝君進之用太守秦君景暘邑介榮侯躬賓來游山中或折而南會或不約而迺緒舟豁上相苹以旗登高振衣遠望終日季秋之詠侯銜請游鵝於堂蓬豆斯潔獻酬有序采英浮自聞以詠歌仰而觀山峯擷雲旗如萬馬爭馳於園檻俯而聽泉其苓潺游與松濤奔放上下互爲清濁恍聆九奏於洞庭自念久兮於外茲歸骸於承平之日以時貧心形神俱爽不負吾泉吾山之期待士夫以完節歸余訖敢當聊會斯寀漸圯侯欲圖新之繼日乃出議餘經其始弟須指雖相其成剏成而爲爽易舊而爲漸匠者斲圬者堤危忿嗟松承蔭廣奮飾以采環以闢三關月而告成保以記請乎謂水微波爲漪急滿爲瀾昔人以之名室者有在原泉之一潛一點即陰陽之爲一翁一張此道體之妙也夫于泉上之歎子思淵泉之論文公源頭活水之付厥義弗殊此侯素講明者自今斯堂之新也觀其水之榮然則思以激民隱覩其流之不息則思終始此心是大有助於來者豈伏游云乎哉侯謝曰是亦僕之志也遂書以記之

猶初秦挾詩已云一步游淵堂故曰宋以前爲貞資亭

佛殿後曰白雲堂

南隱房曰清泉白石堂

尚德書院曰繡嶺草堂

先文莊公與顧氏昆季飲海天亭復至繡嶺草堂

日日路遨縱釣磯偶將尊酒會詩家草亭坐處聊題竹松閣登時復煮茶杜老幽居常寂寂謝卿羣從總清華翊擁莫問西峯日明發雲山各一涯

先文莊公郡守王公選善權僧訪予山中予作詩遣僧問金馳謝投詩後聞金來報車從臨我繡嶺草堂欲追侯之已無及矣賦此以謝不敏

竹鑪久矣待公來應勝賓筵賦有裝青信書迎松閣夢却問客到草堂開一時詩已留僧刻三子情如為我陪分付山靈知歲月斟亭今日正流杯

顧可久題繡嶺草堂

司徒焚魚歸故山山中高結元都壇前羽時轉笙鶴度登嶂會有龍蛇嬌繞林娟娟長瑤草陰洞拂拂飛霞丹床上春風不可束振衣飄摇青雲端

福初來洞陽先生以正德九年成進士正先文莊公致仕山居時故與顧氏昆季互有題贈

○亭

泉上曰泉亭其制圓頂八角下有圓方二池即前所稱上池中池

先文莊公泉亭題詠共三首

溫旨存問太夫人奉陪郡守王公小燕泉亭是日晴霽無風郡公問無風安得有落葉聲或曰泉聲也予遂賦此

落葉聲到耳流泉歌吹餘日斜羣客醉山靜一堂虛能聽今逢子無言風起尋廬陵方在坐何處問琴源

泉亭卷

此泉天下勝公乃愛泉人吾道今猶古空亭秋復春眼明會作鑑心渴幾生塵長棄前川水冷然即近真

日夕坐泉亭用韻

坐深秋日澹擬人始信西神本有神詩遠尋常知子公

酒闌涓滴寫吾真雷聲漸鼓千峯雨茵色潮回七月春老卷聊邊話曙昔五花江草幾迴新

吳偉業慧山二泉亭爲無錫邑侯吳冨村賦

九龍山半二泉亭水遞名標陸羽經寺外流鷗何處訪公餘飛鳥偶來聽丹凝高閣空浮紫翠濕灼綠萬樹青治行吳公今第一此泉應足勝中泠

下池上曰渠源亭唐會昌中刺史張某置連屋十間是亭在焉

若冰洞右曰濯雲亭曰漱醑亭

先文莊公與侯明府登濯雲亭

兩載憂民太瘦生偶成秋興試山晴路過野寺雲初淨人在危巔鶴共清有石儘堪他日題此泉真與民心盟大夫能事登高賦莫謝天風起旆旌

附志

邑志載濯雲亭在若冰洞右政和中郡守劉光建元至元間改爲極目亭皇慶初改爲漪碧亭正德八年重修後爲三賢祠此誤也案先文莊年譜正德五年八月刋慧山記是年七月十賢堂落成故載入慧山記中邑志稱正德八年先文莊重修濯雲亭則修亭在十賢

川發英華秋林橫紫翠何時杖履游利名聊委蛻
姚咨綺顏亭
青陽開早律纖礙媚芳辰觸宇入三界聽經消六塵空
虛僧出定階地草迷春不盡山川感長歌一怡神

清微精舍曰小蓬萊亭曰天淵亭

錫山頂曰望遠亭弘治間榮知縣華建

秦夔望遠亭
吳下諸亭此獨尊八牕㡳敞絕塵氛光華日月東西見
清濁乾坤上下分山帶九龍開罨畫天低雙闕擁紅雲
來遊有接郎官騎幾度論詩到夕曛

明陽觀曰橫翠亭以望諸峯故名

○軒

寺中曰抱翠軒曰嘉蔭軒朱蘇舜欽建知微房有擁翠軒

楊璿擁翠軒
徑曲烟深杳欲迷絕勝杜老浣花谿一亭涼吹雨新霽

半榻清風月未西宜遊不妨詩茗件長吟慣見鳳凰栖
何時乘興常來此拂拭琅玕畫舊題

聽松庵曰雲深軒曰秋濤軒曰瀞泊軒曰指南軒

僧宗瀞瀞泊軒
瀞泊軒中瀞泊人蕭然一室甘清貧寒到惟披百衲破
饑來但煮三合陳斷薪續水自可卧熟炙待賓百不嗔
細捫梅花和新句屋頭月出如冰輪

禪悅庵曰聚翠軒曰松雲軒曰竹月軒

○閣

泉亭上至山半曰望湖閣謂其容湖李丞相紳建後為半山亭今亦廢

錢仲益望湖閣
岧嶤招提入翠微碧波千頃照遙屏白頭僧向斜陽立
黃帽一人衝細雨歸芳樹遠從湖外見殘雲斜逐雁邊飛
分明一片家山景卻憶松間笋蕨肥
湖初案邑志載明陽觀舊有望湖閣半山亭

聽松庵曰松風閣秦方伯夔倡建

邑初案松風閣在聽松庵後秦方伯夔所建也正德五
年庚午先文莊以督漕致仕南歸建尚錦書院於庵
之左正德十六年辛巳修松風閣嘗太夫人壽穢於
閣之後前後往來山中計十有七年曾以李文正公小
像懸於閣中旬月一謁故閣中題詠最多錄於編中建
閣修閣兩記載入卷一庵院

先文莊公詩共四首

松風閣夜宿
不宿山中已二年老僧還話二年前戲移片石填奇竅
笑卻千金是賤緣半夜未眠泉遠滴四山無籟月孤懸
明朝更與王山長點易臺端望海天

重登松風閣
天風滿榻坐參禪上有松聲下有泉高閣我來三紀外
老僧誰起百年前茶鑪夜迸曇花雨畫壁春消劫火烟
最是攏閣猶未衰北山回首思悠然

徐用中應松風閣詩以為問
舞雩何處問高壇松閣春風晚借寒病起不須操几杖
詩成剛在先閣下榻緣徐孺初教下鐙為王郎試案者

我欲坐君聽古調隔牆還有玉千竿

聽松偶或
以淮翁小像懸松風閣旬月一謁之丁丑十月廿
八日
秋深水國候來鴻一夜悲涼見朔風行遍再逕無話者
聽松閣上哭淮翁

松風閣和韻詩
涵緒起大宗伯二泉公松風閣遊客之招
耳畔鼓殘百八鐘出城方見日曉院空門逕我逢閑士
吟社論心契佚宗萬姓總須天上詔三時功積㡳
頭農新泉試茗風生敢易甍前且有松

先文莊公松風閣大潘王林韻
山郭初開縣閣鐘西林東日破朦朧我於寺主元氣裕
詩與禪宗各有宗三伏炎蒸須謝客四朝衰頹合明農
相逢若問來何早欲向風前聽古松

其止曉登松風閣次二泉先生潘王林翁二公之原
韻
嵩羽懿莊誤遠鐘曙分林色漸葱龍家居郇喜名山近
望重宜為一代宗雷動四郊休戍卒雨來三伏慰田農
追陪還附登高處猶耳風濤萬壑松

夢回猶憶景陽鐘雙闕迎雲淡月籠萬國衣冠承錫
福台流江漢香朝宗修文治內終懷遠按粟名官本重
農獨立懸高豈觀物歲寒奇節在蒼松
慧山寺裏未鳴鐘雲露瀼瀼草樹龍拚鉢不逢盧行者
墊巾誰叅郭林宗珍莊天地誰非客辛苦犁鋤獨惻農
飽把淸風高閣上笑看西月下長松
浙翁得諸莫二公累蹟詩卷因檢容春堂集次韻
一律補書之追步前韻四首
寺廢山空斷梵鐘嶺樹表景朦朧九龍西峙無東閣
五馬南遷有北宗老去坡仙難學佛歸來陶令合明農
丙辰重復千金址讜是先人手種松
詩註云子文公伯溫作宗譜敘自述洛陽邵氏爲
北宗休甯爲南宗子文公曾孫諱穀原名淳仕爲
常州路刺史始遷無錫係出北宗　先文莊千金
累趾亭記述應協庭慕始末見卷一庵院附志
先文莊無子嗣子六傳而絕邢龍湮廢嘉慶丙
辰　先贈公恢復之植松三百餘株
古寺尊僧聽曉鐘入山曙色正朦朧文章得主今無價
風雅持壇代有宗閣記追蹤秦太守墓銘誰識社司農
十年負土西橋外半嶺風濤萬壑松

詩註云秦方伯夔倡建松風閣有記　先文莊墓
廢無冢　先贈公掘地得桂文襄撰墓志始復
公家　先贈公以道光壬寅遷神於　先文莊祠
於塋外夾方隙地
長史堂前閣遠鐘天光雲景兩朦朧畫圖古壁成陳迹
詩派西江湖遠宗柁樹中岡勢相度茶田此日尚耕農
遐荒按與青山在煞易邊荒瘦老松
詩註云秋濤軒傳有王舍人畫壁　容春堂續集
有筮述一篇言中岡有梔一樹並其前後左右卜
太淑人壽藏　嘉靖二年　先文莊買田十畝
爲聽松庵僧守墓工食嘉靖十一年建二泉書院
買田二十畝爲慧山寺僧守院工食兼供夏月施
茶　公沒後田爲僧嘗天啟三年邑侯劉公五緯
重葬二泉書院追復現存遐字號平田十八畝令
寺僧承佃輸租陸茶如昔有追復累田記碑於
公祠　點易翁在二泉書院遐字號山八畝二分
松風閣後裔茲光字號山七畝遐荒兩號地距一
里山隔一
曉起才開五夜鐘阿神明迺名懷龍寺嶠得自僧耆已
余貲臥逛許敢宗庄山跡陶歐今昔當年避暑卧羲農

石牀移近新亭覆小篆陽冰刻聽松
詩註云松風閣詩[illegible]自[illegible]雲閣[illegible]川是年
西里許曉峯歸自蘇州吟我　先文[illegible]詩稿
十三首○道光乙未李觀察[illegible]移延亭於慧
山寺以覆李陽冰篆書聽松石床
右松風閣避暑詩玉林翁原唱第二句
文非和詩歷朧字皆通入東韻如山翁和詩三字
字則歸准冬韻涵初追和四律皆歷朧字家雞點鶴
愛有宜專也丁槐卿孝廉和詩則兼用三韻并錄於
左
丁培追和松風閣唱和詩各原韻
爲愛烟霞乘鼎鐘觚棱旭日憶嶝嶙碧山詩社留遺老
青史儒林仰大宗前度登朝貧典禮幾人轉漕似司農
吟壇逸興獨堪想半夜風號萬壑松
右和溥玉林翁朧字韻○文莊公督漕江南民懷
其德今之從政者祝公如何
攜節求聽道人鐘曙色初分曉月朧鴻爪當年同玉局
風毛累世見超宗平泉育址徵遺澤下澤無由問老農
重復舊觀　三百載後澗猶得撫孤松
右和　文莊公朧字韻○文莊祠墓湮廢吟泉先

生仰承先志修葺祠墓及點易臺古蹟○慧山寺
僧茶田係　文莊所捐
鳴釜何坊邨叩鐘頑闢茅塞闢蒙龍亭臺何處尋初地
俎豆於今祀饗宗大隱名山真徐野勝朝中葉尚黃農
海天不盡橫流感倚遍孫彭與古松
右和莫如山翁朧字韻○文莊公崇祀浙江江西
河南等省名宦祠本籍縣鄉賢祠○點易石臺
上吟翁新建滴天石崖時逆匪未平而福人有此
逸情爲　先賢復此勝覽流風紹述自足千古

○樓

嶽廟前曰五嶽樓

孝子祠曰成志樓

清徽精舍曰棲神倚觀樓下臨黃公澗

墓第十二蔡洞 張翼 過孟玉 廉士龍 虞薦發 孟逵 王仁輔 張籍 俞溥 王達 王紱 莫士安 浦源

山邇於邑葬者必之焉然自宋以來名人之墓鮮矣豈異經遷毀賊於髡客邪茲志其可知者如左

○宋

蔡龍圖少游墓在山西南三里少游名覲一字太虛開封祥符人山進士累官國史編修建中靖國間貶藤州卒葬高郵致和中子湛爲常州通判因家焉遂遷於此

張理森太虛墓
九峯朝暮雲嵐落少游墳野蔓埋全沒尚憐巖谷亦開洞偏泉路細松折鶴巢分高視太湖近雲湖陽也絲

過郝馬孟玉墓在馬鞍隖下

廉監州士龍墓在山西文信國部將也與元兵戰五牧死之范致大弔以詩有曰一日孤墳忍翠微空山草木亦生輝

范致大題廉監州墳
一日孤墳忍翠微空山草木亦生輝賀蘭竟後霄雲外杜季當年邂馬援歸義魄不隨黃土化英靈長共白雲飛鴛交郎幼端奇事漸愧粱舔一布衣

○元

虞徵山薦發墓在山西

孟松江逵墓在山南其子拭祔

王隱士仁輔墓在山　仁輔字文友鞏昌人倪處士瓚葬之谷陽陳方爲志

○國朝

張府君翼墓在山南詳見宋學士濂墓銘章山

張尚書籍墓在山南章山

俞尚書溥墓在山南章山

王學士達墓在山西

王中書紱墓在山西

莫助教士安墓在山口士安字惟恭吳興人有文學行誼　國初被薦累官國子助教永樂初治水江南遂家無錫卒無所歸其友吳時敏翟公厚率衆會葬春秋爲之上冢

浦舍人長源墓在錫山南

土產第十三　木 竹 藥 果 菌 茶

草木生於山固矣茲山所產雖未有貢　上方傳海內者然山僧野老藝且收焉亦可以備飲食賓客之需樂乎此而不願於外自養者抑未可薄也今列之

木部

松　杉　栢　檜　梧桐　柞　橡　桑

梓　樞　柘　榆　槐　椐　朴　烏桕

冬青　山株

竹部

猫竹 聽松庵最盛好事者刻詩其上如蟲篆然久益古拙可愛　燕竹

藥部

牛膝　麥門冬　車前子　半夏　天南星　荆芥

柴胡　枸杞　地榆　牽牛　桔梗　益母草

鳳尾草　龍爪草　蒼朮　香薷　紫蘇　棟實

蒼耳草　夏枯草　魚腥草　豨薟草、馬齒莧　萆麻子

地錦草　忍冬藤 一名金銀花　山茨菇　地丁花 紫白二色

何首烏　紫金帶 治痢氣　山査

果部

梅　杏　桃　李　棗　梨　栗 惟花栗為上白石塢次之

柿　楊梅　櫻桃

張鎡謝張戶部慧山楊梅

鎡字功甫武陵人宋太師循王俊曾孫著有南湖集方三拜同有諸南湖集題詞并序

昔聞爆伯賜鎰丹會稽山功成試其徒未欲汎與餐給
言丹入日命諾不可還一人鶴信道快呱肖作糕翁復
起淅死腦手升雲鶴路行作有賤腎使後世看羽將一
梳逆崗駒鄉向背林化珍果物視菜苓箭擬形邈如鶴
頂紅如火只隨翁字姑號陽姓湯乃是為偏寄迄今年
深少人談迎祈山君遮記從木生曲直味宜脆此獨廿
香勝察問吾宗堅郎忽馳送包映露紫光欲動想因見
此列悄湍曾迺冰蕊織指弄我方水際呼清風葛巾高
挂千丈松爲公摘荷成蔦酒此樂城中鄰更有

菌部

芝 不常有　松樹蕈　胭脂蕈　牛乳蕈　猪血蕈　涼傘蕈

先文莊公詩工部公得芝於泉上火補
公來山中天作奇清泉白石又丹芝形彩日月常堪栽
誰道風行草不知蟠螭真形雲裏化絪縕神氣前滋
老生未得同幽賞湯堅西案一賦詩

又王部公見訪用得芝韻
又爲吾泉益一奇若冰洞口得靈芝栽培是力非人與
聯刻無心有物知光分日月雲蒸動數應星辰露滋
自古化機悉太道山靈從此謝公詩

茶部

茶 昔無始植聽松庵今尚有存者

先文莊公與顧氏昆季飲海天亭復至綠蘿草堂詩
同時之別後遊事再賡前韻聽松何僧者與茶園今
婦耕所有中尚有一木故詩中及之
他年留之一日遶槎同首靑山幾夢家林在尚容千挺竹
圖荒未循睽株茶漫勞藥餌扶吾病豈有文章爲國華
詩何未成歸一棹促故人書到海南涯
瀾初茶此疊韻詩也前詩載入本卷勝覽繡嶺草
堂此詩言及昔與植茶故分載於土產門類後

襍考第十四

曰考者辨異也正誤也闢邪也民之好怪入乎耳即出乎口執筆爲書者又不加考焉而輒收之則是是非非將安取衷哉今於各類後以襍考終焉論而不敢質者傳疑也

諸山皆高惟錫山獨低地理家言山高者多則低者爲主故世以錫山爲無錫主山慧雖高不得並稱也又云客山高利客不利主 邑志

邑之山莫大於慧錫爲東峯在第一峯前精華所萃而產錫焉主客之論將何施哉由是觀之利不利之說不必辯矣

歷山晉宋時號也郡國志云南方多以北方山川之名名其地故此爲歷山擬舜所耕者山北有石田曰舜田井曰舜井有郁因謂之歷郁 邑志

案前漢書地理志註無錫縣有歷山春申君時歲祠以牛爲名山也非慧曷足當之況湛氏草堂亦與寺迺然則古之歷其即今之慧歟

南徐州記云慧山南北數十里則縣西諸山凡同脉者皆可以慧稱陸羽記云連亘二百餘里則太湖諸山凡與慧山勢接者亦可以稱慧 邑志

案稱則同析稱則異諸山既各有名要之環之左嶉峒之石乃惟慧山云

山東峯當周秦間大產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王莽時錫復出改有錫縣光武至順帝世錫果竭復爲無錫自是不復有錫又云後漢有樵客於山下得銘云云聶厚載謂當周秦間乃六國時其後秦項塗炭生靈此其符也樵客得銘合在文景之世蓋是時漢師假革天下清晏故神靈薦祉其銘出矣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沴天下弊無錫乂天下濟因之創縣以彰其美陸羽云後漢得銘非也且不書莽改爲有錫使其無之則順帝何以更爲陸羽慧山寺記聶厚載無錫縣治記

案漢地理志秦并四海郡縣天下漢因秦制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置部刺史其創縣立名或在銘先或在銘後皆未可知謂銘出必在文景世抑太固矣

周氏風土記龍山去縣十八里上有白龍潭東晉時有民妻姙三年忽產一龍色如爛銀七日昇天母死葬山頂所居成潭後龍一歸歲則大熟山由是名一名鬬龍隋大業末山上有龍鬬六十日 邑志

案龍尾陵道在春申時有之矣山之爲名奚待晉陵時耶曰產曰鬬其說殆荒矣夫

江南山淺土薄無流水而此山泉源傍注崖谷下溉田數十頃又當太湖西北縈竦四十餘里惟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欹悴而已凡壓嵐所集發於蘿薜濃翠可掬周杜史伯陽謂之神山豈虛言哉 邑志

案老子枕中記云藉山西神山蓋所稱如此今乃眞謂周柱史謂爲西神蓋未之深考耳況草木烟嵐之氣何山無之神云神云不亦淺乎

吳西之虎邱丹徒之鶴林錢唐之天竺以其尊殿崇業車輿駕至是有嘉名不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耶若以鶴林望江天竺觀海虎邱平眺郡郭爲之雄則曷若此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諸山掌晲可矣（邑志）

所引諸山皆極佳勝而慧可參焉不當以優劣論也

若冰洞通宜興張公洞（邑志）

地脉相通尚矣地紀之說理宜有之如以歲久湮沒不可蹤跡得無誣乎

凡山泉忌甘而斯泉爲勝以其感錫之氣也瑣碎錄云慧山泉緣山中有錫止宜瀹茗若烹羊則色黑醖酒則味苦凡井中投鉛久之則甘梅柚和鉛霜食之則美因知錫能變甘是泉之味亦由是耳（顧新厚軟泉記）

案邑志周秦時山嘗產錫泉豈其餘氣耶或謂是尉諸脉宜同而獨歸美於一何居蓋水之源有淺深譬諸人身淺者脉絡深者骨髓錫隱不發其氣深藏殆骨髓之謂歟泉之出也乃得其液焉固非他泉可比不然竟森不溢旱不涸獨何爲其然哉又或謂產錫者錫出泉者慧慧於錫也何與錫慧之東峯慧之氣即錫之氣也

慧山泉甘美實之第二不忝特未知康王谷水何如爾（文獻通考）

予飲慧泉稔矣後飲康王谷水亦未嘗躍然驚也況厥品而名不易焉可謂有定味者於乎美哉

世傳陸羽茶經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此而未嘗品天下之味也至張又新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宜茶者七等又載羽爲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慧山第二季卿以廬山康王谷水爲第一慧山第二皆與茶經相反（歐陽公大明水記）

案羽經槩論水品明矣又新旣祖之乃又以廬山第一慧泉第二何耶況羽止言山水上未嘗言慧爲第二則所謂第二者出於又新得之季卿伯芻於羽言不合若以羽言律之則慧山康谷俱宜第一而石池漫流與瀑湧湍激當有能辯之者吾友劉鎮江績嘗謂慧泉第一亦豈迂論哉

緯略云李德裕好慧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水與慧泉等襍他水試之僧獨指其一慧山泉也爲罷水驛（芝田錄同）

余謂此僧殆亦納忠於德裕者耶不然其於味也精矣

慧通泉在撫州府城東五十里三山庵下宋蘇軾經此僧惟德以水餉焉以其味類慧泉因名之（一統志）

東坡好奇固如此而水品於是益著餘不足辯

或云慧山皆無墳隴自唐宋來封樹日衆山之精竅頗氣於壅蔽而泉亦敗於滋穢邑尤氏記宋徽宗嘗取泉飲之輒揮去曰是水有屍氣云 邑志

昔之爲墓者至下錮三泉今也不然深者丈餘淺或不及數尺即有屍氣於泉固無損也徽宗惑人言而不能察者皆類此獨茲泉也哉

宋紹興間錢申仲卜居脉據山有泉發巖趾清冽滑甘與慧泉無異作亭於其上名曰通慧父老曰水行地中一氣耳茲山去慧山不百里其泉脉潛輸理或有之 施璿通慧亭記

泉脉之通否未足深論然人之愛慕茲泉斯亦至矣不然其味之美於衆口有不期而同者如此哉

泉以罌挈至遠方必取山中石子置其內雖歷數年水味不敗 邑好事者試之果然蓋石性堅重能淀濁理固如此山谷詩曰錫谷寒泉擶石俱其此謂也夫

邑味但慧泉不能以寸又曰承平來茗飲過侈慧山當道旁聲利林俎之徒往來臨之以瓶罌挈餉千里王公貴人家至以沃盥泉之德至此益貶 翁孺賓乳泉記

予近在慧泉上適脞山僧以乳泉來並飲之乳泉比慧泉色若白味甘而不汞於是論遂定然則謂不能以寸者記乳泉者之

言而其謂千里挈餉至以沃盥亦言之太過縱有之於泉德亦何與哉

沙門僧顯宋元徽中過江入吳憩華山精舍邑志謂慧山寺宋湛長史故宅梁大同間入於僧創招提號法雲禪院宋元徽中僧顯於此置華山精舍 名僧傳

案宋元徽丙辰至梁大同丙辰凡六十年志以法雲禪院當於華山精舍前何也意者僧顯始作精舍至梁而後爲禪院耶不然精舍別爲一區與禪院始異而終同耶此其事有不可考者而亦不必考也然其先後之別則不可不辯

唐僧若冰嘗居慧山普利院蓋始浚泉者或曰即顯云 邑志

案志稱顯開山不稱浚泉要知顯一人冰又一人冰有題泉詩蓋唐律也劉宋之時曾有是體乎

慮松佛堂左右有二經廚奮籠蜂其中從門罅中出入一日僧法彬半露深軒中見蜂忽羣飛去蓋申時也是夜子時庵燬於火 西閣雜記

蜂微物也古人謂其與蟻皆有君臣之義蟻能先知而避則蜂先火而去亦其性也然則庵之燬固有數哉

西有黃公澗春申君祠在其地亭以醉酒樂以鼓鼙禪流道件不勝滓嶮遷於山東南林塢中 邑志

祠之遷不知何時殆垂共間秋梁公巡撫時邪非禪流道件之

所能爲也其爲土神祠者改名以避禁令耳予嘗毀許州淫祠民間改爲里社蓋多有之

東城讀隋地理志云黃州永安郡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址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孟嘗魏信陵趙平原各在其地黃之永安蓋春申始封故城春者蘄春申者申光其必兼二城而封猶山文之食常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故宮都焉然歇行相事未嘗去國有廟者後人作也（胡珊衍詩話）

謂之故城明有新也以爲非者非矣然吳爲春申新封其至與否皆不可知必謂未嘗去國何其固哉

孝子晉人而桐齊者孝子生於晉長於宋沒於齊奉父一言七十餘年未嘗斯須忘至沒身不齊當時有位者朝劉夕蕭恬不爲怪使其奉君命若華氏子則晉不爲宋宋不爲齊而孝子宜不曰齊孝子也（高明華孝子故址記）

此亦高論然觀郡邑志皆繫之晉得孝子之心矣永嘉殆末之考耳予嘗謂考叔遺羹爲婉於納忠孝子之爲是豈將以媿當時叛人者耶

宋政和間羽士盧至柔隱錫山南以符水濟人辛卯大疫召張公巡收之一日於泉石間見雲中一巨人白衣繡帽澗步蹟表長揖而趨至柔蹤而迹之至廟（廟殿）右廡有神像一足微躄西面而立至柔曰所謂張公即其神蓋欲託迹拯民遂鑿地及泉丹書符卷刻瓿甃井立神其東又以大小錢纍書集爲衣慰與服之（忠肅記）

錫山自江東來蜿蜒起伏其態百變距茲山而止邦人謂山靈依儲故擁睢陽張公之廟於其麓廟前有泉深僅百尺清洌可愛宋建炎初盧至柔者隱於山南有道術託公之靈符其碑鑿而爲井（王學士靈泉記）

先是予閱金谿徐宗伯瓊言南宋時江南民結社備寇以張公生有保障功故祠焉以倡忠義予閱而取之載諸勁記君子謂是廟疑不經惟此說差強人意然則至柔之前蓋已有之若井之或因或創則皆不可知也

往予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狀極詭異曰此唐張巡也且言公死時自謂當作厲鬼故世稱公爲疫神而崇奉焉考唐史公守睢陽兵盡力竭故發憤曰當爲厲鬼以擊賊此蓋忠義激烈之辭豈謂爲疫以害天下後世哉所謂厲鬼者若韓文驅厲鬼之厲非疫癘之癘也誣前賢罔後世一至於此（謝子肅厲鬼辯）

嶽廟從祀皆忠烈之士是以張公與焉事雖不經而人心秉彝之公不可誣也其爲厲鬼乃巫師之陋爾至柔以符水爲術而公焉是託蓋欲以神道行之者厥後禱而靈應人心歸向豈一朝夕故哉然惟其以公爲名也故學士大夫譏而求之於是公

之忠烈益著而新廟衣冠有如今日者夫祠一而已矣始以神
道中以顯應終以忠烈其歸正以漸如此使謝氏有知其有所
慰也抑其猶有所慽也耶

回紇入朝驅馬市茶自羽始 唐書陸羽傳

馬之資於國也大矣而以茶與易至有政焉自唐迄今賴之羽
之爲功豈獨資於味哉然論者顧不之及有意於闡幽者將不
有感也夫

李公垂讀書慧山後徙剡川天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柰方實
有蛇據其上老僧驅之蛇入紳袖中忽不見及覺問紳曰適夢在
樹間食柰甚美僧訝異之延致院中肄業數年去赴舉僧分槖金
助其行 邑志

此事載邑志甚明而山僧談者不謂在剡川而謂在慧山何也
豈僧不能識紳而剡僧識之亦可媿矣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李公夔葬於常州無錫縣開
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 龜山譔墓志

將冠丁楚國夫人憂廬墓毘陵錫山塋次凡三年哀感閭里手植
松栢數十萬株 李忠定公行狀

案志稱李忠定公綱父母皆葬湛峴山在今嶂嶺北去錫山十
里餘狀謂廬墓錫山者蓋狀作於閩人所謂錫山若曰無錫云
爾固非指湛峴爲錫山也哉

源初案慧山記中記古墓一十有三而謝太師李夔墓
則皆見於物產襍考者湛峴山非慧山之範圍也本
卷不云乎墓之在錫邑之右乃推慈恩故不載於古墓
之列然地以人重故錯見而不一書也

金蓮花有僧不知自何方攜植於此或曰僧即顯也後服之羽化
是花天下有三一在華山一在廬山一在此皆是僧手植或又云
花昔千瓣後有婦人浴於池遂變爲五瓣又云池中有無底螺乃
僧食餘棄投復生者 邑志

此相傳之浮說也蓋太華玉井及匡廬東林皆以蓮稱故附會
之實則彼花爲紅白色且有藕豈此池所謂耶餘則益陋不足
辯也

佛殿前石牀側有大松二不知何代所植唐寶歷二年勅造競渡

牛尾舟將伐之是夕松忽哀鳴遂獲免 邑志

事之有無不必論然亦可爲妄伐之戒

少游墓後古松一株直幹高聳有巨藤自墓穴中出周匝數四已
乃施於松上覆其墓少游嘗有小詞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
蓋此讖也 重修淮海先生墓記

此少游卒滕州之讖若墓松有藤則偶然耳

禪悅庵三塔皆爲化骨而建左男右女中僧道云 西神叢記

民俗之敝莫甚於火葬水瘞而此池與塔兼之蓋夷狄之教敗
中國壞邑所宜有哉今既廢壞而人心皆知其非可爲邑人賀
矣

慧山記跋後

紹祁十數歲時侍於先祖春政公案頭見邵文莊公慧山記一册假自文莊公族裔文學辰粲者文學紹言文莊公手蹟因細閱之實非其蹟蓋即文學所口錄者其原序中成而點請傳誦何內亦無梓字且所錄二十餘頁中脫落譌誤處極多知非當本後聞同里丁氏有家藏本即往借觀其所錄多於文學者三之一然舛誤尚多亦非善本也嘗手錄一册以俟參考後爲友人借觀遂致遺失迄今猶悵悵也之頃文莊公族孫吟泉大令於汪工部家得所藏善本共四卷曰慧山記刻而傳之加以附考附錄附志數篇言並作續編四卷補正德以後三百餘年之事

於是慧山記一書不特復還舊觀且益加詳備焉吟泉同學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於文莊公家傳以學尤精心研究所以學易及闡明與指原二書獨有心得多發前人所未發蓋能得文莊公之傳而心知其意者也書既刻成展讀數過因憶舊時手錄欲求善本而無從益慨然於先賢之緒賴賢裔爲之後則能傳故不禁撫是編而稱快也遂書以跋於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政大夫福建臺灣府淡水軍民同知軍功隨帶加三級

前鳳山仙遊等縣知縣後學杜紹祁拜譔

慧山記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一名九龍山記明邵寶撰寶有左觽已著錄慧山卽惠山在無錫縣界局狹而氣秀地近而景幽自昔號爲佳境寶居近是山釣遊所及時有品題所作如惠山雜歌惠山十二詠敘竹茶鑪文等篇具載於容春堂續集中此書仿賀知章會稽洞郭之美羅浮山之例搜輯舊事遺文爲之作志

衡嶽志六卷

〔明〕彭簪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刻嘉靖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衡嶽志十三卷》提要

衡嶽志序

衡嶽舊無志於縣志山川類見之夫天下名山大川雖古錫侯不以專封宜特爲志焉特志之尊嶽也且嶽在縣志採奇尋勝者往往見嶽而不見縣各志之亦尊縣也昔者季氏旅於泰山孔子以爲僭衡猶泰也今制歲時之祭縣以牲帛行事焉則旣以封内視之矣縣祭山川衡嶽在其中而必有特祭焉縣志書山川衡嶽亦在其中而必有特志焉君子曰斯志也遠不踰制近不叛禮可以信矣若夫七十二峯之勝巖壑泉石

之幽亭館池臺之雅麗懸崖絕壁篆刻
之奇古名賢寄寓之芳躅與方外之士
可怪可愕之跡及佳木異草珍禽奇獸
之錯産大畧具在志中而又有古今之
雄文妙什足以闡幽而彰微也故不敢
複為之說惟敬書特志之意以告觀者

嘉靖戊子九月既望石屋山人彭簪序

石廪峯山在紫蓋鄉方輿記云形如倉廩有二戶一開一闔闔者亦有關鎖之狀相中記云其峰聳峙如倉廩之形開則歲歉閉則歲豐 天柱峯山在嶽廟南如雙柱兩頭端聳百丈九域志云名山三百六十中有八柱此爲第六柱也西北有石室 靈芝峯山在嶽廟後南有華蓋院乃華蓋君雙子辦脩行處 紫蓋峯山在嶽廟東下有銓德觀上有駕鶴亭東晉尹真人於此飛昇 赤帝峯山在嶽廟後古名煉王峯上有惠車子尸解處東有趙

澗石棋盤車 [illegible]峯山在嶽廟後居祝融峯南上當軫宿波大師第七代孫獲天書之所 [illegible]峯山在嶽廟後下有靈源但聞石間泠泠然而不見水 彌勒峯山在嶽廟西 屏幢峯山在嶽廟後天堂峯之東上有煉丹壇朝斗石 瑞應峯山在嶽廟西北昔有大木枝柯攤重蓊蘢然而起有如龜龍之狀故名 雲居峯山在嶽廟西南下有雲居寺凝碧亭金牛路 華蓋峯山在嶽廟後乃華蓋君雙子辦脩行處 石櫃峯山在嶽廟西

南有夕陽溪夕陽岩 朝日峯山在山左昔有姓殷者負暄朝日於此因名 惠日峯山昔有高僧初憩于此後隋帝詔赴惠日道場稱旨賜號惠日諸弟子因以名之 靈應峯山在山左昔南陽新野人鄧郁之字元達於此脩煉得道 紫霄峯山在山左昔齊司空謁祝融頂回下此憩息 日[illegible]峯山在山左左瞰聖壽華嚴右眄南基天柱 女善峯山在山左 靈藥峯山在山左有石室昔新野先生與徐君同遊二湘因入衡山採藥故名

石囷峯山在紫蓋鄉有二石其形圓有石室在幽谷之中六帖云衡山有三峰一曰紫蓋有雙白鶴迴翔其上二曰石囷下有石室三曰芙蓉上有飛泉如練帶 側刀峯山在山右東有石室世傳昔惠車子脩行處 煙霞峯山在紫蓋鄉南有大明寺爛柯嵒東有李鄴侯端居室及懶殘嵒 會仙峯山在山右昔辭幽棲注經于此與子辨白雲先生談道下有白雲先生 降真峯山在山右仙錄云昔炎帝之文[illegible]女君降故名堂故名

雲隱峰在紫蓋鄉下山有伏虎崗香爐峰在紫蓋鄉南山有寶勝寺集賢
峰山唐李鄴侯所以有書院在此峯下宋胡文定公
安國子致堂先生寅五峯先生宏朱晦菴先
生熹張南軒先生栻
皆講學于此故名馬鞍峰在紫山蓋鄉白雲峰在紫山蓋鄉
西有白雲寺下有龍潭神龍出入壅感有驗人
咸尊者不敢近之乃朱陵洞天之東便門下有
白雲永泰峰在山右昔般姓者翻斗參真之處有石恪隱室在焉九女峰
洞

在紫蓋鄉舊有九女
廟今西北有九子崗雲龍峰在山右西漢時蜀之青城山道士王
谷神皮玄曜術真之所後唐有董奉先繼
之今存誦經石并石像真人有雲龍寺基雙石
峰在紫蓋鄉下有雙峰寺又有能仁寺北有瀑布玉虹亭楚安寺捨身崗明月峰
在山右有永會善峰即古毛女峯在山右下有山會善寺乃十八高僧相會
天楚寧二寺
延因更潛聖峰在山右昔高僧希遁遊南嶽寧少廣寺訪惠思禪師不與從
其名

一日見精舍殊方廣遇
尊者詰之留一宿因名天堂峰在山右東有石山室般景童禮十
之處其中所生之草兩壁相纏有垂祥光峰即
頭如縧俗呼為羅漢縧崗實中多生山古
鶴鳴峰在山右北有靈田常彌陀峰在山右東
有册光現如飛鸖狀故名山北有崗壟
險而暗古木雜藤蔭永和峰在山右上
蔽其間下有彌陀寺山有永和臺蒼閣峰
在紫蓋鄉山形似碧岫峰在山右下安上峰在
人登蒼閣故名山有岫峰寺山紫

蓋鄉上有福嚴寺安樂寺趙季西書院墨池皆
在有舜廟舜溪舜洞昔舜南巡曾此休息因名
焉靈鶴峰在紫蓋鄉唐薛幽棲於此祈真感格
山有烏群飛羽毛鮮異紅碧相間上下
和鳴音如笙簧文殊峰在紫擲鉢峰在紫蓋鄉
常棲此峰因名山蓋鄉山上有定心
石下有隱身崗虎跑作錫二泉觀音馬祖二庵
八功德水三生藏嶽心亭兜率橋皆列于前後
左右世傳昔思大和尚擲鉢碧蘿峰在山後有
于此赴陳主之召因名之山觀音崗有

王咯金簡峯山在山後東有大禹嵩呉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乃處衡山血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夕夢一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故名仙巖峯山在山後下有石嵩高丈可容一二百人昔劉根先生煉神朝斗之所南有大洞是朱陵洞之東門碧雲峯山在山後上有紫金臺雲氣如潑靛黛故名棲真峯山在山後下產雲母石昔武陽洞人遇一異人披髮草衣身

毫長寸餘見之而走異人曰吾地仙非山鬼知汝至孝今日相遇亦有緣耳我棲此久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吾教汝服之連年不已乃指草示之忽失所在後其人壽至百餘歲因以得名喜陽峯山在紫蓋鄉南有北帝院比有田真嵩翠鷲峯山在山後唐末有王先生脩煉於此白石峯山在崇嶽鄉青岑峯山在山後有東林西林二寺蓮華峯山在崇嶽鄉下有方廣寺八山四水周迴環繞如蓮花攤出故名雲密峯山在嶽山後西有

大禹巖昔禹王致齋之處峰斗有禹王廟皆科斗之書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科斗文字碑下有石潭流水縈之最為勝絕吐霧峯山在縣後與巾紫峰相連雲氣升騰雖晴亦雨開則晴故邑人觀之以定晴雨巾紫峯山在縣治後上有平臺名紫金臺徑三丈昔大禹南巡至此望九疑而祭舜焉其山無林木多杜鵑花狀若紫巾故名白馬峯山在縣治西山海經云昔大禹巡狩至此殺白馬祭天故名採霞峯山在縣東南武陽鄉即

古應相峰齊褚白玉字元瑛隱南山十餘年採霞而食因名曉霞峯山在縣東日出衡山用霞掩映故名下有紫巾臺鳳凰峯山在永平鄉昔倪歐君登南嶽謁玄君感碧鷄鳳凰集于此故名記云上有峻岐而生梧桐朱鳥鷟瑞故來儀焉馬融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兮在衡山之峻岐者此也岣嶁峯山在山後衡陽縣界山海經云即衡山也上有神禹碑先王致雷洞妙喜洞道人亭回鴈峯山在衡陽城南圖經云是南嶽之首鴈每到此即止不

過春復北去故名上有雁峰寺下有石 峽峙峰 在石皷書院合江亭戲魚洲龍瑞士無生菴山峰

在湘潭 高寄峰 在湘潭縣界 靈麓峰 即嶽麓峰圖經云是南嶽之足

在長沙古潭州湘水之西有嶽麓書院湘中記云中有抱黃洞下有洞真觀東晉鄧郁之脩煉之處每歲至秋白鳥常集于洞口 西嶺 在山右

左右有道林嶽麓二寺 以上七十二峰潘翻 天柱峰側張南軒記云 南嶺 在山前今稱橫嶺 開雲嶺 在縣治北韓文

公過此歎謁南嶽值陰雨濛濛公默禱雲遂為開後人因名此嶺為開雲嶺

巖洞 穴室壇臺附

太禹巖 在雲密峰昔禹治水致齋於此因名 貿覓巖 在喜陽峰 懶殘巖

在煙霞峰 伏虎巖 又在雲陰峰 把鐵巖 在祝融峰 聖燈巖 在金簡峰樵侶

此山有珊瑚芝陰晦之夜有靈光挺動如人秉燭之狀俗呼為聖燈又稱天燈 觀音巖

在紫蓋峰 祖師巖 在祝融峰下 爛柯巖 在煙霞峰 仙巖 在仙巖峰 黃

雷巖 在金簡峰 九子巖 在九女峰 上清巖 在嶽廟後 夜光巖 在祝

融峰 天聖巖 隱身巖 在鄉鉢峰 夕陽巖 在石櫃峰 抱黃洞

在嶽麓峰 朱陵洞 在紫蓋峰下道家三十六洞天第三洞也六帖云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大虛之寶洞其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又名珠簾洞今俗呼水簾洞 黃藥洞

在山之右 玉清洞 在嶽廟後 靈境洞 在山右 舜洞 在安上峯昔舜南巡過此休息因名 九真洞 在碧岫峰 白雲洞 在吐霧峰 雷洞 在岣嶁峰 妙

喜洞 在岣嶁峰 風穴 在祝融峰天將陰雨則陰風怒號自其穴發 石室 一在石囷峰一在天柱峰一在天堂峰一在雲藥峰一在側刀峰 青玉壇 即會仙橋俗呼

試心橋 在祝融峰下昔朱晦菴張南軒遊南嶽武夷胡寔廣仲范念德伯崇來會同游仙人橋

即此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真南嶽奇勝處 皇崖壇 即光天壇在祝融峰

望日臺 一名取日岩在祝融峰東每五更雞唱時登臺而望萬山寂靜人間尚夜此處已光彩射映一望海門更無遮碍金輪擁出上下蕩漾高數丈始有精光蓋初望時日在海中漸升未離水分明天地間一大異物真奇觀也良久山下亦俱曉矣

望月臺 在祝融峰西人間夜月已沉而此處猶皎自若蓋良久而後沒也

皇臺 在紫霄峰下

朝陽臺 在流杯池

仰天臺 在金簡峰禹治水至此仰天而嘯故名

紫金臺 在巾紫峰

泉石 池澗溪潭附

貫道泉 在祝融峯下

甘泉 在嶽廟東舊有亭今廢

白龜泉

洗心泉 近水簾洞

碧泉 在黃庭觀

虎跑泉 在祝融峰

紫蓋泉 在黃庭觀

卓錫泉 在擲鉢峰

一環泉 在流杯池

九曲泉

偃月泉

靈泉 俱在流杯池石屋山人彭贊因搜奇而詩之

忠石 一在祝融峯一在擲鉢峯

沖退醉石 紫蓋峰下水簾洞石方平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列沖退醉石四大字

金牛石 上有金牛跡

棋盤石 在赤帝峯東相傳爲趙澗石棋盤

船石 狀如船近祝融峰諸石相倚八經其下似欲墮者因呼為飛來船

龜石 在祝融峯上其形似龜人呼為飛來龜

仙人池 在紫蓋峯頂上

雷池 在祝融峯

墨池 在安上峰有趙季西書齋其水黑色

洗鉢池 在嶽山西

靈澗 出天柱峰高低懸注而下三十餘里入與樂江響者如雷噴者如雪垂者如練平流者為溪深泂者為潭循山後而上過西嶺皆沿澗而行山上有田皆澗水所溉俱為沃壤

壽澗 在紫蓋峰石上有壽嶽二字宋徽宗筆水因以壽名經嶽廟靈壽橋合流灌田五百畝

洞真澗 出[illegible]陵[illegible]

灌田千餘畝 舜溪在安上峰 禹溪在忠雲峰 夕陽溪在石擂峰 黃沙潭在蓮華峰 黑石潭在蓮華峰 白沙潭在蓮華峰 絲潭在嶽廟後受壽澗水匯而為潭 白雲潭在白雲峰下 白龍潭在巾紫峰下

物產

萬年松出祝融峰懸崖上本草頗高者三四寸許凌冬不彫連根拔之枚於巾笥中歷數十年取而植之蒼翠如故又拔而枚之所經歲月出而復植亦如之 千年竹出水簾洞石上葉稍似竹高者二寸許凌寒不彫土人拔取之經歲月再植沙土中其色鬱然 方竹出蓮華峰 南竹出嶽山後土人往往取大者截其筒為甑以炊飯處即為盆以賭多在深山中人跡不到之處 杉山宜杉皆紫油甚香土人不善栽頗少遂謂非土所宜惟嶽路上有之 漆樹 根 榧樹 檀香 紫草七人取以灌爛

色甚紅潤 龍鬚草紙蓆爪之罅生懸崖石上 香菌大者如盤 笋山中叢篠無處無之笋出時山下遠近之人入山採取即於山中燒火煑熟擔負而出不可數計 蕨豐年不見每遇飢即多有土人云 木耳 石耳 雲母石出石擂峰 丹砂俗稱聖燈其光蓋丹沙等物所發多在金簡峰聖燈巖等處 赤芝仙草珊瑚狀啗之不飢神農本草云赤芝生衡山 黃精上品仙藥嶽山頗有之 雜藥木通蒼朮紫菀粉葛烏頭厚朴地黃南星黑牽牛何首烏天門冬麥門冬香附子獨活牛膝天花粉地骨苦參貫仲仙茅烏藥蒼耳茴香香薷 香稻出山上最高處皆有田引泉灌溉曲折高下數里涓涓不竭歲旱乃更得稔其種皆香稻炊飯香美異於他種 白鷴似雉而尾長每凍雪出求食人始得之 黃狼能以其群攫虎兕而食之俗呼黃班 麂 兎 鹿 獐 猿

卷之一終

安成彭簪編校

祠廟

南嶽廟 規制自前代皆擬帝居正殿七十二楹高七丈二尺以象七十二峯之數殿中塑像冕服自唐虞三代舉望祭之典秩視三公唐始加王爵宋復易以帝號元更加徽稱帝號如故我

太祖高皇帝始正神號稱之曰南嶽衡山之神後殿

若干楹像以燕服有后像並處東西爲廊九十六間前爲嘉應門外爲正南門又外爲靈星門外東爲神廚周圍崇垣四向角樓當赤帝峯下壽澗之水遶入神廚以供盥滌循廊而出可灌田數百畝冬夏不竭廟庭內古松百餘株合抱欝然廟戸扃之非有事毋得輕入

南嶽行祠 嶽廟去縣三十里許士夫東西行過者或謁拜不及遂望空遙禮而去故立行祠嶽境上以便瞻叩往來便之有司朔望行香亦在行祠祭祀則詣廟

文公祠 在南嶽弘治間脩書院者掘得古銅祭器數枚今貯府庫中

崇道祠 在嶽麓祀南軒晦菴二先生

三賢祠 在石鼓山祀韓昌黎朱晦菴張南軒三先生

書院

南嶽書院 在嶽山西唐李鄴侯名泌字長源肅宗時仕爲京兆尹事無大小悉與之謀李輔國嫉之退隱衡山詔賜道士服爲治室廬後相德宗具子繁爲隨川刺史鄴侯家多藏

書故韓愈詩云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書院因是有名

胡文定公書院 在嶽山西南宋胡安國字康侯謚文定建寧人以寶文閣學士致仕退居衡山十五年不出有春秋傳行于世子寅明仲號致堂宏仁仲號五峯於衡山增創書樓各有著述今書院祀文定先生以二子配

韋宙書院 在淨福山兜率寺左近江去縣西南十里基存宙乃永州刺史退居於此

盧潘書院 在紫蓋峰下

趙抃書院 在六都城前近白雲峰外

守閔道號知非予任澤川路推官後參大政又
創法羣居衡山書院遺址內尚存門鼓二枚前
有氏間稱田半月**南軒書院**在嶽山後宋張栻
形疑即門外舊池 字敬夫號南軒忠
獻公之子忠獻罷相守永州日先生往來省侍
受學於五峯先生又嘗與朱晦菴講學於此基
存**趙李品書院**在安上峯有墨池 至今池水黑色**石鼓書院**在回
鴈峯下石鼓山宋初賜額與嶽麓白鹿
睢陽共為四大書院詳見朱文公記**嶽麓書**

院在嶽麓峯祥符間賜額與石鼓
睢陽白鹿並稱詳見張南軒記**集賢書院**大 嘗
夏良勝謫守茶陵時同編脩張治遊南嶽與衡
山知縣彭簪議建集古今名賢曾留寓南嶽者
列牌位而表著之使遊山者知所
仰止且在集賢峯之下因以名之

亭館 樓閣附

嵩亭在南嶽半道亭畔松杉桂皆古物宋竹
範至能記中稱此食筍雲亭即此

[illegible]亭在半山人呼為半山亭**峻極亭**在祝融峯頂上按御史唐符建 巡道
[illegible]亭在岣嶁峯今廢**嶽[illegible]亭**在擲鉢峯今廢**凝碧亭**在雲居峯下今廢
風雲亭在嶽麓峯**極高明亭**在嶽麓峯**玉虹亭**在雙石峯**合江**
亭在回鴈峯下石鼓山**乾坤勝覽亭**在祝融峯上舊有亭
上封寺僧鑄鐵佛其
中提學僉事恭潮命諸生恭組綴華
昇去之立石亭中刻乾坤勝覽四字**仰高亭**在嶽

山後五里提學僉事恭潮建**駕鶴亭**在紫霄峯今廢**流杯亭**在中紫峯下知
縣鄭晃脩**一覽亭**在中紫峯上知縣彭簪建**瀟湘亭**在中紫峯下今廢**飛**
瀑亭在中紫峯下泰和劉魁與安成彭簪議建**[illegible]翠亭****超然亭**俱在
流杯池知縣彭簪建**景徵舘**在流杯池知縣彭簪建**雲開堂****雲[illegible]**
堂**光嶽堂**公舘俱在嶽廟前吉水鄒淮建**開雲樓**在開雲嶺韓文公謫

湘川過此點檮嶽神雲
逐為閣後人因建此樓　仰高樓在石鼓山　宮林閣在祝
融峯見朱晦菴詩　紫虛閣在南嶽故魏夫人壇　藏書閣在嶽麓峯南軒有記
天齋閣夏良勝與張治遊嶽至南臺登閣遠望時積雨新霽因名

坊市

天下南嶽坊天下南嶽四字宋徽宗御筆坊廟前直街　嶽市自縣治望嶽門

出嶽路夾道松陰三十里至嶽廟環廟而居為
嶽市舊記云江浙川廣裒貨之所聚生人所需
無不有盜賊亡命或期會結約其間
官置巡檢司焉今無巡檢司仍有市

寺觀凡縣境寺觀俱附

上封寺在祝融峰上舊本光天觀隋煬帝南巡至此易為寺舊多版屋今或用鐵瓦瓷
名凌霄又
稱凌霄寺　南臺寺在紫蓋峯下　方廣寺在蓮華峰宋徽宗御書天
下名山四字南軒與晦菴遊至此序云日暮抵
方廣氣象深窈八峰環立所謂蓮花峰也今寺
中尚存有千僧鍋次者仍或用之　天臺寺　福嚴寺在嶽廟前地名福嚴
於高臺寺在祝融峰下朱張遊時尚存　勝業寺在嶽廟前東畔
靜居寺在縣西中紫峰　兜率寺在縣南二十里　天柱寺在天柱峰下
雲峰寺在密雲峰有石龜石甑有　大明寺在烟霞峰　能仁寺在雙石峰

雙峰寺在雙石峰　楚安寺在明月峰　法輪寺在岣嶁峰　會善寺
在會善峰　高山寺　嶽麓寺在嶽麓峰　道林寺在嶽麓峰　雁峰
寺在回雁峰　橫龍寺在紫蓋峰　洞真觀在雲麓峰　銓德觀在紫霄寺
東晉尹真人飛昇之所　黃庭觀在集賢峰下　萬壽宮在嶽廟左　壽寧
宮在嶽山東北○已上俱在嶽山舊有九宮一十八觀五十四寺今廢者因其廢而發之故

不書清涼寺在城永[illegible]雲山寺在紫蓋鄉廿一都古壙寺在崇嶽鄉三都大福寺在崇嶽鄉二都寶慶寺在崇嶽鄉三都化成寺在崇嶽鄉三都白雲寺在紫蓋鄉六都普濟寺在紫蓋鄉六都崇東寺在紫蓋鄉六都泰亨寺在義城鄉十三都太中寺在義城鄉十四都石潭寺在義城鄉十六都南山寺在義城鄉十六都白蓮寺在武陽鄉二十都

報恩寺在武陽鄉二十二都龍塘寺在武陽鄉二十二都楞伽寺在武陽鄉二十四都白鹿寺在武陽鄉二十四都碧泉寺在永平鄉二十六都寒水寺在興樂鄉二十八都大坪寺在興樂鄉三十都中峯寺在興樂鄉三十都義興寺在興樂鄉三十二都龍興寺在興樂鄉三十二都義集寺在武陽鄉二十四都白鶴寺在崇嶽鄉三都覺海寺在永平鄉二十六都

道福寺在崇嶽鄉一都新開寺在崇嶽鄉三都延生寺在崇嶽鄉一都七寶寺在紫蓋鄉六都湘南寺在紫蓋鄉七都多寶寺在紫蓋鄉十一都福阜寺在紫蓋鄉十一都周田寺在義城鄉十六都烏峯寺在武陽鄉二十都弘道寺在武陽鄉二十四都龍居寺在縣坊廓寶寺在紫蓋鄉六都西彌寺萬壽寺寶勝寺寶觀在縣北静貞觀垙壇觀朱陵觀東嶽觀湧泉觀在武陽鄉二十二都玉清觀在興樂鄉二十八都南嶽觀在永平鄉二十六都龍興觀在興樂鄉二十八都紫霞觀在興樂鄉二十八都石塘觀在興樂鄉三十二都九靈觀在興樂鄉三十都○巳上俱不在嶽山然縣以嶽得名凡坊鄉皆嶽境也縣志不再立類以附於此

碑碣 凡鐫刻附

禹治水碑 相傳在岣嶁峰人未有見者韓愈詩可考又雲密峰亦相傳有禹碑

彌明碑 唐端平二年七月立字磨滅過半不可讀以句彌明隱居南嶽水簾洞為道士善詩辭愈石鼎聯句詩序可考

集福殿之碑 宋大觀二年立今在嶽山稻田中龜趺巍然字多剝缺

代祀南嶽之碑 至元十九年立文二十五年立

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加封之碑 至元二十八年立

南嶽廟鎮之碑 泰定西年立

重脩嶽廟之碑 至正十年立詳見文類

七十二峰碑 舊有碑刻七十二峰圖裂棄草莽中吉水鄧淮取而脩完之覆以亭

勅祀南嶽之碑 洪武二年立文見祀事類

御祭南嶽之碑 洪武三年宣德元年正統九年景泰元年天順元年成化元年十四年十六年

十三年二十年弘治六年十年正德七年十二年嘉靖元年[illegible]年[illegible]道文見祀事類

重脩南嶽廟之碑 成化九年立詳見文類

金簡玉字之書 吳越春秋言禹治水獲此書刻石山之高麗今未有見者

玉砂石刻 在金簡峰石高凋數丈而中斷之石下有水聲瀰石崖間有刻字云王砂之水如乳甘香人得一啜地又天長然人跡罕到未有見者

壽嶽 二字刻在祝融峰下巨石上石可坐數十人下有巖為宋徽宗御筆

壽 字刻在祝融峰下宋三山黃桂書

仙關 二字刻石壁上今地名稱仙關

天下第一泉 大字刻在水簾洞

朱陵大虛 大字刻在水簾洞石壁上

水簾洞 米芾刻在石壁

天池 龍君 大字俱在流杯池知縣彭簪書

天子萬年 四篆字刻在祝融峰下衡州府知府丁孔暐書

環溪 二字刻在石壁宋未測夏良

勝冢

卷之二終

安成彭簪編校

寓賢

南宋 **劉凝之** 劉宋時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州里重其仁德禮辟並不受携妻子隱居衡山之陽

唐 **李勣** 字懋功曹州人唐太宗舉義兵勣與勇破敵眞觀中拜并州都督乾封元年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有功加英國公解組居衡

山卒葬沙泉

李泌 字長源七歲能文及長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明堂九鼎議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崔貞李輔國以泌親信嫉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德宗時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爲鄴侯後月蝕東壁泌曰吾當之矣果卒今煙霞峰東有李鄴侯隱居

李繁 泌子爲隨州刺史

韓愈 字退之唐貞元間爲監察御史以上疏貶陽山永貞改江陵法曹自郴至衡亟欲登衡嶽以覧其勝時秋雨晦冥公默禱少頃雲氣掃淨是夜投祝融寺高閣星月掩映至曙杲杲日東出矣至今默禱之處遂名爲開雲嶺嶺上有樓名開雲樓

韋宙 仕唐爲永州大守辭官隱居衡山創書院于淨福山去縣南十五里遺基尚存

盧潘 唐人隱居衡山創書院于紫蓋峰院廢基存

唐 **廖凝** 有學行隱居南嶽後仕南

唐爲彭澤令自詩云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濕莎庭放吏衙解印詩云五斗徒勞自折腰三年兩鬢爲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後遷連州刺史

宋 **陳瓘** 字瑩中爲監察御史因事忤蔡京著尊堯集以排王氏竄郴州居衡

胡安國 字康侯謚文定建寧崇安人官至寶文閣學士致仕居衡山所著有春秋傳行於世

胡寅 字明仲文定公長子號致堂侍文定任衡嶽嘗著讀史管見

胡寧 字和仲文定公次子著春秋通旨

胡[illegible]

字仁仲文定公第三子號五峯張南軒稱五峯先生優游南山之下二十餘年心高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嘗創覽書樓註皇王大紀諸書

胡銓 字邦衡號澹菴宋高宗時爲編脩上書乞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懸之藁街金人以千金購其書得之大驚遂退師貶韶州再貶新州守衡州孝宗朝拜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致仕隱衡山

趙抃 字閱道號知非子宋仁宗時知成都神宗詔知諫院後入相熙寧五年罷再知成都後居衡山卒謚清獻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宋魏國公浚之子魏國罷相居永州日往來省侍受學於衡山胡五峯之門後與朱子同遊講學有書院基存

朱熹 字仲晦號晦菴與張南軒同遊南嶽講學唱酬詩可考

林用中 與朱張同遊

李覯 元祐間司馬溫公薦之除知虔州不就請監南嶽廟

元

楊宗師 以翰林學士來爲山長

何昺 爲南嶽山長

仙釋

惠直子 與嚴君平交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劉根先生 遊觀四方晚歸南嶽之東峰煉真服炁

雙辨 號華蓋君在靈芝峰脩煉

王谷神 即太微先生哥東城山道士凌判渚泛瀟湘至南嶽卜菴於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道成

度玄曜 即太素先生與王谷神同卜菴南嶽

李鳳仙 自幼不語寒棲南嶽入問之曰知白守黑道貴昏默

張白膠 辟穀雲隱峰口飲深醉歌曰山花頭上插酒向口中斟醉眼看醒漢茫茫盡裘真後不知所往樵者見之但破缽而已

張道陵 自天目山遊衡山謁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君之祠

張禮正 漢末入衡山服黃精顏色悅澤

君道全 天水人也在南嶽脩洞真還神之道冇駕鶴亭

魏元君 號南嶽夫人天才卓異玄標幽棲唯樂神仙慕道至南嶽望前峰妖氣祛之今仰天臺有白龍潭是也

新野先生 與徐君採藥入衡山

薛女貞 晉時避世居南嶽尋真臺外于同廬內脩至道

劉驎之 少尚

素質詵和寡欲不脩儀表人莫之測 鄧郁之 字彥
好遊山谷因採藥至南嶽深入忘返
達隱於南嶽洞靈臺 汪子華 自幼讀書自謂取
夜誦大洞經而已 功名如拾芥年四
十舉不第棄家雲遊湘南嶽 李子康 事見東
之勝結菴祝融峰九年不出 坡傳

海印大師 首居衡山最上第一晏坐 石頭希遷
禪定百有紛亂一志如初
嘗造曹溪六祖處爲弟子後居衡山南嶽寺號
希遷大師寺東有石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

和尚門人問曹溪音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
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
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人
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所著
參同契一 惠海尊者 居南嶽方廣寺其地平坦
篇有註解 靈泉交流鬼神運粮念生
服 思大和尚 生而穎悟自得不言之理假脩淨
乘 梵而登圓覺嘗謂人曰衡山之陽
吾性美居南 懶殘 衡嶽寺執役僧也食退却收
嶽十年入寂 所餘食之晝專一寺之工夜

止群牛之下二十餘年時李泌在山中察其所
爲曰非凡物滔性謁焉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
將賊我李公愈加敬禮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
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授焉
李公食之盡乃謂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後果然

南嶽志卷之三終

安成彭簪編校

祀事

嶽廟每歲春秋仲月有司卜日而祭前期一日
詣廟前公館齋宿厥明具祭服行事幣用赤牲
用羊豕粢盛脯醢庶品用山土宜物每三歲則
朝廷頒香幣著為常者
天子新即位及有事祈禱則遣大臣或近臣特祭之
洪武四年錫黃金香盒一其重一斤有事廟中

則奉香以奠諸祭器多用銅錫有廟戶以收掌
之廟中銅香爐甚鉅不可圍抱廟前左銅鍾重
九千斤俱前朝故物有大祭祀則鍾聲先動
胡文定公書院每歲春秋仲月嶽廟祭畢即詣
致祭有牲帛著為定典
崇道祠三賢祠祭祀皆以春秋仲月如制

南嶽祝文　洪武禮制

惟神靈峙方嶽鍾秀厚祗主司生民其功允大
時維仲春秋謹具牲醴庶品用伸常祭尚饗

勅祀南嶽祝文　洪武三年

皇帝制曰磅礴中國之南衡嶽鍾秀生同天地形勢
巍然古昔帝王祭之紫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
曰衡山之神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
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襲者元君失馭海內鼎
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我當
奉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
清特脩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
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

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
受命于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惧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尚饗

御祭南嶽祝文　正統九年

皇帝謹遣翰林侍讀周敘祭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予奉
天育民洗求于德致茲久旱災及群生夙夜省躬中
心惓切神司方嶽變愾諒同兩貺以時宜任其
責特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豊稔匪

予之悲時乃神肸尚饗

御祭南嶽祝文 景泰元年

皇帝遣尚寶司丞宋禮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越茲南土衡嶽爲宗民物奠安厥

功允茂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永佑

家邦尚饗

御祭南嶽祝文 天順元年

皇帝遣尚寶司少卿凌信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有衡維嶽表茲南土奠安民物厥

功茂焉茲予復正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永

佑家邦尚享

御祭南嶽祝文 成化元年

皇帝遣中書舍人解禎亮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

神毓秀鍾靈永表南土奠安民物萬世永賴茲

予嗣承大統敢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

享

御祭南嶽祝文 成化四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羅箎祭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比歲以來多方災沴雨暘不時我

民用瘁民之瘁矣予曷爲懷神秉于民忍所以

災德澤崇深孰與神將祈贊化機浹

天之休青躬脩行予敢弗篤庶幾與神同作民福尚

享

御祭南嶽祝文 成化六年

皇帝遣行人范鏌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去冬臘月七日申時武昌漢陽荊

州等府地震承惟

神護國庇民有由顧予躬及茲臣庶政理

乖缺致此災變內省兢寧交脩敢後惟

神作鎮一方民所仰賴特遣官帛用伸虔告尚

祈永佑

后土潛消災沴以成參贊位育之功則予於明神實

所切望謹告

御祭南嶽祝文 成化十三年

皇帝遣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敷祭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欽奉

明神聿靈祠祀刊期黙運

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氏天時不順地道

欠寧忒雷電失常雨暘爽戾妖孽間作
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飢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
惕然于衷罔知攸措特具香帛遣官祭告尚冀
體
上帝好生之德鑒于憂憫元元之意惟神奠鎮一方
民所恃賴覩茲災沴能不寃心斡旋造化弘開
歲靈捍患禦災變禍為福庶幾民生全遂享報
無窮惟神鑒之謹告
御祭南嶽祝文　弘治六年
皇帝謹遣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章玄應

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苗未
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循
省愆致禱祈惟
神矜憫下民斡旋
大造早霈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
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御祭南嶽祝文　弘治十[illegible]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沈暉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亢旱為虐雨
澤少降麥苗枯槁田野荒蕪黎庶憂惶予甚兢
惕側身循省愆致禱祈惟
神矜憫斡旋造化大霈甘澤以濟民艱庶年穀
有豐稔之祥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御祭南嶽祝文　正德四年
皇帝遣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周紘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今歲以來雨暘愆候田苗枯槁黎
庶憂惶予心兢惕愆致禱祈惟
神矜民斡旋太和式調化氣以濟民艱庶民有

豐稔之休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御祭南嶽祝文　正德六年
皇帝謹遣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上下湖南
道右參議孫烱致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去歲以采寇夏作孽命官致討逆
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之匪承
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
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賊勞載途人民困
苦盜賊嘯聚剿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　神
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叶應佑我國

家永庇生民謹告

御祭南嶽祝文　正德七年

皇帝謹遣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劉丙祭告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近歲以來群盜為梗生靈被害在

在有之命將徂征稍臻平之餘災未殄尚累天

和水旱相仍妖祥疊見永思厥咎良切攸心奚

與群臣飭躬脩政同期

昭格膚遂

神庥伏冀

神明憫兹黎庶悼災為福綏我家邦不勝惓惓

懇禱之至謹告

御祭南嶽祝文　嘉靖元年

皇帝遣翰林院編脩尹襄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　神毓秀鍾靈永表南土奠安

民物萬世允賴兹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　神

其歆鑒佑我國家尚

享

維嘉靖拾柒年歲次戊戌柒月壬申朔祭日戊子

皇帝遣湖廣衡州府衡山縣署縣事衡陽縣主簿王経以

香帛之儀祭謝于

南嶽衡山之神

曰比歲嘗命官禱祠于

神祚丙申孟冬之吉仰荷

天賜元儲亦

神所贊佑者茲用致

謝

神其鑒歆而永惟

默佑焉

尚饗

齎祝文香帛太常寺贊理郎將時輝

南嶽乃三湘之外鎮爲百神之依歸望不爲不尊也
不爲不重民患極矣
神何忍焉特兹上謁若殺等政乖而令外私勝
而公微式民隱弗恤致天怒罔聞凡百不職宜
殃厥身亦于何辜遭此荼毒於赫 靈威轉災
爲福騰六合之雲沛
九天之雨氣有黎元之化聲喧田野之歡庶幾
民食足而
國稅充公私皆獲其利矣
神之賜不其大歟謹告

遣祭嶽廟祝文　韓重 巡撫都御史
惟神毓秀鍾靈聳峙南土奠安之功民物允賴
今春以来天特亢暘雨澤少降五穀未能播種
黎庶實切憂惶重等夙夜兢惕用是側身脩省
虔致禱祈惟
神矜憫下民斡旋
大造早需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
休則
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遣祭嶽廟祝文　秦金 巡撫都御史
維巾峰崇屹嶽職奠南土區潤嶺海監神之坂
南疆弗靖予請討之厥功有成神實相之其雲
其雨其霰其雪時物醲庾南畝用豐春陽遲遲
我旅其來俯蹐仰瞻濡陰既闢纛旙慘舒弗僭
弗違謂匪嶽神司此化機有意臣鷸貢予臂指
執酳奔牲克代予事嶽神戾止曰歆予誠砥充
佑良南土永平南土之平予任其職
王德明明報祀無斁尚饗

祠嶽廟祝文　蔡潮 按察僉事
潮自髫亂時已習聞衡嶽之尊當軫翼而應機
衡直離宮以配大德尊爲楚望作鎮南邦與彼
岱恒泰華喬然雄峙於兩間實天下之具瞻豈
予小子一人所敢阿私仰止於其間邪潮自祖
知章句時亦既披陳編摭往事仰南巡之餘澤
感閒雲之坛忠誦駕風之絶唱矣豈不欲一抵
其麓而躋其巔惟是前喻懿範是循是守豈予
小子徒欲騖登適以逞已而騁懷邪今兹竊祿
是邦寄適守下亦既抵其麓而且將躋其巔矣
是用馳辯香以致敬薦特牲以告虔神之聽之
尚其陰翊

豈度成如磐如夙靖風塵而漸寧晏如也予小子奚
敢乞靈微惠私爲一身一家計耶尚享

謁嶽廟祝文　陳鳳梧 湖廣右參政

維神受命
上帝奠茲南服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
神爲宗一方之水旱癘疫安危休戚皆
神有以主之也頃年以來郴桂永道之間苗寇
竊發重爲民患而波及於衡是皆
神所受命主治之地而豺虎縱橫民生弗靖若
此其忍怒手拱鳳梧分守茲土夙夜憂懼敢奔
走瀝悃于祠下神其憫念斯民潛驅逆賊若虎
其嵬而落其蒐俾一方寧謐男耕女桑以脩祀
事於無窮是
神之大惠也
上帝之命也我
國家崇報之意也而鳳梧之責亦少逭焉其曷敢
有忘謹告

謁嶽廟祝文　喬境 衡州府知府

惟神作鎮南服依同衍衡維郡伊適寅宗境欽
承

王命職守分封賴　神數庇人和時豊乃茲秋仲奔
駿酬功尚祈默祐惠福帡幪謹告

謁嶽廟祝文　秦金 湖廣都御史

惟神靈峙鴻厖秀鍾荆楚位視三公祀享千古
祐我
國家運祚靈長雨暘時若物阜民康蠢爾猺胡爾
跳梁殘我黎庶犯我天常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三省合兵威武勵奮金承
上命討茲不庭建旄設旐戎醜攸行兵過名山禮宜
告祀尚冀神休默相成事殄除兇醜肅清邊隅
班師振旅厥功赫如謹告

謁嶽廟祝文　吳廷舉 都御史

惟神宿當軫翼度應璣衡峻極於天雄峙諸嶽
受命
上帝作奠南方秩視三公祀通百粵具瞻無匹長自
雖名在於楚邦尤極顧眷夫何連歲水澇爲災
種藝失收室家飄蕩廷舉奉
上恭遣賑濟困窮歲事豈凶實難逆料仰惟靈聖必
克斡旋謹倫心香差官祈告五風十雨三豊九
登神念我民必有嘉錫使帥粗畢躬詣朝廷三

沐三薰以報靈貺謹告

謁嶽廟祝文　吳廷舉 都御史

頃以祈年遣官請禱果蒙

慈憫錫以豐穰

大化神功允孚黎庶足民裕

國輔相兩儀廷舉使事有終敢忘所自謹具牲醴躬

造

廟庭少伸報私伏惟鑒格尚享

謁嶽廟祝文　方琦 湖廣布政

惟嶽鍾靈毓秀奠茲南區靡剎不舉靡害不除

歲在丁丑岡苗弗揄狒狂貽毒寔攸何辜

皇帝有詔大振天聲爰命文武並舉干征既宜既禡

漢七並興璘專督餉轉漕如流英分哨道勇奮

我鏊顧千里無飢色之慮三軍有必勝之謀璘

等何能為也而陰贊黙相實神之休自茲以往

歛兵革於不試宣時和以多收此則湖湘之望

永永無憂璘等謂嶽之巨靈不可不報謂山之

雄觀不可不遊繫舟戒事文以陳羞尚享

謁嶽廟祝文　黃質 湖廣左參議

恭惟

南嶽雄據一方鍾靈毓秀奠是南邦歲在丁丑猺苗

豕張擾我湖南化我邊疆廼興六師爰自衡陽

一舉而渠魁授首再舉而餘黨悉除是雖鎮巡

協謀官軍用命實賴

神力黙翦不良質忝司監軍事竣遄省覆遇

南嶽之下敢用祭告用昭

威靈之於皇尚享

謁嶽廟祝文　張邦奇 湖廣副使

巍巍明神奠茲南服毓秀鍾精羣生率育予將

上命視學于茲夙夜勤惕質

神無疑期育真才丕闡文教既越四載未觀成

效效充用成質神之明嘉薦牲牲言達我誠惟

神降靈懋篤忠真翊我

皇明神其丕寧尚享

謁嶽廟祝文　陳伯獻 廣西提學副使

惟神開闢坤靈永奠南土嶭萃離明漱液千古

百粤三湘

神澤鈞溥茲經嶽下瞻依祠宇薄致一觴

神其錫祜尚饗

謁嶽廟祝文　嚴嵩 翰林院編脩

夫有虞氏柴衡巳肇祀韓子謂南方之山衡為
宗而其神獨靈夫以名山鉅嶽昭坦妥靈宜為
人所承祀而秩獮崇隆封域限隔則非嵩之所
得祀也然古之為使者過其境得覲其山川詢
其民俗吏治別祀禮之大乎使徒營造趨務而
展祀鈌焉不幾於慢耶去歲之冬嘗道祠下時
以王事未獲誠積卡至弗敢以瀆茲則乃以牲
幣見焉者非諂也禮也古稱人傑由於地靈周
雅所載崧嶽降神實生申甫以翰周室衡山五
嶽之一其高天磅礴蜿蜒扶輿為天地間巨鎮

者實與崧並也蘊神孕秀鍾為賢豪以翊我
國家文明之盛固其時矣
天子方勤六師有事邊徼近云駐蹕山陝之間道路
傳聞晨夕憂惕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寧則
外謐都城式[illegible]眾士曇因則天之誘渊衷早迓
乘輿奠安區夏神其無意乎嵩偕貞吏爲叨侍
經幃
聖駘胥擬沐之勞臣子豈自寧之日其告于神者非
僭也分也干冒[illegible]其聽之尚
饗

謁嶽廟祝文　張琮 巡撫都御史

惟神巍鎮一方寔崇其嗜災祥依賴全楚仰[illegible]
茲者連歲水災民貧財匱琮不才謬承撫之日
夕靡寧今春徧歷奉
命賑濟祈神默祐普施福利雨暘時若盜息民安永
沾恵澤咸享嘉不勝祝頌之至謹告

遣祭嶽廟祝文　張琮

琮欽承
皇命撫填是邦朔夕兢惕罔敢怠荒所期者時和年
豐民用平康夫何蹇陽肆虐式焦苗今夏大川

厪牲牲如是乃飭部屬貶食宿齋虔神不禁旱
不少弭憂心如焚曷其能已緬維
衡嶽宿當翼軫度應璣衡出雲興雨剡揚威靈敢當
躬謁緣際洞庭謹齋沐肅詞遣衡山縣知縣潘
維祗告祠下伏仗神功轉移造化沛霖雨於全
楚庶有望於秋成重我邦本鑒我微誠敬告

謁嶽廟祝文　鄭繼新 湖廣[illegible]

惟神德配離明位鎮南服阜康民物佚化古今
繼新不才承乏持憲分巡茲省衛湘敬用[illegible]
謹告

謁嶽廟祝文　林遂 湖廣兵備僉事

維神鍾秀閩關雄鎮古今凡我楚氏休戚咸神是寄頃歲飢荒相望嘯聚竊發遂以講才暫署兵戎用是競惕無地然而邇來年谷告登盜跡少弭乃蔵有司先饑積谷築城防守民樂從事若有以翼之者寔神默相非人能為也茲更代在即聊捐寸誠於赫在上庶幾鑒格也祈神祐使湖湘安堵固民所望於神而亦神之職也

謁嶽廟祝文　廖道南 翰林院編

維神秉炎德之精奠離明之位粤九頭以前為

祝誦氏尚天鴻寶者七十三君迨三皇以後為祝融氏翊帝瑤樞者百千萬載含靈履詰豈惟司大正之權宰化成功寔乃握乾符之樞厥庸茂矣自古為然上纏翼軫天柱高而岝崿盤下鎮瀟湘地維平而岣嶁列 具官 祗承
天王之命用筦藩國之封嚮御南旋聊致匍匐之敬息舟北上再伸縕藻之忱韓昌黎之開雲豫期來日朱紫陽之對雪疑度茲宵今古同心幽明一理維神有知尚其鑒止

告嶽文　夏良勝

今之州郡視古侯封淹暗衡嶽不敢望而祭之懼失僭也茲者竊當公事道出岣下素懷禱香用致詞者亦非瀆也大嶽天下之宗雖古錫侯不以專封是天下之人宗之而祭之攸同況聞往昔治水弗功齋誠得書用底于績嵩降申甫爰輔中興衡有專氣必付之人良勝斯行與有得人之責祈於底績而積誠久矣神其有以應之使無瀆若人焉因所以昭神之靈也謹告

謁祭嶽廟文　丁孔暲 本府知府

孔暲備蒙

聖明二十餘年教養錄用之恩歷地官又敘作始遷守吳郡主典神祀視篆之初自當首詣祠下用效守臣之職顧郡剔才疎百廢方舉尚未得其條理用是久違寅奉負孙為洪荷蒙　神林特寬陰譴雨暘時若百穀用成合境官民亦又何幸適者行部抵茲謹齋心恭謁用展微忱尚冀終惠永錫繁祉益垂默相俾刑清弊革盜息民安慈湘之間罔非樂土孔暲因當感戴於無窮而人益知嶽鎮海瀆之神獨稱彰明功化浮侔上郎昊天萬世適祀為有請矣謹告

遣祭嶽廟文　丁孔暲

巍巍明神作鎮南紀七十二峯盤據千里形勝奇巧岐極祝融有虞望秩於祀寔崇南方名山以衡為宗興雲致雨而其神獨為至靈者也然神依民而立民賴神以寧彼此相繼事有攸同則夫為民禦災捍患食報固宜崇何去冬以來仲春將盈農事甫興旱魃為虐川流漸涸土泉乾燥密雲不雨赤地成千里之遥耕耨難施嬰首咨萬夫之怨是雖天數偶然實通人事所招致者也孔暲叨守茲土目擊斯際實切痛心凡百精禱未見感應茲者務遣官望嶽祭告維嶽降神惟神昭耀幽贊化機災沴潛消山川出雲雨賜時若大霈三日之霖以慰三農之望庶民獲有秋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也謹告

尚饗

諭祭嶽廟文　劉文仁　本府知府

維嶽巖巖南服具瞻為山之宗為神之靈仁[illegible]使此多忙未謁祠前一紀渴心云渴今忽予[illegible]有數乃爾修弁祠下心香先致惟

神簡在默相治[illegible]境內外同沾休祉[illegible]

謁祭嶽廟文　章僑　本府知府

維神巍峙南服並尊四嶽而為五著在祀典其來尚矣今

天子重民牧僑罷諫官吏茲土惟神攸依駿謁明庭祗脩常事宜也夫郡以衡名神功弘溥不專于茲布和昇戾民用平康主人有私望焉亦宜也邇者小醜肆毒于鄰咎在長吏於百姓何辜尚惟神助殲彼兇頑有誅必盜而凡民晏然惟神之能亦神之職也鎮壓坤維奠安民極德注生靈功施社稷萬萬斯年與天無斁嗟我小子敬舒悃愊長吏不職惟神之殛尚饗

御祭南嶽祝文　嘉靖九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朱廷聲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比歲各處山崩地陷產妖殞星水旱蝗蟲火災疫癘人民流殍變異非常沴降自

天朕心憂懼惟　神司鎮茲土利濟一方覩斯困窮寧不矜惻遣齋香帛特命撫臣備物致齋竭誠申禱伏望　明彰靈應斡旋化機時賜雨暘潛消災變豐年有望澤我生民庶允朕懇

神其鑒此謹告

南嶽禱雨文　汪玩 本府通判

維神爲天地之鎮統萬山之宗峯炎方之秀增二楚之雄若語夫駿功神化民利弗庸能梓風甘雨以澤歲旱能亦之册砂以壽民躬能松檟檁檜以爲民蔽能香稻王粒以濟民饔粤自虞庭禋望已通由唐迨宋祀典益崇迨我列聖尤軫淵衷束香走幣降自　九重是蓋祈澤下土以奠邦本於無窮也夫何入夏以來旱魃爲虐畢宿靳功禾巳穫而復稿年將登而旋空四民蹙額憂心沖沖玩欽佩

帝命佐守衡封寢食弗遑躬叩神宮惟冀鞭應龍於靈湫吐雲霧於衡峰甘霖賜足禾黍回容史書大有民慶年豐如或玩等有罪宜速加譴無使斯民遭頗頷之凶也謹告

四月二十八日祭文　彭簪 本縣知縣

維神奠位南離長育萬物春秋祀事厥有常典舊者又有四月二十八日之祭謂神降生之日也夫天開地闢神與俱焉獨舉是日事則不經不敢信懼誣神也然舊既有常今亦不敢廢懼怠也不誣不怠神則鑒之自今以後請從禮制尚享

謁祭嶽廟文　米珮 湖廣副使

南方之山未知凡幾崇高維嶽於赫維神永奠南紀陰相有衆俾吏于茲土者無催科之擾刁斗之警峻功靈既則既溥矣更祈靈秀厚和之氣鍾於九重篤生聖神以壽我國家億萬載文明之治固其時也伏惟鑒之尚饗

遣祭嶽廟文　陳卿 兵備副使

惟神度應璣衡位儕嵩岱屏垣南服雨澤下方於赫威靈丕振今古卿叨承簡任職司兵刑寄邇封圻益嚴以懼捍禦災患輯寧疆陲惟神是依愚則何有吏務旁午秖謁未遑不腆牲儀庸告始事尚饗

謁祭嶽廟文　前人

惟神奠於地者形也通於天者氣也當翼軫之次於卦爲離孕丙丁之精於行爲火介春秋之間於時爲夏而離之象爲火火之体爲明夏之義爲大則夫照臨四方長養萬物皆明與火之發也既明且大

神之為神不亦彰彰矣乎御無似濫竽兵刑之
寄以去秋入境當是時思慮未齊不敢祇謁雖
嘗遣告而背若負芒竊計瞻依乎紫蓋碧雲之
下而盥薦於金泥玉檢之傍者未晚也玆籍光
靈有廣右之轉卜日行邁尚可誘諸未聽聊用
是走　祠下再拜以別惟
神之明之大固旁燭無疆而況八桂之地僅一
衣帶水之限則神之所以籍光靈於厥後者在
彼猶在此也夫復何言敢
告

御祭嶽廟文　嘉靖十一年

皇帝遣巡撫湖廣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珊致
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曰惟
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
以寡昧恭承
天命十有一年于玆敬事
神祇罔敢少懈顧儲宮未立怕切于懷玆者特
具牲帛醴齊遣官虔禱伏望
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國家緜衍于無窮而

神亦享福于有永矣伏惟
尚享

謁祭嶽廟文　林士元兵備副使

某奉
天子命啟藍玆土菲材蔑德弗降于下玆者稼穡不
登民罔依施擾時作民罔攸寧又庶幾夙夜廓
靖疆圉惟
神鑒之相之謹告

謁祭嶽廟文　余鍧巡按監察御史

去歲壬辰我

皇上以前星未耀特遣撫臣致禱于
神其仁孝誠敬何如也鍧於其時已奉
命按治玆土未及兼程前進以奔走執事之末聿脩
相祀之誠於心恒夙夜不自安茲來衡南敬駿
奔祠下而奠以牲惟
神鑒我
皇上仁孝誠敬之至俾篤生
聖嗣以慰臣民之望斯
神之功亦神之盡也更祈錫福全楚俾自今以
始歲其有此又鍧一念為民之私謹告

謁嶽廟告文　應良廣西布政參政

維神正位炎離永鎮南服上參天地以贊化育
功■不可測德無能名億萬斯年祚我
皇明良奉職近藩欽瞻靡極至敬無文虔辭以禱維
神監之謹告

九年滿辭嶽廟告文　彭簪

簪奉
天子命来吏于茲土惟
神是依是賴夙夜虔惕不敢自肆以怠于
神淑為民之殃歷茲九年例當離任維
神靈峙方岳正位炎離其尚永茲邑於無窮莫
南土於有永以翊
皇圖億萬年繼繼承承之烈
神之休也謹告

南嶽禱雨文　林士元兵備副使

某奉
天子命治兵于此土也惟兵出于農惟農天予有食
今天則不雨苗用槁死民其何依兵備官實不
德致
天降譴于民民則無罪惟兵備官有罪神其降殃于
士元而惠民以雨庶幾足食足兵荷神之休于
無斁謹告

南嶽謝雨文　前人

維神受命于
天作鎮南土嵩岱恒華並功寰宇夫何六月維夏炎
炎作旹焦殺禾稼乾涸潛豬懼有官之子忝將
太甚焉莫沮禱祀省愆厥日既五奄兮滃以興
雲遂滂滂而沛沛雨詢昔侯之暴厎闕大田之擊
鼓然而龍德雖中神施未普意者其有待乎何
民咨之猶暑願神自今時雨兮時暘投懸子兮
江渚錫我以不匱之仁登民于長生之府嗚呼
神化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尚享

謁祭嶽廟文　吉棠福建副使

惟神雄鎮南服奠我民居棠忝牧斯上閱彼六
月惟
神是賴今奉
欽改官福建特具常品辭
神前去維
神垂鑒
尚饗

謁嶽廟祭文　馮霍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

天柱高盤地維鉅鎮宿躔軫翼度應璣衡自開闢坤靈永奠南服三公秩埓千古祀通厥功允大厥德難名百粤三湘尤極眷顧　祇承
上命代巡南楚按治衡湘道經祠下謹具牲帛用申祭告伏冀明神昭鑒佑我國家阜茲民物尚享

謁嶽廟祭文　[illegible] 湖廣提學副使

維神峻極永奠南荊誕育百昌翼我文明巍巍
神功不可殫名項秩是邦駿奔修誠希神匡佑迄用有成鴻英毓靈王國以禎尚享

謁嶽廟祭文　顧璘 巡撫都御史

惟有善惡報有吉凶天人一理唯
帝宰之故官師執賞罰於有位鬼神司禍福於冥冥所以治幽明而安人鬼也唯
神雄峙大岳作鎮南維膏澤下土屹爲世望璘不敏猥秉節鉞臨制茲方幸獲與神明相爲表裏
國家奉神以禋祀養某以厚祿其所屬望實同唯
神聰明正大無曆不燭某則虛濶疎劣易於蒙蔽凡民之良吏之廉汙雖夙夜究心無補闕漏得無仰丐於
靈慈乎茲者行部至嶽敬謁
祠下陳牲奠漿特申虔告伏惟
神鑒其愚不憂開翼俾某免罪於國家亦
神所效能於帝也若某怠於職任枉於吏民亦必難逃於明
聽
神其無靡至公以弗帝命某不敢悔謹告
維南有嶽億代明禋興沛澤四海歸仁

皇明巡撫都御史顧璘贊

圓明洞　東橋居士

飛來石　顧璘

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姑蘇顧璘同按察司副使洪都姜儀謁嶽廟遂宿祝融峰觀日出盡覽諸勝嘗憶故冢宰太原喬公宇託璘刻名於山未遂今特附書用報冥漠
嘉靖丁酉十二月廿八日璘題　通判賀朝賢刻

謁嶽廟祭文　周在 兵備副使

維神雄峙南土顯靈毓秀民物頼之則凡仕於

其地入境而祭禮也況某奉
天子命飭兵治民於茲土者乎曷其可後顧自八月
事事以來閱月已三周道載馳往來於此者亦
三矣而祀皆缺焉其一則迫於赴任之期而身
有弗暇其二其三雖在於陪祀之列而意有弗
專夫祀大事也載在令典而曰弗暇弗專焉其
毋乃速慢
神之咎也乎雖然非敢慢也誠未至而弗敢瀆
也乃今歲聿云暮役車其休歸自星沙便過山
下始獲乘公事之暇精一心以尸祀事牲醴肥
馨儀物盛備既夕齋宿而戒嚴葷茹志慮純矣
厥明將事而念絕遊登對越專矣夫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九此一時之微誠未知可
邀前日之大戾否也不顯大神監觀有赫尚冀
亮其心而原其罪毋以某一人之故貽萬姓之
災俾四境之內年谷豐登兵祲消滅永奠炎服
以庇我黎庶
則維
神之休亦惟某之至願若乃一家一身之福某
實不德不敢希覬謹告

文

唐

送廖道士序　　韓愈

五嶽惟中州衡山最遠南方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
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
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
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
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
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
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
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
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
信才德之民生於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
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
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
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

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界中以
問之

石鼎聯句詩序　前人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而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

九十余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已賦十余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

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請余言余不能識

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

序

宋

送廖倚歸衡山序　歐陽永叔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廖倚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門所至皆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況正器君尤深

其初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逆趨函關以覧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中都識若於文遊尊之以益友當君之西也發錢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嶺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率子廉傳　蘇軾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

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臺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

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枝不輕出也況

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王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上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罩使求之家集而補之珳刻石置紫嚴閣上

遊南嶽唱酬序　張栻

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留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乃始偕為此遊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粤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岩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来會亦意予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

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輙為氷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窓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廪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氷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岩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至甚狹遇險輙有磴可步陟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来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氷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蔽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盖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語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

時煙霧未盡澄徹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眞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窓泠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蹈千峯之上也己卯武陵胡寔廣仲范彥德伯崇來會同遊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氊坐乃可

支須臾雲氣出岩腹騰湧如饋餾過南嶺爲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窓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着下視白雲瀰漫吞吐林谷眞有盪胷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敘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

見耳目所歷與夫所託興日或有考焉乃弌錄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凜然撥殘火相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亦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而爲不反皆足以喪志於是始定要束翌日當止蓋是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夫覽是編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儆乎哉

嶽麓書院記

前人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絜爲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

加多李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仍敝而又重以撤廢鞠爲荒榛過者嘆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既剔蠹虐姦民俗安俯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上合詞以書院請侯欣然曰是固宰之事也[illegible]皇帝加惠亦方來勸勵[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者也[illegible]

可廢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穎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屋成爲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跗里　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于堂之北既成栻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爲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爲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

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世是開無窮之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歟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之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斯終身而後已可也雖若閒居屛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可加於我豈特爲不負侯作新斯宇之意哉既侯屬栻爲記遂書斯言以勵同志俾毋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勵云爾

南嶽遊山後記　朱熹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别其群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醉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别丙戌至櫧州熹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所見無非詩者而前

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
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講論
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
暮嘗謂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
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
亦豈有咎於詩哉然今遂別之期近在朝夕非
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
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
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
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
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游
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群居有輔仁之益
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
況乎離群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
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
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
然亦所當過也由是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
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
錄贈處諸詩十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
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

重脩石鼓書院記　　前人

石鼓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
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
嘗賜勑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
院之跡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
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
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
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若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　先聖
先師之像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
卷而俾郡縣擇遣秀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
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
金齎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後落其成焉於
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
幸教其學者則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
士病無所學往往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
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
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
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偏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
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

古昌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負皆未嘗考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俾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舉科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也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易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於予言哉

石鼓書院記　湯漢

石鼓書院建於淳熙予朱子為文以記今既七十有餘年矣歲己未冬兵革之所過而燬焉時昔碑板照耀掃滅無餘而朱子之記巋然獨立越明年刑獄使者俞侯下車按視撫穹石而嘆曰斯文之未喪非天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乃命幕屬趙崇垶與衡山長李訪拓舊址授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庖庫門廡僉焉大備典籍所栖先賢所奉各適位置外則風雩諸亭映帶後前盡復舊觀增一亭拔出之巔扁曰仰高大闢射圃將以暇日觀士之德又作祠以肖諸葛公之遺像

取觀於結侯則取明德新民之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再聞士風復振侯於是以書來曰為我記之嗟夫中國之所以服四夷者豈有他哉亦曰禮義而已矣庠序之[illegible]燕居之講禮義之所宣明親其上死其長之所從出也豈不偉歟侯方觀風求瘼於焚驟凄愴之餘而汲汲乎扶持斯文於既墜可謂知本也已昔衡山一邑能興廟學於金甲排蕩青衿憔悴之日杜少陵為之激烈賦詩謂足以恢太義而懾戎馬之氣以今視昔侯之所建不又韙歟是則少陵之所

欽載筆而記者也若予之荒陋曷敢以不腆之
辭自附於大儒先生之作獨念平昔之所感發
有可爲湖湘之士言者乃不辭而遂書之

驂鸞記　　范至能

衡山縣西望嶽山崔嵬半空湘中山既皆岡阜
迤邐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
者八日入南嶽半道憩食望雲亭夾路古松三
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廟皆市肆江
浙川廣種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
往來則污穢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每歲朝會
約結於此官置巡檢司焉南嶽廟四向各有角
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
監廟與禮直官亻亻奉火後殿乃與后並處湖
南馬氏所植古松當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
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燬殿上延
繞後廊廊本不亡官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
中司乃遣衆工派居新廟成用摸本更畫雖不
復武氏筆法然位置意象十存八九自宴樂儀
戲琴博圖書弋釣紡織下至擣衣及井凡宮中
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營工運思苦心有如
此者殆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篝衣之事尤爲
精研廟吏常鎖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擅入
是爲記

元

重脩南嶽廟記　　虞世魁

皇元統一天下嶽鎮海瀆悉入職方每歲祝香
遣使脩以金幣驛至祠下著爲恒典惟衡嶽分
值軫宿壽星所躔天子視四嶽獨重焉而廟在
赤帝峰下其制亦擬帝者之居列聖尊敬有加
式克至于今日至正八年戊子六月上以靈區
祠宇更風雨霜暑木腐瓦毀庭寢門廡材久易
敝特降王音委官相視廟宇損壞去處從新脩
理命下有司欽奉既而恐干禁忌輟之又二年
竟成厥事湖南道長沙守臣劉光祖祇承上意
商材度工俾各屬州邑均齊物役分派湘潭州
脩理正殿委自本州同知阿兒思蘭忠顯董其
事衡山縣給夫役而蘭侯奉命唯謹即日抵嶽
敬共廟制於是徵匠鳩工並手偕作柱蠹更之
榱朽易之飾陋以文克腐以新乃更其正殿而
二楹井口大櫨一東西楹前小櫨二東邊後井

口抹角欞一西二搖脊欞一上下擔西角丁擔
四周及殿後正北上下飛檐與夫梁桷節棁釘
角磚瓦脩葺漆換靡不一新孜孜奉公悉無民
擾勸哉蘭侯之究心經始于是年六月一日甲
申七月而告功猗與嶽祠之靈永福邦國今聖
天子尊崇祀典整飭祠宇遂嚴赫奕以肅馨祀
以肇其禋誠國家之先務也而蘭侯慎其規畫
竭其心膂不日而成俾廟貌一新原於邵侯劉
公舉當其任相成兹役有永無斁是不可不書
石以記美云

重脩南嶽書院記　龍沙熒理義化

南嶽書院者唐李鄴侯讀書之所也創始於南
嶽之左故宋寶慶年間運使張嗣可以其近市
喧雜地勢湫隘徙之集賢峯下由是書院之制
始備胡文定公父子講明春秋于此宦遊于此
既而晦庵南軒相與講道倡酬其間湖南道學
於斯為盛國家龍興之初太祖皇帝金戈鐵馬
削平西北世祖皇帝風飛雷厲混一海宇天下
龍蟠鳳逸之士興[illegible]倡明道學於是前代四大
書院聿然重興凡[illegible]先儒過化之區復賜舊額
斯文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至大曆戊申今
翰林學士楊公宗飾來為山長易敝更新百廢
具舉後二十二年為至順庚午衡山縣尹石林
允脩翻益脩山長何昂復請尹記之刻石具在
令十有餘年繼之者屢非其人上下兩旁風雨
浸淩棟撓屋壞視如傳舍田奪于豪強而師生
無以自給絃誦之聲幾至廢絕至正三年秋今
翰林承直歐陽公從予述興教之初奠謁
先聖先師顧瞻殿堂門廡齋舍庖庫亦皆傾圮
惕然于懷曰學校之廢責誠在我值歲荒廩稍

不給白之郡縣于允其請乃捐己俸為多上倡
新明倫之堂甚盛舉也朝廷作新風憲命勲舊
重臣分鎮諸道湖南肅政廉訪使帖木兒不花
公仗節來振風紀首以學校之教作養人材移
易風俗為急務郡縣學院無不脩舉委憲史譯
史王必石溫日贊襄之又以承直與學之言語
之山長明年憲副劉公昱行部至邑山長以其
事聞時湖南道宣慰司同知元帥亦刺馬册照
磨歐陽遜天臨路知府東頡普知事楊文質亦
以代祀嶽廟因造書院憲副公相與督勸下其

事于縣縣尉馬聰典史謝斗祥承命而往縣尹趙忠力疾復起民權趙之前衡州路經歷埜石帖木兒嶽市巡檢朱文顯以相山長度材鳩工不踰月而燕居之堂先賢之祠成未幾尹復謝事縣丞黑沙督餉海運未還改命主簿李伯淵董役府委其吏曹秉繼促成之殿門堂廡齋舍庖庫垣墉屏闥黝堊丹雘不三月而煥然一新衡雲增高湘水飛立山川為之改觀矣是役也非山長以學校為己任不能以成其事非憲府以勉厲為己任不能以化其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文學孔希舉記其始末巡檢朱文顯踵門求文記之嗟夫自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天無全才仲尼聖人也有德無位乃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明先王之道以貽後世其功有賢於堯舜者孟軻氏學孔子也亦不得其位而周流諸國空言無施後之學者賴其言尚知尊孔氏談仁義貴王賤霸功不在禹下秦始皇帝焚書坑儒盡滅先王之道以智力法律繩民不足論也漢有董仲舒唐有韓愈各以其學鳴於時迨至宋時周程朱張諸儒相繼而作以續孔孟不傳

之緒而道以明為人臣者不知為學必以持祿私己為務事君必不忠為人子者不知為學必以悖逆爭鬩為先事親必不孝夫婦無別也長幼無序也朋友無信也是不知為學之甚也其可乎哉傳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師道之所以立學校之所以設其有功於朝廷生民甚大今茲書院也聖人有宮從祀有廡先賢有祠師生有室而田入於豪強豪強之不給尤不能不望於部使者

至正乙酉十月朔也

鍾銘　李琳

陰陽炭天地爐玄宗畚神範模鑄成大器鎮仙都縣震洪音徹霄衢綿億萬年福寰區

片銘　無名氏

有冽者泉冠于衡麓汲之不窮與海同腹以澤塵襟以嚴公餗於萬斯年並受其福

補遺

江夏送林公上人遊衡嶽序　李白 唐人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

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
人口閒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
浮三湘之碧波乗杯泝流考室名嶽瞰慰寘壑
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峰竊望長沙之烟火遥謝
舊國揖遺躅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
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廻眸拭視比夫汨
泥沙者相去如亍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
遠公托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
搓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群公臨流
賦詩以贈

送戴十五歸衡嶽序　李白

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
識如浮雲白謂德參夷顏才兼孔墨莫不名由
口進實從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
寓居長沙稟湖嶽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
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
文藻可以成化衆以五材統以四美何往而不
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用辭翰炳發昇
聞天朝而此君獨潛光後世以期大用鯤海未
運鵬霄悠然不遠千里訪余以道郡國之秀行

廖侯馬人倫精鑒天下獨立無延以宴謔許為
通人獨孤有鄰及許諸公咸亦以為信然矣屬
明主未夢且歸衡陽想祝融之雲峯弄朱陵之
湍水軒騎斜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秋劍
舞增氣況江葉墜緑沙鳴其飛登高送遠使人
心醉凡周張二子為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赴
也

卷之五終

安成彭簪編校

文

國朝

祀南嶽記

楊乂玄

洪武三年春正月四日群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兵臨濠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內山川于今十有五年團敵武息遣著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託

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實默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絛以俟遂以四月十五日授祝幣而來馬臣乂玄承

詔唯謹以五月十七日祭于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磐石鐫文用垂永久惟神長養萬類奠于炎方典禮既崇綱維斯在尚祈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不疵癘民庶又安是代

上天子之所望於神明者而亦神明祚我邦家之靈驗也

祀南嶽記

曾鶴齡

皇帝嗣位改元之初二月十一日冕服御

奉天門臨百官親諭大臣若左右侍從分行天下祭告嶽鎮海瀆及諸應祀之神香幣儀物悉出內帑祝告辭文啓自

聖衷盛哉帝舜氏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之意也於是臣鶴齡預有祀衡山之

命衡山在南服之地去京師幾萬里晝夜行五十日始至至則四月二日矣時陰雨晝晦泥淖滃路懼不可將事然不可緩卜以四日丁卯省牲是日雨止風作晚遂大霽戊辰昧爽致祭天宇澄明月星顯露靈風徐來祥煙氤氳牲肥酒冽黍稷馨香樂音清越獻奠望瘞進退陟降咸不愆度禮畢享胙廟下衆皆大喜以爲天道順應神靈格饗實

國家萬萬無疆之慶兆民康阜無有厲疫之徵也臣鶴齡益懼抃不自勝遂復至廟上俳徊顧覽嘆其室宇頽圮勢當傾圮而閱前代碑刻遺

窅然浸不可讀者十五六已而升望四麓求所
謂七十二峰者舉目得其大半然其奇勢詭狀
亦不能盡記退思南方諸山之宗惟是衡嶽其
祀禮備厚蓋自唐虞三代已然後代迭加徽號
雖皆崇之之意而實不經哉
太祖皇帝剗正之以破千萬年之惑而於享祀禮
數特增嚴謹故其初也江夏侯周某實爲獻官
其後累累率遣道士蓋謂方外之可交於鬼神
恭年
仁宗皇帝即位特遣禮部丞鄭孫賓來今年臣鶴齡

又以翰苑之職至此蓋皆重其事也亦猶
太祖皇帝始遣江夏侯之意顧臣鶴齡才尠德涼無
足堪命然以文字爲職業宜有所紀以玉揚
聖天子禮神之休命而丁農事方興不可攻石以刻
遂記其月日事始無臣鶴齡所以來之故手寫
一通以授衡山令李幹丞楊珪俾備得石刻焉
幹與珪皆預祀事而克恭命者也且爲政皆宜
其民故并記於末云宣德元年丙午歲夏四月
也

祀南嶽記　　尚叙

五嶽天下名山之最尊者也江南之山得名者
尤衆而莫尊於南嶽衡山唐虞三代已然宋南
渡後去中州益遠獨宗祀南嶽故其廟貌穹壯
偉麗非他祠比神靈變化燀赫顯應殊多我
太祖高皇帝尤重神祀每三歲頒香幣著爲令典
人君嗣位又有事祈禱必遣大臣及近臣代行
皆重其禮也今歲自春逮夏亢旱連月農民失
望
皇帝怛然以爲憂既恭致告
郊社百神復親製祝文具香幣分遣近臣禱祈

嶽鎮海瀆之神惓惓之念欲祀之誠至矣盡矣
叔寔承
命祀南嶽驛走四十日至祠下卜六月己丑從
事前三日熏沐齋戒居期牲醴肥潔黍稷苾芬
對越精神禮度維謹禮成雲陰四起翌日午雨
遂降衆皆懽忻鼓躍以爲
皇上一念孚感之所致也猗歟盛哉預與有司礱石
刻
御製祝文復相率謂予宜有文以識來祀
之意予不敢辭惟古先王之祀有吉焉有祈焉
有報焉雖施舉有殊而於民尤切神依民以安

民賴神以寧況
皇帝神聖爲山川百神之主憂憫元元祈告精禋若
斯則神司方嶽靈効彰明者得不同體
上心霈施膏澤以福庇斯民邪吾見報祀之典自天
降錫有日矣時廟貌須圯
朝廷方勅有司脩葺衡州府同知胡忠寔董其
役而衡山知縣龔俛縣丞方紳典史林福儒學
教諭萬榦訓導邊韶美暨長沙府照磨高文皆
預祀事遂并記之其執事諸生及九預事者悉
列諸碑陰云正統九年歲次甲子夏六月記

南嶽陪祀題名記　韓陽
景泰紀元
聖天子嗣登大寶新政之始年也新政之始惓惓以
敬
天祀神爲重既郊祀于
上帝而禋于六宗又於名山大川之神均遣廷臣致
祭以　嗣位告禮也由是尚寶司卿蘇郡朱公
禮祇捧香帛浮淮渡江直抵湖湘致祭于
南嶽之神夫南方諸山以衡爲大爲之神者自
唐虞以來即有望祀之典歷代相仍罔敢或畧

迨入
天朝祀禮尤重矧我
皇上改化新政之始乎是宜特遣名卿之遠来也知
衡山縣事會稽龔俛等迓承惟謹其於享祭之
儀盡誠致敬靡不如式祀禮告成欽以
御製王祝勒諸堅珉用傳千載而不泯復於碑
陰備刻陪祀官員之名維時五月按部至衡令
俛覵以題名記文爲請予復之曰夫宗廟之中
以有事爲榮況遭逢
聖天子嗣位新政之大祭乎爲人臣者獲預奔趍執

事以居陪祀之列亦得伸其誠敬而刻名于後
故不拂其請誌此於碑陰俾後之覽者尚將有
所感發云
重脩南嶽廟記　商輅
南嶽衡山其高與泰華嵩恒相埒當星紀之次
熒惑之位實南方巨鎮自虞舜巡狩朝諸侯於
此舉望祭之禮秩視三公於是南嶽祠祀著於
令典歷代因之至唐封以王爵宋復易以帝號
瀆禮甚矣我
太祖高皇帝去古爲治謂神靈莫測定國家封號

加凡嶽鎮海瀆皆以本名稱之故於兹山直書
曰南嶽衡山之神而安神之祠則擬帝居錫以
金盒一於春秋祀享之日奉香以奠歲久祠宇
頹毀正統壬戌藩臬二司檄衡州長沙二郡脩
建其高弗及舊五尺忽風雷交作白晝晦暝至
爵視其莊去基所半里官民畏慄謝過復恭制
知初然物不能終壯久而復起勢所必至前巡
撫僉都御史西川王儉副都御史豫章羅箎累
欲脩葺而以邊方弗靖未果已而知府樂平鄭
晃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請于

朝雖部符報可未有任之者成化庚寅秋巡
撫僉都御史絫昌吳琛行縣祗謁廟下顧瞻徘
徊慨然以脩建為己責于時參政稷亭寗瑛參
事雲間郁文博在行承命率衡州知府黃溥徐
孚至朝計度資費因叩神從違乃得吉卜敬以
白於巡撫遂相與定議出公帑白金二千五百
餘兩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
得四百五十餘章以為梁棟之用餘材悉取諸
近地工則佩江右之善者力則借倩衡湘諸[illegible]
附嶽之民時總戎[illegible]郡[illegible]貲倡之亦以白金一

百兩來助餘皆知府徐孚從便區畫弗勞而辦
仍命指揮王綱董其事而以素諳繕脩謹慤僧
人智能總匠役計工償直驗力給餉蓋勞者勞
之而怠者自警物無妄費而工用速成經始於
辛卯春三月至明年冬十二月訖事落成之數
正殿九間高七丈二尺象七十二峯後殿五間
東西廊房九十六間嘉應門三座中
御香亭御碑亭祭碑亭各一西廊後神祠一東
廊後宰牲房神庫次爲正南門周圍崇垣四角
有樓外爲靈星門飾以丹漆施以采繪深邃崇

嚴宏敞壯麗山嶽實爲增重工興之二歲水旱
以時秔稌充牣民食用足咸以爲神功所致是
役也巡撫倡之總戎助之藩臬協贊之府衛奉
行之人不告勞而功倍於昔僉謂盛美不可無
述於是左布政使杜銘以書來徵文竊惟國之
大事在祀而五嶽又祀典所先者方今
聖皇御極事神治民誠通于天屢
詔有司停不急之務罷無名之費而於祀典獨
加之意蓋謂事神治民之本使祠廟弗葺曷以
妥英靈而致民福兹諸君祇承

德意肆此佛續自是對越無陂福澤有永其為
政化之助豈淺淺哉敬用述其始末俾刻諸貞
石以示永久而復系以詩曰
巍巍衡嶽　封表自禹　配德離明
奠位南土　秩視三公　祀禮攸舉
彝典昭然　溢猘斯去　載經載營
聿新祠宇　深邃崇嚴　度越前古
惟君敬神　惟臣奉主　惟民劾勤
惟神錫祐　歲序和平　蠻夷率附
四穀豐穰　吏民按堵　皇明萬年

永昌焮祚　於赫神功　厥施滋普

祀南嶽記　章玄應

弘治六年二月
聖天子以畿甸山東山西河南等處亢旱為災用廷
臣議遣使齎香幣
命所在巡撫大臣及藩省長僚祭告
嶽鎮海瀆祈禱雨澤敬恭明神憫念元元之意
蓋無以加矣惟時巡撫湖廣都憲謝公以工部
侍郎赴　召都憲韓公繼之而尚未至方伯劉
公以道病卒於是巡按侍御田公恐稽
上命以玄應分守湖南而南嶽衡山在境內移文代
行玄應適按部長沙閏五月辛亥聞
命兢惕懼弗克荷壬子冒炎暑兼程疾馳乙卯至祠
下丙辰謁廟當午風起雲合雷電交作大雨斯
注薄暮少霽乃省牲己而又雨入夜弗止丁巳
將事之頃雲霧斂晦天宇澄澈佳氣氤氳祥飈
薦爽牲肥酒香品物豐絜鼓鍾笙磬之音薦祼
興俯之節一如舊章閒有愆越祀禮告成雨聲
達曙循故事享胙叙皆感戴欣悅請以
御製祝文勒諸堅珉并紀其事以昭示無極嗚呼

宵旰一念之誠格于上下故雖南北相去逾萬里而
感應神速如此書曰至誠感神蓋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天人相與之際不可誣也然則甘
霖大沛寰宇沾足豐年穰穰之慶自今以始人
有仰賴神有依歸實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也猗歟盛哉顧惟卑陋叨預
祀事曷足以丕揚
顯命謹備述始末如此俾刻之而凡陪祀執事者并
列於後云

重脩胡文定公書院記　李東陽

衡嶽之陰宋胡文定公之書院在焉歷勝國以
來頹圮殆盡而遺址尚存弘治乙卯監察御史
鄭君惟桓按視其地圖所以興復之者以屬于
衡州府同知鄧君淮其經理之費又皆為之區
畫不出于官不擾于民乃上其事于
朝如其請中為堂祀公配以少子宏所謂五峯先生
者而房廡庖庫之類皆備又搖地得舊祭器若
干尊而完之歲春秋則如儀脩祀事又將聚其
鄉之學者居之其所以崇儒重道者至矣無何
會兵部何主事孟春奉使過焉鄭君因寓書京

師請予記按文定公本崇安人哲宗時舉進士
為大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高宗時拜中書舍
人以疾求去晉兼侍讀專講春秋後以寶文閣
學士致仕盖公初患居當兵衝徙于荊南徙于
衡優游十五年以卒五峯以廕補官家居不調
脫辭召命創樓著書者二十餘年視公尤久此
書院之所由建也公之學以尊王賤伯為本安
夏攘夷為用當金疆宋弱之時朝野靡然附和
議者為識時論雪恥者為生事而公引經議攻
正色直言所以警君心而裨治道者至矣身既

不用其所為傳卓然成一家言公哉
國朝遂列諸學宮用諸場屋為不刊之典使公用
一時亦孰若傳於後之為遠哉若五峯雖未見
于用而出處明決未嘗枉己以干祿深得乎家
學之正矣古者鄉先生沒必祭于社而聖賢道
在萬世則天下祀之蓋視其功德小大以為久
近有不可掩而誣者公今從祀孔子廟庭
天子之所銳視諸臣之所分祼天下學者之所尊祀
也况其所居之地非若宦流寓之可比不特舉
而祀之其可哉且孔門之士私淑之人如孔氏

之有顏孟皆有祀享從食之列況公作述之盛
有若五峯者出而成之微諸南軒之授受考亭
之論議又若是著也而可以無祀乎哉書院之
作乃古庠序之遺制宋之初學校未立故盛行
於時今雖建學置師徧于天下無俟乎其他而
前賢作績風教之所關亦不容廢如茲院者是
也夫祭者學之所有事也而其所為學豈獨祭
盛俎豆儀文度數之間哉凡之學者讀公之書
學公之學則將觀感於廟貌思景行於高山
雖致自[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已皆知勿[illegible]

春陵則有濂溪嶽麓則有南軒該院相距不數
百里道風流澤相望而不絶東陽世家長沙蓋
嘗登嶽麓弔其所謂書院者聞文定公之風而
有感焉因為記之以成賢御史及賢有司之志
云

嶽廟之額碑記　鄭淮

衡山古荆州之鎮巡守之地其非他神廟之比
明矣廟有道士以奉香火有廟戶以備洒掃有
田土以供祭祀之需意亦古也而今則亡矣問
道士則星散矣問廟戶則歲更矣問土田則主

已屢易矣籍冊無所於據也碑記無所於考也
舊志雖載有道士廟戶八名亦名存焉耳而其
土田則併與其名而亦亡之則夫香火之吹噓
於灰燼洒掃之奔呼於吏胥祭祀之督迫於里
甲亦何怪哉然事久而弊弊極而復各有其時
亦理之必然者弘治丁巳春二月巡撫都憲沈
公有事南嶽慨廟宇廊房門樓之傾圮道士廟
戶土田之隳廢亟欲一新而未暇及道久而乃
公又奉
上命禱祀于此公烏得無情哉是宜前所欲為而未
舉者公於是遂行之分守少參夏公分巡僉憲
朱公而下行於予意公之事神治民如此其至
巡守一公既體而行之予曷敢後於是罄竭駑
鈍推公之意整舊規於其內廓新製於其外而
凡道士廟戶土田之屬亦皆立為永久之規載
之于冊刋之于志而又記之于碑使後之繼今
亦猶今之繼昔也雖然此都憲沈公之盛舉巡
守二公之嚴命予特奉行之而已

重脩嶽麓書院記　李東陽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

謂書院者得斷碑遺址于榛莽間得朝暮南軒
兩先生之餘風書院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
耳越二十餘年則聞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為中
門為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為講堂又上為崇道
祠以祀兩先生復名之曰嶽麓書院未幾陳君
以內艱去且卒通判李君錫與推官彭君琢搆
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成陳
志比王君東知府事帥僚屬師生行舍菜禮諸
所未及如闢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
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楊君實佐其事蓋

兹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
藏書國子監薄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
應天白鹿石鼓並稱為四大書院及南渡燬于
兵安撫劉公珙複建孝宗時兩先生實會講焉
晦翁為安撫更建於兹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
五十頃舍至百餘間今殿基故在遺址廢田為
僧卒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兹院始復其舊於
是王君遣使屬記于予亦陳昔所嘗請者也惟
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
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

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後得世之少
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恒制師有定員第玩
常惕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有
或起于鄉塾則於此為培養之地或籍于郡學
則藉遊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者隨厥所達皆可為成己成物之
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彼無益
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所為書院
記亦惓惓以是為辭晦翁之學固有大於彼然
亦資而有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千而不百

倍其功焉可哉由南軒以及晦翁又等而上之
以希古之人者庶幾為兹院之重以為山川光
若其程格條緒則有俟乎教與學士大夫上望之
美院建功於弘治乙卯七月落成於丙辰十月
陳君諱鋼恩鄉貢士王君名瑫楊君名茂元學
進士皆四明人吾郡之賢大夫也助建祠堂者
布政參議吳君[illegible]都閫楊君銓府學生陳大用
華助置田者國子生李經皆郡人寺僧法印實
董其役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泯其實亦附
書之

重脩嶽麓書院記　楊茂元

長沙府治之西有山曰嶽麓又名靈麓峯南嶽
七十二峯其一也長沙之山不可以數計近府
而高且大者莫如嶽麓居民鮮少市喧不聞泉
甘而木茂[illegible]而出[illegible]湘江注其東洞庭匯其
北誠一勝地也宋開寶間郡守朱公即其地築
室以待學者真宗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召拜
國子學主簿命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
中秘書孝宗乾道改元安撫劉公因[illegible]
[illegible]之記乾道

年晦菴朱文公先生聞南軒得衡山胡氏之學
如長沙訪焉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能
合其後文公卒更定其說故長沙舊志謂南軒
與朱子講學於嶽麓書院者此也紹熙四年詔
除文公為湖南安撫辭不允越明年五月至
鎮長沙士子素知向學日候公退則請質所疑
公為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時劉公所創
書院歲久浸圮公擇士脩復之後又更建於爽
塏之地規制一新焉聞諸故老相傳書院前有
宣聖殿五間殿前引泉為泮池其列屋殆百間

其南為風雩亭殿後堂室二層層各七間兩廡
亦如之其外門距書院二里許今其地猶以鴻
門名而碑址尚卧田中方其盛也學徒千餘人
食田五十頃故諺曰道林三百衆書院一千徒
而五十頃之文斷碑可考也今殿址故在而列
屋頹垣隱見荒榛野莽間其址與食田皆為僧
卒勢家之所攙矣噫抑又何衰也吾友陳君鋼
通守于此聞而往訪焉慨然圖興復之遂即文
公吏肄之所為大門五間兩廡各三間餘名其
左曰敬義右曰誠明取文公白鹿洞賦語也此

上十數級複建書院五間又十數級創一祠以
祀晦菴南軒二先生侑名曰崇道祠繚以周垣
雜植竹柘花卉於隙地然其規制則隘於舊矣
君間嘗語余曰是役也吾捐俸為之郡人若少
參羅公鑒都閫楊公銓庠生陳大用輩亦有佐
之者始吾擇人以董役更數輩弗稱後得北寺
僧法印任之卒賴其力蓋文公之感人也深雖
異端亦知向慕如此吾於祠後又治址將搆亭
以遠眺望名曰極高明又欲買田百畝以供祠
事以食學者未遂也子其為我詠之未幾君以

憂去歸其鄉而卒其同官四明李君錫為搆亭
四楹推府吉水彭君琢國子生安化李經為買
田若干畝皆成君之志也郡守吾鄞王公瑫首
嘉是舉有關於風化率僚屬師生行舍菜禮又
走書幣求記於西涯李先生諸所未及小者如
闢道路廣旁舍備器用增公田大者如儲經史
擇士延師以教之之類將以次規畫舉行皆可
書者獨余衰病蹇拙詩成而未敢以示人李君
過余偶見之不謂辭翰皆惡堅欲摹勒於石固
辭不獲乃以遺之而併考書院廢置與文公講

學過化之詳以及故老相傳之言使後之君子
覽而有感焉

遊衡山記　李承箕

予性年嘗遊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峯每峰
一口七十二峯不遍每峯不一日不還於時總
憲東吳沈公奉　詔撫南嶽適相值總憲石翁
舊也翁欲寄老南嶽約與予俱總憲慨然願爲
東道主總憲趣予還舟聚語予告七十二峯不
遍每峰不一日不還總憲曰觸熱生病根胡乃
爾不得已而東下弘治丁巳六月也既而翁以

老病卒不來今庚申十一月予還自白沙至臨
蒸南望諸峯魂爽飛馳不旁身矣於是分治監
郡藤章涂公憲府信陽馮公水曹鄭公許齋攀
艰守曰儀前後絕呵呼之具而登降同一羽之
輕乎佩冕有絲竿之樂而箕穎混岩廊之風乎
往來見生化之機而恭痒有同其哥卷者乎彼
此同襟神乎其契適焉公以足疾不果携予者
[illegible]公也自是月之晦日禮神嶽祠祠南左爲雲
開堂涂公居之西右爲雪霽堂鄭公居之雲開
左爲先嶽道院予栖焉各更衣會天宇新霽人

人自覺神形快徘由東北觀水簾洞止壽寧[illegible]
半江曰此境隔世何謝桃源世短心長君不[illegible]
明目極心醉而去半江涂公別號也由西南歷
諸峯即上封冰雪凝樹風撼樹如甲馬聲冰片
隨落葉下大石寂而衆之予曰無乃冰箧寒乎
大石曰此所以厲吾腸胃也予兩肩臂已起粟
大石即解綿袷衣二襲曰借予也鄭公別號大
石也上祝融峯下飛仙橋大石芒屩年裳下上
鳴軒半江曰登高臨深吾亦不能遂止止封上
封南十里許爲比和洞有王野人秦雝猶大石

使召來髮黃鬚髮单弊芓衣問之已獨居洞三
十餘年又問汝何爲者見何境界耶曰非釋非
老不知爲善惡何境界見也大石將贈米帛曰
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揖而去侵晨踏霜看觀
初日於扶桑臺風泠泠四至兩耳若著針砭衡
山史與史郝驛丞進邑酒全醴之酸下可醒焉
者也西行尋筐竹由鷄鳴岩馮祖菴菴中有往
時大石示從遊諸生詩菴西天柱峯有僧岩居
食生菜百結衣如栗穗見人即膜拜默默而已
南行數里兩公肩與如飛輪予不可追獨觀南

臺寺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遺廢乎南臺之南有紫蓋峰問諸道士悉不省夫勝源勝迹多幾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後有子庶輩吟詠其間又誰復識之耶為之一長嘯望中青衣童子十餘人馳張兩公少憩交定西廊候行禮是夕登上行所為十二月之四日矣諸所過兩公輒留題予則和之而歌於山中相樂也不復磨崖題名厭近名也故凡峯巒岩洞大小奇恠高下之勝紀載於先民者悉畧之云

東坡李子庶傳跋 李承箕

世謂李子庶欲自神其術且托人以傳又謂東坡善於文故桅點于庶以誣世予皆不識其然否石翁方與予約居衡山偶得此卷閱之此心飄然已在紫蓋之上矣

嶽麓書院祠祀記 黃衷

長沙古潭州也輿敎之地是惟嶽麓書院宋肇於開寶則有朱守洞歷歲而毀建於乾道則有劉安撫珙歷歲而毀更建於紹熙則有朱先生元晦歷歲而毀我
敬皇帝弘治中通判陳鋼始復舊緒嗣而替者則有楊郡武茂元李亦陳諸未俗者耳考書院之興廢此其大都焉考其盛時藏書則有李守允則主教則有周山長式講學則有晦翁南軒二先生歆風嚮道學者計千人授粲田五十頃茲誦習絕而游宴肆至君子慨之考教理之盛衰此其大都焉院舊有祠以祀晦翁南軒潭人請以山長式郡倅鋼配若或殺之而尊祀朱張潭人之言曰文公集諸儒之成以明聖賢之道講學于茲吾師焉安撫于茲吾師焉南軒嗚世大儒並時同業大所謂過化者存焉吾祀之

山長行誼卿先生也郡先生歿而祀於杜山長有為吾祀之始書院之鞫于莽也閱三百年倅斯來也異夢兆其感于砥徵其應貫也吾無與焉力也吾無庸焉治吾惠而教亦吾惠也吾祀之是烏知專之者未為失而殺之者尚未為得耶潭人有辭矣君子以為義民物以義莫可沸已督學許僉憲宗魯則因舊祠以祀朱張崇道也更堂焉以祀守洞守允則安撫珙山長式郡倅鋼栽位以世崇報也於是潭人始斟考祠祀之沿革此其大都焉鉄撟于旧是欣也有廷勍

者三尊大道既憑師友之口耳之談無謂乎
教仕進之筌蹄無謂乎學聖賢成己成物之用
無復異時嶽澤之餘朱張不遠千里講道湘西
論中庸之義嘗越三晝夜而不合然卒定於朱
焉夫以精粹如文公猶賴如南軒乜不能無藉
乎宏辯劇難之餘吾得以觀士良吏之品惟治
與教故魯彌絃歌鄭孝鄉校蜀郡之儒化贊皇
之啓封非教莫取也後世乃有殫力溝書說首
繩檢自季於俗且冗者尤將不免郡倅陳君卒
能於文法簿書之日無守之力而舉師帥之職

若可與古良牧齒者一與教已乎吾得以勸吏
民志既偽俗滋敝矣視去守令如唾涕然潭人
懷惠故倅恒若一日中之祀事以上及乎世之
賢大夫者吾得以勸俗是故士成乎學吏成乎
治俗成乎義噫獨潭人之利也乎哉

南嶽集賢書院記　夏良勝

先皇帝之己卯歲東洲夏子明水陳子胤歸湖東湖
西東郭鄒子方病在告仿鵝湖故事論學于虔
嚮氐基絕巘登望若在衡表邈矣遐思
聖皇繼統踐祚

召命列京朝官居次相比夏子豫備與銓時台屋
彭子註衡山令與鄒子陳子訊若泖証曰衡山
擇賢主已既而鄒子謫判廣德夏子守茶陵陳
子戍海濱茶陵去衡伊邇歧滌龐滯時與龍湖
張子麥歷雲嶠弗遂邁征賦望嶽以洩于私未
幾趨省召為文稜與張子方舟夜濟彭子艤候
如夙期然然構簡詞祈靈容善而夜卧公堂聽
雨達旦意弗尼也辰饋已隱隱日脚赤下夏子
延導張子彭子追及天宇淨廓道絕塵滓亭午
至衡祠脩儀肅瞻慶于謁殯雨復如注頃霽已

退食于東序曰開雲堂志昌黎還也而夏子呂
宦同步入西序曰霽雪堂志南軒邁也而張子
呂姓同彭子契誼謂謫籍止而又類同也尾覓
聯舄步咲詠歌四盤復折歷澗跨厓可貳拾里
緣磴穿莽長級以升瞻眸額睇霽景殊絕若非
人世基臺與私老僧曰僅僅見也僧主南臺寺寺
方搆閣登而快意命曰天霽亦志遇也伙引觴
酹徙則胃腸聯呂詩什鷄鳴就寢雨沒作簷溜
聲酣息而與夏子款窮上封祝融爭七十二峯
深處張子曰未盡之典異時作續遊計也迈與

而下若走丸于坂時昔延佇于两峯竝恩聞衍
缕如砥曰集賢峯下趺坐移刻曉霽迎人殆繪
事弗彌曰此可望昔寓賢可因祀也於峯名為
稱石屋曰惟地主任夏子以公賜弗敢私附以
成之張子贊曰學論于義圖延終悵悵登舟别
去夏子自是歸卧林居又三年大義責起復有
行役張子方職史于館彭子先期以輅且告書
既以終事夏子遄往用畢初志誠不知俯仰間
又幻出一絶境也舉以記曰衡之靈與嵩恒泰
華均也恒舉于冀舜齊堯治而官牧命焉華達

于岐武承文德而周召繼焉湯任尹聘莘葛麗
于嵩丘孔教類學朱泗源于泰阜雖云聖賢之
生天地自有成數不必于專氣者然而嶽鎮之
完非聖賢不足以當之也惟糾衡靈鍾洩未有
所施
聖皇潛龍以飛適在茲服謂非有以當之者哉嗚呼
聖作物覩使有若昔諸賢必宗孔顔以輔唐虞
三代之治出而名世可無寓茲已乎衆臣紀載
蓋將慶昨賢之際會而感夫昔賢之遇者深矣
若太觀奇勝古今名家盡之朋游合散宦迹險
夷皆恒數也諸賢應祀法有定論在記從略焉
可也

行祠記畧　韓陽

南方以衡山為大故衡嶽為南土諸山之宗自
開闢即有茲山有茲山則有山之神以為之主
歷代以来莫不尊崇而敬祀之禮也廟在南山
之中去縣治三十里許士夫東西行過此必切
仰而謁拜無由或居官則迫於程限或為旅則
勞於往還多致望空遙禮而去徒增悒快而已
舊有行祠一所在嶽境上廢久不脩正統戊辰

吾友豈城熊公臨按茲土重為新之以便瞻謁
時邑令龔侃以考績北行乃命邑丞方紳來行
惟謹於縣治北舊基開雲嶺上營之厥基孔阜
其勢西陽湘川衆水環抱於前祝融諸峯擁衛
於後誠衡嶽之勝景也

南嶽種樹記畧　韓陽

陽以菲才具員臺察伏荷
聖恩陞僉湖憲提督膠庠歲在丁卯春二月上浣按
歷湖南諸州郡道過衡境粤三日謁南嶽衡山
之神是日也靈鷄始唱更漏未終乘騎而往不

知路之為遠近也迨至廟下旭日方升紅光燁
燁于祝融諸峯之上檀岐言還遙望林巒之間
衆木森列而往来之途荊蕪荒穢夾道之木百
無二三僅見老松一二本立道傍心竊愴然已
而夕陽在西未中將酉歸至行臺進縣令龔俛
華言曰嶽路夾引之樹凋殘已盡自慨碌碌情
汝邑民餘力重為栽培若松若杉若桂若柳皆
可令自諾幾之職也即日僱募邑民移取松杉
之穉而植者桂柳之嫩而秀者植之路以歩計
者三十里有餘木以株計者二萬本有奇今年

春二月予行部再臨衡境三日謁拜於廟道傍
之樹青青者為柳鬱鬱者為杉吐秋香者為桂
拏眠翠者為松三十里嶽境之風物遂不同矣

觴流杯池記畧　鄭晃

流杯池在縣治西五里岕山夾間四時清流不
竭其間有方石一面昔人琢成九曲引流泛酒
效山陰蘭亭以為遊賞之所然不知起於何代
肇於何人迴泉而入山洞派邊林木鬱翁池舊
有亭淵有橋歲月深久風雨飄零布廢墜焉凡
詩人隱逸之士欲往觀者雖不涉水緣木煩跋
于遊賞適予謫官来衡暇則因詢風物與[illegible]
以是池告當脩焉越明年春告成煥然一新復
增石鼓坐者七同事者来請予試賞之是日也
惠風和暢竹木悠揚禽鳥笙簧漱玉釘鐺池[illegible]
馨香足以娱情悦聴信可樂也亭則朴而不華
不過續古之人以效山陰之景也文則拙而不
工不過竊比蘭亭之記於將来也吾知後之視
今今之視昔庶幾乎相傳相繼而不泯也歟

雲開堂記畧　鄭准

衡山中紫峯之左有樓名曰開雲為韓公而作

也今吾非堂於嶽廟之首又以此名堂未為無
謂按公唐貞元間為監察御史以上疏貶楊山
令永貞改江陵法曹自郴至衡亟欲登衡嶽以
覧其勝時值秋雨陰氣晦冥公方黙禱而群峰
為之盡出青空為之仰見嗟乎公之上疏愛君
憂國也公之謫令愛民如子也然則公之禱久
矣第樓曰開雲以公所禱之處言堂曰雲開以
公所至之地言要之皆表衡嶽重韓公而然也
韓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學者仰之
如泰山北斗後之登斯樓以望登斯堂如見

其亦必不以予言為妄

堅齋堂記畧　劉淮

天下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必之可也不可必者亦必之烏乎可宋大儒文公以乾道丁亥冬偕宣公暨林用中為南嶽之遊方其來也陰雲四合天雪紛集從者皆有倦色則明日之果晴與否南嶽之果可登與否皆不可必矣而文公之詩曰不須疑吾言第請視明旦又曰急須乘霽色何必散銀杯南軒亦曰夜半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昇暘谷矣然則二公皆於所

不可必者取必於片言之間而明日果晴南嶽果可登前言果可驗也嘗聞文公之言曰否所知若惠迪吉從逆凶若明日晴明日雨則吾不知而今乃預知如此其故何哉嗚呼同一衡山也韓公一禱而雲為之開精誠所感也文公自閩至潭凡幾千里自潭相期至衡者凡再閱月則三人之精神聚於一時矣雲何獨不為之霽哉

光嶽堂記畧　鄒准

有天下之名賢然後能光天下之名山衡之為山其高峻九千餘丈也其聳拔七十餘峯也其高扶根盤千里跨荊益而盡於九江之西也韓子曰衡山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歐陽子曰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則衡誠天下之名山何待人而後顯哉然泰山以孫明復華山以陳希夷衡何獨不然如廖倚歸衡山歐陽公有序李寬居石鼓朱文公有記科甲則龍圖鄭公向忠節則皆齋李公芾功勲則趙棠父子祖孫三世也其隱於斯者李鄴侯則居紫蓋峰趙清獻則居舊邑城其講學於斯者胡文定公父子於紫賢

峯獨為衡山湖氏張宣公之嶽麓峯大衍湖南一脈其來遊於斯者則李杜韓柳之雄詞朱張唱酬之傑作至於今具在也惟茲群公皆歷代名賢今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猶衣被餘光鄉非群公則茲山之雄峙秀傑其誰發之亦誰傳之然則群公之有光衡嶽豈不尤信

詰南嶽禱雨記　汪玩

嘉靖己丑冬余奉
命通判衡州府事由湘東買舟而來道衡山遙瞻南嶽之峯攢秀聯青雲氣吞吐頃刻萬狀識者可

不待扣知為巨灵所宅時悾偬弗克進謁歲庚
寅六月以公幹至衡山南嶽之勝復宛然在目
時方憂旱安福彭君督知縣事余語之曰夫雨
乃陰氣上升陽氣下接和為雨降而名山大澤
實陰氣所萃南嶽名山也予往禱之即日齋戒
存誠旦夜啓行時溽暑途熱如蒸從望嶽門而
出忽陰雲四合火日斂蒙郊外良田膴膴禾穎
青黃相錯而或間以紅蓮綠蓋望之如鋪錦焉
行五里喬松夾道連陰如橋叢秀如蓋清風微
動凉颸四薄頓覺襟期開豁殊有清況時見田

夫野婦競引桔槔以溉久暵于日面若枯黎為
憮然久之行三十里始抵行館而日晡矣邑庠
諸生胡其然請省牲夜二鼓視事於堂堂距館
一里許事竣回館少憩忽聞窗外有雨聲亟視
之密雨如織心喜甚賦五言近体一首五鼓雨
弗止束燎以行入殿門雨忽收齋乃鞠躬屏氣
趨蹌俎豆洋洋然若有昭臨於髣髴之間者焉
禮成歸館而雨復至庠胡生進曰先生裕神捷
應若斯予曰神之惠也予何德而至此邸黎明
欲躬叩其巔以畢予誠以終徼神惠從者有難

色予決策生爲由南石循塢以登依麓有屋數
楹爲胡文定公書院時茂草葺塞山徑甚狹上
數里有飛泉噴薄於懸崖間下匯爲潭潭名約
絲相傳夙有灵物宅于中歲旱以繩繫瓶汲水
禱輙應由潭旁而上仰見車番獅子二峰對峙
於雲霧間疑爲絶頂矣至則前峯復起級石爲
磴兩旁皆黝谷田疊如梯流水出叢薄間淙淙
有聲至半山亭有僧烹茗以進下視四野平岡
拖阜縱横奔逸去如鮫竄旋如龍翔而中經以
大河縈徊如帶村落遠近壓帖于地人或出沒

於田野間細視之僅長咫尺宛如圖畫中然坐
食又僧出水澄劉先生五言近体一章倚几和
之過此山益高路益峻古木益深風聲益怒時
有幽禽怪鳥叫號互答於斷岩深谷中殊有異
狀至觀音堂憩坐老僧献茗云自平地至此高
九千七百三十丈矣由堂折而南再登數里許
爲祝融峯南嶽絶頂高又三百丈矣四顧數百
里寸目可遍北望洞庭湖隱約於蒼茫中如杯
沼然迴視前觀諸峯皆在焉下狀如胡僧膜拜
羅列于前又如弟子之侍嚴師俯拱內向無踰

嶶鮮腴之態自峰回南下有黟石如截壁周袤
數十丈飛瞷黝谷下深數千尺名曰舍身臺旁
視之令人毛髪洒洒中有横綫痕一條濶僅寸
許老僧指云人有循此以過者予怪疑之謂非
羽化弗能也東距數武有會仙橋橋畔有怪石
亦瞰深谷與橋不相屬名曰試心石云人能跳
而越之則其心可試矣予從者有二人能跳越
之後有欲繼者予呵止之回至觀音堂又見水
澄先生壁間有題予復次之由堂而上有望月
臺時予徘徊於峰巒間兩脚弗止而霧氣如掃

景象開明有老僧進曰兩乃神之應而霧開又
神縱覧之意也予咲而不荅既而循南而下至
雞公崖寺頗荒凉景亦蕭索行十里至南臺寺
寺址高亢疊石以登飛簷瞰閣諸象在目亦可
為亞觀矣距寺數里有石山卓立鑿級為梯乃
舍輿緩步而下旁隱隱有牛迹說者謂曾有金
牛過此所遺也相距數百武有三石高各丈餘
園倍之疊立道側名曰飛來石既而下山進謁
集賢書院祀名賢十人中為韓昌黎公次李鄴
侯又次為宋趙清獻公陳瑩中公胡澹菴公敬

夫張子胡文定公晦菴朱子胡致堂胡五峰以
次並列而致堂五峰則兩旁示謁畢至行館日
晡矣蓋行也予有二樂焉一因禱雨而輙得雨
雖未敢謂精誠之通然亦偶與行會也一尋幽
弔古得歷覽先賢遺跡因人光而興景慕之
心抑亦為脩德之助也若夫登高舒嘯騁遠索
吟若乃載酒以酣挾妓以流則非予所安焉謹
志之藏之巾笥時覧以自警云

登祝融峰題石

嘉靖辛卯孟夏十有六日九嵕山人陳嘉言登

祝融峰絶頂是日天晴所望甚遠

遊南嶽紀石

石屋山人彭簪吏隱衡山者七八年每年遊數
度每度輙連日遂又號七十二峰主者自謂於
各山有緣矣緣滿仍歸故山

脩流杯池紀石

流杯池不知何所始天順己卯知縣事樂平鄭
晁重脩後七十二年為嘉靖辛卯安成石屋彭
簪脩因搜奇得王笥靜岩尋徵朝陽玄龜綉蟒
飛瀑天池諸佳景又引泉為九曲一環偃月垂

練以光華之用併志于此以告來者是歲仲夏十有三日石壘山人題

登巾紫峰題石

嘉靖辛卯四月六日清江聶璜安福彭簪同遊巾紫峰入自流杯池口立朝陽臺觀泉取賣雪各一碗而吞之遂趨峰上

原志

胡堯時　給事中

余登衡嶽厥覩大美及觀彭子所作衡嶽志抑尤有大者二焉見聖人之德也見賢人之業也初洚水爲災禹治之八年三過其門不入美哉衡有大禹嶽言禹治水嘗致齋焉非是時事耶底績平成萬世之功也崇嶽祀祀典也唐以來修之封號不經甚矣

皇祖正之載在明典名正則禮樂興而民物莫安賴之萬世之典也故曰見聖人之德焉堯舜禹湯之道軻死不得其傳宋儒續之矣徼諸衡寓賢尤信漢曆所稽唐李泌孫博學士隱衡以仙術故泌以下何識焉涵養道眞緝熙儒業其文定諸賢矣乎朱張之集不廢咏作然詭于道者無幾也是故書院之遺聞而興起萬世之澤也故

曰見賢人之業焉君子之於天下也政以經之學以竟之政以勤民學以基政是故平成之績肼胝弗遑豈聖王敢以暇逸臨之祀典之崇匪福之求維安民之祈斯聖德之至也道之弗明蘊而有事焉傳以明經述以翼史優而游之餘二十年弗之去同道之求不遠而至非宋之諸賢乎承平既久伎禁滋繁民鮮獲其所淪胥囧預視墊溺有甚焉溢之者不秦越視之一引手救延矣肼胝以趍精白以質諸神明曷望焉仕學弗明人各以其私進者藐之畫者棄之宪厥生民賴焉者寡而藏經寄籍之地蓁蕪久矣是故作志者其有深憂乎其知以學爲政以政爲學者乎是故爲臣者讀斯志也將無思謀其政以希聖人之德爲士者讀斯志也將無思典于學以希賢人之業聖人之德可久者也賢人之業可大者也志乎久且大者作志者之意也

原志

岣嶁書堂銘

湛若水　禮部侍郎

岣嶁書堂者衡州祝黄門詠之所治以俟異時同甘泉子居之也岣嶁峰在衡嶽五峰之外其

趾嶝然寔高出於五峰衡陽之勝於斯為最祝融
予請予作銘歸刻之雌石焉　高高衡嶽祝融
之墟紫盖清玉可卜我居爰有岣嶁祝予治之
左右嫒泉匯為前池維彼岣嶁陰趾銳頫五峰
接地高卑較然堂開高曠坐汲洞庭俯瞰湘流
仰摩列星磨崖勒文以定我卜既予從予振衣
濯足

方廣寺碑　　　　彭簪　本縣知縣

余素有山水之癖澹於進取得宰衡山據南嶽
之勝心竊自喜以為是遇也既三年遂自踴七

十二峰主者又三年七十二峰遊且徧始以傳
雨徒步過蓮花峰方廣寺正在蓮花心也旋蹕
得雨喜甚留寺中半日寺僧潔空指寺前石壁
題刻皆唐宋時人姓名石壁之下泉聲汩汩環
繞而出傍泉有補衣石甚奇在寺之右寺後有
娑羅樹懸生岩上不可攀相傳為數百年物然
大不盈把寺中有千僧鍋亦不可炊潔空弗斁
訣以待古蹟也寺始建自梁天監二年中間廢
興不可考宋晦菴朱子與南軒張子遊南嶽至
蓮花峰甚稱賞之方廣之名益著矣潔空於今
堅苦數十年能以其說普化十方圓成因果寺
宇一新金碧焜耀其自謂佛氏之徒固當如此
余方在寺中屏去騶從焚香獨坐因舉佛書色
空之說延引僧話余謂吾儒之道非有非無非
色非空自有方廣境界如何盡佛氏之學至於
方廣已入最上乘矣猶吾儒之所謂高明廣大
也潔空合掌默然不言似超悟方廣之義者遂
記之

九年滿遊水簾洞一別紀石

七十二峯主者彭簪九年來遊三度吁嗟乎一

去將百千萬世

遊南嶽記　　　　應良　仙居人　廣西方伯

良嘉靖壬辰十二月之官廣右過衡山故人石
屋彭君宰茲邑為東道主時叢雪不易登君以
所脩衡嶽志見貽舟中覽之遍則遊而已頃君
秩且滿高居安成石屋山中有終焉之志衡民
群往強請以來久之人傳已離任矣甲午夏四
月良以進
賀北上初七日次衡陽大雨憲副林公北泉會約
之曰彭子得報則當州將行矣及至衡君來訪

雨亦霽喜甚初八日肩輿往君巳待于關雲捜
同行三十里至嶽麓用香幣祝文肅謁廟下禮
畢而雨少頃将登山復霽喜山林之歆格也廼
若山川之形勝宮殿之雄壯氣象之崇嚴則東
岱南鎮所無惜傾圮極甚何以妥灵縡始可勿
亟也稍西爲胡文定公祠遡年諸君子復謀於
石屋創集賢祠遡祀李鄴侯韓吏部趙清獻陳
了翁胡文定致堂五峰胡澹庵朱文公張宣公
禮也自麓由北垔而升中途有半山湘南諸寺
湘南有佁閉關三年矣雲霧屢散屢合如銀海
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峰峰頂有寺老屋
支拄前堂後寢皆佛像余曰宜立南嶽衡山之
神祝融氏之神二牌位于
萬歲牌之兩隅此蓋唐宋已前必有而後漸湮缺典
也君以爲然稍北爲觀日亭稍西則太陽泉石
檢引泉不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饎尋泉之源
凡一里則爲絶頂衡之高極于是矣西望武岡
寶慶以盡羅㳄北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漭蒼
可見東連江閩南撫八桂五嶺皆掌圖中而七
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穷極躋攀固在

目中矣若衡山之所起則自岷峨滇貴至廣右
象郡之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寶慶自南以
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之江夾從而來至衡陽
漸起岣嶁諸峰峙爲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會
神灵之萃聚也然後散而爲湖南諸郡國以止
於洞庭九江之西盖南條之山一本萬殊之大
槩如此翌日下山重過湘南寺而南臺寺獨幽
奇清絶長沙羅胡[illegible]蕭顯沂輩離家四五百里
讀書其中嘉其志坐移二時而别抵麓詣集賢
謁群公先正辭嶽廟而出尋鄴侯幽棲張紫
岩故丘文定[illegible][illegible]陽南軒講學處皆無可攷
側愴躊躕慨然興歎又嘗聞南極入地三十六
度不可見惟　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
南極老人星誠[illegible]宿宿信信而
皇程有嚴不敢稽也旋肅風物攬揆不暇雨行十五
里抵暮登舟大雨如傾向非借此二日之晴則
此山此生容易錯過矣七十二峰主人暫留如
有待豈非奇緣哉維恒岱嵩華分統北直隸山
東西陝洛五省而衡嶽獨治十省蓋　南畿楚
蜀江閩滇黔二浙二廣皆古全楚舊域地之廣

大迫絶不同宜乎物最錐而神最靈故我
聖祖起自南服
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王唐虞夏周漢唐皆專
控北條之勝殷商趙宋則擅中條而南北中之
勝唯我
皇明俱東而並擅之兼總條貫視古獨盛宜乎億萬
斯年與
天無極唐一行謂山河兩戒則以大河之南北論然
則衡之廣大此亦可明矣石屋曰嘻茲未之前
聞請紀遊爲[illegible]道爾公平生大觀起千古遐思
[illegible]斯言作遊南嶽記

衡嶽志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彭簪撰姚宏謨重訂考明史藝文志載彭簪衡嶽志八卷此多五卷當即宏謨所增然宏謨序已稱續刻者隨時竄入而不之究則未經重修以前已非簪之原本矣序又稱總形勝於多景之前補事紀於諸卷之首此本一卷爲事紀二卷三卷爲形勢知爲宏謨所增至所稱詩文以景附景以類分者則散綴各卷不可復考簪自號石屋山人安城人官衡山縣知縣其書成於嘉靖戊子宏謨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其書成於隆慶辛未時提督湖廣學政應知縣章宣之請續此編云

廬山紀事十二卷

〔明〕桑喬撰　〔清〕范礽補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廬山紀事十二卷》提要

序

僑在九江屛居廬北林隱菴省愆之暇漫輯錄廬山古今事既久遂成篇帙目之曰廬山紀事藏之篋笥聊以自娛非敢傳之

作者也它日淮海孫公見之曰夫廬山亞於五嶽而圖記弗備好古者有遺憾矣是作雖蕪穢然姑以備覽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訂正焉山誌其有興乎莫

爲之所說圖其全匯其事而增
年變其體而加麗庸有在矣因
與四橋陶公筆山盧公捐俸梓
之射陂朱侯董而成之既竣喬
執卷而歎曰嗟乎紀事有三慾

而鄙倍不與焉其一古之名賢
如周景式廬山記張僧鑒潯陽
記諸篇今不及見匕數語於類
書中而宋陳舜俞廬山記馬玗
續廬山記戴師愈廬山文物列

傳並稱名作亦搆之不得顧獨
以己意撰述太取無章程潛德
休光多所闕遺闕而不宣無以
式遠其二古今名賢篇什不爲
少矣喬旅泊既乏典籍以稽往

蹟即今時搢紳先生諸名製山
僧羽流不能珍藏散逸者十九
雖屢搜羅亦無從得其蹟也逸
進之珍泯爲無聞進不能煩人
文昭　盛世之多才退不能爲

兹山增重其三九江者喬之弁
州也事定内山北業既已成編
矣雙江方公見之曰是為九江
南康言非為廬山言也夫苟為
廬山言則定先山之面者也而

背是先議者將謂斯何且使子
志二郡内九江可也子以子觀
廬山不若以天下觀廬山亟易
諸喬無以奪其議也故紀事先
山南嗟乎巴人下里之言不入

於師曠之耳喬小子何以掩其
叢亦聊以藉手就正於有道得
訣聞焉儻可免於聾聵乎
嘉靖辛酉四月二十又四日廣
陵桑喬子木甫序

重修廬山紀事序

山之有紀事也自廣陵桑喬始曷始乎喬曰前此者弗傳矣江有明季之間潯陽兵燹獨慘誼喬之序紀事者曰九江喬之幷

州也紀事災木在焉今已灰燼則喬又將弗傳矣余初來視師章水上下彭蠡間軍旅鞅掌未能過而問焉余之弗獲知喬也愧也歷歲丁酉余又以省方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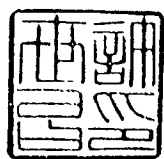
至豫章計余於西旅久則江以西又未始非余之幷州也其安可以不知喬也而徒愧也耶越戊戌中秋考績去星渚後去之江州取道匡廬慕五老諸峰之

勝納麓躋巔窮源索派吊古蹟而景高躅余思其事之或湮而後之弗可考也已於時范子以喬集進嗟乎夫喬之前喬傳之矣喬之後而起者惡乎傳緐喬

集且燹弁將何以傳喬也游憇之頃因論列前代作者據地畫圖別其山陽山陰而條貫之屬康郡者列于陽屬九邑者附于陰山雖綿亘五百里控制兩邑

而蜒蜿如列几席觀即一谿一壑一峰一澗與歷來名人所至所詠莫不端坐而見之范子曰是可以傳矣因出若干緡命集梨棗余安敢謂能傳喬以自傳

也哉亦以誌余不能忘喬與余之弁州云爾若范子者其果託於是集以自傳也邪然范子之功亦終不可忘也矣

順治戊戌中秋燕山許世昌撰

重修廬山紀事序

谷桑子木發廬山之幽潛凡大一徑一刹一岩一澗罔不畢具北抵潯陽南接海昏山之踵相屬者兼舉條貫粲然如開卷玉

之府觀其書湮沒戎馬之場又數十年其聞見所積未有領要龕指許公登廬阜余言其事慨然曰是烏可以不紀即屬余續之余越人也生長蘭亭禹穴間

迨拜李康郡公餘少暇坐小樓晴嵐煙雨併入牖子余固稱山水人哉常往來於山陰山陽頗暢蠟屐則山與余固日相習也夫與人習而不得其名號姓字

之所出與夫長短小大之形以暨於支分派衍殽實之所著猶謂知其人乎子木氏知其人若也是以論其事苟論其事矣則不可不放而至於事之所底麥

光滿神踋之谿油素傳仙的之峰所從來舊也今使過廬山者徃也如慕迓也如疑石門香坂將母等之兎絲燕麥南箕北斗也哉余是以廣苑軼事几原本

所未收與後之不及載者俱屬蘇而比之使存於目思於心天下人油油然於山峙而靜水汸而通矣何也山水者陰陽之所竅也即況之每下爲盧敖之扶

底莊生之外遊柳無人而不移於山水者也崖穉野叟口不能舉山之肖似使之趨府寺則懸然見於色適莽蒼則言言以語夫莽蒼之與山嶽也非以類似

耶故雲錦既張莊績不得私之以爲宅將蔭休而奚若泉源既注李煜不得囿之以爲壑將灑潤而奚若夫以世間之大必盡界之寨松罥鶴卧谷騎牛斯亦

已狹矣吾將歡其贍矚已乎以
其贍矚之所歡揚諸吹蕩若自
盆㮶而使浇扇焉則其發吾性
情者不亦咸適耶夫既咸適於
性情則可就山水以立教教莫

先於事然則紀事者公之始事
也行部所至政刑咸孚徐及於
牖民孔易之微權則紀事者又
公之終事也公綰其終始以嗣
命余雖紛紜案牘不敢不澈滌

翰墨以備廬阜外史第問如曩
者上下剡蔵時指亦自異語云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騷人韻士
猶以爲濟勝焉爾其何能攄山
水之微明政教之大哉刻既竣

敬拜手颺言於後拄笏看山勿
第爲風流一事子木可作其亦
無遝庭也夫

順治十六年孟春月會稽范礽
祖生父題于氷玉澗之讀

凡例

一廬山負秀東南久矣往來過客暨台司駐節于茲郡者輒以山紀下詢而鐫板原貯江州跡之不得每虛探奇之素情余蒞與前院笪江上公謀理其緒終以柔本未遘考古無籍焉近迎許直指于彭澤偶有以舊紀相授者韓環既至齊鈞可蒞許公遂銳意重編與余共坐五老峰下指畫任蕆事之欲合因不偶矣

一子木舊本既已據事補輯或云宜加刪削所以存用其調劑也但披繹原製質而辨文而約矣故一仍舊章歷第以尊前哲耳惟蕪文或關觀者懇如竊有志于增華敢辭勞于發秘

一桑氏以江州為并州議者謂其詳于北而南略焉乃覈其著述南北適均殊無偏重之嫌惟里道易穀觀者難得于扶準而門户廳櫚隨所從寬可侍御之論次詳矣

一廬山為都之屏嶽而即得之篇是亭揖五閣背[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芰合也徘徊其上拱揖五老誠謂素

凡人辰夕或兼主洞學四方問字者常撰杖偕尚
唱和峰泉近攝江州每從山行間凡九奇天池石
礀二林蹤探日數宿不周焉雖詩思不逮于朱公
而紀勝不悲于偏畸矣
一近錄歌咏斷自晉宋為始遠古景終似荒唐無
徵但採輯諸書未竟鄰架一恨也宇內名賢或情
契蓮盟篇什不作又恨也或作文雁何珍而不至
主僧既逝零落失傳不大恨耶
一例李南康海內知交賦詩贈別皆詢廬山為凡築

物又每東同志願得褒裒其間今補訂山紀峰鳴
發動勝臥遊矣但落落舊交各阻一方撫以盡揚
推之懷即西江同人亦聚散不恒甚者徒有人笒
之慟蒐補名什武僅得其詩一章或竟有不得其
詩者為之把卷太息
一校閱詩文引繩常嚴即鉅卿碩儒取數不多益楓
江片語亭皐十字便已附乖卷軸矣若夫依附前
言向任沈而肆竊山其吐之必加汰焉
一飛泉嘶石之間便具貌淡片地釋子樂雲棲松証

岩升錄與功微一條必誌其勤至于朝吟夕哦何
稗編風故雖規高百尺而詩存一章因亦彼教綱
言之成歟
一事以紀事必山與事副庶幾解目如逢舊侶諸如
宋周必大兩記及近代王子充名作條分其下參
伍備矣觀者幸無嘆于碎錦也
一余勞吏也凡獄上下大司寇者輒奉牒就陵泉而
聽斷焉又時督漕江干故僕僕道路為常茲集也
鳩工戊秋竣業乙春同官互訂者康郡太守緇林

薛公諱所習司馬福求龔公諱蕃錫別駕陳如房
公諱星煥星子令尹至哉黃君諱琴坤側塑並書
會稽范礽題于李署之愛蓮亭

廬山紀事目錄

雙劍峯　鳳凰山　清流菴　錦屏山　石照山

遇鶯石　鼓子岩　慶雲峰

萬杉寺　七尖山

第五卷

山南自七尖山東北行至含鄱口

棲賢谷　含鄱口　歡喜亭　白石菴

太乙峰　犁頭尖山　桃林山　萬壽寺

百花園　雨岩　黎偲峰　廬山寺

三峽澗

渡馬嶺　烏石崖山　石佛山　石佛寺　紅石崖山

石人峰　繡球峰　棲賢寺

玉淵潭　棲賢橋　招隱泉　兩遂山

西源菴　西澗　清淨退菴

五乳峰　臥龍岡　胡鼻峰

五乳寺

第六卷

山南自五老峰南行至官亭湖

五老峰　青蓮寺

萬松坪

獅子峰　象王峰　金印峰　旛竿峰　凌雲峰　折桂寺

圓山　砂砂峰　行龍峰　石船峰　木瓜岩　凌霄峰　凌霄岩　凌霄院　犀牛塘　青牛谷

太平寺　白鶴觀　李家山　羅漢嶺

朱家山　顏家山　向家山

南康府　愛蓮池　二賢祠　冰玉澗

後山　少府嶺　劉凝之墓

曾城山　玉京山　清禪山

前山　張叔夜墓　官亭湖

第七卷

五老峰東南至羅漢嶺

白鹿洞書院

第八卷

山南自五老峰東北行至吳章山

華嚴山　華蓋石　能雲菴

觀山寺　眞觀　麻姑崖　鷹嘴峰　瑞雲崖　九疊屏

三疊泉　鐵壁精舍　雙溪嶺　玉川門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廬山紀事目錄終

廬山紀事卷之一

廣陵桑喬子木父纂著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修輯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通志

山紀

[山疏]夫士大夫之所遇極通顯矣然猶探幽遂之迹道泉石之故亹亹不倦較若平生惟豈非以其奇勝耶傳曰物大然後可觀即蹄涔蟻垤小者無

烟霞之致烏足槩於中哉桑喬曰大江之南衡嶽之東山之名者以百數博大雄奇吾得廬山焉

[補輯]許世昌曰天喬之屬卷石之小苟得其情皆足以誌勝槩而動幽思況大川大嶽如匡山之上干雲漢下瞰彭蠡哉宜古之高賢大良一見而欲蛻身遺世也

廬山者古南鄣山也亦謂之天子都天子鄣又謂之靖廬山又謂之輔山又謂之宋山

[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又曰一名

天子都又曰三天子都山在閩西
九微志周武王時方輔先生與李老𤅢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仙去惟廬存故名廬山
豫章今古記輔山即廬山也
豫章舊志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平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鄡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術寓精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
遠法師廬山記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名山矣
周景式廬山記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或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於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尚存弟子覩室悲哀哭之旦暮如烏號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
謝顥廣福觀碑周威烈王以安車迎匡續續仙去惟廬存因命其山為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
郡國志開寶中避宋太祖諱更名康山

卜據江湖之會其脉來自高梁白藤迤邐走東北三面阻水其西乃大陸郡羣山所奔湊也其支南行三數十里盡乎鄱湖之汜南康郡之所負也西南行者盡乎吳城其東北行三數十里盡乎南湖背其圻而西則盡乎湓浦九江郡之所居也蜿蜒蟬連指列條敷綿亘埀五百里實湓城星渚之奧區洪州諸郡下流之屏郭
伏滔遊廬山序廬山者江陽之名嶽也背岷流面彭蠡蟠根亘數百里
慧遠廬山記其山大嶺凡有七重圓基週廻垂五百里
平敞之原山圖周四百餘里孫放廬山賦九江之鎮也
周景式廬山記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南康府志高七千三百六十丈
王褘六老堂記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為九江其陽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為南康

補輯王世懋遊廬山記匡廬山傍彭蠡湖豫章北
戶也從湖中望山根下插虎淵上障碧空爲瀑淡
兩天　山之在南康者石九之土一之故山骨側
泉都作雷霆殺在九江者土石半故其山膚秀泉
都作松濤聲

舊志山脈自衡山東行過分寧爲白藤高梁又東
北至圓通爲廬山

補輯羅洪先曰山自吳章西北走而南在匡廬迎
龍開河長江環繞宛復水潏玄武又寡外衛己卯

之變有以哉

補王思任記登漢陽中峯見廬山從衡來橫亘五
百里無多也張芙蓉蠡水上弟子不忍輒作荔枝
搶覆之傷哉入夜翠微裹千峯明一燈也空悲虎
溪月不見雁門僧也

山疏山無主峯橫潰四出羌羌寥寥各爲尊高不
相揖拱異於武當太華諸名嶽
宗岩峻壁奇標殊狀亞於五嶽

戊習遊廬山序重嶺絫嶂仰插雲日

平敞之原山圖懷雲抱異苞諸仙迹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
澗澄深積清百仞阻絕重險非人跡所之遊窈窕冲
融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
圃矣補輯曹摠遊僧入廬山廬山瀑布三千丈畫
破青霄如落斜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巔或亘中
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補輯倪文正元璐廬山詩曰天風不下嶺雲蒸

宋支曇諦廬山賦南面巍嶋北背迢遞懸溜分流
以飛湍七嶺重巘而疊勢映以竹柏蔚以檉松縈
以三湖帶以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獨秀於玄冬
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衝峭門百尋峻閣千
仞香爐吐雲以象煙甘泉涌溜而先潤

補輯雲諦賦直凌雲以隆峰翳景而入寘

梁元帝廬山碑序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
色長風夜作則萬流俱響長飈曉登則百嶺齊應
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

拾（水經注）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
逸嘉遯之士繼響巖窟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
矣（補輯）釋海山曰余於廬山取其尤瑰奇者得十
五處名曰廬山雄
（補輯）但宗皋代貽東隱書僕大塊一拳石耳彼蒼
不以僕不肖投以巉巖突兀之形嶙峋歷落之性
浥宮亭而洗坼迴清盆而盪胸
上有靈境仙真之所治也號稱洞天福地
（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

八日廬山名山靈詠真之天周迴一千七百里
（龜山白玉上經）周迴二百六十里
（九微志）第四十九福地虎溪五柳先生之居也在
江西德化縣
（謝顥碑）匡續修煉虎溪之上七百年白日輕舉虎
溪由是爲三十六福地蓋養真之福地也
（九微志）第六十九福地廬山心　王長趙升二真
人所理也
（虎華博物志）曹著傳其神自言姓徐受封廬山

（水經注）吳猛過山山神迎猛猛曰君王此山近六
百年矣因贈詩云仰矚列仙館俯察王神宅曠載
暢幽懷傾蓋付三益
其秩祀始於元封幽勝著於太元祠廟盛于開元
（衡山記）黃帝以灊霍二山爲南嶽副漢武帝南巡
狩以衡山遐遠乃徙南嶽之祭於廬山灊山
（謝顥碑）漢武以灊之天柱爲南嶽以廬山爲之貳
（元歐陽玄記）廬山在江湖間方之灊霍祝融地非
僻左內方大別山勢博大然不載於禹貢不見於

周官職方氏書不列於五嶽十二鎮秩祭至周中
葉始以匡氏兄弟得名廬山涉漢一見於史記迨
東晉末山之南北名刹迭興遠公居東林陶淵明
居東里與陸修靜輩日見稱述然後廬山之勝昭
著人耳目矣
（慧遠年譜）大元八年癸未始來廬山
（唐李玭九天使者廟碑）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
日詔廬山使者廟準五嶽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
五人焚修供養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

祠廟〔山疏〕廬山君故有廟勅建則自明皇始竟兩漢及晉山皆隸柴桑縣隋隸湓城縣唐隸潯陽縣五代吳時隸德化縣而以山南爲星子鎮宋太平興國中析星子鎮爲縣屬南康府而廬山始隸二境

國朝因之其東界吳章山其西界康王坂其南爲星子北爲德化以分治之云

〔唐廬落廬江四辯〕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雖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

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註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註云即彭蠡也今彭澤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顏註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慧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

名山曰廬其謬甚矣豫章舊志言俗父與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爲大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山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今潯陽在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

〔山疏〕廬落之言則辨矣然亦東漢地理志水經註

潯陽記周景式廬山記有以啟之當即其說求之
所可疑六焉其一山海經言三天子都在閩西註
云在歙東浙江出焉水經言漸水出三天子都註
云在黟縣乃今徽州之境秦鄣郡漢丹陽郡故鄣
縣地廬山相去數百里而謂之天子都然則廬山
在鄣東耶亦有所謂浙江者耶其二山海經言廬
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水經言廬江出三天
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漢書地理志宛陵縣
彭澤聚在西南又豫章郡有彭澤縣禹貢彭蠡澤

在西是彭澤聚與彭澤縣爲二地要之達於柴桑
廬山安得以爲名耶其三西漢郡國志註云廬江
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又漢廬江郡即今廬州安慶
地皆不在彭蠡西廬藩曰廬江在彭蠡西涯何耶
其四秦無廬江郡漢初亦無廬江郡郡立於漢武
帝時周景式廬山記潯陽記曰廬山秦屬廬江郡
何耶其五潯陽本以蘄之潯水得名在江北漢書
郡國志註云禹貢九江在南地與樅陽接廬江可
以有潯陽潯陽安得有廬山耶其六漢時廬山南

北皆豫章郡柴桑縣地屬吳國不屬淮南三國志
周瑜治兵柴桑不言潯陽以江南爲柴桑也是時
柴桑有湓口關其後晉惠帝元康元年始以豫章
等十郡置江州無潯陽其後永興元年始以廬江
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治江州其後安帝
義熙八年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爲
潯陽縣然則江南有潯陽蓋晉永興後事方潯陽
隸廬江時不在江南及移江南時不屬廬江廬藩
曰廬江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又何也或曰以廬山

之爲南鄣也後遂傅會爲天子鄣以合于山海經
不識然否

〔蓉塘紀聞〕王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
亭則九江之名訛也久矣

范礽曰廬藩廬江四辨考古者失其據矣世遠跡
湮九州之域何茫茫耶今惟循山之所自來山自
南嶽逆上湘山西粵分界東走道州九從而南下
一枝分西粵東幹北轉臨武與東粵連州分水又
北抵宜章過峽下部州之樂昌西下湖南之郴州

逶迤而北一枝東行為庾嶺一枝直下至永新與
茶陵分水過峽而突起武功又東為袁州臨江建
昌兩水夾送至圓通過峽為廬山審勢面形覽者
不昧於所自出矣淵達之論亦無取焉

品彙

羽蟲品

〔山疏〕山嶺深絕處林雖茂亦不聞鳥聲惟近麓乃
多鳥

西林寺磚浮屠上有二鴟其大如鵝其脛有毛如

兔毛常與兔並行草莽中伺搦兔而食之鳴聲甚
悲時飛至人家鳴鳴則有凶

簡寂觀山中有鬼車

〔列異記〕廬山野鶩以數千記常有狸夜竊搶食之
翌日其狸自縛于沙上死

毛蟲品

〔山疏〕往　國初時廬山草木深茂虎豹從橫即數
里非數十人不可往乃今山益童斥虎稀少竄居
邃谷無不可至矣

老麕有鬼憑之則以兩足抱首而號自擲於地則
其地有凶

貛毛絣以為裘輕煖乃勝於氈毼

野豕豝豝也絕有力能搏虎虎不能制

豪豬之毛如箭能脩之以射人〔郭璞贊〕剛鬣之族
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
牡

天池之山多猴人獨行者猴得而侮之矣

蝙蝠諸岩洞往往有之〔古今注〕一名仙鼠五百歲

則色白腦重集則頭垂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格物論〕伏翼一名天鼠

鱗蟲品

〔山疏〕山上下龍潭以數十百計然不皆有龍龍所
居多移徙去來不專一潭性好潔惡穢褻其出入
近潭處雖盛夏必有雷雨違則無

野雉穴山而伏則化為蛟嘗以夏月乘雷雨去之
江湖〔山海經〕蛟似龍而無角似蛇而有足小頭細
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卵如三斛瓮能

吞人〔郭璞贊〕匪蛇匪龍鱗采暉煥騰躍濤波蜿蜒
江漢漢武羽飲佽飛劍斷
青蛇小蛇也盛夏時嘗自懸竹木上其色與竹木
葉相亂人林行有被嚙者
石花魚諸龍潭有之大者三數斤
砂蝨大纔寸許小者三四分羣遊澗水中
穿山甲即鯪鯉甲酒服之可以通滯已癘
〔楊孚異物志〕鯪鯉吐舌蟻附之因吞蟻又開張
其鱗甲使蟻入其中因奮迅而舐食之鯪鯉治蟻

蔬

五穀品

〔山疏〕山煎早寒禾皆秀而不實峯與山麓乃有稌
稌多秈亦畏寒熟遲而穫鮮
〔圖經〕胡麻一名巨勝本出大宛故名有二種葉青
花黃莖圓為胡麻八稜而莖方純黑者為巨勝八
穀惟此最良〔道書〕巨勝玄秋之沈靈也
〔寶玄經〕茯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以朝早
升醴華腴火精水寶和以為一遐精補腦此仙方

也先服此去病後啜日華以克之

諸蔬品

〔潯陽記〕赤崖峻壁上多靈岩生仙菜村人嘗採
之〔山疏〕山崖之蔬大青石芥
廬山僧雖茹素獨不忌葫曰非蕺也薤葉似韭而
大葫葉似葱中空莖有稜
蕨初生時芽如小兒拳可作茹村人採食之亦堪
作粉嘉靖中九江饑民採蕨以為食後皆病多死
〔便神記〕鄱陽鎮丹徒嘗以二月出獵有甲士折一

枝蕨生食之遂覺心中淡淡成疾後吐一小蛇懸
之屋前漸乾成蕨
虎溪之址其芹肥美多水蛭
菌生竹根者曰竹菰
〔酉陽雜俎〕廬山石耳性熱〔山疏〕石耳生絕壁間五
老峰尤多大者如盤採者必腰刀負筐縋筐而下
然後得之嘗有人失其名其始縋也視其縋縋也
既引長視其縋振振然大白蛇也懼呼其崖上人
其崖上人以為縋也不聽援之以刃絕絕而隕骨

肉皆糜爛矣
〔補遺〕廬山生野苴藤蔓延如苴葉滑澤而厚味甚
美可鮮食亦可醃旨蓄惟漢陽左右谷中爲多
黃精生廬山桃林澗畔本草云用火蒸數四晒
乾食之可延年却病亦可生食令人肢體皆輕
果之品
〔山疏〕捺柑大而酸獅頭柑小而甜
張賓賜甜瓜於筋竹嶺實大如斗其美如吳瓜
羊桃似樝梨味酸無核有數小黑子如芝蔴

〔圖經〕山葡萄蘡薁也莖細莫而花紫白如葡萄小
而赤八九月熟味酸可食其莖主嘔逆斷其兩頭
之節而吹之有汁出如通草仙家浴丹用其實乾
濕各半和石腦油樟腦油煎水以解胎
〔廬山記〕香爐峯頂有大磐石可坐數百人石隙生
山石榴三月中作花色似海石榴而少淡紅敷紫
萼煒煒可愛
〔白樂天詩〕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不占春
〔周景式廬山記〕山有益智葡萄〔慧遠答盧循書〕益

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得之〔嵇含草木志〕益
智子如筆毫長可七八分二月花花色如蓮花實
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馥亦可鹽曝
〔領徼廣州記〕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一枝有子
十數肉白滑剖分之取皮蜜漬煮爲粽味辛
〔廣志〕益智子如棗瓣黑皮白核之攝液
木之品
〔周景式廬山記〕石門澗北巖即松柏岩向臨石門
澗自澗中仰視之離離如騶麈尾號麈尾松

〔山疏〕即佛手松〔集蓺〕廬山松煙代郡鹿角膠十年
以上堅如石者妙矣
〔餘冬序錄〕潯陽之楠西榮東枯
〔山疏〕黃楊圓如毬蒼翠蔥鬱可愛諸庵寺多蓄之
〔酉陽雜俎〕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
日試投之水沈則無火伐必以陰晦之夜不見一
星爲枕不裂
枳椇子大如鴨卵二月華已乃著實八九月熟曝
乾燒之香馥

國初時林茂多大木其後土人作炭治薪斬伐日
至木浸衰少歲又苦火木不易大即有大者必近
人能禦火乃得之不然即燬燼矣

竹之品

(酉陽雜俎)筋竹南方以爲矛筍未成時堪爲弩弦

(山疏)五老峰之下有石竹中實如藤方竹大可爲
杖今亡之

千歲竹生山南絕壁間盛以竹籠培以砂石懸之
檐前即暢茂易三月著花塗之以土即枯死

(陶穀清異錄)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庵夢一人衣
而麗衣斑衣自言頭捨身爲庵中供養具俄有筍
生於堦下紫斑斑然如所夢衣色既成竹長六七
尺而無節黃綠瑩淨江州太守聞欲奪取之竹忽
摧折自仆地死

花之品

(山疏)蘭香草也生幽谷葉潤而韌長一二尺四時
常青莖紫節赤乃開花花黃中有紫點春芳者爲
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淺

(黃山谷記)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
蘭蘭蕙叢生蒔以砂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殊所
同也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
而香不足者蕙也蕙薰草也葉如麻氣如蘼蕪方
莖赤花可止癘

梔子薝蔔也花白芬香其清子可入藥

(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惟梔子花六出

佛桑一名福桑(海槎漫錄)佛桑枝葉類木槿花類
芍藥而輕柔過之當二三月間婀娜可愛

山茶先春開(南方草木記)有紅白二種

(格物總論)山茶花有寶珠茶雲茶石榴茶海榴茶
躑躅茶茉莉茶眞珠茶串珠茶正宮粉一捻紅照
殿紅千葉紅千葉白葉各不同其最佳者寶珠茶
也(瓠里子筆談)菊莊劉士亨山茶詩小院猶寒未
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海紅即山茶也古詩淺爲
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陶穀清異錄)廬山有麝囊花色正紫類丁香號紫
風流南唐後主取數十株植之移風殿名曰蓬萊

紫

退齋雅聞錄瑞香花種出自廬山花多者一株至百數十花最忌麝觸之輒萎死類以茶灌其根則蟲不蝕

清異錄其始有比丘寢於石上夢中聞香甚清烈既寤尋香氣行求得之因名睡香花其後更瑞香

呂大防瑞香圖序瑞香其高者數尺生山坡間花如丁香有黃紫二種冬春間發

嵇含草木志棰花莖葉皆類柰高可四五尺扶疎

婆娑二月始花迄冬十一月乃已花深紅五出大如蜀葵朝開暮閉

海陽記水仙花葉叢生如帶白花黃心盂萼簇蕊開雪中香清而微多生幽磵濱

草之品

抱朴子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光明洞徹皆如堅冰有百二十種陰乾百日色不變者眞芝也石芝在神靈松蔭三十年者其

皮中聚芝狀如龍名飛節芝

酉陽雜俎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

山志嘉靖中年詔求紫芝于是天下巡撫皆進芝廬山得千若本以進

梁庾肩吾詩砌翫芝草滄留攀桂叢桂叢方偃蹇芝葉正玲瓏如龍復如馬成闕復成宮黃金九莖發紫葢六英通隱士蒼山兆神仙赤海東隨月

耽變水獨殿不須風

茶諸庵寺皆栽之有風摽不減他名產

南康志星子縣例貢茶然山寒茶恒遲類市之他邑以充貢太平興國中邑人異袍走闕下言之有詔免貢袍有氣節慷慨敢言無所屈撓云

零陵總記楊桐葉細冬青宜食採其葉染飯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

圖經南燭一名牛筋草高三五尺葉類苦楝而小凌冬不凋冬生紅子作穗取莖葉汁漬米九蒸九

縣之日服一合不飢益顏色殺三蟲取汁炊飯名
烏飯即青精飯也
(登真隱訣)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䭀飯法
(上元寶經)子服草木之王氣與神通子服青燭之
津命不復隕
(周景式廬山記)石門峰石中多龍鬚草(圖經)龍鬚
草長二三尺叢生細莖無節
藥之品
(山疏)山茨菰一名金燈籠六葉一花多生陰澗中

紫河車蚤休也一名金線重樓一莖挺生葉作二
三層花黃紫上有金線下垂
南藤一名丁公藤莖如馬鞭有節色紫褐
(南史)解叔謙鴈門人以母疾夜於庭中祈天忽聞空中
語云得丁公藤即差詣日求之不得後至宜都山
見老翁伐木曰丁公藤也漬酒服之已大風因求
得藤及漬酒法俄失翁所在歸與母服之即愈
菖蒲一名堯韭相傳堯時天降精為韭感百陰爲菖蒲服
之長生能烏髮多生山澗中一寸至十數節

(江淹菖蒲頌)藥實靈品爰及輔性除痾衛福蠲邪
養正縹色外妍金光內映草經所珍山圖是詠
山中人煉烏藥為膏傅弩矢以射鹿鹿即死射虎
亦死
桑喬曰潯陽記言廬山石墨可用以書乃今不聞
又米芾硯史言廬山青石作硯大較與谷山硯同
今亦無復作者惟麻石硯易糜碎文房無取焉
許世昌曰煙巒翠谷山之風采先景也果核蔬實
山之積有自為衣被者也紀山而及品彙猶日數
畜以對云爾

范礽曰樂天潯陽三題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
東林寺有白蓮花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夫物不
能遷地為良而通顯域於其方扳枝執條亦何以
堪

隱逸

山之隱逸漢一人巖下老人
(南康志)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
漢武帝南巡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之齒長矣

而澹然處於岩下左右强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卿老人曰束身王朝如此山之雲何帝嘉其志從而遣之

晉二人翟湯翟法賜

（晉書）翟湯者潯陽人也篤行純素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不受餽遺永嘉末寇害相仍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隱於縣南廬山始安太守干寶遣船餉之戒吏致書訖即委船還不使得辭餉湯乃

以所餉易絹寄之寶益愧嘆以國子博士散騎常侍徵不就卒　湯子莊莊子矯並有高操不受辟命矯子法賜

法賜少不事家業立屋於廬山頂親喪後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鄉親中表皆莫得見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潯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於今四世棲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颯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間

唐一人胡份

（唐詩紀事）胡份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吟工詩其桑落州詩云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州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份與李騰友善騰廉問江西訪旌不至

五代南唐一人史虛白

（五代史）史虛白字畏名北海人也以中原多故隱居廬山韓熙載薦之元宗召至便殿訪以國事辭曰漁釣之人安知邦國大計又因醉溺殿上佯爲疎野狀詔勿劾賜田遣歸

宋三人李潛蘇庠唐汝舟

（文獻通考）李潛隱廬山常撰乙卯記大和中事乙卯大和九年也

（舊志）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卜築廬山以琴書自娛

樂與修水李彭齊名世稱蘇李

(宋)史庠丞相頌之族也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嘗爲銘其硯庠氣節俊逸不慕榮利徐俯薦之朝特召不至命守臣以禮津遣又固辭從太湖馬迹山(鶴林玉露)養直史伯固從東坡遊養直蜀玉雙飛水滿坡詞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辭師川應命造朝假道過養直留飲甚狀徐爽素高於蘇是日養直拈奕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

色(蘇詠之跋養直墨跡)後湖腕大本無軒冕故風神筆墨皆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

(陶定蘇後湖遇黃眞人記)紹興中庠年八十矣容有江宜贊者稱羅浮黃眞人命與之丹一粒其大如豆色正黃曰須困篤服之後五年當再相見其後庠果病卒家人取丹投之遂復甦自是髮半再黑舊失一目亦復瞭然將卒之先一年冬十二月往茅山辭諸道侶明年元日張宴會飲達旦忽披衣起曰黃眞人至矣遽出門去其行如馳家人逮兢奔逐及之已立化

唐汝丹字濟民臨川人也年四十五舉進士爲武陵漸令黃梅三縣令忽可嗣去歸盜城有一子出贅於其鄰使自爲活母久洞公爲也已乃悉以其餘財散之廬山諸庵寺而與妻張傳食其間諸庵寺歲不過一再至至幾旬月又輒他徙衣不加紡浣莫測所以度寒暑也錢帛無所挈持莫測所以應綏急也人間往從之即深自避匿不與見故罕有逢之者年六十九上下山嶮甚駛後不知所終

(補輯)明宋佚宋佚星子人本名之盛爲名孝廉守先人敝廬未嘗越陌提蒯贊一顆者 清初旁求方殷益自閉至更易名字以矢不求聞達之志或勸其詠茅於黃巖棲賢間者佚笑曰安知非捷徑邪匡山洞人耳日政以陶李蘇白紛紛耳徜徉上室其人甚遠云

桑喬曰廬山諸賢如匡續之劉有隱地名皆各以見其所地諸他暫寓與遊歷有事可見者皆各見於其事此不復具載惟傳記所載隱於廬山而無迹可

附者乃始載於此云有明文教烝洽二百年於茲
豈無高蹈肥遯之士惟紀傳有缺逸行無聞抑予
旅寓聞見不傳無以發潛德之幽光耶
范祁曰傳隱逸者隨其地而傳之自巖下老人至
唐宋代不數人明季及後矣疑有隱君子出焉而
耳目接遊何寂寂也毋亦丘壑自具未聞買山而
隱歟宋侯廬產也余嘉其有元亮不入社之風繫
於此以與史李諸君子商焉若夫身隱矣而文采
散見於所適與所處者別爲掄次而隱逸不盡於

此云

仙釋

神仙唐二人呂巖熊得融

(山疏)呂巖字洞賓浙之永樂人也以四月生故號
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五龍君
傳劍術宋史曰關西逸人呂巖善劍術年百餘歲
步履輕捷頃刻數百人皆以爲仙云傳曰天遁劍
術遁法之最高者九國志云俠客劍術皆鬼爲陰
物神仙清淨與於此酉陽雜俎云劍客得劍術二
十年不用則成仙然巖之得長生術則於鍾離雲
房雲房名權九江府志言巖舉進士爲德化令風
土記言巖於廬山得長生術自玉蟾言晉鍾離權
隱於廬山皆非也巖與鍾離相遇乃在長安酒肆
中又鍾離以十事試洞賓亦在終南山唐施肩吾
作鍾呂傳道記不言廬山他書亦無有言鍾離隱廬
山者有吾九江人嘗作會真記言西山爲仙真所
聚遂隱西山有吾去鍾呂不違使廬山有鍾離當
不隱西山矣巖既得道術常遨遊廛市中隱顯叵

測嘗書將暉之門曰宴罷高歌海上山月瓢成露
浴金丹夜深鶴透秋雲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無上
宮主劭將暉字畫遒勁飛動有凌雲之氣巖晚參
黃龍機乃頓契云

(南康志)熊得融荆州人於九疑山遇異人得道隱
廬山咸通二年坐逝

五代一人陳摶

(山疏)陳摶嘗遊廬山今白鶴簡寂俱有詩摶字圖
南號希夷子亳州人也有莊濟界其踪迹常在京

洛陽輔聞後隱華山雲臺觀遇五龍君傳睡法其
所睡處輒三數十日不起其來遊廬山事不可詳
委後終於華山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序太元十一年有採樵於
山之陽者於時鮮霞褰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披
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
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帝鄉之
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玄圃飲瀣
丹霄室宅五嶽賓友松喬

高僧九人僧瑜僧慧安釋若虛永安僧禪師雙溪田
道者護國和尚延慶叔禪師善道法師大志法師
高僧傳僧瑜元嘉中結精舍于山南曰招隱
慧安住凌雲寺
釋若虛隱廬山數年江南李主累召不赴賜衣物
皆讓不受香乾祐中卒
傳燈錄僧大志者會稽顧氏子也師事天台智者
智者以其超脫名之曰大志居常誦法華經後於
廬山其露行頭陀行時時委身飼獸獸輒避去衆

米不給茹果實以自活如是七載禪誦不休
補輯僧八人僧曾源天然覺浪古宜木陳日照玉
明剖玉
范祕曰中有無為藥自然與世疏世豈必方壺祇
園而後為仙釋哉山靈苞育神明奧宅往昔尚矣
近亦錚錚有人吾懼其以二氏為借也苟盡如曹
源諸上人夜竹淚茹薰修不息于以梯接宗風奚
讓焉

雜志

史記河渠書予南登廬山
山疏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二十而南遊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其登廬山皆此時也
列異記度索君謂南海君曰昔在廬山共食白李
未久已三千載矣
慧遠年譜殷仲堪出鎮荊川道經廬山與遠法師
講易
酉陽雜俎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沸井中得木簡
長尺廣二寸有字隱起曰廬山道士張陵拜謁木

堅白字黃

宋泰始中有陸元德自廬岳下都欲廣其教然雅

以其秘傳孫遊岳遊岳東陽永康人

潯陽太守宗渊有龜十頭命庖人日以二頭爲膳

其夜夢十丈夫烏衣袴褶反縛叩頭祈哀翌日膳

二龜其夜又夢乃以其八放之廬山

〔傳燈錄〕道信大師武德中登廬山絶頂望破頭山

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横分六道

比丘無染遊廬山若滑仆地忽大悟

〔眞仙通鑑後集〕謝自然年四十四始遠遊至荊廬

二十四

唐顏眞卿嘗使其侄奴刻已所書奴輒以意修改

之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爲刻

之乃得眞云

〔樵人直說〕白樂天嘗煉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

以玄綾爲質剪素絹爲雲四面綵飾之染以四選

香每振履飄飄如煙霧嘗著之以示山中道侶曰

吾足下雲生不久且登朱府矣

〔長慶傳〕樂天語人曰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日可成

〔六帖〕白居易既失志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

久之

〔三水小牘〕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寮駝至郡

放之山下野人大驚異因共射殺之以狀白曰獲

廬山精於某所劉命至之乃所放駝耳

韋應物守江州時嘗因觀省屬縣遂至簡寂諸處

並有題咏

〔唐詩紀事〕薛業中唐人能詩而不第獨孤常州有

送薛處士遊廬山序稱業曰不言祿祿亦不及識

眞者爲之永嘆而業處之澹如

〔唐詩紀事〕詩僧處默若虛並嘗居廬山已而去遊

他方處默有憶廬山舊居詩云麁衣糲食老煙波

勉抱衰顏惜歲華獨鶴祇爲山客伴閑雲常在野

僧家叢生嫩蕨沾松粉自落乾柴帶蘚花明月清

風舊相識十年歸恨可能賒若虛懷廬山舊隱詩

九疊嵯峨倚著天每隨寒瀑下岩煙泯秋猶見來

心上夜靜松杉到眼前書架想遮苔蘚裏石窗應

祓薜蘿蹬一枝笻杖遊江北不見廬峯二十年

（困斎録）唐楊收讀書廬山有道士謂之曰子貌可仙如仕即至宰相能捨所事從予遊乎收時方銳進取謝不能道士遂去不見

五代人黃損連州人也慷慨有大志頗自謂高爵可立致嘗與桑維翰宋齊丘遊廬山有道者見之謂損曰子容可仙即仕不過州從事損怒罵之道士遂趨去已而果然

宋蘇東坡謫黃州時嘗遊廬山徘徊山南北奇勝多不可紀倦不賦詩賦其尤作漱玉亭三峽橋二篇

（東坡帷石供）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帷石者戲以餅餌易之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無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壁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已往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廬山記）宋陳舜俞字令舉浙之嘉禾人爲屯田員外郎以言新法謫監南康酒稅常騎牛往來廬山中初劉焕之嘗爲廬山記舜俞因增廣之爲五卷又爲俯視圖紀尋山先後次第劉凝之李公擇皆有序

王十朋還官夔州時待命於廬山徧歷山南北多所題咏

詩僧祖可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嘗住廬山

（學圃餘力）葛常之云可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窗前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少變態其體格不過煙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又師川嘗虎行未章云即今老舊無新句尚有廬山病可師

尊信無乃過乎

續廬山記　宋馬玗撰玗廣陵人南康軍守嘗錄山中碑記爲四卷以補陳記之闕

廬山記　蔡師愈撰師愈南康人隆興九年進士爲湖陰主簿尚學强記嘗摭廬山古今文物著列傳十二卷曾慥跋

廬阜記遊　宋孫惟信撰惟信字季蕃開封人能詩詞舍談嘗有官棄去遊江湖間自稱花翁嘗入雪中登廬山絶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因作廬阜記遊

輿圖志　宋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也弱冠其父覺日是兒有聲而嗜吟其終窮乎其後紫芝果兩赴禮部試不捷家貧併日而炊里人皆嘗笑之不顧益力學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歷右司員外郎出知興國軍秩滿丐祠隱廬山終焉

元仁宗延祐時命江西行省進廬山圖

元范梈先天觀山水圖詩　學仙之人與山爲徒住在廬山之奧江湖之區張公煉丹作龍虎丹成御氣遊六虛後來作者絶代無復有逸人住玄都玄都之堀井角孤上摩萬里之黃鵠下伏千歲之飢鼯陰森筠檜自太古斬種力與開闢俱扶桑朝日掛絶壁照見樓觀青模糊壁崖嵌絃寫哀輕秋雲春霧荒田腴我亦人間山澤癯偶隨夔龍齊唐虞興來醉倒黃公壚震風三日撼不蘇折花不得度弱水携手始識仙凡殊玉堂仙人危與升遺我茲山之嵩閣華窗數戶久歎息無綠羅我雙捋蒲獸行幽人不受呼稀葉青澗聽啼鳥日暮蘿逕相縈

紆相縈紆向何處明朝爲借麻姑鵬我欲騎之上天去

紀遊集　元黎煎撰煎字景高交南人後歸化授慕官賜土田居漢陽官湖之上著書種樹環堵蕭然賓客過從無虛日常以遠人自待惟志山水餘不屑意泰定中再遊廬阜記其所見幷人物藝文爲二卷龍仁夫揭傒斯姜肅敬許有壬序

南康府志　葉清叟名蘊與隆興路儒學學錄博學能詩文善醫精太素脈嘗入廬山採藥遇異人與

欸言夜夢其人授二方以爲九治人良驗
(南康舊志)劉閒字立之遊廬山遇異人授太素脉訣能預知人生死决日期遠近無不中者世祖召赴闕賜號復眞先生卒葬西古山
(兩)白齋詩話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刻有李太白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宋人品爲馬子才僞作今觀其筆迹非僞也字甚豪放昔後題曰吾頭憒憒醉後書此寶生爲我辨之汝年少眼明

(山志)嘉靖辛亥春寧陽人訛言兵至且加誅遠近洶洶鄉人馬敝輜駭泣奔走或挈家室徙他所其傍廬山居者皆穴山爲匿室其所穴多値劣洞斧人所皆避兵處內有遺骸及衣服此等㮺朽諸木器視若完整觸之即灰然久塞其氣鬱鬱能殺人人有死者

災祥

晉咸和四年廬山西大巖崩其年冬郭默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劉胤

宋祥符六年廬山崇聖院生芝九本知軍州王文震以獻
大明弘治元年廬山芝草生有一本十餘莖者
弘治十七年六月廬山忽有聲隆隆鳴三日所天驟風震雹晦冥大雨如注平地水高丈餘蛟出無算(兩輔)是年山崩岩墜
嘉靖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廬山五老峰下出蛟以百數十計
三十年春山南北虎多群行破山下有獸似虎而

大毛披拂被體如馬鬣喙尖側與虎異蓋彪也一日而殺十七人
許世昌曰紀山事也放而至於災祥惕哉使山中人怵然於所自來晨鐘之省溪矣如第以侈聞見備考驗也非述者之指也

怪異

(兩)眞仙通鑑欒巴爲豫章太守郡多鬼物尚淫祀巴至郡伐廟翦奸巫妖異頓息百姓始而懼既而翕然安之廬山廟有鬼詐爲廟神能於帳中與人語

飲酒則自空中投杯又能分風送舟所靈者甚衆
巴至廟即失鬼所在乃下所在山林廟社逐捕之
遯至齊郡變形為書生年少美姿容能談五經齊
郡太守愛之妻以女巴聞遂解郡自往逐捕之書
生聞巴至匿不肯出巴就生作符符無人自行虚
空中至書生所書生向婦泣曰死矣奈何遂自執
符詣巴巴曰老魅胡不復爾形書生應聲變為狸
叩頭乞活巴敕神兵殺之太守女所生一子亦化
為狸亦殺之

南芸小說 顧劭為豫章守毀諸淫祠至廬山廟一
郡悉諫不從夜有人來前狀若方相曰廬山君也
劭要之入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陵
劭劭神氣湛然鬼反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
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及期劭果病咸
勸復廟劭曰邪豈能勝正耶終不聽遂卒

潯陽記 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
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
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

狀如惡其臭呼不與言遂趨去又桓宣穆遣人至
廬山方下嶺見毛人長大體悉毛山居道士言亦
時見之

祖台之志怪 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君迎至廟廟
門外豎一大甕可受數百斛常有風雲出其中廬
山君夫人呼其女婉出見著容色甚麗著大悅夫
人命婢瓊林取琴命婉鼓之撫琴而歌曰登廬山
兮鬱嵯峩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
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登太
和歌畢即遣入廬山君因以婉妻著居頃之著求
還婉泫然賦詩為別贈以織成衫袴

藝文

匡廬山記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
九派九江之南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左挾
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障彭澤
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為彭蠡其山大嶺凡
有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摅江山之

所帶高岩仄宇嶄壁萬尋幽峒窮崖人跡兩絕天
將雨則有白氣先搏綫絡於山巔下及至觸石吐
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岩逆響動谷群籟競奏
其殺駭人此其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
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峰而遐觀
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其嶺
下半里許有重岩上有懸崖古仙之所居其下有
岩漢董奉復館於岩下其北嶺西岩之間常懸流
遥霑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氣聽天望之若山有

雲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以宮亭為
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鉄七嶺同會於東
其成峰嶠其岩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
沙彌服凌空在上既至則滅其峰良久乃與雲氣
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為之異又所
止多奇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
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井泉涌出冷煖與寒
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于龍首
也南對高岑上有奇木獨絕於林表數十丈其下
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
香鑪山孤峰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
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峰殊別將雨其下水氣
湧出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
白猿之所憩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
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
藥萬物之奇畧舉其異而已耳

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種故西域人稱為安侯

補輯宋王廷珪山記江出蜀東會於潯陽雲濤雪

浪相撞激而下是為九江九江之上有巨山崛起
名甲天下自外望之巍然高大與他山未有以異
也環視其中磅礴鬱積岩壁推偉琳宮佛屋鉤錦
秀絕愈入愈奇而不可窮乃實有以甲天下也余
往偕討史數取道山趾望其巔欲躋焉探天池觀
造化擘出推論及其至也不遇霜颱雨雹炎熇赤
日則陰霾宿祲翁然出於洞穴之中欲沖射人與
夫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垂涎鳥道苦境之
所顛墜頹崖斷石之所覆壓有足以褫魄而奪氣

凡遇是數者不可人意雖好遊者不果力躋而寄
日以償所願焉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過武陽聶
名世自四迴同宿東林觀虎溪蓮池明日登羅漢
閣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憑高望九十六峰
隱見天末不可名狀而香鑪一峰尤勝絕草堂正
坐其下宜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
嶺平地五里許至資聖庵資聖而上漸峻敧非數
十步輒一休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間
春時異葩惟卉疊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

谷不半里至天池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
禮文殊於瑞光亭拜未起而燈光燦發於欄楯之
外大小幾百餘燈明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
燈也余不能致詰竊意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
其異以驚衆而然耶抑草木竹石之自有光恠而
爲此耶或謂會昌中二僧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
祥光騰溢而出此說幾近歟寺有賜雲庵又在絕
危巔頂峭巉壁立數百千仞吐雲氣而薄星辰者
皆出乎衽席之近明日由山北下三里至佛手岩

巖下清涼瑩徹可丈餘水濺濺鳴其中有石龍首
浮於泉上詭壯若欲奔動視之毛髮爲竦岩西半
里登相光亭觀擲筆峰坐禪臺竹林遺址山中人
傳數有僧見竹林寶刹於此轉盼失之故今號竹
林化寺復從岩東北下三里至寶林即唐大林寺
白樂天嘗存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人迹罕至古
今識遊者鑱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飲牛池池
一里至峰頂庵視香爐峯反在其下東有文殊四
望二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於四望臺之上若張

蓊然坐其下以觀浮圖之星穹堂輿殿負崖架空
矗在天半紺壁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
砰擺振撼合而東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徉注
視目不得瞬而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
是下峯前十里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護國三庵
居峯頂普照之間又下至簡寂寺遊連枝亭復投
宿東林視壁間記遊者甚衆不過徑上天池佛手
巖而止吾二人自謂幾覽遍山北好處因回視江
南地雄富內坦夷數千里氣狀清淑而茲山峻突

於江濱若造物者喜設宏壯巍拼於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氣蜿蟺儲育至是凝而不得西背產而爲幽蘭瑞香芝英竹箭之美與夫三春之茅千尋之名材希世異物爲瑞太平之時未能獨當奇也尚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鏟采於其閒而求之後無有豈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彼陶令與十八賢者一溺於此遂終身不出蓋當時擾治世且不得設張即思自放於山谷之閒而進退卒以不汚後世不敢少訾焉白樂天貶潯陽慕淵明之爲人樂之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於一時者厥後當宗閔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爲進取計氣節自高豈無待而然耶予與名世冒風埃走數千里忘其悲憂感慨羈旅戚戚不已之懷而驟得天地惟奇偉麗之觀則茲遊所得時人亦叵測云

〔補輯〕〔宋李綱送陳淵幾叟遊山序〕江南諸山廬阜爲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峯秀嶺綿亘連絡不可名狀號爲山林瓌偉絕特之觀士大夫有高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願遊而不果往晝臥舟中仰望五老香鑪諸峯巉然倚天雲煙出沒頃刻萬態欣然樂之自謂他日褁糧以償夙願不難耳迨今八年薄宦羈束頑莫之遂臨風撫心每有遺恨今幾叟東裝不遠千里而往觸隆暑涉長道不以爲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瓌偉特絕之觀而已哉茲山之南有人焉修行如幻三摩鉢提歷諸世故備嘗艱難如夢如響如光影如谷響其心安然不爲毀譽之所動搖其容渥然不爲窮困之所枯槁其視聽然久而益明其氣溫然老而益壯幾叟將往見之爲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否起居輕利不世事可忍不云何修菩薩道云何修菩薩行願得居士謦欬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幾叟歸其有以諾我來若夫山林瓌特之觀幅巾杖屨逍遙徜徉賜殺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裒集次第併以示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閒以慰頫到未遂之心焉因爲之序以識別

廬山紀事　卷之一　四十　康熙間

廬山紀事　卷之一　四十一　康熙間

元奎章閣學士李洞遊廬山記延祐己卯二月九
日余運自江右過雍門文萬子方於潯陽別數年
一旦出不意忽相得歡甚遂同遊匡廬比出郭日
巳銜山明霞森射勃蓊天際行未十里道傍水撥
悲鳴惝怳人意騎稍相後先輒失言緒崇岡列岫
漸旋碎馳向以就來者抵菉經一小山廻谿生雲
壘巘蒙翳路轉欲窮半谿有大樹高十餘丈白花
紛敷照映溪谷谷口叢薄間茆屋一區寂無人依
約更初至聖治太平宮宿聽雨軒鄰房亦有客方

寢乃前巴陵守易平樊炳子明固將窮探極討咸
又喜以為得侶明日過匡山精舍臨磜澗披莫草
求玉蟾丹井入飛雲洞訪隱者桂心淵不遇遂有
與過東林寺方行林際中白雲舒徐青峯逶明心
忽不定久之因憩三笑亭錄三笑虎溪蓮社蘇白
堂遂升上方望蓮講經臺悵然前人高風上方
出東林後卑山蜿蜒與匡阜對阜若大屏居前其
上繙經臺明日出西林登天池山望絕頂路險甚
捫歷竅澗矯首千巖瞰逼欲嵐下視林壑橫潰凝

立待定四顧生怯青蘿荻莪咫尺無路幽鳥飛鳴
山應逾遠有石突出脊洪間其界若巨艦乘瞿塘
縣流悉開峽口問之鐵船峯云如是綠石蹬以上
餘二十里至天池坐文殊閣下視萬萊杪甚蒼髮
江流匯潔杯帶泓明羣山起伏掩抑微浪花洪王
峯從倚白雲亭觀宋將岳飛詩謂當朝廷多事猶
能抵隙而為是遊得支逕上大林僧甚遠始居樂
天瀑溪所嘗遊出綠絕壁下入佛手巖廣不能數
極下覽無地曠覽悠邈眡天池雄麗過之側出微

徑愈進而愈遂崖間鑴大隸書曰竹林寺昔異緣
絡隱顯翠壁前枝飛崖如几筵延袤丈餘三面皆
斗絕從旁一松偃蓋下覆方臥崖上月在松杪其
下即錦繡谷謂春時谷中花開猶錦繡也故云又
謂每風雨聞鐘磬梵唄寺蓋隱其中云是晚下宿
福海寺明日到圓通飲三蘇堂又明日尊者失路
遂險匡王觀谷簾泉淵明栗里抵雷湯由是益轉
而之山南矣乃從報先寺古壇間遙望白雲紫霄
諸峯霄猶紫笋矗其顛卯含瑜冠簪玉如憩歸宗

寺觀晉王右軍羲之墨池鵞池酌甃溪一滴泉夜
宿陸修静簡寂觀所甞軒白雲川中登石塩塘魁
斗徜徉雙瀑間早書所甞軒白雲川而去至開先
寺其東馬尾泉其西飛玉泉萬竹亭狀玉亭青玉
峽峻宇天闕丙崖嵐翠欲滴其地如大甕泓渟為
潭焦鉄有巨石水從中來觸石分二道以出狀若
白龍飛墜潭中盤旋数四循石阪下其巔委勢逶
迆緩始逡巡斂怒趨去登錦雲閣西軒望瀑布其旁
香爐雙劍二峰尤秀麗特甚云上有三石梁橫絕

青冥皆不見底苔滑不可度度輒得遇異人瀑行
青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沉邃淵須史大風暴起泉
不得行從旁掣曳欲斷還續忽飛旋重輪直入空
際廻風一散為象冥蒙或文綃霞縠隕降天際倘
隨飈車奄爾而逝瞬息萬狀殆不可窮悉而繼之
四山霧晦銀竹森豎形神間悟自以兹遊冠絕平
生即相與命酒頹然就醉以臥明日越羅漢東行
五老峯下五老領嶄隆有欲敧以噉者蒼然仡峙
薄以立覘其或與我語笑頷之度松關入棲賢

以三峽陸羽泉玉四潭之奇因遂留宿焉大旱見
硃砂峰於雲屛閣僧謂棲賢李渤撈伽李公擇讀
書處今為紫陽朱先生晦菴白鹿書院其渠於澗
口貫道之橋其澗之隈曰勘書之臺又有曰風泉
雲壑曰聖澤之泉致祀殿庭下拜先生遺像於祠
隨至尋眞觀女道士蔡尋眞於此仙去祠故在焉
乃撈余稠躋山頂觀所謂三疊泉方二三里抵絕
水壑已無路稍進皆易道嶄側詭不得前上摩蒼
冥下俯幽壑仰見一峰戴巨磐石直立雲表紫紅

側足如是歷九奇峯謂之九疊雲屛而泉出其後
山窮絕處也樵豎見北謂遊者往往風雨雲霧
類不得見而返及至天宇澄霽向之磐如出井底
四圍轉峭欲合泉若瓔纍從空懸布為三疊而下
透映蒼寒飛淙懸　灑面蒙密邃然以留謂天地
竅而萬物亦窮也其又云方冬泉脉向微其行觸
坎疊必殺轉久之始下狀又若素絲千仞洞貫三
大雪毬於空中微陽抱景煥爛輝發蒼谷薰泉㵎
布三峽倚青玉峽為山南北之冠而雲屛三疊泉

又青玉峽瀑布谷簾之冠也山至逶境至清勢不
得晉月中捫蘿下宿於尋眞明日經李騰空昭德
觀吳郭山寶巖去祀周元公墓而歸是夕大風雨

李洞流之記

〔補輯〕明觀察閩中曹學佺記夫章江之水與他水
匯於彭蠡先有一小山可望爲吳王所城者是洪
厓之陰作勝手逆勢而作廬之勢已蕩漾於舟波
矣余過孤嶼落星重隄抱月所稱南康軍者也山
當治南路更西向峰以交而成衆瀑至近而細兩
則爲開先寺境徑長可愛列樹生幽鳥啼近蒸客
來似秋入門而殿次閣而亭乃漸升世爲峻坊步
而勝矣或立明庭或行木抄但出西方可以觀瀑
而閣上者爲最勝是當崖鉄虞闢牖與之對也瀑
去此里許過其下必三四里兩崖相距以數十丈
時時霧雨交作沾灑人衣然於崖爲東西自牖中
實作上下觀矣余亦意瀑布所奇當不止是西行
而不得其源有兩峰蔽之水自其中過即峽也峽
之水斷於壁而再斷於潭雖臥而水豎亦瀑也入

潭則爲留固若亂矢旁射耳水始循澗而出過橋
淙淙有敍已別寺過橋上則故蹊未窮新徑截啟
凡十里而入歸宗半逶瀑布下也歸宗之水本以
靜涌既垂林陰亦銜山氣客過其地逆情相依僧
察香閣亦自清寂余詢其舊而洗泉浴發之名尚
沿前士金輪寶益之號推本法王矣開先歸宗各
於其顛而止若欲登必南還棲賢橋橋始入山也
山南多石水直瀉下故累日所遊多爲峽爲澗之
類茲峽特以三峽名橋跨峽中行者還之只上攢
石出自人手下豎二岩以扶楯其地更可坐岩與
橋兩皆焉但中爲水所還而有金井之號亦盤旋
致之者矣是水自出含鄱口嶺上望之如川之下
弦五老參在右而其首則西向首不多稜岩冠自
雲之在蒐也中諸峰削直自高耳未若五老有情
其色青蒼雲薄之如鏡中暈又作鸞舞之狀或雲
瀰漫則微露石色焉而一二點青蒼者也雲從西
北來大雷雨奔入湖中故嶺上遇雨入含鄱口則
瞑矣湖中尚有雨光雲作細縷離水而立或即散

或即他去不問也鄱口始有支徑西北旬徑逾下
雨旁皆緇林木是夜望月爲東峯所蔽不得上夜
靜抵黃龍寺始有月寺以潭名潭不能如所過峽
但寺前之舒左妙高先石上聚花繽紛如雪林間
白日的鑠若金珠剎徐坐亦覺有會憶昨夜來望
燈光如雞鬭鐘殷若風鶯營相半乃登寺後山及
金竹坪諸處江與湖得以散觀游衍可知矣其横
而復斷者爲鐵船峯其斷而復起者爲大池雖未
肆迹已先賓目二三朋侶或暫憩他菴或徑尋故

道鐘寂始歸月明共坐巖枝聽其鳥宿石澗流彼
猿啼客乍眠而復起僧罷誦以經行此入山之佳
夜亦攬暢於竟日也清晨山霽因赴五老之期而
有事焉五老峰之水散匯四出匯於三疊泉而再
匯於棲賢橋由橋以向峯頂必徑此泉亦有不門
之稱豈與山北者對峙耶今登峰在鄱口之後碎
雖而趨乎委者也余望五老久矣欲從五老而下
梹江與湖也雲霧荒淫大地爲海據乎危石而蹲
處焉若飄泊於風潮島嶼間衣巾草濕昏曉嵐深

飲水鹿喧弄晴鳥應乃踰岡嶺遵若壑而得觀於
泉泉爲廬山首觀矣夫屏風九疊亦五老峯之左
嶂也平地突起因依無故姦拔千丈其狀如屏石
齒刻削竹紫綠承此並至石門十餘里耳泉不知
當何處人抵爲峯背也不乃如戴勝之冠而其爲
纓絡下垂者水也然非自首覆之乃當中噴出對
而一崖而左右顧此水故在圓谷耳余從觀山及
鷹觜若望之山似以觀泉故名鷹背取其獨伸於
外而因或蔽之矣兩者觀泉亦有長短之辨若不

能盡即其初發已若空中之與平地水勢長則纔
短則急右之一級着一仰盂如此者三盂不能受
水徙增其到地速也風從峽來以谷應之與泉其
搏送爲祭剛雲出泉流雲閉泉隱予亦能觀頃刻
而前後皆闃闃則見其隱隱一二寸縷若魚之鼓
鬣欲破浪城而出者是其竇中初噴起時水也於
是循崖而行觀水所趨身傴以僂足垂者半春卉
尚榮冬冰未化拾朱蕙之奇條歌銀竹之雅韻身
處奇遠日瞩雄麗風作千層之綺浪日薰百里之

滄州湖光上乎蒼昇恍若波瀉之蕩雲錦也澗中無路擇石跨水而巳入則蒙茸出則巉巖畢為地穴高成天宇乃復出鄰口北行往天池則途愈治嶺連連而不遏茂樹相接清溪屬流絕無澗焦之患中徑繞峰在天表如大小漢陽者想必數十里計又遲一谷如入洸源焉橋撰者再而水曲者屡矣其中平衍百畝非寬山圍之如城翠色自滿又遲廻捨捨前有山微小而圓外有人家傍澗而住蓋迢遞嶺上村矣山北之嶺浮於江水者也又遲

一亭亭更斷於谷而降然特起者是名天池天池其北為表峯耶然亦以將觀江耳必至林寺而後水始亂也天池寺有御製銅鐘象鼓蓋國初以之祀周顛仙云殿前有池含藻蘊清信為天然之謐者與入西有樓有亭又西有瑩構閣而路始盡其下俱崔嵬峭壁夾澗以達於石門亦如山南之路入九疊谷矣竹林寺為聖僧出入之區當下時技竹影為鐘磬隱隱可聞也有岩如佛手為伸出以度人狀人坐其中泉殺石氣相遁而寒故乃竹林

現境不候真搜矣出岩而循壁數十丈皆奇峭至一亭而止斷於錦繡澗岩東西有石突起離徑尺許有偃松可援而倚視澗不保其末至岩時從嶺上望岩如腸溪也嶺亦至亭而止又踰嶺而遲一流似澗而寬學溪而瘦貯沙瀰澄遇石廉激此大林寺前功德水也大林有三而此故居上其中下無此水水邊林木幽翳有寶樹亭亭如蓋山北而趨東林其路有三大林當講經臺之背遙遙而吞鑪峰其與東林俯仰對揖者乎天池與鐵船峯兩

壁相高斗聳複亂路廻谷縈至於石門即遠法師同廬山諸道人之所遊也其中路即今登山者所咸資始磴而貫嶺之末亭觀相望矣余時遊石門遲一岩過雨次日又遲一岩而暮皆不離天池山又遲一龍潭即泉源焉岩際孤僧欣迎異客經卷初收塵絲乍轉梯挂斷崖棧橫曲峽木葉浮而澗滿鑪煙起而石黔朝雨在林晴山倒景暮霞射壁遠水騰輝於是復歸山上從曠處以觀人皆衣絳容盡顏酡緋殷裘姿殊禪變彩峰衍成火聚之芙

落而川水若九虹之爭道矣又亥日乃下山遊虎谿而入東林神運圖存佛教地盛院落半灰影堂無恙蓮社蕭疎千年葩葉重開爐峯湛秀旦夕煙雲自今媿遜車馬之客猶然風波之民也

(補輯)李白從姪耑遊廬山(序)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與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壯氣吾衰久矣見爾慰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蹠九江郤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人着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宿頤懸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明胡儼賦)咨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於九區惟彭蠡之旣瀦兮渺巨浸而爲湖爰有山而西峙兮儼穹隆而覆廬彼何人之昆季兮初卜居而宅其陽

詢遺老而求其故兮傳其姓而曰匡於是招五老於雲中兮參九真而翱翔攬香爐之紫煙兮涯飛瀑於石梁挽銀河於九天兮凌倒景之蒼茫雙劍倚長空而嵯峨兮凜蕭蕭之秋霜倚龍淵於絕壁兮瀉碧潤之琅琅漱玉挺乎長松兮旣故址之荒凉拂蘚斑而求古蹟兮信德美其流芳嶽凌風而遐舉兮抵尋真之舊觀題松蘿其尤奇兮俛[illegible]之煥爛天宇豁其澄鮮兮森矜鬱於脊濆水簾三疊而下垂兮儼虹飛而珠散羌觸坎而殺轉兮懸素絲於半天廻風撐而泯結兮爛雪毬之洞貫邀謫仙於松泉兮扣東林之禪扃倚三笑而長吟兮聽虎溪之泠泠亦上方而登天兮躋絕頂之高寒靈籟發而凄清兮悚萬壑之驚湍鶯啼嚶於幽谷兮猿悲嘯乎嶸岏熊咆龍吟之不可久留兮接空明之羽翰巨艦突而撐空兮何神化之渺漫披蒙茸而陟虎豹兮仰石磴而高攀坐飛閣以延覽兮付江山於一瞬紅葉忽其翩翩兮猶雨花之亂隕訪竹林之古寺兮云隱顯之靡常流鐘磬於巖[illegible]

兮碩脊霧兮何卿儞㠠盤之深谷兮綺綉錯而縱
張過淵明之栗里兮三徑沒而已荒挹高風於千
載兮攀逸駕於羲皇余思夫古人而不得見兮撫
孤松而彷徨望白雲之悠悠兮覽紫霄之蒼翠廻
鸞鶴於空中兮綮群仙之環珮臨墨池以揮灑兮
希右軍於絶代酌雙溪之一滴兮亦何有乎滯礙
遁簡寂以遨遊兮仍羽人於丹丘陞子蕭余於石
壇兮眺星河之欲流余既縱夫玄覽兮羌匪車以
復路度松閣之迢迢兮問披賢之故處乃少室之

山兮廿嘉遯而來居抑後賢之仰止兮藏簡冊於
與匡振吾衣於高岡兮狀天風於而脈鹿呦呦而
易苓兮闞紫陽之遺蹟洞崦嵫而隱約兮山幽幽
而無人藹漫漫於樛木兮石磊磊乎澗濱望[illegible]
乎兀碟兮悲愁吟而飢鼯呻余既感此而惆悵兮
除積翳於榛荒條蘋蘩於沼沚兮就堂階而為觴
迓卽乎風泉雲壑兮聊詠歌而徜徉衆既告余以
欲暮兮還余駕乎東鶯蟬嘒嘒而寒鳴兮草凄凄
其夕露松陰陰而月朦朦兮渺蒼茫之煙霧亂曰

汨吾遊兮北征水茫茫兮[illegible]飛吾駕兮[illegible]之
古蹟兮竊與匡廬之人兮潔修蘅黃犢兮屯[illegible]
清風兮六合凜冰玉兮高秋歸來山人兮休止

(晉)慧遠遊廬山詩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迹希聲
奏群籟響出山流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
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
孰是騰九霄不奮沖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
益

(宋)鮑照廬山詩懸裝亂水區旅薄次山楹千巖盛
阻積萬壑勢廻縈巃嵸高昔貌紛飛襲前名洞澗
窺地脈䟽樹隱天經松磴上迷密雲竇下縱橫陰
氷實夏結炎樹信冬榮

(宋)吳邁遠遊廬山觀道士石室蒙茸衆山裏往來
行迹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狀
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喪得我宿昔情
知我道無為

(補輯)孟浩然湖中望廬山詩太虛生月暈舟中知
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

九江雄踞鬱凝黛色崢嶸當罨空香爐初日上瀑
水噴成虹久欲追向子況茲懷遠公我來限于役
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霜歲欲窮寄言巖棲
者畢趣當來同
〔補輯〕唐杜甫廬山蘭若詩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
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
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
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唐李白廬山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

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
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平
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
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
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
去不還黃雲萬里動秋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
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
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
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

願接盧敖遊太清
〔劉元濟經廬山廻望江州想洛陽有作〕龜山帝始
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俯仰憑寥廓未若茲
山功連延並巫霍東北流見象西南距坤絡宏阜
自鬱盤高煙復迴薄勢入柴桑渚陰開彭蠡壑九
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鑠雲霞散吳會風波騰鄢郢
珍隨造化久利與乾坤博脈蠻積氣通紛綸潛怪
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可托地入天子都巖有仙
人藥二門幾迢遞三宮何縹緲咫尺窮杳冥跬步

皆恬漠才驚羽翰幽居靜龍蛇變冊牧振雄詞棲
華殊灼爍盛業在西夏深謀贊禹亳黃雲覆鼎飛
絳氣橫川躍佐曆符賢運人期夢天爵禮樂富垂
髫詩書成舞勺清輝靖嵒電利器勝霜锷遊聖抱
衡樽隣幾恭木鐸榜仍包武侯潑瀾控文若旋闢
剡翹薪遠覩外蒸藿稷高序揆闕良平公輔器重
臣資出守英藩諒求賢豫章觀偉材江州訪靈嶠
陽岫曉氛氲陰崖暮蕭索雖伏履鯨奔雄飛更鵬
搏鷲驚透煙霞勝偉亂枝格故園有歸夢他山非

竹樂帝鄉徒可遊皇澗終旋泊景物觀淮海雲霽
望河洛城闕紫微星圖書玄邑闕神功多粉繪元
氣猶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北洛橫簪並附蟬
別鼎俱調鶴四郊時迷路五月先投龠池謝宣瓊
管風花亂珠箔舊遊勞寤寐新知無悦樂天寒欲
贈言歲暮期交約夜琴清玉柱秋灰變緹幙風雲
動翰林宮徵調文篇言泉激爲浪思緒飛成繳千
里揮珠璣五采含丹䑋鐘皷旋驚鵾瑾瑜低抵鵲
縮價慙庸怠叨叔逾寂寞長望恨南溟居然驗束

郭

〔劉文房送鄭十二歸廬山詩〕潯陽數畝宅歸臥掩
柴關谷口何人在門前秋草閑無枕賣藥罷不語
枝藜還舊筍成寒竹空齋向暮山水流過舍下雲
太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

〔補輯劉長卿送孫逸歸廬山〕爐峰絕頂楚雲銜楚
客東歸向北巖彭蠡湖邊香橘柚潯陽郭外暗楓
杉青山不斷三湘路白鳥空隨萬里帆常愛此中
多勝事新詩他日佇開緘

〔韋應物寄廬山椶衣居士詩〕兀兀山行無處歸山
中猛虎識椶衣俗客欲尋應不遇雲溪道士見猶
稀

〔李端寄廬山真上人詩〕高僧無跡本難尋更得禪
行太轉深青草湖中看五老白雲山上宿雙林月
明潭色澄空性夜靜猿聲證道心更說謝公南座
好煙蘿到地幾重陰

〔丘爲尋廬山崔徵君詩〕日高雞犬靜門掩向寒塘
夜竹深茆宇秋庭冷石牀佳山年已遠服藥壽偏

長虛棄浮生者相逢盡自傷

〔補輯張繼送客遊廬山〕楚客自相送霑裳春水邊
晚來風信好併發上江船花暎新林岸雲開瀑布
泉悵心應在此佳句向誰傳

〔補輯李嘉祐送小季之廬山〕洛郊無俎豆弊廐慙
老馬小䑋過鑪峰影落楚水下長船倚雲泊石鏡
秋涼夜發解有鄉情弄月聊嗚啞

〔補輯錢起望廬山〕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衹疑
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宋徐慶送僧遊廬山詩客行皆有求師去是閒遊野坐携金策禪棲寄石枕山深松翠冷潭靜菊花秋幾處題青壁袈裟濺瀑流

補輯徐凝廬山獨夜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雲鐘殺知何處蒼茫樹裏聞

周賀送廬嶽僧詩浪匝湓城嶽壁青白頭禪去掃禪扃龕然皮雪衲殘衲山日上軒看猶經泉水帶冰寒溜澀苔蘿舍雨暗煙腥已知身事非吾道坐臥荒齋竹滿庭

補輯劉得仁寄題廬山詩亂泉禪客激異跡逸人知

趙嘏送僧歸廬山禪棲忽憶五峯遊去著方袍謝列侯經啟樓臺千葉暗錫含風雨一枝秋題詩片石侵雲住洗鉢香泉覆菊流却憶前年別師處馬嘶殘月虎溪頭

補輯周繇送客入廬山菊花香晚雁來天共把離觴向水邊官滿便尋垂釣侶家貧常用賣琴錢浪生湓浦千層雪雲起爐峰一炷煙倘見吾卿舊知

已為言頻領過年年

補輯僧齊已詩天際雪埋千片石洞前冰折幾株松

補輯蘇軾登廬山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

補輯晁補之登廬山丹碧沉沉虎豹關松楹引度九重關人間未覺渾無路天上遲驚更有山瑤草紅泉供杞酌金風白露送琹（琴）良遊自歎平生誤便欲歸家髮已斑又望廬山南康南瞰江州北五

百僧房級客屏盡是廬山佳絕處不知何處合題詩

宋梅翁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予閏月二十七日罷郡是夕出城宿羅漢二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雲觀波三峽窺玉淵憩西澗飲西原宿臥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浴湯泉入康王谷觀水簾宿景德觀三日與清江劉子澄永嘉張清叟涉陽王南卿周龜父長樂林擇之洛陽趙南紀會稽陳慶長武當祁師忠瀧陵吳仲達廬陵

許汝陽新安明尹仲建雲壬春卿長樂余占之隊
彥忠黃季位臨淮張彥先曾稽僧志南明老俱行
祇役廬山陽豁首廬山陰雲峰不可覩碧澗何
由尋脈胡解印章結友同窺臨畫彼巖壑勝瀟灑
仁知心　窺臨事若何請從闍通說透適山門路
悄荷修篁列溪仍侯家名屋是傍王設何救黍離
歌咧為傷覆轍　圓通寺　行逢石門雨解鬆寒澗來
剝隙錦繡谷俯仰春宾滚懸泉忽淙琤雜樹紛青
紅髮憩小亭古澗撫思無窮　天池道中　棘身長林

瑞策足登崖表仰聽空界澗俯瞰塵家小天池西
嶔崟佛手東窮[illegible]杖覆往復來憩軒瞰歸鳥　天池寺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輝金波從地湧寶蔽穿林
飛僧亭自椎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
天梲　佛手　深尋雨林間清波質華屋蓮社有遺蹤
草堂非舊築修廊餘故刻好醜雜珉玉亦復記經
行深慨後人訪　東西二林　行軒復東騖脩城當晚遊胡
然冠蓋集不盡心期幽夜歷百谷喧且失千峯側
出門有遺恨回首空網繆　晚至太平宮　山水誠乃奇云

誰究終始基遠亦何人神君豈其鬼東西妄秉股
誣陷共悅詭百世瘝謬訛莽倫日頹圮　以茲遊
覽宿翻令懷抱傷誰哉可告語眾俗各且狂乾坤
有負心日月垂休光蒸蒸宇宙內此柄誰主張　卓
熙遠掛訪　北虔石塘橋西訪濂溪堂存無遺隱居堂
惟四壁承瞻德容畢瘞爲客流[illegible]有斯人渾
淪再開闢平生勞仰止今日[illegible]空堂頓以回象意
質之中凡傷先生寂無言賊子落泗湧神昆備不
遺惑我思無疆　濂溪二章詞　明晨江發寺尊酒聊對設

詭云十月遊遂成千里別共傍樹嘉政素友感孤
節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　七日餘洪持志正
仲傑之才携酒自府來飲罷與[illegible][illegible]羅南康
軍子澄許張歸廬陵府舟邀父還家擇之之湖南
予與王余陳黃夾度湖口而歸
[補輯]宋李綱望廬山多年不省廬山面江上初從
望中見秀骨蒼顏五老人顧我欣然如素善香爐
峰頂紫烟浮瀑布遥看銀漢流雲舒霧卷互明滅
倏忽變態無停留却疑清夢游丘壑風物何為[illegible]

如昨縱令真是夢中看夢來覺時艮不惡平生所
願今乃償寬著日月遊山房青鞋布襪久已辦百
錢掛杖聊徜徉
元揭曼碩廬山詩 香爐峯色紫生煙一入京華路
杳然雲碓秋閑春藥水雨犁春臥種芝田書滿海
鶴來時寄劍自潭蛟去後懸忽報歸期驚倦客獨
淹微祿負中年
補輯 薩都剌送僧歸廬山 楊子江頭木葉風上人
歸興白雲重淨瓶滿貯蓬萊水客舫遙聽精舍鐘

到家自笑門前鶴洗鉢不驚潭裏龍珍重匡廬山
畔路逢人應問舊栽松
補輯 明太祖四仙詩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仙弟子
巖爲屋煉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竹
補輯 解縉望廬山 每依南斗弄潺湲太白雲巢似
可攀浮水一星天上下步虛五老鏡中間自從三
代稱全楚看到中原無此山莫道彭湖無勝事龍
舟曾奏凱歌還
補輯 李時勉廬山詩 匡廬高起鬱嶙峋翠擁蓮峯

倚斷雲天闊秋陰千里合風清林籟半空聞松巖
過雨泉聲出仙掌飛霞樹色分終古名山留勝槩
幾回臨眺到斜曛
明高啓廬山詩 騎馬尋幽度嶺遲老僧不識使君
誰門開紅葉林中寺泉沒青山石上池殘果已收
猿食少枯松欲折鶴巢危壁間不用題名字無數
蒼苔沒舊碑
補輯 陳憲章將至廬山和客 欲翁還舒雲以之半
陰半晴三月時君歌一曲來陶謝我把諸峯坐武

夷夾岸桃花栽釣石春來江水入圖籬孤山蕩破
廬山影看到廬山幾丈詩
明李夢陽廬山九日詩 廬山暖晚坐汀洪淨秋襟
九日黃花雨書堂紅葉淡細雲飄古帙寒兒吼谷
林不用風吹帽尊前有静琴
補輯 明羅洪先湖上望匡廬 廬山疊翠光寒宿
霧浮嵐春未殘一葉扁舟人獨往萬峰落照晚宜
看移居欲訪陶元亮避谷休疑骨勿安石乳雲芝
知久待漁郎且莫問儒冠

補輯（梁岳詩）山光半帶蒼虬轉巖瀑還連素練飛

補輯林大輅詩看劍逢青壁聞香近翠微

補輯（張鰲山詩）山行曲屈到廬峰老衲迎門問所從殘碑也知藏晉帖古松原未拜秦封

孫應鰲在廬雪菴詩在阜迎蒼蒼明霞落照光朝來一夜雪奇絕更難葉色界披銀海清都鎖石梁還應慧日出處處照迷方

鄧正域登廬山寄伯兄美珙初度詩年年家乘逢初度庭前賓客不知數今年廬岳逢初度萬仞岡

頭飄紫霧不礙雲盤轉天路琮琤萬玉流泉波天池之水貯丹露飛珠捷似兜率雨文殊寶蓋當空住半壁青螺堆紫璐五老峰頭環四顧三千世界微塵聚白雲頂刻如馳赴五老鬚眉皆番素銀河一道飛瀑布玉女天漿瀉含哺翻湖萬頃漩非謝好似仙人五石豁西來移種三株樹枝葉雲煙恭回互我欲來作登高賦豪吟只恐神靈妬吾兄披襟冠側注振衣似欲窮天步丹砂一粒朱顏駐晴空似與神仙還笑弄金烏與銀兔俯看世人如飛霧璀璨殘道振策醉來好枕龍中吐天門莫遣壟隆悠萬古千秋等朝暮

（唐寅登廬山詩）廬山高高幾重山雨山煙濃復濃移家未住屏風疊騎驢來看香爐峰江上烏帽誰渉水巖際白衣人採松古句磨崖留歲月讀之漫滅為修容

補輯（錢山登廬阜詩）傍寺緣無地為隣只有天以下

補輯（王世貞匡山前書歌）大塊下墜成匡山秀作中天五青蓮十二萬紀摶雲煙元氣小漏長庚顛

秀作人間一青蓮納霞釀露六十年兩雄相得非偶然所以匡廬李白廬白也匡廬白念欲宮錦驚屏風昔擁九疊翠念欲宮錦袍瀑布高懸八千丈朝誦死委編慕歌大洞經化為三籟透紫冥下接賢三峽之雷霆細則鸞鳳喈龍乃虬龍鳴香爐表篆五色明坐使萬境神魂清喘嗟匡山不負白白也頗負匡山色功名善惡人一旦謁乃公乘擲巷諸擘削從寵盡妝綢繆囊貢之華清宮述城一出玉環妒天子欲債價力士老奴從傷代喈嘆從此

重瞳意回至潯陽雨夜即霧釆石捉月月不頗不
能携得匡山去後千餘年後死者彷彿匡山讀書
處嗟哉嗟嗟哉李白居杜甫詩詩耶人耶與山
並閒今古奇崛即有奇急吐之君不見六經萬古
長赫曦如懸九變燭四垂不然豈借腕背家須彌
安能閱凝若恁五言七字長吾伊如此讀書讀奚
為

宋臣廬山歌寄贈明卿時以黄門謫豫章從並南
斗日夜敲太白化為五老八萬尺並峙古蟠下九

江猛風吹作倚天壁手懸石鏡照天門日月東西
亂相射香爐之峯插其南星辰燒作珊瑚赤青天
忽墜金芙蓉九十九峯破江碧峰頭白鹿啣紫雲
紫雲片片大如席石梁瀑布天上來百折寒濤瀉
琥珀下虹雙夾孤電翔急雷長鬪銀河坼佛手簸
前石鼓高有時撃鼓天鳥號三五山人驚且起東
方先生騎紫鸞帝前大醉黄姑醪下視八荒如秋
毫帝也聞之惡其豪一朝謫下廬山去九華之冠
赤霜袍腰間雜珮金錯刀彩霞捲地飄組練蒼煙

排馬抖旋飛首上峰頭叫五老五老却立呼其曹
客來發之白鳳青醉持龍角如持發江間古龍殺
嘈嘈倒鞭白鹿滿山走白鹿夜夜哭且吼赤松不
敢與之遊黄石不敢與之友樹杪九江如一線藏
女抽來綉吾綬南折扶桑煮天漢白露玉堂日五
斗西方之彗箒為箒掃盡閶闔萬古之浮雲攪盡
瀟湘萬里之秋色一一掛之於暘柳我欲白日借
羽翰承爾彭蠡之左鄱陽之右不然爾騎白鹿來
北極又恐封狐嘯君前雄虺跳君後我亦竟不去

爾亦竟不來袖中彩繩十萬里直繫廬山入酒杯
奇峰峻嶺狀雀鬼白鹿暫臥玄圃壁與爾共醉三
萬六千日池上蟠桃十度開五老隨之日月哀長
飛求歸百日廻然後放爾廬山大江太東方先生
還蓬萊共駕燭龍過九垓他日倘過廬山側江頭
拳石何有哉

張位遊廬山詩野服臨風醉曉煙白雲深處洞藏
仙問僧幾臘蒲團事炙指巖松不記年

李紱碩詩芙蓉三十六峯齊騎鶴春光夜不迷劍

氣平臨甬斗外潮殺廻却大江西樹成瓔珞辰蓋
古山吐爐煙日月低在書圖經稱佐命竹沉何處
問金泥
湯顯祖送友遊廬山詩王孫原是淨居身草色鄉
心一半春堂上白鴉飛欲盡鉢中香飯施何人
王在晉詩鳥道穿林草不刪青螺昇刻盡垂鬟希
夷撫掌欲歸去直績何人獨有山
劉一焜送友遊廬山詩江雲縹緲送仙槎却望鸞
笙隔彩霞到日千峯何處是空生岩畔有飛花

陸夢龍登廬山憶馬二仲艮前話馬卿爲說廬山
勝大兄經途小憩聽鸞塵濁霧不入山白霭青煙
到空淨山頭瀑水掛作簾山下清溪皎如鏡靈蹤
處處定逢仙凡骨登臨倏成聖我行度山去後來
馬頭六日無塵埃而師爲我洞山好叟呼風伯青
天開世間千岡不如見臥遊耳食眞空羨不覺乘
風姑射逈祇愁山洞挑源變形容描畫都不得竟
日憑攔多黙黙何用持歸對馬卿匆中一片廬山
色

韓上桂送廬山老人暮春送客江之潯御餞江頭
達江樹長楊綰結漫留人山偏斜吹急帶雨仙人
此去歸何峰桃花歷落隨東風匡廬五老今誰在
爲我先開潔布松
吳道長登廬山石室封雲留刻禹漢峰王氣亦過
秦
鄧文明送友遊廬山三疊飛泉九疊屏讀書深處
去翻經最崎臺上多春草都與方袍一樣青
明倪文正元璐奉使江西道經廬山有感風帆不

敗白雲閒如此孤高詎可攀置我峰頭瓶定喜告
人溪外虎方頑可知慧遠僧何嘆誰教柴系門不
開大抵遊人無眼界廬山之內看廬山
熊文舉九日廬山感懷不覺愁思秋更加重陽欣
已謝天涯近從廬嶽高僧話經過潯陽處士家遙
上任渠生白髮眼前知爾負黃花明朝又是孤航
別星渚寒帆起暮鴉
李念慈懷司李范初詩高峰一半碧霄中雞落人
家竹樹叢眼底林泉看不厭望中巖岫畫難工雲

閑尔兒僧歸路濕吼擬問角吹風更欲題詩尋白
社只今誰復是陶公
劉世賜送范劢任南康司李詩水到柴桑分柳色
山窺廬頂出鷗羣
稽宗孟懷司李范劢詩匡廬海内稱絶奇紫峰白
鹿何逍遥山中燕雨考亭碑桃李一任野風吹大
范老子擁虎皮氷雪映人隨所之群吏畏德呼宗
師肝脾說與湖水知官閑一花春四時吏部文章
工部詩龍渊小了爭相隨皐陶直恐還丹墀寄語

南州孺子祠此行相見悔應遲
陳弘緒望廬山詩天邊側首幾經春慙愧輕帆顔
外身雲護禹碑知鹿在霧藏康谷識猿跳竹林到
影三千界蓮社高賢十八人嘉遯此中開闢異峯
峯寒瀑洗紅塵
陳惟恭憶廬山詩如此高深嶽讓尊貯雲泄雨萬
尋根香爐峰畔松都偃佛手巖前亂石奔今古笻
枝多少句人天梵學往來痕側看未了橫看又輪
却坡仙屐跡存

劉文端一燦送友人遊廬山詩歌荷長鏡新茯苓
匡廬雲散萬峰青不知笙鶴歸何處五老峯頭舊
勒銘
吳正治題廬山僧寺詩倚石閒結宇浮翠捲花擁
澁浪開山壁濾泉到佛厨不知溪獺古添入老僧
癯往來卅一衲常與白雲俱
劉斯陛遊廬山詩峯巒疊燈杖疏笻秋入寒山古
寺鐘南斗山高天子障石門煙鎖老人峯攢青白
社成孤往矯首丹梯隔萬重但欲結廬諧勝賞坐

乘流水弄雲松
戴王綸舟泊潯陽望廬山詩芙蓉遠出白雲間萬
仞岩前絶所攀水合湓江分水色山迴星渚識山
顔幾船影落千帆轉醉石蹤深一澗閑安得仙人
玄鶴使乘風長嘯入天關
譚元春從使賢入山再遊詩曾蹊新瀉路不迷秋
巘朧川途將離幾道古澗恨三峽並上高峰補九
奇隨意木花稀點點蕩胖黃稍熟遲遲生平不帶
遊山雨霽發山光亦有秋

薛所蘊寄四弟所習守南康郡詩二首曾讀名山
志匡廬久在胸吾弟守茲邦聽事倚南峯公餘入
吏散信步躋芙蓉瀑布香鑪下珠璣噴幾重洞口
白鹿游有無昔賢蹤漱玉冷先開三峽倒歸宗巃
嵸高幾許虬松若箇容一一寫寄我用慰臥遊悰
長安剩緇塵衰年萬事慵何時解組歸相攜一杖
筇

廨宇連青嶂蒼翠欲盈几捲簾見彭湖一泓澄碧
水地僻寡酬應簿書不塡委放衙即閉門靜坐烟

霞裏朝日照平瀾波光散成綺暮色上闌干山氣
變爲紫朝暮山水間陰晴狀難紀樵歌時傍戶漁
唱亦入耳麋鹿爲主賓芝菌足甘旨勿謂太守貧
所得亦已侈阿兄客京華僕僕方未已晨趨夕返
舍埃氛滿燕市

張文光送范礽李南康詩鶯啼燕語促征鞍柳色
花香帶笑看落日故人堪縱酒清時冰署好彈冠
雲生匡嶽千峯合月照潯江九派寒南北風烟音
信杳多應見日憶長安

胡昇猷廬山詩廬嶽高何極飛泉走白霓雙九苍
昊近千點翠峰低鳥影眞難越天關似可梯攸蹤
塵世外願與碧霞棲

許纘曾題廬山詩匡山商月向誰稽箇箇匡廬客
夢迷大経風泉吹壁冷半天花雨入雲低仙人抑
鉢初收劍釋子逢儒始過泥却咲百錢蘇學士醒
來猶認故侯題

王澄觀廬山瀑布懸石上參玄古詩瀑布千条裊
飛來入湛澄盤石参玄漠臨流叙古燈遇跡輒用

掃昔擬失無憑路滑機難住新開絕所乘雙劍条
何在巖泉孰謂冰

范礽痔陽官署望廬山詩坐對匡廬攬物華碕帷
猶滞此官衙每圖半臂收玄景待扣雙林踐白花
寺練煙雲開佛彩山低星斗鎖天霞勞勞判盡公
家案草綠江青又過槎

范驟聰伯兄礽於白門詩時伯兄以南康司理督
潯江淮鹿洞蓮亭第一流明刑講學更誰儔玉壺
冷浸匡廬月水鏡晴開彭蠡秋訪隱愛過五柳客

寺僧閑到二林遊看山暇陌花欄馬轉澹情淮尖
打舟州弟何人搽釜飯雲光幾歲作公侯今朝甃
令分行爲其醉江南孫楚樓
（宋徵）望廬山詩 廬山之高不可攀其上恐
凡透天關其下蕩漾官亭萬頃滌蒼蘚壁吐玉龍
髓白雲堆現青螺鬟橫峯側嶺幾人見但有神仙
窟宅於其間五老峯上月色明三笑溪邊虎放欣
古來賢達共棲託冒險不辭窮往還嗟我茲行太
潦草輒值俏餘風雨頑平生此興良不淺煎催登

陟綠分歷飄展携節之事猶尚爾況乃汗漫塵世
半通綸我欲從之路阻艱側身終日愁容顏望廬
山不可攀
（萬時華）南康夜泊詩 近廬峰下月何意入船窗水
氣星乘動山形夜自降帆檣歸暮鵲燈火映村厖
坐久使涼露天河半在江
（李明睿）廬山草堂詩 白雲黃竹紫爐煙來往人思
問樂天其子栗青成庶事不敢失信草堂前
（余正垣）廬山詩 稜紫雙峨皮笠路九霄開

（補輯）熊人霖將抵廬山途中詩 宵天刻翠洗山粧
面面吹雲入渺茫石室苔涵封玉字谷簾風滿試
珠光慚依舊跡來耶舍笑卜新謀問鬼樹日暮不
堪回首處蕭蕭疎影下斜陽
（補輯）黎士弘 重過廬山詩 螺髮重經俯石稜高山
似欲迓人登故當假寒酬殘客何處溪橋過定僧
蠡從山漸隨岸出鶴涵嶺氣接雲嘶風觀已自須
三日況值開身最上層
補輯 趙進美 青玉峽詩 讀書臺下寺數折竹松中

晴峽開青玉飛泉動白虹影斜廻夜雪響急出天
風更喜幽潭色雙峯照若空（陶開）中夜寫山遊詩
漢王峯推件墨眠玉淵龍子迎春皎
桑喬曰廬山自釋慧遠陶靖節後始稍稍著稱高人
逸士類喜居之逮於趙宋隱淪稀踪矣而佛老之
宮山南北以數十百計皆極侈麗壯偉之觀廣田
穀豐儲術以食其徒其衣服輿馬僕從比於上官
要以棲巖托鉢之規亦少踰矣而上下崇信奔走
餽遺惟恐不及至如靖節濂溪之棲白鹿聖學之

宗乃反不逮何耶是時盧山號稱最勝亦二氏有
以粲飾之乃今二氏之居日敝自庇之敎益明進
非盛事哉又曰史言岳飛奉母扶柩歸葬盧山九
江府志云岑夫人亦附葬焉然今岳母墓乃在株
嶺下去盧山十數里不相聯屬蓋當時槩謂之盧
山耶株嶺高峻凡九十九峯志言上多雜有叢木
其支有太陽山亦謂之梅子山谷人所常往樵采
疑即株嶺云以非盧山故不述
許世昌曰盧山嵯峨巀嶭崎嶇多滯前後殺齒即奇

不如靈運聽不若弘景捫蘿席者亦時有山水間
意每欲極遊目之娛遍少云吏卒守之可喟然拔
圖玩記蔚然玄賦閒王郎東陽當為差勝否
范礽曰山之美者以峯以石以崖洞以瀑布悉盧之
形但有當焉又其地谿岈泌渤不可以系麻務泳
之辨山其予人以善大抵極飛泉流連景尚可為
失心於自在詢仙抗志於丹崖其有取也矣

盧山紀事卷之一終

盧山紀事卷之二

廣陵桑喬子木父纂著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修輯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通志

總論登山道路

（山疏）凡登盧頂其大道有三自雲峯寺入者為北
道自含鄱口入者為南道自淨慧寺入者為東道
道皆可與諸他道及小徑山僧樵子所往來者多
不可縷數皆鳥道巉絕不得輿而東道南道又荒
僻少人迹好奇之士間一至焉獨北道以天池寺
故縉紳大夫登覽者率多由之今亦據北道以論
山頂云
許世昌曰盧山山南刷銅綠黃金鋸解純蒼玉盧
山山北微藍青碧蘿堆裏翡翠屛山如西子彼爪
碎山南是面山北背讀楊君詩登山者由南而級
數之次第以正而北道主人徑薄陽者必焉則南
北推其所適耳至於梵刹溪源亦以遊役為遠近

不可扶以繩也

錦澗橋錦澗菴

雲峯寺者北道之始也逾雲峯而南始登陟而上乃至登高亭有勞堪扁又上至錦澗橋其側有錦澗菴

(補輯)王世懋記自含鄱嶺來時俯而下趨者十之七望天池仰而盡級者不能十之三故知廬山高尚在南康也

(高賢傳)天池山下有巨石障路僧慧持往誦尊聖呪千遍石裂爲二

(山疏)錦澗者枷竿峯後諸水之委也在雲峯寺前一里所水洶洶迸出石罅中雪翻霆擊一壯觀也澗故有橋成化中有蛟擁水出水溢橋敗正德辛巳陽明王公討宸濠還登天池始命僧復爲橋橋石益堅壯即今橋也

錦澗橋上爲錦繡亭亭近錦繡谷

(山疏)宋時路由錦繡谷

(朱文公山北紀行)石門澗在天池山下有小菴三四是夕宿廣福菴來日登山道錦繡谷再過小二橋皆有亭亭下又有亭基二小亭二又盡錦谷登山稍高無復林木坡陀而上至天池院

又上爲半雲亭又上爲聚露亭

(紀遊集)錦澗橋上數里至半雲亭又數里至龍王廟有綠亭(即今聚露亭)又數里至一息亭又二里天池寺(此元時路逕也)

(補輯)聚露亭畔異泉從石罅中瀉故云半雲亭羅念菴更之曰躡雲

(山疏)聚露泉風洞試心石土地崖玄猿洞俱在聚露亭側

(補輯)試心石對山一竇曰黃龍洞人飛去不遠留一几耳絕壁有隙壁上有字曰通仙臺曰清虛林近日始出綠毛苔隱兩壁咫尺手腕展布不得從滴瀝中側眼辨之彷彿而已

(補輯)嵓陰瑜在定心石旁謝靈運詠

石華表在聚露亭上兵備副使何棐建有王守仁廬山高扁

(石刻)歐陽修廬山高詩在石華表側

又上爲披霞亭凡五亭

〔補輯〕〔陳沂記〕至披霞亭行從大竹間竹皆尺圍道傍見一石劉獨物平施四大書不可考何時

〔題誌〕御史嘉州程啟充主事汝南李經副使太倉周廣僉事開州王忝慶嘉靖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遊夜分至此又御史李循義主事李萬參政汪溱副使鄭佐劉可僉事任維賢戴鯨嘉靖十二年癸巳首夏十一日同遊至此又嘉靖壬子夏四月十八日會稽翁溥閩陳公陛固安張思誠崑山張

美中鳳陽李心學同遊〔石刻〕都御史翁溥披霞嶺雲磴絕句詩

〔山疏〕踰錦澗而南金山宛轉行茂林中雖攀緣上然路以曳御碑開修整可發陟行一里所輒有亭可憩遂半雲亭逕始險仄下瞰傾崖灌木蒙翳陰乃至不可與則前挽後擁須引魚貫而進按掌附步狼顧脅息俯視飛雲旋繞太虛中如大瀛海見漾廻薄倏忽晦冥目眩神奪如是歷井將披霞二亭凡九十九盤然後至於天池

〔李夢陽廬山記〕林木鮮擣伐問之僧曰禁山也

〔補輯〕袁宏道雲峯寺至天池寺記雲峯寺而上道愈巇青崖逐谷匝壑而行絮而枯屢者曰雲幽明而厭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繡谷緋紅紫碧蜿蜒而集者曰九疊屏一名九奇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峯數里至息叟崖而亭之者五路嶔側杖而躋遇泉則瀹茶以節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尸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畫梵剎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

天半佛盧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泠然堦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嶼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縹松而過若茶煙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撼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天池山天池寺

天池山東瞻佛手岩西望白雲峯其陽秀九奇峯其
爲石門澗二水廻縈四山谽谺

(山疏)天池山者香爐峯迤西皆是乃今則循謂天池寺北云

天池塔在山頂宋丞相韓侂胄建今半頹

趙忠定公汝愚祠在山椒以祀忠定與其父母莫知所由始今廢

趙崇憲祭文維嘉定四年歲次辛未十一月己酉朔越十五日癸亥孫朝請郎知江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崇憲謹遣曾孫必垕以清酌庶羞致奠於先祖考太師慶國篤行公先祖妣莫國夫

人李氏先考太師大觀文丞相福國忠定公先妣楚國夫人徐氏之祠維爾篤行翁像此山祠宇儼設蓋已有年繼忠定公並列其間山以祠重祠以山傳崇憲不肖假守汀埂首訪精廬榱桂敧顛追惟先志心折涕潸尚期異日更責少寬再加營葺舊觀復還庶幾英靈百世炁然欲拜祠下官守拘牽敬遣賤息潔蠲以前寸誠悲切神其鑒焉尚享

(徐邦憲祭文)維嘉定七年歲次甲戌二月丙申朔越十五日庚戌門生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徐邦憲云云(宋史)徐邦憲以丐祠知江州請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卒於官謚文肅

(石刻)王守仁詠夜月明峯頂宿四絕句詩副使王慎中紀遊題志給事中劉世揚照江岩三大字提學副使鄭廷鵠霞谷二大字

(李夢陽廬山記)是日晴晝秋高下睨四海環雲如屯絮至眡眡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盎細小難覩矣其有石壁室曰天池寺

(山疏)天池寺者即宋之天池院明太祖撤而大之者也事起自周顛仙人初偽漢陳友諒之入南昌也已而明太祖親御舟師復取之乃顛者則來見於南昌既還建康乃顛者復來見於建康其所語雖無正詞然皆有義意預吐禎符以開鴻業之先及六飛西伐偽漢顛者與大軍俱西上至湖口辭去入廬山溪處杳然絕跡矣其後赤腳僧乃言在竹林寺竹林者廢寺也相傳有影無形聖僧隱焉竹林既不可見而其址故與天池院近因飾天池

以寓祀賜銅鐘一象鼓一命江州僧司倒選有道行僧可任持者一人以部牒任持焚修宣廟時度僧二十九人宣德七年敕江西都司與布政司以人力修天池寺是後恩典鮮少矣然四方之人無遠近聞天池名皆樂施予而天池僧亦多四出說民施財粟帛日至寺益饒裕諸不以天池名者民輒靳不予以故山凡上下二十巷院率假天池名以緑化焉石刻金也世界四大字在寺前東崖上寺有天池

（山疏）天池寺殿嘉靖中僧明瑄修山陰高寒附力不支舊覆殿以鐵瓦而覆甎以茅然若火御賜銅鐘象鼓皆燬於火近乃盡撤其茅而易以瓦室宇益宏麗有王守仁廬山最高處何遷天池大觀二扁（石刻）推官林天駿梁昭明太子讀書臺八大篆字詠眞洞天四大篆字太乙峯三大篆字皆欽廢壁范礽一覽衆山四字

天池在殿前仰而上出故云

（朱晦翁北山紀行）天池寺在小峯絕頂乃有石池泉水不竭

（補輯）寺西有松雲巢先是大祟山空風東向巢乃得免而吏旣亂松亭亭獨上者凡百株

凌虛閣

（山疏）凌虛閣戶部主事萃雲建有何遷靜觀堂扁後更扁曰樓碧堂范礽扁曰瞰華

[illegible]梁懋元凌虛閣贈日峯上人詩　遠公院修然世界覓蓉溪山樹寄雲踏石棲寒貝葉經書偏松枝衲掛殘定餘龍伏鉢供後鳥窺盤行悟如

如妙心知胡胡安明燈生超忽清論滿蒲團

（補輯）方沆詩　枝筇憑虛到上頭丹梯宛轉石林幽風廻洞壑爭傳響天近星河忽倒流樹杪微濛孤塔影隱中明滅九江舟從君共漱天池水設說人間有勝遊

（補輯）黃克晦凌虛閣詩　雲湧文殊古佛臺凌雲高閣雨中杯千峰盡失還孤出衆鳥分飛忽並來灘響瞑搖煙樹葉秋陰寒積小池苔不愁露濕登臨遍白首名山得幾回

（補輯）李萬實夜坐凌虛臺詩）凭几高臺遠覽玉繩轉星河寒空淨織翳夜氣今如何棲鳥擇寧枝隔木時相過澗泉墮涼月滲漾浮金波幽期愜平生浩然發長歌

聚仙亭

（山疏）聚仙亭在凌虛閣西以祀天眼尊者周顛仙人赤腳僧徐道人其几席皆出自上方亦燬於火有王守仁何遷聚仙亭二扁

（何遷四仙亭野望詩）野逕披寒雪空山傲夕昏萬

峰藏日觀一水上天門

（補輯張文總詩）天上羣仙聚玉臺人間丘壑亦蓬萊尋源我向松蘿入採藥僧從谷口回丹籙滿床雲自護碧桃千樹手誰栽諸天不在滄州外便欲從師洗俗埃

（補輯）李萬實詩）萬仞孤亭倚碧天空山風雨自年年覺來蓬島終歸盡莫信人間有聚仙

清涼石在聚仙亭側寺僧鑿石爲小亭置諸石上

（石刻）禮部郎中永嘉黃養正重修天池寺碑案畧陳沂天池寺詩）（補輯）黃養正碑寺內凡銅像鍍金者一十五銅像鉢華鍍金者二下至盌磬瓶鉢鐙桌諸莊嚴之具咸以銅爲之

（補輯）清涼臺小屋三間一望無際

文殊臺

（補輯）唐會昌間毀寺東林二僧藏晉文殊瑞像於此

（山疏）文殊臺在聚仙亭西上有文殊閣即舊五通華光閣有何遷文殊閣三大字扁

（林俊遊天池記）文殊臺下瞰平川隱顯千里

（補輯王畿詩）道人慣向雲中宿千仞孤峰等平麓手排閶闔披層霄遐擬虛空結霞屋

（補輯）（田珏詩）五岳之外見廬嶽廬嶽之巔文殊閣空削芙蓉萬丈長星河夜夜崖前落我輿每狂能自放支笻幾度來天上象外金毛獅子床將身側臥翻雲浪中有幽人覓句不超然自得名山癖不將蹤跡落人間七尺枯藤挂孤笠更入瑤京十二樓清晨日照紫煙流欲從人世尋蓬島風送潮聲

湧樹頭

(山疏)偃蓋松一株在文殊臺前葉短異於常松數百年物也(抱朴子)松千歲者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氾勝之書)栽松去中大根惟留四面鬚根無不偃蓋(酉陽雜俎)松命根遇石即偃蓋也不必千年

臺西下邃谷有火夜出是爲佛燈

(郎明龍文殊臺詩)千峰萬壑臺之東只有西方一望空天永金輪持世界晚霞散作滿天紅

(潯陽記)文殊臺西邃谷中昏夜時有火點點出其間如燈人呼爲佛燈(山疏)燦嘗以祈請而見故遊人愛祈請之(補輯周必大記)至天池禮文殊求燈因緣合離或在淮南或在近嶺高者天半低者掠地賦小詩云代馬躍躍聽五臺南方世界且徘徊傳燈便是眞知識不用奔波學善才是日雲散日出全道徹望羅漢洛即下山山上微雪山半乃爲雨矣

(朱晦翁山北紀行)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夜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疑其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山氣之盛然耶(朱子語錄)廬山下有寶故嘗有光商在設諸光物有光寶藏有光五金之光或紅或黃江海之水上常有光或小或大候晦候明並亦佛燈蓋廬山有僧夜半見火大如十圍地而流蓮花三峰見火如燈盛於天池山嶽之晶發乎重陰明滅近遠因其自然佛何與焉

(青陽何遜詩)獨立千峰杪神燈五夜懸孤深山霧合疑在斗牛邊

(補輯蘇軾詩)巨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秘何必露光芒半夜驚童稚

天池寺西南有舍利塔

(山疏)舍利塔在文殊臺下僧無舍利祇因爲名其下有石在雨霧而日映之則見五色寺僧懽之以爲文殊化見之所焉

(紀遊集)黎景高之二子丑庵與孤山僧在文殊閣

見文殊見於五色雲中（天池集）永樂中谷藩之國
時登天池而文殊先見因立碑五老峯以志其事
正德中九江守王公遊舍利塔見有光紅色冉冉
俺腆雲際俄成五彩繽紛如車輪三明三晦僧曰
文殊光也念心喜其遇亦以爲然云（石刻）劉世揚
星磴岩三大字
（山疏）千年艾萬年松皆生舍利塔傍石上艾之長
僅二三寸松稍大取而寘之巾笥之中數年㬥之
以水而種之立活餵之以油即黄殞矣而記萬年

松乾之不朽漬之復生是不死之草也
舍利塔傍南下有捨身崖
（山疏）劉世揚惡其名易之曰龍首巖石挺出虛空
中數丈下瞰絶壑觀者凜凜不自持獨陽明王公
嘗至其末無所畏焉（石刻）劉世揚龍首巖三大字
捨身崖南下有獅子岩天池寺南下有文殊岩
（山疏）文殊獅子二岩礙思者多岩之然窄隘溪廣
不盈丈獅子岩又焚崩塞獨文殊岩在
（補輯）袁宏道由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記宿天池
之再晨觀捨身岩岩石偃而出孤峯絶壑一旦遂
冠諸岩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岩
石更道旁僧遏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屐余大笑趣
之行從舊路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躡澗中石捫絶
壁更上下得文殊岩一壁皆怒石研躍空出坐候
泉熟試厓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岩石骨
㧖折頽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遜者遂爲菴址鐵
船峰當其面紫鍔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撲而見
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

髭而望大約三岩皆以純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
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
凌捨身巖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
谿澗近則鳴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岩皆據其勝是
爲天池之絶景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
入定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
無醻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之左存小室
樹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天池之僧二曰智隆曰圓鑑

(補輯)僧稳大

(山疏)僧圓鑑天池寺化主也平居碌碌既老日捧鉢過堂無異諸衆人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嘉靖中無疾留偈端坐而逝年九十二

藝文

(補輯)(周必大記)從錦澗樵徑上天池凡十五里或云兩傍通謂之錦繡谷蓋春時山花盛開望之如錦繡云山路峻甚每三四里輒爲亭以憩凡五亭第一跨澗頗雄偉行至半山有處州道人草菴在

錦繡峰下指其傍以爲竹林隱寺遊人或聞鐘鼓聲按山記云香像岡北名阿那衛内有寺暮時聞鐘梵而寺隱不見其旁半里有羅漢石亦阿那寺之類而近世誤謂之竹林耳山南眞有竹林寺由道人菴而上路愈峻每數十步即回視江淮無遁形者過第四亭有大石凌虛而出可坐數十人百千里略無障蔽平視一峰上有巧石亭午至天池禪院雖鑿二池其淵可待所謂天池今不可到號日龍潭在鐵船峯下亦有黑龍潭祈雨則至焉長

老不在同首坐道徹登文殊亭下視鐵船峰望石門澗自山委蛇而出直達於江然則尋勝菴之石門非水源矣院有崇寧間西天僧金總持像及貝多葉梵書數十牌支佛牙觀畢同道徹謁踏禪師墖其旁即定心石也道徹指其前一峰爲十八賢臺未知是否新羅石草深路迷不能至歸院日方斜復嶺行二里許至王筠塔洞視空澗又非第四亭而上可比東西二林歷歷在眼面江州屋鱗已可辨有九十九峰櫛比帮折如城堞然王韶觀文

塋其下此登眺最佳處也

(朱晦翁天池寺詩)三年落星渚北望天池山臨風起浩歎欲往無飛翰今朝復何朝陟此青雲端高尋夢已絶俯瞰何其寬西窮濂溪源東盡湓浦關渺然滄波外崇山碧連環我意殊未極更忍出塵寰何當駕輕鴻八表須臾閒視此長江水涓涓燼西還

(李夢陽天池寺歌)廬山絶頂天池寺鐵瓦爲堂白石柱傳言周顚贊聖祖天眼尊者同顚住嶮絶下

巘無底巖扃幽穿綠帷一路頂觴秋晴強攀陟俯
之四海生雲霧㠑㠑纍纍西向我杳杳長江但東
注君不見寺東崖石鐫竹林穹碑御製山之岑周
顛胡不留至今周顛胡不留至今虎嘯日暮愁人
心

東橋顧璘夜雪登天池詩 雪磴千盤滑雲廬萬仞
高木危摩皎極邏黒偵纖毫本暢登攀興俄成跋
涉勞更闌上瑩殿如喜出波濤

王喬齡詩 三月十日潯陽還偕人招我天池山手

披雲霧漸開豁眼看宵吳堪躋扳鐵船行空亂石
峽玉闕訪道開靈關智慧從知像外得浮生說夢
倫等閒

張美中詩 廬絲望不極天池境忽明山隨平野盡
雲傍半巖生虛閣供長眺滄江結遠情振衣霞嶠
外吾欲御風行

柳亭陳洪謨詩 羈迹每思依淨土重來轉覺宜情
近煙蘿掛壁千年古芸閣凭虛萬劫徂杳靄竹林
潭似习嶹巖佛手坐看無從茲悟入眞空境頓事

蒲團一省吾

孫應鰲詩 廬岳登臨春正晴壺天孤秀一尋盟不
緣俗駕逃眞境偶遂佳遊愜道情煙淨九江開夜
色月明千磴散風聲因知象教元無著魂夢宵來
特恁清

郭正域詩 廬山峰頭水一池雲生一縷水淋漓曉
來欲放看山眼爲借罡風早晚吹

劉徵詩 天池寺倚白龍潭廻谷千峰紫翠涵翌裏
江湖精舍細晚來星斗坐相參中天塔影搖香閣

絕壁藤蘿上寶龕一會眞如昏翳盡摩尼光彩照
瞿曇

補輯 張程天池即事詩 山中無俗轍晏坐理殘書
耕殿穿雲厚青林過雨疎杖藜依石蟹筆壓壺經
魚飯罷長廊下悠然太古初

補輯 黃孔昭詩 獨遊興不淺出谷雲若追林月亦
窺葉溪雨忽沾衣

補輯 王世貞詩 使君五馬一踟蹰爲愛匡山勝不
虛亭出御書天子障水成仙樂聖僧廬微陰液雪

瑞時破寺色留風猶自如未有勝才同謝監將公
佛地卜吾居
〔補輯〕張文蓀元忭同客宿天池寺詩竹林茅選隱
松蘿恰喜頭仙振衣過共倚青藤穿錦谷進看白
練瀉銀河空山木葉春猶少遠寺鐘殺晚更多一
笑與君同此夕夢回焦鹿竟如何
〔補輯〕周弘禴天池寺詩偶攜青杖躡仙蹤石磴迂
迴一逕逢百道泉聲飛瀑布半天山色落芙蓉寶
林樹冷春獲鶴碧水橋平夜臥龍臺上佛燈看不

見千年留共白雲封
〔補輯〕陳省天池寺詩亂削芙蓉繞翠鬟損悤脈日
若躋攀一江月色凌虛閣萬壑松濤撼定關欲向
竹林尋旭日還依木榻臥匡山此身已在雲霄上
惟得煙霞滿客顏
〔補輯〕陸夢龍詩雨微喜出登山路雨後兼思雨色
奇望裡蒼茫千嶂入意中濃淡九峰宜重來溼露
隨春晚小檻飛軒恨月遲嘶馬不堪衝曉去再來
應似故交期

〔補輯〕何梵宿寺詩為登危巔碧玉亭入山涼月夜
孤醒峰頭爽滿通銀漢檻下廻鑾列翠屏清興自
疑應虎伏豪吟亦信有猿聽不眠獨向諸天坐敢
謂吾今戚此形
〔補輯〕方子翁遊寺詩天池名寺住月益訪古尋僧
步未休岩徑紆迴雙樹合雲林溪秀萬川幽倚衣
蘿蔦添行色觸石煙嵐壯客游醉拂碑名和字坐
不知塵放太清遊
桑喬曰廬山南北寺之鉅麗者必以天池為冠然

無人禪德尸之僧之習於寂靜者蓋鮮方且盛儀
物事奔走以逢迎上官共視蓮社風流不逮遠矣
東林開先同
許世昌曰記天池者如弇州云從雲隙頻見其楚
諸山如聚塚低而霧合不見前後人第聞肩絜山
語相與耳林俊碑晉陽之法與負四人挾四人翻
竹以扛輀繫兩縴繹二人前挽以升下則倒載尾
後以縮伸行勢山之岌嶪具矣盡矣應劭狀岱嶽
之險鮑照寫大雷岸之奇當不復遜登是山者意

亦如褒禪山非有志者不能至無物以相之猶不能至歟夫險遠非常之觀不能絕人志思之所及而相之者十不得二三自崖而返抑無咎矣

鐵船峰蓮花菴白雲峰白雲菴

天池山西南爲鐵船峰

(山疏)峰頂有石如船而其色鐵故曰鐵船或謂異許之鐵船墮而爲峰然今集仙傳無鐵舟之說異許雖神安以鐵爲船哉(補輯)峰下常有白雲屯聚彷漾萬里錫以佳名曰鐵船雲海

(補輯)(潯陽記云)刺史桓伊常遣人尋山之奥見絕頂有蓮池池側有觴樽以爲異仙遺跡云

(孫應鰲詩)廬嶽高峰望不窮二龍飛去鐵船空天風幸借扶搖力吹入滄溟作釣翁

(補輯)鐵船峰東巒有大覺莊隱居即三際菴菴內有井深不可測乃建手濟江州越腆第有建公井文

其側有蓮花庵

(山疏)蓮花菴在上霄峰之西爲與鐵船峰近即非白雲峰上(林俊遊天池寺記)鐵船峯石偏有石如蓮花今人亦或謂之蓮花峰云往少卿胡叔廉愛其秀麗欲結菴與道者張賓陽居之已而不果

天池山又西南爲白雲峰上有白雲洞南有白雲菴

(山疏)白雲菴在白雲峰南南與黃龍菴阻一水

(補輯)(僧正汞白雲菴詩)庭空一鳥咏蒼苔曲徑斜生花自開

御碑亭白鹿昇仙臺青龍菴慈雲菴

天池山東北爲白鹿昇仙臺

(山疏)相傳有人於此乘白鹿仙去故名

龍角石在臺西道傍(石刻)壺天勝覽四大字天池二大字

御碑亭在旁

(山疏)御碑亭以奉朱太祖御製周顛仙人碑神藻流輝煥燿雲漢升崖翠巒雨露生春蓋二百年於此矣亭以石構制甚宏壯然苦冰雪寒剝石善敗數葺數敗莫能久完也

(御製周顛仙人傳)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郡屬建

昌人也年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
是頻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
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有
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傭人相雜宿閭閻之
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
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當是時元天下承
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日異詞不數年
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
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

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
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
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
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
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
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
時適見以手入胷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
其故乃曰蝨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一二三斗此等異
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嬢歹文鄉

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
動得婆嬢婆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
般每每如此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
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illegible]衣
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僑裙腰間藏三寸
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
腹無病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
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
緣缸煆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

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
周遭以火煆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
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
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
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
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逢見顛者來迓
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殽羞同享於
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閉清齋一月以
觀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二日

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問之諸軍將士問是爭取酒餚以供之大飽弗納所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其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稱先於朕歸道右迎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圖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做箇桶蓋此異言嘗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敘你充軍便充軍又間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

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令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擎之意趣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傍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

朕嘗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彼你煩多殺日未敢且縱你

行遂艱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服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剿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

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顛者至白言
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
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可以此奏朕
思方處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皆聽
皆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荅是僧伺候四年仍往
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
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
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
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

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
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温良藥兩片其一曰温良
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
內煎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
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
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二番乃聞有菖蒲香酸底
有丹砂沈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
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
請住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

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
周顛仙也方今人王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王作
然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王詩
某問曰詩將視否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
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
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
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
覩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精巧但說事耳國之
休咎存亡之道已與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御製祭天眼尊者周顛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曰
者具色相空萬物而空法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
靈斯若是歷苦劫於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隱於
廬嶽獨為朕知而濟朕雖然朕終不伎於利濟之
恩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於
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覘閱人情爵然禮
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
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嶽之神方以禮進
禮不過謝而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

取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
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歟
御讃赤脚僧詩 跣足慇懃事有秋苦空顛際跣蹤
倚消恐世覓蒐斷可脫當時業海愁方廣谷間仙
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贊然首增吾前丹餌來
臨久疾瘳
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酉九月　日從事郎中書
舍人臣詹希原奉　敕書丹并篆額
補輯 吳中立御碑詩奉表拜吳楚文章壯風朔

范矽曰顛仙仙也于至正之時則為顛于明運初
開之日則為韻聖人不欲以韻祥駭民則歸之於
仙云或曰顛仙也而号云韻夫凡左右於將興者
皆韻也多士亦韻也奚以仙而不韻乎且在中古
以前易動也堯萁舜蓂示以無知之物可矣世代
稍降奮發須奇為烏為魚啻之微有知之類示異
為後世蛇隕媪泣則固已神於物也神也仙也存
韻也而韻之局益變矣
赤仙臺南下遂谷中有菴二曰青龍曰慈雲青龍之

僧一人曰性空
山疏 僧性空者山東人得法於廣西俗真菴真性
空雖短於機緣而苦行精進誠實不欺可為僧範
念菴羅洪先空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展山東章丘
人年十九出家居五臺山戒行堅嚴南遊匡廬立
禪一紀久之受觀法於寧西爽菴禪師自是圓通
中啓苦志不惰嘉靖丁巳四月二十九日示寂春
秋六十有一其徒正華等建塔祖師塔之東遺正
還走吉水向念菴居士乞銘銘曰真空無得非然

不然假法入者以觀為權觀法亦忘性與物應深
入旋聞汝師究竟六月下旬書於石蓮洞
補輯 吳照詩 匡山有佳氣曉望信昭曠欣然命巾
車紆迴度林薄入遠泉益煩身登路逾削幽襟入
杳冥龕燈動斜砌南斗垂匏瓜九奇散蓮華雲深
鶴骨寒夜靜天語落高卧銀河邊醉枕神仙膊起
來撫白榆朗朗映丹経恍疑出世人長生信可學
山疏 慈雲菴在青龍菴南
補輯 王廷青龍菴詩 客與癡龍去僧因倦鳥還

佛手岩佛手菴錦繡谷推車嶺三塔菴

昇仙臺東北數百武爲佛手岩

〔山疏〕岩石參差如人手故名佛手高洪皆可三數丈蒼崖翠壁巑岏數十百尋下臨無地一徑縈紆廣不盈咫自昇仙臺望之宛若圖畫真李渤所謂雄麗過於天池者也元張山翁有詩

〔補輯〕李日華詩三茺白雲生佛手九江寒月照禪心

〔補輯〕王在晉詩巉巖有仙窟靈光透十丈垂雲既

可俯似屋亦堪仰天下斬頑石混沌鑿罔象我佛現金身迦趺席平壤野火燒松雲灝氣挾秋爽上有長流泉時聞出清響瓊漿靜涓瀝太液夜洗洪西方玉蕊蓮倒插青霄上因之窺妙相其如示諸掌

一滴泉在岩內有石黑質而白紋其端有泉時時滴而不渴其下有小池水寒冽而不涸

〔東晦翁山北紀行〕石室嵌空中有井泉

〔石刻〕佛手岩三大字游仙石三大字

〔補輯〕周必大記過佛手岩雪花滿樹菴門尚閉乃知昨日大雪今日驟霽望南山雪氣猶未散賦小詩云十月頑陰不見山山中一夜雪封菴伊予的有尋仙分日照北山雪在南開每歲自九月便有雪至三四月乃消去岩下空洞不止容百人下有泉水道微云岩上立峰如指故號佛手近爲野火焚烈矣綠岩後細路數百步東望一峰即舊峰頂院今廢或云其間方是錦繡谷達於平田又下視磐石相傳遠公講經臺也

岩南有佛手菴其名僧日修巳日行四

〔晦翁山北紀行〕佛手岩僧緣崖架閣以居

〔山疏〕佛手菴一名岩憩菴初菴小岩道窄縛木爲棧以助之其後僧化民出財治菴拓其道盈丈無役故勝云

千佛閣在岩西有何遷無上樓扁

〔景德傳燈錄〕行因禪師鴈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住佛手岩南唐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即潛歸岩室而化塔於岩陰

〔冷齋夜話〕行因住棲賢一夕大雪逃歸舊隱托岩
立化
〔補輯〕佛手岩岩有洞三間大岩腹中有白石脉理
宛然如龍狀頭角尾鬣俱全其長盡岩之廣僧行
因居此嘗煑茶延僧起托岩屏立化作偈日前朝
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岩石間想見煑茶延客處
直綠生死不相關
岩北有竹林寺遺跡
〔山疏〕佛手岩東北有盤石突出下臨絶壑潭色沈

沈正黒僧云故竹林寺也有影無形神聖所居風
雨中行者往往聞鐘梵殷又言其後門乃在井露
亭側小石峽中
〔補輯〕〔朱朔昌記〕先是匡續托廬茲山聞此地多仙
人數來此一日逢二道士要之前門來叩石爲期
續如其言遁得啟闢而入話良久乃出今遇仙亭
固前門云此其說若存若亡然石罅中隱竹林寺
後門五巨書則月所覩見石罅不盈寸許何從着
斤斧日光掩映巨書乃現而余行正晴霽熟視頗

眞事又非习者
〔石刻〕竹林寺三大字李夢陽曰非篆非隸顛仙手
迹也桑喬曰顛之題在洪武初而勝國延祐泰定
時李洞遊廬山記黎景高紀遊集已並載三字曷
得爲顛筆哉黎景高云三字羅隱書
〔宋放竹林寺詩〕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慇懃竹
林寺更得幾廻過
〔補輯〕〔袁宏道詩〕以手磨苔痕終古搨秋碧搨取九
江流洗空洗雲魄茫茫竹林人斑花生古額坐斷

滄海煙日月如窮谷
有亭曰訪仙亭
〔山疏〕訪仙亭亦謂周顛〔石刻〕樾橋錢仝絶句詩
〔孫應鰲詩〕訪仙亭畔野雲深习迹猶傳古竹林高
皇御碑常照耀祇園寶樹只蕭森尋巖忽動棲巖
興住世其如出世心兀坐觀空移晚日獨憐山水
似知音
〔補輯〕〔湯賓尹記〕予遊北山登天池尋竹林寺獨立
訪仙亭上江如帶舟如凫田疇如拆凫下雉諸山

隱隱來処如昇如獻少焉雲縷縷出山下如數白
鴿徊翔林莽間斯須瀰漫天地江山入我四顧無
影觀立既靜若有翁忽往來遊行空中者於此叟
覓竹林寺真成夢語耳由竹林至大林由大林至
講經臺皆冒重雲中畧風橫掣數努力周足不然
恐飛去捫崖得路停一菴半晌已而出戶忽大風
從地捲獨全露香鑪峰衆共合掌讚歎希有
右西崖下爲錦繡谷谷有黃谷洞鐘鼓川
（廬山記）谷多奇卉春至即紅紫爛然故名錦繡

（舊志）谷即慧遠所嘗蒔藥處
（山疏）黃谷洞在錦繡谷中黃谷禪師宴坐處也今
不知洞所在黃谷事無可攷
錦繡谷中有石門中可通人行然不當行道
（補輯）（王安石詩）還家一笑即芳辰好與名山作主
人邂逅五湖乘興往相邀錦繡谷中春
（補輯）（王克晦詩）霜露變秋葉雲霞記石壁山人有
衣裳猶自費刀尺
右東北爲推車嶺嶺側有三塔庵

（山疏）佛手岩側舊有白雲亭亭刻岳武穆寄慧海
上人詩今不存元雪屋長老有白雲亭詩
（補輯）從龍舟石取推車嶺望大林峰入寺皆岡行
也險峭之極忽坦率綿亙叢翳大里悉絕不知是
萬山上
桑喬曰竹林寺山南北人所言其地各各不同山
人言在小天陽峯下梁以周顛之事則山北爲得之然使聖
僧縱此敝寺滯而不化何以爲聖僧哉鐘唄數晴
晝即不聞風雨乃聞之是妖妄之托矣

范礽曰竹隱寺誌異也誌其異以新人視聞云爾
風雨時來鐘唄聲作何殊於石鐘之噌吰爲水風
之吞吐哉入山者疑高測深耳目眩惑大怪之哉
影接之無端意其中必有憑焉而又不欲畢近其
說以示其所至之已淺也偸竊佛號將使神聖妖
人自媚爲火爲燈天書滿山矣豈不爲理道所笑
大林峯臥龍菴銀臺菴上大林寺
推車嶺東北爲大林峰
（山疏）大林峰者晉慧遠時曇詵法師於講經臺東

南雜植花木蔚然成林故名大林又名雲頂峰

羅漢池在峰西舊志云近佛手岩又志云峰有新蘿岩飯牛池鷄冠石今不知所在

【補輯】白蓮池即羅漢池池在寺後峰之顛清洸如鑑四引而西流

【補輯】文德翼【飯牛池詩】憐此牧牛客棲山亦已愚百川流正歇千里草都無放鼻逆雲外轉身向月孤白從池上過相信不蹄躑

大林峰之西有臥龍菴

【山疏】臥龍菴即水口菴水口者大林峰前諸水所由以趨於錦澗橋者也硤石詭壯水淙淙然菴處其徼亦勝地云

【補輯】臥龍菴即石隱菴水口之僧曰石生

【石刻】臥龍菴三大字范礽尺木二字

大林峰西南有銀荎菴

【山疏】銀荎菴在臥龍菴東擲筆峰北麓

大林峰南有上大林寺寺前有寶樹二株其名僧曰遜禪師曰登師

【山疏】上大林者晉僧曇詵建後兵燬明宣德中僧慧究復建成化中僧圓泰修山顛諸刹此爲故古云有何遷風泉雲壑四大字扁

寶樹二株在寺西南亭亭如車蓋娑羅木也往西域僧自其土攜之來以植於此扁清中其一附於生一花如蓮花大如盤色蒼翠如其樹色

【唐】安西道進娑羅木枝二有葉狀木有娑羅特爲奇絶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榦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

【補輯】王世懋記寶樹者其一亭亭道傍扶疏四垂妙好端正若浮屠所畫瓔珞琪樹者近忽出一瘿作人狀僧輩以爲大士像云其一生澗傍枝葉覆蔭根出石間泉漩漩流其上樹之美故讓道傍者而所據勝不啻過之【補輯】萬曆間樹爲毒龍所折僧因以肖西方化佛之像曰寶樹現像

【石刻】大林寺三大字在寺南石上

【神僧傳】僧登師者不知何許人誦法華經晝夜不息嘗清夜說戒相三皈依忽口吻放大光明照耀四

衆號拜啞閑師不語光亦旋繞師日本欲受戒那
得見光啞閑光見乃受戒之祥非得戒正緣今更
從初衆嘿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啞閑遂辭
去

〔白樂天遊大林寺序〕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
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
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建神照雲皐
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
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

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
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于時孟
夏如正二月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
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
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
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
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
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
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
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元和十二年四月
九日白樂天序

〔補輯〕〔周必大記〕自佛手巖一二里渡小溪乃至大
林寺遵野火僅有基址其額爲敕賜者從實墳巷
价令一僧掠其田人無知者予按白樂天詩必實
恭之物色乃能至其傍小徑即下山南棲賢路也
地在山頂而反平衍謝靈運詩云冬夏共霜雪其
高可知余作吊大林詩云上盡諸峰地轉平天低
雲近日多陰古來南北通雙徑此去東南啟二林

虞世南碑從泯沒白居易序今推尋康廬第一余
仙境忍使如今遂陸沉

〔周元公詩〕三月僧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
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
袂縹緲覺身輕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
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微
脫都忘寐心疑在沃洲

〔補輯〕張世綠和周元公詩林靜何知夏巖花照水
明寒翁拂雪隱曲徑傍雲行竹韵隨歌遠松風入

夢清枕源疑即此漸覺俗緣輕

[補輯]黃雲師司馬花徑詩徑染朝霞色山邀白傅春芳非俗四月坦步見幽人影過枝分蝶香歸石滿茵年來花自醉谿上草萋萋

[補輯]黃雲師遊公橋詩遊公橋上路餘滑未全潤石瘦連僧定藤孤倚月描種花春自往立雪靜忘愁莫謂茲風杳松聲起暮潮

[山疏]大林峰北下即講經臺語見東林寺類中

大林峰之東北香爐峰之後山也其北為香爐峰其南多靜者居

[補輯]大林寺之東有菴曰黃蘆小隱僧嵩詩曰溯風吹起慕雲香竹屋無燈松影長午夜定中誰與語一杯茶熟借寒光

大林峰南水出錦繡谷過錦澗橋

御筆峰法堂菴彌陀菴白雲菴赤腳塔將軍山

神龍宮

大林峰又南為御筆峰

[山疏]御筆峰在牯牛嶺西北峰巔有石卓卓如筆故名[十八高賢傳]慧遠製涅槃經疏疏成而擲其筆筆卓立虛空中不墮故名

御筆之西有法堂菴

[山疏]法堂菴當御筆峰脊所處獨高可俯視山巔諸剎

御筆之南有彌陀菴

[山疏]彌陀菴俗謂之火場在御筆峰南下逐谷中菴極幽邃山峻水清與如嚥如有何遷御筆菴稱其地故戒壇也[石刻]戒壇二大字

[補輯]彌陀菴今稱為火蓮院僧古拙居此劉嵩聯云四圍山色無漏果一道谿聲不住因

[山疏]廬山每靜夜無風時四山山徑中有聲洽洽可聽蓋山籟也又忽時有大聲砰訇莫測所從來

御筆之東南為長衝

[山疏]長衝在彌陀菴迤東牯牛嶺下長衝者長且平可蒔粟數十百石有泉數十泓石門澗水之源也

御筆之西南為白雲山其陽有白雲菴又西南為赤

脚檜山其陽有赤脚塔

〔補輯〕撥封寺在塔前明靜菴之道場也

〔山疏〕赤脚塔在白雲菴西其僧即天眼尊者周顛仙人所使進藥於明太祖者也姓沈名覺顯湖口人行業莫可考九江府新志湖口縣志乃曰覺顯嘗師事周顛云顯之卒也明太祖特賜葬塔以白石後火乃易以鐵上有御製二字金塗之

長衡之水逕涌陀菴出鐵船之東爲石門澗

脚擎又西南有小山曰將軍山其西有神龍宮

〔山疏〕神龍宮在將軍山西下邃谷中南通九奇北距天池若石幽邃宮左有大甃以受長衡九奇諸水　白龍潭在宮左大甃中其潭神龍時來居之咪則雲合湧水洗潭

清涼石在宮北道傍〔石刻〕文殊播化神龍之宮八大字天池二大字

〔補輯〕將軍山南有溪曰將軍河河水西流入石門澗其中有淨土菴圓覺菴

九奇峯

將軍山之南有九奇峯

〔九江郡志〕天池寺有九奇峯蓋總廬山諸峯而有九云

〔山疏〕九奇峯者東起自舍郡嶺而西放乎上霄峯連山嵯峨角立爭長雄其奇者有九故云九奇俗謂之火焰山是也上霄峯舍郡嶺別有類

〔補輯〕九奇峯十二景匡公廬九峯門懶出岫誰半問杜鵑岩秋錦樹佛髻峯壑峰奇三隱翁子石

〔香雲軒〕大雄峰南昌黎元寬陳弘緒劉斯埼豈晉陵席教事清淵周之恒各有詩彙爲九奇倡和少宰熊文舉銓部熊人霖文德翼西臺黃雲師水部陶文時俱有題識

范礽曰九奇峯者以匡南五老諸峯至此咸具焉絕壁路盡忽石梁橫亙下通門賞進聯視之亭屋兩三楹僧匡雲構也匡結宇既久乃目曦九奇十二景走南浦來諸名人欣賞以擧擧于奇之傳夫九奇在峯余若惜之匡爲奇郵奇若告之九不盡奇而奇以九也知其奇者其莫或盡之

補輯南昌黎元寬九奇僧匡雲塔誌師於九奇關
創之衰食之咏歌而嗟嘆之每語余曰吾有二願
願三世作九奇主人如此未可謂無著然偏者工
機變以求教利不宥走荒唐而安詩酒和尚使世
情不宥忻山水此亦漸近清虛師屢者期余往看
杜鵑花千樹萬態歷數之以爲是雖無情亦將得
拜余終不往余其澤犹之類也哉然雅爲師而神
遊矣師又嘗屬予裁詩壽盍雲余眡無多已輒爲
多事箏若山雲贈水雲之句以軒輊之今閒其乃

有揚璉眞伽之過適損罹誅借大力負之而逃以
此悟世出世間凡有身命不能保無墮落去歸升
車之詈淫女騎頸之箠皆在末路如禪師者其庶
乎免師俗姓王氏世居江城之雷公塘七歲而出
家年十六而後發念參方問法於京都之一雨禪
師頗戒具足名之曰性淳別號匡雲歸廬阜也
補輯熊文舉懷匡雲詩歷歷峰巒燦列星石如鷗
鷺宿沙汀雕鏤象物分奇正點綴從僧辨古今萬
斛水雲環草榻百年風雨上茅亭憑高怯險還回

最相信相依道者心
補輯黎元寬詩飄風應不到匡廬臥起匡公走訊
予即有煙霞成國土寧無欄楯勝磚礫道人忍得
諸根在老友看來一夢如爲問九峰峰頂上可容
勞苦試驗
補輯陳弘緒詩誰穩青山臥家家雲水蹤獨餘峰
頂杖長倚不避松開茗春還幾餐薇客屢逢縱空
諸所有慨嘆敬重
補輯劉斯埼詩廿年一衲未能更契濶重來續舊

盟蓮社可曾逢令尹匡廬久已占先生當時論法
應歸一此日深禪不立名參得黃楊余自笑貪尋
無眼斷無明
九奇之水分數道北下與長衡諸水合而出石門
九奇之北麓有小山曰青林山山近於將軍山
補輯青林上有淨業堂五峰菴
補輯將軍河東上爲金竹坪千佛寺在焉寺距仰
天不數里前對鐵船峰左高峰名火燄皆象形也
匡廬之頂峰巒四圍如蓮花葉此居其中最爲深

穩明神廟開恭乾和尚始開基爲僧續芳益恢大
之聚僧萬指號爲巨刹旁有老杉修篁交蔭送影
又古松一株短小屈盤如龍廻劍舞興致在常植
之外寺內有藏經閣閣人曹學佺題其扁曰深竹
經殿又有楚天閣設於亭其隅有倚雲泉傳一僧
持呪夜見於下白雲裹地久而不散以杖卓之泉
遂噴出寺東有支提峯明瑞桂二藩建六和塔於
其上寺永樂間承新城黃端伯勒碑又有雲屏峯
與雲屏比肩者爲萬篠嶺

〔補輯〕支提峯北有峯對峙曰玉屏峯其陽爲黃龍
寺萬山重圍中途石壁甚硯寫天台王士昌大書
邪五天遠殿皆滇南銅像精巧奇麗閣中龍藏慈
聖皇后頒賜莊嚴希有開山者僧澈空而致此寵
賚者僧界淸與有力焉寺又名鹿野苑寺內羅漢
畫像傳爲吳道子眞蹟按朱期昌記原出鄧文潔
家勃勃有韻卽非道子筆當是宋元名手寺東南
行二里許有地曰茅竹園東北有宿雲菴菴前有
石如魚王士昌鐫飛魚二字

范祕曰黃龍寺卽黃龍潭梵本紀文以黃龍潭殿
焉蓋北行盡矣又續之以南若循環然此或述者
之深情今必欲一覽而盡溯其肯矣嘗建康者不
常制置紆曲耶惟黃龍寺距金竹坪三里許又與
九奇相眉應也麗屬互見雖去潭之舊編爲遠總
之只在此山中耳

上霄峯

九奇峯西南有峯奇秀者上霄峯也

〔山疏〕九奇峯連延而西中斷復起二峯尖秀如簪

玉筍是爲上霄峯實九奇西第一峯也鉅麗乃高
於九奇峯石門澗道中見上霄縹渺微露其巔於
諸峯上益轉而西南浸近邪橋卽上霄之奇始益
可見天池蓋僅揖其背云

〔舊志〕秦始皇漢武帝司馬子長皆嘗登上霄

〔一統志〕上有石梁石室瀑布禹刻秦始皇漢武帝
石刻今並亾之

〔補輯〕上霄峯北有大磐石曰秦帝石相傳始皇嘗
坐此石又北有會勝菴寶樹菴菴北有般若庵僧

安然矣

〔周景式廬山記〕登廬山望九江以觀禹功其旅峯乎東南隱諸嶺不得騁矚自廬山人迹所登迴望旋無復出此者又甚高峻每雨其下成流而上猶皎日峰頭有大磐石可坐數百人

〔孫應鰲詩〕海外神人不可扳始皇曾此望仙山白雲翠壁還堪老浪說飛昇出世間

〔補輯〕王世懋詩上霄峰影跡與天石匣丹書總未傳岩下久無封禪使老人常枕白雲眠

〔補輯〕袁宏道詩芙蓉萬尺花如鐵秋宿晝澁紅霞屑螺頂仰人騎杖來天衣琥帶雪山雲帝遣神丁量海洗繡錯斑稜生平祇一萍吹作潯陽城半乜琥為江蠡水尚青直上一萬重綠矓咲啟金泥封煙重雲滑不可去怒鞭白雀榴張公

上霄之水其一逕鐵船峰西北與石門澗水合其一西行出白雲菴側入金家坂

仰天坪

上霄之南有地高且平者為仰天坪

〔山疏〕仰天坪者上霄峰南之平原也地在峰半其高略三之二高且平謂之仰天坪坪去漢陽峰可十數里蘇坪而望上霄後擁若張翠帝漢陽前列若施螺障諸峰騈羅向背遠近靡不悉備陰谿迅吹勝發林木應響如鐵騎數百大呼疾馳寒氣襲膚毛髮森豎不復能久留矣

石花生仰天坪石上或青或白其狀若雲花而不葉可用為藥

〔補輯〕竹書紀年周康王南狩至廬山仰天坪有周

王城劉孝綽酬陸倕詩乍覩秦帝石復憩周王城是也其說未足深據聊為訪古者之助

〔補輯〕仰天坪有雲巾寺神廟間敞堂老宿創興之尋峰四圍周匝整密一登殿庭竟忘險峻風氣高寒庄頂刹讓尊矣

〔補輯〕但啟元詩千尋鐵壁絕塵表上有玄猿疾於鳥僧定閒敲清磬敔徘徊不覺楚天小

〔補輯〕張洲詩久擬歸泉石臨幽與仆躋數椽隨地潤一枝極天遐伴客酬山果逢僧飽寺茶羞看風

雨客萬慮抹煙霞
仰天坪西南爲上下黃龍山又西南爲馬耳峰語
皆具岡道類中

牯牛嶺異王岩月山

九奇峰東北爲牯牛嶺
〔山疏〕嶺雄峻如人箕踞而眠重淵當其東山之名
者莫高於鷄公石然嶺猶俯視之如兒孫然其北
有石如牛首故名
〔續尋陽記〕牯牛嶺石載土蓋岨山也隆然敦且厚

〔山疏〕牯牛嶺北爲烏龍潭東林寺前水之源東北爲聖治
蓮花雙劍諸峰東爲屋脊嶺其說散見各類中
牯牛嶺之南有地曰異王岩
〔山疏〕異王岩者勝國兵亂時土人相與團結避兵
處也異王蓋其長云岩在牯牛嶺南地更曠可蓺
粟數十百石然高寒不獲其東南即鈴岡嶺
牯牛嶺之西南爲大月山
〔山疏〕大月山在含鄱嶺東山特出不與他山聯其
形如半月故名山之南亙含鄱口若爲含鄱之屏

蔽云月山東南爲五老峰語具五老峰類中
大月山東北有水東流出五老峰背下注爲三疊泉
有水出大月山東逕砵砂峰背下流爲黃石港
大月山南有溪南出含鄱口爲白水澗
〔山疏〕溪無泉源集雨成流

含鄱嶺新菴香山

大月山西南有山雄雄橫亘曰含鄱嶺嶺之北有新
菴
〔山疏〕含鄱嶺者九奇峰東第一峰也以含鄱口故

別出山橫亘崢嶸如火又如猛士乘馬而馳勢甚
壯偉嶺東南中谿爲含鄱口
新菴在含鄱嶺北大谷中
含鄱嶺水北流逕神龍宮入石門澗
含鄱嶺下有泉曰湧泉泉東北流入於月山南之大
溪
含鄱嶺西南爲香山
〔山疏〕香山渡溪而東即犁頭尖香山之南即桃林
山語皆具山南含鄱口類中

香山西北爲田壠

【山疏】田壠與仰天坪近小山也其地平衍可蓺穀三數不往而康人皆田於其所然高寒不穫又多豬鹿傶獲之援人力莫能制事遂已今其地猶有田塍焉地多渍泉四時不竭

小漢陽峰大漢陽峰

田壠之南爲小漢陽峰

【山疏】小漢陽峰在仰天坪南山峻特蜿不及大漢陽之壯偉而尖削過之土人謂之尖山其西南則

馬耳峰

豆葉坪在小漢陽峰東半山地饒山豆山南人嘗採其葉食之又有渍泉四時不竭如田壠

【補輯】豆葉坪有龍山和尚道場西南爲覺谷石庐頂寺在焉了宗之道場也

【補輯】謝【盛運登庐頂望諸嶠詩】積嶂忽復啟平塗俄已陟亦隴有合杳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補輯】顧況【庐頂詩】遂闢林下語知是經行所日悮

香風時諸天散花雨

【補輯】袁煒【登庐頂詩】靈鷲斷鴻濛真庭鎮南陬孤標過斗樞插根踞坤軸我策盧敖杖高秋凌雙足流虹射劍鋒浮煙泉爐殷長咲海濤翻血上崑崙宿

小漢陽之南有廢址爲竹叢生之土人曰竹林寺基也風雨中鐘唄殷在是

長壠在豆葉坪東南桃林漢陽兩山山峽也仰天坪有水經桃林之西循長壠而下入桃林澗

【補輯】熊文舉【桃林澗詩】側徑風搖島道悲白雲滿遠浩無邊生看寒葉三秋景如汸春花一月天淵涓老篇時注缽崖孤深夏欲加綿山僧不解與人事話到干戈亦惆然

小漢陽之南爲大漢陽峰

【山疏】大漢陽峰者廬頂南之大嶺也南康人謂之漢王包九江人謂之漢王坡其上有峰南康志謂之漢陽峰今從志廬頂惟此最高大東放乎桃林萬壽寺而西迄乎康王谷語廬頂之峻偉宏壯者

必歸焉其巔平曠無喬木下視濛濛窈不見底雖
六月亦寒衆或曰洪水稽天時漢王避諸此峰盧
山皆浸此峰不沒夫洪水莫大於堯然其時無漢
王也昔稱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烏有所謂盧山
皆浸者哉借第令皆浸天下當悉爲海寧淩有遺
民耶漢王益方言漢陽之訛云
[補輯]漢陽峰北有巨石曰天鏡石或曰即栖谷石
其下有裂裟泉
[補輯]存初公詩漢王峯上擁樓臺萬綠陰中石鏡

開明月和僧聰下立天風吹鶴日邊來一庄翠岫
煙霞好九疊雲屏海岳魁爽氣蕩空塵世夕仙人
爲我洗茶杯
[補輯]御彼中湖中望漢陽詩驚鴻逐月避陽閼四
望星低近欲捫水涨似侵湖石瘦風高無奈領雲
頑眼逢奇處神先告心到良遊事可删未識此中
真面目憑看仍鬧爲重山
[補輯]釋晦山漢峰詩中與衆山望曾說漢王登嶽
靜私閉客峰高延野僧乾坤浮幾點日月逼孤藤

忽地煙塵起在山失故層
或曰漢陽之上有螺蚌中何也曰固也[述異記]桓
沖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
巘有一湖匝生桑樹中有大羣白鵝有敗艑赤鱗
魚使人渴欲往飲赤鱗張鬐向之遂不敢飲
[列仙傳]湖底數頃蚫蠡盈其中[尉景大廬山記]山
頂寫湖凡賴尾鯉鬚者精皆傷刺[潯陽記]廬山頂上
有池水池中有三石磨霜崇則飛於山北
漢陽之北地多峻級側叠而上日樓當其下即烏

龍潭詳具康陽坂類中
漢陽之南有紫霄鶴鳴諸峰詳具蘇宗陽先諸類
中
桑喬曰九奇峰惟九江新誌言在大池寺而僧洪金
所指形勢似爲得之諸它僧言皆乖謬無定論不
足考憑元李洞以九疊屏爲九奇峰而一統志與
九江府舊志亦云九奇峰在廬山東南亦謂之九
叠雲屏與金所言皆不合因併録以廣異聞
許世昌曰天池於山以北稱覆且矣以周仙僧之隱

盛昌怙焉萬曆間僧持兩字偈遂闢金竹黃龍之

剎至勤慈聖頒經宣敕以彼願力赫然有成如是

哉夫項存夫我者也而力生於借存乎我者鮮矣

疑之謀借于外者有眾多之勢天下求賴之矣釋

子飄衲吾取微焉

廬山紀事卷之二終

廬山紀事卷之三

廣陵桑喬子木甫著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修輯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山南有隘口東北行至張公廟

黃龍山通書院

德安星子之間有地曰隘口

（山疏）隘口者山南之西道也路由廬阜黃龍兩山之間山對峙如門初甚隘過此則豁然平曠故謂之隘口

隘口之東南為黃龍山

（南康志）黃龍山在縣西三十里

（舊志）山秀聳蜿蜒磅礴周五十里相傳廣明中有黃龍見故名山有兩巖讖云三爪踏三溪謂沙溪豬溪龍溪也

（真仙通鑑）黃龍石在黃龍山上廉青霞觀後仙人文女真與黃龍昇天處也又有文女真昇仙臺

（山疏）文女真其世代名字無可考或曰名慧通晉

人

黃龍山西麓有通書院

山疏通書院在臨川府黃龍山西麓不知其所由始或曰陶淵明之祖居或曰宋以來星子人所立以祀靖節者也棋盤石在通書院東南唐衡山下唐衡者黃龍山之支也

石刻天生自然四大字元嘉元年九月一日書九小字又小醉石三字皆在棋盤石傍一小石上

溫泉經瑩山

黃龍山北麓有二池水曰溫泉

周景式廬山記王簿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闊一丈許沸泉湧出如湯冬夏常熱

豫章古今記輔山下有二泉其一常溫

王禕經行廬山記湯泉甃石為池者五

舊志靈陽泉在黃龍山麓

新志湯泉有四井

山疏溫泉今止二池井尚有存者皆沒於水中其無井處有沸泉當其沸處砂石熱不可侵其不沸處即冷如常沙而東一池左熱可瀹鷄西池水稍深又有他水來雜之故其冷者三之一無所謂穴口闊丈及五池云

舊志靈陽淨慧禪寺在湯泉上

山疏俗謂之靈湯寺寺僧嘗鑿石為龍首以出泉今僉廢補輯僧名黃龍院宋景德三年賜名淨慧

山疏往聞溫泉之下多硫故其臭亦硫惟下有礬砂則其水亦而香不赤香亦不硫臭者其下有礬

本草礬石性熱山有礬石草木盡焦礬石入水泣寒不冰唐于西日今積硫於水不溫是有硫之說未足憑也

桑喬曰夫雷火所灼其氣亦硫豈以雲雷之中而亦有硫哉蓋極陽之氣也夫溫泉者亦極陽所聚蘊隆焚如五行變化奚所不至甫山之墟有涼䃜焉可云其下有冷石耶

范礪曰溫泉長延可二十餘丈熱不可手上有山流來投之則溫氣少減即沸處亦不過一笏地耳如以石砥之導其水入田則氣愈烝出其不沸處

皆可論也土人每從洞底掘得硫黄舊誌所云枝
陽所聚將毋理道之常譚乎
〔于鵠溫泉僧房詩〕雲裏前朝寺修竹獨幾年山付
無施食罷漱亦安辭古檜巢溪鳥深房閉谷泉自
言僧入定知處梵王天
〔朱晦庵溫泉詩〕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峰幾
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峯上靈秀衆發下清美退茲
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然丹黃燄變此玉池水客
來爭解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紘絶今久矣

水碧復流溫相思五湖裏
〔補輯〕〔唐白居易詩〕一眼湯泉流向東浸泥燒草暖
無窮驪山溫水因何事流入金鋪玉甃中
〔補輯〕〔宋蘇軾詩〕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
吞若信泉生本無垢此泉何處有寒溫
溫泉之東有謝靈運繙經臺
〔山疏〕繙經臺去溫泉不能一里臺廢址存俗謂之
經臺山〔補輯〕〔周必大記〕靈運繙經臺或云地屬皇甫
道人已焚之矣

栗里虎爪崖濯纓池醉石
溫泉之北其墟爲栗里
〔山疏〕栗里者陶淵明先生所居之故里也其地在
虎爪崖之下
清風橋在栗里坂去醉石一里所醉石澗水之所
經也嘉靖中御史李循義更名柴桑橋
〔補輯〕柴桑橋兩青石渡田泥耳橋石大有筋脊不
借王陽坂司馬挂也
栗里之北廬阜之上有崖爲虎爪崖

〔補輯〕〔郡志〕虎爪崖東有仙蹟二大字
〔山疏〕虎爪崖紀遊集謂之龜形山在紅花尖山西
南
虎爪崖之下有濯纓池
〔山疏〕濯纓池在醉石北崖上池水出於虎爪崖
〔石刻〕醉仙濯纓之池六字
〔舊志〕栗里池在縣西南三十里淵明故居今不知
處或曰即濯纓池或曰非也新舊志濯纓栗里二
池皆並載

濯纓池之下有醉石

(山疏)醉石在濯纓池下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眠枕石

(補輯)周必大記石有凹處俗云陶公枕痕也嘗記前人題詩云五字高吟水一瓢盧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爲東風肯折腰

(舊志)栗里源即醉石澗在醉石傍

(南史)先生素官歸盤與時往來盧山中醉輒臥石上其石至今有耳迹及吐酒痕焉

(石刻)歸去來舘四大字有明進士盧襄詩及他諸詩皆在醉石上淵明醉臥此石六字歐陽國華李升華皇祐伍年同遊十三字有宋三衢吳虎臣林徐鉄元祐三年飲於淵明醉石二十字俱在醉石傍崖上

(補輯)唐白居易訪陶公舊宅詩垢塵不污玉靈鳳不啄羶腥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爲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

唐顔眞卿醉石詩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不肯就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相公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逐孤雲外心隨還鳥泯

朱文公跋有唐魯郡顔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

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舘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illegible]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公正臣聞之亦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淳熙辛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無名氏醉石詩)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石上醉痕在石下醉源深泉石晉時有悠悠知我心似醉元非醉永懷宗國屯明石上痕相觀欲無言沉醉非關酒深情石應領

聊覘當時人情勝復誰醒

〔補輯〕宋陳舜俞詩 胚胎飛泉青遶石悠悠天恭翠鋪空是非分付千鍾裏日月消磨一醉中柳絮任飄荒逕畔菊花仍在舊籬中水殺山色年年好甚使遊人呱素風

〔補輯〕元龍仁夫詩 淨社歸來倒石床醒餘肝膽泥松香行人只貴陶公醉誰識悲涼述酒章

〔補輯〕宋帥孟詩 萬仞峰前一水傍晨光秀色助清涼誰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淵明入醉鄉

〔補輯〕陶明道詩 巧石琢山骨天然此石傳醉醒不知處影照濯纓泉

〔補輯〕王養正詩 首陽恥食粟三閭羞歠醨清至仁乃得忠過節亦奇淵明令彭澤拂袖賦歸辭一尊但常湛五斗復奚爲頤茲磷磷石坐臥每覺宜石醉我自醒我醉石還支耳迹與石洗不聞宗國悲酒痕與石介不同汚垢淄詩書等糟粕天地輕無枕留斯一片心千古俟相知

醉石谷中有館二日五柳館日歸去來館

〔舊志〕五柳館在縣西三十五里淵明故宅栗里是也今廢

〔陶集註〕初先生之居柴桑也歲戊申遇有回祿之變其後年庚戌乃從居南里之南村

〔山疏〕歸去來館在醉石澗東麓今燬惟一廢丘而淵西又別有廢丘不知係何所土人謂二廢丘日上觀場下觀場而猶謂下觀場爲書堂云

〔朱文公歸去來館詩〕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歎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

況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臨風一長嘯詞以歸來篇

〔補輯〕宋黃庭堅題歸去來圖 日月言歸與得歸迎門兒女笑牽衣宅邊猶有舊時柳漫向世人言昨非

〔補輯〕僧德洪和歸去來辭有云宿雨初霽山氣如奔紛然落葉滿戶衡門寶一篇之秀句也

〔紀遊集〕醉石觀即歸去來館然不知何時易館爲

觀而主以道流
太玄張天師請雷霆住醉石觀〔疏〕醉非無醉空留
石上之痕歸乎不歸老却山中之屋欲重先賢之
名迹須憑當世之大才龍淵提點栗里衣冠柴桑
人物廣萬間於淮右擎一柱於江東山蒼蒼水淼
淼正俞先生之待桂團團石齒齒合爲隱士之招
非舍已以芸人是興廢而繼絶必恭敬止得其所
哉懷淵明之愛廬覩玉宇瓊樓於頃刻得炎宋而
開館集瑶箋珠礎於三千豈爲莵裘之營益謹華

封之祝方兹俯席宜速回轅
〔新晉陽秋〕陶潛九日無酒但往坐宅邊菊叢中採
摘盈把望見王弘遣人送酒即便就酌
醉石澗水南流與温泉水合而入德安
桑喬曰諺云其迹彌近其心彌遠淵明雖忠晉然
善自藏含雖不舒以酒爲名肯陽爲潔栁下爲容
負不繇俗和不失身躬耕乞食其適也天曠懷獨
往光景俱泯矣
許世昌曰淵明詩子膳最其中腴勵大節者則致

意於編年紀號之殊分今考宋濂所辨其題甲子
者始甲子而迄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
作而隆安元興義熙之稱所闕焉爰九月閒居有
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視山河改語
雖未顯其日月要必宋禪晉後也而不書甲子何
歟古人行事得其梗槩拘文牽義則亦予後世以
間也已
范礽曰物尚孤芳人貴介立豈不然哉陶元亮侃
裔也侃爲江州刺史跡其棲止或少累焉元亮躬

耕隴雲手弄黃花凡其一觴一咏之處鮮不揚勵
流徽穀永來禩信乎功名者志局之所樂也覺運
雖勤奚尚焉
般若峯耶舍塔三將軍洞靈溪觀
虎爪崖之東北爲般若峯
〔舊志〕杏壇菴外有般若峯〔山疏〕俗謂之紅花尖
〔補輯〕般若峯在金輪峯上五里望見圓通及雲居
西山一帶在廬西面最高處也
〔石刻〕仙槎二大字

般若之下有董奉舘杏林

〔舊志〕董奉舘即董眞人壇杏林即董奉種杏處並廢

〔山疏〕杏壇菴俗謂之杏桃庵非也亦廢

〔眞仙通鑑〕董奉字君異三國吳時閩之侯官人也有道術初在南中交州刺史杜燮病死三日矣奉以三丸藥納燮口中令舉其首而搖之有頃燮手足能動坐後四日乃能語告人曰初死時忽忽如夢中見數十人衣烏衣來收燮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烏衣者納燮一戶中以土封之忽聞人云太乙使使來索燮可急開出之又聞有人伐土啟久乃得出見二人共乘一車張赤蓋一人持節呼燮與共載至家即復活燮因敬事奉為築樓以居之奉不穀食惟飲酒啖棗脯嘗求還豫章不得居無何忽從燮求棺燮即為具棺棺成之明日而奉死葬之後七日人有見奉於宕昌者因寄謝杜侯善自愛啟棺眡之惟一帛符奉後來居廬山時為人治病有少年病癩瀕死自載詣奉奉使坐密室中以布五重緘其目敕家人毋相近俄有物入其室禍舐之痛不可堪度其舌可大尺許氣息如牛久乃去始解布與少水飲旬日少年體盡赤無膚又每日生膚如凝脂癩盡愈

〔集仙傳〕奉為人治病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蔚然成林乃使百禽羣獸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芸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作一草倉榜示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易杏一器去人有置穀少而取杏多者虎輒吼而逐之奉得粟盡以散之貧者

〔神仙傳〕奉居廬山時常大旱縣令丁士彥謁奉求致雨奉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何可得雨耶于令即身率吏士為起屋屋成欲水沃泥坊壁奉曰毋庸日暮自當雨其夜果雨

〔潯陽記〕城東門通大橋嘗有蛟為人害奉疏一符眞水中少日蛟死浮出

〔眞仙通鑑〕人有女為魅所祟他師不能治其人詣

奉能已之當以女爲君婦奉即捕魅斬之乃大白
鼉也其長丈六尺女遂歸爲奉婦然不孕奉爲覓
一女子使養之女年十歲而奉仙去婦與所養女
獨居賣杏取給虎爲守之如奉在時
〔山疏〕盧山記言奉在人間近三百年〔眞仙通鑑〕曰
奉在人間百年其顏色常如三十許又他書言奉
歿於永嘉中通鑑之言爲近之
〔滁州志〕滁州鍾離縣有杏山亦云奉所種杏處
〔補輯〕〔熊德陽董杏詩〕誰識當年種杏情杏花開盡

老蓬瀛午橋碎錦今何在千載惟留董奉名
〔山疏〕〔慧遠記〕董奉事不標篇名及南北所在集仙
傳眞仙通鑑諸書亦秖云居廬山山今莫能的知
其處而南康志則云杏林去府西二十五里醉石
東九江志則云杏林在蓮花峯下今二峯下俱有
奉之遺跡宋謝景先則又以爲在上霄峰三說莫
能別其是非而南康新志又云香泉在五老峰下
下流經過杏林故名夫五老峯去紫霄三數十里
中多山谷險阻隔絕其水無可經過杏林者且與

寺觀志香泉院下所載不同尤爲謬誤然則今但
知廬山有董仙神異之迹而其所居則闕疑可也
〔補輯〕〔周必大記〕觀在蓮花峰下不經兵火有昇元
大年韓王知証記是時猶謂之廟保大十二年記
則爲觀矣
有水經杏林而出曰杏林源
〔南康志〕栗里橋在清風橋東北杏林源之所經也
其下流入德安
〔山疏〕心遠亭在栗里橋側亭有碑鐫心遠地自偏

今廢惟碑存
清風鋪即紫霄鋪有碑鐫歸去來辭
般若之側別有水口香泉
〔山疏〕香泉在谷簾泉側東流經過杏林故名香泉
般若峯之東北爲耶舍塔山山巔有舍利塔
〔山疏〕耶舍塔山在般若峯東舊志峯從山腰拔起峭
麗如奮玉筍然無名以塔得名
〔王褘〕〔經行廬山記〕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
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

藏焉東晉時佛䭾耶舍自西域奉舍利來建塔於此即八萬四千之一也塔高若十尺範鐵爲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呼爲耶舍塔

(山疏)明正統中爲雷所擊摧折惟一級存

(補輯)耶舍尊者初在西域定中三見輪峯乃奉佛舍利跡至匡廬建塔於頂

耶舍塔西南有三將軍洞有溪曰靈溪有觀曰靈溪觀

(舊志)靈溪觀即三將軍廟在三將軍洞前

(補輯)觀近歸宗右折而入峯巒環遶一小龜山作案最爲幽僻(吳國倫靈溪詩)獨喜青山如舊國自耕綠野占新題

(真仙通鑑)秦時有武士十三人棄官南遊求仙既至廬山其十人者又去之豫章惟唐健威李德戈宋刁雲三人者隱此洞中不去一夕雷雨水齧沙成二溪溪石有玉簡天篆曰神化靈溪玉簡標題真人受簡玉淵潜棲因遂名溪曰靈溪三士後不知所終鄉人廟而祀之

觀音崖金輪峯石鏡峯兜率峯

三將軍洞東爲觀音崖(補輯)崖下有石曰靈鵲石

(山疏)觀音崖在耶舍塔南崖有風穴常有大風自穴出敗民田禾或冶鐵爲觀音像以鎮之相傳動像則其風大作云

其南有馬尾泉水一滴泉

(山疏)馬尾水崖在觀音崖南俗呼流水崖崖上有龍潭水自遠山奔注之噴湧散落爲馬尾水水南

下與鸞溪之水合

一滴泉在馬尾水東泉下與鸞溪水合而出鸞溪橋

馬尾水崖南爲金輪第一峯

(山疏)峯形如輪故云金輪宋人僧應菴綽禪室於此妙喜贈偈云坐斷金輪第一峯是也

(補輯)(吳應賓金輪峯歌)金輪峯耶舍塔舍利光明照塵刹鬼墻安隱劫灰消紫栢青松天地甲五脉禪三昧印布地黃金行止令祇園華藏兩同時老

本枯樁塗毒震塗毒鼓别宮商山色溪聲舌相長
黃龍去後無消息併作優曇鉢服香聞香香是
服法界門中没增減慈航倒駕白牛車蓮花陸地
成擔板嚴佛土莫悠悠著捉心裹任南遊聚沙多
寶皆如幻妙喜維摩右掌拟

〔石刻〕宋陳立厲祿卿壽四大字歸宗二大字金輪
峯三大字山水二字朱翁章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十字皆在峯麓石上

〔留元剛紀遊志〕予自錦繡谷磨崖歲月起丁酉迄

後朔之丁未游歷凡四十五所峯源上中下化成
護國石盆保興聖僧巖香爐香谷東西林太平興國清
虛雲溪永清雲際蓮花報恩龍泉祥符圓泰禪智
總峯雲慶寶積寶慶惠濟仁壽香積尊勝鹿苑妙
志甘泉棲雲顯慈虬津崇壽羅田雲居同安魯城
柴桑醉靖節祠抵能仁而還朱冰段月巖釋性坦
偕行予留元剛任山曇紹

金輪峯側爲石鏡峰曰石鏡溪

〔舊志列異記〕峯有圓石懸崖瑩徹光可以鑒隱見
不常

〔補輯〕金輪峯之陽有塔院歸宗志芝庵主嘗居於
此作偈云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夜
半雲隨風雨去到頭不及老僧閑

〔明釋淡歸詩〕乾坤到眼平沉盡煙霧隨風直上非

〔潯陽記〕石鏡峯東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毫髮必
察〔謝靈運詩〕攀崖照石鏡〔山疏〕據前三說則有石
如鏡〔紀遊集〕峯以山水明淨得名〔山疏〕據此則無
石如鏡石鏡溪在石鏡峯下〔李彭詩〕石鏡溪邊樹

〔石刻〕黃山谷石鏡溪三大字

石鏡峯下爲兜率峯〔舊志〕兜率一名兜牛峯

〔補輯〕石鏡峯下新濟玉簾泉其東有大力庵下有
鰲頭石

苑朊日廬山諸瀑多似匹練獨石鏡峯下一瀑空
中洒落碎如珠簾初翳林莽過者罕見近開石徑
通磴道而泉始出中丞蔡公構閣築橋通人遊目
侍御許公復爲架亭稱大名勝爰書四韻以告來
者

嶺頭溪色意蕭瑟倚篁看弄影分泉瘦寒珠補石
殘待題青玉案持爲白雲灘禪味知不遠携洗缽
佛燈〔又〕詩曰不用大瀛觀蜃閣忽如神禹鑿龍門
〔石劍〕鄒元標玉簾泉三大字許世昌噴雪二大字
〔補輯〕侍御笪重光題玉簾泉詩石鏡崖前雲礎欑
金輪峯下玉簾寬僧菴竹杖驛驄魅刹有籃輿送
宰官不斷空花遮眼亂長飛法雨濺心寒稅家欲
傍柴桑里乘輿頻來一醉觀
誰織銀河水作簾金輪峯下影長懸和烟籠月時

開捲帶雨隨風有正偏海燕春寒窺復去石蘿秋
老斷還牽遊人莫羨康王谷陸羽茶經半失傳
〔補輯〕〔西昌熊文舉詩〕石廣雲封接混茫因緣開闢
事非常奇觀滄海濤聲壯靜對峨眉雪色涼雙鶴
遠攜排翠巘九龍爭徙辟虹梁飛珠滿目鮫綃墜
別有溪花澗草香
〔補輯〕〔潯陽文德翼詩〕倒向銀河秋後分空山蒼翠
共氤氲僧聽日吹成雨片片隨風捲入雲傍石
欠伸眠易穩隔潭喧咲語難聞從來硬判輸飛白

洗墨池邊問右軍
〔補輯〕〔會稽王臺詩〕蒼壁千尋勢若奔懸流百丈玉
層層新開石闕空中嵌勝有煙鬟雲上凭潭靜不
妨龍出入漾搖時見雪飛騰我來六月披蒿訪咫
尺金輪未可登
〔補輯〕南城張世經和笪侍御詩漫道西山雨捲簾
寧如此地玉雙懸月篩芳幕輝常滿風叟蘿鈎影
乍偏流響反同禪意靜飛濤不礙宦情牽由來勝
跡多依傍一借名人事始傳

歸宗寺

金輪峯南有歸宗寺
〔山疏〕歸宗寺者故晉王羲之之宅也初羲之守九
江時西域僧佛馱耶舍來廬山羲之雅重其說因
捨宅爲寺以居之
〔補輯〕考晉史佛陀耶舍于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始
至廬山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歸宗寺則咸
康六年所造也前後相去六十餘年當知所請爲
達磨多羅而耶舍實金輪開山繼住歸宗耳

(南康志)寺壯麗甲於山南諸剎嘉祐閒周伯辭修
巳而兵燬洪武以來僧道演懷瓚慧清相繼營之
(補輯)環寺培里許大石壘壘相傳耶舍尊者役鬼
所成(左光斗詩)半塔懸榛莽頹墻護鬼神寺有聚
光樓為藏經室有森明軒黃庭堅記萬竹森然莫
非自己作如是觀可謂明矣菁菁翠竹來者得眼
其不得者我亦無簡助發此觀亦有風雨名問軒
名請與竹語
(補輯)寺前有望雲亭今廢王介甫詩出門亭皋百

頃綠垂雲幾喜一番足
(山疏)羲之洗墨池在寺殿後(王文忠公禕曰)歸宗
寺有池水色正黑曰墨池相傳羲之所洗墨處也
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其故蹟也
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亦有墨池南豐曾氏為
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也嘗極
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恣肆而
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
信非耶(商丘漫語)臨池而池水黑者謂用墨之多

也羲之雖善書安能變地脈易水色使之久而猶
黑哉且臨池亦不在為守時
(曾南豐墨池記)或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可廢況
謂王右軍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止浩
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遺謝萬書謂隨事行
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
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人也
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鄭士利曰)王右軍有當世才而不得用獨以能書

聞於後世悲夫
(補輯)(熊德陽洗墨池詩)黃庭書罷興如何筆陣會
香入夢多洞裏墨花旋月窟雲開五色抱金鵝
(山疏)羲之鵞池在寺後山澗滑今堙
(石刻)宋嘉熙丁酉清和之月康廬僉倅鄒孟德景
說詩又元江原張演季長宿歸宗詩俱在墨池側
(補輯)(張演詩)右軍池邊遺餘業太傅九泥受用解
(補輯)洗墨池有右軍閣司李范鄗書聯山川開滌
恍見晉代衣冠筆墨精良輒思王氏父子

歸宗之名僧耶舍智常道詮義柔策眞慧誠可宣僚
惲弘章慧通芝庵至眞淨眞牧曇萃凡十有四人
〔補輯〕僧遠觀果清半偈
〔神僧傳〕佛馱耶舍罽賓人聰敏強記年十九誦大
小乘經數百萬言後至龜茲聞鳩摩羅什在姑臧
欲往就之而爲國人所留乃呪水與弟子既足容
裝夜發比曉行數百里遂至姑臧後姚興迎至長
安立省於逍遙園四事供養悉辭不受時至分衛
一食而已耶舍赤髭而善毗婆沙時稱赤髭毗婆

沙弘始元年譯四分律并長阿含等經與施絹萬
疋不受尚至廬山與釋慧遠會蓮社後還西域不
知所終
〔五燈會元〕唐貞元和時有智常禪師者馬祖之高
弟也目有重瞳以藥抆之目盡赤因號赤眼禪師
亦曰抆眼禪師李渤問芥子如之何而納須彌也
智常曰人言学士讀書萬卷信乎曰然常曰是心
如椰子大萬卷獨安所置之耶渤大悟白樂天微
服而伺智常於歸宗智常方偏袒而自污壁白爲

過泥焉常曰儒耶釋耶曰儒常曰君子儒小人儒
曰君子儒常曰吾聞儒有白樂天者是否耶曰然
久之常曰如今乃有過泥分
〔補輯〕常作大法乘頌云機璺箭易及影波手難蹤
施張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
土　唐李白贈常詩知見一何高抆眼避天位
可宜禪師初依飛卿與鄱功甫相厚善及在歸宗
功甫尉南昌南康守志師無禮招延之師以書寄
功甫曰宜世緣尚有六年以州主抑逼當棄餘齡

往生公家公甫驚詫頃之中夜功甫妻夢宜入其
袋巳而有孕生男名宜老菲年而記問如昔果六
歲無疾而逝眞淨克文禪師者黃山谷所嘗與往
來也
〔寶訓〕湛堂準於燈帳中以詩經眞淨呵曰所謂學
者求治心也心之不治縱學奚裨棄本逐末乃妨
道業湛堂即屏去所習專意禪說
〔龍川志畧〕文禪師所至輒修建其費不貲其術乃
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

能保其術而無患
〔山疏〕芝庵主卓菴於寺後廬山絕頂嘗自作偈
〔補輯〕芝菴主南嶽十三世嗣黃龍南一日普請罷
書偈曰茶芽蘸簇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
一年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低
眞覺道人草庵在歸宗寺側嘗自作歌黃山谷爲
之書
應菴曇華禪師於室中能鍛鍊者艾與大慧果稱
二甘露門

〔補輯〕應菴題藏六菴詩要聽少林無孔笛從來多
是逆風吹
〔補輯〕道詮青原八世嗣潭州輸吉州安福人本姓
劉開寶五年洪師林仁肇請居筠州隆濟院時屬
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乃述一偈聞於州牧
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
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
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書
〔補輯〕慧南玉山章氏子初依泐潭澄禪師令分座

接物雲峯悅見之笑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
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道法峯曰澄公
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雲門如九轉丹點鐵成
金澄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
之峯曰雲門氣宇如王其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
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師即造石霜了悟作
頌後開法同安遷黃檗歸宗住黃龍室中設三轉
語驗人叢林目曰黃龍三關
〔補輯〕達觀可其先句曲人父洗連常西遊峨眉由

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
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惟古松一
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丐者憐而乞
米贖之以存寺蹟可聞而興感作乞龍記其樹根
底爲樵者斫斷過半勢將折可砌石塡土呪願復
生卜寺重興後榜曰茂寺竟復
〔補輯〕果清湛禪師姓范世爲蘄州人從廬山黃龍
潭寺薙落上座法堂心器之語之曰如來大士用
緣非福德人不辦汝其勉之尤篤精於首楞嚴萬

曆戊寅柴栢過廬指語徹空和尚曰此黃龍克家
兒也及歸宗漸就榛莽力以克復自任久之明爾
祖建三藏法幢復走閩獲寶甃而南歸宗以是益
飭桐城戴者頴贈詩云意到眼耶無一字譯傳天
王有三支
半偈少習舉子業有出世智年四十棄妻子祝髮
於歸宗侍御周宗建太史金聲黃端伯俱有詩以
揚之
藝文

宋文公遊歸宗和尤延之韻金輪紫霄上寶蓋鬱
溪邊往谷王內史頗香有餘煙千祀今一歸景物
還依然澗水既蕩瀉山花亦清妍不辭原隰勞樂
此窮從賢訪古共紆轡勞晨獨勤拳憐我乘勝踐
裂綫寄兵詮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
李夢陽歸宗寺詩夕日照何寺夏雷喧此峯惆悵
昔人去空餘山澗松
補輯宋蘇轍詩墨池漫疊溪中石白檜徹分嶺上
松

補輯僧德洪送上人之歸宗詩淦江萬朵貞藍發
寒空翔舞狂如活白龍傍開蒼翠飛爛銀鱗甲千
尋發春谷礀石殼振山金石鏗洞奏深凝野風吹
斷蒙山雲松瑞徹佛遺樓閣上人今向山中去明
年應到雲生處紫霄峰下如相逢持我此詩煩寄
語
補輯何如申贈歸宗上人詩蓮社當禪窟松枝翳
辨才實燈流錫影香樹隱蜂臺梵放魚龍出花明
風雨來誰為現春土衣帶重徘徊

補輯何如寵送上人還歸宗詩折華浮杯事等閒
雲飛岫冷一思還看君瀟洒煙嵐色已在廬峰翠
草間
補輯文震孟贈歸宗禪師詩何年暫出虎溪橋三
笑於今更寂寥分得青蓮成白社携來金錫下雲
霄袈裟上帶峰頭色行李猶懸壁上瓢幾度月明
庭樹下不忘高臘想孤標
鄧旭遊歸宗詩影傍閑雲穿嶺度響隨飛瀑振林
鳴

桑喬曰洪武初王忠文公過歸宗時歸宗已盡焚
圮其故址皆灌木蒙翳不可入諸石刻斷裂蕩盡無
後存者其後寺雖後建然不披金力作以自活無
大禪德尸之先賢之作莫可考稽矣
許世昌日歸宗自耶舍杖錫振飯盛哉黃龍三關
爲彼敎中提唱其言曰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
知見之慧煅之何由而釋則亦吾儒研幾極慮之
學也所患者光非內照識從情長業累難除披緇
逃戾佛法之陵夷衰微也甚矣

余峯屏風山屏風寺

耶舍塔山東北爲余峯其下有屏風山屏風寺

〔山疏〕余峯峭峻不減耶舍塔前有類崖俗謂之楔崖

屏風山在余峯南〔舊志〕丹崖翠壁縈繞磅礴如屏障

〔南康志〕屏風寺即余峯庵在屏風山北宋淳熙間僧太虛刱兵燬明成化初僧廣玉重建

〔補輯〕余峯故隸歸宗宋太平興國間僧策與棲隱於此刱余峯庵

〔山疏〕悟泉在屏風寺側

西古山師林嶺象山

耶舍塔南爲西古山

〔舊志〕西古山在縣西二十五里歸宗寺南〔新志〕與鷄籠山接〔山疏〕山夷曠不奇削

西古山西南爲師林嶺其下有石屋書堂

〔南康志〕師林嶺在縣西南三十里

〔舊志〕石屋書堂在師林嶺東崖石如屋可避風雨

宋陳準之別墅也朱文公愛之扁今名

〔新志〕陳準字正臣陳泉之子也以父蔭補官年五十即挂冠歸號淸隱散人

又西南爲象山其下有宋侍郎吳愈墓

〔舊志〕象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廬山之支也

〔山疏〕吳愈南渡時人官兵部正德十四年寧藩㧞盜發其冢盡取所藏珍異以去南康守羅輅求遺骸不可得得其絲絮爲之納諸冢中而掩之

紫霄峯

余峯東北爲紫霄峰漢陽南諸峯之首也上有石室禹刻

(水經註)廬山之南有上霄峯石高壁峻緬然與霄漢連接(補輯)紫霄峯以譚先生得名或云譚子因居此峯頂故號紫霄也在廬山西十五里西北增院後

(舊志)紫霄峯一名上霄峯在余峰東北

(山疏)漢陽之南諸峯森森如排劍戟以走東北惟紫霄最高最奇秀其上有定心石(補輯)峯頂定心石言遊者扳蘿至頂坐此石久而心始定也峰有翔鸞展翼之勢

(圖經)紫霄峰有石室昔大禹治水嘗登紫霄以眺六合望水端因刻石於石室中

(水經註)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里數丈尺今猶得刻石之號焉

(潯陽記)紫霄禹刻字大如掌隆然隱起

(一統志)紫霄峯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權六字可識云(輿地志)摹七十餘字(山疏)今不知石室所在

(南康志)秦始皇漢武帝南巡狩時亦嘗登紫霄

(山疏)考一統志與九江府志所書上霄峰石室禹刻及始皇漢武事與紫霄畧同蓋一事而兩書之也

(補輯)僧嵩嘗登此二峯俱有石室上霄石室兩壁相夾中有字如鳥跡其室不深紫霄石室外嵌而內向下深不可測但未見其點畫耳

(朱晦翁紫霄峰詩)此日登高處千岩錦樹稠無人嘲落帽有客賦悲秋忽忽塵中老多多物外遊江湖空極目不盡古今愁

(補輯)吳國倫紫霄峯詩 紫氣峻嶒碧漢斜好憑飛杖立煙霞臨風一笑吹長笛落盡江南楊柳花

(補輯)薛應旂詩 何處笙簫倚玉闕鳳氣飄忽竹影山

紫霄之下有偏底池

(舊志)偏底池在紫霄峯後

集仙傳王敦據武昌將叛許遜吳猛郭璞欲說止之璞先以讜言見殺敦又欲殺許吳許吳心知之欲去不可乃擲杯爲鶴廻翔梁間衆惟咸仰視之許吳遂隱去至江上問舟欲東適舟師無與共持舟者不得行許吳曰第具舟吾爲若行之乃以兩龍騰舟上緲緲行虛空中戒舟人無竊覰遂東至廬阜之上許吳因欲覩上霄之勝稍卑之舟兩舷戛木槭槭有聲舟人疑而窺之龍怒委舟去舟遂墜於上霄之巓摧碎堆擁底存焉今擁底池其遺

迹也許吳乃授舟師丹訣使隱上霄後成地仙

豫章記吳猛以二龍負舟一宿至宮亭湖

棲隱洞

舊志棲隱洞在紫霄峯側道士譚紫霄居之

眞仙通鑑紫霄泉州人龜形鶴步日角有古字爲玉篇道士遇異人有所得閩王昶師事之封正一先生月給蒲沉焚燒火半熾即沃以蘇合油閩亡去隱廬山棲隱洞南唐後主召至金陵賜號金門羽客并紫金不受開寶六年卒

江南野史嘗有僧刱亭於溪滸惡頑石爲礙欲去之用力甚多而不能平紫霄曰此易易耳結印噀水命斧擊之石應手如粉

陳貺隱居

山疏陳貺者閩人也南唐時與叔陳阮隱紫霄峯下力田自食踰三十載學者師之後徵至金陵且官之固辭不受賜粟帛遣歸隱居今不知處

謝景仙隱居

山疏景仙宋人謂紫霄乃董奉所居故結廬焉今

廢

補輯宋錢呂武山居記謝景仙嘉祐中始遊匡廬得廬峯卜居焉

柳宏書堂

南康二志柳宏建昌人舉進士爲江州德化令過廬山愛之後官九卿歸築書堂於此今柳公庵其址也有池曰故里池亦宏鑿山疏九江志名宦傳德化令無柳宏惟有柳寵其鄉里科第官品所述與歸休築室事並同惟名異疑其爲一人云

崇善觀

南康志崇善觀在紫霄峯下女眞楊保宗之所居也今廢

眞仙通鑑保宗不知何許人及笄許聘矣忽有悟去爲道士入廬山崇善觀却粒煉形南唐元宗剏之詔赴闕引入禁中見諸嬪御賜紫衣金錢諸嬪御競施服玩珍珠絲繡數逾千萬詔斮其宇尚書郎韓熙載撰記賜額日眞風觀又詔臣下作詩送之保宗慕蔡尋眞李勝坐之爲人亦能以丹藥符

籙救人疾苦暇則至屏風疊南北瞻禮二洞保宗老而有少容既歿猶如生舉棺甚輕蓋尸解云

山疏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歷四百年無聞人至保宗始顯盛南康志云眞風觀陶淵明陸修靜謝靈運嘗遊非是

吟夢集眞風觀記盡載當時施財諸嬪御姓氏其稱大寧公主永嘉公主者李景女也

先天觀

南康志先天觀梁大同中勅賜守李支江建

圖經南唐元宗徙豫章彌節先天觀立碑紀功德徧刻諸嬪御姓氏於碑陰觀今廢

黄洞源菴

山疏黄洞源者桃源洞人也善道術劾治鬼神號三洞法師時有童子瞿栢庭以造異境得仙洞源慕之乃徧求靈域得紫霄峯下石壇築菴居之亦覬有所遇已而無所遇又遷茅山其徒蕭冷然忽見栢庭問黄尊師無恙乎歸以語洞源洞源曰吾且去矣翌日遂逝洞今不知處

唐楊衡紫霄峯贈黄仙師詩紫霄不可涉靈峯信穹崇下有瓊樹枝上有翠髮翁雞鳴秋漢側日出紅霞中璨璨眞仙子執旌爲侍童焚香杳忘言默思含太空世華從熠燿虛室自朦朧雲飛瓊瑤闕鶴宿芝蘭叢玉籙掩不開天窓微微風茲焉悟佳肯塵境亦幽通浩淼臨廣津永用挹無窮

李道冲菴

舊志道冲潯陽人不茹葷酒傳法籙於異人結菴紫霄而講莊老忽語人吾欲遠遊且不返衆未悟

勉且留之及午而返

有水飽紫霄而下曰鸞溪其下有鸞溪橋

[山疏]初宋元豐間眞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蓮花之麓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遊甚力故先生數至歸宗因結靑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因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志謂山似鸞形故名鸞溪非也

[補輯]宋李綱詩溪流宛轉若翔鸞翠色涵虛特地寒底事舞餘窺碧沼祇應誤作鏡中看

[補輯]劉斯埠詩般若多半是鸞溪數得雲函帶傷題一味病情無可語非關懶態中在稅身脫日愁秋遍柳崴凶尤苦腹營炊茁君有約終當謁先賢慈期一首詩

黃山谷答濂溪昆公既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文老眞實道人不易識只須高著眼

[餘冬緒論]山谷以致敬文老爲濂溪勸豈眞具眼能識濂溪者哉

[王文忠公褘曰]世謂先生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道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頗從之遊且有謂先生之學受於壽涯佛印又厚誣吾先哲者也夫大賢君子其於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况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將何所不容邪淳熙中慇菴率禪師住歸宗朱夫子時爲南康守常與之遊亦不以異端而貶之云

桑喬曰往在宗府紫霄之下佛老之宮以十數遊者得瞻拜焉今諸寺觀蓋廢獨餘歸宗靈溪又皆不振樵採日至山益童亦其平土人盜斥以爲田

即杏壇遺阯亦出乃賢於佛老之宮多矣然以是好奇之士亦罕有登紫霄者

封家山鷄籠山白雲峯盆梭峯起雲峯金鷄峯

紫霄之南爲封家山又南爲鷄籠山有泉曰瀏泉

[山疏]鷄籠山在封家山南中斷而別起雄莊然若側壁臨人所行道

[舊志]山有二石赤白望之若鷄籠然故名

[郡國志]江州鷄籠山上有不鷄冠距如生道士李鎭居山下常賞翫之一日鷄忽無故自毀裂鎭曰

鷄既如此吾何以全項之果卒

〔山疏〕潮泉在鷄籠山澗中〔張僧鑒潯陽記〕鷄籠山

澗有數十處累石若出人力水背深尺餘朝夕輒

有湧泉潛出如潮時刻不爽朔望尤大號潮泉

封家山東爲白雲峯

〔舊志〕白雲峯在紫霄東南峯特峻上有瀑布泉白

雲洞洞常有雲氣出焉

黄龍岩在白雲峯北麓元末時里人結砦自保處

也今廢

白雲峯東北有二峯曰直校峯曰起雲峯亦云摩雲

峯

〔舊志〕直校峯在白雲峯上〔補輯〕直校峯在白雲峯

東其下有登雲庵僧可環建碧虛庵僧碧虛建

起雲峯在白雲洞東高插雲霄雲氣所常出也

白雲峯東北爲金鷄峯其側有鷄石關　金鷄洞

〔梅溪集〕簡寂觀後有金鷄峯

〔山疏〕鷄石關在金鷄峯麓鷄石者有石如鷄峯之

所由名也鷄石之逕澗不盈咫下臨絶壑行者攀

緣仄足而進負薪者肩不得易云

金鷄洞在金鷄峯側俗呼爲洞子門

天南岩在金鷄峯麓與黄龍岩並峙鷄石關以爲

險阸今廢

簡寂觀

金鷄之支南行崛起爲大山曲抱中谿一區簡寂觀

在焉山東與香爐峯夾兩山之間爲香山切

〔補輯〕觀之側熊少宰文舉別業在焉香山坳有香

山寺僧若巳建

〔山疏〕簡寂觀者道士陸修靜之居也修靜字元德

吳興人宋大明五年始來居廬山明帝時召至建

業立崇虛館以居之而會儒釋之士講道華嚴寺

修靜固求還山不許頃之卒封丹元真人修靜行

嘗攜一布囊死之日其布囊乃懸於廬山舊隱之

樹杪焉

修靜演經臺禮斗石在觀内石上履跡猶存

〔錢聞詩禮斗石詩〕料得一心同七曜四時常運紫

微垣

放生池浮來石在觀後擂樂臼在觀後大淵演金

堙塞

補輯府志赤壁石在觀內周休休所游息處　聽

松亭在觀後

石刻連理二大字在觀前朱晦翁詩在觀內

述異記陸修靜太始七年率衆建三元露齋

太真上余無上錄經凡有生之域清少濁多穢障

相傳善行不立邪氣來侵強魔歹試上學之人齋

戒存思某黯翼塵非類之物唐突去來皆是穢濁

當擇日齋戒佩破淹之符以昇玉清

蔓溪筆談觀有陸修靜所植苦竹而筍味反甜歸

宗寺造鹹虀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

歸宗總老言廬山有何云簡寂觀中甜苦筍歸宗

寺裏淡鹹虀王十朋詩參禪得味鹹虀淡學道忘

憂苦筍甜

花朝日觀前諸松扶疎虬龍蜿蜒當是千年間物

或云種自修靜近野樵取松脂斧斤滿體余嚴禁

衛焉嗟哉大夫請毋以膏自焚

簡寂觀西有東嶽廟

石刻朱晦翁佔宗二大字

山疏度仙橋在東嶽廟西煉丹井許堅真人曬衣

石盆在度仙橋西簡寂源在丹井側

補輯周必大記云度仙橋許堅曬衣石澗中問道

士則云沙石埋沒久矣

白雲朝真二舘宋道士侯用晦之所居也並燬

舊志用晦常見異人淬劍求得其秘因遂隱後

死山中

補輯周必大記入簡寂觀中道有棲隱觀乃梁昭

明太子書堂其旁有岳廟守者云先生煉丹井進

步訪之深三尺在田間酌訖乃至觀中觀在白雲

峯下

簡寂觀側有二瀑布水

山疏瀑布水在簡寂觀北有石花魚大者三數斤

黎葥紀遊集東瀑自遠奔注激石若雷西瀑懸崖

傾瀉散珠噴玉

補輯王思任記簡寂觀亦有瀑下不甚秀禮斗石

畧具威儀飛来咨宗扁刻曰也橋邊老松五六樹
雄古龜撐當封崖阜松長
〔衡輯〕朱日坍記東澗瀑廣而傷於短西澗瀑高而
病於微則其不及他瀑處也
〔韋應物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淙流布壁散嘘煙
翠澗淡若際松風起飄飄瀉虛襟窕難玩復勇解
組傚雲林荼永逸真侶觴酌協同心聽哉懷幽賞
行春始重尋聊將橫笛吹一寫山水音
舊有錦香閣可望二瀑宋趙艮熔有詩今廢

二瀑之側有布袋巖
〔舊志〕上有布袋巖
〔山疏〕布袋巖今不知所在疑即修靜懸袋樹抄處
也今道士以觀前小石當之其高纔二三尺橫臥
地上培塿不足以名巖似誤
度仙橋東有張公廟
〔山疏〕張公廟在簡寂觀東南與洪井山近
簡寂之仙二人曰許堅曰錢朗
〔舊志〕許堅字介石布衣道者也唐末居簡寂觀死

金陵久矣宋景德中兵部侍郎陳靖遊廬阜堅出
謁於洪井山談甚洽靖後至金陵乃聞其已死爲
〔山疏〕漢上朱震子發易解曰种放以河圖洛書傳
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蓋景德
中堅尚未死云　又廬山隱者李潸存麻衣道者
正易心法言得之廬山一異人或曰即堅也朱晦
翁曰麻衣易湘陰主簿戴師愈作托之麻衣其易
凡四十二章
〔真仙通鑑〕錢朗字內光南昌人以五經及第開成

中任爲安南副都護光祿卿歸隱廬山師東嶽廟
徐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年百五十歲
諸玄孫皆皓首而朗猶少容精神如四十許人吳
越王錢鏐迎至錢塘師事之過而傳其術它日朗
忽曰適爲上清所召須去俄氣絕顏色怡暢如生
異香滿室〔南康志〕朗自錢塘還居簡寂觀久之乃
死

藝文

〔蕭梁太子僕射沈璇簡寂觀碑〕夫太清與絕上玄

秘遠存王真究化匿無方陖陵谷於崇朝變椿齡
於終食廼矣悠哉罕測其宗者矣若乃煉質歸真
瑩情遯俗控八龍而朝四聖擁三蓋而役羣真就
跡非神求心在德缺而著慾滯累傷生惑性名利
玩習奔志擾心季主莫追曼倩已遠游溺難戒井
飢易攸自非托隱幽棲憑高而沼斂跡絕象風馬
無涯觀榮落而最遊隱霧煙而暴達豈能渾穢歸
真因枝表質七變化體九易移顏文生五臓花開
六府表現笈於紫臺披金篆於碧室者乎三洞法

師陸修靜心懷寡慾性蓄兼善志為棲住誠隆闡
教投裝柴土解裳廬山以宋大明五年置館於廬
山高巖夫止頫日簡遠甍在寂即義表名因心題
號前陳蠡犀積水浮天却據匡山層巖入極瞰七
澤真猶掌睇九河真如帶物色盈昨煙霞滿矚夕
魂東引曉魄西延仰視奔星俯觀駭電乃緣嵒葺
宇依平考室即巖成封因夷置壇拜損互甃升降
相臨峻坂六層傾途九折丹崖翠壁削刻殊形八
峯七嶺參差異色飛溜垂虹積清似素輕雜散霧

接緣成帷春林綺錦冬嶺挺翠列桁冰朋夕易攢
吟町疃馴階頡頏滿袖晨捋曉唱哀彷彿其既聞
玉闕金臺路寂寥而方啟豈直杏林亜茂匡君接
迹而已哉俗滓難排靈跡易隱俄而先生托身劍
杖飛迹壺天遺文餘記盈縢委篋摘玄宗之奧旨
暢秘訣之幽玄是以通神闡幽參微纖眇而三芝
奧遠非足迹所到九丹祕絕匪俗聽所聞故功過
則還道王斯匿三洞弟子王道恩諳此遺塵範茲
棄缺欲科述明練餌養精淳方且浴日餐霞飛金

化玉曳屣超凝聳臂升雲常慮末俗風頹後生志
弱志趾步之致遠闇尺木之騰空所以式鎸徂訓
敬詔來哲無謂世阻神路則遐相契道術義非崎
矣匡滕洞府族契冥緣攜手神州佇仰嘉好乃作
銘曰三才並用萬品俱陳造物在象成務由人銓
功等義拂命非隣猗歟先哲覩實排賓練偏迻妙
養脆歸真慇斯輕菌垂茲妙訣九曲五枝玄霜赤
雪援缺鳳舉托缺蟬脫日成輪真変假常秩羽衣
優柔雲旗容裔法無難易志有浮真潛靜係迹縣

溢綠情接名物遂飲潤資清道基松木業著芝瑑
祛塵孱累遺受遺榮神明濟濟靈壇肅肅念薦典
翹形祇永鞠白雲宵動芳煙夜簇來駕班龍去留
寶犢茂德長鎮清芳永馥梁天監十四年十一月
立唐保大甲寅重建

陳張正見簡寂觀詩 三梁石本絕千仞路猶通與
此神山內銀榜映仙宮鏡似臨風月流如飲澗虹
幽桂無斜影深松有勁風誰當遠人望知在白雲
中

白樂天宿簡寂觀詩 岩白雲尚屯林紅葉初隕秋
光冽閒步不知身遠近夕役靈洞宿臥覺塵機泯
名利心既忘市朝夢亦盡暫來尚如此況乃終身
隱何以療夜饑一匙雲母粉

宋朱文公簡寂觀詩 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胡
眞不增峻煉藥古井深結交五柳翁俊賞無弦琴
相攜白蓮社一笑傾凡心歲晚更朝市故山鎖雲
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我來千載餘舊事不
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參

補輯 唐盧徹詩 古松古柏巖壁間猿攀鶴巢古枝
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時見山翁來取雪

補輯 朱文公詩 天秋山氣深日落林泉麗亦知後
騎追且復一流憩環瞻眾列岫何膈泉下瀉水粹
仙陸子久抱浮丘訣于今知幾歲故宇日荒廢空
餘熙壇石香火誰復繼更憐章刺史五字有負息
虎竹付歸人悲風起橫吹沉吟何施陈浩蕩發幽
寄來者知為誰念我倘三嘆

補輯 宋德洪詩 廬山竟未老儼然舊風姿樹石亦

仙石逢春更華滋瓜分煙翠層千丈坐白完貪看
讓爭席舍者爾為誰

補輯 白玉蟾詩 手把武夷竹江山滿目落花稱
意紅碧澗深如屋巨磴有魚飛寒池足鴉落天高
星斗寒直欲騎黃鵠

補輯 修睦詩 石肥帶雨添苔蘚松老含風落翠花

補輯 王世懋詩 寒泉戛茗球響落松上風

補輯 裘兄宸詩 幾林秋色一溪邊溪樹溪聲歷代
傳村有鳴雞曾盜藥橋無舞鶴更驂仙松杉老去

人呼陸賓主閒遊此賦玄從君策馬振歸路點點

霜紅變暮煙

補輯李崚觀前松詩　簡寂先生坐白雲天風吹響

佈松耘千枝夜吐龍初罹一徑濤迴鹿引犁喜俗

溪嚴傳章爭不獄圭組累移文自宜放何神仙伴

設設飛飯破曉氣

系務曰方秋雅設修靜詩曰一方荼不老苔苔只合

淵明共酒杯歲晚出山緣底事致令猿鶴不歸來

其論貞矣而未達也或問周道祖公非賤王廷何

也道祖笑曰馳情魏闕者以江海爲桎梏情致兩

忽即市朝亦巖穴耳其言達矣而未至也夫雲發

以無心而不出岫乎其出也沛時雨以澤物其入

也藏妙用以潤身是出入皆有爲也嗟嗟豈陸生

所可及哉

許世昌曰考簡寂觀古碑有六一梁太子僕射沈璿

撰本觀碑二唐御史大夫王路撰靈寶殿齋記碑

三唐掌元帥表奏徐寫撰本觀石路記碑四唐寶

應中翰林供奉吳筠撰簡寂先生碑五廣部員外

郎陳覺撰本觀新建石壇記六安西將軍張崇撰

本觀重建大殿記悉于木僅收沈璿一篇其五文

多剥落不識千載上不笑人寂寂邪

范祁曰答修靜答明帝經目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

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十卷已行於

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釋道世云據蕭溫等

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

約葛洪神仙之說便有一千修靜所上目中過前

九十今按玄都經目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噫其

甚也夫清淨約理即五千不已贅於柱下哉流風

競倡展轉更多道世請加焚剪是也乃法宜述修

淨蹋交貴遊輿彼法齊祖召諸沙門對校遂有

現一現二之伎倆嗟乎吾不意二氏者修然啻乃

也駢指瘤出不正於形此紛紛者何歟

廬山紀事卷之三終

廬山紀事卷之四

廣陵桑喬子木父纂著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修訂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輯

山南自張公嶺東北行至七尖山

鶴鳴峰龜背峰寨雲峰黃石岩雙劍峰犀牛峰

香爐峰姊妹石

踰張公嶺迤邐東北行至鶴鳴峰

〔南康志〕峰嘗有鶴棲鳴唐鄭元素隱其下

〔補輯〕峰有鶴鳴巷僧竺生矩或云石有瀑布出紅石崖洪家峗

鶴鳴之西南為龜背峰又西南為寨雲峰黃石岩又西南為雙劍峰

〔山疏〕龜背峰梅溪集南康舊志皆謂之行龜峰其南有石如龜所謂行龜也今人謂之蝦蟆石

〔補輯〕李夢陽龜峰〔詩〕絕壁有天地浮雲無古今仲冬諸客到落日亂峰陰峭峽通人過危岩把酒吟奇多看不徹昏黑更登臨

寨雲峰在龜背峰西今人謂之紅石崖

黃石岩在紅石崖南白樂天有黃石岩詩

雙劍峰在紅石崖西峰峭麗乃勝於山北之雙劍

朱晦翁有同尤延之提舉詠雙劍峰詩

雙劍之西為犀牛峰雙劍之南為香爐峰又西南為姊妹石

〔山疏〕犀牛峰梅溪集謂之牛頭岩

香爐峰在雙劍峰西南視諸峰尤奇秀舊有黃岩岩今廢梁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詩

廣成愛神丹淮南好冊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瑶草正翕艷玉樹信葱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黙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

〔山疏〕姊妹石在香爐峰西南二石娟娟如兩女比肩立

〔補輯〕峙雙劍立者為一指峰

〔補輯〕閒中姊妹石〔詩〕天上結隣坐玉梁天風餘綺

撒雞裘樁成亙聆星河月巃得人間小字香

補輯 唐白居易詩 何石攀蘿欹病身青節竹杖白紗巾他時畫出廬山障便是香爐峰上人

補輯 吳國倫香爐峰詩 山烟細細靄林端散入春陰楚甸來我欲峰頭聽北極香爐不似殿中看

開先寺

鶴鳴峰下有開先寺

舊志 開先寺者昉自李中主景後廢明洪武初僧清江復建永樂中僧智勝正統中僧道嵩繼修天

順中太然請 賜額

黃廷堅開先禪院修造記 中主年十五先主來吳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意慕物外之名問舍五老峰下有野夫獻地焉買之萬金以爲書堂及即位以爲寺以野夫獻地爲已有國之祥故名開先中主遷洪都蓋嘗彌節故榻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二年

賜名開先華藏

中主讀書臺在寺後世以爲李後主者既誤以爲梁昭明者尤誤 開州王漆公濟跋 南唐後主李煜嘗從文景徙豫章築書堂鶴鳴峰下俗誤以爲梁昭明讀書臺謬附郡志妄形題品遞據馮餘慶記改正之如此

山疏 王公濟卻非昭明而不知非李煜見日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五代史李中主景遷都豫章晉其子煜使守金陵明年中主殂遺命煜即於金陵嗣位煜上送太祖表亦云晉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輔之權易嘗至豫章哉今廢有遺址存

補輯 王泳讀書臺記 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南康詞集所載聲調高古風與流麗詩之餘而曲之選也黃山谷誦其絕唱曰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王半山則稱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爲高妙愚嘗詠其詞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亦惜其悽惋無幾乎有麥秀黍離之懷者哉當時其臣徐鉉湯悅輩已皆擅名詞場文彩風流至今尚可想見因覽煜詩有病起題山舍壁者曰終期宗

遠問無生其作于斯地者乎
范初曰考之帙史李煜善書畫作顫筆樛曲之狀
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其書法同體唐希
雅初學李氏錯刀書是也當自號鍾峰隱居又畧
其言則曰鍾隱蒼懷淵澄可以想見山河已矣而
墨瀋不敗煜亦善用其能也哉
朝涼亭在讀書臺側今廢
聰明泉出朝涼亭遺址下石竇中旱則流潦則竭
泉乃井於瀑布泉寺僧皆取食之然茶經不載鎖

獅亭招隱一山二橋俱在寺前
〔補輯〕周必大記澗外招隱橋近爲僧徙數十步而
招隱泉無人知者物色久之得於二百步外叢條
之後石井依然路口有披雲亭稍前即古楊梅亭
基又稍前當四達之衢即古四會亭而俗子乃改
曰屏翠矣間望山色奇甚倒栽而觀之紫霄峰巍
立衆峰之間鐵塔如一線郡志披雲亭唐大保中
僧建今廢四會亭宋建今廢有雲錦樓王世懋建
〔石刻〕七佛偈黃山谷書在讀書臺側岸十三守仁

〔題識〕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
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
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
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
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罔
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
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
從征官屬列于左方在讀書臺
宋米元章青玉硤三大字朱端章廬山二大字周

兆風泉雲壑四大字福祿壽三大字明喬宇瀑布
泉三大字林廷玉古今奇觀四大字張褒濯纓洗
耳噴雪奔雷八大字俱在青玉峽郡守青田趙與
志寶佑戊午禱雨來此十五字在龍池側餘刻甚
多蘚剝不可識
〔補輯〕龍潭石上米芾書第一山三大字潭上絕壁
劉龍虎二大篆相對龍爲南康守李亦虎爲丞相
剌不花又寺外有石鐫觀音像近二丈吳道子筆
〔補輯〕石刻中丞蔡士英率屬同遊四大字砥柱二

大字直指不襄瀑布飛雷四大字皆糴使者張浙
貴雲二字分守使者吳嵩徵寄傲中原四大字南
康丞趙岡生中天起臥四大字司理范礽山高水
長四大字聽龍窩門外郡丞龔蕃錫石刻片雲二
字
[王禕遊開先寺記]晉淳熙中南康府禱雨龍池而
神龍見事具石壁所刻題誌中又石上多題名石
麤字畫淺仞不可辨捫水沃之乃見大率宋南渡
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十纔二三君子惟

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貞石未久
人不識也[補輯]山谷七佛偈有護偈亭侍御笪重
光建有寶界亭觀察王世懋建王世貞記又明萬
曆己酉御人吳道長僧若昧創七佛樓樓左有高
賢堂右有禪堂法堂毘尼堂堂外有地十笏海岸
道人所築也植雙梅可把矣范礽扁心空及第
開先之僧紹宗禪師清耀禪師照禪師還道者宗禪
師行瑛禪師凡六人[補輯]僧若昧智明僧宣嶠信
[山疏]初開先之始建也丫山紹宗和尚寔上之尚

唐李中主巡豫章幸開先請紹宗上堂僧問何爲
開先境曰一條界破青山色何爲景中人曰拾枯
松煑布水
[補輯]清耀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曰青楊鬱遶栝
問如何是披雲境曰一瓶淥水安總下便是生涯
度幾秋
行瑛桂州毛氏子
佛印了元禪師住持開先時手植松若干株於寺
前株皆大數十圍蒼翠鬱然甚壯觀其後僧南楚

越盡伐之去別建一寺俄而焚燬識者謂有數云
[補輯]元初萬山一禪師開法此寺崇禎庚辰開寺
頹甚雪嶠入院講經作偈曰一字相開切利天廬
山荒寺在開先
銳文
[南唐馮延巳開先寺記]皇上即位之九年詔以廬
山書堂爲寺成命昭義軍節度使馮延巳
肆覲於京師上賜從容於便殿語及往事傾謂曰
廬山書堂已爲寺矣朕昔堂之本意卿亦與知煩

記憶否對曰陛下真誠懸日月微臣固陋何敢忘
之昔在吳邦唐運中缺陛下齡方志學龍潛毋司
洪惟聖心邈焉高蹈陔唾推政兆贊經論慕崆峒
之師幾劳軒拜閒富壽之祝亦固克辭注念烟蘿
每懷宴息因尋爽塏之境以備華胥之遊匡廬天
下之名山江表之勝槩圖誌具載仙靈攸棲果有
潜夫來獻茲地已酬善價遂闢重基幾俾芟除未
遑春築旋則中與在運夏物重歸陛下位纘元良
務煩監撫寢門雞唱方視燠寒嵩高鳳鳴寧諧好

尚遠乎出震嗣服雖欲從之巢父之蹤其可繼耶
堯舜不得已而治天下豈虛言哉方今陛下日照
天臨風行草偃勤儉以化焦劳思理求賢草澤盡
善於百王推公友于邁德於千古蟲蝗殞于靈雨
旱歎轉為豐年大信既孚四方徯后威惟取亂仁
實懷柔所以建水僭稱肉袒而詣吏楚邦亂略俛
首而來朝矧彼長沙恃險與閩隔絕聲教五紀於
茲一旦砥平易於反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拓土
宇於數千里復正朔于四十州可大之功冠乎史

冊猶且納陛軫慮馭朽兢懷物暢皇猷民知王度
洋洋焉蕩蕩焉混一車書豈遠乎哉言未及終上
曰皆然矣抑朕又聞古先哲王握圖御宇惟德是
務與善同歸俯仰抑揚不失其正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恒沙如來出世濟俗依空說性性外無空
信則修崇悟則解脫始乎正法終乎象教使人趨
清淨之域息貪競之心民用以淳理道何遠是則
菩提之教與政通焉朕以此寺基是朕思欲避世
之地棄之則草莽可惜搆之則棟宇無名不若建

興伽藍以居僧衆示人至理亦助化之一端其鄉
置之規夯險之度繢用之費鄉役知耶延巳對曰
起置之始適已上奏舉手程土工度山木豫章之
材間出般輸之藝婁獻運斤若雨荷鍤如雲力不
劳於中民財不傷於外府歲月未幾厥功已集駭
多寶之涌出疑化成之突然遂殿正門重軒複檻
高牆亘轉修廊翼舒香廚旁開僧房內闢法筵清
淨宛是祇陀之園方丈精嚴更類維摩之室摭菩
提之地位儼如來之相好功成斂手則塑像如生

妙繇良工則丹青若活而况依林附麓左嵓右聳
瀑布懸泉之勢凌雲挺閣峙之形溪徹盆江表
法流之不斷峰開石鏡同慧日之長明其或寥泬
雲收戶庭雨霽鍾鳴谷響猿啼樹深仰止則峻嶮
連空寓望則長川無際僧間境寂似出世間信有
為之勝因實安禪之嘉所足使迷者得于陸之漸
達者得不二之門苟非聖人用心其孰能與於此乎
上曰卿知其始也既如彼其末也又如此則文以
記其事非卿而誰延巳對曰臣才學本空筆硯久

廢雖然盛德之事固願歌詠慚匪當仁尚符不朽
乃跪而進頌曰彭蠡之陽廬山峻峙積純和氣毓
插天勢峰連奇秀谷藏靈異燕洞之前勝復為最
懿乎我后河濬運契仁聖文明肅恭敬畏堯舜其
心巢父其志思懋大廷因開福地帝出乎震龍飛
在天梯航合遝符瑞駢闐推公罔本舉正求賢九
功既敘七德俄宣貞師一奮建人來庭神兵再發
楚邦蕩平威鎮四海彊開百城日新之盛無得而
名恢恢帝謨游刃多餘乃思是境昔擬華胥夙心

不獲締構猶虛改名梵宮俾奉真如棼樵既闢棟
楹峨巍雕甍繡欂重欄疊砌後倚崇崖前臨無地
屈曲延袤高低迤邐炳煥丹青端嚴塑像衣上來
法示人天相清衆晝聞禪閑夜敞十二類生孰不
瞻仰聖君旨趣古佛因緣教化之本治平之原其
功莫量其福無邊皇圖帝齡永永萬年保大十二
年正月日立石

黃山谷開先華藏禪院脩造記天沙門法者不住
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

薪續禪床宴坐三十年藥山一日不作則不食今
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
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大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
常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
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忌耶

李夢陽開先寺詩讀書臺倚鶴鳴峰迴合千山翠
萬重白晝懸泉噴霹靂清秋雙劍削芙蓉樓持古
寺還雲閣寂寞前朝自暮鍾瑤草石壇應不死興
來真欲跨飛龍又宿開先寺詩僧閣森鐘靜夏涼

風色幽月出照瀑布猿啼西澗流

（宋）應登陪蔡侍御自白鹿洞遊開先寺（詩）虎洞意
已慳龍池渴未消還隨持節使重過濯纓橋淺水
疏生被捫蘿花染新行行渾不倦去去郎非迷路
轉三交股峰迴岦沒腰險巾頻却馬狹處僅容帖
異跡多存古幽期日遠羈不眠閒晋史臺覽記眾
那泉似巾大落雲凝萬壑撼南風清洪暖西日下
岑寥選勝吹初霽探奇遂詰朝雰嵐頻近眼五老
若爲招

（補輯）王守仁（詩）白日高峰開雨雪青天懸瀑寫雲

（雲）（補輯）羅洪先開先寺（詩）入山便作山中主何用
人間姓字聞貌比遊僧剛戴髮心如眠鹿更離群
開窺石記捫苔篆愛數峰紋對白雲誰解尋源溪
谷住不辭風雨日紛紛

（補輯）羅洪先弔古（詩）甄圖王業總淒然休道江南
割據偏便闕自捐昔舍後一龕誰寄佛燈前勞生
悔不師宗遠歸夢知應托杜鵑舊引龍池今爲曲
年年雲雨助悲泉

（補輯）宋寔呂（詩）旌旗夜夜山中宿素雪朝來澗山
麓山頭萬樹史生花山下白雪倚珊屋

（補輯）陸釴開先寺（詩）衣裳三峽霧樓觀九江雲

（補輯）王㴒開先寺別黃月波（詩）中山開祖席上界
散空香避世僧同允從將客獨作雲殘堪愛日松
老不知省請看西江水雖懷其漲萍

（補輯）黃氏同（詩）行行第一山神飈散輕煙華構逼
層霄奇峰入遊月清猿樹上聞白雪窗閒宿斷碑
劫火餘顛倒在林麓發址蔓草青壞道苔花綠飛

泉跨晴虹隱隱度高竹背賢讀書處至今有餘躅
弦歌坐深宵燃新代明燭

（補輯）吳國倫（詩）飛來雙劍卓諸天寶座空王霄漢
懸草樹已深梁殿閣風雲常護楚山川松梢急峽
湖晴雪塔外平林起暮煙倘醉登臺偏莫厭大湖
春色望中偏

（補輯）王世懋開先寺寶墨亭（詩）冊壁玉紋埋玉筋
墨池潭影換蒼苔

（補輯）丁此呂開先寺贈（詩）寶地香燈山色裏僧家

日月水聲中
〔補輯〕〔趙進美開先寺晚眺詩〕萬山廻合應鳴鐘晚
路烟凝翠更重石壁晴霞懸一水寺門落日引諸
峯星河夜掛中天閣梵唄聲傳異代松欲去危橋
還倚望誰能晞髮卧芙蓉
〔補輯〕王岱別同范礽遊開先寺〔詩〕古寺山之麓流
雲接斷崖清泉隨地出紅葉趁人開聽瀑推青玉
看碑捫綠苔寄情頗不惡歸馬未應催
桑喬曰盧阜之南仙佛之宮以十數開先最勝勝乃

在諸峯瀑布開先雖平麓然諸峯瀑布可指顧而
盡又去城近士大夫舟車易往來諸它菴寺雖奇
然僻在山腹中邃險好奇者或間至焉不能數矣
許世昌曰江東龍藏悉本雁門考隋煬所云盧阜法
刹可一二數也開先經始李氏僧行瑛張之九年
乃卽功嗟夫絕續之際繄以人哉今佛教弘通燕
錫翬出讀書臺畔翬飛鱗萃居是山者抑若矜直
所稱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遊俠耶但峽
潺湲腴與爲開止則此水過吾師丈人遠矣

黃岩寺
雙劒峯下有黃岩寺
〔山疏〕黃岩寺唐僧智常建
〔補輯〕〔舊志〕黃石岩在香爐峯東北其岩石皆赤色
故名白樂天有黃石岩詩昔日青雲意今移向白
雲〔補輯〕寺東北有空生閣有岩可室道人吳淑之
廬焉
文殊塔在黃岩寺南下塔前有定心石舊志謂之四
望石〔補輯〕塔隸瓜峰許侍御捐貲修之石甃其四周

〔補輯〕〔湯賓尹記〕雙劒香爐姊妹諸峰森森鵠立人
行峰壘中如恐壓者一岡稍迤忽突爲文殊塔塔
與瀑布敵面踞塔觀瀑如千人走駿馬下坂驚風
驟雨不可名狀大勝開先亭上望也
〔劉軻黃石岩禪院記〕廣嶽山客劉軻採拾怪異
自麓至頂郤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棲禪
子不知其幾臘乃順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
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髦髮我植今環人臂鳥
飛兎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炙生

落之榮領去晉之沿泝躑云云自彼而於我茂如
也於戲何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峭則人境兩失其
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雲細乎鼓曷嵐霧生於襟
袖聯形詩慢併入胼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滲緑
冷冷偃語如在耳右況又犇凌兢上冥冥焉知不
能與洪崖拔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灝氣絕
慚吝於摩而遠喧卑之腺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
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縶
彼焉得跳躍于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宜昇

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幾物我一致端那徑寒僕
所謂非斯人不能任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黃
名常淨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補輯 徐史泮遊黃巖記泮既羈旅南康則聞廬山
有黃巖心嚮往之春正始與劉范二子過開先寺
狀飾躡鏡由鎖澗橋而東其地從山麓至椒約五
六里許攀援而登足與口齊行至半嶺峰迴谷合
僅可容人側身而進曰寨口者昔人結寨處也堅
壁高壘故址依然中有平敞地坐而覘之其上者

若蟻行鳥道莫辨形容其下者若螺旋羊腸隨境
環轉旁有峯舞二石狀若婦女名曰姊妹中有雞
冠崖嶙峋光皎最是異人雖點染畫圖當不過是
矣復盤旋再上見虬松蔭天修竹千雲清風徐來
子子然孤在霄漢間山僧引余登獅子文殊塔禮
金輪舍利懸雌絕巘壁立萬仞俯瞰布水空令人
股栗不休遙望香爐近瞻瀑布誠匡山大奇絕處
也遂揖余入寺寺居山曲阿面鶴鳴行龜諸峰嶄
嶄欲逼人背雙劒峰峭鍔崟起水稜雪巘閃鑠莫
可端倪由寺而西有巨石夸嶐空闊數百武如三
楹屋其襴餙愈牖玲瓏奇美即古所謂黃巖洞者
是矣洞上有茅屋半間長與白雲遊還時聞天籟
勞竹引泉消流不斷啓戶望湖光惟見浩氣繚繞
日初出紛紅霞紫可玩不可言也洞之側有麒麟
石野蔓斜結細葉若毛髮微風吹動隱隱欲搏下
臨澗口亂石橫流水石相激聲應山谷嚮若雷轟
隨澗而入其境愈奇其景愈絕上開龍潭陰晴莫
定雖古好游者往往却步余志欲至之而力不逮

也遂携杖而還范子曰是不可無以記之余曰然
刱子厚有云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
貽林間之媿予雖不文願有以記焉
〔補輯〕李德升宿黃巖詩寂歷兩巖上山僧一草菴
片雲棲冷衲雙屐影空潭風雨孤燈夜人天短麈
談蟄雷驚喝虎枯夢不成酣
〔補輯〕施閏章詩黃岩林下弄清暉古寺寒潭石徑
微寶墨池臺晉佛侶爐峰烟霧雜僧衣峽開青玉
奔雷急崖暗蒼龍帶雨歸誰倚枯松招五老共看

杖底片雲飛
香爐峰麓有李太白書堂
〔山疏〕李太白書堂在青玉峽西一里所今廢白蜀
人也嘗讀書於蜀之大匡山 其後供奉翰林不合而
歸又讀書於潯之匡山杜子美贈白詩曰匡山讀
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白善爲歌詩連類引義宏
肆俊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蘇子瞻嘗恨
白集爲流俗所亂近唐詩紀事又載在綿邑人所
裒白少年詩若干首自淺俗可笑讀者自可別其
僞云
〔補輯〕香爐峰從西行數里有底石卧短松下有可
憩傍一竅隱隱光出剪木窺之閴然深杳後人題
其處曰紫烟洞〔補輯〕香爐峰西麓有日照菴僧佛
林建相傳即太白書堂舊址會稽王冕曰夜半水
軍至逼迫上樓船此其地也嘗作歌紀之日照菴
西爲龍泉嶺其下有聽松菴僧澄灝建
范初曰供奉抑鞅文圃與杜十四齊稱而嶔崎歷落
辭見天子豈欲以新聲結主知哉飛燕昭陽白固

慨然于衣裳花容間也托之清平三調蓋諷諫云
帝不察艷其綺麗白豈樂有是稱乎彼豎之口特
爲知我人因有不幸而幸以相彰者此類是也逼
迫李璘流徙夜郎文章憎命達自昔慟之矣
瀑布泉
鶴鳴龜背之間有馬尾水雙劍之左有瀑布水瀑布
之下有布水臺又下有青玉峽龍池龍池南下有小
池曰浴佬池
〔山疏〕漢陽之頂多濆泉朔突播流西爲康王谷之

谷簾泉而東爲開先二瀑二瀑同源異流其在東北者瀉出鶴鳴龜背之間曰馬尾水水勢奔注而崖口窄隘迫束噴散數十百縷如馬尾然其實亦一瀑布也其在西南者則自然頂下注雙劍峯背逶迤中涯爲大龍潭繞出雙劍之東下注大壑懸掛數十百丈曰瀑布水水循壑東北逝與馬尾水合流出兩山山峽中下注石潭石碧而削水練而飛灑斜而淵爲開先佳境後因名其峽曰青玉峽潭曰龍池云二瀑俱奇觀而西瀑尤勝方冬泉脈微循崖而流涓涓然如一綫春夏沉溢直落霄漢間裊裊如垂匹練日光灼之粲爛如金黃色倏爲驚風所掣則中斷不下久之忽飄入雲際如飛毯捲雪迸珠散玉瞬息萬狀

〔補輯〕馬尾泉来有一涸泉

〔補輯湯賓尹記〕開先寺之勝以青玉峽峽水從峻嶺來巨石扼之激爲西嶂盛氣而下勢不破地不止一潭如釘盂如傴腹渡之水一掠潭面輒疾走復得一潭如大釜相與洄洑水氣勢掠盡乃降階石根以去潭色碧如練石子如螺行其上須眉可

數其旁爲漱玉亭足當一絕矣

〔補輯袁宏道〕夜卧青玉峽看月瀉虹飲石夜蛟哭寒雪霏霏灑浙竹一灣淨月趣斜欲墮向龍宵寫幽獨賜絃斷盡鐵槽平石韻高寒諧不足頭毛索索皆人長幾時買斷青崖腹五更凉夢泊孤雲以手捫天如於玉

〔周景式廬山記〕瀑布水在黃龍東北數里土人謂之泉湖水出山腹中掛流三四百丈飛湍出林表望之如懸索水所注處石悉成井深不可測

〔文與可妙明菴記〕稜質石橋爲混沌之所設般工能之開先瀑布不可並其高遠奔騰傾瀉若決銀河此天下之絕觀世間不復更有矣

〔山疏〕山上下龍潭以十數惟雙劍峰背大潭深不可測神龍時來居之來則雲陰旋合屯潭上不散者久之其去莫測也龍在則時時洗潭其洗潭即汹水雖晴霽亦暴漲騰湧混濁積穢墮梗皆隨流去不遺

〔王禕遊開先寺記〕予以三月二十六日雨霽同諸君往遊時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萬

雷令人心怖神奪股栗不休雖諸君拍手讙呼大
笑水敵頑洞呼笑敵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
矣
布水臺在瀑布泉下(五燈會元)唐先天元年道明
禪師得六祖慧能開發了悟本性即往廬山布水
臺住三年方之袁州
(南康志)龍刹在青玉峽石壁間後廢宋乾道間郡
守李亦修又廢明正統中僧南嶽崧復修又廢
石亭集舊志龍池水支流石間宋僧若愚鑿大石

渠長丈承以石柱聯絡數十引水過漱玉亭龍井
入僧廚注大石槽中以給庖湢溢則散流山下其
後稍損折代之以竹(補輯)楊廉詩泉引齋廚飲亦香
(山疏)龍井者僧當水所行道鑿石爲池曰龍井亭
於其上曰漱玉亭水瀉龍井中冷冷有敵今並埋
廢而於其上別立小石塔以當之無復漱玉之勝
矣
蘇東坡有漱玉亭詩(王禕遊開先寺記)由寺至亭
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自遠觀之瀑布

出自兩峰間如瀉天半出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
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
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
所從來不復可見矣龍池東南舊有萬竹亭今廢
(補輯)萬竹亭即綠筠亭宋守樓杓建
(補輯)(周必大記)上漱玉亭觀石柱間題名開先舊
屋惟有此亭其上即石橋又其上瀑水落焉潴爲
龍潭囘觀僧堂即南唐元宗少年書堂也古碑一
空曾宣院記偶存耳

(紀事)白樂天刺杭州時徐凝張佑並希首薦樂天
試長劒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解送凝爲元祐
次之祐日甘露寺詩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
金山寺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塔
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未足爲佳也凝日爭如老
夫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
色耶凝遂擅場
(蘇東坡志林)徐詩至爲塵陋世人又偶作樂天稱
賞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因戲作一絕帝

遺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僊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詩話〕東坡以徐凝爲惡詩然太白銀河落九天猶未免凡近也

〔唐詩紀事〕繆島雲瀑布一聯云白鳥遠行樹玉虹孤飲潭爰出前輩爲時所稱島雲初嘗爲僧詩尚奇險

〔詩史〕唐宣宗嘗與黃蘗禪師觀瀑布蘗吟曰穿山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宣宗應聲曰溪澗豈能畱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蘗知非常人云

〔李夢陽觀瀑布賦〕登炎陽以北邁兮遡敷原之上𨑳遵嶽南而遐陟兮馳晴流而志揚日旖旎以景旗兮嶮崎嶇乎微行峰吞吐而迓余兮嵐抑翕而颷路超歸宗以趣盼兮觀開先之瀑布誦前記而髣髴兮眩飛空之孤形誦銀河之逸句兮揣陟天而九征挾巖潭以上氣兮挾神虞而並垂積雲左右以傳彩兮霞表裏而秀姿沫霏霏之晝霧兮崖扸翠滋而熒熒光金黛而亘霄兮浩呼洶之湧湧龍朝帝以潮從兮虹爲梁之總總韓若華以西曜兮東扶木兮倚明星辰涵而布錯兮岳瀆影之其中絢練恍惚百怪潛兮勢明蝣而無恒譎之若往忽奔噴兮石雷砯而駭崩經香爐以尉紫兮破雙劍而水攢踰黃巖以珠迸兮籠玉殿而金煙濯炎女之玄髮兮苦離根而求生掛洞宮之幕幕兮隱芝箭而懷清沸混混之爛爛兮颷瑟颯而涼風泉滾滾而安躅兮孰尋源而卒窮岦劃割以繽紛兮渥華巔而分派水簾亞之揚兮靈終古而并戴巍嶽岑而上行兮疑質遙而性非蒙井厥流常兮譬

鍼顛而血隨吞日月以膏顏兮震雲氣之翼翼江海巨而𢷬塹兮哀趣卑而罔直體融陰而內陽兮準坎離而向背嚴不苦顏通澤物兮醜彭蠡之汪濊浮朱鳥之寒景兮爭龍騰而擄擊勢高者韻斯宏兮谷哨喙而坤圻赫翩翩以絛聊兮小厲蕩而不暘露霜霆而離離兮處遐域而孰之惻怒埻罕以思逞兮石岝峪之喞喞晴電追而霆突兮信駭覩而提膽猿㷀㷀以竊窺兮倚石鏡而奴踹㸐焯灼𤸯的瞭悅兮顙至人之懸照盼颯而逞徠兮翔

太始而留耀歟曰造龍池而鉄之兮究瀑布之肇
跡巔湧而登射兮誠神靈之攸鍾轟逦惑而遐瞍
兮壯二儀而永效稽鬼惟避鑑鑿兮徵瀑孰以発
逝者之高妙伊動者必定兮潭皆沕而淵凝瀲之
瀨而寧之清兮厥金水之其質亂日相彼山泉瀚
瀇瀁漩洑谿澗連洄邁科以造海竟隨流而泯淵
視厥瀑之靈詭亙群証而背誹吾苟燾天地以遺
敵跡亦奚暇校高下與孤疑

明王禕遊開先寺記 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因
與郡人段諒曾元同遊開先汎湖過落星始遂陸
而前僧志一光應來迓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
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即龍潭水為溪所經
也橋西東松杉楓杞蒼翠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
峰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
見巖上採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白石耳有頃漸
動移乃知其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濺濺鳴塵慮倍
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志一請予詣龍潭下是
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覓中水曰此水一耳

何必往是夕夜半雷大作比曉應叩門告曰瀑布
流如故矣余欣然攝衣起倚閣睇視良久日初出
紅光照香爐諸峰諸峰紫翠猶未歛光景恍惚可
玩不可言也

補輯袁宏道觀瀑布記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
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峰當
彻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横曳東披西帶諸客
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
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
太白得其勢其貌肤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
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歆削十餘里上錄下
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
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汰而不肯淨者一旦皆
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

唐張九齡瀑布泉詩 絕頂有瀑布喧喧出塵杪不
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
飛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
窕吾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性情有詭激坤元合

紛縟黙坐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又）湖口望廬山瀑布泉詩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李白瀑布泉詩）日照香爐生紫煙遥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

（又瀑布泉詩）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里歘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

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顔但諧夙所好永願辭人間

（補輯宋米芾開先寺觀瀑布詩）度峽捫青玉臨泆坐綠苔水從雙劍下山挾兩龍來春暖花驚雪林空石迸雷塵纓聊此濯欲去首重回

（補輯范仲淹瀑布詩）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三光直逗溜千仞急白虹下澗飲寒渤倚天立閃電不得瞬長雷無敢蟄萬丈巖崖折一道林巒濕險迫飛鳥墜冷洒山鬼泣須當截海去濁水不能入

許世昌曰瀑布天紳也傳為歌咏直似頰上三毛然海風吹不斷五字千古耳後之作者如引錫然霏霏乎王骨也哉以余所聞忠州刺史不欲干巫山再着一筆太白詩豪焚硯黃鶴才人矜慎必不苟役于文又何也

桑喬曰廬山上三石梁據張正見簡寂觀詩三梁石

本絶梁元帝廬山碑東瞻洪井西望石梁則三石梁當在簡寂觀之墟而李太白有銀河倒掛三石梁之句元李洞言開先寺上有三石梁横絶青冥窅不見底則似在開先之後舊志但云在縣西三十里而一統志九江南康二府新志於上霄紫霄二峰皆言有石梁黎景高又云在五老峰上夫三石梁為廬山絶景其奇詭尤在奋泉瀑布之上天台一梁猶可擅美况三梁哉數公既皆名筆又嘗親至廬山黎景高李洮之又同時人而所云各殊

何也乃今過訪鶴鳴五老與紫霄之西杳無所謂
二石梁者豈諸所云云皆空言哉姑記所疑於此

洪井山

香爐峰南有小山是為洪井山其下有丹井善政源

山疏 洪井山在東古山觀音岩西北隅香爐峰之
支也相傳葛洪眞人鍊丹處其下有丹井
善政源在洪井山下源石池也不涸不溢冬菰草
或曰洪井者洪厓先生所隱處非也洪厓有二其
一伶倫三皇時得僊號稱洪厓先生正神僊傳所

記與衛叔卿遊於華山郭璞詩所謂右拍洪厓肩
者也其二唐張氳晉州神山人隱姑射山開元十
六年嘗至洪州救疫亦號洪厓先生然古洪厓所
得道處在豫章後人於其地立祠祀之因並祀氳
豫章古今記所載洪厓洪井鸞岡風雨池皆豫章
地非此山事

南唐李中主遷豫章時嘗幸洪井山

東古山鳳凰山清流菴錦屏山石照山

鶴鳴之南有山四曰東古曰鳳凰曰錦屏曰石照鳳
凰之上有清流菴

山疏 東古山在縣西南十里山與鶴鳴龐背鄰其
麓有釣魚臺

補輯 東古山舊有黃龍寺又改為法輪寺祥符間
僧如湛建燬而復葺者再一葺于僧覺空一葺于
通旺也司李范礽題其方丈曰擎竹處又枋一聯
曰水會西江片月影隨千澗落雲封東古一鐘聲
起衆山 [illegible]山頗有龍王亭亭東南錦屏峰繼列絲
張似山之屏帳也下有法輪井有石曰蒲團石菴

日白雲菴前有石門梅花洞叢條明密嶂壁參差
徑立娟娟並欲自高處士風規矣從寺東行嶄然
起者為臺登其上黃岩瀑布若陳几席遊者過而
樂之石刻觀瀑布臺三大字誌勝也山前翠微菴
僧如朗建今有其址耳山後善山寺僧碩超始之
歷十餘年僧惟一復緒之

補輯 東古寺即興善山唐僧智欽建

范礽曰余攬子木紀事於東古何累焉考東古山去
縣西南十里特起旁隆之間屈於廬山而意猶不

肯自下者或稱之曰比山比則殆于近之矣又比
輔也連屬共貫相爲翊贊者然余條列綦蹟如啟
堂廡施設各有次第其僧之闢于是山者曰文昱
曰齊添劉石崖者郡太守薛淄林司馬龔福求別
駕閔漢卿簽書卞又銘也例錄之以覘山龍云
〔補輯〕東古有楊機部廷麟先生詩詢之寺僧定武
不復在人問也刻次韻藹唉問于雲虎賁竟似中
郎不
〔補輯〕七一翁次楊壁間韻羞譚龍性未能馴行到

新亭慟殺人滿眼雲山皆槙客一丘瓜菜尚逃秦
降僧苦欲賡前韻世局那堪問後身金鼓如來送
春色碧橋絣石定迷津
〔補輯〕〔范嗣任東古山詩〕遠上東封第一陘携來山
色刻山銘寬湖細月留僧舍戀石肩雲護客庭拂
拂齊州浮九點沉沉夜壑轉三星便借廬宇稱雄
長郄教何人判尹邢
〔舊志〕鳳凰山在縣西南十里山蜿蜒特起五十餘
丈湖漲則山若浮而高如鳳翔一名流星山

〔山疏〕自鶴鳴東走迤彭蠡至南康別有山曰錦屏
山其下有錦屏鋪山與東古西古黃龍諸山聯絡
非九叠屏〔補輯〕雲錦屏即雲錦峰曾棨詩卅崖翠
壁邁隱見李時勉詩春到不知芳草徧是也
〔南康志〕石照山去縣西十五里〔潯陽記〕石照山有
圓石依崖明淨如懸鏡然

遷鶯谷　鼓子岩　慶雲峰

鶴鳴之東有遷鶯谷谷有何乾曜墓
〔山疏〕鶴鳴龜背當漢陽東南徼龜背當徼下鶴鳴

居徼東爲漢陽東隅諸峰之首山勢北趨而稍東
盡乎瘦馬嶺而七尖胡臭五乳諸山皆屬焉
〔舊志〕遷鶯谷竹木深茂有水泉
唐何乾曜不知何許人仕爲侍即後隱廬山卒葬
此谷
遷鶯谷上有鼓子岩
〔山疏〕鼓子岩舊志謂之古寺巖在鶴鳴峰東遷鶯
谷上其下有鼓子砦今廢
〔補輯〕鼓子岩僧云中有屏雲菴北丘薰閒建

舊志 勑至正己亥盜那萬戶陷南康據之半年所南康儒士黃㦛吏用機等以義兵復之已而兵敗皆見殺無何江西僉書韓準至那萬戶遁準尋去廬山砦將張野雞來據之陳友諒至南康野雞降辛丑八月我兵下江州遣同僉御伯宗招撫南康野雞遁而西其後友諒敗亦見殺野雞不知何砦將或曰嘗駐鼓子砦云

鼓子砦西南有李璜山

山疏 山四高而中下亦昔人所立砦處

鼓子砦東北爲慶雲峰

山疏 慶雲峰宅冊舊皆不載土人亦云無是峰適獨載於李夢陽遊山記意必別有所據亦或因其峭麗而特名之如郎官湖耶抑亦以慶雲菴故遂名之慶雲耶姑載之

補輯 或云宋慶雲禪師居還鶴遂以名峰

萬杉寺

慶雲之下有萬杉寺

舊志 萬杉寺者故慶雲菴也宋景德中僧大超有戒行受知仁廟嘗即山手植杉萬本天聖中賜今名并御書金侶寶殿額後兵燬舊有慶雲殿翠二亭亦燬洪武四年僧德昭重建二十六年設爲講寺叢林今浸廢 補輯 僧剖玉將興復此山焉

補輯 寺前有夕陽右橋枕流橋

山疏 三分池在寺後池水出於山椒寺僧作石龍首引水出龍口中下注池石水跳躍如珠因更名散珠池亭其上日散珠亭並廢宋人汪伊詩珠泉散後月應空

補輯 周必大記散珠亭即舊滴翠亭也

萬杉之名僧二曰壽堅曰紹慈

石刻 相傳萬杉石刻甚富僧皆踣而瘞之惟宋仁宗國泰清淨四大字倪京包篆龍虎慶嵐四大字存焉在寺之後山

桯史 德安王阮嘗從張紫微孝祥學詩紫微罷荊州歸與阮偕遊萬杉紫微大書二章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莊山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

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撫然不滿
曰先生氣呑虹霓今少貶之何也紫微不復言別
幾兩何而得湖陰之訃紫微蓋於此絕筆焉阮是
時亦有詩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萬杉守百神
四十二年眞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沓紫微大拳節
自以爲不及既而死又過萬杉題碑陰曰碧紗籠
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騎客黃
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

〔潯陽舊志〕王阮字南卿韶曾孫也少好學尚氣節
隆興初進士對策極言宜遷都建康以圖進取紹
熙中知濠州脩戰守具金人不敢侵改知撫州韓
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對阮對畢即出閔侂胄大
怒批旨予祠遂隱廬山
〔補輯〕寺中諾僧恂新之學士施風來有作紀啟
〔朱文公萬杉寺詩〕休沐聊命駕駕言何所之行尋
慶雲寺想像昭陵時門前松逕深屋後杉色奇空
山歲年晚鬱鬱凌寒姿當年雨露恩千載有餘滋
匠石不敢睨孫標儼相持更啟石室藏仰[illegible]天象

垂願以清淨化末爲太平基
〔補輯〕〔元龍仁夫萬杉寺〕修杉一逕遠深松飛閣華
鯨沓霧中祖衲廢場蒼蘚亂昭陵遺汗彩雲空人
間今古荒崖瀑老子悲懽破帽風共喜隔峰青峽
迸更携瘦竹度長虹
〔補輯〕〔明陳繼儒詩〕不挑名利泰山擔不駕是非風
浪舟支却兩拳松底坐嶺猿相吽傾回頭
〔補輯〕〔劉廷詰詩〕湖上千峰擁法界溪邊萬樹隱僧
家山溪雲氣常蒸雨春暖風光故著花石龍已隨

芳草漫寺門猶映夕陽斜無人指點昭陵蹟空對
飛泉想玉霞
〔補輯〕〔錢啓忠詩〕萬杉溪處萬雲重新闢花宮接暮
鐘軟語敲殘童子偈漢歡吹徹老人峰何知幽利
煙嵐氣猶帶昭陵翰墨蒼自咲一官真寂寂常愚
椎石作僧供
萬杉逾東水之大者爲清泉澗
〔山疏〕俗呼青天澗五老峰以西諸水之委也水西
南行過九洪橋入於彭蠡湖

七尖山

慶雲峰東北有山是爲七尖山

〔山疏〕南康志凌雲峰下有劉軻劉弇薛泚三書堂

今人無復知凌雲者疑即七尖山

其下有劉軻書堂

〔山疏〕劉軻者徐之沛縣人也天寶之亂自淮入湘至韶州爲僧師事月華寺僧惠朗郎大小則也後居羅浮讀黃老書從壽春楊生授春秋元和初乃踰嶺隱廬山萬杉之東與隱士苻若游元和末登

進士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秘書丞史館修撰終洺州刺史有文章名乃與韓柳並稱當其隱廬山時東西二林碑記多其所撰皆不存書堂後廢爲凌雲菴今亦廢

〔廬言〕軻爲僧時嘗葬遺骸其夜夢書生來謝與之三雞卵軻嚼一而吞二後遂精儒術與吳武陵並以史才直史館韓愈欲爲文贊之會貶去不果

〔劉軻上座主書〕軻本沛上耕人代儒業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玩味異於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處邊如沛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人矜或衆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

劉軻與馬植論史書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

言三國志有若衛覬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銓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縡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模李彪邢巒温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

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子惠林材子百藥言爲
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
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頴達于志寧李延壽言
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
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
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戯自東觀
至武德巳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
未既者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究予雖無
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畧亦各有新意常

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書
言不多乎哉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

〔白樂天代書〕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
綿相續不絶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
文人今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岩谷間者猶一二十
人其秀出者有彭城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
慕楊雄司馬遷爲文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
文百餘篇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
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
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
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
不足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
省故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曰持此爲予謁
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公
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
七八君子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
子之道庶幾光明矣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劉弇書堂

〔通攷〕劉弇廬陵安福龍雲鄉人也登元豐二年進
士紹聖詞科仕爲著作佐郎侍御史卒所著有龍
雲集南郊賦氣格近西漢詩書序記祖述韓柳銘
誌豐腴規模文忠於廬陵後進足繼六一云書堂
今不知處

〔補輯〕山上有雲龍菴豈即其地耶詩載八卷雲龍
菴下

〔宋史〕弇嗜酒不自檢束爲文辭劇剔敓類卓詭不

凡

薛漑書堂

（傳志）薛漑宋人有稱閥登之後號書倉爲南海書記秩滿入盧山築室居之扁曰薛處士山堂後起爲諫議大夫未幾復歸山題舊隱壁曰重來閒院静書對故山青時服其文雅書堂今不知處

桑喬曰劉輒言四事利害明甚然卒不見被之設施蓋難之也詳史書述兩漢以還作者詳矣故掇其要於篇

范礽曰古之君子未常不汲汲于後進也觀樂天代

書其知之矣以輒之才至不能自售而待售于世之強有力者盖士才則不能隨踵而立而賤亦不能以有爲也非得人以推挽之常致湮没不傳可慨哉唐以啟律簡士惟意之篇往往流傳宮禁彼其特士即不登顯膴要爲有大名于當世後王之法異矣士即邁迹等夷光聞蔚耳而無樂天好善喜才之心士何爲而不窮乎匡盧矢願自亦挨憤知己引身于高山大澤之間云

盧山紀事卷之四終

盧山紀事卷之五

廣陵桑喬子木著
燕山許世昌克昌父修輯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山南自七尖山東北行至含鄱口

棲賢谷

七尖山東北有大谷是爲棲賢谷

（山疏）棲賢谷值含鄱口南三峽澗出焉盧山之谷以三數棲賢谷爲大又多奇勝人尤樂遊之云

（補輯）湯賓尹記觀湖於含鄱嶺觀江於天池竹林寺勝槩具矣上嶺之口天際空朗五步一息十步一四顧數株煙樹離離水際者南康郡也疑一帆獨插經時不動者落星墩也歙珠剥翠蜿蜒周遭若起若伏者都昌餘干諸山也大小漢陽獨長諸峰屹然雙矗五老居白鹿之右横見側出周旋四五十里不暫捨嶺腰爲他峰所蔽一老猶殷勤送客望望下嶺而後别山南之致於斯爲備

含鄱口

棲賢谷其最北山顛爲含鄱口
（山疏）含鄱口在含鄱嶺東南乃天池之南道口向
鄱湖而峻勢若可呑鄱湖故云
（補輯）袁宏道記登含鄱之顛長江泛澂濁波一綫
鄱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或如翠蝕
或如砂斑之凸起則蒼所覆目與之際縣芬黍積
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湖而來心怖乃下石
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
（水經注）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

先生所開通江道巖上有宮殿故基三以次而上
最上極於山峰
（山疏）含鄱口南曰牯口其下曰能邪有石曰大石
斗笠石
（補輯）牯口下刻廬山第一峰五大字有亭曰歡喜
亭許侍御捐貲亦之旁一小亭范礽扁曰飛雲棧
牯口東南有白龍潭水自山顛下注潭中俗謂之
白水漕（補輯）雲霧窟即白水漕上巷也含鄱口之
水凡兩條東承衆流而逕棲賢達于湖漕其涯岸

水勢奔注擊石成渠故名漕其下有潭深不可測
上浮一石懸于岸畔圓秀如珠白水漕裏有金沙
菴僧自明建慧泉菴匡洪建六度菴
　白石菴
含鄱口西有賓陀羅漢二岩其水曰野人源有僧舍
曰楞伽院
（山疏）楞伽有上下二院在能邪西今廢張孝祥有
詩
院內有白石菴

（補輯）白石菴有南唐徐鉉石刻山顛有白雲洞洞
口有大石如床人行山中望懸瀑直上數百尺乃
知其由白雲也白石前賓陀岩有御駕親至數字
隱隱可辨人以爲南唐元宗也
（山疏）白石菴者宋李常公擇讀書處也公擇都昌
人少與兄弟讀書菴中已而皆及第公擇以文學
政事名當時蘇東坡皆與之倡和黃山谷者其甥
也元祐更化以常爲三司使或言常少幹略司馬
光曰使天下知吾意不急於利

補輯菴在五老峰前二層崖下滇南僧一心就遺址築室仍名曰白石

公擇在朝時以詩寄菴僧端老云煩師爲掃山中石待請歸時欲醉眠然竟不克歸菴亦旋廢其後西蜀人李復亦嘗居之而易其名曰白雲菴後死亦廢其後勝國時豫章有熊處士者亦即其址築室居焉戀幕官范祥寄詩云尚書舊隱在匡廬傳道新來事已墟祠宇又令誰薦菊鬼神猶爲護藏書石泉宛宛通池細川樹冥冥映日疎爲問豫章熊處士幽棲消息近何如後亦廢

公擇既貴乃藏書九千卷於菴中以俟觀者（蘇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象犀珠玉珍怪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桑麻布帛五穀之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本仁智之所見各當其分本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寫日夜誦讀若不及近歲士人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多且易致

如此其文辭術業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精舍公擇既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九千餘卷公擇既涉其流探其源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腴以爲已有發於文章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人本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用心也

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以盡讀
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可得蓋將
老焉盡發公擇之藏而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
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之言使來者知昔
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
惜也熙寧九年九月朔記（蘇東坡志林）李公擇喜
墨見人有佳墨即攫取之它日客有自公擇所來
者為言公擇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補輯）宋朱熹李氏山房詩（蘇公記藏書文字有耿

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
（山疏）菴舊有三賢祠以祀李公擇李公南蘇東坡
今廢公南者公擇之弟李布也博學有俊才與公
擇齊名時號二李東坡詩何人修水上僅此一雙
玉蓋指此也布早卒公擇兄弟亦讀書菴中博學
能文章然名不逮二李仕至轉運使
栖伽院鐘樓舊有崇德縣君所畫二墨竹今不存
崇德縣君者公擇之女黃山谷之姨母也善繪事
黃山谷嘗為作崇德縣君墨竹詩

（補輯）周必大記（過百藥灘分路行三四里入栖伽
院亦古刹也正倚朱砂峰舊號白石佛殿創于保
大中釋伽像與西林同李公擇尚書藏書閣在東偏
元豐以後留題皆存
太乙峰犁頭尖桃林山萬壽寺
谷鄉口西南為太乙峰其下有老鷹崖
（舊志）太乙峰在廣壽院前廣壽院在行龜峰下
（補輯）太乙峰尊儼挺拔部落更廣數百盤至歡喜
亭見馬尾泉忽爾黃金萬頃精鋄可愛湖中沙也

（補輯）太乙峰頂有蒹葭僧石照建廬林五葉菴東
搆團瓢日陛寓航偕大德大乙蒹葭詩日亦有蒼
蒼態為生不傍濱含情矜曉露無意動秋雲未許
湖山異已忘陵谷分幾看花散處浮影亂殘曛
（山疏）廣壽院在萬壽寺東廣水坂內峰在寺基北
峭削與衆峰殊故名太乙南人謂之大犁頭尖
（補輯）老鷹崖下有廬岳祠祠傍有隣白樓司李李
應昇仲秋祀廬嶽祠詩高陳匡君祠俯落千層霧
虛倚隣白樓兩山左右顧是也

德勝龍潭在峰西南
太乙峰水東南行逕萬壽寺與衆水會
太乙峰南爲犁頭尖山
〔山疏〕山南人謂之小犁頭尖
太乙峰西南爲桃林山山西南與漢陽峰拔
〔山疏〕老鴉口在桃林太乙之間長壠在桃林漢陽
之間
桃林澗水東北行逕萬壽寺與衆水會
〔補輯〕澗中有金明菴叢秀菴雲岩菴

犁頭尖山之南有萬壽寺
〔山疏〕萬壽寺唐僧慧英建後兵燬明正統中僧明
安重建〔補輯〕萬曆間新安僧東埜慧楞復修一
〔補輯〕萬壽寺前有金鰲石寺後有般若岩栢子菴
寧生建獨露菴僧賜建天衢菴慧海建西北上有
峰迫立者靈隱峰傍有翹松菴清月建與翹松相
睇爲雯谷菴寶月所築靈隱峰下有虎丘坪僧瀛
州所闢其陽有崖曰摩石崖菴旃壇林僧智周建
〔補輯〕王思任記桃犁頭尖左五老而右漢陽者萬

壽寺也鄱湖一泓時青時白以爲前供天外風帆
谷中樵唱是長老飯遊受用
寺北有百花園今廢寺南有水曰萬壽源
〔補輯〕徐史泮百花園詩一徑穿林曲幾層每逢蘭
若輒先登石人當座殺空谷獅子迎臨氣上騰亭
有交枝長卒栢門無俗轍亂蒼藤溪山春月寒猶
重回首盤渦帶斷冰
〔補輯〕僧今無詩萬丈層崖路幾層何人淸躡學孫
登松杉地濶風殺急牛斗星寒劍氣騰冷處看山

高士眼巖前扶病野人篇明朝拔薜凌霄去珍重
橋頭護石冰
〔補輯〕萬壽源今傳爲道源地其北有自在菴雄印
菴廣佛菴
〔補輯〕范嗣先道原坪詩不盡登臨興還歸此地遊
湖光高處濶野色淡中收松子空山落棠花傍岸
幽時平多暇日掃徑接册丘
許世昌曰百花園李賓客故址也余過其處悽然
者久之題其址曰感懷往跡牢籠翰墨弄紫曳黃

平疇曲陌人遠跡湮篠封蔓晝谷林提青石淙澈

白芳賞長留鍚堤何迫言邁玄棲永懈緜帛

雨岩黎傀峯廬山寺

萬壽寺西南有山巍然高者漢陽峯也其上有雨岩

〔舊志〕雨岩在漢陽峯南黝而溪晝日嘗黯黯天將

雨嘗有雲氣出其中故取雨岩之義名焉

黎傀峯

〔新志〕黎傀祠在廬山絶頂女貞黎氏所棲隱處也

黎旣傀去人因祠祀之其後禱雨輒應復緇像祀

之祀今廢

〔山疏〕漢陽坡上有廢塚蓋二氏居此山者所葬處

也世謬傳以爲漢王塚又言其疑塚三十六寧藩

之亂南康人有欲盜伐之者以莫之孰爲眞塚而

止

廬山寺

〔山疏〕廬山寺在漢陽坡上今廢

〔高僧傳〕晉僧曇翼宋僧慧慶道慧竝嘗住廬山寺

〔補輯〕廬山寺有蓮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

易自寫同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後爲高駢強取

去又拔本集在東林寺

〔唐劉眘虛廬山寺詩〕孫峰臨萬象秋氣何高淸庭

際南郡出林端西江明山門二緇叟振錫問幽顧

心照有無界業懸前後生徒知眞機靜尚與愛網

幷方首金門路未遑參道情

〔楊衡廬山寺詩〕千峰白露後雲壁掛殘燈曙色海

邊日經殺松下僧意閒門不閉年去水空澄稽首

如何問森羅盡一乘

〔鄭常送頭陀赴廬山寺詩〕僧家無住著早晚出東

林得道非眞相陀頭是苦心持齋山果熟倚錫野

雲深溪寺誰相待香花與梵音

〔馬戴廬山寺詩〕白茅爲屋宇編荆教處堦壘石疊

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雨上方晴鼠驚樵客

緣蒼壁猿戲山精撼紫檉別有一條投澗水竹筒

斜引入茶鐺

〔補輯〕唐荀鶴送紫陽僧歸廬山寺詩紫衣明主贈

歸寺感先師受業恩雖報開堂影不知松風款枕

宿山雪上樓時此際無人會微吟復飲肴

【補】【甄蕭時中避暑廬山寺詩】只此匡君地來分半席陰鳥鳴斜殿寂松吼梵鐘沉石氣清醇味溪容瘦苦吟青蓮與白傳千載遂同林

【補】【釋喬鉢詩】欲識廬山面古寺底幽徑林深人不見泉落聞山磬

【補】【釋僧空聖詩】躡足三竿日濃嫌一枕雲

三峽澗

棲賢谷之水其會爲三峽澗在萬壽寺東南

【山疏】萬壽寺東南行龜峰之末衆水之所會也凡能邪迤東鳳山黃石諸水能邪迤西桃林長壠諸水小大支流九十有九皆入於三峽澗澗有洗馬池

【蘇子由棲賢寺記】棲賢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向水行石間殺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蘇東坡志林】讀子由記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竹樹膠轕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亦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瘦馬嶺烏石崖山石佛山石佛寺紅石崖山

漢陽之徼東北行曰瘦馬嶺

【山疏】瘦馬嶺在萬壽寺西山嶮削骨立如裂其上有烏龜石

瘦馬嶺東爲烏石崖山

【山疏】瓔澗口在烏石崖東水岐而二其一出七尖山廢寶慶寺其一逕石佛寺而南

【補】【新志】石佛寺南木橋溝有朝陽菴報國菴蓮臺菴金竹寺

烏石崖東爲石佛山其下有石佛寺

【山疏】山有三峰並峙如佛

【南康志】青蓮菴即石佛寺宋僧杜林建後兵燬宣德中僧普營重建

奠魚澗在寺東南雙澗口水也滴水崖在寺東然不常滴

【補】【通志】滴水崖有南昌李封史墓雲間陳繼儒記擴封史子明曆官官允崖平坦可坐數十人自漢王峰發祖叢星遂之西乞迢迢住城是肇此李氏之

福壤也

（補輯）吳玉成剪魚澗聽僧誦行願品（詩）風吹竹葉滿經臺禪誦何人臥草萊青蓮社裏無塵客西澗剪魚莫亂猜

（石刻）石佛寺三大字

石佛山東北爲紅石崖山

石人峰繡毬峰棲賢寺

烏山石東南小山有石特立如人者石人峰也

（舊志）石人峰在棲賢寺側山有石拳聳如人狀

石人峰上有峰圓如毬者繡毬峰也

（舊志）繡毬峰在石人峰北

石人峰下有棲賢寺

（補輯）石人峰下有寶蓮菴相傳赤眼居此前有赤眼塔天啟間僧普先重建遠融修之

（補輯）石人峰側有棲賢磨院見周必大記

（山疏）棲賢寺者亦渤讀書處也以渤故謂之棲賢一然寺之創則自赤眼禪師始洪武中寺以造僞鈔廢飛錫泉在寺後榾斷泉在寺東赤眼泉在寺西

廢靈峰菴後

（補輯）吳玉成有過棲賢斫榾斷泉不得（詩）彼岸香臺花正妍應知猶有老龍眠

（王褘遊棲賢寺記）寺右倚石壁左俯流泉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簷上每大風雨堂中之人疑將壓焉背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曰風雨初散日光穿雲斜照峰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

（補輯）李應昇憩棲賢寺（詩）飛觀五老峰絕磴三五路日斜促近遊萬壽名亦故寺荒佛眼塵縢古石殿互礀道閒淺凹桂枝百可數

（補輯）袁懋貞宿棲賢寺（詩）禪棲何寂歷況復抄秋時爭厭經霜瘦香燈入夜遲興酣茶自醉談劇塵皆詩支許翛然致寧教侍史知

（又詩）悉爐投林炬思懸辟雉符

（補輯）熊文舉棲賢橋和張世經（韻）虹橋經過訪棲賢古樹蒼蒼尚補天歸隱有文盟北渚辭官無夢到東銓柴桑此日宜陶社滄海當年負祖鞭幸判

鄭虔杼漈采巩花飛弄五峰煙
(補輯)徐居坦 雨中棲賢寺詩 曡曡青山貼碧天遊
人篤速向棲賢寺中石徑參差滑雨後人家次第
煙四境幽然迷出處十州何必更神仙漫言此地
堪招隱笑問前途更畢觀
(補輯)僧今人 詩 天地皆寒色棲賢谷更寒山中忘
歲數知爲野人覓雲影浮春樹鐘敲報曉餐但泯滌
悄然未覺客衣單
棲賢有駐節亭愛堂應真閣劉西澗祠

(山疏)駐節亭在(寺)側南唐元宗遷豫章時常幸棲
賢因建亭焉今廢
祖無擇愛堂在寺側初無擇守南康能愛其民民
亦愛之無擇數遊棲賢既去民爲建堂曰愛堂今
廢
應真閣在寺內(元虞集詩)飄入禪關裏飛行看石
淙應真誰貝葉受拱此珠宮噴薄方無極泓澄自
有容餘波弟六水取次濯凡踪　石澗容飛渡緣
山入翠煙剔門觀五老敷席近諸天試共能聽法

聞隨客酌泉昔人行役處一一問藍田閣今廢
劉西澗祠在寺側朱晦翁建今廢
寺西北邃谷中有赤眼禪師塔巖谷深絕人迹罕至
矣
棲賢之僧懷祐道欽智筠慧圓澄湜道堅知遷祖覺
辨首座凡九人
(補輯)僧天然僧濟歸
(寶訓)辨首座謂東林僧混融曰衲子事華巧無實
德如盛州艘飾敗舟以之涉江湖犯風濤能無危

乎
(補輯)天然廣東人曾姓中鄉試一旦祝髮棄家卜
築棲賢寺著有梅花詩進賢陶開中見而悅之僧
阿字其高足也阿字年不滿兼旬一驟走寧國塔
當是熏修上人天然有酬阿字見懷詩寂寞雲中
又一秋忽驚楓葉滿峰頭九江潑漢堪凴爲五老
斜陽獨上樓入郭應知泉石穩投林殊覺道名浮
買山誰作任山計辛苦都忘在沃州
(補輯)濟歸仁和人崇禎進士原名金堡者是也有

臘月大雪晚鼎詩觀面寒夜不得拈窮睇大有爲
人占敢辭對客虛調餅且喜無兒擬撒鹽踈竹倒
垂先被掠老梅橫出便遭緘晚來多謝無餘氣孤
月中天令更嚴

玉淵潭

棲賢寺東爲玉淵潭

(山疏)玉淵潭在三峽澗中諸水合流奔注潭中驚
湧噴蕩瀉下三峽潭上有白石如斧橫亘中流故
名玉淵(補輯)泰昌冬群侯袁愈卓僑其上日翁雲

(補輯)(宋)朗日記玉龍居寺之左而雪湍谷鳴觸石
輸轉又是布漾一變

(補輯)(周必大前記)玉淵亭澗水披石陡落匯爲龍
湫雪濺雷吼不減三峽(補輯)(周必大後記)先是澗
水奔衝過大石上後下歛懸布漾射極其雄壯濤
頭漢湧散爲玻璨色記言沙石萬數古今不塞誠
下通于海矣相對有寒泉亭泉自山出按記文訪
羅漢巖寶陀岩于僧堂之後皆無知者山上竹樹
間多岩石其下有觀音泉疑自寶陀岩而出稍加

剸治必得之

(元學士李洞淵之記)由開先肩輿至三峽橋橋有
飛崖因相與列坐其上瞰流投石訇然山淙射中
樹兩涯淺蓊蔥衛月宿其表領贍長藤勢委蛇來
覺景會而神移也因起步入松逕可二里許至玉
淵潭四山忽開敞山中出奔湍注潭上其怒響與
山遠近蓋三峽遊景之尤奇者徘徊久之陰潭生
風毛髮豎若有龍居嶽靈出入左右不可留也
姑記而去延祐二年二月十有三日同遊陽平樊

煙雁門文炬

(棲賢寺記)玉淵之東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
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

(石刻)張宗顏玉淵二大字餘皆蘚剝不可辨

(補輯)王思任記玉淵萬杵登登雪花千斛琅玕碧
骨上銀髓翻騰快而且活其解者不必蘇家兄弟

(補輯)(宋)張治過玉淵潭望五老酬別詩徑路纔分
十里程回看五老尚含情作封石戶藏題寺遥載
雲冠学迮行翠歛峨巖千嶂鬧泉傾洞壑一一橋橫

歸時未訂重來約長憶溪山月夜明

棲賢寺

玉淵之南有棲賢橋

(舊志)棲賢橋在枒伽南五里

(山疏)棲賢橋者三峽橋也作於宋祥符間其長幾百尺橫絕大谿締構偉壯神施鬼設非人力所能為從橋上俯視淵底大較可百餘尺或曰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背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至淵底此未足憑

棲賢橋傍石罅中有小白石月映之則見五色光

(南康志)玉峽亭在棲賢橋西正德中知府陳霖建亭壁鐫錢聞詩棲賢詩又劉廷詔汪伊詩

觀音亭在玉峽亭南

(補輯)橋西有關帝閣司李范礽題扁不負鬚眉又署一聯云運去英雄猶嘆晉霸來風雨欲蹤跟

(補輯)王褘記晉寺僧嘗浸甑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甑從洞庭湖上出甑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

(南康志)飛來亭唐大曆中因風雨飛來故名半石半木以祀觀音今廢

(朱文公棲賢磨崖志)新安朱熹奉陪高川蘇史君閬中錢別駕簽書楊子美博士楊元範呈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邯鄲缺仲衡濂溪周師溫同遊臥龍遂至玉淵三峽門缺缺缺王輸缺缺偷幼子在從淳熙己亥四月上缺

(石刻)三峽橋三大字又著午前缺日徘徊缺缺庚寅缺境界缺三峽橋上缺自尋真至清缺雒陽吳誠伯又嘉定己卯四月缺

莆田陳宓與客來(李夢陽廬山記)路傍草間有石鮮不刻也然莫能盡記

(宋黃山谷棲賢橋銘)二山劍立瀧落大路北亟東王之廬南曳閬先之布銀河傾瀉走蟄千雷劍山為梁無有壞隤驪龍守珠不可釣掔式告游者凡危思存

(蘇東坡三峽橋詩)吾聞泰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鬬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

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雨間滇洞金石奏琴筝飛橋出溦湫半刀殼玉淵神龍近雲雨亂晴晝匹瓶得清非可嚥不可漱

（孫應鰲棲賢橋詩）雨霞變幻少定色掃石共坐巖溪頭鐵船紫霄峰獨秀金井玉淵山更幽巾裘隨意郭文舉猿豹無心翟祖休采釆僊源有靈藥得之還贈同心儔

（補輯王世懋記）棲賢橋跨絕澗度其上若坦衢下至澗邊仰而視橋石兩兩鈎連勢若危動如爲日

底舌生上有紀歲月名姓宋時石工爲之眞班倕流也（補輯）三峽橋前有祖教院舊名上堰台

（補輯湯賓尹記）由白鹿洞西南行才餘里爲棲賢橋兩崖石牆峙跨石成橋橋趾餘石可坐以酌上視若屋下視若剖甕盎溪水穿焉渟泓莫測所謂金井者也從橋上溺水抵溪可一瓶盡其下流一石方廣鐫三峽澗三字手絕不可就其上流皆巍石或偃臥或怒立水大小褫出其腹恣躍以鳴取酒澆之如擬金鼓溯溪行一里許漸細已復大壯

曰玉淵其級而疾趨吟如青玉峽而渡水一石韓大汪水渾轉細衆水聚行石上當其坦傳涯漩欲舞於微凹處忽洪勢不得復恕石斜飛以出撞落潭面別爲卷舒出沒之狀如沸湯如噴雪如輸鮫綃如跳珠余無以窮其妙青玉峽瀑布皆席而仰視意得安穩金井玉淵皆俯瞰足下石滑賊如油下臨無底水殺震撼内顫毛悚不敢久立也

（補輯袁宏道記）沿澗而登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

巨石巍㠑或眠或立滿水撼之一澗皆跳號坪潑噴毛沚草咸有怒態當橫厲洶湧雖小奚亦瞋目竹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

（補輯王一鶚詩）冰柱層楞倚石鏡旭㕑草滑豁山性欣識石花挺古姿周漢淩空泉勢勁剝蘚編蕭蘭若孫孫亭亚表前人盛青蘿半挂春滿來良值霜葉掃不覓開士迎寒榻似爾無心雲嘯高松柄凝者無傾信者哀訪幽力罷傾言詠

補輯 黃秉坤同余峒起棲賢橋詩誰駕長虹縮玉
蜒幾經晨曦躡輕煙欲移兩澗珠璣字化作千家
萩麥編雲暗仙書窺黑石風傳錦句積青蓮與君
共醉遊山約細撥溪般請蜀絃

補輯 劉世聰詩 截斷玉淵三百丈雪骨冰鱗逐浪
淘今古洗冤埋碧草人間餘痛寄蘭皋嵐封霞彩
光偷飲電掣雷轟聲若號神物終能成變化應從
湖海挾波濤

棲賢橋下有龍潭曰金井

山疏 橋下兩涯石皆紫赤角立軒軒然如壯士戴
橋立李空同所謂峽石肝膽者也橋之所踞實為
得勝地焉

補輯 宋期昌記 從橋上觀三峽三峽固匯為潭神
工鬼斧信如山疏所云鼻直斷山為梁之語予瞻
泰山石積之事尋覓不見僧言二石竟以書佳嘉
靖中有力者負之而去不覺失嘆舊志以橋下金
井為桑苧翁所品第六余於橋下常洗盞數酌殊
自不劣惟橋東石龍頭噴出者先輩名為招隱泉
渟泓一派冷浸雲根子瞻謂可飲不可漱將無是

石刻 維皇宋大中祥符七年歲次甲寅二月丁巳
朔建橋上願皇帝萬歲法輪常轉雨順風調天下
民安謹題四十大字福州僧德朗勾當造橋建州
僧文秀教化造橋江州匠陳智福弟智汪智洪二
十九小字 又治平改元甲辰閏五月二十日大理
鈐事簽書判官廳公事楊度題 又天章閣待制田
喻賢忠大常博士胡況度臣與中丞蔡巽子發皇
祐元年四月十八日遊 又馬朋金井二大字餘刻
多不能盡錄

棲賢橋北有石梁

山疏 橋北十數丈有石方整如棺而大橫亘澗上
俗謂之棺材石

黎崱紀遊集 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
且壞橋時棲賢有異僧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
得不壞

舊志 三峽澗有石梁

補輯 又余文獻 棺材石蓋造橋時所用以緩上流之

勢者也其嶁既處各有小石支之可見

（題志）嘉靖壬子正月既望同知南康府事汪伊遊

姪學周兒學孔學文侍

棲賢橋東有招隱泉其下有石橋潭

（山疏）招隱泉在棲賢橋側泉出石龍首中瀉下三峽㵎滙為巨潭曰石橋潭陸羽嘗許其水為天下第六舊有陸羽泉亭今廢

（石刻）石橋潭三大字（補輯）碎所習招隱二字

（唐書陸羽傳）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也不知其所從生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因取以為名氏其師嘗教以佛書欲使為僧羽雅不欲僧師怒因使執諸賤役[illegible]苦之羽亶學記誦不肯事諸鄙事竟苦鞭笞去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侻陋口吃而辨上元初更隱苕溪羽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甚備當是時鬻茶者皆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不售即沃以茶又有常伯熊者因羽

論復廣著茶之功時御史大夫李季卿過臨淮召伯熊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又召羽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頗卑之不為禮後呼左右以錢三十文賞茶博士羽愧之更著毀茶論然自是天下尚茶成風而回紇乃始驅馬以市茶云

（六帖）陸羽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擊木誦詩裴回不得意輒慟哭而歸時謂唐之接輿

（歐陽修大明寺水記）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之井水為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張又新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皆與茶經不合茶經為山水上乳泉石池為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丘石泉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松江第六淮水第七季卿所說二十水廬

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南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

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茶經相反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言南零岸水事涉怪誕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品第之不亦妄耶羽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多者江雖長然衆水叢雜故次山水

徐冬序記　張又新煎茶記自述於僧舍得一書兄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品二十又言劉伯芻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嘗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永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潑陳黑壞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鮮馥不可名然於揚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僊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桐廬嚴陵瀨水乃在第十九而僊巖瀑布弗與焉

幽邃山

棲賢橋西爲幽邃山

南康志　馮京字當世其先自河朔徙鄂京有奇志因父調南康兵官與兄元隨侍初主歸宗僧惠南

善風鑒許以甲科後至幽邃菴愛其幽絕僧仁鑒留止讀書未幾擢第今幽邃菴古松京手植也

鶴林玉露　馮京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而無子將如京師其妻與白金數笏使買妾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但泣而不言固問之乃其父有官綱運欠折鬻女以償也遂惻然遣還不索其錢及歸爲其妻具言之妻曰君用心若此何患無嗣居數月妻果有娠及將誕其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第俄而京生家貧甚

讀書滿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其學者烹食之僧訴
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其警聯云偷餌
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兎之頭令
擊節歎賞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滿山
集皆其未遇時作

(山疏)幽邃菴南康志不書蓋其廢久矣今附見此
山

范礪日五乳峰下有五乳院宋僧廣濟建傍有香
積幽邃二菴郡志之可考者子木以幽邃相同附

見於此香積煙沉何其輕於取舍耶

(補輯)(周必大記)幽邃菴今爲尼居壁間舊刻馮京
詩蓋嘗讀書於此菴前度溪至上塔記所謂拭眼
禪師如生者舊屋甚整衆大竹成林酌飛錫泉登
環翠閣望五老峰背自此下山數里即是棲賢

西源菴

幽邃之前有西源菴

(山疏)西源菴者宋崔嘉彥所棲隱處也嘉彥西蜀
成紀人有用世才紹興中嘗以策干趙忠簡公公

是之會罷伺不果用嘉彥遂去隱西源菴朱晦翁
在南康時嘗與往來已而崔卒晦翁又作詩以挽
之云菴在臥龍不佛之間舊志在幽邃菴前

晦翁與崔嘉彥柬前日詣見垂有喧聒媿不可言
奉告獲審經宿道體佳勝爲慰𣅜前月出山至玉
京度頭遇雨中捿沾濕狼狽可笑喜幸之深但恨
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棲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動止佳
勝昨日之雨城中僅能歛塵高隱必多得之也未

資少許別紙送上幸覗至親甥恪即向來病甥之
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醫藥幸審其證報之當
爲修製服餌也　昨日裝回三峽來候久之既以
莫遂東走楞伽折柱失此一見深悵想也奉告狀
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菴屋媿仰勤神用方丈隱
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許示斧竹
蔪良荷厚意知煩親斲尤珍感臥龍亭子已下手
否向說栽竹木處恐意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
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

手示閒還自德安縣用中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頗
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也所諭當為立之巷中
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寨面
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奉告承乍寒道體增勝
為慰臥龍巷新主人未得一往視之承其齊蒨慨
感入還草草少間別奉問次

（朱晦翁西源巷記）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
以來既以病衰不克遂其志於四方獨聞廬阜奇
秀甲天下野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
往遊焉而未遐也前年蒙恩試郡在此山之陽乃
聞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
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欣紀崔
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處
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
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
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跡此山按陳
令舉所述圖記得西源巷故址于臥龍瀑水之東
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

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弱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
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
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為予道說平生相與太
息會予結屋臥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
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為經紀其事以迄有成
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
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
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臥
龍君曰臥龍之役夫子既言之矣顧西源獨未有

記復能為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
刻焉

（晦翁次張彥輔西源之作）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
椽懸門窺絕壁絡徑上層巔檻闊吞江浪窗虛響
谷泉册經閑自讀不為學神僊

西澗清淨退菴

棲賢橋西有水為西澗其傍舍曰寶峰菴
（山疏）西澗在棲賢西三里所
寶峰菴即靜隱院今廢

寶峰之僧月公歸莫御武湛堂準元首座大慧杲

〔寶訓〕湛堂準每得前賢書必焚香展讀或勸之石

既歿無一金之儲惟唐宋諸賢墨蹟二篋衆爲會

錢茶毘之

〔補輯〕德洪志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

三四輩草屋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酤

一樽則擊磬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

五年余還自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

大鐘横撞淨侶戢戢而與隱方闢石門法道于此

余乃服其老而不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嘗時

淸絶之象而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宗門武庫〕李商老家於廬山之下與湛堂準往來

居寶峰者數年〔通攷〕商老名彭公擇家子弟也東

坡山谷文潛皆與往來頗博覽强記所著有日涉

園集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寶峰菴有劉凝之隱居後更築之曰清淨退菴

〔山志〕凝之名渙筠州人天曆中舉進士爲潁上令

介介不適於俗年四十即掛冠去歸廬山歐陽永

叔爲之賦廬山高嘆之既歸隱居落星灣嘗乘黃

犢往來廬山中尤愛寶峰西澗之勝數就憩焉寶

峰之僧因結茅以居之遂自稱西澗居士是時屯

田員外郎陳舜俞以言新法謫監南康酒稅亦騎

牛廬山與之往來龍眠李公麟爲之繪圖作歌其

後朱文公守南康時即寶峰舊趾立清淨退菴及

靜隱亭以表之而寶峰因更名靜隱院晦翁有清

淨退菴詩

〔補輯宋陸游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公卿貴人

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

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

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奇作欄著童又在此

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能著幾兩屐之嘆乃知

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

〔張文潛冰玉堂記〕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

在位者節高不能容歸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

求於物人皆師尊焉

〔歐陽永叔廬山高詩〕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

百里巍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
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衝撞雲消風止水鏡
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
土之鴻龐試徃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
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激聒聒亂人
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徃徃而逢兮吾
嘗惡其學幻其言厖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
晨鍾暮鼓杳靄羅旛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
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

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美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
成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
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
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枉利不可
以苟屈兮自非清泉白石有深趣其意兀嵂何由
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黄山谷跋）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
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
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疊疊似教似諫依於莊

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
得於彼而得於此也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
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
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廬山
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淑碌碌而得志願者
視公何如哉

五乳峰臥龍岡胡舜峰

西澗之西有山都於七尖山是爲五乳峰

（山疏）山有五峰如乳故名五乳在七尖山東去西

澗三里

（補輯）五乳峰下法雲寺（志）憨山清和尚弘法處也精
善解悟詮釋諸經有夢遊諸書從軍詩如心懸萬
里月肩荷一枝藤天低偏近日樹老不知秋等語
其眞身先在寺傍塔院及生涤漆之近廣東曹溪
諸去其孫滐理讚佰鑿大師藏修于紹興府梅墅
寓山

（補輯）阮自華憶憨詩當時曾發五峰陰梵起潭澁
似寄吟秋岸南雲千頃雪下方滿日萬邨金竹含

月影寘山寺杳吐霞光歛故林亦路出溪潯陽路
四録溥衲定不濱
(補輯)黃逢仙詩龍髯皓鬚坐雲中五孔峰高插碧
空天樞寒潭龍出碧層風吹霧雨濕濛
(補輯)李明睿詩竹蹊若雨風羞與梨升同過有卅
鋪處常勤汎掃朔巾瓶沾露濕燈火洛春紅
(補輯)徐光嗣任五孔寺記五孔山在七尖山之下山
之半嶺也自下而上有古松一株形如華蓋蔭人
坐臥大似錢鏐宅邊婆娑張也面對鄱湖帆間鷗
轉堂之兒流欵欵峭壁洪洞約有五里松濤溪落
足人來日之觀

五乳之北為箬箕窩
(補輯)東南有寶慶寺梅水弘法處
(山疏)箬箕窩在龜背峰東下當石佛寺西南四高
而窪如箬箕狀
五乳峰東為臥龍岡其下有臥龍潭
(山疏)臥龍潭有三潭其二在臥龍岡巔其一在岡
下谷中潭水與岡先瀑布同源而分流自龜背峰

東循箬箕窩逕臥龍岡顛下注谷中之潭而谷中
之潭有黃石數丈橫據潭心蜿蜒若龍岡巔之水
直下三數十丈奔注之湍激漩涌洗漾動搖若欲
飛舞故名臥龍
臥龍潭有三數小黃蛇出沒漩水中擊之則逆入
石竇
(石刻)紫陽朱熹卜臥龍山宅成紀僕嘉彥寔鍥之
其徒臨江劉清之巳亥秋七月廿二十九字餘不
可辨又臥龍隸楷各二大字已上在潭東壁嘉定

辛巳秋太守黃桂增啟臥龍祠堂重陽落成率郡
寮鄭涇李大麗郭津趙汝欣陳巽陳維明茹彧趙
希价金應孫趙與獄泉拜祠下朱鉄奉檄至亦預
焉巳上在溪口東崖
(朱晦翁臥龍潭送水文)往分盛液來即祠壇誠未
格於幽潛澤尚慭於四郊惟龍淹久懼弗吉鑿敢
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炎氛尚神聽之
淵冲鑒惟衷而響答
(山疏)李夢陽記言臥龍潭岚重不可居晝日嘗黯

騾子嘗至其下觀之不然豈李之遊也適陰霾以
重而李遂以爲常耶
臥龍之水東行出硤與清泉澗水合
有菴於潭東爲臥龍菴
〔龜山文集〕廬山臥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
眼不粒食惟食栢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
不果
〔楊龜山南康值雨詩〕臥龍菴前碧眼翁日飲山泉
餐溪松神融氣合八荒外此心炯炯宜先通未須
勤移却俗駕會應一洗塵凡空寄言歸侍壺丘子
他日來游當御風

〔山疏〕菴在臥龍潭東數百步劉死菴廢其後朱子
守南康復建菴而繪諸葛武侯像於其中又別於
潭傍立亭曰起亭又亭於菴之傍曰修白亭欲俟
解組居之會遷官去南康不果居今並廢我明嘉
靖中都御史何遷復就潭北建起亭而刻出師表
及晦翁諸詩於石
〔補輯〕起亭之址郡人陶位中菴其上曰吾廬

〔補輯〕周必大記從上嶝臺又盤一嶺至臥龍新菴
復行半里過舊菴基沿澗乃至其處蒼崖之下怒
瀑奔激高十餘丈與九華山雪潭爭爲雄長
〔石刻〕嘉定七年臨川吳清之與崔嘉彥同遊此
〔題志〕嘉靖庚申八月三日偕劉武選仁山白鹿洞
主萬伯行貢玄畧遊宇功宇度中孚侍蓋余填撫
得代將赴淮陽之明日也吉陽何遷書
〔朱文公臥龍菴記〕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峰下
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

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
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
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
以著於天下者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
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茶經至於幽深險絕
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
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
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
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

行出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
獨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
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埋廢壞之
餘而又幸其泯阻夐絶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
可得擅而有也時以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
萬屬西源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
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直漢丞相諸
葛公之像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
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

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乃瀕沛而反因相
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
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
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
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
歲適大侵因勝之日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
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
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叙其作興本末
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

朱晦翁詩空山龍臥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圓
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卜築尋幽壑永念千載
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緜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
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
一長吟神交付冥漠又次張彥輔臥龍之作瀑水
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潭空谷
寄詩能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覓句爲我說從中
李夢陽詩出遊青天澗遂至臥龍潭重岑上無極
白日蔽寒嵐巉峭詎能步險絶誰可探歷石識幾

偶門徑驚衙谽我行值秋季霜蔦搖匡南午摯日
忽夕足倦情逾酣雷瀑響岩澗孫花媚澄涵撫似
悟命意循迹想名菴菴廢人踪絶岩剥文半滅世
埋異道塞慨茲焉能說
何遷臥龍潭觀泉詩尋山須到巔尋水須到源生
看泉落處欲問已忘言
孫應鰲詩玉峽飛樵瀑灘潭久臥龍年年長未起
可有五花供
補輯彭夢祖詩空山啼鳥夾朱輪郊外巡行及暮

春雲裊鐘敲來野寺水邊花氣逐遊人青霄飛瀑
雙虹掛白日聽經一虎馴雨霽千峰抱城郭還看
帆影渡江津

〔補輯〕〔劉同升詩〕年來行脚草鞵忙匡俗山中日月
長欲何雲封尋五乳還期花發生三梁

臥龍之側有僧舍曰五乳院觀音菴

〔南康志〕五乳院在臥龍菴側朱晦翁嘗遊焉後
兵燹

〔晦翁題志〕淳熙庚子重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彥
忠俞季清來翁子在甥親愉從

〔舊志〕觀音菴在五乳院前菴有觀音井今不知所
在

五乳峰西南為胡臭峰

〔山疏〕胡鼻峰峰形如胡鼻在七尖山東南

〔南康舊志〕在鶴鳴峰東

〔補輯〕七尖胡臭峰之前有劉遺民讀書臺可望鄱
湖洗硯池向在王思任有劉遺民讀書臺詩

桑喬曰漢陽五老欲合不合含鄱乃見其山水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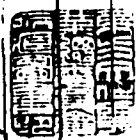
霄鄰峻級危磴下臨無地行者孑孑然出入雲霧
間喘汗存息者三數然後可覩其巔非好奇之士
罕經之矣

許世昌曰自張公嶺東北行至七尖山又東北行至
含鄱口其中迤賁如萬杉之幹公擇之書有一存
者乎然猶傳其名于山玄水蒼閒則知假于外者
未有不趨于盡者也攬有盡之數而欲求以不窮
之傳其亦知所托夫

廬山紀事卷之五

廬山紀事卷之六

廣陵桑[illegible]輯
燕山許世昌[illegible]修輯
會稽范淶祖生父補訂

山南自五老峯南行至宮亭湖

合鄱口東北爲五老峯

（山疏）五老峰在南康府北自府治北望森然如施帟幕以蔽其後第二峰下有兩洞

（潯陽記）橫影蒼空迴歷彭蠡其形勢如河中虞鄉縣前五老山

（商丘漫語）自下望之勢如倚立自上觀之相距甚遠不聯屬也嶢削壁立數百千仞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窺重湖又如五雲翩然欲飛湖山煙水微茫映帶東南州郡數百千里軒豁呈露可指顧而盡

（李太白）予行天下所游覽山水甚富俊偉詭特鮮有能過之者真天下之壯觀也

（朱文公廬阜五老峯諸山題志）晦翁與程正思丁後之黃直卿俱來覽觀江山之勝樂之忘歸皆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錫魏恪侍行

（補輯）侍御許世昌同司李范淶守備卞宏裕登廬山五老峰石劃日近雲低四大字并小記在廬秀甲海內五老高絕諸峰最特視師弗及幾成覥面之失項馳翰江州道經山麓念夙緣猶在解縣散從直詣最高之頂萬丈峰尖有片石坦蕩可憩遊展可暢相旋東望鄱蠡北眺彭澤飄飄然惟見雲霞之集衿袖也捉筆勒書四字

（補輯）司李范淶題老此不恨四字

（李太白五老峰詩）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吳筠五老峯詩）彭蠡隱深翠滄波照芙蓉日初金光滿景落黛色濃雲外聽猿鳥煙中見杉松自然符幽情瀟洒愜所從整策務探討嬉游任從容玉膏正滴瀝瑤草多丰茸羽人栖層崖道合乃一逢揮手欲輕舉爲余扣瓊鐘空香清人心正氣信有宗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

（補輯）宋李綱五老峰詩五峰秀出如五老鬢髮蒼

然長美好問之不肯道姓字儼若于房從四皓商
山採芝亦巳又漢庭辟穀何其早化爲峰石寄山
顚下視塵寰與電掃衣冠想像猶偉然容貌至今
初不稿抵應明月見當時刪有白雲來問道遊將
築室近峰前歲晩相依得相保
〔補輯〕唐顧況五老峰瀑布歌飄白霓挂丹梯應從
織女機邊樂不遺潯陽潮向西火雷劈山珠噴月
五老峰前九江溢九江悠悠萬古情古人行盡今
人行老人也欲上山去上箇深山無姓名

〔補輯〕唐楊巨源題五老峰下費君書院解向花間
栽碧松門前不負老人峰巳將心事隨身應認得
溪雲第幾重
〔江夏郎明龍五老峰詩〕掛中五老峰去天不盈尺
澗底白雲生五老頭俱白
〔孫應鰲五老峯詩〕五老重相見與如遇所親獨看
青眼在共作白頭新
〔陳守義泊舟鄱湖望五老峰詩〕湖上風清寄一航
雲巢松蘿來客任嘯倚乾坤招五老陰看陽鷗沉

流光高臥不見黔婁子曠懷且進觥斝觴山月欲
沉易語下舟人喚起夜未央
〔補輯陳沂五老峰詩〕路出煙霄天欲近氣蒸吳楚
地應虛
〔補輯王思任記〕晉在青田小洋中得看天錦以爲
奇絕不意五老峯上復看海綿之奇也天錦之色
全染萬鮮俱非人目所經見而海綿數鋪幾萬里
拋彈鬆稱光然雖然覺霜雪死白爲呆凹凸不奇
小家數耳

〔補輯〕五老峰頂產茶日雲霧最爲芳馨
范汭日山雲之羽恍忽萬狀玄黃淡靄寫者正難
著筆仰視五老如黃耆丈人被袍襌然淸體光靚
絕無敗絮自擁之羞遊人巓上不堪持贈常過日
凝露滋液茗芽每笑山僧生業全墮雲霧中近有
爲量地論稅之說者石扃寡根幾不自給太守薛
公憐而存之禁止誅求予爲僧喜曰今日却披雲
霧矣并紀其事以告後來太守諱所習河南人也
〔補輯〕五老峰中老更出一頭地相隔數十丈下臨

萬仞圖老蘭有臺僧廬綠蔦乃至五老始見難尙
如方見江光湖氣寂於此矣

〔補輯〕范嗣任記余於仲冬遊五老峰正遇雪後大
風嚴起雪化爲氷凝結樹上樅杉盡白或封石作
毬或擁岩成綉遶彙會形又若碧人叟踵編錫瑚
空難以一二名狀總之稱羣玉山頭矣日色照之
便光耀晶瑩放眼諸峰雲涙欲動此亦登五老之
一奇也

〔補輯〕廬山崔道人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置

五老峰下徐焚之黙坐其傍煙瘞不相辨忽躍起
巳在峰頂上章子厚云形滯難飛即神仙亦來亦
須假名香百斤焚之

范酚曰五老巔起天半峰頂有松俱數十百年物
而負形爭狀森森異觀長僅二三尺許皆盤結數
層有磊砢千仞之勢其松針較山下者短而相適
來土民防徭役每自下縱火燒去叢茅烈燄所至
蒼枝不守住靜老僧往往向余稱悼焉

五老峰下有李太白書堂

〔圖經〕太白偏舟遊不爲時賜仕既不得志益肆
意山水闊見五老峰面奇之遂卜築焉它日將歸
中原猶戀戀不忍去指山而矢之曰期君再會不
敢寒盟丹崖翠壑尙其鑒之

〔太白年譜〕天寶十四載乙未安祿山反明年明皇
在蜀詔永王璘節度東南璘舉兵反白時臥廬山
璘脅致之巳而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山坐
繫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
白以爲罪薄宜貰宋表薦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

五十有七爲璘脅行中道奔走郎巳陳首經渙及
臣推覆審實無辜白有經世之才請拜京官獻可
替否以先朝列不報乾元二年巳亥猶以璘事長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

楊衡隱居

〔唐詩紀事〕楊衡者元和中詩人嘗居廬山人有竊
衡詩而登第者其後衡及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
聲飛上天之句尙在耶其人遜謝曰此句知兄甚
惜不敢竊之衡莞爾曰猶可恕也隱居今不知處

符載隱居

[山疏]符載者蜀人也與楊衡並善爲詩皆隱五老峰下隱居今不知處

[晁氏曰]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爲章句學貞元中李巽觀察江西薦其才授奉禮郎爲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韋皐掌書記澤潞郗士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段文昌爲墓志其集皆雜文末篇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羣王湘送符處士歸覲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王楊云

[補輯]符載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洎中師高明會合於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蓁莽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賢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廬通廣博之地示我於精淳玄顯之際偲偲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其欲張閒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邃居遂我適後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刳捋百氏由是般磐殷然爲江湖聞人居五六年載出廬嶽歸蜀問起居中師愛俗離思振衣相送沂九江歷楚抵荊歸而旋執袂之際互修前志巳巳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羇旅相依各被婚娶因於柴水去歲至今山間薦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憶青城匡廬岑嶔際天下有煙霞上有神仙絪縕異谺逍遙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道書掬泉掃石吟嘯終

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訑謂倏忽與中師敵燭蹐期將明一十二年於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於外憂喜攻於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之室泥塗碌碌覼日旦暮承言念此厚用慙饑思欲攀石門之松桂宿靈溪之煙月可再得乎然蹈度者多繫乎出處知幾者不滯於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嘗於禮闈間飛翰騰陵謀動公卿當伯輸敎俯接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漸漸也世之由

此而進者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蹈蹬
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淹恤內顧勤宴策馬蔚
向慰其家室未幾而裹金中蔚庖煙屢絶乘時恭
鍒將道矣方又何其淒落也相公務公挺鶱皇之
儀謦縱緯之業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執事行業明
自且日親舊或將修假道之禮不爲丁寧結約求
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異遠道議者云五嶺風候
加餐飯日舉醇酒數觴可以佐助正氣生其誌之
崔羣遊符載還蜀省覲庠旌頭光明悉三十載不

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八九焉隱遯憔悴若雁不
行者由沈沈側陋不斷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豨
六藉牌三湘深入匡廬絶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
闊文紹陳君之骨鯁逸群嚴光之垂釣志效曾寧
之不歇結廬照照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
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
扃窗五老峰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棹偶月符在人
白鶴引客采靈芝之蹤天壇扣顧求息乎蓬瀛豈復
文藝於雁偶視君超遊脩與偕遊雜笑語飲食如

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峨眉蜀展愛高堂將聖
賢典籍充文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勵清風方伯
地君不以厚禮延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
振蘭以送之
雲溪友議載隱居匡廬逃三尺童子齊數尺之書
於襄陽于司空頔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
紙墨衣服等
唐詩紀事載字厚之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習業
青城山偽揖符齊老死無成雅戟以王覇自許恥

於常調著梁鎮劉辟爲支使雖被知遇然尚假塞
皐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載時飲摩訶池
離席當激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
上口占授之其敏速如此時劉闢爲金吾倉曹參
軍載替其與日矯矯化初氣傑文雄嶺嶠山水秋
鶚秉風行義則周輔仁乃通他年良觀麟閣之中
及皐卒闢據留務載亦在幕中闢敗載素服請罪
高崇文以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
柳宗元上江陵趙宗儒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

室天下之士雖然相顧繼以歎息夫以符君之藝
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
陷在危邦與時俯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
致脅吻彷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
淸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
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壍環接而惑於勝沸環視
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闕下垂涕悵望
悼悔留己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愧然罷
去知奇寳之有所歸也

有釋道之室曰大明觀吉祥寺頭陀寺芝山寺
〔唐〕姚係五老峰大明觀贈隱者詩雲觀此山北與
君攜手稀林端淡橫水洞日入斜暉乍見鶴過
忽爲煙霧飛故人淸和客嘿會琴心微丹術奉可
授青龍當未歸悠悠平生意此日復相違
〔楊衡〕宿吉祥寺寄隱者詩風鳴雲外鐘鶴宿千年
松相思杳不見月出上重重
〔李涉〕再遊頭陀寺詩無因暫泊魯陽戈白髮兼愁
日日多只恐雪晴花便盡數來山寺亦無他已上

寺觀金廢
〔補輯〕五老峰間有大谷曰青蓮谷谷西開僧守心
建青蓮寺其中有月宮院無碍禪師之道場也又
有方廣堂碧空和尚居焉年逾百歲圓覺菴見泉
居雙溪片雲居又東下爲九雲寺僧觀一開創
〔補輯〕〔朱期昌記〕取道廬林便過方廣迂迴一里許
披荊而抵月宮月宮所從來自開元主僧爲言茲
地蓋唐僧月公長老所剏即紀事仍寺仍公後且
更寺爲菴呼公作宮

〔補輯〕〔陸夢龍〕題五老峰月宮詩山中無漏夜鳴鐘
曉露秋寒出幾峰客子千崖爭鼎鼐主人五老太
從容路過飛鳥高無影水似彈琴查有蹤閑過沙
彌數遊夜寺常祇是白雲封
〔補輯〕五老峰之陰爲萬松坪定光殿在焉楚僧戩
一建僧聞極嗣其傳聞極南昌王氏子研究廬山
南北分徑梵舍次第有至行事其母於精舍稱孝
餐云〔行劍〕范礽友燦二字
許世昌曰殿內有太史鄧旭五老印心四字坪前

諸石長者如船曰鴻濛航也缶者如仰日印空石
也挖煙貯霧而黑窪者硯尾石也小石長廣俱二
尺許松滋侯也前峰亘出飄渺其上者鈐嶺雲也
翠林陰翳晴作雨色如傾墨瀋著絹上水墨林也
亂石橫米驚濤似雪若磊落潤散雪溪也彙勝撰
奇不逢心匠鄭至道劉阮洞記曰病夫山水清而
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將無同恨耶
范祕曰五峰之間有翁紛殊色團結如大輪曰佛
光也曰賓光前人兩非之舒子曰山光夫光造而

自他有雖必有合焉非山之能爲之也撥記云脂
江射日罔綸所不能極此固已契其從來矣爲之
學道者目廬山陰山也宅陽而道成今以重嶮之
內日氣攝之如鑄金下鑄萱幟氏所能施哉少所
見多所怪野馬塵埃世亦以異之矣
獅子峰金印峰幡竿峰凌雲峰折桂峰
五老峰前有峰嶙峨是爲獅子峰
（舊志）獅子峰在五老峰南亦謂之獅子崖
（補輯志勝）天子障在獅子峰下對天子障者爲金
闕若見太白詩
（補輯）獅子峰如弼正對蠡湖傍有象王峰若顧盼
獅子其下則繡毯峰上有老松惟石布置可觀攀
援而登四望暢快俯獅截建菴曰獅子窩獅子西
南下有二層崖即舊志滴水岩又西南有觀音崖
宛肖觀音立像下聳一石曰香爐峰天然巧成如
名兜然二層崖之下數里有紫龍菴紫龍菴下白
石菴下一里即凌霄院
星緣崖在獅子峰前崖有洞可通人行自下望之

如星俗謂之橋崖
（南康志）竹林院在獅子崖下相傳即有影無形聖
僧隱焉者也（補輯）水簾洞半崖一洞水滴成簾
（補輯周必大記）五老第二峰即獅子峰與九疊屏
相連山無草木曉日照之殆如赤城自廊廡望之
則奇姿巧勢尤不可狀
獅子峰前有石如印爲金印峰其下有李庭筠書堂
（補輯）前有斗笠崖右有臥雪崖
（南康志）金印峰去縣北三十里（舊志）在五老峰下

〔山疏〕今無復有知此峰者〔補輯〕即稱秘峰
李庭筠不知何許人〔舊志〕庭筠嘗舉進士仕爲四
門博士書堂數石出雲飛瀑在下亦佳境也今廢
〔舊志〕五代李徵古後即書堂遺趾讀書舉進士仕
南唐爲樞密副史出判洪州復過書堂召賓客置
酒樂飲作記勒石乃去後亦燬
〔山疏〕徵古事具通鑑綱目
獅子峰南下爲旛竿峰凌雲峰
〔舊志〕旛竿峰在折桂寺後其下有水曰旛竿源

〔山疏〕旛竿峰二石也高丈許亭亭立如旛竿其上
有大磐石可坐數十人有泉出於石下選旛竿峰
下流過折桂寺爲旛竿源
〔舊志〕凌雲峰上隱碧空下吞湖江其下有白龜池
白龜潭
〔山疏〕凌雲峰舊志凡再書今人無復知者依志具
載或曰即白龜山
凌雲峰下有折桂寺李逢吉書堂遺趾也寺後有讀
書堂

〔舊志〕李逢吉書堂在凌雲峰下黃雲觀東
〔新志〕逢吉嘗讀書於此已而舉進士故寺名折桂
〔補輯〕寺久廢僧虛白重建
〔梅溪集〕有僧年八十一言廬山諸寺惟折桂楞伽
不被焚燬
〔補輯〕周必大記折桂院今名證宗記言山名旛竿
源而土人亦知李逢吉唐惠濟禪師石塔有巢雲軒
而記不載不經兵火氣象優可愛前有僧房可望
湖而不見山

〔山疏〕書堂爲寺事亦久遠然新舊二志俱不詳其
沿革逢吉事具唐書本傳
〔石刻〕晦翁過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別　又嘉
定戊寅七夕前一日長樂黃除潘相循江胡泳雲
門高九萬莆田陳宓方信孺方子魏方長孺臨川
鈇鹿卿南昌宋恭信孺子左鉞來遊　又元執乙
亥三月邑令番鈇李采熊督曹筠姚肯堂同遊黃
雲之觀　又嘉靖九年九月廿九日閩劉世揚題
識同遊邵悍張金龔羿庠生余士騏戴拱

折桂之上有黄雲觀

〔山疏〕黄雲觀在獅子峯麓大石旌下今廢

〔朱文公折桂院行記〕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此未足觀少上當益奇因導予行深竹中㣲然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渺縈帶奇絶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爲黄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

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彦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黄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圖法今客大洪山云淳熙八年辛丑歲朱熹仲晦父題

折桂之水東南流出白鹿洞

圓山硃砂峯行龜峯石船峯木瓜岩凌霄峯凌霄岩凌霄院

獅子峯東南爲圓山山東有雙鷄峯滴水岩

〔山疏〕圓山澗在圓山東澗東有石如龜澗西有二石如鷄勢且啄龜名雙鷄峯

滴水岩在圓山澗西崖首窈窿如岩有泉百餘滴然滴而下不絶如雨狀陰則勃晴則緩

〔補輯〕滴水岩即瑞雲崖僧融用結菴於此菴前一石方整巨麗今僧方融居之又西有視音崖僧巨璞建菴焉

圓山澗水西南流出太平寺

圓山之西南爲硃砂峯又西南爲行龜峯

〔山疏〕硃砂峯相傳其下舊出硃砂或曰峯有赤石

如硃砂云王十朋張孝祥俱有詩

〔補輯〕硃砂峯菴前有橡形如浮屠曰老樹搭僧廊山詩煙雲明結疊星月夜燃燈又路傍有一松名佛手松

〔補輯〕范嗣任佛手松〔詩〕寒木迎人腕後枝茶觴爲片護山光分明指出煙霞路却向如來掌上行

黄石港之水循硃砂峯背西南流與諸水合

圓山東南稍下有石鼓峯

〔山疏〕石船峯其兩旁皆裂壁入口雷擊之也然二

志俱不載
范礽曰五老二峰之下墜一大石橫亘如舟無沖
舉之勢以爲峰誤也
石舟峰西南爲木瓜崖
[山疏]木瓜崖即道士劉混成入山種木瓜爲食處
也崖有穴如室可居故亦名木瓜窟
木瓜崖南下爲凌霄峰凌霄窟
[補輯]宋周必大記登凌霄窟窟在地前石如窟古
有僧坐禪其間

[補輯]上二竹崖路傍有一松可臥人因名曰可睡
松
[補輯]范礽任可睡松詩假亞長松入徑斜莊周蝴
蝶蝶騎花乘風便奏鈞天曲莫向人間說夢蹤
[舊志]凌霄峰巉巖萬狀上摘俯脊上有咏真洞蔡
尋真李騰空常飛符煉丹於此
[補輯]木瓜崖西爲亂落星其中有紫竹林青松今
真仙通鑑咏真洞在九疊屏南五老峰東
[山疏]今疊屏南五老峰東有一尖峰然人不謂之
凌霄今所謂凌霄乃在五老峰西然勢卑不稱其
名不知何也
許世昌曰下觴上凌霄詩路轉第六峰傳是十里
程放不試深淺硯壁蛇鳥驚則山之巍高可知又
題云八紫爲彩證有觴觀今彩竟不傳值有觴句
而霄峰爲彩始麗瞻屬言之不可已也如是
其下有凌霄院
南康志凌霄院又名明真院去府西北二十五里
唐僧道乙建

[補輯]凌霄崖有馬祖洞[釋晦山記]五老前西角峰
巒奇險禪舍都麗無過凌霄崖傍崖一大石洞如
屋稱馬祖洞禪房間有翠峰老宿自燕京來棲隱
洞中與大將軍劉公延善劉遂布金剏梵經鐵盤
盂諸器物甲冠一時洞多巨石皆有異狀昏空架
兀撐叠環飛旁胃若藤形幹奇老四面宛轉通路
洞之頂築一高臺登臺縱覩漢王蠡湖繞其前五
老象王踞其後金鰲一帶突出雄峰如怒虎愁獅
捺攫天際又似有物鞭山驅走奮躍而前者望之

可驗可形

（補輯）僧元敬遺問（石刻）花祈天尾厂三大字

（補輯）凌霄之東舊有古刹曰方竹寺僧自定重建
又里許爲石竹菴凌霄之北僧大生剏淨樂菴又
有般若楞伽諸菴負可謂敍塞屏矣

凌霄峰水共一西行與犀牛塘水會共一西行出太
平寺與太平澗會共一西南行出白鶴觀

犀牛塘青牛谷

凌霄峰西南有犀牛塘

（山疏）犀牛塘有上下兩塘其水西南流逕白鶴觀
背東會折桂之水出白鹿洞

（補輯）（范祠任記）犀牛塘上凌霄崖路傍有巨石如
盤肌理膩滑捫不留手石罅中側出一松如旆口
結翠幢垂四周忽微風下曳亂影梳石遊者遊目
少憩心曠神怡陶夢未升兩有其致矣

犀牛塘北爲青牛谷

（一統志）青牛谷在五老峰下

舊志在凌霄峰下道士洪志乘青牛得道處也谷
內有淨妙院谷南有雲莖菴金廢

（南康志）宋道士洪志通經史善卜筭遇異人授六
甲蕩魔祛疾之術隱居廬山常乘青牛故稱

（補輯）淨妙寺僧念菴重建寺後有道人菴前有黃
婆澗澗中有仙人臼又有錫老軒供哉亭今廢

（山疏）青牛谷在犀牛塘北唐時已有此名疑不始
於洪志云

（唐楊衡詩）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
憐夜靜月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

（明曾棨詩）鷄鳴函谷海天曙紫氣東來度關去青
牛遺迹今尚存乃在匡廬最深處遂知種玉罷耕
鋤萬里遠駕仙人車關門令尹今安在五千道德
今何如谷口年年春草碧草上空餘舊行迹惟底
猶疑觳觫眠一片寒雲墮青壁

（補輯）（周必大記）步至雲莖菴乃得平地菴後石崖
如記中所載次至淨妙院記云古名青牛谷即楊
衡所謂隨雲步入者儼然如造仙境門外數十步
回望五老及他山如圖畫凡此寺觀菴宇大抵環

饒五老峯爭王一奧山色峯數轍不同造物之祟
壺藏也
谷有鄭元素隱居
（山疏）鄭元素者溫韜之甥也朱梁時韜盜發昭陵
石函鐵匣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眞蹟甚富其
後韜敗死元素盡得其圖書眞蹟避禍南徙隱居
廬山青牛谷四十餘年所積書千餘卷卒隱居今
廢
太平寺白鶴觀

凌霄岩西南有太平寺
（南康府志）太平寺亦名臥龍菴在圍山南宋僧高
峰建正統中僧行全脩
（山疏）虎石在太平寺前
（舊志）白石臺在太平寺西今不存白石臺菴今廢
太平澗水圍山澗水西南流逕行龜峰與桃林諸水
合
太平寺東南其地曰王楊坂
（山疏）王楊二姓所居若朱陳村然或謂之黃楊坂

王楊坂水逕金鐘堰芋頭壠入神林湖
有道子室曰白鶴觀
（山疏）白鶴觀者唐道士劉混成之居也事具廣集
記中觀有混成煉丹井搗藥臼觀北即犀牛塘
（陳舜俞廬山記）廬山峰嶺之奇秀岩穴之深邃林
泉之美茂爲江南第一此觀復爲廬山第一
（補輯周必大記）白鶴觀舊屋僅存獨無廡唐杉
圍二丈在門內
（元廣集白鶴觀記）白鶴觀者唐開元道士劉混成

故居有丹井藥臼及手種杉猶存杉本大徑丈餘
然歲久中空上折孫枝附生其間亦數十圍矣東
坡先生嘗獨遊聞碁聲於古松流水間此其處也
初唐高宗以老子降詔天下皆建白鶴觀九江之
觀在德化之白鶴鄉景隆中又詔天下建景隆觀
又建隆興觀郡即白鶴易名以應詔後遷今觀於
山陽宋太中祥符中改名承天觀然後人仍名之
曰白鶴舊名古栢壇者也後分九江置南康故今
隸南康云劉混成者名玄和其先彭城人後遷都

昌五穆里劉氏其族也居白鶴久之留其子弟何子玉守舍自入五峰石室種木瓜爲食煉丹成年八十六别其弟子范仙舟而逝舉棺將窆空無有矣人或從之祈禱徃徃有奇應者予行山中見山中祈勝思古之所謂弘衍博大眞人者庶或見之然而遊涉日淺塵累積深莫得承風於萬一乃徒見古人隱者與搢紳先生之遺跡於木石間千古之慨豈獨其私哉

（唐包佶贈廬山白鶴觀劉尊師詩）蒼蒼五老霧中

壇杳杳三山洞裏官手護崑崙象牙簡心推霹靂震枝盤春從雪粉加毫潤曉漱瓊漿冰齒寒慚恨流年筋力少欲蘇露冕事星冠

（尋應物寄黄劉二尊師詩）廬山兩道士各在一峰居矯掌白雲表晞髮陽和初清夜降眞侶焚香滿空虛（虛一作壇）中有無爲藥自然與世疎道尊不可屈符守豈暇餘高齋遥致敬願示一編書

（宋蘇軾白鶴觀詩弁序）司空表聖自論其詩得味外味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幢高之句爲尤善余嘗獨遊五老峰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又曰余素不解棊因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之儒守張允中日從之戲余亦隅坐竟日不爲厭也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對坐誰究此理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剜咴信指勝固欣然敗亦

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補輯蘇轍白鶴寺詩）五老相攜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峰落日盡生煙歸鞭草草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

（元虞集白鶴觀詩）白鶴山人如鶴白自抱山樽留過客要看修竹萬琅玕更對名花雪色山樽本出山下泉過客醉去山人眠客亦是鶴君莫笑重來更待三千年三月一日清城山道士虞集伯生

同臨川江朝宗鄱陽朱景實潁川陳鼎可彭城張

允道遊白鶴笑鶴翁見客至欣然自携一樽與客

至竹下看牡丹花曰今日獨開一朶當是爲客發

也故爲賦此

〔補輯〕黄庭堅詩䨥殿重樓墜杳冥故基喬木尚峥

嶸銀河不改三千尺鐵馬曾經十萬兵華表故應

終化鶴謫仙木解爲騎鯨林泉一二兒童舊白髮

衰顔只自驚

〔補輯〕白玉蟾詩松殿空遺金廟舞芝田不見鐵牛

耕

白鶴之水東南行與折桂之水會

李家山羅漢嶺

白鶴觀東南爲白鹿洞

〔山疏〕白鹿洞書院事具後七卷中

白鹿洞東北爲李家山

〔山疏〕李家山者李公擇之居也今不知其阯所在

寒泉亭在李家山麓官道傍

白鹿洞南數里爲羅漢嶺

〔山疏〕羅漢嶺去府城十里所

羅漢寺創於宋廣濟堅禪師〔紀遊集〕廣濟以道行

得遇眞廟寺成章聖皇后夢十八應眞乞歸廬山

已而高麗來貢佛及羅漢金像詔就寺安置因賜

額并藏經土用瑪瑙琴象皮皷〔陳舜俞廬山記〕誰

剗千年不死之枯桐肎以三犧欲牲之皷革

〔補輯〕周必大記出棲賢行十里入羅漢院主者非

其人坐視摧敗畧不支補惟藏殿尚加舊内外皆

石柱刻龍遶之承平時民財既富濟以國力固應

如此

〔補輯〕〔府志〕北入羅漢寺爲玉澗橋宋紹興元年建

〔潘懿詩云〕玉澗橋邊古木森金鐘潭畔碧波深

〔補輯〕白玉蟾午飯羅漢寺詩林間一徑似驚蛇中

有禪關隱紫霞煙鎖蒼松遮寺額風摇翠竹撼簷

牙客來寂寞盤香穗飯罷從容瀹茗花到此徘徊

歸去晚夕陽挂樹一聲鴉

寺後有觀音塔觀音泉

〔補輯〕羅漢寺燬址猶有金鐘堰諸古跡伽藍甚靈

南康至今望空所祀凌霄僧遺聞曰羅漢據勢最
勝相傳騎馬掩山門蓋巨剎也

烏龜石在寺南橋下(南康志)石龜尾日出米四兩
以給寺僧炊人少之夜鑿其口而廣之米遂不出

羅漢之僧曰系南禪師行林禪師

有鄭元素書堂

(山疏)書堂在羅漢寺東南廢雲瑩菴其遺址也

其水日雲瑩源

朱家山顏家山向家山

白鶴觀西為朱家山

(南康志)朱家山在府北十里宋朱弼之居也

(山疏)在棲賢橋東

朱家山水出王楊坂

朱家山東南為顏家山其上有馮孝女墓

(南康新志)顏家山在府北五里相傳顏魯公嘗居
之(舊志)與玉京山接其下有顏家橋

(舊志)孝女名素貞嘗刲股以療父病郡守陸德輿
大書以表其墓

(補輯)顏家山有真武廟殿壯麗覆以琉璃瓦御以
讚扁額

顏家山側為向家山

(南康志)向家山在縣西北五里林巒深秀南與府
治廻宋縣令向宛嘗遊此故名

南康府

向家山東南濱湖為南康府

(山疏)南康府後倚廬山前距重湖號稱險固然山
麓也雖郡城中亦多磴道坡陀參差車馬馳驟之

途罕矣

(補輯)宋南康號圖書府者星子劉壯輿積書冰玉
堂建昌李公擇藏書白石菴蘇端明記落星寺讀
書臺皆其祖父之武庫雲霞所集文章流美焉

(補輯)(李攀龍送張轉運南康詩)此去尋城入楚都
遙臨五嶺歷三吳坐乘齊閣江嶽合忽傍瞻帷嶽
色孤白晝落星寒劍氣清秋石鏡湖冰壺美人欲
報瓊瑤賦彭蠡春深雁有無

(王禕六老堂記)五老之支散為群岡既蜒南行距

彭蠡而止中一兩循稍後南康郡治在焉

[補輯]蘇轍六老堂詩五老高閑不入城開軒肯爲使君迎座中不着閑賓客物外真成六弟兄

[陳篆南康軍治記]民淳事簡號江東道院

[宋史]陳瓘字瑩中號了齋閩之南劍人也剛正敢言建中靖國初爲右正言權給事中以事尚知泰州徙合浦歸四明又徙通州特勅停送台州覊管宣和中始得以管勾太平宮去寓南康

[山疏]陳了翁往來廬山南北吟詠自適嘗有墨帖

與隱緣居士黃棠晉陵尤袤得之朱晦翁爲勒石白鹿洞其後了翁以宣和四年卒於楚州今祀白鹿洞

[南康志]王禕承事太祖丙午七月除南康府同知特賜金帶在任有善政多所建明後召還

[傳信錄]學士王文忠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麗沉雄自成一家初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郎

禮制多所裁定除起居注部修元史以禕及宋濂同爲總裁一日在告入局謝甚詢宋公曰得聀上所賜梨棗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於上即命齋賜之洪武五年以雲南梁王拒險弗賓詔公招諭爲所執不屈死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萃大事記

[補輯]愛蓮亭在府治之左有亭巽然幽池環之郡大夫濂於斯歌於斯矣司李范勳扁其亭曰吾亦愛之胡秘記碑

[補輯]三賢祠祀周朱二夫子也王禕有記司李范

勳額其堂曰高山大川題柱聯曰撥開於天其羽可用爲儀志見其人此類甚夥而黑

郡有玄妙觀谷簾洞

[南康志]玄妙觀在府治西初宋祥符間勑天慶觀於谷若洞元改今名洪武中道士周汝鎮重建觀有道紀司

谷若洞在玄妙觀內[舊志]兩山相翼重岡複嶺益澗而行宛若洞府

[補輯]府學前城上有觀瀾閣今廢

［補輯］郡西隅有天寧寺唐爲崇寧院宋孝宗時改
光孝寺傳燈錄載光孝舜禪師即此也

氷玉澗

郡城之東爲氷玉澗其上有凝之隱居
［山疏］隱居今廢凝之事具清淨退菴劉中凝之子
恕格恕子義仲和仲
宋史恕字道原幼穎悟一目輒成誦八歲時客有
言孔子無兄弟者即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座
客大驚異未冠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

詔者幾數十人恕以禮記春秋對凡二十問皆先
列注疏及諸儒異說後出以己意權第一它文亦
高等而廷試不中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賜第
調鉅鹿主簿和川令恕爲人重義氣悉然諾精史
學自太史公所記下逮顯德事無鉅微貫穿融液
如指諸掌司馬光修資治通鑑薦恕爲局僚凡史
事紛冗難析理者悉委恕魏晉以後所考論尤精
核王安石欲引寘三司條例辭以親老求監南康
軍酒稅就養許即官修書後至西京與司馬光居
數月歸道病風攣手足癃然猶時時修書頃之卒
年四十七恕之學自律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
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其求書不遠百里往就讀
且錄之志欲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
秋又採太史以來至周威烈時事左氏傳史記所
不載者爲通鑑外紀
［張文潛氷玉堂記］道原廉介剛直仕必欲達其道
不以一毫挫於人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
手攬虎兕視之若無即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

經濟大畧其爲吏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
纖悉曲當皆可爲後世法其學自書契以來至於
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
詳至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
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閭室堂事其著
書有疑年譜年畧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
紀年先成世傳之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爲不
愧云
［捫蝨新語］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

易辨急遏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達燃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拘人過惡立事不隨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

小人又十八蔽言大而志小好謀而疎闊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龐擬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闇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

〔事文類聚〕劉秘丞家極貧一芥不妄取自洛陽歸時方冬無禦寒具溫公以一二衣襪及貂褥贈不受強之乃受至穎川悉封還

〔十國紀年序〕劉道原不信浮屠說以為如人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豈得齎以自隨哉

〔舊志〕道原先凝之數年卒葬凝之墓側從其子義仲遷其墓於德化

〔冰玉堂記〕蘇子由嘗見凝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凝之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廉潔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因名其堂曰冰玉堂澗曰冰玉澗

〔舊志〕格字道純學博論正得父兄餘緒廷應制科

黃山谷陳令舉有詩送之未仕而卒

〔宋史〕羲仲字壯輿於書無所不讀不妄取與恕卒之七年資治通鑑成追錄其勞官羲仲郊社齋郎政和中編逸史義仲自汝州儀曹召為編修官至京師不謁權要未幾即致仕歸廬山一時公卿賦詩郊餞三世繼美尤不易及云

〔魏了翁書遂初堂書目後〕廬山劉壯輿號稱多書然未久輒失之

〔宋史〕和仲有軼材作詩清與刻厲欲自成家為文

墓石介亦發死

朱晦翁冰玉堂記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表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屛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窊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雖是僅存其他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爲之躊躇四顧喟然歎曰凝之之爲父道原之爲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官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塋傾沼平鞠爲灌莽樵兒牧子皆得以躑躅歌嘯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溝之以合於郡圃累石以祟其臺引流以深其池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繪劉公父子之像於其上且闢陳忠肅公之宵館於是也則又繪其像以侑焉既而所謂是堂漫漶剝者亦以次畢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余記予惟異時搢之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髣髴因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保身者以阿流合汚爲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爲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嗤而竊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爲心而不奪於世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爲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之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黃山谷過致政屯田劉公隱居詩見時拜公牀服碧砦紫煙合前架茅茨爐香生僧禪女奴煮兕栗石盆瀉機泉今來掃門巷竹間翁飣燀堂堂列五老勝氣失江山石盆欄黃土茅齋薪壞椽女奴爲民妻又瘞蒿里園當年笑語地華屋轉朱欄課兒種松子傘蓋上參天投策數去日未行天再環先生古人風鐵腸石肺肝眼前不可意壯日掛其冠鮮衣盧君晧洗耳瀑泉源霧豹藏文章驚世時一

班衆人初易之久違乃見難憶徭于政在爲翁歎
解顏五兵森武庫河漢落舌端王陽巳富貴塵冠
不肯彈呻唫刑十史甩倒墨新乾宰木忽拱把相
望風隧寒百搵書萬卷少子似翁賢

後山少府嶺劉凝之墓

南康郡西負郭爲後山

（南康志）後山在星子縣西一里所與前山對峙

其下有陳圓隱居

（南康志）陳圓字德方嘗應制科有名稱巳而歸隱

後山後進多師之黃山谷贈詩又題其堂曰獨善

隱居今廢

（補輯）黃庭堅尋訪後山陳德方家詩江雨濛濛作
小寒雪飄五老髮毛斑城中咫尺雲橫棧獨立前
山望後山

陳慕寓居

（南康志）陳慕字必正少從陳瑩中劉壯輿蘇養直
遊應崻有守舉進士歷任州縣有毅或勸使求郡
不從歷倅洪潭明三郡歸以祖業遜兄寄寓後山

號星灣

（山疏）慕子準正臣以父蔭補官年五十即掛冠歸
號清隱準子穉成和仕爲楚州倅穉子畦子從爲
南漳尉調靖州推官魏了翁奇而薦之不就以廸
丘郎致仕三世皆盛年納祿云

又西爲少府嶺其上有劉凝之墓

（山疏）少府嶺在南康府西二里所以劉墓得名
劉凝之墓在少府嶺凝之晚善養性術年八十五
無疾沐浴正冠而卒葬嶺下朱晦翁爲守時嘗修

其墓爲立壯節亭後廢有明正德中南康府陳霖
重建墓亭立石刻歐詩及朱記

（朱晦翁壯節亭記）淳熙巳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
訪求先賢遺蹟得故尚書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
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
於當時聞於後世暫而把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
而律貪顧今不幸犢貧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
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爲作小亭於
其前立門墻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仲春率郡吏

諸生祀焉郡之詩人史騏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言因劉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是者莫不顧瞻起敬予亦自以爲茲山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辛亥予去郡亦十年今太守章貢曾侯實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墻亭榜皆已無復存者爲之喟然太息即日更作門墻築亭其間益爲高厚宏闊以支永久又礲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額求得舊榜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

十畝畀傍近能仁寺僧使專奉守增葺費而又以予嘗經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拳拳之意而不解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云

又西爲暦城山

暦城山　玉京山　清潭山

補輯山頂有玉京觀晉道士黃達智建今廢

舊志暦城山今謂之烏石山在縣西五里

南淵明遊斜川詩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又云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佳名

補輯暦城山其陽有平原插蠡湖日斜川淵明詩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

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南康志九洪橋在縣西六里橋通錦屏鋪永樂二年知縣唐晃重建　補輯流澌橋久圮司李范祕重建

又西爲玉京山

南康志玉京山在南康府西七里

玉澗在玉京山東南有橋曰玉澗橋朱晦翁有玉澗詩

〔山疏〕山當太湖濱一峰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
山煙水浩渺縈帶皆列几席前奇絕不可名狀
或曰姚氏女玉京死而葬此故名然小說娼女姚
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敬瑜溺水死玉京守志
不他適時有孤燕棲梁間玉京試以紅縷繫其足
明年春燕復來玉京賦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
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已而玉京死燕飛
至墳所亦死唐李公佐有燕女記而南史以為王
整之姊皆云襄城人非此山事

其下有陶淵明舊居
〔山疏〕玉京山陶淵明嘗居之淵明詩曰昔家上京
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為上京有淵明故居
〔補輯〕〔淵明詩〕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
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
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
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
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補輯〕〔淵明遇火詩〕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
長風急林室正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范祠曰淵明初居柴桑里去彭澤後三年歲在戊
申也考本集六月中遇火乃晉安帝義熙四年事
先三年乙巳解彭澤令歸後二年庚戌始移居
南里之南村余嘗一絕聊同柳州賀失火書意
長抛手板樂吾廬一夕風燔失故居草屋天邊迷
曉黛寄奴卻已傳煙鋤
〔補輯〕劉介虛潯陽陶氏別業詩陶家習先隱種柳
長江邊朝夕潯陽郡白衣來幾年霧雲明孤嶺秋
水澄寒天物象自清曠野荷何綿聯蕭蕭丘中賞
明宰非徒然願守黍稷稅歸耕東山田

〔補輯〕〔范嗣文淵明故居詩〕作室從來畏鴟鴞故園
三徑忍騷搔當年遊盡孤臣血今日歌殘處士腰
燕繞間綠尋舊穴雁聊塞草識南枝叶標夷齊自
介同心作哀柳黃花付客謠
〔補輯〕〔倪瓚山過淵明舊里詩〕柴桑經過夢遊餘元
亮貞風滿舊居洗盡海天高士骨遺來匡麓韻人
廬孤虹界道村煙近五柳垂門翠靄疎縱是征輪

多熱客灌纓清冷且停車
〔補遺〕淵明後有陶峴從家姑蘇浪遊江湖人號水仙其題西塞山下迴舟詩匡廬舊業誰是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崔誠老隱居
〔山疏〕宋崔誠老名閑博學高逸不事進取廬於玉淵之上以琴自娛名其廬曰癡足菴而自號曰玉

淵道人菴今廢
〔蘇東坡序〕昔醉翁喜瑯琊山水之勝其後沈遵以琴寫其聲而無詞今玉澗道人獨妙於琴故因其聲而辭以補之
許世昌曰大曲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醉翁操自沈遵以後無能盡其妙者閑獨以其聰慧與坡公相調切豈其思致過人歟惟定生慧山之取益固不在縣鸞虬之日也
玉京之側有清潭山

〔南康志〕清潭山在縣西七里與玉京山相聯爲山下有古潭
〔補遺〕古潭深不可測名烈女潭正德間宸濠兵掠玉京井女常秀者殉節於此潭郡人葬之少府嶺
〔陶宏中有詩云〕浴質輕煙馳鯉騎招魂素嶺植松篠
前山張叔夜墓
郡城東南負郭爲前山其下有潙去疾別墅
〔南康志〕前山在縣東南一里所

〔舊志〕去疾嘉定十三年劉渭榜進士知溫州
郡城之東有神掌石
〔南康志〕神掌石在縣東一里向公祠前
〔山疏〕石方而黑文隱隱如人掌俗謂之神運石
又東有張叔夜墓
〔山疏〕張叔夜墓在南康府城東三里
〔宋史〕初叔夜知海州會降劇賊宋江後知鄧州欽宗時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道置都總管以領之而叔夜爲南道都總管與其子伯奮仲熊帥師

勅王進叅書樞密院後卒於北溝河歸葬南康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確
舊志郡守袁從修嘗表其墓以氷玉諸賢合祀
補輯紫陽門外有廿露菴
范初曰廿露菴中丞伯彥蔡公泉寫丹鬬李公所
建枕城襟湖下連紫陽堤平沙携白素濤吹鼓落
星墩峙其前風泛石動景色甚麗凡廬僧之上下
者取憩焉池邊鳥樹月下禪闍猶蔡公李公大為
津梁法航也

宮亭湖

又東為宮亭湖
南康志宮亭湖在縣東五里
湖以宮亭名者水經註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
名蓋起於此不必一山三宮也
補輯賈處士住廬山每置一小舟泛湖自適許棠
寄以詩云時泰亦安眠人間不謂然錦經休望辟
餌木只期仙彭蠡波澒月鑪峰雪照天宵闌風雨
夜徹晚在漁船

補輯李元鼎晚發註一水蕩晴空凝眸四望同天
低湖氣接岸遠浪煙籠淡日朝涵沫高帆曉信風
庄廬知不杳星瀵若為通

湖傍之山有石鏡
幽明錄宮亭湖傍山間有石數枚形圓如鏡明可
以鑑謂之石鏡後人以火燎之石遂不明
水經註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
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曜則延曜入石毫細必察
故名石鏡

湖上有宮亭廟
山疏宮亭廟高僧傳南康志謂之郱亭廟宋景德
間敕著祀典 補輯晉書亦謂郱亭載郭璞傳
周景式廬山記高僧傳宮亭廟著靈孫權時其神
能分風送舟舟行者皆禱祀祈風施捨山積西域
僧安世高者南遊過祠下神忽人語為高言其前
世嘗為僧以瞋恚故積業受報墮異類中良苦今
且死欲高為立法營搭覩得善生高曰見而形神
口形惡必駭衆不可見巳而自座後出其首蓋大

蟒也首與高脥齊高撫其首爲梵語誦呪數四蟒
悲淚如雨即隱去無何死柴桑縣山谿中其長數
里縣人謂其地曰蛇村是後廟不復著靈矣
宋臨川王義慶宣驗記蟒死於吳末
庾仲雍荆州記晉初安世高以所得邦宮亭廟神
財立白馬寺於荆州東南隅
水經註山廟甚神能分風擘流住舟遣使行旅過
必敬祀然後得去曹毗詩分風爲二擘流爲兩
吳郡太守張公直嘗與其妻女觀廟婢指女戲妃

其夜公直妻夢神人來致聘甚懼泊明遽發至中
流船吃不前舟中咸懼曰柰何愛一女而禍一門
耶公直不忍令妻下女於江妻以其亡兄女代之
船即前已而公直知之怒曰吾何面目見天下人
耶復下其女於江既濟見二女立岸側無恙傍一
吏曰我廬君主簿也高君之義悉歸二女
幽明錄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
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
敢應俄而犀簪已列前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
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罪死
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潯陽記周訪嘗與諸商宿宮亭廟晨起如厠見厠
舍中有一白頭翁逐之則化爲雄鴨將還舟且烹
之諸商以爲怖而竟視之鴨忽飛去
冷齋夜話秦少游南遷時舟宿宮亭廟下見湖月
光彩特異因憶昔在西湖雲老惜竹軒所見景色
與此不殊其夜夢美人自稱維摩散花天女以維
摩像求贊少游愛其畫謂非吳道子不能作天女

戲贈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異秋眠惜竹軒聞
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贊曰竺儀
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應笑蔭殺大
千作獅子吼不如搏取妙喜似陶家手既寤嘗自
書之其真蹟後落雷州天寧寺
宮亭湖側爲神林浦
南康志神林浦即神林湖在縣東五里
西疏神林之墟舊有曹彥約湖莊及覩蒔園今廢
覩蒔園記不知作者誰氏

〔補輯〕神林浦東岸有漫浪閣劉壯輿建自號漫浪翁今廢

神林浦東有蝦蟇石今公廟

〔南康志〕蝦蟇石在縣東十里枕湖今爲雷所擊拆其背

今公廟在蝦蟇石上今公不知何神

蝦蟆石側有山爲定山

〔舊志〕定山去縣東北二十一里並湖山兩崙大而中小如金鋌

黍簃曰山不骨不瘦不削不奇匡南山多純石皆微負土皆詭特稱幽賞然秀言間先偉稱五老予行覽觀之五老尤瑰奇矣匡北山稍有土氣勢柔和二都之人其禀受亦略相類云

范祕曰南康立鶩濤怒石間其細已甚而不知其韻也環城什百戶烟綫輞生片片落傑帶闠市無居貨皆業硯者晨徹肆影瑩然青碧御人翕忽往來又如岩僧幽雲廻旋野放每思劉凝之陳洽泰二公騎牛時真得此中佳趣

廬山紀事卷之七

廣陵桑喬子木纂

燕山許世昌克昌父修輯

會稽范祕祖生父補訂

五老峰東南至羅漢嶺

白鹿洞書院

五老峰坡陀南下如頓萬馬忽突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爲後屏山其下有白鹿洞書院

〔洞志山疏〕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初貞元中渤與其兄涉俱隱廬山而渤養一白鹿甚馴行嘗以之自隨人因稱爲白鹿先生而謂其所居曰白鹿洞寶曆中渤爲江州刺史卽所隱地創臺榭以張其事而鹿洞遂益聞於人矣其後唐末兵亂郡縣學校廢壞高雅之士往往讀書講學其中南唐昇元中遂建爲學置田聚徒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名曰廬山國學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爲世用名績彰顯者甚衆宋初因置爲書院益拓而大之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並名於天下當

是時學徒常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丁丑從知江州
周述請賜國子監印本九經驛送至洞後又官其
洞主明起爲襃信縣簿歲壬午始置南康軍升學
而洞乃屬南康咸平壬寅猶詔有司修繕然自有
南康軍學而洞事浸浸廢矣祥符初直史館孫冕
以年及乞致仕願得白鹿洞故趾歸老詔許之歸
未至洞而卒祥符中冕子比部郎中琛即洞旁築
室十數楹榜曰白鹿洞書堂俾子弟講習四方有
來學者輒飯食之以此著聞於時當塗郭祥正爲

記勒石其後兵亂室焚記石徙天慶觀其後天慶
觀亦焚記石遂毀不存淳熙己亥朱晦翁來守南
康甫至即檄教授楊大法司戸毛某看詳既又躬
至鹿洞周覽之悉得其可修舉狀因具上尚書省
言鹿洞乃昔賢嘉遯之地先朝嘗即以養士德意
甚厚而一廢遂不復振爲吏者不得不任其責且
所建立僅小屋十數楹纔足不泯沒計亦不至勞
費請檢會太平興國中節奉指揮送本軍爲法守
不使至湮沒其後又劄上尚書乞丞相言願得比

祠官例爲白鹿洞主假之稍廩使得終與諸生講
習其中猶愈於崇奉異教香火無事而食也其後
又具劄請依嶽麓書院例賜白鹿洞書院額并給
賜高宗御書石經及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皆格
不行當是時朝野訩訩傳以爲怪其後晦翁還浙
東提舉入奏對延和殿具言白鹿洞書院太宗眞
宗造士之意甚渥非下吏淺識所可窺測今老佛
之教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十而公
私增益勢猶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置一

區附郭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寡相懸如此有司
者不彼之正而反疑臣之請何也夫無御額賜書
爲流俗所輕廢壞無日非陛下所以丕揚前烈崇
恩斯文之盛心也臣謹昧死請於是孝宗始允可
之元末兵燹我明正統中南康守翟溥福乃始得
其遺趾於榛莽中而振起之書院由是復興其後
御史陳銓提學僉事李齡副使蘇葵邵寶蔡清李
夢陽知府劉定昌等咸先後維持之虞集胡儼彭
時李賢張元禎李齡何喬新皆有記

〔商丘漫語〕唐時人士多棲隱山谷以獵聲華故司馬子微目終南爲仕宦捷徑不獨廬山當貞元元和中符楊輩居廬山者三數十人不獨渤兄弟但乞仕者所治不近所隱無以彰顯之故隱居汩沒無聞白樂天赴杭州過草堂纔信宿即去獨渤刺江州爲能後而大之此鹿洞所以聞於世也

書院有禮聖殿

〔洞志〕初朱文公爲浙東提舉時以錢三十萬屬南康軍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後廢我明正統中翟溥福重建易名大成弘治中蘇葵再建復名禮聖

〔補輯〕李元凱同司李范礽賦鹿洞　聖殿重新詩

講堂深鎖石崖巔老樹虬蟠不記年似有煙嵐留太古還因圖畫契先天崗頭月到傳龍臥洞口雲開任鹿眠媿我勞勞徒仰止高峰湍雪濺寒泉

晦翁跪坐拜說初錢聞詩作禮殿時朱晦翁移書言互如開元禮於祭時設主不爲塑像不從又言像用燕居服鑿石爲臺席地而坐免匍匐就食之議亦不從其後晦翁作跪拜說寄鹿洞諸生大畧

言古者坐與跪頗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日一坐再至日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然記又云授坐不立莊子云跪坐而進人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竦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曰不遑啓居釋之者曰啓者跪也爾雅曰妥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啓爲跪則居爲坐矣安爲安坐則跪爲危坐矣又大祝九拜杜子春釋奇拜曰拜之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餘拜皆並屈兩膝明矣肅拜者拱兩手而下之至於地也頓首者頓其首於手上也稽首者却其兩手而以首至地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今成都郡學所存漢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

〔補輯〕太極亭在聖殿後數百武

明倫堂〔補輯〕堂後有雲章閣蔡士英碑記王荪正建

(洞志)明倫堂在禮聖殿東翟溥福建蘇葵重建有
御賓正學之門并其敕賜白鹿洞書院二扁又南
有石華表扁曰山水輝光(石刻)文公東黃商伯帖
二石刻嵌堂壁

宗儒祠

洞志宗儒祠即三賢祠初文公既去郡諸生爲立
生祠於講堂右文公聞移書撤之及文公卒開禧
乙亥諸生復繪濂溪二程及文公像祀於講堂後
廢右明翟溥福別立祠祀濂溪文公李賓客於殿

左配以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名三賢祠
其後蘇葵又遷五賢於別室而專祀周朱邵賓又
配以從朱子講學鹿洞之十四賢趙淵又并祀象
山易名宗儒萬曆癸卯錢楷又祀陽明增配陳經歸焉
(石刻)王守仁大學中庸古本在祠東壁湛若水海
闊天空四字在祠西壁
(補輯)李夢陽宗儒祠記具洞志

先賢祠

(洞志)先賢祠在文會堂前以祀李博士渤李賓客
渤李洞主善道朱助教弼明洞主起劉洞師元亨
劉西澗渙劉祕書恕陳司諫瓘李提學齡胡洞主
居仁蘇提學葵邵提學寶蔡提學清陳御史銓唐
御史龍共十六人
祠後有井李夢陽鑿且自爲銘今堙

忠節祠

(山疏)祠以祀諸葛忠武侯陶靖節在宗儒祠南春
秋則合祀於先賢祠序於李博士上

文會堂

(洞志)文會堂在明倫堂右嘉定間朱寺正建陳寺
丞改今名紹定中知軍史文卿改名君子堂後廢
及明正統中翟溥福重建蘇葵再建郎中婁性墨
扁
(石刻)湛若水四勿箴心性圖說
(補輯)喻義亭在文會堂後

白鹿祠

(洞志)白鹿洞有名無洞正德初南康守王溱乃闢
後山爲洞曰白鹿洞臺於洞上曰思賢臺其後南

康守何濟鑿石為鹿寘諸洞中嘉靖中巡按御史
曹忭亭於臺上曰思賢亭自為記右劉先賢書院
白鹿時羽景賢臺思賢臺並李時達書白鹿洞天
何遷書思賢臺劉世揚書理學淵源衡厓書俱在
臺畔有舊思賢亭王公叢正改為雲章閣
補輯湛若水白鹿洞詩廿年不見廬山面依舊廬
山似我來新駐輿題詩人不見冊山今在小可徒
山疏引名李渤鹿洞今不知其處或曰即鹿眠場
也夫鹿眠場何可以洞言地近矣而不似李夢陽

日在三疊泉徑中乃今人所謂石門劉世揚所謂
玉川門者胡似矣而不逝唐龍大意亭記則曰鹿
洞迎矣三者异之未有得也蓋陳舜俞廬山記曰
唐李渤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為江州刺史迺即
洞築臺環以流水襍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夫舜俞
去唐不遠五代宋初相沿遺蹟具存猶可考見既
曰隱居鹿洞又曰即洞築臺則今書院即隱居之
址亦即鹿洞所在而鹿眠場即鹿所常眠處也三
疊徑中既無築臺遺跡陳舜俞又未嘗言朱晦翁

經營鹿洞時往來三疊泉徑中亦不言鹿洞在彼
則亦何據而云然哉且三疊泉離去書院十里而
遙窮山邃谷人迹罕至渤又處士聲勢不能及遠
畜鹿於彼大非人情凡考古者欲其實若前無所
稽徒為高論是自我作古而古蹟不必憑也縉紳
大夫一言而天下後世將藉以為口實可易易哉
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洞曰廬山如偃甲洞蓮花洞
皆無洞祇以四山迴合似洞而名鹿洞亦其類耳
補輯李夢陽白鹿編覓名跡詩借高忽陵厲步徒

輕嶢緬葛弱亦須捫崖滑躋獨踐涉清愛重巖探
阻遺蹤眩如茲陟五峰遂想松下蟠若桂紛如華
石耳翠可卷追想白鹿跡伊人竟何遠觸端緒自
縈薜荔況在眼慨嘆意莫置顧瞻日已晚夕瀨浴
岑嶠流光滅蘭坂命酒寫幽獨鳴琴且游衍
補輯袁懋貞鹿洞望五峰詩力借輕煙入漢青彩
落明潮森玉縞
冊來亭　補輯亭上數武有朱鶴亭今漸圮矣
山顛在思賢臺北山絕頂提學副使王宗沐建宗

(冰詩)張亭經歌何無鄰全占匡廬聖裏春俯仰乾
坤須著此主張風月更何人洗心顧境終非靜避
俗逃山亦是塵未喪斯文吾黨在莫教虛度電光
身(孫應鰲)坐朋來亭次韻(詩)欲向茲峰早卜鄰開
花鳴鳥入于春採芝常想寬閒野避世應歸磊落
人愁使白雲依水石都將黃髮老風塵玄珠象罔
何由得姑射山中信有身又有懷敬所(詩)喬岳高
人兩並名文章相對有餘清匆綠休暇眺幽賞得
何巉巖結靜盟歌罷雅音真寡和夢殘天籟自相

鳴十年愧役奔忙咎何事全冊不可成
(補輯)延賓館李齡刱胡居仁記延賓館前立門曰
山禮在櫺星數十步東師生出入由貫道賓主揖
讓由山禮
有水自凌雲來逕書院東流出峽為貫道溪
(山疏)貫道溪者犀牛折杜之水也貫道橋今廢
(補輯)洞舊有貫道門與櫺星門並西南十步門新
于萬曆十四年朱廷益有記橋圯者久天順戊寅
陳敏政復之加高三尺成化間湖陽李齡又為之

為胡居仁記
書院之西有釣臺石釣臺亭
(山疏)釣臺石在貫道溪北(石刻)文公釣臺二大字
劉世揚意不在魚四字在釣臺石上
釣臺亭李夢陽建自為記并書碑(石刻)太原喬宇
五老峰三大篆字在碑陰
(補輯)范嗣文(詩)釣亦不得得亦不賣收絲放綸月
光雲怪
又西有激石

(洞志)激石在釣臺石西溪水湍激處(石刻)文公激
石二大字在激石上彭汝尋樂處三字在激石傍
書院之前有卓爾山其巔有高大亭
(洞志)卓爾山在貫道溪南提學副使鄭廷鵠為之
名高美亭在卓爾山巔嘉靖中御史徐岱建
山巔舊有光風霽月亭後移於風雩石北岸今廢
卓爾山西有大意亭
(洞志)大意亭在高美亭西正德辛巳御史唐龍建
為記

（洞志）大意亭西舊有白鹿精舍今廢（石刻）文行忠信四大字字徑數尺文公書隊綿摹刻在精舍北澗石上聽泉二字在文行忠信石上觀德二字在文行忠信石南崖與廢射圃對俱文公書風雩二字在觀德石東（洞志）其地故有亭晦翁嘗與諸生列坐其上後李山長取亭彷風雩二字名之今廢（石刻）隱處二字在風雩石上流杯二字在風雩石下文公書

大意亭西南有鹿眠場白鹿所嘗眠處也

（石刻）李夢陽鹿洞二大字

流杯石東有洗心橋

（石刻）砥柱二字李夢陽書在橋東溪石上觀瀾二字彭治書在砥柱南

又東有勸書臺亭於其上曰獨對亭

（山疏）勸書臺宋李萬卷勸書處也崖石峻峭下臨溪澗萬卷不知其名（南康志）李萬卷宋元祐間請書白雲菴仕至丞相卒葬白鹿洞側然宋史不載其人墓亦不知所在

獨對亭在勸書臺上弘治中邵寶建并書扁自爲記李夢陽爲銘

（補輯）王守仁獨對亭望五老詩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虛陟飛巘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眞過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杯賓主聊酬勸悠然萬古心默契可無辨（補輯）舒芬唐龍鄒守益羅洪先鄒元標黃國鄉鄒德泳方大鎮次韻詩俱見洞志

（補輯翟鳳翥次韻詩）峰老雲常擁時見時不見靜觀釣臺西晧首薄蒼巘丰標瘦玉姿又似芙蓉面風霜幾經秋不老習不變游人多題咏髣髴作山傳隱士結茆居情爲泉石眷五老從中來招我相酬勸直上紫雲峰低昂再一旋

（補輯揚兆魯次韻詩）衆山皆可尋匡峰終不見所見亦或近不見爲山巘正如立五老觚也相其面誇彼未來人盤空橫生變我有一卷書不使山鬼傳孤情自激發慷慨餘涕眷騎雲上禹宮拱揖古

為衛琢取翠玻于持向凡見辨

又上有好我亭

（山疏）嘉靖中都御史何遷建

（補輯）陝怙亭太守徐士儀建在鹿洞之左

臺西有泉曰聖澤泉

（洞志）風泉雲壑樓郎宗文閣李山長建在勸書臺西今廢（石刻）風泉雲壑四字陳淳祖書在勸書臺下（通誌）慶元丙辰之臘月太守廣陵趙公脩白鹿書院十有六日知縣事梁㭊以督役至此教授吳

中堂長吳兆佐學錄佘垣直學趙規

（洞志）聖澤泉在風泉雲壑字下（石刻）聖澤之泉四字

臺東有小三峽峽口有枕流橋

（洞志）貫道溪流于書院左小水合而出峽飛湍陡絕號稱小三峽

枕流橋在峽口峽口之石間有先賢遺跡宛然可識峽壁有（朱）文公敕白鹿洞書院六大字溪石有朱文公枕流二大字橋南（題志）宋嘉定陳淳祖假守

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謁辭鹿洞會講預者元寮與丘埴山杭陳堂長陶桂一糾正○○與仁前洞正主祠○錄張傳一講書劉○○陶應子黃有開堂書杜端甫直學傅仕能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定庚申良月旦日題

（洞志）枕流亭今廢（胡泳題志）番陽李侯嘉定戊辰歸自武昌訪書院經小三峽愛清泉之奔流懸崖之對峙出秦貲與白鹿洞諸生剏亭峽上後十年戊寅郡人胡泳以三山黃公幹所留郡守陳宓

復爲新崇大之扁以枕流亦莫揆首創之由也又四年壬午李侯守池陽泳客于池訪聞其始末是秋侯之子仁甫甥夏昌字昌辰定來合洞之士友七十有八人舉酒亭上相與歎歲月之易流幸來者之有繼也因書其事刻眞崖石七月壬申胡泳題

（洞志）白花亭亦李萬卷建與枕流亭隔溪相對今廢自潔亭在洞口今廢舊有自潔二字陳宓題（志）朱文公嘗書此以名洞溪今逸其蹟嘉定乙卯淸

田陳宓謹書又自絜二字陳宓書在題志側鹿洞
二字朱子書躍鹿坡方豪書俱在自絜字側
枕流橋北為廻流山亭於山顛曰六合亭
(山疏)小三峽水過枕流橋北溪石齒齒激水又南
有小溪來會之水益湍怒洶洶有飛流一里所有
山稚稚當水所行道溪流觸之遂折而南故名其
山曰廻流
(洞志)六合亭在廻流山巔正德辛未南康守劉臣
建李夢陽為記

(補輯)李夢陽詩亭高山盡入四首見鄱陽天地開
吳楚絃歌有宋唐峰雲低棟白湖日倒碑黃六月
吾來此涼風不可當
廻流山下有石華表扁曰前脩逸蹟
山東有流芳橋
(洞志)流芳橋亦名濯纓橋在石華表東(石刻)陳宓
流芳二大字在橋北(陳宓題志)新安朱侯在郡時
建橋白鹿洞之東南瞰向正五老溪流紆縈未之
名同遊江西張琚羅思姚鹿卿周張紹燕潘柄郡
人李燔胡泳繆惟一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
賦特名流芳既揭楣間因紀岸左嘉定戊寅四月
丙午莆陽陳宓書
又東有溪口橋益東五里所有白鹿原石橋
(洞志)溪口橋在廻流山東二里許俗呼觀音橋其
北有石華表知縣崔孜建李夢陽篇曰白鹿洞書
院
中館舖在溪口橋南
(洞志)白鹿原石橋去書院五里許在羅漢嶺下東

通驛道西入書院
朱晦翁書康節誡子孫文後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跋和靖帖跋包希蕭詩竝燬
其廪士有洞田散在星子及它縣凡二十七頃六十
八畝有奇
(洞志)初南唐建學時嘗置洞田以給士然其事不
可攷淳熙庚子朱晦翁通始置谷源臥龍等莊及
旁邑沒入田共八百七十畝後三年癸卯軍守朱
端章以浮屠詭名沒入田七百畝益洞田後二十

八年嘉定辛巳軍守黃桂以沒入田三百畝置西
源莊咸淳間劉傳漢又增置貢士莊元大德間崔
翼之又增置上田百畝元末兵亂田皆湮棄亡矣
及明成化中提學副使李齡通復置洞田一百五
畝有奇與僉事徐懷所置田八十畝有奇租入少
不足以廩士士多辭去其後巡按御史陳銓益市
田八百二十畝有奇而提學副使蘇葵又市田六
百一十七畝有奇邵寶所置田二十六畝有奇唐
錦徐一鳴所置田五十二畝有奇參政張元沖所

置田一百一十六畝有奇御者蕭端蒙所置田六
十六畝有奇而提學副使李夢陽鄭廷鵠知府陳
霖推官徐進又先後所清出田一百六十二畝有
奇并它山地塘共二千三百九十八畝有奇嘉靖
乙卯秋饒藩永豐王府輔國將軍厚𤏡輸田二百
九十二畝江藩瑞昌王府奉國將軍拱榣輸田七
十八畝六分皆以供祀事贍學徒焉

〔山疏〕昔崇陽令趙彥繩取僧田二百畝入於學官
曰使無父無君者不能獨飽學為忠孝者得無所
營而盜脩其業朱晦翁稱其務一得兩然彼適有
幾可乘今洞田雖多取之僧皆亞直以酬與取於
民無異是以民視異端而不為徒取也可謂義盡
仁至矣

范祖曰洪範云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蘇子曰天
下之人未有好德之實也其自以為好德矣聖人
從而福汝夫聖人之誘人望人豈不至哉今洞有
田是亦錫汝福也凡莘而至者則進之又亦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之候也諸士其終思汝敎之義乎

若猶為是區區者予畀也陛楯侏儒農粟孰多焉
門淡薄謂何哉

其造士有洞規

〔朱子白鹿洞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
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
諸己（右接物之要）

學宗旨洞規識洞規欲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非
外五倫別有接處亦非外情學五者而別有功也
然五者之要在心朱子曰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鹿洞諸賢隱居二人唐李涉李渤
李涉字清之號玉谿子有詩名(文獻通考)涉雖與
弟渤共隱廬山然嫩人早從陳許辟元和中為太
子通事舍人投匭言吐突承璀冤狀時孔戣知匭
事見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貨詰光順門自通進
戣上疏極言涉姦險冈上請加顯戮遂出為峽州

司倉參軍太和中為太學博士後以武昭事流康
州詩話涉嘗江行至皖口遇盜問知其為涉也不
發其槖但索一詩以去涉詩曰風雨瀟瀟江上村
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韋征記韋征嘗遊閩粵至循州日雨之常
氏莊宿爲主人自稱野人常思明年八十餘矣談
論淹洽連日夕不倦韋征不能名也因及李涉詩
思明愀然變色曰僕少無賴雎恣江湖間結黨與
專剽掠後遇李博士得一詩因去跲迹羅浮易行

爲善士紬懷頗遇郎陸士衡之感戴若思李既云
士僕亦不復遊泰楚俛仰今昔不覺涕然持觴酹
之且出涉手翰視之熹蓋皖口舟中之盜云
(洞志)李渤字濬之貞元中與兄涉隱居廬山白鹿
洞後徙嵩山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昌黎韓愈
遺書勸之渤始出家于東都每朝政有闕輒封章
上之尋遷右補闕歷考功員外郎長慶間出刺虔
州改江州尋召還至諫議大夫卒贈禮部尚書渤
歷事三朝有直諒聲雖屢以言斥而耿介不挫(六

帖)李渤隱廬山摭古潛德高蹈者楚接輿老萊子
黔婁先生鳥陵子王仲孫梁鴻六人圖其像贊之
以自警(漁隱叢話)石洪溫造李渤以處士盜虛名
韓文公雖與之遊然甚鄙薄之韓詩云水北山人
石洪 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 溫造 又
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李渤 索價高兩
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剌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
使夫山人也而剌口論事得聲名復僕從索價高
遭驅使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其鄙薄之至矣

劉式字叔度清江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試三傳
狀元及第宋平江南逮繫入京太祖素重其名以
爲鴻臚歷大理丞出監通州和豐監入判三司都
磨勘終刑部郎官（晦翁白鹿洞所藏漢書跋）旣
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
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
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
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攽皆爲
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

書云是洞中日課也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洞志）劉元亨字子嘉南康人讀書白鹿洞有操行
（洞志）蒯鼇宣城人家貧好學讀書白鹿洞性廉直
重然諾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終殿中丞（南康志）鼇
與諸葛濤盧絳號廬山三友
（洞志）段鶚字正己廬陵人宋端拱進士與瑯琊王
儼建陽李寅孟歸唐入廬山國學讀書十餘年並
有時名
（洞志）黃翼字民同號節菴瀬之後也讀書白鹿洞

讀書洞中九人唐顏翊南唐伍喬江爲宋楊徽之劉
式劉元亨蒯鼇段鶚元黃翼
（洞志）顏翊眞卿之後也少孤篤志先業又善詞翰
謹禮法子弟二十餘人從受經白鹿洞
（洞志）伍喬淮南人肄業白鹿洞學刻志進脩詩調
清苦（南唐書）廬山有僧夜夢一大星當空燦然其
明倚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翌日行求得之因
厚資給之喬用是益得肆力於學喬嘗夜誦有人
掌自其牖入掌有二字曰讀易因遂學易其後果

以試畫八卦賦中第一人累官考功郎
（山疏）江爲梁侍中淹之後也與廬陵劉洞同師處
士陳貺讀書鹿洞二十餘年屢舉不第昇元中元
宗視學見其題壁詩大爲稱賞然卒無薦引者竟
不第洞善爲詩自謂得浪僊遺態云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也南唐時讀書白鹿
洞後仕宋爲諫議大夫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太
宗嘗擇其詩十聯書於御屏景祐二年詔曰徽之
先帝宮僚其贈太子太師謚文莊

至元間領鄉薦爲惠州學錄道源書院山長値兵
亂棄官歸陳友諒據江州聘之不起
主洞五人南唐李善道朱弼宋明起明胡居仁蔡宗
兗
〔洞志〕李善道南唐國子監九經昇元中始建學白
鹿洞以善道爲洞主
朱弼南唐時爲盧山國學助教剖析疑難學者所
依
〔山疏〕胡居仁者餘干人敬齋先生也初淡都諸當

道者沒使以幣走新會迎白沙陳先生來主洞事
先生辭不至已乃聘敬齋敬齋既入洞銳意得明
聖賢之學且薦其徒有行義者陳大中輩三數人
與共事非當道意鬱鬱不得志無何謝病去敬齋
躬耕養弟力行有聞君子以爲賢於吳康齋云
蔡宗兗字希淵山陰人舉進士爲福建興化府學
教授踰年而歸用唐龍薦起爲南康府學教授主
白鹿洞復洞規變士風都御史王守仁遺五十金
俾葺公署會公署成乃以屬郡增置學田士林稱
之
〔補輯〕主洞七人章潢舒曰敬薛應旂李應昇李明
睿熊維典范礽
許世昌曰自朱公設教鹿洞主之者不惟其官惟
其人聘畝畝之匪兕發重淵之潛龍則章斗津橫
經矣舒碣石孤峭貞確隻立南州民之望也薛方
山理學文章卓然一代偉人可謂麟徵鳳翥矣李
仲達疾風勁草跡其折檻之勇如見攬轡之心人
師哉李太虛繙經龍樓貎照春坊之字敷執鷄窒

偏勵進學之文熊約生仕不求譽致必當可化雨
在手清風入懷雅範而冲襟者焉范祖生濯錦藝
城懸朱月牖侯芭之徒無遠不集要其詠斥孽僧
立教有本後之來者其亦髣髴素尚而攬其大端
也乎
〔補輯〕章潢號斗津南昌人講學不懈死之日鄉先
生祀之于豫章名賢祠
舒曰敬號碣石南昌人主鹿洞未朞年而文風蔚
起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主洞數年江右鉅公多出
其門有明稱王唐瞿薛爲四大家文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著有洞規文說遷西臺天
啓間請誅逆閹死詔獄追謚忠毅
李明睿號太虛南昌人官中允著有白鹿洞志四
部稿
熊維典字約生南康建昌人官諫垣初中丞伯彥
蔡公修復鹿洞務求碩師始以幣迎桐城方以智
值憂去乃聘約生

范礽字祖生號熊巖會稽人祖雲岑公父紫閣公
理學名臣也公稱允宗少時龍賓副墨流傳四方
初授南康司理小大之獄必以情著有審克編行
世徵刻西江淳意設洞考補弟子員人士景從比
之歐陽創構堂廡伯彥蔡中丞自淮上凡三貽書
另見洞志
與朱晦翁往來洞中二人劉清之陸九淵
(洞志)劉清之字子澄號靜春叔度五世孫也甘貧
力學舉進士終袁州守清之雅負晦翁嘗訪翁於
南康止白鹿洞有同遊三峽諸作
(山疏)陸子靜名九淵號象山金谿人朱文公守南
康時象山與其徒朱克家等至自金陵請書其兄
子壽墓銘因遂至鹿洞爲諸生講君子喻於義章
大畧言學者當先辨志科舉得失因於所遇非以
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世以之相尚汨沒不能自
振雖誦詩書道仁義而所志則大謬矣甚者計官
爵之崇卑競廩祿之厚薄又安能謀國軫民無負
委任之意哉其心非不各有所喻顧不在義耳反

覆數百言懇到明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諸生
聞之無不悚然動心有泣下者晦翁爲勒石洞中
朱子門人講道洞中十四人林擇之蔡沈黃幹呂炎
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陳宓
(洞志)林擇之字用中閩人從朱子遊最久朱晦翁
守南康時擇之來講學白鹿洞
蔡沈字仲默號九峰著尚書傳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閩人也文公曰直卿志堅思
苦與之居大益人以其子妻之病革以深衣及所

著書與幹曰吾道在是矣幹後入廬山訪李燔陳
宓盤桓玉淵三峽間俛仰文公舊跡講乾坤二卦
於白鹿山南北之士皆來集焉
呂炎字德明呂燾字德昭建昌人兄弟五人同遊
文公之門炎與燾尤知名
胡泳字伯諒建昌人號桐栢先生
〔山疏〕李燔字敬子號弘齋建昌縣人紹熙初登進
士授岳州教授教士以古文六藝改襄陽教授文
公之沒也學禁方嚴燔獨率同門往會葬後郡守

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髦士雲集講學之盛它郡莫
比九江恭念成稱燔心事如秋月卒贈直文華閣
謚文定
〔宋史〕黃灝字商伯號西坡都昌人舉進士教授隆
興府知德化縣遷太常寺簿出知常州提舉本路
常平歲內有旨停閣夏稅灝請併閣秋苗不俟報
輒行之遂得鼻衂兩秩歸幅巾深衣騎驢往來匡
山中若素隱者朱文公守南康灝執弟子禮受業
文公殁黨禁方厲灝冒禁奔喪徘徊不忍去人皆

義之
〔洞志〕彭方字季正號强齋弱冠魁省闈累官兵部
尚書卒贈文華閣龍圖閣學士謚文正
周邦字植叟星子縣人博雅好古篤學工文爲洞
正勤於訓誨老而不倦嘗集朱子語錄
彭蠡字師範號旃坡都昌人仕至吏部尚書贈龍
圖學士
馮椅字奇之號厚齋都昌人登進士授德興尉調
江西運幹卒贈尚書奇之嘗家居授徒所著易詩

書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
子傳續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宋史〕張洽清江人少穎異從晦翁學自六經傳註
下逮諸史百家山經地志二氏之說靡所不讀嘉
定中中第授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通判池州
以病請祠後袁甫提點江東刑獄請爲洞長擇諸
生好學者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士之旧
乾沒於豪右者復之
〔宋史〕陳宓閩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晦翁之門

長卿黄幹嘉定間知南康軍有政毅公勝郎造白鹿洞與諸生講學今洞中石刻多其遺蹟改知南劍州刱延平書院以白鹿洞規教之嘗自言居官宜如顏眞卿居家宜如陶淵明而尤敬諸葛孔明既歿家無餘財爲能蹈其言云

〔山疏〕朱子門人又有曹彦約简甫周謨舜弼余宋伯秀李燀晦叔劉貢煥文熊兆世卿其所居近鹿洞然不列洞祀彦約仕至兵部尚書兆號拙逸朱晦翁嘗爲著拙逸說

賢而祀鹿洞者七人諸葛亮陶元亮周惇頤劉渙劉恕陳瓘王禕

〔陳壽〕評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歲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

〔長史張裔〕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

〔袁準〕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擅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樊建〕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

〔張南軒諸葛忠武侯傳〕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

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

〔廣漢張栻〕曰三代衰謀國者不復知正誼明道之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盡其用也武侯乃得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嗚呼此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侯可謂有正大之體矣又曰侯恢復規摹先務根本拳拳焉憂後主弗克負荷出師一表專

言宮中府中一體且請親賢臣遠小人爲郭攸之
等使在左右侯之意深且遠矣又曰侯於學未足
故於天下事不能徧該而一以貫之如昭烈論取
劉章如立亡國之宗婦以爲后如昭烈之喪以日
易月處之皆有所未盡非學之未至歟若侯者體
大而未究於學者也

〔像贊〕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領仁卓然不拾方
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乎者事
不賕者幾大綱既立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
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

有嚴瞻者起敬

有功鹿洞十八人宋周述孫琛錢閎詩陳合朱端章
黃桂劉傳漢元崔翼之陳炎熊升明翟溥福李齡蘇
葵陳銓李夢陽邵寶蔡清唐龍

〔補輯〕五人　明葛寅亮　清蔡士英李長春張朝璘
許世昌

〔山疏〕孫琛新淦人比部郎中父見與王欽若同郡
欽若在相位見久次館職不調晚得蘇州已及引
年即謝事去卒葬洞後題曰孫吏部之墓琛事具
沿革論中

翟溥福廣之東莞人正統丙辰爲南康府是時書
院久燬圮惟伏流濯纓二橋在溥福至始翦荆棘
建殿堂齋祠并燕居室凡若干楹書院由是復典
朔道之功於鹿洞爲有明稱首

〔洞志〕蘇葵字伯誠順德人江西提學僉事性剛介
不苟合與中官董讓相搆陷執理官除附讓且刑
之南昌諸生數百人號泣白冤湧入扶葵去自是
名愈彰

〔山疏〕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江西提學副使嘗有文
諭鹿洞諸生謂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誠僞辨
莫先於義利宜嶄斷進取學成然後出用又教諸
生習士相見禮專志古人之學

〔洞志〕蔡清字介夫閩之晉江人也江西提學副使
學術醇正議論精確教人必各盡其材

〔山疏〕李夢陽字獻吉扶溝人江西提學副使文賦
高古骨清洞田作新志性剛不能容物以與江西

按陸布政相許奏去

唐龍字虞佐江西巡按御史嘗上疏言白鹿洞書院雖古迹僅存然無專官主其事文室講堂鞠爲灌莽無復昔時絃誦之盛夫南康府學去書院纔十五里勢可兼攝而興化府學教授蔡宗兗學行足以楷範多士若使教授南康兼主鹿洞作養人才當有可觀詔從之君子謂明朝自開國以來未有以洞官上請者茲舉誠異數云

范翊曰十尺之複俯不能趨衆鮮之丸仰不能衆

事固功于人也憶鹿洞之初荒荒然白莽矣余親承蔡公之指畫又奉張公許公之提命心口交瘁經營甫集御伯薛公復有以振其不逮庶幾藉手落成弟業于前則曰緒緒者日引之而無竟也繅絲操緓被服乃成後之君子尚亦未備于勿替

白鹿洞內有七姑廟烈女廟洞側有陳選墓

(郡志)七姑廟在勘書臺側(山疏)七姑者李渤之女也蓋既死而鄉人祠祀之朱晦翁爲之書額今廢

(王忠文公書院記)過舵流橋從烈女廟後登北岡

(山疏)烈女不知誰氏或曰即七姑也然郡乘不載廟今廢

(郡志)宋陳選字公順博學敦行登進士仕爲節度推官蘄州守俱著政績以太子賓客致仕卒

補輯廬山白鹿洞遊士輻輳每冬寒醵金市烏薪爲禦冬備號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爲煖爐會

藝文

(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

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植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遂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

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爲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其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

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横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寖還舊規格論緒言稍出於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

[illegible]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役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緬先儒淳固愨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效由傳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寧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渤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以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朱晦翁白鹿洞賦)曰誠明之兩進抑敬義其偕立

廬山紀事　卷七　季　康讓閣

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虞伯生跋)集嘗從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斯文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大荒凋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予同此感也輯而錄之家傳人誦則不必皆至白鹿洞而已盡之矣

(王禕遊白鹿洞記)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岐而二其西入棲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

欽若關門然入關路術㴞北竝山轉㵎南皆良田
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其址當五老峰下燬已十
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
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
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今伐為御殿木矣書院
所存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舍及風泉雲壑樓
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月規制不可復見矣或
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白鹿洞
從洞後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眞觀望水簾也不果

往徘徊久之而還

〔湛若水四勿總箴〕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
與天高明惟精惟盡貫通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
始事雖惟四勿忘則一如精中軍八面却敵精靈
之至是謂之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
岐支離一貫四勿毋二爾思

〔補輯明葛寅亮重脩書院記〕踰吳章直趨五老峰
前小憩白鹿洞見其巖壑幽邃林木翳然真名教
一樂地也摳衣升講堂謁先師規制與璺宮無異

益使人肅容起敬問當年白鹿何似一生指龕中
石鹿以對余不覺失笑已導余捫蘚歷㵎西流一
石壁紫陽手書鹿眠處三字庶幾近之然恐亦是
鏡中像以白鹿尋白鹿猶之以紫陽覓紫陽已又
導余過讀書閒所鏤聯義章心性圖古本大學做
佛登[illegible]玉峰頭㞣㞣珍琳無非至寶四壁歌咏亦
自琅玕滿眼不必辨其是唐是宋也獨其殿楹學
舍皆頹然就圮周遭危垣敗桷且岌岌不及支矣
諸文學以為請余敬諾隨約郡守費君掌洞事劉

丞商度資赤仄幾何期為山南了此公案亦一快
事也

〔補輯清蔡士英重興書院誌〕道在古今若日月之
經天江河之緯地也即或盈虧有數而光耶之體
終不晦消長有時而流行之機未嘗息是故將喪
未喪無感乎在茲識大識小薪傳於學者尼山立
極以來後儒莫不奉其一端以互鳴于世至宋而
說為大著宋之言道者不一紫陽先生其最著也
紫陽之學無地不闡白鹿洞書院其首稱也鹿洞

自唐李渤客隱其地而名始彰自南唐設主領而
國學始傳自宋表章爲書院而生徒講習之規模
始大備迄今白鹿祠與匡山廬岳屹峙爲三不朽
矣後雖興廢不常修役亦迭見大約終宋之世盛
衰凡四歷至元大德間凡再歷明正統弘治正德
間代有哲人江陵偶學之禁燬而書院幾毀于數
爲一陽九鄒吉水請而復之章甫輩出蒸蒸盛矣
末季兵火頻仍禮崩樂壞周道鞠爲茂草宮墻半
作傾頹余入境詢知之即亟勉圖復檄南康郡縣

清洞田修堂廡議增租文移不一而足又商于臬
司李君長春親蒞其地延聘賢鄉紳熊先生講維
典者主持壇坫講明絕學庶幾復見紫陽之盛亡
何李君陞任行郡司理監糧之淮星子令忽又淹
逝以至料理中之生徒散處迨余膺督漕之　命
俟代星清欲覲鹿洞威儀修禮
聖宮流覽舊蹟見徑荒不掃塵莓滿院詰其故乃
知歷祿沿侵于胥隸變無欲清之人主洞者不得
安於席宜耳噫嘻以余數年加意觀成無期毋

亦任斯土者之過與雖然余何敢少懈更爲之經
紀其中立條規詠通負侵沒者誠不背然未可盡
究矣量追三十餘兩并追租三百八十餘兩共四
百一十餘兩重新
聖殿復該洞內原租每年輸銀三百六十兩按其
田皆膏腴奈浮冒無數是使諸君子養士之資徒
飽胥類之腹甚無謂也今酌上中下三則而倍增
之得額銀七百二十金又爲納價新輸與蘇子田
產六百一十九畝有奇每石折價三錢共銀二百
一十餘兩合舊額爲九百三十八兩其間春秋祠

祭並主洞者之公費副洞長與諸生之常餼會課
之賞格以及四方賢士大夫訪道問業於斯者各
有優給又設督洞儒官一員當擇土人之才品兼
優者余保定充之嵩領月支修薪之事而每季收
給租銀歲終會計則惟司理是責令具清冊四函
一存于洞一存于郡縣一申于撫部院一報于余
以備不時會同查核凡積蠹之寢食于此中者其
弊盡釐矣約計歲費七百八十六兩而諸務無不

畢踰其餘銀存貯府庫使備修造之用勒於石永
著爲令是餘亦既畫一也是時李君以楚左轄奉
門名夫斯洞之興李君大有力焉余聞其將至潯
江輒喜以同心其事之人風帆不遠惡可不速其
來共襄厥美也乃飛舸泝迎李君果喜而就余是
日余偕交代事不遑李君欣然獨往一時主洞及
諸生聞李君至益鼓舞稱慶李君歸言于予曰洞
中規畫燦然明備彬彬秩秩方隆未艾庶幾于餘
年明道之區不墜于今日矣余莞爾曰明道之責

主洞者之教也余何敢忝惟是木頭竹屑之務庶
肉佩粟之瑣業已心籌口授纖悉無遺幸不告罪
於先賢懼滋譏耳若夫薪盡火傳俾經天者不晦
緯地者常流更在後之君子留意

〔補輯〕清張朝璘白鹿洞碑文白鹿書院何唐李諫
議渤與兄博士涉讀書處也地據匡廬之勝下衆
五老峰下兄弟競爽隱居不出畜白鹿以自隨洞
之所由名也自唐歷五季興替不常湮爲榛莽蕩
爲煙雲者亦既久矣自晦翁朱夫子出守南康軍

始闢堂廡設
先師位暨四配十哲聚生徒講肄其間仍買田以
給膏火書院所由起也其後明祀三百年文人通
儒以次章明之遂額其前曰卓爾峰標其後曰雲
章閣顏其東南偏有小亭曰獨對亭其潭曰臥龍
潭復美其所從入之途曰貫道橋山水文章斐然
錯出四方贏糧景從者不下千百爲群而其中理
學宗風春宮高第往往輝蔡于宗山巨川之側嗚
呼盛矣余雅嗜山水每披閱輿圖思大放厥辭於

文章輒恨不得一過南康觀所謂白鹿洞以爲其
中必有異境爲神靈所倚學官所治留書竹冊所
叢車服禮器俎豆喬皇可與日月環爲聳旭者乃
時值鼎革書院之生徒頽弛幾於不可復問矣余
奉
命以撫茲土獲償平生素願然使修竹萬竿虬松
千本徒隱映於荒郊斷浦之際即時有山鳥依人
泉聲涓涓恍惚與天光雲影相接而輪奐未營冊
籍未施詩書禮樂絃誦雍容猶未復洛洲逸叟之

舊絡爲欽典特有前　大中丞蔡公伯彥爲之唱
而予爲之和哉時騈集師儒爰以脩緝其堂舍區
畫其土田饒給其膏火筆札朝攷夕服誾誾如也
而十三郡之有志斯文者不復以道里遼曠白雲
之間爲淵則予終獲與十五國人文畢吐其素所
蓄積於以尋舊緒於唐闢儒宗於宋而升名盛業
行將遠軼於明予或藉以庶幾於師古崇學之義
歟

（補輯）李明睿重修書院碑記李子賦歸來之七年
又二年爲庚辰之八月直指徐公語南康守聘予
主洞予謝不敢當及幣聘再至予諾焉諏吉日主
洞事是日也吳水部來集則云白鹿先一日重來
廖司理至則曰朱子手植桂枝復生皆異徵也予
謝不敢當因與諸生徘徊瞻眺于洞之前後地靈
人傑洵非偶然但歲久荒蕪祠廟圮壞不稱具觀
又樹木蔽虧徧道壓屋適諸生羅仲升撫來云風
氣非宜其畝峰一亭文過學門欲撤而去之議既
定乃移亭於後山砍其樹之當門者數十株遠峰

排闥萬岫鍾靈揖孔顏于羮墻接周朱于夢寐豈
哉其爲棲眞養道之地希聖續賢之所無疑矣
（補輯）熊文舉白鹿洞講堂記白鹿洞爲唐李渤與
兄涉棲隱之地嘗眷白鹿以自娛故因以名洞其
時渤爲江州刺史亦不過建臺榭植花草點綴雲
泉林壑之勝耳南唐立學設主遂爲白鹿國庠逮
想當時兵革匆匆未遑諸務至宋周朱大儒闡明
絕學興起人文文公爲郡守慨然於廢壞之餘新
堂廡請敕額招延名士表揭洞規而後白鹿巋峙

於海內四道院維時東萊有記詳切著明而象山
義利會講一章至今讀之猶令人感泣爾後興廢
不常大都以其時隆替爲徵應而未有如明季之
散亂於戈鋌蕪鞫於烽燧者不佞嘗道廬嶽游
息於斯目擊蒼松如昨流水潺潺厨舍蕭然人蹤
俱斷未嘗不低徊而不能去也頃撫軍蔡公臬憲
李公重葺禮殿查復洞田登延耆彥振刷教規庶
幾復見漢官威儀無何事未遂兩公皆遷去斯文
未墜會逢戊　少司馬大中丞張公撫綏西土思

威暢洽萬色一新其於鹿洞書院盒繼績而光大之諸所甃飾鼓舞祀昔加詳鍾簴式靈山川炳煜特闢斯堂以弘講學維時奉檄惟謹課士必勤以襄大中丞之德意者實惟南康司李祖生范君耶生於余舊有一日之知屬余記其事以詔來喆余惟古帝王以及韋布士庶人未有不學而能善其身與國家天下者自昔聖賢之學本於性情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終身以之而罔有窮極推而經緯天下開物成務學之餘緒耳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而樂堯舜之道道烏在即所學者是故其自任為天民之先覺而以後覺覺斯民學然後覺凡其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皆學也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此皆學問內事其視世儒以弦誦而梯榮膴以呫嗶而騖科名豈直逕庭而已哉大中丞立廬洞學振德多士蓋將以堯舜之道淑人而以周朱之先喆為楷範務使士有真修人崇實學修之於家為彥士措之天下為大儒諸士群聚於斯其亦蚤暮奮勵相觀而

摩求諸庶物人倫以不負大中丞興學設教之盛意是則宮牆在望羽豆彌光若猶兢兢於升斗祿於敬華孜孜於諷誦方且仰慙二李隱遯之高風豈特悒周朱陸呂諸大賢而已哉余不佞記事而以管窺一得進倘亦大中丞之所樂聞也遂書之就有道而正焉

補輯黎元寬白鹿講堂記余竟讀白鹿書院志而慨然曰嗟乎豈不以人哉興替之際如轂轉耳始李賓客兄弟好奇開山未必為道也而白鹿肇跡

至于濂溪聞道矣顧所作僅書臺似不欲正名幽學者考亭為之然後名實乃備此所謂三累而上抑豈惟大輅之與椎輪何其末猶不能無廢也屢廢屢起卽猶能逮乎其初必不能逮乎其盛無亦人之相越實遠焉當紫陽請復洞學固嘗引老釋之多少而相為形容而金谿登講座發明義利又深以科舉之學為砭意此皆恆吾道而奪其人者故閑之閑之誠是也然老釋窟外可以不治若夫彼先王之服體聖賢之言科舉為近矣自科舉而不

得吾徒安所往而得吾徒襃者魁吾蔡公獨發之
同不爲大鐘鼓之去于陳俎豆之亂于列絃誦之
輟于肆而直爲夫大道之將湮也假于鐘鼓俎豆
絃誦以存大道猶之假于制執以存微言是故其
洛訪勤其脩復鋭如用子路之勇而赴神禹之功
至今日生徒安焉洞源是問遂儼然位公宗儒間
亦余他年位公君子亭之志矣然凡事不難始圖
難後勁自公行而靈光與冊雖俱移汶陽隨轍壞
而走者亦或有之幸也會稽名士祖生范君實來

司李南康績公之緒又嘗以滑務過淮承公曰授
歸而從衆推爲洞主肆力文章余竊服膺其課不
當于洞則師友之道廣志專于洞則春秋之義精
于微文獻祖生其亦白鹿之長城終不可壓夫其
嚴蔡公也一如紫陽之嚴濂溪而其官主洞也一
如紫陽之自請備員而願以守祠相易若此者皆
庶幾于合道而率是以往明誠敬義之學向復可
考而求之津而至之也乎乃蔡公益不忘矣當宋
之盛時道學已明或不知洞主之爲官號列曰其

馬上未遠而速置師儒明興已七八十年而胡祭
酒于正統時繞記白鹿中興其先且數一遊覽郎
王忠文公丞南康亦嘗不得遊白鹿隨伐木入而
入入而不極則其視祖生爲何如祖生作蔡公講
堂成余樂而序之余亦藉祖生爲叅記蔡公道終
不在范櫟也

(宋朱熹尋白鹿洞故址議復建感慨作)清冷寒澗
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吞言此婆娑事往今
幾時高賢絶來過學館餘廢址鳴慈息遺歌我來

勸相餘枝策寒蒙蘿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永
懷當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約感明恩涵濡熙泰和
凄凉忽荒榛俯仰驚頹波發教見綱紀明然心靡
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
人過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
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
深源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
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李夢陽白鹿洞別諸生詩東南何有匡廬山遂與天地扵藩衛山根揷入彭蠡湖峥嵘背殺三江勢地因人勝古有語於乎萬物隨興廢學館林官客不棲千巖萬壑堪流涕文采昔賢今尚存講堂寂寞對松門松門桂華秋月圓桂扶高尋萬古源梅嶺古色照石鏡扶桑丹霞迎我軒絕頂坐歌霜月淨石潭洗足芝草緊更有冠者五六人峭崖窮巘同攀牽草行有時聞過虎旦暮時復啼清猿我今胡為公務牽蟋蟀在戶難久延出山車馬走相送

落月遂上鄱陽舲生徒綣戀集涯滸振帆月照仍留連情深過厚亦其禮謝溥鶴愧勞諸賢明朝伐鼓凌浩蕩五峰僊鄉生秋煙

吳道白鹿洞示諸生詩五峰高出五雲端精舍晴開翠鬱盤百世流風瞻俎豆兩間元氣重衣冠岩頭草色春將遍樹裏嵐光晝亦寒薄暮詠歸情未已尚餘幽夢繞清湍

何遷白鹿洞書院詩白鹿山中放鶴遊匡廬風日古尼丘三泉倒吸長江水五老橫飛彭蠡秋

孫應鰲重遊白鹿洞歌白雲初開瀑布飛逸客復來登翠微山影照耀轉日腳忽忽滿空煙雨霏穿林度岸苔蘚腓野花襲人香氣霏洞口波長沒釣磯石脈泉淵衡荆屏愛景步涉忘曲奇隨到杯酒相與渾氣志蕭洒偕音徽盤桓遂日未云幾群峰散紫碧色希不覺明月乍沾衣濯出泥沌流光輝移陰曜彩星宿稀嘯歌逍遙言旋歸心慮澹然理無違世事浩渺何是非回首陳迹草歔欷古來曾點得所依不見舞雩與浴沂六極放懷且忘機松

風悠揚露漸晞

朱日藩白鹿洞詩磵水觸石鏘鳴璆桂樹叢生山之幽山南初意到白鹿水北恰當逢女牛入耳蜩螗休太沸會心龍蠖自知求回看五花好容色蕭洒江湖遡早秋

王希烈遊白鹿洞詩偶緊扁舟湖水濱穿雲躡屐破秋旻丹霞迴隔紅塵界瑤草長留玉洞春自去真儒誰地主幾登蓬島即天人朋來亭上開新酌五老參前成主賓

〔方子翁春晚過白鹿洞詩〕塒雉春森入山荈白鹿
牧鳴古洞徹卯座生香芳樹合滿亭空翠夕陽歸
雲埋修竹侵書案風送飛花上客衣吾道本來無
物相眼前活潑是真機
〔詹仰庇過白鹿洞詩〕白鹿幽居喜共臨青山到處
好相尋天開仙掌雲爲色澗落珠簾雨作音四壁
圖書寒竹潤千年廟宇瑞煙深我來猶負匡君約
獨對孤亭繫此心
〔補輯清莊冏生同司李范礽遊洞詩〕萬壑松煙寫

影青翠微深處路寒星荊榛抱雨啼殘碣泉石遺
風護大經快晤忘名呼爾爾閒情欲咲問醒醒臨
流不盡伊人思道在千秋語自馨
〔補輯紫霞真人歌〕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
去天不盈尺俯窺人世煙雲重我欲攬秀色一一
青芙蓉舉手石扇開半掩綠鬟玉女如相逢風雷
隱隱萬壑瀉憑崖倚樹聞清鐘洞門之外百尺松
千株盡化爲蒼龍駕蒼龍騎白鹿泉堪飲芝可服
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黃庭石

上讀
〔補輯崔敔耈步紫霞真人韻歌〕五洞先賢在高山
仰數峰巉巖玉削高山遠煙蘿蒼茫第幾重風林
和泉響亭月照秋蓉溪橋石壁談經處何異相參
如又逢昔年講學儼弓勵此日從遊見鼓鍾先生
之澤講堂松松間世世起雲龍起雲龍聞洞鹿學
規在堪佩服相尋至此得歸宿歸宿歸宿宿書屋
拂壁名言仔細讀
〔補輯明張文恭元忭遊鹿洞詩〕五老峰前白鹿名

得來騰眺獨欷歔百年書棟巢新燕幾簇殘經隱
蠹魚流水何人迴澌滌高山猶自見匡廬乾坤我
輩空冠冕指先賢愧不如
〔補輯范礽次韻詩并叙〕外王父太史文恭張公嘗
著朱陸異同辨偉哉有功聖道不獨可息鵝湖鹿
洞之紛紛已耳偕同年鄧文潔公遊鹿洞有詩七
言鐫在山壁歲久漫蝕泯矣余守官南康上不以
無似俾得主講席徘徊仰止稽昔賢之遺蹤得外
王父斯詠因憶昔朱陸之辨何爲是紛紛也起予

當時不能原兩家之指歸而諸及門又益爲之揚于雲所謂譊譊之學名尊其師者誠哉是言途至反唇流競訖今未已夫朱陸當時于鵞湖論有未合至象山來鹿洞講義利之章則紫陽且請書其語以垂訓爲先賢之無固無必如是哉是故鵞湖有異而鹿洞無不同也他時當闡繹斯旨續辨以爲之記而先次外王父詩編數吾長舅氏兩君公以湖西憲副次芝亭公亦叱馭代巡皆在西江鹿洞固出入所殷更地而外王父此詩家豁于苔蘚

之中且當時洞學未興蔣展亦辭而兩舅氏又以大吏不得久盤桓名勝故詩亦君貞書院有待而斷也兩舅氏未及見而矧也乃獲見而和之又自幸矣

戶曉名山未索居時將文事慰勞獻異同論定歸無黨橋筏朋來簇有魚慚愧傷俾能讀書不教匡續得專廬渭陽倚在憑遠翰應共賡游極所如邵齋只似野人居盡日青峰俯笑歎問業升堂有劉鹿論文析義勤游魚天開唐宋傳經苑雲白鴻濛蘐草廬珍重他詩猶屬和外家敢謝不相如

（補輯）薛所習鹿洞五老峰詩　山南朋起翠離離鑿破鴻濛峴五支背立自天開甲子行攏苔封不皐羲情泉冷碧煙霞變吞吐清茫日月奇閟畫荒蕪今古意只將圖畫壽蒼黎

（補輯）薛所習白鹿洞詩　白鹿千年留洞在搆琴跨鶴問南宗泉流聖澤源非遠臺有賢思步可踪俎豆舊知盟嶽麓衣冠新喜奏貢鏞但來不覺天風醉嘯倚高高百丈松

（補輯）黎元寬以司李范礽大興書院爲新句以紀之　鑿湖分得石湖風文氣晶瑩宛委東千尺于人無臥地五老助爾撐青空紫陽席冷絃殺斷白鹿閒遊洞雲漫先生舉手執吾徒開眼直令長夜旦李家有客昔藏書儘出秦皇煉燒餘祇今覘北歸田巳人爲耕穫戶薔畲何知弟子無失職堂上讋文堂下食筌詩門外少催租比於綠林寬不得輿歌載起邑中黔悅安彊教多古心引經折獄非耳剽車馬一來公事了

〔補〕〔新〕徐世溥寄司李范礽詩〕幽幽溪崖望裹負峰
頭含雨嘆輕崖我來長伴希文話鹿洞于今有主
人
〔補〕〔輯〕張世[illegible]〔詩〕洞中石刻多黃絹架上瑤編出紫
薇
〔補〕〔輯〕[illegible][illegible]白鹿洞詩〕琳瑯麗石若天開白鹿當年
自去來星畔紫芝千古秀澗邊蒼柏萬年栽青獼
嘆咬翻芹藻朱鶴翩翩繞石臺此日登臨多逸興
因書几杖有餘情

桑喬口羅略洞務三事云洞學今為遊觀之所官司
往者皆多擁騶從張氣勢下吏畏罪盛供具事奔
走以自容所耗民財甚多民貧不能祇承一也洞
學殿堂齋祠館舍庖湢門不具備有司者以時修
飭之可以不廢項者諸司務出新意建亭榭以自
標置事在上司凥言耳而耗財勞民二也項者洞
田貴遠買近更混淆易生弊端而洞主兼督祖事
出納繁雜亂心奪業奸民玩愒威令不能行又建
昌縣民以別府地遠多逋負租不時輸三也呂儒

新創白鹿洞記曰奈何費明堂以業遊觀之徒哉
有是哉
許世昌曰昔昌黎之于浮居也告之以聖人之道凡
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人物之所以
蕃五帝三王之所以治君呼縢然蓋聖人之教脈
塞于二氏也久矣今以廬之阜南來清泚之氣于
是乎在陸宇遠林橫堵于嶽郎鹿眠寸築猶是西
源退淨等耳自紫陽倡敎哲人扶輪諸士于此息
焉藏焉將毋為聽鳴鹿也哉君臣父子之懿文物

禮樂之盛皆吾黨之所宜張也苟有人如文暢者
其亦容是以告之
范礽曰遂經初闢國學是建豈僅為放情之場不忘
至道之棲宿哉語云不相耀以和其心夫子之牆
數仞下臨市壓吾恐出入之戰不肥也為其地以
處焉山幽石老弦誦自暢所患者屠嵩不收關戶
無人誠能如前賢之慮如後哲之圖終[illegible][illegible]哉
常崇木末夫非棫樸之勝區也乎

盧山紀事卷之七終

廬山紀事卷之八

廣陵桑喬子木父纂著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條評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山南自五老峰東北行至吳章山

華嚴寺華蓋石

折桂寺東北有華嚴寺(補輯)有海會菴僧若愚建金竹菴僧秀崖建石泉菴僧古圓建前有匡機石古雲菴即彌陀菴

(南康志)華嚴寺舊名般若院在九疊屏下宋僧規圓建舊志在九疊屏南(山疏)在獅子峰南稍東與折桂間一山

楊梅橋在華嚴寺東

獅子峰東之水逕華嚴寺出楊梅橋

華嚴寺東南有華蓋石

(山疏)華蓋石在石牛山東南二里許與楊梅橋相值上大下小其上圓三數丈載以一幹亭亭如張蓋故謂之華蓋朱梅菴詩云飆馳來自太微垣

(禾墩翁題志)宋仲晦父與王之才楊子直蔡季通胡子先鄧鈇老胡仲開同飲此石望五老峰淳熙七年上章困龍孟鈇癸酉鈇書

(石刻)風雩二大字亦晦翁書

(周顒聖壽無疆頌)廬山草茅臣周顒撰并書序曰臣聞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今皇天以是全美眷于我有宋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道迎無積功成不居蕩蕩巍巍與天

同造者齡延長振古未有皇帝即位之二十四年中命有司討論典禮十二月二日恭奉上尊號冊寶越明年元日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肆推慶澤用大賚于家邦於戲盛矣哉臣幸際亨嘉身同鼓舞宜有歸報之辭罔厥形容之美勒諸名嶽震耀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是頌頌曰聖皇丕承駿命誕膺紹開中興六龍御天握符總權三十六年凡土一民涵和養醉如海如春神器宅中付以至公退養淵沖揖遜寥寥惟我熙朝視古陶姚功隆德

隸帝心日嚴眷以色占龍樓燕閒問安旣還喜見
天顏顒號重都玉鏤金塗三層嵩呼王春縵端慶
與隆寬聳爾聽睨晨光初霞清暉翠華肅無敢譁
簫部九成合奏在庭千官列星皇帝奉觴以介鴻
釐來崇來降雨露恩渥臚儀自今萬國謳吟小臣
何知敢無祝辭百拜中之願聖人壽八千歲周歲
春爲秋願聖人壽垂佑至尊廓清乾坤願聖人壽
至尊躬迎玩意神京南斗之傍五老昂昂祥煙瑞
光作頌維何蒼崖可磨書刊崖巖聖壽日躋茲峰

與齊億萬年今淳熙十四年秋八月刻石五老峰
前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臣王
飛朝請郎權發遣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臣
梁釤

〔補輯〕〔令朝陽宿華嚴詩〕庭䕯安禪草窗飛帶火更
〔補輯〕〔張籍贈寺僧詩〕一身依此荒閑院燭耀窗中
有宿煙徧禮華嚴經裏字不曾行到寺門前

龍雲菴

華嚴寺東北有龍雲菴〔補輯〕其傍有洞曰雨花洞較
馬祖洞差小而地產佳茗龍雲菴司李范仍題扁
日十嶺佳氣傍其上雲𡵨龍聽法風生天雨花
〔南康志〕求福院舊名龍雲菴在凌霄峰下僧岩頭
奯建
〔山疏〕寺傍山而居與九疊谷口相距間敘去一山其
西有龍雲洞其南有潤水不知名
〔補輯〕周必大記求福院煨燼之餘方稍營葺次至
疊石菴蓋近世僧德正所創門外人石長數丈復
疊一石前眺江湖宛如池菴背即五老峰乃几席

間衆峯俯所未見蓋後來菴宇之物絕景也

觀山尋真觀麻姑崖

龍雲菴東北爲觀山
〔山疏〕觀山在五老峰東以尋真觀名山峻削其半
有白龍潭舊志有金蛇時時出潭中禱雨輒應舊
有崇澤龍王廟今廢其水曰尋真源
〔補輯〕周必大記潭在觀後一里水作琉璃色其中
數尺正黑仰視湯菩翻云深數十丈蓋洞天之門
云潭上有龍王池疑是記中所謂綠淨亭也

三疊泉水出鞋竝觀山而下與龍雲巷南澗水合遝

石牛山爲相辭澗

觀山之下有尋眞觀

尋眞觀者女眞蔡尋眞之所居也

眞仙通鑑蔡尋眞者侍郎蔡某女也李騰空者宰相李林甫女也幼竝超異生富貴而不染貞元中同入廬山蔡居詠眞洞天九疊屛南李居九疊屛北凌雲峰下竝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三元八節會於詠眞洞以相師資講道九江守許渾以狀聞

昭德皇后賜金帛闕玉田巳而蛻去門人收簪簡瘞於舊居鄉俗歲時祀之不絕其後昭德崩許渾入朝因請賜觀額以昭追奉詔以詠眞洞爲尋眞觀騰空所居爲昭德觀山疏後燬觀前石橋亦崩圮詠眞洞與尋眞瘞處不知所在

舊志漢武帝過九江築宮屛風疊臨相思澗曰羽章館山疏非也史記漢武帝元鼎中越欲與漢用戰船逐乃大修昆明池以習水戰列觀環之有館曰豫章館言將出師豫章也非廬山事且漢武時烏有相思澗之名哉

夷堅志陳東靖康中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之顧乃去倚欄而歌望江南音調淸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雖故弊然時時揭衣爬搔微露其膚瑩白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颭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撚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淸問詞孰爲之曰上淸蔡眞人也言訖得數錢即下樓去亟使

追之巳失矣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飲任氏酒樓有婦人妝飾甚古而無左臂執鐵拍板唱云云曰上淸蔡夫人法駕導引曲也妾本唐人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遊人間因求飲與之杯飲出門忽不見山疏上淸眞人不知何所指紀遊集錄之尋眞觀曰即蔡尋眞也未知是否宋時京師歌者不招而前謂之打坐

唐呂溫恭同夏日題尋眞觀李寬中秀才書院詩

閒院開軒笑語闌江山併入一壺寬微風但覺杉

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
趁步虛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煉僊家九轉丹
虛白館（補輯）羅洪先書堂在焉又曰巢雲菴
（舊志）虛白館在覩山下今廢
（紀遊集）前有雙澗流旁有獅子峰後有靈龜峰虎
彌崖麻姑崖列於四隅别是一壺天也
覩山之北為麻姑崖
（山疏）麻姑崖在九疊谷東北崖𡾰削童赤壁立數
十百仞其下多杏未到

石榻子在麻姑崖東南懸崖上皆鑿石為之方日
疏杉如出鬼功去地數十丈傍有誌刻高不可辨
（補輯）（范嗣任麻姑崖記）麻姑之峰長延數里若不
相粘而横積其上者紫錫疊出各為一級如素絲
萬縷盤束成堆每雲封體隱仰峙張髻倏忽雲移
風動層崖欲亂如矜烏張翮翔翥排天斯亦山之
至奇異矣而姑石者又皆青壁削立中通一徑委
曲繚繞步百武許輒一折又俯而進潋滟灖灖則
湫泉之支散也隨人俛首往復傳聲崖下縛笙數

十實零星碁佈君簷白堊略似桃洞人家家各以
香為業春條抽葉嗅之脾有芬氣予新得菱雲含
竹枝捎扶看不厭從來品山者但窥其崿巘危厲
巳耳如茲重嶂宛具巧變幻至此而山之勝始全
袖裏玲瓏未許自詡于夜郎矣
鷹背峰瑞雲崖九疊屏
五老峰東北為鷹背峰瑞雲崖
（南康志）鷹背峰在五老峰側九疊屏上
（山疏）瑞雲崖在鷹背峰下通五老峰前皆是

為九疊雲屏
（舊志）九疊屏在五老峰東北
（山疏）九疊雲屏者亦謂之屏風疊亦謂之九奇峰
山縈九疊如屏也在麻姑崖西北
（補輯）（府志）聖來院舊名淨名菴九疊屏西宋僧道
欽建
（補輯）（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異其基壓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
若華夕曜岩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

霄表裹紫霄從斷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黛
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鄉鎮控湘漢者也
（補輯）王思任記初日峰上有磨盤石對山則界者
千仞皆黑英石架起此又不宜以山論以石論矣
予往年見瓊臺雙闕日甦神恍今乃條支之馬肝
也光如玄妻之髮位置佳妥不知何時准此靈玉
九秋哀響安得天杵一叩也
（孫應鰲雲錦屏詩）日出煙分道氤氳亂眼前屏開
天上錦花發鏡中蓮

（補輯）李白詩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
人且隱屏風疊
疊屏之上有三石梁
（紀遊集）九疊屏有三石梁其長數丈其廣不盈尺
橫絕青冥人罕能至
（述異記）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至州猛將
弟子登山遊觀過梁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杯
盛甘露與猛猛飲其半以其半飲諸弟子又進至
一處見玉宇金房煇彩眩目多珍寶玉器有數人
與猛共言若舊識為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
回示世人梁即化綫細如指猛使還寶梁復如舊
（山疏）今九疊屏巔五老峰上與大月山皆人跡所
到並無所謂三石梁者并其開先寺誌中
許世昌日襄守記廬山三宮上宮有三石梁次宮
隔一谷有界城下宮在彭蠡湖際又云三宮即山
海經三天子障也奇踪光目口耳之間耳考實者
終失其傳矣

咏真洞天

（紀遊集）五老峰上有詠真洞天
（洞天靈跡記）鄂州劉德本避亂廬山遇鹿裘道者
與俱至五老峰下溪磵中有大石門正闢一老人
扶策倚門立見德本即邀與俱入乃大石洞也洞
中別有天地風日和煦花樹芳蔚異人境行數
里有大宮殿金碧煥爛呵衛嚴甚榜曰紫元景曜
之門老人曰此九天使者所治也德本欲求見使
者老人不可因復出門逡巡失老人及道士所在
（山疏）按此則詠真洞天乃靈境化見非五老峰上

疊屏之下有九疊谷

〔山疏〕九疊谷即三疊泉谷也谷兩崖峭壁數百千丈惟石錯列塞途廬阜之谷此最險矣

〔南康志〕識真亭在三疊泉谷中宋朱晦翁與復鹿洞時嘗往來谷中故建今廢

〔河岳山人遊廬山記〕九疊谷山中人言遊者往往値風雨昔有人遇物如犬而大長頸而白瘦逐其人且將噬之疾走乃免

三疊泉

九疊谷內有三疊泉

〔山疏〕三疊泉者亦謂之三級泉亦謂之水簾泉泉下注盤石三疊而後至地也在五老峰背

〔補輯〕三疊泉九雲寺甚弘敞近遭回祿住僧募化稍得復建

凡欲適三疊泉者其始並覩山下澗南行行沒至谷口則逾澗北行行三數里當人所行道有小洞如門可通人行俗謂之閘門石劉世揚謂之玉川門其北壁有世揚玉川門三大字李夢陽謂之白鹿洞〔夢陽遊廬山記〕入谿行並澗路石漸巉嵒嶅里至白鹿洞此澗之鎖口也巖峰夾澗峭立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滿激不開旁有竇人傴僂穿之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至水簾泉然路過澗愈險絕行徑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

〔補輯〕玉川門中有石室循澗而入有雙溪嶺僧芬逢居焉修竹奇石頗足遊觀

三疊之水出自大月山之東北凡廬山之泉多循崖而瀉乃三疊泉不循崖瀉由五峰北崖口懸注

大盤石上裊裊如垂練既激於石則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如雨如霧噴灑二級大盤石上會爲洪流下注龍潭轟轟萬人鼓也若崖峭削中斷如門有石橫亘龍潭之脣如閾謂之水簾洞〔紀遊集〕上級如飄雲拖練中級如碎玉摧冰下級如玉龍走潭散珠噴雪眞天下絕景非谷簾瀑布所可方也

〔李夢陽遊廬山記〕勢如遊龍飛虹架空擘崖雷都谷鳴眞廬山第一觀

〔石刻〕宋嘉定及元呂師中刻皆漫漶不可識又潭

中石柱刻宋紹熙庚戌年秋月太守史文卿至此又天泉二大字又北崖劉谷緣泉三大字又三疊泉源出大月山下九字又三疊泉上有刻高不可辨朱晦翁與黃商伯書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爲使畫以來幸甚　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　新泉圖子與和成既爲定菜必已能畫寫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白聞此泉新出恨未

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　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能到其下也又與楊伯起書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托黃商伯陳和成摹以來摩娑素墨徒以慨歎

補輯三疊泉谷口有凌雲舍產桂枝竹金頸蓮倚憨如建王眷正詩噴峰曲路半天斜擬足星河盡泛槎遙澗急流泉似雨懸崖鎩樹葉如花雲盤躡磴千層石仙碓舂香五色霞上界不聞雞犬吠山林原屬俗人家石刻范初甫偶詩一字

補輯三級泉下有綠水潭潭側爲一線天兩崖陡削望天止一線右壁有洞幽峭可長相傳通竹影仙窩

補輯方以智凌雲舍月下詩麻姑看五老顏面自相親峰頂碑無字松間石有鱗月臨溪峽冷秋在此山真猶作書生詠清泉定許人

補輯王世懋記入觀山行百武郎至澗澗水建鋇

下入亭間已作潺湲殺山依澗而上漸高若設屏障傾欹愈奇意即所謂屏風雲錦也已度澗而北稍上更折而南巨石縱橫澗中水勢瀰漫鋪瀉石罅懸注傍瀉巳覺應接不暇乃下睨與立石間賞歎久之自此徑仄石礙漸不可輿矣蛇行數百步澗皆巨石前拒水不得下迴流怒擊瀰湃欲倒而澗傍故道前視亦盡障塞疑便與人世隔絕稍進迫視一罅天啟中洞可容數人劉世揚所題玉川門人皆傴僂而過輿不能從過是又作別境矣兩

崖鐵色壁立數百千丈峽水森束轉急仰視不突
而慄徑皆蒙茸細草或滑蹬但容一趾徑窮飛渡
澗澗石亂插水中猱接騰湧下上僅免濡僂傴吁
相屬幾不自支前覺有異象諦謂三疊泉也乃稍
定氣徐陟至則山崖四面陡削樵徑絕焉澗迷山
止而三疊泉從山南最高處冉冉盤空而降初級
如雲如絮噴薄吞吐流注大磐石上水石衝激乃
如潔洞作態珠迸玉碎後注二級石上滙爲尸流
懸崖直下龍湫飄者如雲斷者如霧飛者如旒掛

者如簾散入山足森然四垂湧若沸湯奔若跳驚
其殺則蘊隆之候風掀電馳震霆四擊轟轟不絕
又如昆陽鉅鹿之戰萬人鳴鼓厓角相應眞天下
第一偉觀也潭中流峙一巨石屹然砥柱好事者
嘗勒名其上俯視目眩予乃臨潭據一大石箕坐
敲石煮松溫酒浮白酬之坐去瀑布二十許丈泉
濛濛時灑人面令徒隸拊掌嘯呼山谷響動泉若
加駛下視兩峽天闊日光晶晶下散平湖覺此身
如在仙都鬼谷迤邐丞下出洞門步步惜別至山
下露生而飯月昏黃矣
（補輯朱朔昌記）或爲余言諸璺府放豪光百餘丈
故則若不可逼視嘉隆間曾有守南康者以旱故
來茲取水心竊易之念茲掌大碧潭神龍那得窟
此語未出諸口而潭水傂沸高潭稍丈許須臾霧
迷谷口不得出守驚恐望潭叩頭僅以身免
（補輯范嗣伍三疊泉記）新瀑之奇甲于匡廬余被
往牒儀是泉也久矣方仲春時剃草將芋木葉蓊
蔚欣然杖筇面姑崖之嶙峋環九屏之雲錦數石

緣溪不知其幾百折而至玉川門門橫一巨石僅
小竇通行人傴折而南北數里許過諸潭凡奔流
之所滙皆曰潭澄碧深窈則或以爲龍之所宅也
余時亟趨三疊忘其擬議但覺石峰稜厲又森森
然似翔而若墜者轉絕壁始見疊飛霧亂大殺殷
隆斯爲三疊矣徙倚過前崖始得正視泉自五老
峰北崖口下注仰而視之白氣連蒼水天矯胥忽
跳大磐石以承其流上級之勢得石而激又得石
而迴環易容改觀如迅雨溜簷錚錚錚錚落二級

石上斯水方趨盡勢如舞千直躍山足復軋軋峙之爭爲怒號吁可畏也予嘗聞探勝者有數至者焉有至而不得其勝者焉大抵山高嶺複煙雲開合非霽霄朗旭造化之秘未易呈人以貌矣余甫登眺輒愜懷來大似徑寸之獲而是水色更復屢變其變也恒以日光爲量當東崖放晄穿映簾紋五色繽紛此内景初吐之候也亭午四山欲合緑垂黛接幽艷不可正視稍夕則外景盡收迸入瀑影殆如赤城霞起難爲狀矣循泉南馳尋歸跡將

出山口大石扼之水益僨張噴流駭浪爲下三疊比上疊稍促而盪漾較濶上臨石壁幾千萬丈號鐵壁峰峰下一菴皆倚石作障題之曰鐵壁精舍誠區内鉅觀哉憶昔賢紀述往往取喻于珠碎雪颺余不欲因襲之姑叙所得以歡遊目順治巳亥歲也

（補輯）（范礽泉記）三疊之奇其細者若素綺萬縷綿亘霏微其散者若珠璣千斛隨空湧出轟激徹耳而山光逾靜寒色逼面而水氣若蒸廬山瀑布第一觀也

（元趙孟頫泉詩）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如簾鉤遥遥掛空碧

（元文矩九疊屏詩）吾聞廬山雲錦九疊之勝神所棲界天絶壁雲爲梯鳥飛摩霄注谿不可到上有泰華之積雪下有歷刼之冰澌羣岫偃蹇虎豹遠綠樹杳杳青猿啼蔡元君騰空子今何處桃花石室逼嵩戶捫箕歷軫欲上去轉迷中有神君指僊路不梁浮空來浩然啟天關手捫五老頂足躡香

爐煙但見飛霞笑電摇光九道疊雲錦天河中斷摧鐵山鐵山何截嶪素浪决出崑崙巔懸流一瀉數千仞跳珠迸出與石恣鬬却上倒作雪濤翻長松吹香灑晴霧玉泓直下含清寒嗚呼安得南箕爲杯此水爲酒手携雲旗喚王母持獻吾君千萬壽暢皇風包九有七十二君同不朽却容三十六帝有外臣盡乞南山種三秀清水黄塵一回首廬君此意今知否

（補輯）（宋白玉蟾三疊詩）三級鳴泉飛暮雨冷雲抱

石所崖古月照神珠酒翠旗風吹天粟沾蒼處瑤
虹界碧翻地軸鐵馬盤渦捲天宇谷草疑烟色淨
明青鸞一去今何許
（孫應鰲瀑泉詩）映月星平散穿雲玉亂披不妨人
到少瀑布足稱奇
（補輯）方以智三疊泉詩三峽巴江似直流疊溪屏
障幾層收水絹剪破裁雲幔銀漢斜傾作玉滿畫
角鼓秋催急雨陽關笛曲送溪秋誰將折筆圖成
後可掛松風最上樓

（補輯）方以智新開三疊泉路詩此門真第一九日
看三回秋入新詩老天知舊路開放教投白雪掃
字破蒼苔爲語寒山石招人去復來
桑喬曰三疊泉奇勝爲廬山第一李太白朱晦翁
皆未之見非遺之也其時泉尚隱人不之知也朱
子解郡之後有樵者助見而傳之朱子書所云新
瀑是已宋劉過三級泉歌五老峰北嵯峨巔龍泉
三疊來自天只疑開闢便有此山靈椽蔽經幾年
一朝何事失局鑰樵者得之人共傳欲往從之不
憚遠幽蹊絕徑難攀緣聞者或未信故述之
范礽日新瀑之勝其見知人間始于紹熙辛亥年
按宣和初有徐上老乘官修靜業當圖此泉掛于
勝果寺之壁則三疊奇跡覬兆舊矣從未有以瀹
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品題之以爲不讓谷
簾嘗有詩寄二泉于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
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雄勝今日方知至
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
谷宜居二試問眞巖老詠俄張替之日詩于水品

進三疊名與谷簾眞兩全新瀑之美與色敵而俱
未失蔓封雖銅鳥能使之不傳哉
三疊泉上有鈴岡嶺
（山疏）鈴岡嶺即三疊谷北崖東人所謂大山是也
其下有觀音岩觀音洞
俺人磨在嶺上二圓石相積疊如磨
嶺之南麓有大石如亭松蘿蒙密天風吹之開闔
動搖谷響應之若有人居莫知爲何所也
（補輯）鈴岡之頂有金沙盆僧尚愚所棲嶺半南崖

有金沙居為鉢盂嶺有鏡湖菴僧月峰剏嶺北為
海螺城嶺西為月輪峰有月輪菴菴北有墨水泉
廻龍菴介松菴其南為舜老夫隱居再上合鄱[illegible]

石牛山相辭澗

觀山之南為石牛山

（山疏）石牛山鹿洞志謂之關牛山紀遊集謂之臥
牛山相傳女眞蔡尋眞與李騰空所憩以奕棋處也

山上有棋盤石

其南有相辭澗

（山疏）初唐李林甫女師事蔡尋眞與俱入廬山學
三洞法以冊藥符籙治人疾苦其後衛成李去北
居昭德觀蔡乃留居九疊屏下别於茲澗之上故
曰相辭澗今人謂之相思澗舊有相思橋今崩圮

相辭澗之墟有元集虛隱居

（山疏）唐元集虛河南人貞元元和間避地來居廬
山相辭澗白樂天在江州時嘗與往來隱居今不
知處

（白樂天題元八谿居詩）溪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
窗次第逢晚葉尚開紅躑躅秋房初結白芙蓉敢
來枕上千年鶴影落杯中五老峰更愧殷勤留客
意魚鮮飯細酒香濃（又兩宿贈元十八詩）甲濕沙
頭宅連陰雨值天共聽簷溜滴心事兩茫然把酒
循環飲移牀曲尺眠莫言非故舊相識已三年

（山疏）樂天又有題元十八溪亭詩二元皆居廬山
下不知孰為集虛

長嶺廻風寺青山

石牛山迤東傍湖有山獨峙是為長嶺其下有廻風
寺

（南康志）廻風寺在廻風背去縣東北二十六里宋
僧慧滿建其西有馬頰湖

（補輯）（但士駿廻風寺詩）掃葉烘爐足烹葵費午閒

長嶺東北有山是為青山

（山疏）青山在大廣湖東並湖湖漲則在水中央青
山東北有白石背又東北乃至大孫山

香山佛佑菴登雲寺固城山石子山

石牛山東北有山曰香山其上舊多香草其下有佛

佑菴

〔山疏〕佛佑菴在香山下稍西去石牛三數里景泰中僧弘贊建

〔補輯〕李頎香山寺石樓詩 夜宿翠微半高樓聞暗泉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煙衣拂雲松外門淸河漢邊峰巒依枕席世界接人天東林曙鶯滿惆悵欲言還

龍王井在菴側九猪澗在菴南其側有石屋

女眞潭在菴東北女眞不知何神鄉人皆迎祀以

祈雨澤淨惠主丁偲佛佑主女眞

女眞潭水九猪澗水合流南入大廣湖

佛佑菴東北有登雲寺

〔補輯〕有古佛菴即新菴僧萬休建

〔山疏〕登雲寺在香山南僧登雲之所建也登雲不知何時人亦不詳其行履寺後有登雲石其生平所宴坐處也相傳以爲昔有僊眞於此飛昇云菴後廢有明景泰中僧月明重建

徐道人者天池所祀四僊之一也嘗修煉於登雲至今祀之以爲祖焉

登雲之水逕固城山西南流與女眞潭水會

香山之東南有山三日固城山日石子山日茶山嶺

〔山疏〕固城山在香山南登雲寺尸

石子山在固城山東南其東即大廣湖

茶山嶺在石子山北其東爲殺山湖

卓嶺

香山之東北其相比者爲卓嶺

〔山疏〕嶺夾曠其巔有田三數十畝其西恩德諸山

迅吹時發禾善敗歲恒不稜

卓嶺之東有昭德觀

〔山疏〕昭德觀唐女眞李騰空之居也今廢觀有方竹今不存

〔補輯〕周必大記 廬山乃元辰福地而此觀爲第八咏眞洞天

〔宋〕無爲子傷傑昭德觀碑 騰空本公卿家初從蔡女遊咸有道術以冊藥符籙救人疾苦三元八節會于詠眞洞天九江太守柳萇以狀聞今疊屏下

大溪噴激白雲茶崖物象勝處即騰空所居也石
解蛻弟子收舒爾孫于舊居唐昭德皇后常施金
幣闕土田因建昭惠觀而名其溪曰昭惠源皇祐
中賜名延真
〔李太白贈李騰空詩〕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僊素
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着玉鞭
〔又送內尋李騰空詩〕君尋騰空去應到碧山家水
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若戀山居好相邀弄紫霞
〔朱晦翁昭德源詩〕景幽人跡少惟有紫源長水接

天池綠花分繡谷香僧間多老大寺古半荒涼卻
怪尋山客何由到上方
范礽曰林甫唐之擣杌方其憑陵國勢亦自以娛
樂世間耳噫嘻世有篋君之柄覆君之祉以爲愉
快者哉昔元載時客有賦都盧尋橦者載爲泣下
使甫自思家有少女輕躡紫煙繁華易歇可以寒
心雖然十郎一咲胡雛膽摧相君之伎倆變化于
神僊也久矣
屋脊嶺女兒城麥社山大麥社劉家岩山大淵

山恩德嶺大山馬英山淨慧寺張家山大城寺
卓嶺之北有大谷入谷西南行則至牯牛嶺當嶺之
東南有山曰屋脊嶺兩山之間曰女兒城
〔山疏〕屋脊嶺者牯牛嶺之支也嶺巉削石角立聳
然如攢劍戟劉世揚名之曰廬山最高處
〔補輯謝廷讚望嶺詩〕馬水平明萬水分廬山高處
挹清芬日晚落岫低殘照天界奇峰挂斷雲濕霧
飛飛迎絳袖晴煙片片着青裙何時一寫山居興
佛頂都梁手自熏

女兒城在牯牛嶺東元末人所據以避兵處也兩
山廻合東谿如門
箒子林在女兒城東地多叢篠可用爲箒
屋脊嶺東北有山曰麥社山其下有大麥社
〔山疏〕大麥社元人避兵時所種麥處也
〔補輯〕大麥社有菴曰中菴西南下有谷曰白沙窪
上菴下菴俱在大麥社舊有仁王寺今廢
〔補輯〕王仁寺有衲僧善唱望江南曲常出山住一
刹未幾欲歸吟詩曰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

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欄開唱望江南寺久
廢蔦蘿間有偷碧潭自五臺重興馬寺內有竹菴
僧古木淳劉寺後有灣石可坐數人

大麥祉東北有劉家砦山

〔山疏〕劉家砦山在大麥祉北昔人於此結砦避兵故以名山劉氏蓋其長也有洞曰劉家砦洞亦避兵時所嘗居今遺骸刀劍纍盂很藉其中又多伏翼蝙飛掠人炬不得發人無敢入者

王家攷在劉家砦山下亦故砦地也

劉家砦之北即蓮花三峰自大麥祉北望劉家砦山外有山縹緲微露其巔者雞公石也

大麥祉南有大澗山其水曰大澗曰磨刀澗

〔山疏〕大澗山在大澗南山巉㟧骨立磐磐然如屋脊嶺

大澗出大麥祉山南峽中循山趾東北行

磨刀澗出大澗山南山峽中水涓涓流微泉也東北行與大澗水合

鷄子石在磨刀澗西石甚催偉

大麥祉東有山曰恩德嶺其上有朝陽洞

〔山疏〕恩德嶺在大麥祉東而橫出院其下流嶺高峻道險院大澗水與磨刀澗水合而走其下傾崖百尋徑不盈咫舊有朝陽菴今廢有洞曰朝陽洞

〔山疏〕大山郎鈴岡嶺之末也在香山北極高高乃倍於恩德嶺

〔南康舊志〕云凌霄峰在昭德觀北上有咏真洞天夫真僊通鑑明言咏真洞天在九疊屏南今何以云在昭德北且昭德之北即張家山彼山諸處烏有所謂凌霄者哉真僊通鑑曰騰空居九疊屏北凌雲峰下今大山去昭德不數里疑即所謂凌雲峰云

索子澗出大山山峽中無泉源以雨暘為盈涸山峽幽邃饒竹樹日月光所罕及猜靈萃之入藉無有死者

恩德之東北有小山曰馬英山其僧舍曰淨慧寺

〔南康志〕淨慧寺即宋昌院建於宋初江州守李迭宗為之請額祥符中改今名天順初僧繼成重建

〔山疏〕寺爲天池來道

〔補輯〕范蔚先寺詩淨慧猶存寺志言乃得玄我歷

呼吏拜客定入僊傳草嫩常依日花催不記年低

悠雲外意影照楚山巔

丁僊井在淨慧寺西丁僊不知何許人相傳蓋牧

豎也戲爲巫引繩日殺雨電雨龍神靈靜人迎

祀之以祈雨澤多應或家祀之以爲福神而祈當

云其井汲不可測

〔舊志〕范逵集大士泉有一穴上水下洞蕭灑可愛

〔爾雅〕泉一見一否爲瀸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

索子澗水逕香山出恩惠嶺東與大溷水磨刀澗水

浮橋山水合而出淨慧寺

馬英山東北爲張家山其下有大成寺

〔山疏〕張家山在淨慧寺側數峰連亘宋張季膺之

所居也季膺事無可攷

〔南康志〕天成寺在張家山南平陸宋乾道中僧雪

峰建

〔山疏〕天成之墟其山如甑其地日高塏

大成之水南行與淨慧水合逕苙山入大廣澗

浮橋山浮橋菴佛頭峰大椎菴

〔山疏〕浮橋山當劉家背東北極高峻然無名以浮

橋菴名

浮橋菴在浮橋山半正統中僧德觀建澗險遂道

斜伐木爲橋以濟不通故名菴後有花果園前有

馬尾水東北爲牛角衝

〔補輯〕浮橋僧弘鎧常作偈云添得茅茨孫月冷

浮橋之東北爲佛頭峰其下有睡龍潭其僧令日大

椎菴

〔舊志〕大椎菴唐僧尋山建兵燬正統中僧惠嚴重

建

〔山疏〕佛頭峰在牛角衝北大椎菴在牛角衝東

玉甑峰慧日寺後山

佛頭之東北爲玉甑峰其下有僊居洞

〔山疏〕玉甑峰者雙劍峰之南也峭峻如削碧玉

玉甑峰下峰巒迴合中豁一區岌業靖深謂之僊

居洞白龜池在洞內今涸

(宋錢聞詩傴僂洞詩)傴客神人幾度行璞山皮業似重城有門不掩寒溪月終日水流無盡[illegible]

其僧舍曰慧日寺

(山疏)慧日寺在傴僂洞宋僧如義建兵廢天順間僧慧廣重建

慧日之僧二曰文雅禪師曰明禪師

慧日寺後有水梲衡其北至九峰菴

玉戀峰前有山曰破山

(山疏)山石骨立巉削如裂

(補輯)常建破山寺後禪院詩清晨入古寺初日耀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傴僂洞水南東流入殺山湖

鷹背崖智林寺雲頭菴

玉戀峰東北有鷹背崖青牛洞

(山疏)鷹背崖在傴僂洞東北火山之南也崖高峻其巔郎太平宮道士劉虛谷所坐逝處

青牛洞在鷹背崖西卽非青牛谷

其僧舍曰智林寺雲頭菴

(南康志)智林寺卽慈雲院在青牛洞前晉僧濟法建天順初僧惠宗重建

(山疏)雲頭菴在智林寺西南今浸廢

智林寺水東南流與慧日之水會

桑喬曰智林巨刹也往南宋時多名僧與寶峰萬杉埒稱有音首坐者方大慧杲未寘衡陽時常正辭箴其闕失旣寘又遺書勉以自盡其所相與究乎聖賢道德禮義之風嗟夫孰謂學異端者能爾耶

又曰唐宋時叢林之長皆司府所擇授其人舉其品式嚴僧行敬畏其教易行今廬山惟東林天池二寺住持部授亶主寺事迎送上官非大禪德人不宗信近亦不聞有部授者而諸它寺皆僧自任種浸以廢圮矣

許世昌曰傍土地之美者王武子曰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孫子荊曰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私所挾以角勝若逞育獲而論力也天下之勢曠行者十處八九突爲重嶂凹爲冊谿如九

身三疊毋論郎下而華石鷹崖以當衍沃猶之欺
僬侥于三尺矣世自不乏利齒兒現琊在胼吾欲
奮劉氏之袒

廬山紀事卷之八終

廬山紀事卷之九

廣陵桑　喬子木父纂著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修訂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輯

山北由吳章山東北行至南湖嘴

吳章山香爐峰紫雲菴

鷹嘴崖東北爲吳章山

[山疏]吳章山者匡山之末也或謂之吳鄣山吳鄣
者吳所保鄣也或日山卑不足以言鄣蓋昔有吳

章者家此山下既死即葬此山故名山顛有官亭
吳章山東有小山亦名香爐峰然卑不甚著其上有

紫雲菴

馬祖山馬祖寺香積寺大派山

吳章山東南是爲馬祖山其上有馬祖寺其東有香

積寺

[山疏]山特起南接茶山嶺趙清獻公有同周傅周

停顧遊馬祖山詩

馬祖寺在馬祖山巔馬祖者唐僧道乙也初建磨

直指之教人授一人謂之單傳至慧能兩傳始廣
慧能再傳至道乙與希遷傳愈盛廣乙之弟子入
室者一百三十二人相傳乙嘗寓此山故以名寺
馬祖石馬祖泉馬祖洞白蓮池皆在馬祖山
香積寺西有虎洞與馬祖洞通
(補輯)唐王昌齡過香積寺詩不知香積寺數里入
雲峰古木無人徑空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
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馬祖山水其一逕夏家橋女兒港入彭蠡湖其一逕
廣信橋黃婆嘴入彭蠡湖
馬祖山東北爲大孤山其側有女兒港
(山疏)大孤山在鄱湖濱其末突出湖心數十丈其
北即女兒港
女兒港不知其所由名在大孤狀可泊舟明學士
曾棨有女兒港詩
廣信橋在女兒港西北今廢圮
塔尖山龍泉寺仁壽寺金沙洲鞋山
吳中山東北有小山爲塔尖山其下有龍泉寺

(九江志)龍泉寺晉建元末兵燬洪武初僧祖觀重
建龍泉在寺內(潯陽舊志)井即晉僧慧遠以杖刺
地出泉天旱誦龍王經致雨處也(山疏)十八高賢
傳言慧遠構菴於西林之東以居曰龍泉精舍其
後桓伊爲之請立寺曰東林則遠之龍泉即今東
林也蓋假託其名云
方竹大者可任爲杖
其東有仁壽寺
(山疏)孫橋在仁壽寺東北
又東北有金沙洲
(山疏)金沙洲在女兒港東北洲皆白沙水漬而日
映之粲如黃金色往我聖祖與陳友諒戰鄱湖時
嘗艤舟於洲下友諒有術士能以術爲兵嘯風揚
沙風忽轉爲我朕友諒兵盡昧我師殲之洲上
(補輯)(徐史泮金沙洲詩)港水東流雄擲不休聖王
撥亂戊沙洲旌旗蔽野濤殺北金鼓鬧天殺氣浮
豈有沙飛能敵愾空令風轉效奇謀追思定鼎今
河在網日鄱陽淸地秋

龍泉之水逕株梅入方塘湖
金沙洲東大湖有小山是爲鞋山
〔潯陽記〕山形如鞋高數十丈大禹嘗刻石紀功有
乞食鳥嘗逐客舟行舟人搏飯投之即接食高下
不失
〔水經註〕孤石介立太湖中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
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
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
〔搜神記〕嘗有估客舟下都者過之見二女子謂曰

至都幸爲我買兩鞝絲履估客意其神也至都即
爲市履奩以小笥并置書刀其中比還至廟爲笥
履而去忘書與刀舟方帆鼓去忽一鯉躍入舟剖之
得刀與書
洞林山覆船山方塘湖
吳章山北爲洞林山
〔山疏〕陳友諒之攻南昌也嘗立柵洞林之上屯徙
卒以扼鄱湖塞吳章山道其將嘗乘一白馬友諒
敗其衆殲焉後遂爲厲每風雨中行者聞其上如

有人叡皆畏惡之樵採者莫敢犯也山有石數十
條亦當時遺物盡委棄榛莽中莫敢取有雷某氏
者取數條歸以甃其新宅俄而其新宅火懼亟醮
謝之而盡棄其石不用乃安村氓禱祀者必先祈
焉曰白馬將軍
〔補輯〕丁孕乾詩一 而傳秋氣游心處處安石痕如
欲皺樹影學成攢世外行藏事山中曉夜看慎君
閒杖屨常借此餘歡
洞林山北有邃谷曰硤石

〔山疏〕硤石路由兩山間隘而深如永巷過此即沃
野水竹森茂一佳境也
〔補輯〕權德輿發硤山路上卻寄內詩 菼楓東行五
谷溪千峰萬壑而沉沉細君幾日路徑此應見悲
翁相望心
〔補輯〕韓愈硤石西泉詩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
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蚪手是蛟龍
洞林山東北有小山曰覆船山其北有方塘湖
〔山疏〕吳章山東北湖之名者以十數方塘湖最大

東西長十數里其水東北流歷磨石壠入鄱陽湖

陳和橋亦名黃荊橋在方塘湖北

〔補輯〕橋以陳和造故名

長嶺陶九相公墓牛頭山

洞林山迤北有小山爲長嶺

〔山疏〕磨刀澗在九江府東北五里所三起黃土諸小山北之水會而下流者也其上有橋近崩圮其北即白水港白水湖

長嶺者栗樹嶺之支也在磨刀澗東北蜿蜒行長

可十七八里其支條分嶂斜曼行不可枚數其循江者皆迦水而西爲郡城屏護其最西盡乎湓浦之上郡城在焉其勢踴躍奔湊爲最勝云

長嶺之東有陶九相公墓

〔紀畧〕至正壬辰天完將陶九以兵陷瑞州癸巳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復瑞州陶九敗走

〔山疏〕陶墓在長嶺之末方塘湖濱其地有九水會焉曰九龍灣相傳葬者陶九之大母非陶九也故老云陶九大父葬烏風洞大母葬九龍灣今墓是

也乃陶九不知死所亦不詳其墓處云墓所有社壇弘治前民惟祭社壇不祭墓正德中九江大旱有僧謂湖濱諸父老曰諸神能拯茲旱者惟陶九耳今其像乃在黃梅五祖寺之廡下諸父老惟之因相率往訪之果有像乃鑿沈香爲之者質具而未飾也相率迎歸飾而觀之果大雨因以爲土神而傳祀之祀事自茲始矣墓高僅一二尺村氓每歲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迎像祭墓曰九相公上冢墓有神靈無敢斬其丘木即老木摧折臥地至

腐蠹無敢睨視而鄱湖故有鯎魚惟能鼓浪乘風雨而飛歲率以九月上旬入方塘湖抵墓所而還謂之朝墓來則風雨晦冥水驟湧魚柵木棋杷者當之皆斷折凡欲蓄魚方塘湖必謹祀墓否則其惟必潰坼裂圍引衆魚去

陶墓之東是爲牛頭山

〔山疏〕牛頭山在磨石壠東北麥苴湖在牛頭山西

長嶺之支東北出其上有敗垣曰高山廟

〔山疏〕廟西有安仁鋪廟東北有桃花壠陶家山崇

德舖東北則至江磯山南湖觜

江磯山　江磯寺　南湖觜山

又東北爲江磯山

【山疏】江磯山北有銅錢潭其西有江磯湖舊有江磯寺今廢

【補輯】江磯山舊有寺相傳慧遠初至潯陽住此故碑尚存

江磯寺西南有廻風磯白石磯下石窩石窩之石乃在江水中水落則見柞港湖在下石窩西南港

水出於擡旗壠擡旗亦我聖祖戰鄱湖事然不可攷柞港上流有老鴉橋其西南有金雞壠上石窩皆長嶺之支濱江西上者

又東北爲南湖觜山

【山疏】南湖觜山在鄱陽湖口山迤邐突出湖心數里左江右湖勢甚險東引鄱陽北俯楊家穴眉控揚瀾左蠡諸山而與青山白石相望爲氣勢制禦水盜地甚要山水旦夕四時之變陰晴顯晦不齊之觀境甚清

巡檢司在山北玄真舖在山西

箭室在山半相傳我聖祖戰鄱湖時所造箭處也穴山爲室縈甓環之竅口皆内向厚覆以土其鏃皆銅鏃長二寸許人時有得之者巡檢司初居山麓嫌於兵在其首也惡之因徙居箭室傍夷室爲地其甓皆糜碎惟一二存焉

范礽曰余過箭室而嘆弧矢之威遠也古者武事之良莫上于射漢書王莽傳迹射士千人註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又有射穀校尉言能聞報

而射之訓練之精名以命之矣呂谷云訪古洗湖收箭鏃余亦撫事而係以歌

軋軋長竿萬鍊綠白翎金簳紛紛簇簇雙串中系包羽箙三春狼牙飛捋肉天子神武下苑馬經跨緋輻横垌野耍耍寒蛩泣寒鋋山月湖天生殘夜瀕洞老泿洗銅花將軍抽箙路晚沙赤壁一矢梁瀰霞側眼劃落武昌檣健兒還家爛錦袍方榼炙粱臥江濤功成不用截建棄三百年來寶爲號

將軍套港在南湖觜我師扼江時於此作浮梁以

渡師或日栝楫以過奔衝者也今槲木爲沙所壅
猶見其杪云
補輯范嗣任將軍港詩厓旂芦攸簇成行抱水曲
灅古戰場鳴馬驕嘶橫草啖使爲間豚野枝森幾
人歌罷憐都護似我悲滚哭漢王爲說山河俱往
事不勞抽艇補征裳
實錄開國之初歲庚子天完將陳友諒殺其主徐
壽輝而自立改國號漢都江州以兵襲龍江關大
敗而還　辛丑八月我聖祖親征友諒攻江州廖

永忠造橋於舳曰天橋以舳傅城率軍士乘之入
遂取江州友諒奔武昌其將胡廷瑞以南昌降
壬寅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
三月祝宗康太救知府葉琛戰死四月徐達克南
昌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與鄧
愈守南昌　癸卯四月陳友諒以兵六十萬攻江
州攻南昌朱文正等力戰禦之遣千戶張子明告
急於京師秋七月我聖祖親帥舟師二十萬人西
援南昌友諒解圍東出鄱湖逆戰遇於康郎山徐
達廸敗其前鋒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達回守建
康戊子常遇春與漢人聯舟而戰俞通海縱火焚
敵舟二十餘艘御舟膠於沙漢將張定邊欲犯御
舟常遇春射退之水漲湧御舟進俞通海來援遇
春通海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身被百餘矢走
己丑用郭興策縱火船焚友諒戰艦數百艘僞王
陳友仁陳友貴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軍士殺溺
死者十數萬人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庚寅廖永忠
俞通海趙庸汪興祖以六舸深入搏戰我師乘之

敵大敗辛卯又敗欲退保鞋山我師據婴子口扼
之不得出是夕我舟泊左蠡相持次日未決俞通
海等言湖水多淺難廻旋若移軍入江據敵上流
可以萬全劉基亦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勝
從之八月八日我師移屯南湖觜江兩涯列柵
布戰艦具火舟火筏中流傳警以俟友諒二十七
日壬戌友諒糧盡遂沿江下流走禁江欲遁去我
師追擊大破之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子善兒平章
陳榮以餘衆十萬樓船若干艘降其夜張定邊以

小舟載友諒尸及其子理奔還武昌

〔補輯〕徐史泮懷古詩草昧英雄起揚波動石[illegible]師方决勝劬敵未銷兵不遇沙膠險誰知浪湧淺蒙衝臨楚境樓艑下江城霧灑山山暗雲連處處盆廟謨勤遠畧廸日定紛爭疇昔豐功在于今慨嘆生空餘天塹壁無復漢家營惟有南湖水時時怒不平

桑喬曰昔我聖祖血戰鄱湖盼星列水師以拒江勢濱湖諸山皆旌旗之鼓勵勤之域也乃今承平

二百年暴之砦柵皆化而爲農畝喬從鄱湖之遺老詢我聖祖之神謨將相之忠勤士卒之勇鋭與蒙衝戰筏之所艤泊攻取過從之所踐跡而皆莫識其故矣沾濡雨露粒食宮居咗咗于于老死春花秋月之中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山北由吳章山西南行至三山澗

虎山　火山　龍潭菴

吳章山西爲虎山又西南爲火山其側有龍潭菴

〔山疏〕虎山有石如虎與天花井山獅子崖對峙相傳虎石夜出竊食人塲中鷄川相率鑿其頤破壞之

火山在虎山西南邃谷中山石尖露燁燁如火其下有龍潭有魚浮遊而不避人或曰龍也不可投以石

龍潭菴在火山西南黃茅衝下

天花井山　寶積菴　興福菴　獅子菴

虎山西北爲天花井山

〔山疏〕天花井山去吳章山五里所山頂砥平而中

陷爲坎窞窞之內又有小池僧就窞而菴焉池乃在菴之堂前因甃以爲井而寺之西有一井菴僧又別鑿一井凡三井故謂之天花井其後有龍出僧厨下而殿前之井遂堙其後菴數火遂徙諸馬尾水衝

湧水泉在山北朴樹凹在山西獅子崖在山東崖有獅子石黃茅衝在獅子崖西南天花井山之背也天花井山有水道如衣巷高廣可一尋其北有寶積菴其西有興福獅子二菴

〔郡志〕寶積菴在天花井山北麓宋紹聖三年僧允光建元末兵燬宣德中僧道悳重建成化中僧慈英正德中僧行湧繼修

〔補輯〕宋周必大記寶積菴外不甚治但有程公闢師孟詩刻訪白雲亭巳爲王秀才治塚其上披荆棘尋所謂盤石鳴泉久之訪見泉石誠佳而又北望湓江宜陳舜俞以爲山北最佳之菴此去江州纔二十餘里山北之境盡矣

天花井北之水逕濂溪墓西北行爲濂溪港

〔山疏〕興福菴在寶積菴西南山峽中

獅子菴在興福菴西

烏稍嶺丫髻山鳳凰山

天花井山之東北相比者爲烏稍嶺嶺西北爲丫髻山

〔山疏〕天花井山雖居廬阜之末然其支散爲諸岡阜所行甚遠其東北行者爲烏稍爲丫髻而丫髻之散其支有九其大者爲鳳凰栗樹長嶺諸山而長嶺之支西踰磨刀澗委蛇盤旋自潯東門入爲兵備道九江衛九江府諸公署而盡於湓浦又小支自栗樹嶺益西爲城南石塘鋪諸岡阜而盡於孫家沏山勢踴躍軒軒然若飛若舞若揖若顧以趍潯陽九江府寔處其末地甚勝而丫髻山側又有地名天子堂然皆穿鑿斷裂不完整自烏稍丫髻以至潯陽東門之外凡三鑿之而丫髻所鑿處名缺子坳當兩山間溝而絕之深八九尺廣五六尺俗所傳銅釘狗骨厭勝之說與程史所記無異而東門之壠乃鑿爲大渠通老鸛塘當初鑿時其

所鑿處其水皆赤如血然不的知孰鑿之者或曰元順帝鑿或曰陳友諒慮兵敗爲它人有故鑿或曰劉基惡友諒都江州得勝地使諜誘之鑿渠以泄敗之或曰友諒既敗劉基以地形勝慮生英雄覬覦心言於我聖祖而鑿之也　桑喬曰予行覬所謂天子堂者兩崖高明望臨上人云舊亦有竊葬者然不旋踵得禍遂發塚取柩去葬它所今人無復有葬者

丫髻山側舊有寶嚴寺香嚴閣和尚之道場也

傳燈錄初閑事百丈海以辨悟問海未有以鞭辟
之也及海死閑去依潙山祐潙山業已先知之矣
甫入門即斥其辨悟通敏者以爲意想見解皆業
識所爲生死根本遂杜其口不使置一辭然後以
父母未生身時事徵詰之閑無以應歸而遍索生
平所習文字亦無一言可酬對者閑大沮屢祈潙
山言潙山固拒不與之言閑既不得潙山言又自
求之不得展轉無所依益大疑不自釋乃涕泣辭
潙山去止南陽佛舍中自分絶望於禪道矣它日

嘗自芟草擲瓦礫擊竹有聲忽大悟遽歸禮潙山
潙山始肯之

丫髻山東北爲鳳凰山
山疏隔港橋在鳳凰山西北其水逕賀家嘴入方
塘湖

栗樹嶺濂溪墓

天花井之西北有小山曰栗樹嶺
山疏栗樹嶺亦名三起山丫髻山之支也
其下有周濂溪先生墓

山疏濂溪先生墓在栗樹嶺南初先生少孤與其
母仙居縣太君鄭氏依其舅龍圖公向居潤州鄭
名其諸子以惇故先生亦名惇丁丑太君卒即葬
丹徒縣龍圖公墓側後四十四年辛亥先生爲廣
南提刑而水齧太君之墓先生因乞知南康軍遂
改葬太君於江州三起山明年壬子先生卒因葬
諸太君墓左蓋治命也墓雖面蓮花峰而相去乃
二十餘里弘治庚戌九江守童潮始輯祠置田以
供祀事廖紀爲記後十四年甲子提學副使邵寶

爲 請於道州取先生裔孫周倫來主其祀焉
墓道碑亭在石塘橋南距墓五里所題曰濂溪周
元公之墓道今廢
朱晦翁濂溪先生行實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
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世居道州營道縣父輔
成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進士爲賀州桂嶺令贈
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
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
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
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
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
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
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
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
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
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

敎命而以汙善政爲恥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
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
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爲使者人或讒先生
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
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
今日乃知周茂叔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人熙寧元年用趙公
及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
部郎中提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

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
冤澤物爲已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
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
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
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要陸氏封縉雲
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
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篇
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
程公珦攝通判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學

爲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子顥頤受學焉及爲
郎故事當擧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
倡明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
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
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困乏
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
矣無及也悖願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
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荊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
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

志殺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
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
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
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
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
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淸逸居士潘延
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意必所以束髮為學將有
以設施加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濂溪者
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其

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
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
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如不喜
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為不冤濂溪之
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
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尚友千古
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
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左丞蒲宗孟濂溪先生墓銘）先生疾革時致書于

安石曰上方與起數千百年無有能之事將闢
太平天下材智皆務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之
一又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死矣
命也夫
（寶祐中金華何子舉辨）先生之學以無欲為宗浮
雲行藏晝夜生死窮達常變漠無繫累非如世俗
戀棧偷生眷而不化也左丞黨金陵者方金陵倡
新法毒天下薰心寵榮者無慮千百附和一詞比
比皆然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云

得無影響借重為新法厚自攀援耶毀墓求合同
世塞道罪又浮于臧倉矣
（補輯）明羅洪先記墓去祠五六里龍虎蜿蜒穴巧
而法案如貴人執簡伏拜前山如蓮郎蓮花峰也
先生素愛蓮豈預應耶
（念菴羅洪先謁濂溪先生祠墓詩）匡廬開曉霽攬
古見芳襟溪水清堪泝林風靜自吟山如蓮乍發
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奠遐同執贄心
（孫應鰲次韻）地切名儒墓瞻依洽素襟水墳成獨

颼風葉自相喧廬阜高何極潯江信幾深卜居陰

有道灑掃亦吾心

桑樹嶺北諸水西北行為磨刀澗

大源山天花菴九峰菴

天花井山之西為大源山其下有馬尾水谷

〔山疏〕馬尾水谷其南通水梘衕其東南通黃茅衕

馬尾水谷東南有天花菴谷西南有九峰菴馬尾水

〔山疏〕天花菴在天花井山西麓

〔補錄〕蒲楊貞天花菴詩芙蓉雙六六絢此道人屋

簷角兩凝紅枝底澗生綠如來厭寂寞天公自炳

煖幾日看山過芳華誰與積

馬尾水谷轉而西南行谷益邃水激潺潺鳴淚澗

中澗北峭壁如崇墉龍門山之背也

九峰者總龍門之墟山之尖峭者九也

九峰菴即馬尾水菴在龍門山南茂林中

馬尾水在九峰菴前大澗中

九峰菴水出谷與龍門之水會

興隆寺高峰

大源山西有僧舍曰興隆寺

〔郡志〕興隆寺即馬鞍寺宋紹定間僧覺曇建後兵

燬我明永樂間僧祖聞正統中都綱師益成化間

僧圓胜相繼修

馬鞍山在寺西

大源山西南有山曰高峰高峰西南有大谿曰龍門

〔山疏〕龍門者雙劍峰下之大谷也當谷口有大瀧

渾徑略險乃攀緣而進其兩崖石皆奇峭

〔補輯〕龍門之巔有曇雲花菴在振衣峰北僧慧明建

菴下一里許雲中菴可明建雲中菴前有半月峰

其下有扶輦洞

龍門谿東有僧舍曰龍門寺

〔山疏〕龍門寺在澗東山巔山陰高寒屋不可瓦

澗之西舊有下龍門寺初居者以其地為最吉未

幾輒火後數火無能久於其所者

避難衕在寺之西南二三里元末兵亂時士人所

保以避兵處也有洞在絕壁亦昔人所嘗居洞傍

有字刻高不可辨

龍門之西爲雙劍峰其下有劍峰菴

[山疏]雙劍峰宛宛正與九江郡治對其後山尤峻
峭然不及山南劍峰之勝

小天池在雙劍峰下泼不盈尺其泉不竭[補輯]小
天池今爲法海寺萬曆間僧無染常遊廬山春雨
路滑忽仆石上由是洞見本原士大夫稱爲泥融
覺

[桯史]宋乾道中蜀人文立方來守九江謂曹翰攻
江州時實屠其民其後李成等寇亦嘗入郛意皆

雙劍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而矗其
上謂之匣劍曰匣實藏劍

劍峰菴在雙劍峰下菴甚盛其僧數百人後燬今
復爲小菴

雙劍之西北有太乙宮

[山疏]太乙宮卽祥符觀董奉僊人之道場也董奉
事具紫霄峰語中觀今廢

[桯史]淳熙中周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健犬數十
以備盜旣而被盜亟集里正覩蹤跡捕居三日始
獲之初盜得貲分塗而逸一盜夜行出蛇岡山渴
甚心念曩者嘗見道傍梅有繁實因登木取之爲
蛇傷其指至侯溪指腫甚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
責炊則出鋌銀無礎不可碎又出其囊珠主人念
山谷無可售者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奧廬石耳峰
下因往求售奧已聞周氏盜意疑之卽佯爲欲得
珠約先畀萬錢而竊歸其餘因使僕以珠馳示周
氏信卽捕之因以跡其餘黨盡獲之問犬所以不
吠蓋盜以豚蹄傳麻紵雜草烏烹之投與犬食之
犬無復敓者

[補輯]宋周必大記禪智院對雙劍峰稍偏正對山
之外曰小石榴峰以其爲舊屋故避爲記言院後
有綠野亭必記詞問進至雙溪寶嚴禪院同長老
步過雲慶菴記言因疏泉爲池多畜魴鯉今僅存
坳窪耳

雞公石山圭壁峰圭壁菴錦繡峰錦繡菴蓮花
峰蓮花菴筋竹嶺朝陽菴筋竹菴

雙劍之西南有峻山曰雞公石山蓮花三峰之首也

〔山疏〕山椒有石如雞其咮加於蓮花之巔曰雞公石

雞公石山東北爲圭壁峰其下有圭壁菴

〔山疏〕圭壁峰或曰峭直而偃首如圭故曰圭壁或曰其首穹窿如龜背故曰龜背峰

〔郡志〕圭壁菴在圭壁峰西正德間僧本聰脩

圭壁峰西南爲錦繡峰其下有錦繡菴

〔山疏〕山葱蒨如簇錦繡故名

·風洞在錦繡峰北小山側高不滿尺常有風自內出夏寒冬燠𩃴𩃴逼人

〔郡志〕錦繡菴在錦繡峯西

錦繡峰西南爲蓮花峰其下有蓮花菴

〔山疏〕峰即周元公所爲卜居者也數峰攢簇如蓮萼故名

塘塍𡏖在蓮花峰西北𡏖兩涯邃澗陡絕窄徑孤危

〔郡志〕蓮花菴在蓮花峰下正德中僧大選脩

〔山疏〕一統志九江府舊志並云董奉舘在廬山第三嶺後岩下而不載嶺岩之名惟九江新志乃曰董奉舘在蓮花峰峰下今有杏林遺跡夫蓮花峰豈廬山第三嶺耶然太乙宮肇自靡符間則其說自宋以然意必別有所據故述之

九江新志以周顛天眼尊者徐道人分載三峰之下曰三僊蓋嘗修煉於此也夫周顛之行屐界似左慈然左慈動施術數顛則並有僊者之遺致且其詞曰告太平意必天生至人預呈嗣符以翊景運天眼尊者宅無所見即御碑僅載其名然已神異如實誌之流皆非尋常兀坐一室事修煉者居菴之說或得諸傳聞未盡實也

圭壁之東北爲筋竹嶺有僧舍二曰朝陽菴曰筋竹菴

〔山疏〕筋竹嶺地夷敞多筋竹

〔江夏郭正域筋竹坪詩〕千盤轉盡千芙蓉到此平林萬嶂從憑高閱盡人間世明月看山過別峰

朝陽菴在筋竹嶺北

筋竹菴在朝陽菴北其山曰瘦馬嶺

馬尾水在觔竹卷前山上

三峯之下為蓮花洞

（山疏）蓮花洞者三峯之墟是也四山壁立中谿而
渓

（九江府新志）蓮花洞門高丈許藤蘿交蔭晝日常
黯黯水泉冬夏不竭（山疏）今三峯之下無此洞不
知所指（新志）三峯之北有僊人岩（山疏）今三峯之
墟並無有穴竇可名岩者疑其因廬山記董奉所
居之上有僊人岩而誤也

（補輯）（宋周得願詩）踏波來數里到此始澄清有龍
不可測岸木寒森森吾樂盍易足名濂朔暮儀

（補輯）（宋蘇軾詩）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
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先生
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補輯）（宋潘興嗣詩）嵥嵥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
得清曠貴結林泉友一溪東南來嶽麓翠波走清
響動靈府寒光生戶牖我我雙劍峯隱隱挿牛斗
疎雲互明晦嵐翠相妍醜恍疑座中客即是開門

叟為歌紫芝之曲更擊泰人缶皆然忘得喪形骸與
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得非仁知樂夙分
已天有提身固未免安能混真守日暮車馬徒倚
檟莫回首

（補輯）（搜神記）漢時有僊官劉綱謫居蓮花峯下奉
章上帝救德化縣令張某之死又唐乾寧中廬山
書生張璟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
大皐灘損船上岸寝于江廟廟神延坐從容云有
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吾為其分理奏于嶽帝無人
作奏璟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餅為贈

（補輯）蓮花雙劍圭壁三峯之北麓江州黃雲師築
室其間曰谷口草堂

三峯之水西北行逕花山過新橋為濂溪港

（山疏）水口崖曰龍蕩崖有石如船當水所行道謂
之石船其澗郎謂之石船澗

撥雲峯半雲菴清虛菴花山雲溪寺

三峯之北有峯曰撥雲峯其北有半雲菴

（山疏）撥雲峯在蓮花峯北

白雲菴在撥雲峯北山坳中所處高其左右路可
至蓮花峰上
又北有清虛菴（補輯）菴右有凌虛閣僧道眞建左山
下有青蓮菴僧太思建
（補輯陸游記）菴在撥雲峰下登紹興御書閣實藏
光堯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
（郡志）清虛菴即舊清虛觀宋皇甫眞人之居也後
兵燬我明僧道本重建覺海行安繼脩
（眞仙通鑑）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

居峨嵋山嘗暮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
道人臥小菴中因俯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兩
足入蒸蒸浹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它日可訪
我於靈泉觀坦後往靈泉求之始知所遇者妙通
眞人朱桃椎也其後復與妙通會酒肆中盡得坎
離虛實之旨內外二册之祕常宴坐不寐其兩足
外踝皆平偃頂有珠光嘗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
新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紹興
中顯仁太后患目瞖國醫不能療太后夢黃衣道

士舞而長耳自言能治目翌日高宗詔有司物色
之時先生方南遊自稱月醫臨安守張偁廉得之
以名聞詔入見慈寧殿坦爲噓呵布氣目即愈瞖
脫瞭然矣又詔療僊韶甄孃聾亦即愈辭還山兩
宮賜賚甚厚皆不受受香茶衣服留一扇曰內人
病寒熱者扇之當差高宗因使賫御香禱青城山
丈人觀還過妙通舊隱因請建觀宇且爲讚其像
其後宮人果病療扇之皆愈
（宋史）坦夾江人工醫術善相人嘗療顯仁太后目

（朝野遺記）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將南還欽宗挽
其輪而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后
泫然與之誓曰吾苟歸所不迎汝而南者當盲吾
目既至高宗無迎淵聖意后爲之憮然俄而其目
果盲有道士應募入以金針撥其左目瞖即脫瞭
然矣后大喜復使治右目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
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
也能知吾隱欲留而厚報之道士不可漫曰得修
靈泉縣朱僊觀足矣忽不見於是詔成都帥王剛

中修朱僊觀且以朱僊眞圖進覽之宛然療目道
士也
花朝日二主北轅長殯高宗構何心哉以其私讎
恐國有僞君將不利于己己且以太乙宮主老耳
富貴相驅恐以濟志顯仁于是乎咋舌矣[illegible]目存
誓眞冥者若憾焉蓋寓意于一老婦人而以神之
不假易悚宋廷也然神能蔽后之目而終不能革
構之心神亦爲其可爲者耳嗚乎烏能神
通鑑坦既還山賜詔曰先生清標孫映寄迹物外
糠秕塵俗笑詠烟霞信可樂也去秋爲別俯仰周
歲遂無心於事秋凉甚適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
踐言御風冷然無難行矣湘雲橫席桂子吹香燕
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爲問殘暑
在席益保清虛坦應詔至賜紫衣絲履御書黃庭
道德陰符經復辭還山詔築室廬阜以便往召所
宮賜金爲築室費不受賜御書清虛菴額并繪坦
像御贊之既內禪又召見康壽殿館西湖顯應觀
西齋堂曹勛爲館伴兩府宣問賜沈香二百兩御

書芝草扇御書贊乾道改元坦遊武當至襄陽有
詔追還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所書清淨
經乾道三年復命持香往禱灊山廬阜青城前後
凡四赴召自青城還遂不出德壽歲時遣問不絕
屢詔不赴淳熙五年秋九月坐逝
初靖康之難曹勛自燕以徽廟御札還至河上無
舟與一道士縛葦爲筏以濟既濟偕且死道士然
葦燎之甦問其姓名不告惟曰朱眞人以公爲社
稷計故使濟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及坦應
詔至勛見而識之與話舊感泣再拜贈詞德壽聞
之故宣問迎勞館伴必以勛焉
蘇州獻道僧時亦赴詔入見德壽惟長揖不拜見
坦即拜賜之坐辭問之曰僊階有高卑眞人在故
不敢坐强之坐則坐於地
宋史湖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歲往謁道道聞其
善相人也出諸女使相之坦見其中女大驚不受
拜曰是他日且爲天下母既乃言於高宗爲皇太
孫納之即光宗后李氏也性妒悍嘗訴嘉王左右

於光堯光堯大怒曰皇甫坦誤我

（山疏）初清虛觀成道流咸集苦水遠坦使人荷鍤斸菴側地應手泉湧德壽聞爲大書神泉二字賜之坦歸鑴之石壁亭於其上曰神泉今廢字亦不知所在

（張彥祚清虛觀詩）石側疑無路山回别有天神泉通玉海帝畫麗奎躔紫闥雖重到靑瑤却未鐫只須香案吏爲寫白雲篇

撥雲峰又北爲花山其下有雲溪寺

（山疏）花山者蛇岡嶺之首也與嵩不苛勝

（補輯）岡卽宮亭蟒之委蛇處上有金明菴

（補輯周必大記）雲溪菴卽蓮花洞也側近有數廟聞不甚佳自此若出官道則過玅智院及蛇岡

（補輯陳少遊雲溪寺詩）溪雲戀石住雲轉溪愛更遙聲激風箏碎玉搖斜殿頭陀理舊柵耕者具合扇五月無完襦織雲收白綫

（郡志）雲溪寺在花山南梵末棄間僧了空建嘉靖中僧圓鏡修

雲溪之僧曰智瑛禪師

（山疏）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佛宗旨者惟智瑛云

初智瑛語其徒曰某月日吾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警旣近期又預報廬山諸菴主使來集及期諸菴主集天朗霽無纖雲咸疑其言不售幾罷去旣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佛退與諸菴

主別已而疾風震雷擊茅堂尾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逝覘瑛已遷化矣

桑喬曰九江新志云雲溪寺在石鏡峰下又云石鏡峰形如剛鏡光彩高明但不的言其處二峰左右與廬山之北皆無有峰可名石鏡者而廬山圖又繪爲圓石置諸雙劍之間曰此石鏡也然雙劍之顛亦無此石不識何也

許世昌曰自吳章山北行過金沙洲南湖觜之故壘於錄哉王師其敗勝之遺事耶然樓船蒙衝波艎

潯亦明之兵亦盡用其力矣夫力不盡則殺不容

南方自此息肩哉湖汝之上馬鳴佩旌猶見蕭蕭

悠悠者宛在水中將賦古戰場乎夫舟方膠而浪

撼風反旋而戈廻吾誌王命論以截奸焉

廬山紀事卷之九終

廬山紀事卷之十

廣陵余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修輯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山北自分水嶺東北行至潯陽江

松光嶺聖治峰

雞公石內南為松光嶺嶺北有小山曰月安山

〔山疏〕松光嶺在牯牛嶺東北山多石樹皆生石上

野燒不及蒼翠盤曲如畫其地有黑松林

〔補輯〕黑松林西山半崖有蟯隱居僧童岸仔也

〔補輯〕月安山在蒼鹿池上其西南有月公菴山西

北有池僧喬林劏蒼鹿池二大字蒼鹿池東西兩

谷中有五十三所静者枯坐者者念佛堂明法船

和尚建

月安山東北為聖治峯

〔紀遊集〕峰特秀松風蘿月清流奇石負異人境真

天下勝絕處

〔葉義問感應記〕左義問來九江適太守大卿胡公

紡以清靜理郡政民神協從甲戌春舉行舊典以
義問偏祀事于太平興國宮因覩山川之勝穹窿
磅礴僧見疊出不可名狀是宜高眞之所愼擇也
紹興二十四年中元日左朝奉郎通判江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葉義問序
（山疏）聖治峰南有大岩可坐數十百人或曰師德
人岩
聖治峰東北有三山澗
（宮志）三山澗水源於松光嶺有三龍湫其上一湫
在絕壁天將雨輒有雲氣出湫中樵者相傳或見
龍戲其上云舊有龍王祠今廢
三山澗水逕聖治峰西行與石門澗水合
聖治峰西北有三山中山之側有飛雲洞
（宮志）飛雲洞可坐二三十人洞內壁復有小洞穴
口近生一石窒之不可入窺之黯然其氣腥
（山疏）今人呼爲詠眞洞
廬山言詠眞洞者三五老峰劉德本事凌霄峰南康舊志太
平宮也起自近年前流推本其說蓋自劉德本始茅君內

傳九微志皆曰廬山周廻一千七百里名山靈詠
眞之天乃洞天非洞也洞天靈迹記所言劉德本
事乃靈境化見於五老峰下非謂一洞一穴而凌
霄在五老峰下其言詠眞洞正靈迹記所云云者
惟太平宮本以祀抷芴故假借詠眞洞天及紫元
景曜之門而言之非眞有化見事也宮志及九江
新舊二志並不載詠眞洞使太平宮果有洞名詠
眞宮志專爲一宮而作肯忽之不書耶予故按志
紀而正之三志所書飛雲洞內壁小洞有石窒之正與今洞同故斷爲飛雲洞
泉水偃在中山側
三山西南爲分水嶺西北爲老君崖鼠西爲覆船山
老君崖者花山之支也在三山西北隅當老君崖
（山疏）分水嶺在三山西南其上有太平鋪
分水嶺之間爲兩河口
（補輯）劉世鵬宿老君崖詩青松催歲晚黃草喚愁
來靈雨谿橋夢郵亭鼓角悲之句
太平宮
老君崖西有太平宮

〔山疏〕太平宮者唐玄宗所建九天使者廟也九天使者即廬山使者非採訪也事具李玭碑文中廟建於唐開元十九年明皇以繆篆親書殿額賜之曰九天使者之殿當是時祀典猶未特隆五代李唐號其廟曰通玄府而宋元崇奉尤至太平興國中始以紀元易名爲觀熙寧中又置祠官以寓祿當是時道流常三數千人崇軒華構彌山架壑燬而復新其所糜費不可勝紀其田多散在旁縣凡三十六區而宮側今猶有猫兒塅（在太平宮北）其後盛

無如矣元末兵燹蕩無復存後雖復構然甚寠僅存而不振嘉靖中楊家穴（在江北）人以爭立許旌陽廟訟諸府知府鍾卿使遷旌陽之像於太平以息其爭由是江南北人無遠近咸走太平宮進香日朔許眞君施捨塡委官遂驟富因斂其貨以建殿宇焉有羅洪先詠眞第八洞天田汝麟敕建太平興國宮陳洪漠太平宮三偏

初唐人以八月朔會祀祠（下缺）蓮花以獻名蓮花會

〔補輯〕〔周必大記〕宮倚聖治峰、正殿惟設採訪使者像其後乃太上本命殿兩廊繪使者變相儀衛次以五百靈官道士皆星居有劉烈者號虛谷先生曾進易解云

〔錄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輿自天而下曰我採訪使者也上帝命我採訪人間事可館我於廬山西北隅五百年後福及生民明日又降於庭明皇帝（命吳）道子貌其眞遣內供奉持往江州建祠廟〔山疏〕李玭碑言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

者廟宜準五嶽眞君廟例抽德行道士焚脩供養敕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眞圖建立祠廟而宋葉義問感應記王阮錄寄事實並言開元中明皇夢廬山使者求立廟詔刺史獨孤正營建則其所祀乃廬山使者非採訪而明皇所賜繆篆殿額亦秪曰九天使者之殿並未嘗言採訪惟錄異記乃始言採訪蓋因九天使者之稱而益訛也後世因遂祠採訪而廬山使者之祀反廢絕不舉矣噫

〔補輯〕〔陸游記〕太平興國宮兩壁圖十眞人本吳生

華建炎中盜以廬山爲巢宮室焚蕩無餘惡于雲無心堂蓋吟翠亭故址也溪叡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杯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導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聳飛雖木工之良者不逮也但鐘爲磚所掩蔽殺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觔又有經藏一住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

宋洪芻奉安玉冊記世謂使者之號廬山之祠皆權輿於有唐臣芻攷之不然按五嶽眞形圖曰五嶽皆有佐命之山嵩岱華恒以少室武當羅浮括蒼地肺女几河逢抱犢爲佐命分治四嶽惟衡嶽孤峙無輔故黃帝省方南至于江請命上帝迺建灊霍二山爲南嶽儲君又拜青城山爲丈人廬山爲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開元中天台司馬子微謂五嶽皆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因敕五嶽各立眞君祠其說蓋出於眞形圖而開元詔書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選道士奉香火視五嶽眞君祠則廬山初祀意自司馬子微發之其辭質明晰見於發隸不可卯也使者之神蓋德鎮之高眞祝融之夾輔其說見於東晉之前而九天採訪之名蓋後世所加其廟於廬山之北則自唐明皇始世惑於俚俗肯淺之傳齊諧志怪之說弗加深考以失事實故併論其本末以祛來者之惑重和元年十一月十日

山疏 眞形非形也眞則不形形則不眞史記漢書皆言漢武帝巡南郡還至江陵登灊

灊之天柱峰號爲南嶽而別傳言武帝以衡山遼遠移其祀於灊霍即非黃帝事亦非以灊霍爲衡山儲君青城山有丈人峰非爵秩秦漢時嶽瀆之靈皆稱君它傳記亦多言廬山君未聞以爲使者古者五嶽視三公封內山川秋視諸侯未聞拜其山爲某爵使黃帝果有此舉乃萬世山祀之首經傳奈何遺而不書哉使者之稱蓋晉以來方士之說云

補遺 太平觀唐開元創建宋元豐二年道士向智

鐍管一合令門人陳若搦董作發地得一餅封鐍
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一銅錢有應元寳運
四字至元豐四年忽詔進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
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嗚
乎異矣

[補轉]使者廟有道士體貌魁偉飲啗有兼人之量
睨節服餌丹砂躁于中舉捉覡王之鎮潯陽也郡齋
有隻鶴因風所飄憩于道舘迴旋嘹唳若自天降
道士驚喜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

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是夕皆斃處士陳沆聞之賦
絕句曰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
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宮有寳石池

[山疏]寳石池在宮內初池有異石晶熒夜發光彩
[池記]唐玄宗之所賜也後爲亂兵所焚石死池尚
存

劉僊石

[南遷錄]殿外堦下有石一株曰劉僊石康先生扣
關赴劉僊之約處也
[劉僊石記]劉僊名越嘗邀康阜過其所居云山舍
有石高三丈者吾宅也扣之即見我爲如其言往
扣之果覩異境有二童子引見越越冠玄玉冠朱
紱劍佩飲阜以玉酒三爵延生保命湯一啜阜心
知其異私念欲留居之未出口越即已先知之曰
子未應留姑去它日來居未晚也既出恍然猶巨
石矣後因號其石曰劉越洞天今不知所在
[唐孫邈詩]珍重標前史名教萬古存誰知劉越石

便是洞天門變化終難測神僊未易論後人來叩
處白日又黃昏

墨僊泉

[宮志]太平宮道士胡用琮遇道流於雲堂留之飲
酒既醉道流以刀剜土瀝酒漱津和之成墨以授
用琮授之几上鏗然有聲翌日視之紫磨金也其
所剜土處有泉出焉甘而不竭人皆以爲呂洞賓
故謂其堂曰授墨堂泉曰墨僊泉皇甫坦嘗採其
事聞於德壽堂今廢泉不知所在

補輯 懸僊泉侍郎宋公伯友與左丞皆有唱和之
什詩曰綠膏換得朱顏廻白髮不用黃精拂白平
蟾作記

白玉蟾丹井

宮志 白玉蟾丹井今不知處

山疏 玉蟾瓊州人姓葛嘗任俠殺人亡命之武夷
事陳泥丸為道士自稱靈霍童蓋景洞天羽人善幻
好詭誕之行居之不疑玉蟾往來廬山間山南北
諸佳勝並有題詠而太平宮為多然浮肆不典非

有道者語故不述

廣州志 留正之諸孫留元長與白玉蟾同師陳楠
玉蟾嘗言紫微垣中九皇星之三曰紫清紫元紫
華以誤校劫運之籙降人間十世已乃紫清也元
長因號紫元云

文獻通考 陳某者字南城玉蟾過南城而陳不之
見也或問之陳字曰是烏可使及吾門獨不見李
士寧張懷素耶

馴鹿場磬湖鏡泉僊人誦經臺匡山精舍

宮志 馴鹿場在三山前餘不知處

山疏 匡山精舍元學士姚燧讀書處也燧以文章
名精舍今廢

聽雨軒在聖治峰東麓三山澗濱今燬

其寓祿外官領祠有自請有特差其官名有使有提
舉有管勾

宋史 文獻通考 宋初大臣有年及當致仕者使領
宮觀以寓祿蓋優之也然不多見熙寧中王安石
欲興事論非議新法者率以為疲老不任事斥使

領祠祠官始益衆矣外官奉祠初皆自請不特差
特差亦自安石始凡祠官不問自請而特差者同
於黜降熙寧二年詔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華
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玉局觀
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
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靈僊觀例置管勾乃提舉
提點官其後又詔卿監以上提舉餘官管勾其後
又詔宮觀嶽廟惟留官一員餘如分司致仕例任
便居住紹興十二年罷知鎮江府劉子羽以提舉

江州太平宮而歸是也宣和六年徽宗御筆改太平觀爲宮

朝野雜記近制前宰執在外須祠者少保以上始
得使名使相以下提舉而已

山疏宋史提舉主管太平宮官衆不書

其人偶二人陳伯宣桂心淵

宮志唐陳伯宣者陳宜都王叔明之苗裔也自閩
之僊遊來廬山隱居聖治峰除嘗註司馬遷史記
詔徵不起就拜著作郎馬端臨通攷伯宣因裴駰
說有所未悉頗增損爲之然多取司馬氏索隱以
爲己說凡八十七卷今多殘缺

山疏世傳伯宣捐其宅爲九天使者廟而自徙居
南嶂上既卒道流祀之以爲土地然陳氏家譜陳
宜都王五世孫兼唐玄宗時仕爲秘書少監兼子
京德宗時亦仕爲秘書少監京無子以族子褒爲
子褒子璀璀之孫避讐徙居僊遊而生伯宣計其
生當在敬穆之間去建廟時遠甚烏有所謂捐宅
者哉白王嵴地主祀堂記曰隱君陳其姓莫知其
名似爲近實云伯宣之後爲義門陳氏

貞逸通鑑桂心淵不知其名人謂之桂風子隱居
飛雲洞後尸解去

道子三人畢養素黃知微劉虛谷

宮志黃知微得道佯狂人謂之黃風子一衲百結
寒暑弗易行嘗攜兩囊隨所得稞役其中而不與
織名日錦香又善噫氣噫輒經時不絕習微雲漢
素不攻詩而多佳句如溪雲拂地送殘雨谷鳥啼
人啼落花萬里碧雲開暮色一條銀漢在秋天之
類皆可諷詠後死宮側

劉虛谷善脩養術著還丹篇言以智慧性斷煩惱
執萬境俱寂逆道復命從有入無有無相通之秘
凡詩百首朱文公嘗與談易論還丹之旨贈以詩
云飄蕭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漫向
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二篇果能爲我敗五芽
應自長家園朝朝酒醒下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
虛谷後自乾道九年歲月登青牛洞絕頂端坐而
逝

藝文

唐李玭九天使者廟碑伏稽諸大易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道也生三混成洞微
於變化惟神也得一而妙畜秘於恬冥欽若太元
邈徵妙有運閟覲之極不獨尊歟后唐累聖光華
大明終始陟機陽之午廓照瑶京膺元命之符錄
昌開霄白雲張峙睟望嵩丘紫烝千齡日飛函谷
我開元神武皇帝圓靈受聽方輿龍秘握玄珠之
妙捐可寶之珍演至道於希夷用雜法之凝滯乃
聖一也於穆祀典清廟嗽嗽孝友光明天地㝠洽

乃神二也劍戟之蹕返於三農張矢之威神所六
合乃武三也察時變者觀乎天文人贊凡庸無階
測聖乃文四也故冲精象外高視鴻名昇薦河圖
輦朝海若堯心攝照顧言筌於几邀軒月司明列
旌乘於茨闕所以虞環畫地夏玉從天納殊貢於
西王展告成於東后五龍推紀邁梁甫之高會八
駿延遊陋崆峒之疏轍昭回上轉山嶽下騰列聖
攸居通德福會文皇質義武帝佩闕至道之興其
來尚矣自華封獻壽聖德祈年金格傳書珠璽咏

液公主以天慈入道挹化芙蓉秘監以王子出家
調芳芝术此方者列仙之想南州希至學之因望
緒無爲斯其有作乃瞻群嶽真君道府光啓祠室
幽贊神宗青城廬嶽二山者佐命群峰之望也丈
人儀鑄秘諦真君使者靈司孔昭實察名書五法
舉亞三魔奇洩崇締異弗竄於物卑寒暑兮谷將
必順於人時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降明旨
曰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宜準五嶽真君廟
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脩供養仍委所管揀擇灼

然道行者安置具年名申所由教置廟使内供奉
將使者眞圖建立祠廟并章醮行道設齋使大洪
道觀法師張平公奥自秦京宣獻江服煥用青之
飾賜玄壯之儀驛傳光臨雲巖皎色使持節江州
諸軍事守江州刺史獨孤正直與柴桑季諸枳棘
時觀武庫代服文雄經始于城全摹益歷崇規瓮
龐壯思逾紛朝散大夫行長史楊楚玉行司馬皇
甫楚玉潯陽縣令魏昌等恭惟聖善式議靈場道
俗虔精冥休佳異爰初築土則雨霽煙晴俄頃竹

立而色霽霞標寳龜奠泉之辰金虬驛程之際陰
濛湃霄黯膀適交注想玄空肅思皇道芬芳截紫
章麒翹襟六虛窈冥一夕融朗半空之上忽吐神
輝燄灼九徼類揚千仞采寮率非人吏並覩昔天
靈降周以雲門舞奏神光燭漢以太一登禮然北
陸氣交南州燠變物委霜霰人嗟沍寒使法師悟
懇僊庭憑感幽命故玄冬易燠朱景敷暉暢於陶
明優乎力役並利攸往咸欣子來使茲勝郊遂臻
靈域騰頼桂嶺鬱翠松巖仍新邦門備材荆榔就

峻巘綠長垣紅壁列錢冊楹貓礎三間四表物繪
文榱八維九隅縣鏤鏤楹虹梁亘棟風牖承楣倒
井藻鮮芳壇竹埽銀鋪月朧瑶簾霜階至若神理
全幽真容罕測夫其祕狀遠降使司蓋考三僊之
圖不於九牧之器斂姿粉墨備質尤妍符彩寔標
仲靈瑞表工徒瞽想殊思感通齋室盟祠既優如
在霓旌霞旆時颺羽儀列冠名山禮均行潦菲□
紫極供眷黃冠玉釜常奠金鑪永爇牲牷苹亨薦
似于飛霞浥神翁星臨婺女清吹洞唱天漪匏爪

之津匹水僊宮海山蓬萊之島龍驂鶴翥飄颻淨
戒之庭師子榟邪超躍精思之地珠幡衛質燈焚
擁輿法供天厨六時朝念真靜雲快萬劫精脩弗
躬茅茨明代久彰於克儉經營捋匪禪理遐尋於
龍光聖渥堂閣靈棲竊宅揭來醮禱不亦宜乎冬
有十二月司存式命畢鉤繩也玄門道士章冲寂
等挹教五千齊推億兆歷僊階而仰止攀存寶以懷
誠天使願奉於雕鐫心存覲闕法象希慕於瑤峽
道在吳岑春水桃花迷源遂遠幽林杏鳩勝地非

遥伏荷天休致迹頌日道祕重冥神幽福庭三景
運極五嶽棲靈其真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恍惚功
惟泰寧於赫皇極昭融亭造睿握玄珠祥丕大寳
蒼垠集睨紫雲宗道致享百神探四五老乃胝崇
山嶽靈之秘三象浮精十華僊使威畜雲雨神存
天地法象昭凝真圖炳粹幸明德之嘉運降幽祠
之寵帝邑僊儀兮肅肅璘瑞彩兮煌煌燦琳宮之
夕照拂琪木之神光雕鎸兮翠霏玉金兮調香爐
五芝於秀嶼寒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路長青

雲衣兮白霓裳節空歌於瑤磬琭羽旆於璚槊寘
激兮福字影耿兮神極牽匹水之布流睨香爐之
綺色留鶴語於千載翥鸞裝兮一息絳河眞册將
易逢碧海倦姑森難测恭至道於三五奉休符兮
萬億紀貞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唐開元二十
年壬申正月乙巳朔二十五日巳巳樹宋臨川守
王阮錄當事覽開元中廬山使者廟成詔刺史獨
張正訪諸工文辭者製碑以進凡作者六百八十
一人獨玭文稱旨詔召不赴玭蘄之黃梅人

（元貫雲石太平宮詩）山上清風山下塵碧沙流水
淺如春不知松外誰敲月驚動南華夢裏人
（磨玉水調歌頭）藜杖破晴碧鐵笛叫蒼寒此中別
有天地初不是人間落魄半生詩酒自在一襟風
月知我者廬山撫劍九州隘飛筆五湖乾採黃精
煑白石勘玄關有時龍虎吟嘯滄海一丸冊俯仰
百年宇宙移換幾番陵谷塵世只如閒長笑上天
去直赴紫薇班（又遊洞僊歌）舊遊何處有青雲隨
步步入桃花碎紅雨倚東風點點玉壓生春朗吟

羅袖出青蛇飛去錦袍流浪久老却廬山竹下泉
穀說今古一切不如閒裏天多春還在煙霞誰侶
又乘風長笑上清都正淡月天西玉樓鐘鼓
（明孫應鰲太平興國宮詩）詠眞元福地古匯巳平
蕪林隱雲光亂煙銷殿影孤仙源何寂歷靈跡半
虛無閒坐觀元化吾今且喪吾
（補韓明王在晉太平宮詩）禾黍玄都半積荒道人
風領日愛樓猖狂未是知微子一衲翛然捨錦香
桑喬曰宮志及異錄記皆謂採訪見夢於玄宗丐

立祠焉又言使者化為道士從陳氏乞地一夕風
雷遷其宅於山之南崦又潘觀祥驗記張景述續
潯陽記陳舜俞廬山記所載使者神異之迹甚衆
夫使者既以上帝命採訪人間事必不從人君乞
祠既天子為之立祠必不從下民乞地既天貴神
等高必不以神異聳動人之視聽而奔走之也甚
矣記者之陋也
許世昌曰按神異記使者之靈變甚彰從玄宗求
置下宮一夕發九江王所採巨木數千段沉在溢

浦者不進而至又見夢中使曰赫至冊籙廟北地中自其鳴乎神如此猶籍尺一哉考司馬承禎所奏山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祀太上慮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監蒞之若然則神猶吏也三監之設幽猶明也大亦縣寓守帝天子設官督之太上分曹察之亦已悉矣民之死者以罔莖又何也

濂溪祠

太平宮東北十五里所有濂溪書堂亦曰濂溪祠

[山疏]濂溪祠周元公先生之書堂也在石塘橋西北黄嶺麓初先生在南昌嘗過潯陽愛蓮花峰之勝又其麓有水出自蓮花洞潔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築書堂於其上而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期以他日不仕則歸咏其上後果定居焉後兵燹淳熙丙申知九江軍事潘慈明重建朱晦翁為記然猶仍其舊名嘉定中軍守趙崇憲即書堂之左築學舍二十六楹選子弟之俊秀者講習其間後復毀皇明正統御史徐傑頂總乃始廉得其址於民人而建祠焉名曰濂溪祠御俗劉江為記其後提學副使邵寶又為之請著祀典配以二程子又於道州取先生十二代孫倫來九江守祠墓嘉靖中知縣廖王御前後數年巡撫都御史何遷闢祠傍地遷其人築室若干楹選郡邑弟子員講習其中九江守朱曰藩董畯其事其水今人呼為濂溪港

石華表在祠東南有傳郎翔宋濂溪先生祠扁

祠舊有先生遺像朱晦翁為記像今不存

祠有蓮池

[山疏]先生作書堂時於堂前鑿池種蓮其中名其堂曰愛蓮且自為愛蓮說池不知處而今祠後亦有池莫知所由始池久湮蕪不治兵備副使謝廸乃更鑿於書院西廣可五畝許欲遷祠於其上池成而不果遷故池與祠不相當云

[濂溪先生愛蓮說]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不可褻翫焉予
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
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
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朱晦翁書愛蓮說後]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
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所居之堂而爲是說
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
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
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旣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

又刻先生像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板會先生
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
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
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
午朱熹謹記 山疏晦翁旣刻愛蓮說而南康耕者
又得拙賦於田間碑雖斷裂然尚可讀翁又以刻
於江東道院之東室榜曰拙齋凡先生之遺文所
以不散失者晦翁力也因并記之
[補輯]晦翁蓮池詩聞道移根玉井傍開花十丈是
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
范祁曰蓮花花之君子予檢埤雅而廣先生之說
焉夫蓮旣挺立又會而獨焉此可以連物矣茄華
不倚生于泥泥不能汚生于水水不能沒此可以
加物矣其下爲藕中有竅焉不偶不生此可以偶
物矣君子親于物若連焉若偶焉似也旃于物若
加焉又似也然連者閒之偶者析之加者亢之意
亦君子居業莫盆之貳搴之恥以先生爲治而遊
淸獻相臨甚歲分寧之獄脫于版以爭雖卒全成

悟抑亦游吾蓮矣徘徊溪邊漫成四韻匪求質於
往哲聊寄吟于花神
富貴從人說牡丹獨尋蓮莖上溪欄千葩映水香
心淨七竅仙泥碧節寒年似即腮添古恨驟翻浪
掌學新攢東羅有菊堪同傲万夜沉沉漾玉盤
[補輯]明羅洪先記攷諸藩志先生愛廬山因築書
堂山谷詩序云先生仕宦二十年志在林壑明先
生無居室心也今其地左逼而右傾獨溪水淸駛
可挹庭草離離淸約不改夜宿池傍月色東出萬

峰寂寥如有吟弄之狀

〔補輯〕明萬寅亮記先生流風餘韻大都在江右居多類垣敗壁遺像剝落毋論宋太守所脩及朱晦翁記存不可見即國朝徐侍御林中丞誥觀察後先凡三修而其偉麗壯規亦復無迹可求茲卜築更新青溪在御碧草映階學者登斯堂也其能無春風沂水之感乎

〔補輯〕先生愛蓮說養心亭說拙賦皆歷歷紀中予太極圖獨不載日月是以有种程書涯之歎

光風霽月亭

〔朱晦翁書光風霽月亭〕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黄幹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咸用欽慕低徊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祁眞卿吳秉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山疏〕亭後燬弘治中僉事王敬更建濯纓交翠愛蓮光霽四亭自爲記今亦廢

謚告石

〔山疏〕初嘉定九年魏了翁使蜀時爲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十三年詔謚曰元十五年了翁召還過九江以謚告寶慶六年軍守趙善瑹始鐫之石

〔趙善瑹文〕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蜀使者魏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

及武付元奏請旨授先生之後又十二年善瑹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黄於祠下夫蜀在千萬里外先生僉書合陽時其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五六十年之後一旦表出袞異上濟古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剏廬山之陰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合陵來授業於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員究其汶濂培植殺生氣長觀他邦尤盛而寖寖廢墜過者太息

獨昔上徙之址哉善壯不敏幸以諸生濫長斯土於是更治其講堂繕修其祠墓肄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粢盛之典用牲于墜幸州賓屬拜焉旣會事又謀所以經紀其子孫以承祭祀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璙立石希賢堂

右今不存

藝文

宋潘興嗣贈茂叔詩　心事水輪沒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每慚顏子能希聖猶笑揚雄祇隱僊仕僊遇時寧枉道貧而能樂豈非賢區區世路求難得試往滄浪問釣船

補輯宋黃庭堅濂溪詩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于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脫塵埃兮玉雪自清聰明淺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孰與同樂

又詩　津有舟兮湯有邅勝日兮與客就閒人閑舟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倚芙蓉以當伎霜淸氷寒兮舟若平沙八方洞宇兮雲月爲家懷璉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孰余敢侮

朱晦翁同王太守暨諸公謁濂溪祠詩　聞明正學久無聞千載寥寥獨見君喜有人能弘此道定知天未喪斯文永陽遺俗堪垂則溢浦流風又策勳我率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淸芬

明王守仁謁濂溪祠詩　木偶相沿恐未眞淸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會有來用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化過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孫應鰲同趙南菴謁濂溪祠次陽明先生韻　溢溪對眼照還眞綠草離離映葛巾共爾後先尋聖轍敬予先覺是天民滿庭風月應無盡千古心知合有神泣路昔曾悲白首採芳今得薦青蘋

桑喬曰北郡李獻吉云往覩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水欲徙居之謂其特文人耳自觀周子自濂溪徙居廬山則又訝曰嗟嗟茲非有道者所爲耶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出言濂溪固吾土也自

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所主耶君子曰北逆
者之見而非先生之心也蓋季札之子死葬於嬴
博之間孔子以為知禮先生本以少孫與母太君
依舅氏居潤州太君歿力不能歸即所近而葬焉
禮也太君既葬廬山則先生必居廬山亦禮也君
子擇所處非大故不得已一旦捐墳墓遠適它土
而曰我愛其山水焉可謂知所重耶

九江府

濂溪祠東北八里所為九江府

（山疏）九江郡城之南有湖稚焉唐李渤守江州時
徑湖心為堤以濟行者人因謂其堤曰甘棠堤而
謂湖曰甘棠湖其橋曰思賢橋

（補輯）湖心一土墩如月白居易亭之名曰浸月

（補輯）李翱南湖堤銘架第飛圯以便去來

（補輯）九江者一烏江二蚌江三烏偵江四嘉靡江
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隄江九菌江晁公武云
九江一水而名九者猶太湖一湖而名五湖耶餘
祁一澤而名九澤耳

（晉書五行志）宋和中潯陽童謠呼柴桑為平石城

（補輯）府東北泝江五十里為桑落州昔江水泛漲
有桑流至此州自植焉

（山疏）相傳郡舊城在今鶴問寨其詳靡聞也然琵
琶亭乃在湓浦港側疑鶴問寨之城為三國六朝
事云

（補輯）劉世賢琵琶亭詩雲水兼天合江湖兩地愁
難將今古怨鄭重寄江州

（補輯）鶴問湖在故城側晉陶侃擇地葬母至此遇

異人言前有牛眠處可葬已化白鶴飛去（志云）附
母墓在縣之白鶴鄉大禾壠上有白鶴觀後更隸
南康見虞集記

國初戰爭之餘民死徙僅有存者田多蕪棄曾
聖祖命軍士屯田屯盡得腴田其後徙者歸所得
田乃磽确又不多故德化民僅十六里視唐宋之
盛不逮遠矣

范礪曰方友諒都江州時廖將軍駕舶登陴兩壘
陵鋒骨積蜡號悲哉此坑千山頭矣與屯飽士往

往黠者聚族其間機毒矢以相和應有司于是用
重典以治之夫法不可重也法以禁人而生人者
也惟法正則民安民安而土可任此其說刑於存
為冬而濡息之眷固焉余近于江張其法不以代
攝易之往來吳章見野無莫草為吾廳者愆夫亦
祭于美疢藥石之辨乎
（補輯）唐白居易司馬廳壁記郡之南樓山北樓水
湓亭月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
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隱

者舍此宦何求焉
（補輯）百花亭倚天閣俱在郡統司後司張孝祥取
長劍倚天外以名閣今府治即其處百花亭邵陵
王綸建（元帝詩）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
行路垂柳拂砌塵柳絮飄晴雪荷珠漾水銀試酌
新春酒遙勸陽臺人
（補輯）胡宗虞百花亭詩晝日遊芳徑園林接上春
輕花飄蝶足細葉鬧蜂脣是處開香國于茲結客
輪江州一勑草留餉遠來人

（補輯）能仁寺在郡治前唐大曆間建白雲端道場
也寺內有塔高出天表井深不可測
（補輯）九疊樓在郡治後百二十步唐李渤建生意
堂亦在府治後周元公建
（補輯）龍池寺在郡西晉大元間慧遠建
（補輯）府西門名湓浦按郡國志有人于此洗盆忽
水暴漲墜浦中遂投取之見一龍啣盆而去蕭子
顯齊世■祖于湓城得五尺刀十二口應永明之
曆之數焉

（補輯）海天隄在府治西正德初築長五六里楊柳
千株行旅便之每春夏水漲與若海之連天也近
被水圮移置東關禪堂之側
（補輯）海天寺向廢石碑猶存今有僧募建焉
（補輯）去城西二里為飛魚徑又十五為懷玉城晉
義熙八年孟懷玉築
（補輯）祖亭者顏魯公頊為湖州牧州產碑材公選
其尤者載還次江州蛟奔蝸引直至湖心則茂林
峭石勢環氣勝有神祠曰祖將軍廟異之乃為揭

金建此亭製文勒碑以紀其事後彼典州者削去
為修九江驛丞歐陽行周作文吊之
補輯 稽亭在舊驛傍寰宇記云使客經過于此歇
覽江山勝槩為之稽留時日故名
補輯 衛南薰門右轉幾百步為陶白祠葛寅亮記
補輯 小匡山陽明書院
補輯 明葛寅亮陽明書院記 自匡廬蜿蜒二十里
入東城一支陡隆鶴起兩翼環抱如屏迤而南廬
高可數十尺衍下平曠如砥余欣然有當遂名其

山曰小匡山因匾書其地鼎上構三堂中獨巍然
穹窿奉文成公神位歲時致祭左曰講堂右曰習
堂高廣遜中堂皆南向堂前飛軒九楹左廡曰司
香所右廡曰司籍所伐石為露臺臺高厰四眺前
對匡廬圭璧遊花雙劍諸峰縹緲翠屏在御俯瞰
南湖如練如鏡湖光山色吞吐几席間由臺而下
越二十級大闊堦墀縱橫各百尺有奇墀內參差
排栢柱中馳道微起可容間字數千指東西夾長
廊廊負垣垣外各搆南向號舍六重各間以垣重

三楹楹五席計施六十席廊盡為儀門距門三十
餘武為正門外一池映帶往來環池頭百二十武
乃抵新街郎近闕書院街也與南薰門相望又正
堂西偏山麓稍降而平構一亭障之目曠然遠眺
湘漢近挹潯江又一巨觀焉
范祁曰舉一說以鳴天下天下畸而角矣陽明先
生良知之學士大夫疑信果半予謂天下終不能
隱其知之實也稱良則以自然者為宗也夫學者
因身以發智投空而應釋礙而行未有不底于自

然者而必標之以為的則其說有偏全也且良知
之解本于孟軻軻于性曰善于知曰良當時已不
勝其紛紜矧後此乎予請以知還知不言良可也
如夫子之言性不言善也恨生也晚不獲親贄先
生之堂借庖江署入廟愾然佳氣栢影洗發流想
乃退而歌詩以代蘋蘩凡先生者定之功不悉焉
獨立飛軒意每遲姚江衣鉢在眞知紛如捫籥辯
迷月快似提刀賊落時是處有珠爭壓額何人學
的獨慚看悠悠未了傳薪案南學山來各認師

補輯沖陽說采晉道二年刺史邵竦于縊公置本
詔造焉初置之際山頂常有雙鶴棲托唐李涉有
碑
補輯唐白居易詩九派繞孤城城高生遠思人家
半在煙野水多于地此地亦淪落與君同飄寄潯
陽酒甚旨相勸時時醉
常應物始至郡詩滄城古雄鎮（一作郡）橫江千里馳
高樹上迢遞峻堞繞欹危井邑煙火晚郊原草樹
滋洪流蕩北阯崇嶺鬱南圻斯民本樂生逃逝竟

何為早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圻到郡方逾月終朝
理亂絲賓朋未及誠簡牘已云疲昔賢播高風得
守媿無施豈待干戈戢且願撫惸嫠
周繇詩匡廬千萬峯影匝郡城中忽被虎符去遙
疑鳥道通煙霞時滿郭波浪吞連空樹繞樓臺月
帆飄鼓角風郡齋多岳客鄉戶半漁翁王事行春
外題詩寄遠公
權德輿詩九派潯陽郡分明似畫圖秋光連瀑布
積翠辨香爐

補輯趙進美泊潯陽望廬山詩兩岸西風動戍笳
萬帆齊落轉山光遨遊欲老何于皆國家未得桑
弘羊匡廬雲起千峰變湓城樹沒縷煙長琵琶亭
畔估客少空艇夜色徙徜徉
補輯孫仁孺潯陽望五老峰李白書臺詩重雲深
鎖綠芙蓉知是山頭第幾峰曾記遊人來對語青
蓮谷口一枝松
庾樓碑
郡城之北有庾樓碑

舊志庾樓碑在九江府城北舊有庾公樓庾亮之
所作也
晉史明帝九年以庾亮都督荊江等州諸軍事鎮
武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識
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世說庾太尉在武昌秋夜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
登南樓理咏音調始遒忽聞函道中屐聲甚厲疑
其庾也俄而庾果率左右徙步來諸賢欲起避之
庾徐日止止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

人咏謔後王逸少下都具爲丞相言之丞相曰元
規爾時風範得毋少頽耶逸少曰惟丘壑獨存
李太白詩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
山疏前記南樓在武昌而此樓乃在潯陽北不知
郎所謂南樓否樓據江磯初突出江干百步許其
後樓燬惟磯在今磯亦半頽正德中九江守李從
正復建樓於其上亦燬
宋史宋帝㬎德祐元年呂師夔以江州叛降於元
因置酒庾公樓飾二宗室女以進伯顏伯顏大怒
曰吾奉明詔伐罪救民豈以二女子易志耶趣使
去

白居易庾樓歲旦詩歲時銷旅貌風景觸鄉愁牢
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樓又庾樓曉望詩獨憑朱檻
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銜嶺月蘋風
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
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項斯庾樓燕集佳句佳人背江坐眉際列煙樹
補輯陳可畏庾樓詩是處風華敞夕筵石磯古岸

不知年客邠三雅傳臨月翁老一裘半在煙嵐氣
初酣嬌蝶而汶光欲合護山月作歡倍發南樓興
更憶新亭有昔賢
補輯范礽詩溢城古鎮入畔高勝蹟從來此處豪
細考橫磐三楚月長戈直碎九江濤欲知觴寨清
衙鼓正倚龍韜出幕旄倜悵元規尋往事紛紛塵
雨集村舠
補輯庾樓下有水月亭樹凉厖煥室山爾石室號
北林院言可以分東西二林之勝也

許世昌曰白居易貶江州時刺史崔某起新樓于
庾樓故基因作崔史君新樓詩有云從此潯陽風
月夜崔公樓替庾公樓余乃調一絕爲庾公張目
大舅風流政不少頽也　蝶燦花紫晨齒敲請畔
吐月欸樓明江山已熟元規範不許崔公別得名
庾樓之側有浪井
潯陽記浪井灌嬰之所鑿也已而堙塞其後孫
權至溢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銘云頗
險侯所開開三百年當塞塞不百年當爲應運者

所開權大悅以爲已宿云井與江通每風起井輒有浪

（典略）浪井不鑿自成

（李白詩）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

（山疏）井今淪於江嘉靖中潯陽北門內某氏者鑿井至泉泉忽湧起洶洶有聲與江聲相應勢且汎溢不可止懼亟堙之

（補輯）北亭在府城北隅（白樂天詩）迢迢數千尺茅亭居山頭

（補輯）天慶觀去郡二里即唐之紫極宮也

（李白宿紫極宮詩）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訣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少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來去田家酒應熟

（補輯）煙雨亭舊曰空天一碧

范礽日登亭而望集其蕭瑟此中流悅不減郤陵花址口調長句誌之　天地文章盡不足烏構之

濆紛如簇細飄萬縷障空晴直碎鴻濛貼爽玉日暮沉沉休洗紅數人刀尺新栽綠依稀夢繞溢浦雲翠染滄江灘頭屋幻作巫山催巫雨錯認非煙煙現逐西塞處士一竿歸柳掃千花吹浪蹴幾迴收拾湖山色鴉翻濕影啼城黑界破亭前青碧光待放繁華照眼白

（補輯）陶開中煙雨亭詩溪老穿雲犁綠野山童帶濕擣香杭亭前送客一樽酒江上孤帆千里清

（補輯）鎖江樓

范礽曰樓峙于北郡之屏也總鎮楊公捷更新之予署曰風迴瀾紫并詩以永之曰勝地嵬巍次第開盡收江氣入臺限泓穿疊跡牽帆合浪點緗痕射鄠迴細泛鷗鳧恬水岸平携雲日醉山罍當年鎖鑰陶公後重洗昆明舊劫灰

（補輯）薛信辰鎖江樓望廬山詩清風來北渚返照出前山水色春迷竹鐘聲夜到關偶登層閣晚得見數峰閒蓮社當年事高懷斷宿攀

（補輯）徐支泮鎖江樓詩窮高四望獨登樓檻外飛

濤天地浮綠縱布帆如落葉憑空沙渚欲呑舟風迴鳫陣時分纈雪捲鷗行任去留爭據上流圖勝業古來形勢重江州

桑喬曰潯陽北門外有九江王廟以祀英布布當項羽時以勇氣聞戰嘗冠軍漢廷以爲可屬大事與信越埒稱可謂壯士矣然好反平生凡三反鼠後反漢祖又與弑義帝尤不義不可爲訓時無柳儀曹乃廟而祀之至今可慨也夫

許世昌曰江州控制吳楚襟帶上流自晉以來稱爲

重鎮其濮星花徑所云碧甃紅欄溢水頭者是也庾樓月曉浪井風颼徙倚其間吊士行之偉烈而又渓樂天之雅尚矣

范礽曰湖漢等九小水入彭蠡乃名九江柴桑彭澤之交三苗故國也地既阻險民亦貪亂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此爲先矣然其土浮而不固苹以奉人若樹厥張口尊毅易集布背項而劉興是也內無寃舊終以速敗蘇峻之砍子項之覆相仍耳今國家設幕府以鎮之建威銷萌爲慮至遠而曹劇

論戰歸于聽獄之忠則獄者兵之本事耶予忝司康刑兼攝潯理大刑甲兵中刑刀鋸審勢慮防不能不岦于未雨矣

廬山紀事卷之十終

廬山紀事卷之十一

廣陵桑　喬子木父纂著
燕山許世昌克長父修輯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山北自分水嶺西行至嶺末

烏龍潭

松光嶺之西北有烏龍潭

（山疏）烏龍潭凡三潭在牯牛嶺北邃谷中上两潭皆高數十百丈有蟲如鮎而黑長三四寸曰龍師

下潭稍平夷其傍有大石曰拜石東林寺祭龍之所也

大馬鞍山在中潭北小馬鞍山在下潭北

初慧遠之立東林寺也烏龍潭龍實與有力焉寺既立遠與龍約歲一致祭今東林寺僧每歲六月以蔬食貢而投諸潭中曰送龍飯有不潔皮水輒湧食出寘石上不食之矣

烏龍潭水逕分水嶺西北流與石門澗水合

龍潭菴臥雲寺上方塔

烏龍潭水之北傍峽只而居者曰龍潭菴其西為臥雲寺

（郡志）臥雲寺元僧東岩建我明僧宗光行淳繼修

分水嶺之西有耶舍塔繙經臺

（山疏）耶舍塔并塔院西域僧佛䭾耶舍建並廢

繙經臺在塔院西晉謝靈運繙經處也靈運以北本涅槃經繙為南本凡三十二卷臺今廢

（補輯）陸游記華嚴羅漢閣閣與廬舍鐘樓尚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

繙經臺南下為舍利塔院內有舍利塔

（山疏）舍利塔即上方塔在平岡之巔初西域僧佛䭾䟦陀羅自其國以佛舍利五粒來瘞於此山在東林上故曰上方

（補輯）陸游記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傍有老杉五本傳以為晉時物自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主僧了然輒伐去可惜也

虎跑泉在塔院左（慧遠年譜）義熙四年師與社衆

遊上方塔悉水逸有虎跑石出泉
補輯虎跑泉深入九尺見周必大記
補輯唐周孫虎跑泉詩不憧山脈斷掌托石心坳
補輯宋蘇軾泉詩亭亭石塔東峰上此老初來百
神仰虎移泉眼趨行脚能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
人灌濯罷臥聽空堦環珙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
作人間去來想
補輯宋李覯泉詩虎跑本何為彼將對以聦有如
大丈夫卓爾抱剛直盜泉既不飲讒人亦不食勇

氣無所泄爪地成遺跡山神嘉乃誠水源如開闢
尋常窮六畜夜傍人墻壁是與豺很同聞此宜慚
色
南唐彭濱記大元帥齊王慶胄紫微瑞胤天派道
腴伸屈知任方圓性珠自明忍草常茂每聞良會
即捨淨財所謂洋洋法海之波瀾紛飾仁祠之岐
路者也佛馱跋陀羅此土即覺賢本姓什氏迦羅
衛國人也甘露梵王之苗裔初從祖鳩婆利出家
以習誦為業後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歲

伽達多嘗坐屢見神通度叩玄微方知得不還果時
有秦沙門智嚴德說等西往罽賓請一德士東歸
開發西意僉曰非佛馱跋陀羅不可賢既受請遂
之長安講譯大乘咸翫玄奧忽爾西望白衆曰適
見本國五船俱來衆皆責其虛誕遂出之廬山未
久五船俱至共服其靈通即持佛舍利五粒建塔
于寺北上方其后宋武帝迎止金陵譯華嚴觀佛
三昧海沇洹等經論一十五部以元嘉十七年乙
亥終于京師春秋七十三其舍利塔至開元十

七年御史何光建與江州牧柳真甚重建又感舍
利十四粒保大甲寅王特捐請律僧𦔳洪基雁塔
于胥兒鍾響谷其四望也前對爐峰後枕佛影堂
左鄰甘露之堂右瞻白蓮之池塔內雕瑠相一軀
及供養貝葉香花珍果等保大六年歲次丙辰寅
申朔奉命記
東林寺
縣志又南下為東林寺
山疏東林寺者晉沙門慧遠之道場也十八高賢

（傳紀遊集）初慧遠自樓煩至廬山結菴於西林之
東以居日龍泉精舍其後刺史桓伊爲之請立寺
日東林而名其殿曰神運焉（宋張天覺神運殿記）
釋迦文佛殿徧天下無慮萬計而此殿獨曰神運
何也初遠法師過江將適羅浮宿廬山逆旅感山
神托夢徘徊登覽溪流散漫無足廬者一夕雷雨
晦冥山水暴至向之中流化爲平陵花木羅列其
上九江太守桓伊聞而神之爲之請建寺以居神
運之名蓋得諸此云

（唐崔黯復東林寺碑）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蛩蟬
響滴鳴松籟冷然可別
（補輯宋周必大記）牛僧孺太和四年書神運之殿
南唐元宗書神運木流泉匣寺下入虎溪殿後白
蓮池晉龔壁玉潤明皇銅像今傳作大士裝飾觀其豐下眞明皇也
唐壁畫等顏魯公題名上方之外五彩閣甘露戒
壇其西石磴三百級佰飛折劬毋墳滴翠亭晉朝三杉是
寺孔爲古剎而兵火中巋然獨存入門樓閣華煥
宛如僊宮

（補輯明陳沂記）寺室閣廊舍古雅堂後有泉池味
甚甘冽
（補輯明梁有譽東林寺前作）寒日照流水晚風吹
古樹遙聽暮鐘敲依依渡江去
寺有白蓮社以脩淨土
（山疏）般若臺白蓮社慧遠與劉遺民輩脩西方處
也白蓮社謝靈運種蓮處也（高賢傳）靈運心服慧
遠爲之鑿池植蓮其中
（廬山記）慧遠住東林絕塵清勝之賓不期而至

（高賢傳）眞信之士百二十又三人劉遺民輩十八
高賢爲之冠共脩淨土著發願文
（補輯唐白居易晚題雙池詩）向晚雙池好初晴百
物新裊枝翻翠羽濺水躍紅鱗萍泚同遊子蓮開
當麗人臨流一惆悵還憶曲江春
（補輯明蔡文範漫咏）蓮池半約官家稅白草冊楓
天雨霜
（補輯明萬時華蓮池詩）叢林路接蓮花峰寂歷花
宮有舊叢峰出畫如金菡萏池清偏長玉芙蓉葉

浮向擬意前漏夢壁初開凋外鐘自是文殊能見
賞寶雅常伴佛燈供
其儒人六人曰劉程之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張
野
宋書南史劉程之者彭城聚里人也字仲思求高
祖號之曰遺民六少孤事母以孝聞體貌沖遠虛
心方外周覽百氏得老莊要旨遇往自負不雅於
俗雖飯蔬在躬鎚斧當前意湛如也嘗爲柴桑令
已乃棄之入匡山依釋慧遠居西林北澗上與雷

次宗等同僚西方力辭爲辟專心禪思安貧守素
研極幽妙纔半歲即於定中見佛光煥映大地如
黃金色後二十年庚戌正月寢疾六月初見阿彌
陀佛以手接引心甚喜私念欲得摩頂佛即又爲
摩頂覆以金伽梨衣已又見身入七寶池飲八功
德水既寤覺身有異香二十七日西向端坐而逝
程之發願文維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
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命同
志息心貞信之士百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

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誓焉
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三世之傳顯矣
遷感之數既符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
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
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可
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道則幽路咫尺
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
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懽百
於子來於是靈圖表輝景侔神造功由理㑺事非

人運茲實天啟其誠冥數來萃者矣可不克心重
精疊思以凝其神慮哉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
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夫是
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停懷冥極誓茲
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
善於雲嶠兼忘於淵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
之道然後妙覲大儀啟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
薦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
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而自怡臨

三塗而緬謝遠天官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大
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宋書南史)周續之字道祖其先雁門廣武人也續
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從豫章
太守范甯受業通五經并緯候號曰顏子旣而閑
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布衣蔬食終身
不娶㝔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
劉柳薦之曰臣聞煇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
本宗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

洛匡廣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
游外暢於寶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
於時瞰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竊見處士雁門
周續之清眞貞素思學邃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
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壑與琴
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愛留崑卉誠著
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
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
照其丹欵不以人廢言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鎮
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眞
高士也旣踐阼召至京師爲開館東郭門外數幸
問時號通隱

(宋書南史)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也博學明詩禮
不就徵辟立館東林與慧遠居嘗有書與子姪曰
吾少多病又性好閒雖在童年志栖物表弱冠入
廬山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宏聖道玩心佛
理夜以繼日樂而忘憂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
凋喪續以釁逆心慮荒衰遂與汝曹歸耕壠畔山

居十年齒逾知命前途幾何及今耄未至皆尚可
厲志成來生之津梁偸樂空閒宿心所志汝等冠
娶已畢吾復何憂但願守全以保令終自今家務
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宋文帝元嘉
十五年徵至京師立學雞籠山數幸問資給甚厚
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二十五年詔曰前新
除給事中雷次宗經明行脩自絕詔命宜加升引
以旌退素可散騎常侍又不就再徵至京師築室
鍾山扁曰招隱猶秉昔操不入公門每自華林入

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宋書南史〕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性至孝居
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
舉秀才宋高祖辟主簿及太尉參軍俱不就而東
下入廬山與釋慧遠居久之還江陵三湖已而二
兄卒孫累甚衆家貧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皆
受不辭其後子弟從祿乃悉辭不受爲高祖上書
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兎罝潛處考槃未遜側
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值棲

山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辟太尉掾太
子舍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並不應悉圖所游諸
山水於室壁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
懷觀道臥以遊之耳又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
響元嘉二十年卒衡陽王義季與江夏王義恭書
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
惻愴不能已已
〔十八高賢傳〕張野字萊民陶淵明之姻也學兼華
竺善屬文舉秀才府功曹州治中俱不就性孝友

田宅悉推與弟一廛之粟一味之耳分之九族躬
自菲薄不改其樂後以散騎常侍徵不就自號東
皐老濵
〔十八高賢傳〕張詮字季顒性姿高逸帶經而鋤度
亮欲以爲潯陽令後以散騎常侍徵俱不起
僧十二人慧遠慧永慧持佛䭾耶舍佛䭾跋陀羅道
生曇叡曇順道敬曇恒道昺曇詵
〔山疏〕釋慧遠姓賈雁門人也受法於沙門道安遠
之素業本治義學兼修禪定術道載辯富有藻辭

又當清談之時所謂空谷之足音宜其見重於儒
紳矣〔出三藏記〕慧遠在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跡
不入俗〔慧遠廬山集〕初桓玄篡立劉裕興義兵攻
之玄挾安帝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彼江陵奉帝東
還無忌勸師迎候師稱疾詔書勞問敕江州二時
給米資奉遠上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
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
光慰愧懼之深實感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
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曰[illegible]中感懷知所患未

佐情甚耿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惰遲遲乘
常本莫經過相見法師既眷素山林又所患未痊
邈無復因但增其歎恨耳（慧遠年譜）安帝屢詔師
輒稱疾義熙五年詔賜御輦以便出入（神僧傳）鳩
摩羅什贈遠鍮石雙口澡罐遺偈一章（黃山谷）遠
法師持律清苦過中不受湯蜜而作詩換酒飲陶
彭澤送客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過溪大笑而別
蓋能不爲律所縛云（唐書李蔚贊）佛說入中國華
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之僧眾架

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誇脅而倡
其風（十八高賢傳）慧持者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
長八尺精究經論爲廬阜三千僧冠後入蜀住龍
淵寺旋又屯適不知所終（高僧傳）宋宣和間嘉州
暴風折大木中有定僧爲其鬚髮蔽體爪甲繞身
一匝奏事聞詔輿至京師有西天總持以金磬出
其定問其世族曰遠法師弟慧持也遠公在乎總
持曰遠公死七百年矣因問今將何之曰陳留遂
復入定詔送歸陳留賜以三頌免心和尚替七百

年定証咸斯人一念超越天下橫行
（山疏）佛馱耶舍梵僧也嘗至蓮社衆鐵如意示慧
遠不悟即拂衣去王子充曰當是時禪學未入中
國而北已見於此矣蓮社之僧此其最高歟
（十八高賢傳）道生鉅鹿人嘗於虎丘聚石講涅槃
經石爲之點頭
曇叡脫居建康烏衣寺彭城王義康遺之邪裘叡
以爲孱義康陰使人以錢三十萬貫之不從謝靈
運常就叡問經中奇字

道敬王羲之之孫也年十三隨從祖凝之守江州
因就遠出家冰霜瑩然德望尤著
曇詵能別鳥獸毛色鈍銳之性草木善惡甘苦之
味
（高僧傳）伽提婆梵僧也慧遠請入廬山出阿毗曇
及三法度等經
（高賢傳）辟蛇聖者慧遠弟子也不知所從來而善
辟蛇
（廬阜雜記）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淵明

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許飲卽往矣遠許之遂造焉
因勉以入社淵明攢眉而去嵩是時范甯少豫章
遠請入社甯不從
〔出三藏記〕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肅然心服〔高賢
傳〕靈運求入社遠以其心雜拒之〔嵩仲靈抄書記〕
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子髮纈而鬢須美面與身反
非令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靈運
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笑而不答〔高僧傳〕盧
循據江州嘗詣遠遠與之忻然道舊或諫止之遠

曰佛法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
〔宋濂匡廬結社圖〕匡廬十八賢圖一卷其二人
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揚眉欲言者道士
陸脩靜也一人斂客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一人
冠漉酒巾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可掬者
陶元亮也一人彌扇握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
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苴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
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一人俯
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一人居
持右低肩作禮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
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頤而反
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
〔高僧傳〕畢穎之新蔡人百二十三人之一也
〔補輯〕宋李沖元題蓮社圖記此圖初爲入路與清
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石巖又絕而上
有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巖之傍有
石梯度山逾遲而去不知所窮嵩嵓窮處橫爲長
雲藏覆樹腰巖頂其高溪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

石池有高巖懸泉下瀦爲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
激石而湍者虎溪也巖之外迤行而來者二人一
人登巖出半身者宗炳一人踞床憑几揮麈而講
說者道生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溪聽
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於床下者道敬也一人
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跪聽於其後童
子一舒足摳首有倦聽之意蓮池之上環石臺坐
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
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

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啟也一人
冋坐拱手旁視而沉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
指經者惠永也一人持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其
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鋏向爐而吹一人俯爐而
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有不置茶甌又一巖
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爲佛事者三人一人執
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坐而擎拳者道昺也
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
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錫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

意據膝而坐者耶舍也童子一人捲髮胡面持羽扇
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
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又蹲而汲者一人石橋之
傴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送
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怪雄覩捉巾瓶而立者
捕蛇翁也童子負筴却立而待一人乘籃輿者淵
明之廻去也淵明有足疾嘗以竹籃爲輿其子與
門生舁之前者若欲憩而不得後者若并負而忘
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

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曲笠童子負
笈前騎而行凡爲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器
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灑落泉石秀潤追于藝
於筆下萃辟贊於掌中閒閬恍然若與之接揮麈
而談者如欲縣河吐屑肆辨而未停嘿坐而聽者
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沉思者如欲鈎深步
遠叩玄關宅靈府而遊乎恍惚之庭梵唄者如欲
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往來如
御風而還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

軒渠絕倒達於衣冠盡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
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童僕張吳誇千載而獨
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有伯時之筆非伯時者不
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其
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伯時於余爲
從兄寔山林莫逆之友爲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
余得之遊居寢飯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
因記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

補輯 宋葉夢得蓮社圖記自遠社者其遺跡尚在

余少屢欲往遊今老矣勢必不能至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僧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必如蓮社之數追其故事于山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瀦其下流于山夠崖爲澗爲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徘徊澗谿想見遠時輒慨然如見其人

右慧遠影堂

南唐元晧影堂記　一眞絶跡諸法本無不憑有有之緣孰究空空之理慧遠法師外則詩書禮義按引辟機內則戒定慧解入眞實際在昔影堂猶多毀圮晉帝之龍輿雖在石門之雁塔淌墜大吳大和一年詔改封平原王爲德化王移鎮九江既次民獎仍奉佛乘雄帥二林栖神眞境復陳香錢大會緇徒迴步師堂俯仰良久眷言重搆盆展清規輝華若天界飛來嚴麗狀龍宮湧出鴛尾菱翠甍凝松檜之煙寶鐸叮噹夜泛蓮花之漏一千年之氣貌紛綸重新七百載之車輿安藏未固

補李演影堂碑　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因以曾陳

前秀鋪錄今聞可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陁利花性非外染矣

十八高賢影堂

山疏　影堂以祀前十八賢中有僧慧元不知何許人傳亦不載又慧遠年譜歲庚寅劉遺民著發願文辛卯王羲之曾孫道敬始出家庚戌劉遺民端坐而逝辛亥道生始入社壬子佛䭾耶舍始入社疑此十八賢者乃後人所追叙非一時發願之人也

無名氏題影堂　白蓮社中朝士六八人山庭月角紆紳岸幘無後先無彼此傲然有輕軒冕外塵埃之態沙門十二人雲標鶴格赤髭碧瞳無海番無華夏軒然有剎辯品出世間之表千古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

補輯十八賢傳　㓜傳者不著姓氏宋陳舜俞宋沙門懷悟俱因舊本詳正之咸淳間四明沙門志盤作佛祖統紀立淨土七祖以遠公爲初祖而永持十七賢諸百二十三人附爲萬曆間南嶽曾鳳儀

刻淨土志于湖東黃寓庸刻之禮部者亦即志磐誌而刪其初祖以下六人

〔補輯〕遠公義熙八年建佛影堂敘佛影光相者僧傳止言西域道士萬佛影銘序止稱罽賓禪師謝靈運佛影銘始言法顯道人

范䂓曰影佛有三各有証據吾按其日其一在那竭羅曷國城爲龍留影以慈善故是以影禁也一在那竭羅國城千佛盡當于斯留影是以影授也一在伽耶城爲遂龍券留影相解是又以影從也

夫影似也借也天下固有不脊于眞而脊于似者則至人亦不用其眞而用其借焉耳譬之人然人不奇而人之影亦已窈忽不測矣噫此西方影教也亦終以爲影而已矣

虎溪

〔山疏〕虎溪在東林寺前上有三笑亭

〔補輯〕陸游記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磚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余勸主僧去磚使少近自然

〔高賢傳〕慧遠送客不過此溪過則虎輒鳴吼背送陶靖節陸脩靜不覺過溪虎鳴吼相顧大笑世傳爲虎溪三笑

〔補輯〕明姜略記嘉靖丁亥歲孟冬月游東林山路逶迤樹木蕭瑟馬踏殘黃印地有穀但楷枝楓葉遙望如火樹然就近祇見其老態難同二月花之嬌媚耳獨蒼松翠竹挺秀於風霜中不覺到虎溪案背俱山前後如畫泉流環遶潺湲不絕響兩坊高聳一日虎溪一日西江第一山金碧煒煌騷人創見當仰天大笑况元亮諸公何怪三笑耶東林

老僧引至一亭亭下有橋橋下一洞匀水暗流蝙蝠輕飛出入洞口畧不避人扁曰長舌溪驚問之僧曰因溪聲不斷名之耳又引至井亭井溪三尺許涵雨不盈久旱不涸一泓清澈照人面目如鏡入坐方丈名公佳句崢嶸四壁起而誦之惟恐其盡信哉江西第一山也既而語僧曰東林始于慧遠僧荅以遠公有墓塔在寺西步行萬樹中一祠祠中藏墓纍石堅確如錚錚之鐵已而日色啣山還宿東林僧房四山静峭忽落木之風颼颼振谷

少項鐘磬齊鳴群僧禮佛唄誦徹于霄所雖黎明
過雲之調亦不過此啟戶出視碧天如洗星辰燦
列半月高懸于喬松之上星月之光宮殿之色上
下照耀久之寒氣逼人不能久任已而猛虎一敁
山谷動搖群伏驚駭語左右曰此眞虎溪矣遂執
枕次早作遊東林記

郭正域詩三公出此橋拍手笑何事勝出遠公來
稱却陶劉意

補輯曹谷遊虎溪至天池詩江州公事畢命策向

匡阜悠然過虎溪誰識三峽口錦澗如叢叢排空
復錯組展費腰欲折螺砌齒屢扣乃見廬山高承
叔歌不醜哉鬼斧劈崖裂鴻濛訶中有清虛宇
岧嶢猙獰蚪蟠蹋到半天怪石倚左右碑碣臨萬
仞剛風時一吼邃壑起兜羅貫岩摩佛手古寺竹
林溪漲臺松徑陡空蒼憨九奇枝擊甲二酉引睇
微茫間色秀紫桑柳石虬稠底動老人岩下走我
匪少文徒敢附盧敖後一武一凝眸數武一回首
四顧勞應接藤根小憩否褰裳天池巔信宿夫豈

偶幕月清襟帶爵煙鐘洞臟子夜聞蒲牢惧若起
抖擻僧云文殊臺隱見金光璨疑是龍藏珠尺五
戲星斗漉酒亦逃禪翻經總起有身在雲霞中何
物獨懸肘猿鳥盟未寒鸞鶴契良厚山林更有期
僑也民之冊

補輯黃汝亨虎溪逢三昧和尚詩偶過三峽堂政
值三更午試問三昧師汝律是何年淤泥生蓮花
香積非淨土送我且過溪山靜不驚虎

宋景濂匡廬山社圖此脩靜即所謂簡寂先生

者也宋樓鑰日以吳筠簡寂觀碑考之脩靜與慧
遠相去久遠似非其人王禕經行廬山記慧遠卒
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二脩靜歿於宋元
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三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
之脩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脩靜纔十三
歲宋元嘉末脩靜始來廬山是時遠公死已三十
餘年靖節死二十餘年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
蓋有兩脩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
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陳舜俞皆

有遠比是非之未決者耶
范勱曰天下有積疑之所集沿而積之至于積非
與天下有積是之所集沿而積之有不得其是者
矣今以東林十八賢一人云然千人云然而問其
然則曰以其云云之而然也嗚乎云云之而然者
必有不然者也考遠公結社在晉武帝之太元十
五年庚寅至恭帝義熙七年辛亥生公始入社則
遠公年已七十有八矣至宋景平元年癸亥周續
之卒年四十有七至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癸未宗

炳卒年六十有九至元嘉二十五年戊子雷次宗
卒年六十有三則當結社之歲續之年纔十三炳
年纔十四次宗年纔四歲耳日月互異不僅如王
褘次脩諍于慧遠也且遺民誓辭百二十三人張
野塔序亦不別其與社何人梁慧皎作傳止載遺
民次宗續之類之及炳野詮七人亦不紀釋諸賢
何氏則陳舜俞所輯十八賢者亦據傳本刊正之
耳蓋其時中原橫流惟蓮社可安枕激諸賢往托
焉聞其風者就其前後所至名高一時得十八人
因以張蓮社之目故舊傳外彤堂又有釋慧元高
僧高賢傳及結社圖又有異類之則十八賢者自
一而數之累進而九九四焉其非綜十八人于一
日合一一而一之也後之人猶以云云之而然也
嗚乎天下之然不然涸于云云者又幾何也

【蘇東坡書三笑圖後】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
三人者皆大笑至於冠屨衣服手足皆有笑容其
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大笑世言佚儒觀優而笑
或問其所見則曰彼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寫呈

欽之兄想亦當捧腹絕倒撫掌胡盧冠纓索絕也

【蘇東坡三笑圖贊】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
其樂也天哤此小子糜鹿徂徠爾各何知亦復粲
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氷壺聰明卓錫泉

【陳舜俞廬山記】遠與殷仲堪論道殷才辨縱橫遠
指流泉謂之曰君侯聰明若斯泉矣

【補輯唐皮日休聰明泉詩】一勺如瓊液將愚擬聖
賢欲知心不變還似飲貪泉

（補輯）宋蘇軾三泉詩）皎皎若下泉無人還自潔不
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
（補輯）明王在晉三泉詩）一點靈光映碧潭龍涎分
沫寶珠含西來卓錫能飛雨留與高禪說仲堪
（周景式廬山記）遠法師遣諸道人行十地息此而
渴法師以杖掘地泉出天旱法師令道人讀海龍
王經泉中有物如蛇而角騰去須臾即雨
先塋鑄蓮花瀬金文殊蘇白堂
（遠法師傳）遠建寺時鬼夜爲之壘牆

（慧遠年譜）遠弟子慧要立芙蓉十二葉於泉水中
因波轉以定十二時
（遠法師傳）初陶侃刺廣州有漁者得金文殊像於
海上阿育王之所造也侃送諸武昌寒溪寺及侃
督江州使迎像來江州積十力不能動比入舟舟
又覆沒遂已其後東林寺成遠默禱之像冷然自
至遠爲之建閣以祀之
（補輯）宋王安石文殊像現瑞記）番陽劉定嘗登廬
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

王荊公記其事其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
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觀可以
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旣圖之
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
年九月二十七日視其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記
蘇白堂以祀香山東坡巳上並廢不存
（補輯）唐元覺僧東林寺觀音方丈記）郡川僧文捨
二十萬於新殿東南造觀音方丈一間四厦西轉

岐棟屈曲間出廊廡又以香泥伏合門功德克類
端莊天飾梵儀如語如默危冠百寶風容動搖式
緊李拳靈旣斯在
東林律寺也其後禪學興禪者乃繼居之曰虎谿菴
主日自遵正覺禪師日常總照覺禪師日慧圓上座
日覺海法因菴主日法閦上座日卍菴道顏禪師高
雅之士文藻之僧亦皆寓焉
（雲溪友議）唐韋丹與詩僧靈徹爲忘形友丹爲江
西觀察使徹寓東林丹以詩寄之曰王事紛紛無

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峰
前必共聞徹酬日年老心閒無俗慮麻衣草生亦
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雞頭集）
辛册與雲叔唱和詩什頗多韋存曰徹公近以匡
廬七詠見寄皆麗絕于文圖七詠者蓮花峰石鏡
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鐵船峰康山廟也（徹寄包
侍御詩）古殿山陰花木春池邊政不一閒身誰能
來此焚香坐共作廬峰二十人（權德輿酬徹上人
詩）蓮花出水地無塵中有南宗了義人已取貝多

翻半字還消陽讖論三身碧雲飛處詩偏麗白月
圓時性本眞更喜開纖消熱惱西方社裏舊相親
徹後不久亦去權文公有送徹上人廬山回歸沃
州存
（長慶集）白樂天於東林寺經藏中見遠大師與諸
文士唱和集卷其後亦以所著文二千九百六十
四首爲六十卷納于藏中約不借外客不出寺門
今並不存
（山疏）中峰本在東林時趙子昂馮海粟皆與往來

本嘗書金剛經畧義以遺子昂見起義遂解金剛
者皆不能及其所居菴凡以十數皆名幻住其作
菴也馮趙爲之般運土木以執役云
共石刻李虞二碑及趙刻
（山疏）李邕虞集東林寺二碑在寺東山麓多側落
嘉靖乙卯戸部主事田汝耔搆亭覆之趙孟頫
所書本中峰翁東林寺疏斷碑在寺内
藝文
（唐李邕東林寺碑）古者將有聖賢必應山岳尼丘

啟於夫子鷲嶺保於釋迦衡阜之託思天台之棲
顗豈徒然也故知土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則
異人不降陰隲潛運玄符肇開宿根果於福庭大
事萌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大元九年慧
遠法師之所建也世居雁門樓煩俗姓賈氏童妙
神悟壯力精悍初涉華學不讀非聖之書中留於
經尤邃莊老之說嘗就恒岳覩止道安火遇於薪
玉成於毳雖根種諸佛而果得一時師子吼言載
聞頓喻維摩結答更了空門安住四依脩捨二法

和尚數日吾道行者惟此人焉屬朱序尋弋銘徒
逃海道由茲嶺異夢宿誡詔其徒曰是處崇勝有
足底居居地若無流泉爲云法宇大雄神廟特異
蓮峰結跏一心開示五力以杖刺地應時涌泉既
荷殊祥因立精舍堅臥禁戒弘演妙乘浮囊毒流
木鐸正教首唱南部轉覺後人以智慧力斷煩惱
鎖由是真僧益廣妙供日崇隘其本圖弘其別業
乃進自香谷集坎安棲卽曇現之門生睹慧永之
阿若相與撰平圖踰層岩在山之陽居水之右經

其始而未究其末有其所而未虞其勞當是時也
桓玄司人柄斡國均以禍難巖肉憍檀施晝日力
之費盡土木之功繚垣雲連廈屋天聳如來之室
宛化出於林間帝釋之幢忽飛來於空外至若奧
宇冬燠高臺夏清玉水文階而碧沙瑤林藻庭而
朱實琉璃之地月照灼而徘徊旃檀之龕吹芬芳
而馝馞相事畢集微妙絕時羅什致其瀑飛巧窮
雙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役堪樞衣而每談
盧循避席而累贊道弘三界何止八部宅心敎闡

十方足使諸天迴首親其育王賾罪文殊降形蹈
海不洗驗於陶侃迫火不爇夢於僧珍願苟存誠
祈心通感既多而以出日午積陽以作霖則有影
圖西來舍利東化或塔涌於地或光屬於天謝客
欣味而成文劉斐詆訶而革思所以山亞五岳江
比四瀆地憑法而自高物因詞而益重洎梁有崇
禪師者傳燈習明安心樂行指拳猶昔薪盡如生
次有果願二法師僧寶所欽克和止觀法物爲大
用繼任持上座曇傑寺主道康都維那道貞等皆

沐浴福河棲止淨業諸結已盡白黑雙遣衆生可
度各色兩忘纂盛名於舊人啟新意於今作重建
雅頌遠托鄙夫代斲有慚叠云傷手捉筆除勇爲
議齊賢但相如好仁慕藺名而激節伯喈聞義讀
曹碑而羨能儒青色於藍水寒於水非日能也因
請學爲其詞曰靈山兆發真僧感通刺泉有力呵
神致功法曹外演禪心內融性除偏執門闢大空
騰醴雲集底居峰薄越嶺圖勝降平規慱信臣檀
施護供興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巖幢涌出寶塔

沙來尊容月滿法宇天開化城改築道樹移栽松
清梵泉石蔽花臺金容海涌法宇山鳴毒龍業消
漁子心變萬里西傳一時東現華戒異聞旁厚驚
聆遠實法主謝惟文伯光須景彰德名增益助起
江山殺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了性了義或
古或今止持紹律定慧通心觀物情至懷源道深
敢憑淨業永紀禪林

〔補輯〕元虞集重建寺碑在晉則有殷仲堪之記終
唐之代寺之興廢歲月及江西觀察使韋丹父子

施建閣等事則有李邕白居易蔡京李肇崔黯諸
記宋元豐中江西漕臣建言律居之僧以父子甲
乙相繼垂七百年而遠師之教極敝奉詔盡撤律
為禪以照覺總公始居之而少林直指之傳赫然
大振末冠流俗風靡信從則有黃庭堅黃商張商
英之記南渡後載燬載作則有陳謙之記國朝崇
尚象教數有金旛寶香長明燈之賜延祐庚申寺
又盡燬今哲公率其同事守䄂等自悉其力為之
凡十餘年而後成

〔補輯〕智顗奉旨王述匡山寺書峰頂寺者是齊慧
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峰次梁慧歸在後登
躡方建伽藍峰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咒願清
流盈滿天降甘露于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
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
大化江左賓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峰頂以
歲為日美玩忘勞然下山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
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為兩寺檀越庶藉影響得安
心禮誦度誠用酬洪澤

〔宋謝枋得僧白蓮社疏〕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
禮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場天燈已放光明鬼火豈
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無窮請看紅日出山
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棟宇鼎崇五十三
參華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千寶座殿堂非
一處安排居士辦心諸天著力豈無長者指火宅
之金銀恐有名賢捨鍾山之屋宇且須餘財餘粟
便歌美奐美輪一日圓成八方讚歎七寶布施好
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盡道是君家福德〔修諸

〔天閒疏〕蓮社虎溪是法雲地善談慧地華嚴能游
化物利天兜率陀天此非一發氣吹噓所得成須
五鳳手經營之乃可鈎心鬭角共看抱地之綴迴
佩玉鳴鑾不是飛雲之歌舞俯視于大千世界上
有二十二天人世出世間漢來漢現希有希有西
方天竺國飛來真如真如昨夜妙高臺夢見吾爲
法施汝拼肯心脩白蓮社經堂疏廬山一條瀑布
流到東林華峰十丈藕船種成淨社從此枝枝葉
葉處處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壽入龍宮藏

此爲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而得圓
明任他栽火裏兄紅看我出泥中青白從聞脩覺
悟色香空
〔元本中峰脩東林寺疏〕借匡俗先生之隱廬山高
哉自樓煩大士之來吾道東矣衣岩谷爲錦繡飾
土木以金珠宜神物之有歸登界方之能崇過盛
必毀天官六丁而下取將舍舊圖新視融同祿之
相吾子看神運鬼輸而至有天造地設之奇沿而
迴波復見蓮花之漏空中榔筆猶存貝葉之書雲

錦九疊屏風樓閣四時花雨風旛動處揷竿竹建
精藍海印發光盡大地皆檀越
〔唐李太白東林寺詩〕遠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
清東林鍾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
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
沒又別東林寺僧詩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
別山僧去何須過虎溪
〔唐孟浩然舟中望東林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
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

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坐聞鐘
〔補輯唐孟浩然貽東林故人詩〕江路經廬阜松門
入虎溪聞君尋寂樂清夜宿招提不徑山精怯禪
林怖鴿使一燈如悟道爲照客心迷
〔唐王昌齡送廉上人還寺詩〕石溪流已亂苔徑入
漸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常爲廬峰意況與
遠公違道性淡寂寞世情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
復無清機
〔韋應物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詩〕因時省風俗布

息迫高年建隼出潯陽整駕遊山川白雲欲晴經
群峰列遶天嶔崎石門狀杳靄香爐煙榛荒屢罥
罣遙側砯巖顯方臻釋氏廬時物屢華妍曇遠昔
經始於玆閟幽玄東西竹林寺灌注寒澗泉人事
既云泯歲月復已綿殿宇餘丹紺磴閣峭欹懸佳
士亦棲息善身絕塵緣今我蒙朝寄教化敷里鄽
道妙苟爲得出處理無偏心常同所尚跡豈辭纏
牽

補輯唐李頎東林禪居張峰將身世百衲老寒脛

蘿條慰春汲巖泉恐討論且願啟關鎖于焉徵尚
存

補輯唐朱放贈靈一上人禪客知何在春山幾處
同獨行殘雲裏相見暮雲中請住東林寺彌年事
遠公

補輯唐白居易憶二林僧遊詩一別東林三度春
每春長似憶情親頭陀會裏爲通客供奉班中作
老臣清淨久辭香火伴塵勞難索幻泡身最慚僧
社題猶處十八人名空一人

補輯唐羅鄴題遠公北閣楊懸高樓語既僧盡茗
香

黃滔東林寺雜詠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
終嫌晚重遊預作期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翻
譯如曾見白蓮開滿池

僧齊已東林作寄金陵知己十八賢眞在時來拂
榻看已知前事遠更結後人難泉滴勝清磬松香
擅白檀憑君聽朝貴誰欲獻簪冠

僧唐貫休東林寺詩赤旆檀塔六七級白菡萏花

二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補輯唐杜甫留別休上人詩隱居欲盡廬山遠麗
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制作長開篋笥擬心
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峰
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補輯唐僧靈徹宿寺詩天寒猛虎嘯岩穴林下無
人空有月千年象教今不聞焚香獨爲鬼神說

元李洞過東林寺颯風破西村雨氣昏泠泠澗水
竹間聞山頭知有靈僊過十丈光明五色雲

補輯明邵寶東林寺詩我行春山拾瑤草輿到塵
崖何處好東林雙澗撥水雲倚塔蒼松錢柯老遺
跡可賞遊可永午風隨步岩花開遠公有道吾未
識千載會見淵明來匡廬佳氣迎馬首萬峰明月
今宵酒堦前嘉樹多周人莫向尋常論不材清晨
海日光照庭蒔陽北望橫煙汀僧斜曾為論山色
覽盡江湖終眼青
補輯明王守仁次韻詩昨遊開先殊草草今日東
林遊始好手持青竹撥骨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

壑笙竽松籟哀千峰掩映芙蕖開坐俯西巖窺落
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
一杯酒種蓮採菊兩荒涼慧遠陶潛骨同朽乘風
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邊沙汀他年海上望廬嶽
煙際浮萍一點青
補輯明徐渭附僧雲大禪者詩古塔凌空寶閣款雲
峰上去路遠迷山日覆稍僧人出湖水行舟帶葉
殺風靜鳥翔施飯石日斜魚聚放生池袁分心地
元無住卻共飛雲此住持

補輯明李舜臣東林詩谷轉遙青嶠煙扶下赤坡
秋山淨葉少暝徑咽泉多勝迹餘溪沼荒齋到薜
蘿更邀明月上徙倚孫箕莪
明王慎中遊東林登天池詩年來知淨理在世比
虛舟偶此同生滅因之任去留色空廬阜起禪定
虎溪流已矣東林社長廊偶葉秋
明俞憲宿東林詩身世元無定真同不繫舟欲隨
春草去偶爲白蓮留宴心分梵偈濯性俯溪流惆
悵題詩客蕭條十二秋

明孫應鰲同泉使藩伯夜坐寺詩雙林偶爾成三
笑今日何須羨古人野雪寒衝山影破岸梅高映
月華新禪心法界元俱幻酒醆爐薰且共親最勝
天池看不遠但將明發陟嶙峋
補輯明李維楨東林詩上方臺殿掛煙霄指顧遺
蹤六代遙塔影振懸雙樹月鐘聲徐應九江潮梁
橫斷壑雲長覆澗咽寒泉雪未消莫問白蓮開社
地芙蓉山色總蕭條
補輯范會達友人遊東林歌瀑布泉高數千尺万

道爭飛練光白此中自昔高人居瀑布泉下逃名客遠公元亮劉遺民俱是當年蓮社人知君此日九江去將過東林形隱淪風前舉酒落華多連江寒雨送流波欲泣耻爲女子顏縱思高咏瀑布歌瀑布歌兮將送君香爐峰上氣氤氳廻峰九轉多猿狖向月哀鳴散入雲一望荆吳木森然悠悠君去別經年問予別淚知多少去看廬山瀑布泉

常總塔遠公塔院并塔

東林寺西有常總禪師塔塔南有東林寺橋

(山疏)常總塔在雁門塔東二百步骨今不存惟塔在

(照覺禪師傳)禪師劍州尤溪施氏子也母夢金人授白蓮花而生師年十一依寶雲寺兆法師出家十九受具戒神觀秀異犖犖翔虎視偉如也後得法於黃龍南元豐三年詔升東林爲禪寺南昌守王韶請師住持爲東林第一代祖師其徒相謂曰慧遠讖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改吾道場今符之矣後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辭不行賜紫方袍號廣慧大師元祐四年賜號照覺大師師宴坐處白光滿室奇香氤氳六年九月示疾留偈坐逝

(蘇東坡贊)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撫掌談笑不起於座而使廬山之下化爲釋梵龍

(補輯)東坡贈常總詩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常總塔西有遠公塔院內有遠公塔

(山疏)遠公塔相傳其墓門在塔南塔下朱樂中有

人開之見遠兀坐其貌如生焉

(謝靈運慧遠上人塔銘)(張野序)法師諱慧遠姓賈雁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游問許洛二十一欲渡江就范宣子時王路尚梗有志不遂遇釋道安於關左一面定敬以爲眞吾師也扣簪落髮求眞道場沙門曇翼毎資燈燭之費安聞曰道士誠知人法師精贖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鑒淵遠般若無生之教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冥宗與遠心等至安常

歎日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旣沒振
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畢翳門
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杭氏以
震主之權苦相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終
莫能屈俄而制使沙門盡敬王者法師懼大法之
將淪格言爲乘桓知不可强俯而順焉旣道漸中
山名流遐域外國衆僧咸來向禮非夫道深德廣
焉使能緇默同歸異域致敬但新經未表晉地律
藏歷年莫正禪法耳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

異說惟法師深存遠圖大援群生乃命弟子遠迎
禪師究尋經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迹
皆歸旋胡本旣得傳譯搜尋備盡法教是故心禪
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無空郎色三
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
抱羅什見論而歎曰漢地未見斯經便闇與合若
夫溫心善誘發必遠言使寄林嶺遊與能徹雖復
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遊神無
生之門所謂言斯可法行斯可樂矣仇石漱流兼

終一槃怡和交春三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絶
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旣於此矣
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欲之
緬邈傷語晤之永淚敢以淺見揚德金石辭曰凡
流垂眞三乘歸佛道往絶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
昭哉慧日撥亂以定開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
往若人乘生攸如月朗遠賞鑒物知秩知廣息心
空谷訓徒幽壤秦皇稚惑赦理通倩王孫倫解達
死滯生夫子之悟屢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

惟清惟峻若隔迥絶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
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實隆厥軌捷度練數耳露
流律律藏弗故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仰好人景
溥命盡宗傾理湮寒暑轉易悲與泉壤秋遂四遷
春鴻五響孫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
想

謝靈運慧遠誄道存一致異代通輝德合衆妙殊
方齊軌昔釋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法流於江
左聞風而悅四海同居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

衆僧雲集勤脩淨行五百之季仰紹舍衞之風廬山之陰俯演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乎誠願未遂哀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静息動懷眞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窺牖鑒不出戸明明高臺肅肅法庭既嚴既静愈高愈清廣演慈悲饒益衆生盛化濟濟仁德怡怡生盡歸素死增傷懷三光寢晰日月沉暉嵩木喪尼哀直六年今子

門徒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栢雲藹岩峰川谿如泣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形違始終銜恨夙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補輯 遠公既化門人累石作荔枝塔覆之號下方塔塔院大殿千華三昧和尚建也

唐王維 遠公龕詩 松路向精舍花龕歸老僧閒雲飛錫杖落日低金繩入夜翠微裏千峰明一燈

僧靈徹 遠公塔詩 古墓石稜稜寒煙晚景凝空悲虎溪月不見雁門僧

補輯 韓詩過廬山同司李范初題遠公遺像詩并引 余將買山兮山中無人其焉如余將問津兮水之浩浩不可以久居幸瑭子於湫盤之鄉交蘆之餘其可見者鼓枻而獨往其不可見者無得而親疎庶幾煙波滅沒之間或一遇其初者乎系以詩

詩曰 天地一交蘆百年等流水達者雖有情而要無物累公子妙英部道氣不可遏蕭然五湖上半舟寄其旨柔櫓若輕鷗汎汎烟波裏烟波正浩浩

蛟龍無數起公子意等閒鬚眉生靜理心跡了不關左手列岡史三山在我前朱霞照宛委東風吹素豁寒霜透背紙斯人既見之披圖一狂喜若向畫中看雪上鴻如此

李演 影堂碑銘 粹然純綸是惟至人含德摛耀升陽發春道光海域幽遯嶽濱六髦棄簪八士辭巾緣徂物謝跡留事往百億神遊恒沙化廣昭昭遐軌冷冷末響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遠咏芳風思覩遺像求之列珊爰構棟宇式是道宗旌

休垂洪地久山崇
〔補輯〕劉軻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塔在香爐峰
下
東林寺側有宗炳宅
〔山疏〕宗炳宅者炳在廬山時所居也已而東還其
後劉宋時其孫宗測亦自都下來居之魚復侯蕭
子響爲江州厚贈遺之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
遠來至此量力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蓋然已
足豈容當此橫施宅今不知處

劉慧斐離垢園
〔南史〕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傳學能屬文起家安
成王法曹行叅軍隱居東林寺構園山北號離垢
時謂之離垢先生園今不知處
張孝秀隱居
〔南史〕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爲安成王別駕
頃之去居于東林寺性通率常冠穀皮巾躡蒲履
執棕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上普通
三年卒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梁太宗甚傷悼之

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隱居今不知處
裕老菴
裕老菴者宋王部少時所嘗讀書處也菴前有老
松樹部賦詩云云王荊公爲江東憲大加稱賞遂
爲知已菴今不知處
〔補輯〕陸游記二林之中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
爲遠公雁門人遂髣髴雁門邑里作此市漢新豐
之比也
桑喬曰大慧杲從容張定遠諸公間其言論皆本

忠孝遠乃謂沙門不當盡敬王者此三代英君義
辟所必誅絕乃像而祀之何居
香谷西林寺
遠公塔西北有谷是爲香谷
〔山疏〕香谷者沙門慧永結菴宴坐處也事具西林
寺語中
香谷之原有熈怡大師塔
〔唐許堯佐塔銘〕大師體識淇靜風度端敏受具戒
於南嶽脩靜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學者

羌有纔理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永
釋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至德初隸東林
寺居耶舍塔院大曆五年隮五老峰望彭蠡臨湓
布乃搆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
垢近蹊松徑以求清涼然趨風望景攀危犇重翼
如而至者難以數計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十二
年七月召門弟子曰吾臨化還須臾寂滅大師嘗
與故太師吳國顏公眞卿故丞相天水趙公憬故
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群今吏部侍

耶弘農楊公於陵爲恭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斯
得塔今不知處

劉遺民禪室

(山疏)劉遺民禪室在香谷北澗上今不知處

香谷之南下有西林寺

(山疏)西林寺者故沙門竺曇現之禪室也竺死其
徒慧永自太行至潯陽因就居之太府卿潯陽陶
範爲之立寺曰西林而永又別立菴於寺後山上
以禪思焉當是時有二虎侍而菴又常香故名其
口伏虎菴谷曰香谷泉曰香谷泉事見歐陽詢所
林寺碑十八高賢傳云江州刺史陶範捨宅爲寺
非也慧永姓潘河內人

(高僧傳)慧永年十二服事沙門竺曇現又曰慧永
室中有虎人畏之則驅令入山人去復還又曰慧
永感虎來馴

(高賢傳)慧遠道業不下遠公而眞素自然尤勝於
遠將軍何無忌嘗與二宿集於虎溪遠既久馳名
望從徒百餘雍肅有序永衲衣半脛荷錫林下飄

然而來無忌顧謂衆曰清散之風多於遠矣(唐韋
册)懷永公詩空山泉落松窗靜閒地草生春日遲
白髮漸多身未退依依長在永禪師

(十八高賢傳)慧永塔在寺西二百步

(唐顏魯公題誌)唐永泰丙午歲眞卿以疎拙貶佐
吉州夏六月癸亥與殷亮韋柏尼賈鎰揚鵬瑟于
西林寺有法直律師深究清淨毘尼之學即律祖
師志思之上足余內弟正義之阿闍黎也納懷遠
現二公之遺烈遵余躋重閣示余以張僧繇畫毘

廬佛像梁武帝所賜繡鉢袋因寓題歐陽公所撰
碑陰魯公顔眞卿記今不存

寺側有蕭存隱居

蕭存者文元先生蕭穎士之子也仕爲金部員外
郎以惡裴延齡棄官去歸廬山子東爲邕南從事
又嫁柳中庸韓文公愈少時爲存所知其後愈自
袁州入爲祭酒經廬山過其山居存諸子皆凋謝
惟二女在爲尼江州愈題其舊堂曰中郎有女能
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廬山過舊隱空將衰

淚對煙霞

（補輯）僧一如眞照繼脩律戒于寺景陵王鳴玉爲
之作重葺西林信響文

（補輯）宋陸游記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後有磚塔
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三級而止東西林寺舊額
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顔魯公
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顔書之冠是也

藝文

（隋歐陽詢西林寺碑）蓋聞不生不滅圓照偏知盡
去無來冥機虛寂言語既窮心行亦斷利見鹿苑
興捕誘之權伺迹鷲山尊汲引之路一音稱物隨
類得解三達教開迷途自識慧日寫幽法雨遐濟
德暢忍土是謂能仁然愉月譬鏡宜有隱顯彷彿
宗極抑資圖鑄道冠域中金剛爲大故神塔湧見
靈刹相望先有曇比丘俗姓竺氏本爲趙將知苦
覺之難安悟浮生之易盡以榮利爲桎梏視名聞
爲羈絆屛棄諠訛專脩冥寂虛舟觸遠津度早槃
玄風獨有息心無侶匡阜北嶺地接層峰日月之

所縈廻雲霧之所蒸液激白水於紫霄照離暉於
石鏡南瞻五嶺北聯九州貞遯忘歸幽棲是卜法
師秉心萃止負錫來儀樹守山間游情梵表及還
邛化藉草岩間有息慈慧永河內繁氏高足稱首
人師物匠儀無虛位理必淵湮服道御身引善教
物形性兩忘寃親等觀故異香入室猛獸馴階紹
脩主業安禪結宇晉光祿卿潯陽陶範慕彼清敎
游茲勝地崇信正道稚尊式閭爲出俗之藩籬爲
入室之樹檖興建佛寺締搆伽藍指景贍星鳩徒

揆日薙草闢林增甲架巘夷峻築臺疏磴抗殿長
廊繞澗紆砌環池冬燠夏凉經行畢備命曰西林
是歲太和之一年永公化緣將盡曾無憂生之嗟
冥照幽通豈若逆旅之舍其日山房晦寂側塞幡
花洞戸凝溪鏗鏘音樂惟喜合掌奄然終謝年八
十三法師遠藏群品舟梁大法翮羽蠢族咸知締
向賈遠法師德高人世道被幽冥能屈萬乘之尊
中其再三之敬相望江海獨在伊人言發響依契
同符合自爾威定接式龍象咸洎感不虛至功有

歸焉但年代推薄寺宇凋敝悲達禪師太原王氏
世歸至德物仰高韻爲善終日匪憚劬勞自東徂
西興建佛事爰自金城至于淮水亘陸遵渚莫匪
敎門宅占柄空回心自遠虛室生白房櫳引霤四
部翹誠頭目頂禮禪師報云欲於道場營建七間
重閣勸募之侶咸百其誠以大業二年爰戒匠人
匪日斯就遠迤飛閣秀出干霄延袤層軒俛視無
地鑪香與峰雲共鬱鐘梵與幽谷合響有頃達公
往長沙模寫瑞像及刻優塡王像即輕舉扁舟儀

而旋迺所造法身光相殊特勢超鎔措功踰琢磨
舟艘競姿紫銑爭權力雖人就妙乃神輸大業十
年達公寂滅次有東林道生法師樹明因於往劫
發慧果於今生忘己濟物纂脩厥緒寺僧智正以
爲樹道風於長世詒德範於來葉莫若勒茲納碣
題以玄碑寓言雕篆稽首作頌乃爲銘曰二儀肇
判萬品流形恩愛煩惱繽紛靡寧三彰四倒癡惑
焦明十纏九結龍辱相驚遁廻三界輪環四生慾
流長騖薪火不停誰其拯物獨有能仁紆情緯識

即果明因開方便門示彼玄津雨大法雨洗滌溟
塵佛日雖隱弘道在人爰有開士粵來萃止鏟跡
銷聲爲法忘己置想依空求眞得理異人執挺大
法舟航希蹤祇樹標建道場披榛翦棘抗陸浮梁
切漢干霄含星浴日岩谷虛靜林樹閒謐宴坐經
行道極楷貴法門無二義揆歸一總駕大乘終始
竟畢像敎有形取諸相貨靈宇方固金剛不遷希
夷至道緬邈遐年須彌有盡法炬長燃咸慕偶讚
敬勒雕鐫

補輯周必大記西林寺流水瀰瀰循堦除賞玩不能去寺不經火惟不葺耳什僧稱書寺額佛像獨被冠纓訪水閣院已廢但存浮圖七級

補輯袁宏道自東林至西林記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富山足遠公奧而巷之宗雷陶謝塁足而崔賓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週其泓則澂暎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雲所

扃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帛波彝彝西望良久乃去

韋應物題從姪成緒西林精舍書齋詩棲身齒多暮息心君獨少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瀏泉前砌注清池北窻照果藥雜芬敷松筠疎僑胟屢隮幽人境每肆芳辰眺採栗玄猿窺擷芝丹林嶠紆衣豈寒禦蔬食非饑療雖甘此巷簞豈塞青紫羅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使移文誚

補輯李涉遊西林寺詩十地初心在此身水能生月即離塵如今再結林中社可羨當年會裏人

補輯白居易春遊西林寺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陽叢抽茗芽陰竇洩泉脉熙熙風土暖靄靄雲嵐積散作萬壑春凝爲一氣碧身閒易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適

補輯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無一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僧無可秋夜寄島詩暗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

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亦是吾兄弟遲回共至今

伍喬西林水閣詩竹翠苔花遶檻濃此亭幽致詎曾逢水分林下清泠派山峙雲間峭峻峰怪石夜光寒射燭老杉秋韻冷和鐘不知來往皆題客誰約重尋蓮社蹤

補輯黃道周藏西林寺詩乾坤未破碎開軸五溪雲范刎口此十字從敗墨中搜出其全文逸去矣予欲比之禹室六篆非僅同吉光片羽也

(補輯)(明)劉日寧詩西林互月影徙倚升誰看風習
惜松桸雲深大宅寒息心除五蘊依隱避三端駒
虎來何處遊人借玉鸞

、廣福觀

香谷之西有廣福觀

(山疏)廣福觀以祀匡續先生在香谷西一里所

(周景式廬山記)匡續者周威烈王時人(張僧鑒廬
山記)(定志經)周武王時人(古潯陽記)匡續者老子
之弟子(豫章舊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

(真僊通鑑)初先生高隱於虎溪之上已而僊去其
後漢武帝南巡狩詔立祠於舊隱慧遠立東林寺
時遂遷祠於山口之乾維天寶中嘗使使致齋保
大中節度使周宗奏賜田一所治平中改祠為觀
賜額壽聖紹聖祀降祝版州遣倅貳往致祀著為
令紹興三十二年以避德壽宮號改廣福觀仍賜
額先生在時人重其素德名其鄉曰先生鄉社曰
先生社今其名猶未泯云

(宋)謝灝廣福觀(碑)謹按古潯陽記先生名續字子
季周時師柱下史老聃得久視之道結茅於南鄣
虎溪之上俯練七百年定王嘗問柱下史伯陽父
方今神僊之在世者伯陽父舉五岳諸僊以對先
生其一也王召之日先生不見後二百載威烈王
復遣使以安車迎之未至之二日白日輕舉使者
訪其隱所僅有草廬焉回奏因命南鄣山為靖廬
山邦人以先生姓呼匡山又曰匡阜至今其鄉若
社因先生而命名虎溪由是為三十六福地漢初
以潛之天柱為南嶽鄣山為之貳武帝元封五年

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既而射蛟潯陽江中
顧問此山何神也有對以先生成道此山者由是
封為南極大明公建中靖國初封為靖明真人

(豫章志)慧遠記並具山紀中

(真僊通鑑第七卷)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弃俗著召
聘不起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覆笥山山頂有湖
周數里多靈草異物不能盡(識)有石雁春秋時能
羣飛湖傍有石井及小石笥笥藏玉牒記名山福
地及得道人姓名俗後服食得僊(山疏)真僊通鑑

匡俗匡續竝載而事迹絶殊似爲二人然今人多混稱蓋其人則古之逸民時遠世殊紀載無稽野史之謬俚俗之傳固莫得其實也

（眞僊通鑑）先生輕舉之後上帝命司吳楚水旱賜主廬之印統攝八部廬神俗因稱爲和廬先生水旱疾癘則禱之

（補輯）匡續仙去石上留驗䟽跡二大如碗盆涔水常盈曰驗䟽窪

（九江志）匡續墓在瑞昌縣歸義鄉匡葬山

許世昌曰匡子孝名列僊籍居成僊都固矣而晉宋時風俗衰壞兩林間朗然高韻尚不乏賢如此今憑吊遺踪范劉宗雷各行其志而卒爲良偶晤郎佳觀爲儒爲釋又安可以迹相也故昔詩曰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嗚乎亦可以想其大致矣

廬山紀事卷之十一　終

廬山紀事卷之十二

廣陵吳宗慈纂輯
燕山許世昌兄[illegible]輯
會稽范礽祖生父補訂

山北自烏龍潭西南行至隘口

香爐峰紫雲菴二崇福寺般若菴講經臺三化城寺

烏龍潭水硤口之山曰龍塹其下有磐石崖關房

（山疏）關房嘉靖中田道人建

磐石崖西爲香爐峰

（唐李德裕望匡廬賦）輕煙冉冉於爐峰岩香散於空谷

（山疏）峰南有石幢石橋石硎有石如人立故又曰石人峰峰北有小瀑布泉

（補輯）宋謝靈運登爐峰詩　晉㬢對秀岑延蘿倚峰壁旋淵抱星漢乳竇通海碧殊物藏珍怪奇心隱仙籍高世伏音華綿古遁精魄

（補輯）唐李嘉祐詩　西望香爐雪千峰晚色新白頭

悲作更黃紙苦催人多負登山叙溪藏漉酒中傷
心公府內手版日相親
〔補輯〕明倪元璐登爐峰詩到頂知山大他家盡小
巫試看爐似篆應予號為爐摩詰室安否稽康青
有無此原入畫格着我即成圖
香爐峰北下有紫雲菴
〔山疏〕紫雲菴者相傳即舊遺愛寺也成化間僧悉
釗嘉靖間僧無盡修
〔白樂天遺愛寺前溪松詩〕偃亞長松樹侵臨小石

溪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峰脊翠蓋煙籠密花幢雪
壓低與僧清影坐借鶴穩枝栖筆寫形難似琴偷
韻易迷暑天風槭槭晴夜露凄凄獨憩依為舍閑
行繞作蹊棟梁君莫採留著伴幽棲
紫雲之墟有鄭弘憲草堂
〔韋應物侍御鄭弘憲遺愛草堂詩〕居士近依僧青
山結茅屋疎松映嵐晚春池含苔綠繁華冐陽嶺
新禽響山谷長嘯攀喬林慕茲高世躅
白樂天草堂

〔補輯〕玉海云祥符二年十二月癸卯令江州修白
居易舊第以廬山有居易草堂江州有故宅畫像
猶存故命葺之
〔唐書〕長慶集元和中盜殺丞相武元衡白居易時
為贊善大夫上言此自古所未有之變宜速逐捕
期必得以雪國恥當道者惡其出位謫為江州司
馬因即遺愛寺西鄭氏舊隱築草堂居之今廢
〔唐白樂天與元微之書〕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
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

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
蘿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
簷間綠柳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
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
歸可以終老
〔樂天祭匡山文〕居易賦命蹇連與時參差願於靈
山棲此陋貿遺愛寺側既置草堂欲居其中參禪
養素開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由神門外瓢川
酒脯告虔於神非敢徼福所期鑒誠尚育

〔又祭廬山諸神文〕蔣仕郎江州司馬白居易以香
火酒醽告于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居
易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官得造兹山又聞
永遠宗雷同居于是道俗並處古之遺風而遺愛
西偏鄭氏舊㞐三寺長老招予此居創新堂宇亟
舊泉沼或來或往棲遲其間不惟翫水石以樂
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今葺構既成遊息
方始爰以潔敬薦兹馨香不敢媚神不敢禳禍但
使疫癘不作魑魅不逢猛獸毒虫各安其所苟人

居之靜謐則神道之光明
〔又樂天草堂記〕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
爐峰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
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
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
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
日備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
砌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

木榻四㮄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四卷樂天
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
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
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
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
半池半臺南有方池濶倍于臺環池多山竹野卉
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岸有古松老杉
大僅十尺圍高不知幾百丈修柯戛雲低枝拂潭
如幢豎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翳

日月光不到地勝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
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
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
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
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
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
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
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旁耳目杖
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夏有石門澗秋有虎溪月

冬有爐峰雲陰晴顯晦昏旦吞吐千變萬狀不可
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
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爲是
物主物缺缺缺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
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
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
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
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
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

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
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
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
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
就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
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
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
十有二人具齋施茶菓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白樂天草堂詩)長松樹下小溪頭斑鹿胎巾白布
裘藥圃茶園爲產業野麋林鶴是交遊雲生澗戶
衣裳潤嵐隱山廚火獨幽最愛一泉新引得清冷
屈曲遶階流(又重過江州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
十使君李亦廬山人隱白鹿洞)曾任爐峰下書堂
對藥臺斬新蘿徑合依舊竹窗開砌水親曾決池
荷手自栽五年方暫至一宿又須迴縱未長歸得
猶勝不到來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補輯樂天草堂三謠引)予廬山草堂中有朱藤杖
一蟠木几一素屏風二時多杖藤而行隱几而坐

掩屏而臥宴息之暇筆硯在前偶爲三謠各導其
意亦猶座右陋室銘之類爾
(補輯)樂天作草堂燒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
刺除書至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范攄曰白傳出處吾無間然第觀其咏白蓮詩欲
尋一顆子寄向長安城又江州琵琶詞今日始知
有遷意傷哉集枯集菀逢人猶未免俗乎其郡齋
寄僧詩曰吾道自知止君恩偶未忘樂天固不以
口餔也余悲夫口實樂天者遁句削之將毋咲居

心不淨淨洹太空也哉　忽掛緋綠作使君庭前
松竹傳僧私假饒主德終難報何日還山伴鹿群
香爐峰又北有僧舍三曰上崇福寺下崇福寺林隱
菴
〔九江志〕上崇福寺晉僧慧遠建後兵燬我明宣德
中僧祖芸天順中僧慧善弘治中僧性端繼修
〔補輯〕明譚崧上崇福寺詩石林晴影白紛紛參落
禪房倚夕曛古殿欲頹幽澗草空齋半吊遠山雲
蓮花池涸香初冷貝葉經殘字不分珍重老僧清

話久一聲啼鳥隔溪聞
下崇福寺在上崇福寺北
〔山疏〕林隱菴在下崇福北故都綱行清之居也清
淳朴生平未嘗近女色然喜飲常從士大夫飲以
酒死菴建於正德中
〔明郭正域〕香爐峰詩臺上爐煙出指端大千人衆
舉頭看風起清香滿林麓萬山草木盡旃檀
香爐峰西南爲講經臺
〔山疏〕講經臺亦一峰也峰頂戴大磐石可想慧遠

嘗據之講涅槃經又於臺畔築菴製涅槃經疏
臺側有二石室風洞闌門石南上即雲頂峰
〔補輯〕唐祖詠講經臺詩蘭若無人到真僧出復稀
苔侵行道席雲濕坐禪衣澗鼠緣香案山僧噪竹
扉世間長不見寧止暫忘歸
〔明郭正域〕詩兩兩高峰相對青一峰似覺響風鈴
遠公只說蓮花法多少僧徒聽講經
〔補輯〕講經臺路接東林寺中有茶菴
誦經臺北有上化城寺寺有朗公岩其名僧曰慧朗

禪師曰鑒禪師曰法充
〔九江舊志〕上化城寺晉僧慧遠建我明宣德間僧
行淳繼修
〔山疏〕頼公岩即朗公岩僧慧朗所宴坐處也在寺
右
龍王鉢盂錫杖三泉觀燈石俱在寺側
又北有中化城寺聖僧巖
〔九江舊志〕中化城寺隋開皇中建我明宣德中僧
得讓正德中僧清常繼修

山疏 聖僧然在寺西南巖有石刻剝蝕不可辨
又北平麓有下化城寺
舊志 下化城寺晉時建我明成化間僧恕廳正德
間僧行淳繼脩
山疏 下化成西為靈池口 在廣福觀前
補輯 周述下化城寺詩 午閣淹留懶下梯不因芳
樹使人迷前溪雨過寒猶壯處處春泥沒馬跡
參務日朱晦翁東林詩自註曰白公草堂基在寺
東久廢近復脩數椽制殊狹隘然非正處矣予熹

靖中行求草堂遺跡山僧所指乃在紫雲菴南層
崖上去爐峰不能三數丈疑並非正處云
中下二大林寺雲峰寺
講經臺之西為虎崖有二石如人白衣倚崖立其下
為中下二大林寺
九江志 中大林寺晉僧慧遠建後燬我明洪武十
五年僧永迪重建正統中僧性湧弘治間僧明岳
繼脩下大林寺即舊賢聖寺唐太和間僧寶濟建
我明宣德中僧圓寬重建正統中僧性芳成化中
僧性釗繼脩
大林峰後水逕下大林北行與石門澗水會
山疏 其下流有小石橋
補輯 唐許渾林寺別友人詩 騷人吟罷起鄉愁暗覺年
華似水流花滿謝城傷共別蟬鳴蕭寺喜同遊前
峰月落松杉曉深夜風清枕簟秋明日分襟又何
處江南江北路悠悠
補輯 宋周惇頤大林峰詩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
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温泉喧古洞晚磬度

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下大林側有雲峰寺
山疏 雲峰寺即接待寺語具廬山北道類中
補輯 明李萬實雲峰寺詩 五日匡廬任瘦筇天池
浴罷落雲峰山僧指點來時路喚我凌風下碧空
補輯 下大林寺側有九奇菴菴西為悅安隱居趙
氏之別墅也僧隆除正旭旭詩曰細草漸生幽夢
綠又曰有骨猶堪效古狂
補輯 明王思任九奇菴詩 一盞殘燈宿上方秋風

苦雨迷溪萊寒磬遶山迷客夢只聽蘆荻打湘淵

雲峰報國文殊寺

天池山麓有小山曰雲峰其南山硤中有僧舍曰報國寺文殊寺

〔山疏〕報國寺與鐵船峰近相傳故紫場也有澗在道傍澗水甚

文殊寺在報國寺南鐵船峰麓

〔補輯〕文殊寺踞石門之腦而亘之中落山半後所絕壑兩崖峽流絕肖閣畫又一清風處也

石門澗

文殊寺側有石門澗

〔後漢地理志〕廬山西南有雙闕壁立千餘仞有瀑布焉

〔周景式廬山記〕石門山在康王谷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有澗水名石門澗此源渡逆為泉泉之宗每夏霖秋潦轉石發樹殺動數十里　又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道雙石之中懸流飛湖近三百許步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漢中矣

又石門谷中有脩林萬項綿木千尋日月之光罕照焉

〔釋慧遠〕形似雙闕壁立千餘仞

〔謝靈運〕山兩崖間微有門形瀑布飛瀉丹翠交曜

〔山疏〕石門澗在文殊寺南有潭是爲烏龍潭石門澗者天池鐵船二山蚰崎如門也澗水源於長衡泳於擲筆之前與九奇之水會而注於白龍潭（在神龍宮湖）西至於石門出硤與上霄之水合而北流播於陶家埠（在駱駝山前）匯於鶴問賽（湖名在陶家埠東北）入於龍開河（在九江府城西）文殊寺既在澗谷中又逼近石門四山壁立巉巉如積鐵水最淙然遇雨漲溢喧豗終日不聞人語較山麓諸寺此最稱奇邃焉

〔補輯〕宋周必大記過耳泉寺至七里與落路坂廣福菴菴前水即石門澗也同主僧行百餘步訪尋勝菴菴對偃步峰又數十步至保寧菴三面皆山其南石旌峰在焉此三菴皆沿石門澗激水碓茶資其利

〔潯陽記〕石門下有磐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
敬宣每登陟焉
〔補輯〕明王思任記石門乃天闕也二殺稍仮而不
敢望此之峭峻石色與大月山東角伯仲月山石
玅在玄英而石門之石乃青紫雲結成打實者敓
法軟窨團欒全用黄子久中一塊香鑪推疊寺僧
索扁題之日鐵雲琛更索瞑日花綱梯海箭栝通
天

〔補輯〕石門澗玅在泉桱零碎隨人纔足有珊瑚骨
有瑪瑙腹有于闐青玉肌畫爲雪浪瑩澈溪魚陣
出會未見餌相疑久之乃信
〔遠法師傳〕慧遠居廬山三十年凡再至石門
〔補輯〕石門澗遠公與康樂手開也古有辯覺精舍
爲遠公別業康樂手築石臺至今堅聳
〔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
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絶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
而開流傾若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
名此雖廬山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

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絶逕迴曲阜
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
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交徒三十餘人咸
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
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爲安旣至則援木尋葛歷險
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岩詳觀其
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
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爲障崇岩四營而開宇其
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

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
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
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
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
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
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
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
樂不期懽而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
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

不以情而門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
照閒遂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猕然未盡低而太
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
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
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
亦宜然廼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
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跡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
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
共詠之云爾　趣興非有本理感興自生忽聞石

門遊奇唱發幽情褰裳思雲駕望崖想曾城馳步
乘長岩不覺質自輕矯首登靈闕眇若凌太清端
坐運虛論轉彼玄中經神仙同物化未若兩俱冥
補輯 明丑成化石門記歲在戊申讀書盧陰綠雪
山房鶉衣蓬首龜縮不出柴門非乞火未嘗妄開
心中樂之蜡月積雪霽白石上人募排柴門向
余譚石門諸勝余聞歧以待且昧爽問岐取徑石
門澗然澗以門名足味矣進一牛鳴許徑在澗中
春露夏漲輒沒沒輒淹旬泛濫縈遶分嶺如脇削

水時水落石出纍纍如石浪澗流鳴咽小者淙淙
鳴足下大者瀦爲寒玉鑒之碧光沁人心髓去登
遠公嶺山葉蒐翠雪後木映日增色翹首天池落
木寒雲雪吻陰磴琳宮爲塔揭表垂霄安得起倪
迂一快圖出余讀書之眼會一過目雖由此而知
有石門然不圖奇絕至于斯也嶺脫拔支而左登
道出石間石岏岏如仇池玄膚而玉理扣之有[illegible]
如靈璧走人行也時從者一能笛萬余上驅隱猶
表吹之敲出雲石中冷冷有君山餘韻弊屣後時

躡復岐而右岐盡而三門戍削萬峰鵠立靈氣霏
霏撲人口鼻大都如幻開一洞天以次而探首登
夕陽崗崗峭起而奄崖爲一門右峙前此未有登
者乃披棘扳崖手足並作不及顛二丈餘更援引
而上顛平若砥可肆數十席三面嶂嶺比立如揷
絳崖緋壁疊出雲漢環顧之萬仞石城耶北含吳
楚下指江流如帶帆如蟬翼吳楚諸山如小兒聚
沙入江諸流如白沙中螺篆舉目千里未極也巍
濱白龍潭龍去矣上流石瀨殷殷若錢塘八月雨

中濤問之爲秋毅瀨云下岡度石門石門三前二而後一北止精舍它其中時舍作誅茅而私巳淑之從誅茅傍陟降而度蹬復攀崖而上上可百尋㕍中陷籍足于老藤枝間下人望之㺑猴爾藤窮爲後石門獅子峰峙門右清凉臺冠其左峰子立仰而上馳臺高倍之左指鐵船峰壁立萬仞顯摩重霄覯激鳴玉石門諸峰未許少與頡頏者頃之夕春月色泉石俱紫罡風颯颯起自陰壑似意與鐵船爭雄長秋復難留乃歸作石門歌以謝山鬼

越月曹能始泊盜城馳簡約余比登靈壁拔文殊福海諸刹春鐘四發月埋昏雲中不能游諸掌夜謁那下峰頭松石少外寒影考月殘雲遮爲明暗夜分霞散集分韻探詩余得二絕詩成雪霽月如胡尚漳符復振遂剌剌達旦高春徑草蘼旁窺門閟按峰徵名者盡三日夜復得松楯崖鷹脂崖蒼鷹浴鶴石虎諸峰是夜作記記成讀之似羽毛草木少生色適賦之時陽月朔前五日也

補（趙）唐德洪題淨泥壁空印禪師以宣和一年十二月偕予謁從禪師于芙蓉峰累石于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履下危峰自關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嶙斷續行九地底水殺砯硐如千乘車挽而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既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本陰空山寒意濃甚既而渡澗者十八九入石門巳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巳二鼓矣秉燭夜話如夢寐中空印使余記之途書

（晉）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晨策尋絕壁夕宿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穴積石擁階基連岩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又石門岩上宿詩）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補輯]宋靈運新營所住石門詩躋險築幽居披雲
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早聞夕飈急晚
見朝日瞰崖傾光難留林溪響易奔庶持乘日車
得以慰營魂

[宋鮑照登廬山望石門詩]明發振雲冠升嶠遠棲
趾高峰隔半天長崖斷千里雞鳴青澗中猨嘯白
雲裏瑤波逐穴開霞石觸峰起迴互非一形參差
悉相似

[補輯]唐閻防石門禮拜詩石門變暝色谷口生人

烟舟車無遊逕崖嶠乃屬天誓將歷劫願無以物
外牽

[補輯]唐白居易石門澗詩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
跡蕭疏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
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補輯]唐鄭谷石門山泉詩一脉清冷任所之縈莎
嫩蘚入空池雲邊野客窮來處石上寒猨見落時
聚沫繞槎殘雪在迸流穿樹墮花隨煙春山晚聞
吟去不復遠尋皇子陂

[補輯]僧唐惠洪石門詩暑風院落書籤響烟雨江
村畫牒開

[補輯]明曹學佺詩言遊石門澗乃從流水出水流
屢迴復左右皆可必冬雨近為患空曠區中日始
若有無間者衣乃甚客古木亦暫棲幽岩故終腥
懷新木郎路道故不為延荒唐四海外何限在一
室寒泉學人語其流為琵琶祇君初到時潛居易
相失

[補輯]明袁懋貞石門郎事詩幽花歌倩女停布舞

明秋紆鬱峰承麓變嫣址接肩險僅堪杖衡寒
霧代綿往逸恣秋與清酣輟夜眠飄然陶與謝尋
社雅同編

[補輯]明袁素亮石門歌遠長老九點滄洲迹如掃
龍象夜息猜睨艮蓮花落盡生秋草匡先生萬道
白波江水清三百里外吳楚平吳楓楚雲出蒼紫
影落千峰萬峰裏朱霞朝開白玉棺平携兩袖遊
吳市鄉生逢我白門時鼓掌推譚勞心藥是時垂
髫年十三自謂生平已奇矣石廬更有奇于此夔

取此山作窟几遺余爲作石門歌不見石門將柰
何嗟乎奇人千載無足跡秦碑禹字空摩娑嶺上
者儒堅兩耳巖頭石佛凝霜坡處士遺書冷白鳳
僊人買地埋金鵝洞口新封不得入偃鬼猺笭洞
堂泣空江五月石林風一天蛇飽紅雲濕雪裏藏
書六千卷天寒不讀披蓑立手把八空峰頂遊且
學僊人坐噓吸昔人僊𦹳巧伏魔芙蓉無主騎青
螺我今爲作石門歌不見石門將柰何

〔補輯〕明畢成珪春遊石門詩碧霞塗抹厲年杖人

在溪骰十二時片片岫雲消瘦盡遙望添得小山
昝

落拖山七里岡

雲峰之麓迤邐北行則至落枕山

〔山疏〕石澗橋者石門澗之下流也在雲峰寺西北
知縣廖士衡修〔石刻〕王宗沐石澗橋三大字

落枕山桯史謂之落拖山今人謂之駱駝山在石
門橋北十里所落拖不知其義

〔補輯〕明張褒記駱駝山面匡廬盤亘幾五百里山

麓西崎藝稼如雲夕陽下山則樵歌互荅崖塔映
帶左右每紅蓮盛開則爛若錦綺不減武林西湖
之勝

〔桯〕珂桯史梟江之西鼉音丘有阜城使蘇某葬後壠
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驍衛將軍陶鑑葬於
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石門
澗之支下至落拖山其支之腰皆田也有大阜高
且平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相傳地有休祥詔鏟
夷焉狗骨銅釘皆所以爲厭勝云

迤西爲七里岡

〔山疏〕岡在石澗橋西南其上有南昌舖
　福海院蟠龍菴羅漢寺定心菴龍溪廟

雲峰之麓竝山而西其僧舍四曰福海院蟠龍菴羅
漢寺定心菴道了宝一曰龍溪廟

〔山疏〕福海院在雲峰西南白玉蟾嘗作記

〔補輯〕宋白玉蟾福海記自梁朝有淋禪師不知何
許人一錫東來誅茆結草于鐵船峰之下修法華
行聘遁皆北手之武帝賜以御札道華冊葉仍賜

福溪以名其地出梁而唐改溪爲海菴爲院遂以

山腹秀龍之中址廢院爲紹興之仍彥詳禪師度

僧六七人傳雲菴再傳慧月樹法堂建僧舍將謀

一新未遂志而歿世月之長子志勤董是剎由是

聲稱𤼵技中外一新

蟠龍菴在福院西南

羅漢寺在蟠龍菴西南寺有羅漢洞

定心菴　自雲菴西南下三數里都於弔橋口

龍溪廟在弔橋口東廟以祀陶恒公侃侃字士行都

陽人也後徙家潯陽當典午南渡時內平蘇逆外

禦戎虜有大功爲晉室中興名臣以嘗督江州故

祀然不列諸祀典

上下黃龍山黃龍菴

白雲峰西南爲上黃龍山下黃龍山有僧舍曰黃龍

菴

山蹤上黃龍山在仰天坪西南下黃龍山在上黃

龍山西有水自仰天坪西流經二山出峽散入金

家坂其潭曰黃龍潭潭乃在二山之側故謂二山

曰黃龍山二山之間有逕谿焉樵者伐木爲薪燃

諸木杪而濟在上黃龍山者曰上弔橋在下黃龍

山者曰下弔橋因謂二山曰弔橋山硤口曰弔橋

口

上石門在上黃龍山下石門在弔橋口

黃龍菴卽弔橋菴在下黃龍山下

補輯弔橋之中有般若菴僧徹天年逾百歲行不

假御杖有眞如菴僧道可建緇孝菴僧慈度建以

枯其欄毋菴東爲石筍峰右爲金錫峰又左爲寸

芴山蓋精舍云又有遁祉居僧孤峰建石峰菴僧

慈舟徧舟建

楊百萬洞在上黃龍山百萬潯陽人貲雄一邑元

末兵起百萬避諸洞中已而見殺今人猶有得遺

物於洞前者

明郭正域詩萬壑奔騰水似雷黃龍行而幾時回

夜深若向溪潭宿夏到僧堂鉢裏來

補輯明王士昌宿黃龍潭詩招提淸淺上殘夜度

疎鐘窻月空虛白龕燈黯淡紅喬林靜棲鳥小砌

鬭吟虫孩冷分璧衲松杉半嶺風

馬耳峰青雲菴石壁山報國寺兩屏風山龍潭

菴約之塔

上黃龍山南為馬耳峰其下有青雲菴

（山疏）馬耳峰當漢陽之西北

馬耳峰之支有小山曰石壁山兩屏風山石壁之下有報國寺兩屏風之下有龍潭菴約之塔

（九江志）報國寺在邪橋口西南僧約之建成化間僧元凱修

龍潭菴在報國寺西南乾德中僧約之建正德中僧永達修菴側有白龍潭

（山疏）約之塔在龍潭菴西南約之者名僧也

圓通山

兩屏風山水石壁山水合而東北流其所從出曰耳泉口

（九江府圖經）耳泉水在縣南耳泉驛之南其水味耳既飲猶有餘香因以名焉其山即曰耳泉山

（山疏）耳泉口 其地曰耳泉鄉土橋壠其橋曰耳泉橋驛今廢耳泉山耳泉不知孰是

（補輯）明陸夢龍耳泉橋記匡廬山陀弘峻多澗水或橋或圯舂泛朝溢匆爾長老人而愁簦筏之婦沮迦底湫灌械之弗宜兀于人身榮埊脉滯故墝山而梁者以十數佳置廳列若人之有口鼻耳目七竅若鳥之六翮鯉魚之三十六鱗缺一無以為體與觀也余既舉橋者二而僧某獨募建是橋結草菴其傍迎來送往奔走乞施無風雨朝暮余每過之見營營焉如有失而求之不獲也更歲餘竟

成其費省于官十之七因以知事有始之而不竟者弗問弗事者也有費之而不足弗肸弗親者也嗚乎其亦弗肸弗親而已矣僑祈名通遠更今名則從其鄉也

（潯陽記）九江圖經廬山西嶺有耳泉嘗有船枕白山頂隨流而下土人呼為枕下溪

耳泉口西為圓通

圓通寺

圓通山南有圓通寺

〔山疏〕圓通寺者本潯陽人侯氏之居也南唐李後主取以爲功德院名曰崇勝寺命僧緣德居之宋將曹翰伐江州以兵入寺而德不起於座翰怒曰而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曰若亦知有不畏死和尚耶翰雖優桀猶知歎異禮遇之凱旋以聞宋太祖詔賜緣德號道濟禪師賜寺名曰圓通崇勝禪寺

〔歐陽玄碑〕建寺之初得觀音大士像於土中故名

〔紀遊集翰〕問攻取師曰弘法度生則嘗聞之矣攻取之事未之學也

〔九江志〕寺在石耳峰西北後兵燬洪武中僧道鎮重建弘治中僧圓福正德中僧明璇繼修

〔朱晦翁山北紀行〕寺無它奇但門逕竹木深邃爲可觀耳

〔梅溪集〕李後主祠在寺內今廢

寺有夜話亭改清音亭又改歐亭

〔圓通事實〕清音亭歐陽永叔與居訥禪師談道處也初永叔過圓通與居訥語達旦贈以詩訥爲之作亭後廢僧崇裕又改作蘇亭於方丈東王齊歐陽玄記以詩亦廢

〔補輯〕宋歐陽玄夜話亭序圓通梵剎遍海內祇園夜話山亭實匡廬百嶂總攝玲瓏日露紫煙之璘欄杆偪崗多留明月之情實網雲臺簇簇摩尼幢蓋重重色相問天上樓臺鐘磬撥雲間管籥迴絕纖毫日少白丁之往光含萬象時多珠履之遊

〔補輯〕宋周必大記步至磨院風益甚或云寺兩山中有風穴故多風登至樂亭在法堂後觀李後主及昭惠畫像訪清音亭兵火後僅餘此亭乃摧壞弗葺惟石渠二百五十丈謂圓通殿舊但梓木觀音今臥乃設釋迦觀音文殊三像于中而環以二十五圓通

〔補輯〕六一居士贈居訥詩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灑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補輯〕熊文舉夜話亭詩圓通風景太滄桑夜話振燈更淑盈莫負中丞停節意時中丞蔡公正修復亭與庶吹動百花香

[補輯]司李范礽偕各御司李南昌龔必第吉安關
毓偉撫州韋弦佩建昌狄宗哲廣信陳可畏饒州
王澄贛州周令樹南安孫仁溶夜話亭賦詩
並轡來初地逢僧識素襟 范 數殘半雲跡依巖瀲
夜心 龔 錫從雙樹杪燈轉一亭陰 關 琴染逆社草
風清梁里琴 韋 峰嚴寂星岸溪交受月沉 狄 鳴鳥
喧晴節飛花習舊林 陳 學士籍先定曹翰劍不殺
王 辰驟收碧淺宵征破霧淚 周 風犁方石結新盟
者歐尋 孫 投院森鐘磬濟時雜釜鬵王危涕悲鄉

字冥情寫潮音 龔 法明杜下簡泰遂習池吟 關 吳
跣嬰世網偷喜拂書蟬 周 愛山悲想豈道趣解游
畲 陳 茗調煙篆綫涨起而疑琳 孫 塔紅僧寺識天
白吐危嶺 韋 末龍銀瑞使何日下幽岑 狄
[補輯]四明高瀛咏千僧釜詩香積厨空鐵釜存萬
年渴列鎮山門何階再作千僧供飯龍潮音徹遠
村 千僧鍋一云在東林寺
一翁二季亭改至樂亭又改蘇亭
圓通事實嘉祐中蘇老泉嘗與東坡穎濱寓圓通

所謂一翁二季也寺僧為之作亭後廢僧崇裕又
作蘇亭於方丈西亦廢
[蘇]東坡贈僊公詩序圓通禪寺先君舊遊也四
月八日晚至宿焉明日乃先君忌日故手寫寶積
獻蓋頌佛偈以贈長老僊公僊公撫掌笑曰昨夜
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
[補輯]蘇軾詩石耳峰頭路接天梵音亭下月臨泉
此生初飲廬山水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
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

藏未認僊
圓通之名僧道濟得止御禪師居訥可僊約之印通
白雲端簡堂機真慈道旻凡十一人
[實訓]宋皇祐中仁宗使鉏璫小吏以綠綈尺書召
居訥住孝慈訥稱疾不赴薦大覺璉或問之訥曰
學道貴知足守澹者以扳利自累何取之有
[補輯]懷璉初訪居訥訥以大器期之日斯人中正
不倚端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詣言簡盡理凡人資
禀如此鮮不有成器者矣

郭功甫常依白雲端于圓通〔補輯〕聯堂曰新圓通
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發用太早非叢林福
圓通寺西有圓機禪師塔又西有青居公館
〔山疏〕圓機名道旻元人也號旻古佛其歿也天子
賜葬大臣樹碑左璫涖事云
青居舖在中館西
藝文
〔明羅洪先題贈石峰卷〕嘉靖壬辰秋余與從兄東
渠行過圓通至潯陽余別北上京師東渠西入漢

中明年余以憂歸而東渠亦遭伯父喪又明年以
羸病卒每念對佛參禮夜聞鐘磬四發與僧石峰
問道濟往躅及西亭故事恍若隔世悲傷繼之癸
丑夏趨龍溪壬子之約重至法堂僧石峰已不識
余顏面矣明年夏復留天池石峰持卷索詩感生
死大事及三生之說爲之憫然因作數語遺之吉
水念菴道人漫筆
〔明李夢陽聞石門澗橋斷水湧沮往東林詩〕漲江
石門橋溪分兩寺遙山堂今內宿水勢晚應消送
日開秋壁垂猿下澗篠靜言看石耳此際更岩嶤
〔明朱應登圓通寺和抗雙谿詩〕一區開梵境雙樹
合禪扉幸謝同心侶能謀一醉歸細泉通石髓殘
草亂苔衣尚有鳴珂與浮生未息機
〔明廖紀圓通寺詩〕得道高僧了不群可堪豪客逐
相聞齊心自許同天住按指猶能解世紛花繞塔
前常作雨磬飄空外半和雲何當了却人間事閒
伴蒲團坐夜分
〔補輯〕〔明張文僖昇圓通寺詩〕廬阜登臨我未能迪

大祇見雪稜層雲中指點渾無俗山下逢迎只有
僧寶地夜寒吟對酒銅龍漏盡夜挑燈明朝欲與
匡君語白鶴傳書尚可憑〔張世經次韻叅書禪機
五不能高峰時見白雲層十年遊覽常爲客十月
偷閒亦是僧講院壇座初添酒元家衣鉢愧傳燈
只今故物惟鐔在清白貽謀未可憑
〔補輯〕〔明錢縣登過圓通贈上人詩〕五年夢境等空
花白足今應轉法華古塔一燈光不沒寒林四望
日初斜黃虀淡飯風猶在布衲蒲團約尚賖何日

得還雲鶴性與師相對舊袈裟
〔補輯〕明黃端伯圓通禮祖塔詩古路沿溪曲喬林
繞塔新杖頭開鐵眼塵裡現金身翠柏經多臘青
松度幾春大師不後何處付再來人
桑喬曰昔者釋迦雖住給孤獨園然當時托鉢乞
食無異常人真淨文和尚住歸宗歲終化主納疏
果帛填委真淨蹙額曰生民膏血文何德以堪之
後之禪僧乃悖取而厚積之即如圓通當圓機時
山糧積敵尾子渡一處為糧三百八十石有奇將

焉用彼哉亦異乎達磨之調矣
范礽曰析沃壤而食僧猶之釋給孤之園而守令
之也故擇取資于四方者曰施日拾而四方致禮
焉則曰供為之徒者可不致甚于所自來乎古者
非至貴不得有田以處其子孫今緇衲所聚表畮
橫阡誠以彼戒定承式無滑其中而又恤其丈庶
以盛大其傳焉耳國非痡吾勞予而便游佚也樓
煩漸替祖其教者惟册籍承家攜俘迎令多出人
金玉錦繡三支四果之證抑亦徒聞其語矣甚者
權為郭穴估侈作匿如于木紀圖通田數萬畝豐
然于旻之不善貽也蓋猶其流既不得不厚經于
始者云

馬耳峰上塔院桐樹菴雞籠山張家山

馬耳峰西南為石耳峰其陽有侯溪其陰有清溪
〔補輯〕其側有雞鳴菴
〔山疏〕石耳峰峭麗其後山尤聳特俯溪集峰多石
耳故名
〔補輯〕宋洪芻詩猴溪橋下潺湲水惟有峰頭石耳

間
〔山疏〕侯溪亦以侯氏名其流出圓通寺天王殿下
有橋曰侯溪橋後徼溪亦絕流舊有梵音亭以祀
二十五圓通大士今廢
清溪在石耳峰後山碧而窈水紆而疾林戊而翠
一佳境也其下流出石耳峰布運圓通寺花田瑕
趨烏石門
石耳之下有僧舍二曰上塔院桐樹菴
〔山疏〕上塔院者僧道濟之塔也道濟且死囑其徒

曰覺吾塔必以青石石紅吾且再來其後石紅而
圓機寔來人謂機爲道濟之後身云
桐樹菴在上塔院東北
上塔院水桐樹菴水並循山行與清溪水會
石耳峰南有山二曰雞籠山張家山
山疏 雞籠山有柔石可用爲礪
張家山水出清風嶺北至花田坂與溪水合
清風嶺面陽山陶靖節墓靖節書院
張家山西北爲清風嶺西南爲面陽山面陽之陰有

陶靖節墓靖節書院
山疏 陶靖節墓在面陽北麓
靖節書院在墓西南
補証 明羅洪先記由面陽遡山謁靖節祠披蓁莽
展墓墓前正見南山立誦挽詞良苗遠風如侍公
側宇宙上下幾千載未下者何物爲之洒然
鹿子坂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
其地有淵明故宅晉史陶淵明傳淵明家於柴桑
縣之柴桑山按晉柴桑縣即今德化縣楚城鄉柴

桑山今面陽馬首桃花尖諸山皆是也 寰宇志柴
桑近栗里陶潛此中人
鹿子坂故有靖節祠乃後人即先生之居以祀先
生者傍有洗墨池既而兵燹祠廢爲宅姓田其後
田爲水所衝有斷碑出焉題曰晉陶靖節先生故
里北郡李夢陽乃始以爲據盡復其地歸諸陶氏
然田而不祠時正德之六年也祠乃建於面陽山
陶墓之側事由九江守馬紀在嘉靖十二年蓋先
生之墓屋與地亦以兵燹廢爲宅姓田李之復宅

地也亦併復墓地其後二十二年紀來爲守乃始
請建祠著祀典而名之曰書院云 李夢陽陶靖節
集序 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
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冢而封識之然仍疑
馬夫淵明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負其時與不封不
樹以咎竊據而葬者邪又曰予既得淵明墓山并
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
馬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也會
九江陶亨來言本淵明裔亨固少年屬知字義者

於是使爲郡學生實欲久陶塞云

(續晉陽秋)王弘詣陶潛潛無履從人脫履給之弘語左右爲陶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潛卽於坐上展足令取度履至著之不疑弘邀潛與俱還州問所乘曰潛素病足乘籃輿以一門生二兒共昇之足以達矣

(雲僊散錄)陶潛得酒輒以林投之曰稍延清歡數日

(南史)梁安成王蕭秀爲江州時聞前刺史以淵明

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其後裔耶卽日辟爲西曹

(梁昭明太子晉徵士陶淵明傳)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眞自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心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因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鎭軍建威參

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

嘗往廬山弘命淵與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欵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前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遯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之

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宋〕顏延年靖節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絶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達指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默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

溺德簡棄夙促就成省曠䂸所謂國爵所貴家人志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行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貴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自致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汲流舊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體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郤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

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穀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梁昭明太子陶靖節集序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明鄱陽湯文清公序陶公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之舉時又無漢祖

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
荊軻繼二疏三良發咏所謂拊已有深懷侵運增
慨然者讀之亦可深悲其志矣平生危行言孫至
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辭千載之下
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
於後世尤可使人增欷而累歎也

〔吳〕澄陶靖節先生祠堂記靖節之令彭澤不過一
時牧伯俾舉枝授俾得公田之利自養知古人不
得已爲祿仕者非受天子命也曾幾何時不肯俛

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詎肯恐恥於二姓哉觀述
酒荊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
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入道三綱
爲首先生學無愧焉孰謂漢魏以降有斯人乎

〔補輯〕明熊人霖靖節祠堂記予于芝城表陶氏之
馬羈于栗里訪陶氏之神植于祠牒考陶氏之族
繁浙之會稽楚之黃蘄豫章之南昌西昌盱江進
賢皆一本也進賢陶中行者爲吾老友中行諱文
時初令尤溪再命職方清操過人短褐穿結爲常

矣感愴時事頹然土壁邑宰拜延賓于庠門之外
中衍壁以適臣謝竿欽其貞素弗尤焉予貽詩云
菊綻東籬情緻酒楓翻西塞好迴舲知者不以其
言之諛也自傳云但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況今
德休風如吾友者乎述其大端以補陶氏之家乘
淵明先生知必有當于心矣

〔補輯〕宋黃庭堅書淵明詩後觀淵明之詩想見其
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歎見于詩可謂癡人前說不得夢

也

〔補輯〕宋謝幼槃淵明詩淵明歸去潯陽曲杖藜蒲
鞵巾一幅陰陰老樹囀黃鸝豔豔東籬粲霜菊世
事無過眼前空生事不豐無足憂廟堂之姿老蓬
蓽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懶詩書小兒嬌癡
愛梨栗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哦詩
未遣愁肝腎酸裂呼兒共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
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熟夜打門頭上自有漉
酒巾老農時問桑麻長提壺攜榼來相親一蹲從

酴北意臥然然自謂羲皇人此公固道窮一樂也
貌不枯似用涯情林紛紛隨淵穎山朴高義久寂
寞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藍輿也不惡
〔補輯〕明張李遊淵明行與詩生兒不獨愛梨栗也
解肩與奉此翁與午江山詩卷裹羲熙天地酒壺
中誰宋世日扶松徑晚菊爲風倚秀叢詩爲啟陵
本自今行藏有道郎英積
靖節書院水出白塔橋
康陽谷烏龍潭谷簾泉雲液泉

南陽山南有谷是爲康王谷
〔圖經〕〔紀遊集〕〔南康新舊志〕康王者楚懷王之子
熊繹也秦滅六國時王避難於谷中王翦追之急
天忽大風雷雨翦人馬不能前〔山疏〕史記王翦所
虜乃楚王負芻非熊繹也國滅身隕焉得論郎諡
焉得康且是時楚都壽春不在江南何由至斯谷
昔康王者蓋康陽之訛也今土人呼康王坂爲康
陽坂有足證云
〔述異記〕康王谷北嶺有劉成谷天將雨輒聞其上
有鼓角簫笳聲村人以爲候
〔十二賢〕〔廬山記〕饒子卿隱居康王谷茅茨數
椽不避風雨留漏濕處張蓋於梁上而危坐其下
終日無閒色茅濁輒易謂之屋龍更衣
〔宋劉元剛紀遊誌〕予以嘉定十一年仲冬甲戌于
歸宗訪暴泡鏡溪乙亥自館陟天宮萬華重雲上
紫霄陟效杏林覺性丙子至靈谿三將軍洞由隆
教過翻經臺栗里醉石歸去來館濯足靈湯暮抵
康王觀丁丑泝澗酌谷簾泉還山 缺 朱沐陳伯賢

段日嚴何公英同來子瀟侍穉元澄鎸石
〔毛希元題誌〕嘉定壬午暮春毛希元挈水崖儁寒
還憩於此
谷有烏龍潭
〔山疏〕烏龍潭有二源其北源自仰天坪其南源自
漢陽坡仰天坪之南有分水坳分水坳之水其西
流者既爲谷簾水其西南流者則出小漢陽西南
漢陽坡北有水西流與分水坳之水合注迷谷中
大龍潭潭有龍居其壁有龍爪痕其下有龍不迹

其崖口有芃人石及石牛馬
〔馬應麟龍君記〕余治匡廬之明年夏四月不雨郡
境內外秧苗弗入士民以爲憂余率郡僚禱庶神
不雨邑長吏禱佛舍不雨或言[illegible]由淡澗處有烏
龍潭昔嘗乞水救旱農剩其澤余聞設熊公廨不
憚險遐是朔與行午憩景德觀過谷簾路漸峻狹
乍輿乍步巉巖巨石抉掖而陟窮日之景始抵潭
所忽雨點如散菽余投文龍湫雷殷殷殷時將暮
乞水下山從人各執炬火竟夜入城府水豐甫至

熏蒸其澤即大沛兩晝夜不少休陂渠水溢秧未
入土者得徧插民農相慶余乃不忘龍德而歌之
輔國上將軍南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馬應麟
記并書大元皇慶元年歲次壬子夏六月十有五
日巳卯立石

谷簾泉

〔山疏〕谷簾泉在康王谷中漢陽坡頂之水下注西
背箕窩西行爲花石崖所束滿怒噴湧散落紛紜
數十百縷班布如垂簾懸注三百五十丈王禹偁
序故名谷簾泉廬山一奇觀也〔補輯〕谷簾泉下有
香泉院 范初持作茗款極試之因刻茗戰二字
水簾洞即谷簾泉下〔一統志〕康王谷有水簾洞蓋
崖谷雙脊如洞穴云〔九江府志〕乃日洞之左右林
巒奇異有洞 狭邃莫測源流無窮洞門高二十餘
丈四時傾瀉如織則是眞有一洞與谷簾泉形勢
不合未知是否然山陰捨此無復有所謂水簾洞
者

〔補輯〕宋周必大記望簾而進過石磴路甚危蓋鳥

道緣崖其下即澗壑又草木蒙密須盡芟去乃能
徐步耳夏倚記所謂平石可坐數人者正與簾對
過此則大石散亂亂不可行予跳躍其間從者皆
驚遏簾纖沫噴人如霧雨毛髮凜然水初東于石
峽勢猶未廣既而散布傾瀉雖冬深水縮猶爲十
餘派鬪山後乃開先路豈非與山半之瀑同源耶
谷用兩壯士挾山轎則可代步然屢涉溪流春夏
漲溢亦未易進也
〔茶經〕谷簾泉水爲天下第一〔王禹偁序〕水之來計

程且一月無雨其味不敗取茶煮之浮雲散雪之狀與井泉絶殊〔山疏〕陸羽茶經言瀑瀉湍急者勿食今此水瀑瀉湍急無如矣乃以爲第一無亦自戾其言耶

〔唐張又新謝山僧寄谷簾泉詩〕消渴茂陵客甘涼廬阜泉瀉從千仞石寄逐九江船竹櫃新茶出銅鐺活火煎散花浮晚菊沸沫響秋蟬啜憶吳僧共傾宜越椀圓氣清寧怕睡骨健欲成仙更役尋無暇詩情得有緣淺疑嘗沆瀣猶欠聽潺湲迢遞康

王谷塵埃陸羽篇何當結茅屋長在水簾前

〔補輯宋陳舜俞詩〕玉簾鋪水半天垂行客尋山到此稀陸羽品題眞獨薮黄州吟咏盡珠璣重來一酌非無分未挈吾瓶可恐歸終欲尋源登絶頂帯雲和月弄清暉

〔補輯明袁宏道瀑布詩〕寒空日夜摩幽幾霧縠龍綃捗幾來銀漢截斷牽牛人鞭起眠龍駕天轂帝宮酒熳澆愁春雲汁茫茫瀉清濁夜寒霜重玉女騎袖裹金匝向地潑潲濺手挈瀟淵來雪晛雲魂

鬬不足炎官不敢落星城六月人間呵凍玉

〔補輯裘晃寒簾泉詩〕萬丈波濤立一簾風雨懸碎玉應輸白飛珠那得圓般隨空谷遠影并石雲連相看何得盡坐石轉冥然

雲液泉

山疏雲液泉在谷簾泉側山多雲母泉其液也洪纖如指清冽甘寒遠出谷簾之上乃不得爲第一不識何也

〔唐吳筠雲液泉賦〕坤元孕氣潛暢于泉冠五行之

首爲萬物之先爰有清流出此山側處蒙險以難知猶井渫之不食我搜靈秘載披載登見其地僻至潔源深有恒涸寒不爲之縮炎暑不爲之增考室以飲藥在枕肱珍侔玄玉之膏德並雲華之液疾可蠲年可益引充卯瓢雖意所適懸之則皎潔壅之則澄碧其浮光以悠揚夜含響而淅瀝陰陽爲災水旱失節不雨炎夏槩于玄月汪汪洪波久已竭耿耿瀑布今亦絶挫江湖之浩蕩況溪澗之微劣斯泉秉彝毫纖無虧雖遠不害惠而近有所

溢彼觥觴於時音豈不悲涓涓於此時大體泉無
源而易涸卅溜乍見而難挹竭若平以為盛而焉
取給何以神山之瀵帝臺之漿涌異域之表淇無
人之鄉茲亦標奇於絕境眞可謂盈而長也

〔補輯〕熊耳雲液泉詩自擁雲根豚石供偶然分液
下雲叢可無姓字留湯社惟殺當年陸芋務

壽龍潭銅馬廟

〔山疏〕壽龍潭在康王谷初谷有王莽時銅馬久而
為妖土人廟祀於澗東曰銅馬廟其後妖愈熾而

壽龍潭又時時溺人並為厲適會道士丁玄眞得
三洞法能役鬼神為移其廟於澗西妖乃息廟今
廢

〔周景式廬山記〕丁玄眞投銅馬於澗水中越宿馬
自還又貿之遠村買者皆病懼即送之廟乃愈

景德觀

〔山疏〕景德觀者初為梁大同中道士張施溪捿谷
中學老子術梁武帝聞而嘉之詔以其所為康王
觀隋道士張九眞云後據嶄絕前俯泓渟神龍弃

珠光照納爰後兵燬復建宋熙寧中詔以為景德
觀建炎中復焚燬其後不知何時乃移觀於白龍
灣西負巖而居業浸以盛矣俄有龍出於觀殿前
遂復頹廢今廢

〔紀遊集〕觀舊有珍珠柏盜焚之死有異人以冊一
粒納裂處旋復生

〔周景式廬山記〕康王觀有老嫗不知所從來常撰
祭餘飼虎人畏惡之輒遂去已而復來

〔補輯宋周必大記〕景德觀對天柱峰倚凌雲峰兵

火後殊草創其西有四菴一院相去不遠而記中
無所取故不往夜宿山月軒下臨大溪厭水所注
也終夜如大風殺丙辰早渡溪入谷五里舊觀基
記云唐開皇徙今為菜園又半里至龍泉院彼屋
數間而已

〔朱文公景德觀詩〕循澗西北驚崎嶇幾經丘前往
荒蹊斷谿然清溪流一涉臺殿古再涉川源幽縈
行復屢渡乃得寒巖脈飛泉天上來一落散不收
披崖日璀粲噴壑風颼颼採薪爨絕品瀹茗澆窮

愁散將古陛予何年復來遊

[補輯]宋白玉蟾景德觀枕流詩寒泉瀉破青山腹
青山不改寒泉綠窗外噴薄萬斛珠倚溪看此數
間屋有客來坐亦忘歸溪南溪北千竿竹

谷簾雲液二泉與烏龍潭水合遷康陽坂入德安

景德岭馬頭山

烏龍潭水北崖自馬耳峰迤邐西南行則有面陽諸
山其橫出者為景德岭

[山疏]景德岭以景德觀得名在面陽山西南而橫

出遮水所行道勢甚雄偉水折旋走其下曰白龍
灣

景德岭最西為馬頭山康陽坂之末也其麓有廢楚
城縣

[唐書]武德初改柴桑縣為楚城縣後併入潯陽縣

[山疏]楚城縣即今楚城鄉在馬頭山西有故名基
及城隍廟遺址荊林街蛇村即其存廟神事

[白樂天早發楚城驛詩]過雨塵埃滅沿江道徑平
月乘殘夜出人趁早涼行寂歷閒吟動冥濛閑思

生茆瘠翻露氣稍寵瀉泉散宿犬聞鈴起棲禽見
火驚朧朧煙樹色十里如天明

白雲巷脚板岭

烏龍潭水南涯存峻山也峭削不可幾數其名者曰
白雲巷山脚板岭

[山疏]白雲巷有山巔其東北山嶺有石如船而中
斷俗謂之稍公船其北麓水中亦有石如船而中
缺

白龍潭在石船西

木瓜院在白雲巷東南今浸廢為俗人居

脚板岭在白龍灣側岭頂有泉分流其南流迤儒
良坂其北流者循山下與烏龍潭水會泉側又別
有小泉迸崖涓涓流[石刻]宋人所書谷簾泉三大
字

[梅溪集]康王谷中有凌雲峰[山疏]谷中可名峰名
修莫知孰為凌雲

儒良嶺犢鼻山桃花尖祝家山乾壽院

脚板岭西南為儒良嶺

〔山疏〕儒良名見錢氏大宗家訓碑志云殊良俗云
朱良者非也
儒良嶺西爲犢鼻山桃花尖
〔山疏〕犢鼻山北與馬頭山對峙
桃花尖山麓仰虎子坂
〔補輯〕范嗣丈桃花尖詩酌酒倘花神山桃二月春
長竿笑犢鼻把釣問漁津風景猶疑昔人家可遊
泰安閒無倆事流水斷紅塵
儒良嶺下有儒良坳嶺側有祝家山乾壽院

〔南康志〕南康守陳淳祖築儒良之隘置屯戍以設
守禦
〔山疏〕儒良橋儒良祠並在坳南
祝家山與儒良嶺相聯絡其道從嶺南南徑折而
達壽乾院在祝家山上其側有紅石崖
儒良坂水經儒良橋出康陽坂
洞門山
儒良嶺又西南有危磴爲漢陽之西徼也在徼之西
北則洞門山在徼之東南則般若峰虎爪崖

〔山疏〕洞門山有二石對峙如門其東有茶山坑紅
紫澗
洞門山西南有龍山廟
〔山疏〕楊柳橋在儒良坂西南橋西南則至隘口
龍山廟在楊柳橋西其側有龍山鋪鋪西南至德
安縣
洞門山水經楊柳橋出龍山鋪
桑喬曰廬山諸谷有田可耕者惟棲賢康王二谷耳
山中人言舊爲龍潭神龍不居乃益北徙別穴一

潭以居而舊潭之西南又別有黃龍潭其龍皆見
神異時時湧水出入有偵人而溺者焉
許世昌曰廬山誌龍潭者不一幾于辨色而處矣夫
龍乘雲行天靈物也泜山大澤實産之龍之靈亦
若資藉于地者然雖然其所資藉者其能爲靈者
也如黃龍潭往往湧水溺人則未見其靈也夫靈
于水而不靈于濟物龍雖靈烏貴乎
范礽曰綜廬山而論之若聚孟嘗之客排公孫之閣
登招隱八公之山山之含弘不已具足乎子厚云

黄海不分卷（一）

〔明〕潘之恒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黄海疏

劉中壘叙諸子凡十家班氏誌小說家是為九流今歷代小說自盛行而十家書獨黄帝無所不備其言家無稽最易溺人友人潘景升曰其鄉黄山作黄海搜葺黄帝事畧盡矣可以博古可以窮理可以反經可以解惑是帝之功臣也卷帙浩繁繕寫剞劂非尋常一夫所可辦敬告四方同志通力合

作用補墳索之遺爲杌林增一勝事今細民嬪孺捎施金錢行貝典梵夾者何限吾輩于是書忍弗能予類空有泚海不擇細流故成其大敢以發鳩片石寸木爲先導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

豐干程登仕書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校

紀初一之一

易

唐孔穎達曰案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無以言也

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盖取諸離包犧氏沒神
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
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盖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
疏云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黄帝取易卦以制象
何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黄帝制其初堯舜成
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黄帝堯舜
也案皇甫謐帝王世紀載此九事皆爲黄帝之功

云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盖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
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
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盖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
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諸睽上古穴居而
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
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諸大過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盖取諸夬
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疏云起於中古則連山起於神農歸藏起於黄帝
周易起於文王及周公也

書

孔穎達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
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
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
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

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
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
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呂刑曰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
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

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疏云炎帝之末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至高辛氏末
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
則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之稱而漢書音義引
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
蚩尤是何等人也楚語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
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
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史記云蚩尤
爲黃帝所滅似猶有種類尚在至少昊之世更復

作亂則九黎是效蚩尤爲惡者非九黎即蚩尤也
其後三苗亦蚩尤之子孫云

禮記

孔穎達曰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
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
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
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
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
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
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逼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
起於黃帝其義乖也
月令曰中央土其帝黃帝
疏云此黃精之君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樂記曰咸池備矣
疏云黃帝所作樂名周禮大咸是也
又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
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又云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
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
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
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
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

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
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周禮

唐賈公彥正義序曰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
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
案論語摘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
以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
又云案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
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
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註
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
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
一官也 詳載左傳紀中

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疏云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為正歸藏易以純
坤為首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必以三
為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律曆志云林鍾為地統
未之衝丑故為地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以坤
為首

大戴禮 漢九江太守戴德傳

山史箋云漢書儒林傳載戴聖字次君曾為信都
大傅而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德武以為訛謬攷
宋韓元吉序云漢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
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
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是也余
徵黃帝書得四篇焉一曰五帝德一曰帝繫一曰
武王踐阼一曰虞戴德踐阼編在前簡為武王受
丹書其銘固取法黃帝者也故次之而虞戴德則

孔子對哀公者也非敢紊序觀者鑑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
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
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耶夫黃帝尚矣
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
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
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
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
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版
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

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

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

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

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一作放)教鮮支渠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

爲民父母左准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一作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山史箋云自顓頊以下四帝一王皆黃帝裔故並紀之下篇帝繫繫此者也合而觀之始能通其義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象產敖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一作緺）氏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產付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作禼）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鯀娶于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啓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惡於何也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傳其福）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端正也樹謂之屏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言凡事不能自強去執于此則枉也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同先帝之道庶聞要約之旨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皆謂創業之君子百世爲子孫無咎興者於十世之外天命即善與民其廢立大節依于此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謂止于其身王聞書之言惕一作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託于物以自警戒也于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以家安爲海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謂忘道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㖃耻也又㖃詈也口戕口言口能害口也機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爲戒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

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日知所亡學者之功務于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戒以游溺爲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爲室者慎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杖危故以危戒也惡乎失道於嗜欲杖依道而行也惡乎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負也相去聲讀忘者嗜慾安樂之戒也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惟夜解息其容不可已也帶于寢先釋因言之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欲恭勞所勞終謂始慎屨亦賤不貴也屨在下尤勞辱因爲此戒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無求酖飽自杖而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識也杖立不能懲其驕怠而自謂杖成功無可就故終失其名也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搖搖無所託言有風則先困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論人行謀亦然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祭時而敬齋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賞誅也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言得時也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言造矛言矛之不易也君子于殺之中禮恕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

以聞之唯丘無以更也君之閈如未成也黃帝慕修一作脩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於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敎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敎於民也率天如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以三常之禮明而名不塞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

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藏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斆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敎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敎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敎士敎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色容

正時以敎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敎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綴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猷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之察敎我也子曰丘於君唯無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敎他

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敎大夫官之敎士技之敎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袝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敎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春秋左氏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
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
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僖公二十五年
杜氏註云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
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爲吉　孔疏晉語云昔少典
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
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云濟當爲擠擠滅也史
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卽神農
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爲吉也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
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
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
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
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
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

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
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
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猶信昭公十七年
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黃
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
也　孔疏帝系云黃帝生玄囂史記云黃帝正妃
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
居江水言降居江水謂不爲帝也此傳言其以鳥

名官則是爲帝明矣故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
卽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
氏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晉語稱青陽與黃
帝同德故爲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爲十二姓其
十二有姬有已青陽既爲姬姓則已姓非青陽之
後而世本已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
可委悉耳　史記又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名曰軒
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晉語云黃帝以姬
水成爲姬姓是姬姓之祖也以少皞之立有鳳鳥
之瑞而以鳥紀事黃帝以雲紀事明其初受天命

有雲瑞也雲之爲瑞未能審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黃帝雲瑞或當是景雲也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即是以雲紀綱諸事也雲爲官名更無所出唯文十八年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疑是黃帝時官故云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縉爲赤色故

夏官爲縉雲　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身不去諸書皆言君有聖德鳳皇乃來是鳳皇知天時也歷正主治歷數正天時之官故名其官爲鳳鳥氏也

國語

周語曰樂及徧舞韋氏解云徧舞六代之樂也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一曰諸大夫徧舞也

魯展禽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晉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

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賈侍中云少典黃帝炎帝之先有蟜諸侯也炎帝神農也虞唐云少典黃帝炎帝之父昭謂神農三皇也在黃帝前黃帝滅炎帝滅其子孫耳明非神農可知也言生者謂二帝本所生出也內傳高陽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謂其裔子耳賈君得之濟當爲擠滅也

孔子家語 語出記者多斷章不具載

祖庭廣記云孔子適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

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興者乎

辨物章曰剡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剡子而學焉

五帝德章曰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

戰國策

趙策曰虙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秦策曰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

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

魏策曰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憩石主人羅之鼎中實校

紀初一之二

列子

天瑞篇曰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

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

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沉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

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
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
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
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
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
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
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
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
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
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箋云列子之道得之黃帝者故錄其首篇其義
亦盡於此

黃帝篇曰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
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居按切黴昏然五情爽惑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
焦然肌色皯黴眉回切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
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閒
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
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知斯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
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
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
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
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
擿無痟音蕭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字同
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
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
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
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

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
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
姓號之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
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力命篇曰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
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
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
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箋云非稱引黃帝之言如化人夢鹿見紀異

關尹子

五鑑篇云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所歎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黄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山史箋云關尹卽周大夫喜莊子所稱博大眞人也其書九篇親受之老子老子本之黄帝曰聖人者皆師傳也而標黄帝之言惟五鑑一則以有徵而述焉從紀初刪

莊子 郭象註 成玄英疏

大宗師云黄帝得之以登雲天[疏黄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羣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疏顓頊黄帝之孫卽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卽位採羽山之銅爲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也]禺強得之立乎北極[疏禺強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胤也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爲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極也]

胠篋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疏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在宥篇云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夫黄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黄帝之迹使物攖也　疏黄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裁非之義後代之主執轍者生名之爲聖攖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舋非黄帝]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疏空同山在涼州北界廣成卽老子別號也]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疏而汝也]

汾楂陰陽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淺不過形質爭深玄之致是抵訶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疏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己既爭造化必致傷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疏翦翦狹劣貌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疏使人治物物必擾須各各治身天下清正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也

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冥深遠昏默玄絕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夭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汝內全其真也閉汝外守其分也多知為敗知無涯故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也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門顯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循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也　疏歎聖道之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夫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疏喪無為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觀於光明死則便為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今夫百

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儀當感發即應感寂符若前機不然即昏然晦迹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天地篇云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所謂頑民　疏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疏云已止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

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寧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爲而自然也堯曰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疏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疏此莊生之辭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疏唯大爲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爲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箋云稱堯舜必歸美於黃帝故錄之

天運篇云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疏云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也吾始聞之懼復聞

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淸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疏云此第一奏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淸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二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所作而用其所以動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疏云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故懼

然悚聽也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疏此第二奏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疏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之一理豈守固而執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疏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爲量大制不割疏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己也其聲揮綽所謂闡諧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共聲寬也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任也疏云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寂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疏云流動也應感無方隨

時適變未嘗執守故寂而動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恣使化去疏云夫至樂者眞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疏云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倚於槁梧而吟疏云弘敞虛容志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遙無爲且吟且詠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疏云此第三奏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

隨後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
而生形 疏云夫叢林卉籟之聲無心
而成至樂適於性命 布揮而不曳疏云揮動四時布
而已豈復有形也 散萬物各得其所
非出 幽昏而無聲疏云言至樂寂寥超於視聽 動於
牽曳 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云夫至樂之本
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
也 居於窈冥所謂寧極 疏云雖復應物隨機千變
萬化而深根寧極恒處窅冥斯動而寂
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
徙不主常聲隨物變化 疏云夫春生冬死秋實夏
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
其變至樂之道 世疑之稽於聖人 疏云稽留也夫聖
豈常主聲也 人者譬幽谷之響
明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
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
留散徙不主常聲而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故
世俗之人妄生疑惑 有

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云所言聖者更無 天機不
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 備 疏云天地自然之
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
視耳聽手把腳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禀
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爲故五藏職
可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悅在
適不在言也 疏云體此天和非由
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
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
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
云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爲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
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
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
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
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 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知也

疏云此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列
聞至樂未階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禍祟之
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迹稍滅也 疏云再聞之後清意稍悟欲懼心怠退
其迹遁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
也 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疏云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
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遲
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云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
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世爲一冥然無迹
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
恬澹寂寞無爲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
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
用之 任其自然而已 疏云當時混之時淳朴之世
舉世恬惔體合無爲遂使陰昇陽降二炁和而

靜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
既無災眚萬物不傷羣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
有心知之術無爲故無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
自然 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疏云均彼此於無爲混是非於恬惔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
莫之爲而自爲無爲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
故當是時也人懷無爲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 逮
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註云世已
失一或不可解故釋
而不推隨之而已
下是故安而不順 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云夫德
化更衰爲弊皆甚故神農有共工
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祇凡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
暴去殘弔民問罪苟且欲以於天下未能大順於羣
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
朴 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
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

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 離道以善 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云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己效人矜名企善既乖於理所以僞離也 險德以行 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疏云險危阻也不能率性任真將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實由外行聲名矜僞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于心 註云以心自從則性去也 疏云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心與心識 之彼我心競爲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云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爲前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疏云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爲之煙塵八荒爲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彗孛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 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然後民始惑亂 文滅質博溺心 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 疏云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溺於心靈於是民始成蠢亂矣欲反其恬澹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意心知文博之過也

至樂篇云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黄帝之所休 疏云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也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黄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疏云欲將三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當任之而已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疏云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緣求於己身不得解脫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己必殺顏回

山木篇云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疏云材者有爲也不材者無爲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患累也 設將處此可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 訾毀也 一龍一蛇 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稱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云此遺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遺之又遺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爲 疏云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蹈情毀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爲一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疏云

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爲同度量遊乎萬物之祖疏云以大和而等量遊造物之祖宗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疏云物不相物則無憂患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

田子方篇云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疏云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人定在己若在彼

邪則於我爲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爲失彼我玄同得喪自泯也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謂無可無不可疏云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箋云人貴人賤因人爲貴賤也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能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伏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疏云古之眞人窮微極妙縱有智言之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賊之徒何能劫剝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疏云介礙也既盡也夫眞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居處卑賤其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爲物故愈有也

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疏云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弅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疏云假設賓主謂之無爲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疏云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爲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疏云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

之方狐者疑似夷猶闋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耳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疏云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術反照之道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疏云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疏云眞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爲證也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疏云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

言得言得非道也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而不至也疏云夫上德不德若爲德者非至
德也仁可爲也疏云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有爲而已矣義可虧也
疏云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大全也大全者生之而已矣非禮相僞也疏云夫禮尚往來更
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眞實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
故矯效之所由生也疏云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淳漓遠於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故曰
爲道者日損損華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疏云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僞既而前損有後損無
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爲也寂而不動無爲無不爲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今已爲
物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爲大

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疏云倒置之類浮僞居心猶未忘本
以道爲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生也死之徒知變化之
道者不以爲異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疏云氣
聚而生氣散而死聚散往來變化無定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
則爲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疏云聚
散雖異爲氣則同既無其別有何憂色故萬物一也疏云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皆歸一
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
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爲神
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
殊哉聖人故貴一疏云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眞一而冥同萬境知謂黃

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
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
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
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
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
帝爲知言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
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也疏云彼無爲謂妙體無知故眞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遣言中
忘其告似道非眞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眞道也狂屈逖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眞
適可知玄言而已矣

徐無鬼篇云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大隗大道廣大而隗

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聖人也具茨山名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欲寄尋
玄道故託迹具茨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
滑稽後車疏云方明等皆人名在右爲驂在左爲御前馬馬前爲導也後車車後爲從也至
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
大隗其可得乎疏云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自黃帝已下至滑稽總有七聖
也注云聖者名也云云此注得之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疏云牧馬童子得道
人也適爾而値牧童因問道之所在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
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
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
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疏

云若如也夫欲修爲天下亦如治理身身既無爲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居一作而游于襄城之野日出而游日入而息 疏云六合之内謂囂塵之裏也瞀病謂風眩冒亂也言我少時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眞幸聖人教我修道晝作夜息乘日遨遊以此安居而道遙處世一本有作車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爲天下令民自得必有道也 疏云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請示以要言小童辭無所說也黄帝又問殷勤請也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

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爲害 疏云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聊爲此荅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 疏云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過分至乎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疏云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至死也既將屬國故諱言之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

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高而不亢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棄人 疏云不及己者但懷哀悲補弱濟危溺於亭撲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疏云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戸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

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顔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

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
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
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
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
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
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
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
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
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
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
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
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
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
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
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
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
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
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
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
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
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
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
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
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
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
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

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
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
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
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
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
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
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于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

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天下篇云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山史箋云古云莊子註郭象吾于成玄英疏亦云郭象疏玄英凡稱引黃帝必錄全文取證於黃帝故也

終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校

紀初一之二中

廣成子 宋蘇軾解 本文出莊子以解入道藏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巳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眞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

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惰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黄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歷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
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失
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
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

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眞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静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内不愼外不閉二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歛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
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煉變化堅氣
而凝物者也葢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
慾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

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
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穉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
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
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趎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
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
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
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
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眞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
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
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緡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
猶曰明也歟
　按山一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益古
之眞人黃帝師也

黃海卷第三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澹眞居士顧起元太初校

紀初一之三

史記一

黃帝本紀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
　索隱曰按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
　火德王而稱炎帝也據左傳亦號帝鴻氏　又曰
　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按國語云少典娶有
　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炎帝二

　帝雖則承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
　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
　帝後爲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
　頊氏之裔孫曰女脩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
　娶少典氏而生栢翳明黃帝卽少典氏後代之子
　孫如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爲其後
　代子孫而稱子是也又按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
　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則
　公孫是本姓長居姬水遂改姓姬耳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索隱曰弱謂幼時未合能言潘岳有哀弱子篇其
子未七旬曰弱　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
明心慮無不徇通矣　索隱曰徇齊皆德也書曰
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齊謂聖德齊肅又按
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叡齊一本作慧齊慧叡
皆智也無作徇者史記舊本亦作濬齊蓋古字假
徇爲濬濬深也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註云
齊疾也今裴氏徇亦訓疾或當讀徇爲迅迅濬雖
異字而音同也又爾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義亦
相近　正義曰成謂年二十始冠爲成人也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
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
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享一作亭亭訓直
索隱曰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
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謂參盧皇甫謐所云帝榆岡
是也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姜姓也母曰
任姒有蟜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
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聖德以火德王故
號炎帝初都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
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
山東有石穴曰神農生于厲鄉所謂列山是也春
秋時爲厲國　索隱曰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
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　正義曰龍魚
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
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
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
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
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山海經
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

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
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
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索隱曰書云如虎如貔爾雅云貔白狐禮曰前有
摯獸則載貔貅是也爾雅又曰貙獌似貍此六者
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
服牛乘馬亦其類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阪泉今
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出五里至涿鹿東北

與涿水合晉大康地里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

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索隱曰涿鹿或作濁鹿古今字異耳按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蠻之野

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

地理志曰丸山在郎耶朱虛縣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臨朐縣界朱虛故縣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一作凡山　岱宗泰山東岳也在兖州博城縣

西至于空桐登雞頭

正義曰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抱朴子內篇云黃帝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桐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陽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輿地志云即雞頭山也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按二處崆峒皆云黃帝登之　索隱曰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崆峒山之別名

南至于江登熊湘

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

在長沙益陽縣

州洛陽西齊桓公登之以望江漢也湘山一名編山在岳州巴陵縣南

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

索隱曰葷粥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漢曰匈奴合符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按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時有赤雲之祥蓋黃帝黃雲

之瑞故曰合符應于釜山也括地志云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

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

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上監去聲下監平聲若周邵分陜也與猶許也推許以爲多多猶大也

獲寶鼎迎日推策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索隱曰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云於是推

策迎日則神策者神蓍也黃帝得蓍以推筭歷數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風后黃帝三公力牧黃帝相也

正義曰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藝文志云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三卷孤虛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亾之難去聲

索隱曰存亾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亾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此云存亾之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

時播百穀草木

正義曰言順四時所宜而布之也

淳化鳥獸蟲蛾蛾牛綺反一作豸直氏反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又蛾通蚍蜉也

索隱曰言淳化廣彼及之

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一作曆離離卽羅也

索隱曰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

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水陂障決洩火山野禁放材木物事也

正義曰言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也

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索隱曰炎帝火黃帝土代之卽黃龍地螾見是也螾土精大五六圍長十餘丈螾音引蚓同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索隱曰舊解破四爲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按國
語胥臣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
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唯
青陽與夷鼓同已姓又云青陽與蒼林盖國語文
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爲玄囂是
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卽是
少昊金天氏爲已姓者耳既理在不疑無煩破四
爲三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

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 西陵國名
索隱曰按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謐云元
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
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
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按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又
按漢書古今人表彤魚氏生夷鼓嫫母生蒼林不
得如謐所說
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
索隱曰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
囂青陽卽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

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
爲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
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爲一人耳宋衷又云玄
囂青陽是爲少昊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盖少昊
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括地志
云安陽故城在豫州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應劭云
古江國也
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降下也
索隱曰言帝子爲諸侯降居江水若水皆在
蜀卽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

關爲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爲廬江水
是蜀有此二水也
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
正義曰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
皇之際黃帝爲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昌僕亦
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
幽房之宮生顓頊首戴干戈有德文也
黃帝崩葬橋山
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 索隱

曰按大戴禮宰我問孔子曰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亾而人用其教百年則士安之說畧可憑矣　正義曰列山傳云軒轅自擇亾日與群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棺焉　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冢按陽周隋改爲羅川爾雅云山銳而高曰橋也

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史記補　司馬貞

流訖紀　在三皇本紀末段

春秋緯稱自開闢至于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録於此補紀之也

古史　蘇轍

原缺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纂

宴然居士羅大冠玄甫校

紀物一之四

史記二

三皇紀云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

其祚胤繁昌久長云

舜紀云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

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讙兜也正義曰慝惡也一本云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渾沌即讙兜也杜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羆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藏有腹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又莊子云南海之帝爲儵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欲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按言驩兜性以故號之也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

日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孫而帝顓
項之孫也
周本紀云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 正義曰左傳云祝其實夾谷杜預云夾谷即祝其也服虔云東海郡祝其縣也 帝堯之後於蘇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
高祖本紀云劉季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應劭曰古傳云黄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瓚曰管仲曰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武帝本紀云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

梟破鏡 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黄帝欲絶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
天子病鼎湖甚 晋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索隱曰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黄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爲近宜春亦甚疏
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

中山晏溫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大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黄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亨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

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黄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宛侯問于鬼臾區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

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神與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王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

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頾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頾龍頾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頾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

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

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上[illegible]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

生議封禪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

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上還以栢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

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　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

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索隱曰按此表系音繫反系本其實敘五帝三代而篇唯名三代系表者以三代代系長遠宜以名篇且三代皆出自五帝故敘三代要從五帝而起首也劉氏云尚猶久古也尚矣之文元出大戴禮彼云黃帝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

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有鎮也余讀諜記索隱曰諜音牒牒者記系謚之書也下云稽歷譜諜謂歷代之譜諜也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索隱曰音轉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索隱曰按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諜及尚書集而紀黃帝以來爲系表也厲王奔彘周召二公共相王室故曰共和皇甫謐曰共伯和干王位則以共國伯爵和其名也干王位言簒也與史遷之說不同盖異說耳

山史云以下表式分爲八爽以横者縱之便
於録也如正文則史記具在
帝王世國號第一
黃帝號有熊 帝顓頊黃帝孫起黃帝至顓頊三世 帝俈黃帝曾孫起黃帝至
帝俈四世號高辛 帝堯起黃帝至俈子五世號唐堯 帝舜黃帝玄孫之玄孫號虞 帝
禹黃帝耳孫號夏 帝啓伐有扈作甘誓 帝太康 帝仲康太康弟 帝相
帝少康 帝予索隱曰直呂反小作宁正義曰相爲過澆所滅后緡歸有仍生少康
其子予復禹績 帝槐索隱曰音回一音懷系本作芬 帝芒索隱曰音亡亦作荒 帝泄索隱
曰音薛 帝不降 帝扃不降弟○索隱曰古熒反 帝廑索隱曰其靳反又音勤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皋索隱曰宋衷云墓在崤南陵 帝發
索隱曰帝皋子也系本云帝皋生發及履癸履癸一名桀 帝履癸是爲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
仲壬外丙弟 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伊尹卒 帝太庚沃丁弟 帝小甲太庚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索隱
曰殷本紀及系本皆云小甲太庚子 帝雍己小甲弟 帝太戊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俗本作仲丁 弟外壬中丁弟 帝河亶甲外壬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祖辛弟○索隱曰系本作開甲 帝祖丁祖辛子 帝南
庚沃甲子 帝陽甲祖丁子 帝盤庚陽甲弟徙河南 弟小辛盤庚弟 弟
小乙小辛弟 帝武丁雉升鼎耳雊得傅說稱高宗 帝祖庚 帝甲祖庚

帝庚○徐廣曰一云淫德殷衰 帝廩辛索隱曰或作馮辛系本作祖辛誤也按上祖乙已生祖辛
故知非也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帝武乙慢神震死 帝太丁 帝乙
殷益衰 帝辛是爲紂弑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代殷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成王誦索隱曰本或作庸非 康王釗
刑錯四十餘年○索隱曰釗克堯反又音昭 昭王瑕南巡不反不赴諱之○索隱曰音遐宋衷
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爲左涉漢中流而隕由靡承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也 穆王滿
作甫刑荒服不至 恭王伊扈 懿王堅周道衰詩人作刺 孝王方懿王
弟 夷王燮懿王子 厲王胡以惡聞遇亂出奔遂死于彘 共和二伯行政
顓頊屬第二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
俈屬第三
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帝俈索隱曰黃帝玄孫
堯屬第四
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放勳爲堯
舜屬第五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索隱曰系本作窮係宋衷曰窮係諡也窮蟬生敬康敬康
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
夏屬第六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文命索隱曰漢書顓頊五代而生鯀此及帝系皆云顓頊

生餘是古文謂其代
系也文命是爲禹

殷屬第七

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卨
卨爲殷祖卨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
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
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
主癸生天乙是爲殷湯
從湯至黄帝十七世

周屬第八

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后
稷爲周祖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公劉
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毁渝毁
渝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祖
類公祖類生太王亶父亶父生季歷季
歷生文王昌益易卦文王昌生武王發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

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 索隱曰按上契及后稷皆帝嚳子此云黄帝子者謂是黄帝之子孫耳按嚳是黄帝曾孫而契棄是玄孫也 得無與詩謬
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
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
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
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在故封之
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
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
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
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

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益
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
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
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
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
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
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
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
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

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
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孫也黄帝
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
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爲氾從布衣匹夫
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
命然黄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
君王爲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黄
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
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後世也 索隱曰按系本蜀無姓相承云黄帝後世子孫也且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賜姓或於蠻夷蓋當然也蜀王本紀云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而下

自稱望帝亦蜀王也則杜姓出唐杜氏蓋阯終氏之亂亦黃帝之後也○正義曰譜記普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與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立封其支庶於蜀歷虞夏商周衰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嶲等處至今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索隱曰按系本云霍國眞姓後周武王封弟叔處於霍是姬姓亦黃帝後也此可爲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爲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爲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爲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爲魏國以詩言之亦可

爲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郤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爲臣言豈不偉哉侯表云孝武封國表云富民侯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黃帝涉江

樂書曰泰章章之也堯樂名咸池備也鄭玄曰黃帝所作樂名并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

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也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蘇封帝後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音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卽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

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

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冉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律書曰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

索隱述贊曰自昔軒后爰命伶倫雄雌是聽厚薄伊均以調氣候以軌星辰軍容取餚樂器斯因自微知著測化窮神大哉虛受含養生人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葢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

行起消息正餘閏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

武帝改元詔曰葢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葢尚矣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叙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爲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瓚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

天官書曰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正義曰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葢也

封禪書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葢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　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

鴻冢索隱曰黃帝臣大鴻葬雍鴻冢葢因大鴻葬爲名也　竇大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　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蓬萊僊者乃可見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曰寶鼎事已决矣尚何以爲卿女嬖人奏之上大
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
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
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
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
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
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
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

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
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
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
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
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
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
候神於太室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

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
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明廷甘泉也　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
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
上親禮祠上帝焉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
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丸）山合
符然後不死焉
右書紀多互見今竝存之庶不違作者意爾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
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
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其長一
曰昆吾（衛是也己姓所出）二曰參胡（韓是也斯姓無後）三曰彭祖（名彭
一名籛鏗彭城是也）四曰會人（鄭是也妘姓所出鄶國也）五曰曹姓（邾是也）六
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羋者彌是反羊聲也）　出楚世家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
帝老子尊其術　出外戚世家

申不害者京人也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樂毅列傳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大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李斯說秦王曰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酈生曰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二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

張釋之列傳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爲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嘗劾奏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

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閒初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

公（漢書作鄧先）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

山史云王先生鄧公皆奇士千古尸祝之故借黃海爲表微且鄧公義高于王先生不獨以子章顯也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臣公所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中）王太后賢之竇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

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儒林列傳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于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鄚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

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大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

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

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少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

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褚先生曰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
經術黄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
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不能及
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
道論於黄子 徐廣曰儒林傳曰黄生好黄老之術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
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率述陶唐以來

至於麟止自黄帝始維昔黄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
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作五帝本紀第一
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黄帝湯武以興 索隱曰黄帝有阪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
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 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
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
翲忽五家之文怫易 正義曰五家謂黄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

四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
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
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
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
義作楚世家第十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
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

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
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
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
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
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
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
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

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無菴居士韓　敬求仲校

紀初一之五

列仙傳　漢宗正劉向著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甯封子焉

贊曰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洪爐暢氣五煙遺

骨灰燼寄墳甯山人覩其跡惡識其玄

山史云贊爲明孝廉黃省曾補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

贊曰師皇典馬厩無殘駟精感群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弭鱗銜轡振躍天漢粲有遺蔚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

之徽父云

贊曰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

身風雨遙然矯步雲中可遊性命可度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

贊曰曖曖容成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嚌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

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劒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

贊曰神聖淵玄邈哉帝皇莫佐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昇昊蒼

新書 漢太傅賈誼著

制不定篇云炎帝者黃帝同父異母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

審微篇云語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語出黃帝巾机銘

脩政語云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

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人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又云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弗加弗損天下亦平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

日其此而已也

又云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巳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也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餙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黃海卷第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如韋居士潘膺祉方凱校

紀初一之

太平御覽

帝王部黃帝軒轅氏

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諸侯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山南至江登熊湘北極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官名皆以雲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獲寶鼎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氏之女是爲嫘(音纍)祖爲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弱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　封禪書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

鬚拔墮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又曰漢武帝北巡狩還祭黃帝冢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耳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丘長于姬水龍顏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與神農氏戰于阪泉

之野三戰而克之力牧常先大鴻神皇直封鉅人鎮太山稽鬼臾區封明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曰黃帝四月又使岐伯嘗味百草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取象鳥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書契黃帝亦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氏吹律定姓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　又曰神農氏衰黃帝修德化民諸侯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五戰而天下大服或傳以爲僊或言壽三百歲葬于上郡陽周之喬山

鬻子曰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

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棟深宇以避風雨

孝經鉤命決曰附寶出降大電生帝軒（附寶帝軒母也電黃精軒轅氣也軒帝名附或作付也）

古史考曰有熊氏已姓或曰姓公孫

山海經曰有人衣青名曰黃帝女妖（青魃旱魃也）蚩尤作

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冀州中土）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殺蚩尤

歸藏曰昔黃帝與炎神爭鬭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易下繫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河圖握樞曰黃帝名軒北斗黃帝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

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

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寐素喜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所紀姓號興謀治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巳下三百六十日矣古之圖紀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衣冠黃冕駕黃龍之乘戴蛟龍之旗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嬀之淵大盧魚泝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夫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龍魚河圖曰黃龍負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自寫以示天下　又曰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殄伏

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循機（軒軒轅黃帝名永長也循順也黃帝軒轅覲鼎提之象配而行之以長爲順升機爲政）天地休通五行期化（休美也天地美氣相通行應四時之期而變化）河龍圖出洛龜書威（龜負書而出威則也）赤文綠字以授軒轅

韓詩外傳曰黃帝召天老而問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像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雞身燕頷而鷄（雞一作）喙黃帝乃齋于中宮鳳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

詩含神霧曰大電繞樞炤郊野感附寶生黃帝

大戴禮曰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君黃帝

三百年請問黃帝人也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教熊羆貔貅豹虎以與赤帝大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斧黼（黼一作黻）衣大帶斧裳乘龍駕雲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得其神百年亡而民得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左傳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春秋元命苞曰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陰秉數制剛（顏有龍像似軒轅也庭陽太微庭也戴天大文在首）

（履陰陰字在足下也制剛紀也紀正四輔也）

管子曰黃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利得蒼龍而辨乎東方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大封而辨乎西方得后土而辨乎北方得六相而天下治

又曰黃帝鑽燧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腸胃之病

列子曰黃帝卽位十有五年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燋然肌色皯（古旱反）黣（音妹）昏然五情爽惑（用聰明未足以治祇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歎曰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唯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反天下自安）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撤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國華胥氏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必如此耳淮南子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莊子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閑）居三月復（扶又反）往邀之廣成子南首（[illegible]）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厥）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去聲）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去聲下同）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按吾形未嘗衰以下莊子在宥篇語宋本世本俱與列子誤作一條今采莊子增正）

尸子曰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

韓子曰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

上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館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乃作爲清角之樂

淮南子曰黃帝之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之師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理日月星辰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保性命不夭折也）歲時熟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調臣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鄉士公正不阿意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價城郭不關（關閉）邑無盜賊商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道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鳥不妄搏鳳皇翔于庭麒麟擾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出西方狀如狐頂上有角乘之壽千歲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之夷國）

論衡曰謚法靜民則法曰黃德象天地曰帝黃帝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

蔣子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黃帝歎曰夫君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遞震于師於是遂卽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于四帝矣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至崆峒而問廣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老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四澤之亂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真　又曰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員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授九品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授神芝之圖還陟王屋得神丹注說到峨嵋山見皇人於玉堂　又曰汲郡冢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曰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

時祠之

孫綽子曰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珝雲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逮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

符子曰黃帝將適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避路謂容成子曰吾將釣于一壑栖于一丘　又曰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于玄圃子旦代之焉能棄我之逸而爲君之勞哉乃攀

龍而俱去

晉摯秀黃帝頌曰邈矣軒轅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覯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勤成紛然鳳舉龍騰太清遺玆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墜式頌德聲

三五曆紀曰有巢氏已降至黃帝爲三皇號中古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竺巖居士吳公治君衡校

紀初一之一

遂古記　明朱謀㙔著

黃帝篇云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少典之子也生於壽丘長于姬水國于有熊號曰有熊氏

國語胥臣云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　賈子云炎帝與

黃帝同父異母　譙周古史考云黃帝即少典氏後代子孫秦紀稱大業娶少典氏生栢翳可知矣史記索隱云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按少典實神農之後裔始爲諸侯入踐天位未久登遐故號帝哀胥臣賈子所謂炎帝則榆罔也帝哀既終而榆罔代立黃帝即榆罔同父異母之弟矣元命包得其髣髴以炎黃同爲少典之子而傅會之緯書未足證據槩如此　詩含神霧云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而生黃帝　河圖握矩云黃帝名軒北斗黃帝合樞紐之精母地祇之女曰

附實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轅文
日黃帝子　帝王世紀云黃帝少典之子姬姓母
日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附寶孕二
十四月生黃帝於壽丘有聖德授國于有熊壽丘
在曲阜縣東北六里　北堂書抄云黃帝二十月
而生　拾遺記云黃帝母曰昊樞以戊巳日生故
以土德稱王　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名荼孝經鉤
命決云黃帝名軒尚書中候云黃帝巡洛龜書赤
文成字象軒　路史云擄黃帝經序及河圖山海
經黃帝名荼一名軒字曰玄律母昊樞曰符寶生

帝于壽丘壽丘在上邽或云濟南
生而神靈長而敦敏
孔子家語云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
敦敏誠信長而聰明　王氷素問序云黃帝生而
紫氣充房　孔叢云黃帝河目而隆顙　元命包
云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
履陰秉數制剛　鬻子云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
非而改其政　軒轅本紀云帝龍顏日角河目隆
顙蒼色大肩　路史云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朵脩
髯花瘤日角龍顏生而神靈叡而能言知幽明生

死之故并謀兼智明法天明
神農氏衰諸侯力政暴虐于萬民神農氏弗能征軒
轅乃始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神農氏弗堪伐軒轅于
阪泉厥師敗績諸侯咸賓軒轅氏
大戴禮云黃帝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
熊羆虎豹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
行其志　列子云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
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雕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
使禽獸者也　左傳晉文公卜納王得黃帝戰于
阪泉之兆吉　賈子云炎帝與黃帝同父異母各

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于涿鹿
之野血流漂杵　淮南子云炎帝爲火災故黃帝
擒之　歸藏云黃帝與炎帝爭鬬涿鹿之野將戰
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蔣子萬機論云
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
稱號交相謀之邊境日驚介冑不釋帝乃歎曰君
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于國其臣再嫁厥疾之山
非養寇耶今取安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衝遞震子
師於是遂師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不能騕虎
變而與俗同道則其臣民嫁于四帝矣尚安得有

天下哉　世紀云阪泉在上谷按上谷郎今保定
府
蚩尤肇造九冶奪攘矯虔
呂刑曰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
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大戴禮孔子曰蚩尤
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
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兵器之能作蜂蠆挾螫而
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　尸子云蚩尤造九
冶　管子云黄帝時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
蚩尤受而制爲雍狐之戟與芮戈焉是歲諸侯相

兼者十有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又
云黄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埤按蚩尤一人耳或謂
九黎之君或謂庶人而管子則以爲黄帝之相蓋
庶人時造九冶黄帝用以爲相而封之九黎卒以
作亂而誅之也　歸藏云蚩尤出自羊常之水八
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殺之於青丘
　龍魚河圖云黄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
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石造五兵刀戟大弩威
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黄帝行天子
事黄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仰天而嘆天遣玄

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歿後天
下復擾亂不寧黄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
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弭伏　述異記軒轅
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
鐵石能作雲霧俗云人身牛蹏四目六手耳鬢如
劒戟軒轅誅之於涿鹿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
鐵者蚩尤之骨也其齒長二寸堅不可碎
軒轅徵師諸侯以伐蚩尤殺之于中冀
逸周書云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臨西方蚩尤
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攝乃說

于黄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名曰絶轡之野乃命
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　鹽鐵論云軒
轅戰涿鹿殺四皡蚩尤而爲帝　通典云蚩尤氏
帥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
之　玄女戰法曰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黄帝歸
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鳥形人首見帝
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帝稽首曰小子欲萬戰萬
勝遂得戰法　虞喜志林云黄帝與蚩尤戰于涿
鹿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帝乃令風后法
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　世紀云黄

帝徵師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五戰而天下大服　軒轅本紀云帝有天下之二十二年蚩尤不恭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帝得風后力牧以爲將相大鴻佐焉命風胡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神皇將之夫人費脩之子軍其前張若力牧爲左右翼容光爲大司馬董治六師龍紆佐之以與榆罔合謀敗蚩尤于顧泉殺之於中冀棄其械于大荒中宋之山厥械作爲楓林　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

氣金枝玉葉止於帝所有葩華之象因作華蓋　王冰黃帝經序云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今解池是也　太白陰經曰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引領長頭玄狐之裘云天帝使授符帝寤問諸風后曰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以太牢有玄龜銜符至壇非皮非綈廣三尺袤一尺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授符乃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遁式三門發五將具遂斬蚩尤焉　圖經云風后滅蚩尤之衆于輞谷口今藍田縣也

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白虎通曰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　竹書紀年云黃帝元年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劉恕外紀黃帝元年歲在丁亥

乃立輔相制官師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尸子云黃帝取合巳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大有功謂之四面　論語摘輔像云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宋均注云金法言能决理是非也天籙者天教命

也道級道次序也糾正也變復謂有禍變能補復也州絡謂維絡準斥凡事也　管子云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蚩尤明于天道使爲當時太常察于地利使爲廩者奢龍辨于東方爲工師祝融辨于南方爲司徒大封辨于西方爲司馬后土辨于北方使爲李埠參考古籍疑史記所稱常先大鴻即管子所謂蚩尤大封轉寫之譌耳奢龍亦是蒼龍之譌蓋太皞時龍官之後也漢古今人表黃帝之師曰封鉅太塡知封鉅即大封矣太塡豈即太常乎　漢七畧有力牧書二十二篇風后兵法十三

篇力牧兵法十五篇地典兵法六篇封胡兵法五
篇鬼谷區三篇　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宛朐閒
鬼臾區而迎日推策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　世紀云黃帝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
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又得常先大鴻神皇鉅
封直人鎮太山稽鬼臾區封胡孝甲當作孔甲七畧孔甲有盤盂書
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號曰四佐　竹書黃帝二十
年景雲見以雲紀官左傳郯子云黃帝以雲紀官
故爲雲師而雲名應劭史記解云雲官若縉雲氏
之類　職官要録云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

中台五聖配下台是爲三公　春秋合誠圖云黃
帝之官百二十有二人　三墳軒轅氏政典曰岐
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暦數爾正爾考無有
差貸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掌
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曰龍東正爾分爵禄賢
智爾咨爾行無掩大賢而瘕惡德曰融南正爾平
禮服祭祀無亂制無廢祀事曰太封西正爾分干
戈刑法爾平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
均百工惟良曰天師倆相五正百官士農夫商工
咸順我言終身於休　路史云帝師于大慎學于

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訪于治道申
命封胡爲丞鬼容蓲爲相力牧爲將周昌輔之大
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恒先爲司空建九法七
相翌而下服度風后善乎伏戲之道以爲當天栢
常審乎地利以爲常乎於是地獻草木乃遂耕種
之利奢比辨乎東以爲土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
列爵勸耕饁禁伐厲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
夏種芒穀脩馳戒僇發宿臧靜居農以戒力以宛
夏功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乎西以爲司
馬玩巽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

從事后土辨乎北以爲李行冬斷罪種稜穀剝箭
伐木乃勞農始獵殺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
以紀農功又曰帝以雲紀百官立四輔三公六卿
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
視四民命知命糾俗天老録教力牧準斥鵊治决
法五聖道級寵紀禍闕地典州絡七輔得而天地
治神明至
作衮冕輿服以殊尊卑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大戴禮云黃
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　通志云黃帝始

制衣服作冕旒充纊玄衣黃裳析翬翟之華潰草
木之英變爲五色文章而著于器服以表貴賤[illegible]
外紀 问 說文云黃帝初作冕　帝昭洞歷云自天地
剖判君世宰民可得而言者惟庖犧畫卦神農作
稼黃帝興服最爲昭顯　夏侯玄論云黃帝備物
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世本云黃帝之臣
胡曹作冕作衣裳於則作扉履　古史考云黃帝
作車少昊時駕加牛禹時奚仲駕馬按莊子稱黃
帝見大隗于具茨方朋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
前馬昆滑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韓非子

亦稱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
而易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在黃帝之世則知車
馬相須其來尚矣非必少昊奚仲服牛馬也
始棟堂室制刀幣備器用
春秋內事云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以
避風雨　易傳云黃帝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
不通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萬
民以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以威天下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易野處以宿槨易結繩以書契　世本
黃帝之臣共鼓貨狄作舟雍父作舂杵臼揮作弓

牟夷作矢史皇作圖蒼頡沮誦作字伯陵作錢刀
幣帛　風俗通云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備棟宇
禮文法度興事創業　古史考云古者茹毛飲血
燧人鑽火民始裹肉而燔之神農時民方食穀燔
石而加米其上黃帝始有釜甑而火食之道用成
列仙傳云甯封爲黃帝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
用　劉恕外紀云黃帝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
設九棘之利爲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路史云幣欵有軒轅金又有黃帝金　沈約宋
書云九棘播于農皇十朋興于上代沈演之以爲

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自周代　玉海云泉之興
蓋自燧人氏以輕重爲天下至黃帝成周其法寖
具
造作文字
衞恒書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
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　世本注云黃帝立史
官蒼頡沮誦居其職　淮南子云蒼頡作書天雨
粟鬼夜哭　後魏書云帝軒創制造物乃命蒼頡
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　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
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　字源云

太昊時始有文字黃帝變爲古文又云庖犧氏作龍書炎帝作穗書蒼頡變古文寫鳥跡作鳥跡篆少昊作鳳書高陽作科斗書　王嘉拾遺記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　鄭樵通志云伏羲已命子襄作六書矣黃帝復命蒼頡制文字以一之　世紀云黃帝之世蒼頡造文字而書契始作　路史謂蒼頡卽史皇氏古帝者也侯岡氏頡名四目靈光生而能書在皇帝之先都于陽武治百有十載按緯書禪通紀中自有史皇實創文字至黃世而蒼頡則大備焉羅氏彊合爲一不復信古恐涉鑿矣

漢藝文志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黃帝兵法十六篇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黃帝食禁七卷三王養陽方二十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二十一卷　晉書志云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星傳尚存　蔡邕論云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盤盂之戒　按上古著書之盛莫如黃帝雖多附會要知必有所本也若內經諸文微妙玄通非聖人其孰能之乎是文字之興其來遠矣

考定星歷

世本云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文子云黃帝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　春秋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　素問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天氣六朞而一備地紀五歲而一周

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凡六十歲太過不及斯皆見矣

史記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禍不生所求不匱武帝詔曰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淸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應劭注云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淸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孟康云氣二

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　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對曰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索隱云黃帝得神著以推筴歷數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　漢書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調歷漢元年以來用之　續漢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晉書黃帝使容成綜占筴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　世

紀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野王侯之所國也四方方七宿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凡中外之星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此黃帝掫制之大畧也　隋志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　路史云黃帝浮箭爲泉孔壺爲漏以考中星

制鐘律以正五音

管子曰黃帝以其緩急作五鐘以政五聲一青鐘大音二赤鐘重心三黃鐘灑光四景鐘昧其明五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立五行以正天時　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與榮援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又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命曰舍少次制十二筩於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黃鐘之宮律呂之本也　漢律曆志云律度量衡所

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封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皆黃帝之所作也　黃佐樂典曰黃帝爲黃鐘八寸一分之宮而吹三寸九分以爲聲故謂吹曰含少自宮而上爲商爲角爲變徵以至變宮是巳因爲變半之聲

應圜鐘爲羽應夷則爲角所謂含少者太陰含少
陽之象也太衍之數自五之外用七八九六太素
之數自函三爲一之外用四六八爲偶而生呂合
爲十八爲六者三太陰也五七九爲奇而生律合
爲二十一爲七者三少陽也四含五六含七八含
九總之爲三十九分是含少之義也宮之一聲在
五行爲土在五事爲思以其當衆音和與未和用
與未用陰陽際會之間所以爲盛正如子時初四
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黃鐘之
宮自管之翕聲至變宮爲含少三十九分正在無

聲以下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　晉書云黃帝
作律以玉爲之琯其長尺有六寸爲十二月　易
是類謀曰黃帝興起吹律以別其姓
論經脉之微妙以著醫道起百病
世本云黃帝時巫彭作醫　銅人圖云黃帝問岐
伯以人之經絡窮妙于血脉參變乎陰陽盡書其
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
唐書于志寧云神農雖嘗百藥止以識相付至
黃帝時桐雷始立文字載詁篇册是爲本草　世
紀云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

素問之書咸出焉又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
難八十爲難經教制九鍼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漢藝文志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應
劭註云黃帝時醫也　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
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決
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
精易形
作占候解祓之法以去不祥
漢藝文志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太平御覽

載莊子云古者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使之沐浴
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
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擊鼓譟逐呼
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矣　風俗通載黃帝
書云古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
上蟠桃樹下簡閱百鬼妄爲人禍者縛以葦索執
以食虎乃制驅儺之神於是縣官常以嚴除夕飾
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追效前事　鄭樵通志藝
文畧有黃帝風角飛鳥歷一卷黃帝地歷一卷十
歷一卷黃帝陰陽遁甲六卷黃帝太一度虎秘術

八卷黃帝集靈三卷黃帝絡圖一卷黃帝龍首經一卷黃帝奄心圖一卷黃帝九宮經一卷黃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黃帝朔書一卷黃帝䠶山圖四卷　今世有黃帝授三子玄女經一卷言叢辰之事黃帝宅經二卷言二十四路宅法

封名山之產五金者

管子黃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以爲一家有道乎伯高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夫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赤銅上有

赭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後析取之以爲鉤鎧矛戟

山海經云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史記封禪書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管仲言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無懷氏虙羲神農炎帝皆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李少君曰祠竈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黃金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埤按黃帝之封名山本禁采發後世方士妄以七十二家之說竄入管子遂乃金泥玉檢刻石著紀以封禪爲夸大之典失之遠矣

畫埜分州經略萬國

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

周禮疏云神農已上有大九州若柱州迎州神州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　前漢志云黃帝作舟車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周爵五等千八百國太

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　郊祀志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通典云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故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及少皡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又曰黃帝畫埜分州以分星次經地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爲隣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　論撰考讖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　後漢志云昔在黃帝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

建明臺之議垂六禁之科

管子云黃帝有明臺之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　尸子云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欲觀堯舜之行於總章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郊祀志云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　兎園策云有熊垂六禁之科呂氏春秋黃帝之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

六禁也高誘註云聲不欲虛名過其實色不欲至於淫縱衣服不欲踰僭香不欲奢侈芬聞四遠味不欲勝食氣傷性命室不欲崇侈土木　皇覽陰謀云黃帝之戒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及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謹言人也　大戴禮記黃帝顓頊之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順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路史記黃帝之言曰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

一日百戰矣又記黃帝輕重之法曰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劓以爲門又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者殺無赦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　管子云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去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

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

管子云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　商子云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　賈子曰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人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于崑崙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理日月星辰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

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
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
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
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
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
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
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諸北儋耳之
國莫不獻其貢職　路史云黃帝之世國亡衺教
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

澤不涸宮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兄弟不
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
獨各有所養[illegible]
於是鳳凰來儀
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
韓詩外傳云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
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像夙寐晨興乃
召天老而問之天老對曰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
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
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illegible]

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
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
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二則鳳翔之得三則集
之得四則春秋下之得五則沒身居之黃帝曰於
戲允哉朕何敢與焉乃黃衣黃紳黃冕致齋于宮
中鳳乃蔽日而至帝乃降東階西向再拜稽首曰
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桐食
竹實沒身不去　世紀云黃帝服齋于中宮坐于
玄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
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

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
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
笙天老曰臣聞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
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鳴中夷
則與天相副是天有嚴敎以賜帝帝勿犯也　春
秋合誠圖曰帝坐玄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
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玄扈
石室名　尚書中候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鳳凰
巢阿閣　說文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
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

翺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風穴初學記作丹穴韓非子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鳳凰覆上

河出龍圖洛出龜書

河圖玉版云黃帝夢兩龍授圖乃齋詣河洛有魚汎白圖折溜而止跪而授之　河圖挺輔佐云黃帝特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游河洛之渚至翠嬀之泉大鱸泝流而至問五聖莫見獨帝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汎白圖以授帝名曰錄圖

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示天下　魏文帝雜占云黃帝錄圖五龍舞河　顧野王符瑞圖云黃帝世魚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　沈約竹書注云黃帝五十年秋大霧三日夜霧既解游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　文心雕龍引黃帝錄圖云潬潬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孝經援神契曰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蒼頡效象宋均注云蒼頡視龜而作書　河圖挺輔佐云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

祥異發

呂氏春秋云黃帝時大螾大螻見應劭說螾謂丘蚓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劉向別錄云鄒衍言黃帝時有螻蛄如牛　封禪書公孫臣云黃帝土德黃龍見　淮南子云黃帝時鳳凰翔庭麒麟遊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高誘注云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郊

祀歌云訾黃何不下來應劭云訾黃一名乘黃龍翼馬[illegible]黃帝乘之而仙　說文云古有神人以鷹遺黃帝問何食何處對曰食鷹夏處川澤冬處松栢　春秋合誠圖云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　宋符瑞志黃帝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援神契曰德至八表則景星見狀如半月又云黃帝循狩至於東濱有澤獸出能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爲民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軒轅本紀

云帝巡東海登桓山於海濵得白獏神獸能言達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䰟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獏言之帝令以圖寫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祝之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興有黃爵赤頭立於日傍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𤇾爵者賞也余當立大功乎　世紀云黃帝時有屈軼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徐整三五曆云黃帝時嘉禾爲種　中候云黃帝之世鸞鳥來儀　山海經東海流波山有獸如牛蒼身無角而一足出入水中必以風雨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鞔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遠夷𧶼

尸子云四夷之民有貫胷者深目者長股者黃帝之德皆致之　竹書黃帝五十九年貫胷氏長股氏來賓　瑞應圖云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　宋志云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淮南子云諸北儋耳之國獻其貢職　玄中記云黃帝之臣茄豐氏有罪刑而放之扶服而去於是有扶伏之民在玉門外

在位百年廼陟葬橋山

竹書云黃帝百年而陟時有地裂之變　世紀云帝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一歲軒轅本紀云帝居代一百二十年在位一百五年　皇覽云帝年百十有七歲冢在上郡陽周之橋山好道者言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闕倒景經過天宮所未然也　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　薊州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上有大冢舊傳爲軒轅黃帝陵上有黃帝廟封禪書云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龍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墮帝弓百姓仰望抱其弓與胡髯而號故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抱朴子云黃帝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獏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旣已仙

去其臣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
故張司空博物志亦言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
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
而四時祀之　拾遺記云黃帝厭世於昆臺之上
留其冠劍佩舃焉昆臺者鼎湖極峻處也　魏地
形志趙興郡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冢襄樂郡膚施
縣有黃帝祠

帝四妃二十五子可考見者靑陽昌意夷鼓暨禺貌
苗龍駱明馮夷靑陽是爲少昊昌意之子是爲顓頊
俱相繼以有天下

晉語曰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靑陽與夷鼓皆
已姓靑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
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已
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　大戴禮黃帝娶西陵
氏之子曰嫘祖產靑陽及昌意靑陽降居泜水昌
意降居江水昌意娶蜀山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
又云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
帝嚳　漢書古人表云黃帝四妃方雷氏生玄囂
絫祖生昌意彤魚氏生夷鼓侮母生倉林顏師古
云侮母卽嫫母也　呂覽嫫母贅乎黃帝帝曰屬
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哉　世紀
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曰
女節生靑陽次妃彤魚氏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
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竹書紀年黃帝七十七年
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山海經云黃帝妻雷
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
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郭氏注韓流卽乾荒也
又云禺貌苗龍駱明皆黃帝之子也禺貌生禺京
禺京處北海禺貌處東海是惟海神苗龍生融吾
融吾生卞明卞明生白犬駱明生白馬其後爲鯀

河東記云黃帝第六子曰馮夷是惟水官　史
記年表云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
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爲天
子是天之報有德也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述

太樸之子沈　濰仲甫閱

紀藏二之一

陰符經　伊尹　太公　范蠡　鬼谷子
諸葛亮　張良　李筌　同註

蜀相諸葛亮序曰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史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前序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況於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

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卽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爲積火焚五毒五毒卽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

相勝久之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代人
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矣是以至
道淡然胎息無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
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
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在清淨
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
卷之藏於心隱於神施之彌於天絡於地宇宙瞬
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之身黃帝得之
先固三宮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爲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
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
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
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
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爲萬變定基矣筌曰
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
拯骸殷繫夏臺周囚羑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
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
桀周武伐紂項籍斬嬴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
機也覆貴爲賤反賤爲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
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
基業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
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欲不
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外閉内啓是其機也
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無間而得窺

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
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
或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
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
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朕神以
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

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
界其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筞
深聞不能竅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筌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於國奸成而國
滅木中藏火火始於無形國中藏奸奸始於無象
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發夫國有無
軍之兵無災之禍是以箕子逃而縛裘牧商容四
而蹇叔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
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
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塡海移山覆地非
命而動然後應之筌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
以衰老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
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

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令後代人君廣歛珍寶委積金帛
若能棄之雖傾河塡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
骸失其時而生百病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
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
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筌曰人皆有聖人之聖不貴聖人之愚既覩其聖
又察其愚既覩其愚復覩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

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勃一明一晦衆之所
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貢粥當
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
齊桓値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於
人乎筌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
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炁自有不爲聖
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爲日月
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
命
諸葛亮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筌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

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絶其一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於心而竟於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聽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筌曰為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於物謂項梁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畢至於淮淝苻堅目見其機心死於物謂苻融曰彼勍敵也胡為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焉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福筌曰天心無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無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

於天聖人行賞也無恩於有功行伐也無威於有罪故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不安於至靜能棲神淨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於重開之外

慮患於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况於兵之詭道者
哉
天之至私
尹曰治極微
用之至公
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
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
鵬鷃巨細脩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
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
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

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
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
曰玄龜食蟒鶡隼擊鶚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蜍蛭
嚌魚狼犿嚙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無窮化玉雄
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
炁尚能以小制大况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
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太公曰損己者物愛之厚己者物薄之筌曰謀生
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鶡冠子
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
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
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
恩於越而害生周立害於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
恩之與害相反糺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筌曰景星見黃
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

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
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爲理亂之機文
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
無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
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貴臣驕奢淫縱酣酒
嗜音峻宇雕墻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
文理爲理亂之機也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愚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
筌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illegible]
於應變無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

度心乃爲悲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無死則無不死無生則
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見之爲自然英哲見之爲制悲者見之
爲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淨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曆所
不能契從而機之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萬一決也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
八卦考蓍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
乎象無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
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
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
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卦象出師衆之法
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定
清源居士黃禺象毓鉉校

紀藏二之二

陰符經 驪山老母口授 太室山李筌疏

序曰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手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

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鬖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杖路傍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爲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十歲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顴頰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筌口令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玄義言竟誡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爲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學察其至要

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風癇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爲師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

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
害出三尸下九蟲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
母語畢日巳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爲食因袖中
出一瓠令筌取水筌往谷中盛水其瓠忽重可百
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
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
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饑至今能數日不食
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
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釋題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

曰陰符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
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爲
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爲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
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炁耳地積塊耳自地已
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
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
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
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
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
手萬物生乎身

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
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
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
注云聖人爲之五賊天下爲之五德人食五味而
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
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

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爲五星在地
爲五嶽在位爲五方在物爲五色在聲爲五音在
食爲五味在人爲五臟在道爲五德不善用之則
爲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爲生殺晝夜不停
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
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
之源則而行之此爲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
則爲福德之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
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
五炁而行覩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

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
同遊豈不爲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
富貴榮華豈不爲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
則戰取必勝豈不爲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
此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爲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
道用之則爲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用理
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稱
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惡
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教虛廣
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則至道也何必
廣談修習歟合道之體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陽
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
少而言近自不閒其要妙亦何在三教經書賛溥
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
爲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
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此之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疏曰夫人心主魂之宮身爲神之府也將欲施行
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
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
出於術內故曰心正可以辟邪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
萬變定機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
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
千變萬化無不定矣

疏曰天含五无遞爲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
合其機宜不妄發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

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
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
其間爲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
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
陶運何得擅自興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
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爲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殺
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
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
動殺機者同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爲
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

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基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靈上施道德下行仁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之擇善無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咎者何也為不能隱密不自誡慎以致傾敗耳故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言隱密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為巧乎常能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彼嫉妬讒毀反招其咎耳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輒動不自藏隱亡招禍患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視邪淫善則行之不善則捨

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我修而致之故曰伏藏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切使誡慎無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藏體而存之人稟五炁而成形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互為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耳目口也故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妄悉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靜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即動逢邪即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目口之防慎故云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治國安身而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

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與其喻也爲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與此火木姦國爲令喻殷勤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子以爲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烝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

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貞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歛苛刻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隙敗之時則諸奸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與干若邪荒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黄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爲順天時則内懷道德外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黄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爲依五行之善正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爲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爲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禄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伊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爲將天道之烝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居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不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禄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奥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弘萬象妙義靈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

鍊行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
讃曰天道應運陰陽至神察其機要存亡在身
悟者爲正迷則非眞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天覆地載萬物潛生沖炁暗滋故曰盜也
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其
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
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炁而生長從無形至
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

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無窮萬物私納其覆育各
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人之盜
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
亦自然之理
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位
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會陰
陽五行之炁則而用之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
是也故上文云見之昌也人於七炁之中所有生
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故言盜則田蠶五
穀之類是也列子曰齊有國氏大富云吾善爲盜
矣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雨澤之滂潤
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吾始爲盜一年而給二年
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
無殃咎若人盜人之金帛奈何無辜乎萬物盜天
地以生成國氏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
然之理此萬物人之盜也
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任
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禄富貴殊不

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爲
盜者亦自然之理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
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
其無道也見室中之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人無此五德而能行盜者
未之有也此盜中之道也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
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
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無患咎與動合其機宜

則萬化皆安矣
疏曰言人理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故左傳曰味與道焉焉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黃帝曰人服飲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菓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無諸疾病長壽保終豈不為百骸理乎故亢倉子曰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痰疫癘不行得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也天所以興王務

殷王不務農是棄人也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但三盜既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秉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化被草木舉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清泰使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故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默而不神能生萬物陰陽為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飲食修鍊之士明悟無為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為之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為之道玄之又玄方證寂默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功出焉
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焉也六合之內為至道也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出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有從無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

萬物皆禀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違越則小不羡大大不輕小故莊子言鵬鷃各自逍遥不相饑羡此大小有定之義又言上至王侯下至黎庶各有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歲稔時雍名曰太平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能見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

何名爲盜機緣巳之先無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巳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智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巳或耽財好色雖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盍爲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讃曰天地萬物陰陽四時更相爲盜貴合天機聖功神明非賢莫知固躬輕命審察其宜

強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

疏曰言人眼貪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覩正色此視聽二途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無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哉但

心中純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略若寡於謀慮輕爲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

引以用師爲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眞用師也道德之士嫉惡如讎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其躬久久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爲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傅說得之以處玄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視無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則無禍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故亢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埒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爲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無厭貪求不止者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故劉子云火林養鳥温湯養魚之義以生於物死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物者皆由自覩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愼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

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天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養萬物不求恩報而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

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
老子言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大
塊噫氣其名為風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感人
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此言道德之
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
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
無不逍遙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覩

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生恐懼之
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
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兵戰勝之
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尚廉靜則心无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
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無
餘故家語云至樂無聲而天下之人安三略云有
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
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無淫刑濫罰不越國
章身無過犯無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恬逸
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比此樂乎至
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
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無
憂無事之歡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
神貞志廉也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
意通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至
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
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
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
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夫能棲神靜樂之

間謂之守中六情不染二景常然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
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無
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
於杳冥之中應用無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
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眾可覩之義也此
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

可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爲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爲軍帥之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著上淸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盛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禽之制在炁

鵬摶九萬積炁而昇鵰鴞搶榆決起而上皆能制炁進退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陽之炁

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爲利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無所不之上下由之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爲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爲難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者也

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

愚人徇物而貪生遑生之理者促壽賢人損己以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逍遙年壽長永後代眞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紈綵滋味餚膳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之太過役心損慮反招禍患爲促壽之根本故曰生

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己忘劬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餐霞服炁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倖生即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爲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君子勉善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幸恩而起害害生於恩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害亦無
恩因救害而有恩則恩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
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激終身不忘是恩生於
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
戒慎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巳
過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恩道德之士感天地覆
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元
則無害可生於恩恩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恩害以
撓性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
者小人之道也爲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

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無
由生於害害亦無由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無
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災蝗而生憂懼
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淳和矣安撫黎人轉禍爲
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
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
理矣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覩雷電之震
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蟲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

愚人以此爲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理者但君懷
廉靜臣效忠貞獹鵲不喧邊烽無燧兆人康樂寰
宇寧泰縱天地災祥無能爲也聖我以此爲時物
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
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合
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
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
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無能爲災夫子曰存亡禍
福皆在於巳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
政恠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

載兆庶和平人無饑色何者爲君有道政理均和
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爲災也水旱
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
轉禍爲福易死而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爲
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恠獸衝營野鳥入
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思
撫士卒轉禍爲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
也

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百三言
皆使人深思靜慮恩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

隱客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強兵戰
勝之術也
讃曰絕利一源三思反覆徇物之機生死在目
樂出安靜恩生害酷天地災祥狩理為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艮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艮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日乎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不可違因以制之
亮曰深矣善矣天人見之為自然英雄見之為制

愚人見之為化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鳥獸之謂也
艮曰鳥獸之靜曆不能機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萬一決也
神樞詭藏
六癸即玄女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定
玄石山人孫　穀子喬閱

紀藏二之三

陰符經　張果註并序

叙曰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
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
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
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
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無階

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為注述徒參人事殊乖
至源不惭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
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
道夕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
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
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
心深微而无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唯深微而能
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无所執也不執之以

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无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其斯之謂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李筌以陰爲暗以符爲合以此文爲序首何昧之至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圖大而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拯之務在匡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

反經合道之謀其名有五聖人禪之乃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摯也賊天之時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堯也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賊命爲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曰日上騰爲非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傳曰其立德明機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已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離乎掌領況其小者乎知其神而體之雖萬物之衆不能出其胷臆況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賊爲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不死誣道之甚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傳曰人謂天性機爲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人能體五賊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不死天有弛張用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天殺之機息然天以炁爲威人以德爲機秋冬陰炁嚴凝天之張殺機也故龍蛇畏而蟄伏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之弛殺也故龍蛇悅而振起天亦有寒暄德亦有寒暄人亦有寒暄德刑總肅君之張殺機也故臣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悅而馳騁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尊卑循

是華太公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大風暴起晝若
瞑以爲天地反覆其失甚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傳曰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
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无德者萬化
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基自然而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
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理國必以是行師亦
以是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爲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
則无不安情之則无不邪性之則无不正故聖人
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則反
此故下文云太公以三要爲耳目口李筌爲心神
息皆忘機也俱失陰符之正意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
謂之聖人

傳曰夫木情靜動而生火不覺火盛而焚其質由
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明者

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
天下之人彼愚而我聖是謂生者自謂得其生死
者自謂得其死无不謂得道之理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
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傳曰天地以陰陽之炁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萬
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之謀
制萬物萬物不知其盜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
動於天理有若時然後食終身无不愈時然動庶
績无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

故曰食有時百骸治動有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
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爲盜只爲神之能神鬼谷子
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
此文意通三靈別以聖人愚人爲喻何甚失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傳曰日月有准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觀天之
時察人之事執人之機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
明心宜理合莽之善也筌以度數爲日月以俆分
爲大小以神炁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傳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其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小人用之則失其身大夫種之謂歟得利而亡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傳曰瞽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聽聾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一晝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衆之人筌不知師是衆以爲兵師誤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違而止之所以觀善而懲惡也筌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符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傳曰天以凶象咎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雷烈風動人之恐怒以致福无恩而生大恩之謂也李筌以天地不仁爲大恩以萬物歸於天爲蠢然與陰符本意殊背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則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爲樂性以廉爲靜殊乖至道之意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體聖體之亦然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擒之制在炁

傳曰擒物之以炁制之以機豈大小之才乎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義誤以禽獸注解引云玄龜食蟒黃腰啖虎之類爲是悲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大過則道喪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圖矣福

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巳則爲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孫子用兵爲生死丁公管仲爲恩害異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巳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白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

其事而巳理軍以推在於亡其兵而巳无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死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筌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注在上文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无爲而无不爲動靜皆得其情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順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寘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注在上文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

獸居之謂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傳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叅之以炁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藏奇譎之蕩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違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顯象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無菴居士韓　敬求仲閱

紀藏二之

真龍虎九仙經 羅葉二真人註

天真皇人語黃帝曰子欲修其身先須靜其意

葉公曰凡修長生久視者先忘忌無七件事方始得成故曰先須靜意

無散亂無煩怒無起著無妄想無貪愛無邪婬無放逸

羅公曰凡修道散亂其意不堅何時得就若有嗔怒其心神燥放逸成散亂也又不得起諸緣著故修之要一意精勤無諸妄想又其意多為貪愛起邪淫故其心不忘其事不成但無貪愛豈有邪淫凡修身一志不要放逸若放逸則不成假使一年功修得十一箇月日已上放却一兩日再修之前功勞皆失也是故不離時餉放逸其心

內安其神外去其慾

葉公曰內安其神者黃庭經云人有五臟六腑三魂七魄毛髮已來皆有其神常叩齒集其神或三十六通或二十四通內安神無令散亂切忌婬欲也羅公曰安神者叩齒想於三魂作仙真之形人身之福神也號曰胎光爽靈幽精想之如有頗具告之必從其事鎮於臍下三魄安則衆神安三魂不安則衆神不安故黃庭經云三魂陽神也好人修生君人婬欲其精枯精枯其命殂是故魂神曰幽精憂人精枯泣告爽靈爽靈既知則離頂門頂門胎光光乃漸滅神乃散亂也故衆神不安人則患生神散曰死故外去其欲也

當修其事若衆患起以氣理之

葉公曰此者是天真皇人故引黃帝問也

黃帝乃問天真曰凡修其道豈有患乎天真曰凡人有遇道晚矣已泄其真氣氣虛敗也

葉公曰未遇之前多施泄也

帝曰如何氣理天真曰少用水大用火一切大忌無能拒於火也

葉公曰夫水火者古聖大藥也不在於外凡人身上有水有火雖互說不同其歸一也心為火應離腎為水應坎凡修道造金丹須憑龍虎水火也先靜地戶如水後下龍虎交之有度用之有數下心

火燒能理衆病虛者補顏如童故曰龍虎金丹大藥也故諸患皆愈也又有患少者以法水洗從頂至足用腎水洗之也又有患大者從足至頂用心火燒之也又有大患乃爲無常至用火拒煞鬼法度並見下注羅公曰凡用水火理病患皆一息內也用水想腎藏兩條黑氣如烟直上至頂如烟滿泥丸宮化爲水自泥丸洗下之至臂洗之了入五臟六腑及至足了舉足起以意想之歸本腎宮若患癱疽等病想入大腸自然轉動也若用火者心下火至左右足上至手及頂一息之中九壯其氣

病自除熱則用水冷則用火

若學道瞑目鼻上望寸絲亦不得想離其本腔趄之卽爲定趄者不進也

葉公曰以本意在鼻上曰玄牝門諸事俱捨不挂寸絲離其本念定息趄其來去不出不入也爲之定法羅公曰玄牝門者鼻也與肺合其出入息今爲定法鼻上任息一意堅守爲定故曰守一也

諸境不得逐抽掣何模樣次入眉間觀白毫光業現

羅公曰如鼻上定則觀諸境不動如龜毛兔角抽掣自然向眉想之白毫光明見三世事以定力故切不在著諸境必觀之在眉間俱現

眉上力極移入頂中三件定實功乃騰矣無心無著外想不入衆禍不加從九至九鍊七至七

羅公曰從九至九一度鼻至眉眉至鼻鼻却至頂皆三度曰九從九至九每日造九度乃九九八十一矣造作至四十九日必自定矣一伏特不出不入葉公曰定力得者必成真仙也

若愛來與去久隱在世間當想開頂門黃霞滿天地

羅公曰此法修之隱跡遁世也從脾上起黃雲撞頂男左掩右女右掩左男修之黃雲舉起撞左想

左邊高然後聖身出時用手壓右令下也女修之黃雲撞右邊想聖身出用手壓左畔下然後方出葉公曰虛無也此法黃雲遍滿內外感應體上俱黃也脩此法起黃雲每日撞於頂門一息內撞三七度凡每日如斯作二十一遍也如斯二十一日也能出黃氣故曰黃霞滿天地也

冥心細想內自有神用意行之去來自在欲離其腔黃霞重蓋

羅公曰冥心細想身上靈冥坐在金堂玉闕之內用意想此靈冥乘黃雲起來開頂門乘黃雲坐力

極歸頂門内閉頂門却入金堂玉闕又想出入如
此數凡四十九度也故經云六時行道四十九遍
也凡離身之時須留黃雲一朶蓋頂門然後乘黃
雲一朶下了廻面看本身也但修行無間斷方成
至四十五日當有水墨形現也諸人方見一百八
十日自然去住自在凡去時身上下俱如冰雪也
廻來時還開頂門歸身上下俱煖也葉公曰仙家
睡法則而爲之亦如羅公所說也不論年月多少
去時如睡也廻時而睡覺也
或歸住本體或離入他身或別從初起或奪他安已

或令他離體或方便相救或廣施安隱或自利損他
罰者身必墜此法實無虛永劫只如是
羅公曰此者神仙也身隱凡世神氣俱靈出入分
明曰神仙也亦曰氣仙來去自在若犯仙戒取次
必被罰也葉公曰神仙之作用也若更求真仙及
修上昇天仙之行皆在進修作用也
此法爲小術自利自家修久住於世間自在常出沒
一投胎二移舍三舊居四奪位若修分身法須待陽
數與冥心坐靜室分明鍊五神
羅公曰凡修身須近一陽生方動功也夫金丹大

藥皆在冥心心若一著無有不成若蒙至人傳訣
依法修之切在戒慎分明靜室息諸事想恍惚之
中有神曰靈冥也鍊五臟氣方成大道故道德經
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葉公
曰夫大道不遠只在人身恍惚杳冥皆自習學故
老君云吾本學習非自然也先須習於前來定法
後待一陽冥心靜室乃鍊五臟之精氣方爲修道
也
頂上藏太陽四十五數足
羅公曰日者魂也屬陽月者魄也屬陰故真仙無

影純陽也又吞日華諸家互說不同唯有鼻接而
不搐者妙也有一方不用河車便自玄牝入直至
頂門三點卯之即頂後如圓光也此經不言河車
定不用也日四十五度至四十五日自一陽至立
春也陽之數也葉公曰日魂月魄凡日爲陽數乃
陰數之八九七十二也月爲陰數乃用陽數也九
九八十一也今此法純陽故使四十五數也不使
河車順天道左轉自玄牝隨定至頂後也凡四十
五度至四十五日共計二千二十五數也
眉下五輪旋還在定中起

羅公曰五輪眼也定中運水火於目中故云還月
定中起也
火中有木神水内有金氣木火五藏交來往不離土
羅公曰眞龍虎者眼爲五輪王火有五輪王水水
難得先閃水下合養於口中從閃火下入肝肝爲
木木色青故爲青龍也水入肺肺爲金金色白故
爲白虎也龍火從左下入肝穿右出却來入左虎
水從右下入肺穿肺左出却入右者五藏氣交也
葉公曰青龍晝先行门虎後去屬陽也晝二十四
度也夜白虎先行青龍後至屬陰也夜三十六度

也晝行四六數夜四九數也耕種脾上生黃芽爲
命根
然後想眞精兩腎合一氣心血下結成方成嬰兒象
羅公曰眞精内津也身象鼎也左脚壓右足兩手
但身後如鼎虛三足凝結以心血蓋之結之方想
成嬰孩如巳之形貌無異也其孩兒雖結就黃芽
脾上生方爲命之根也
土上有黃芽方爲巳之命
葉公曰精暖血熱結之爲胎如婦人交感亦因精
血成胎也今之聖胎自巳所造不曰外來方爲聖

也凡女人修之亦想腎出精入血海内凝結成形
也然後食黃芽大藥黃芽大藥眞龍虎丹砂以爲
命之本也
日初入照水百度日践影兩腎日月光各出赤白氣
羅公曰凡結聖胎後須鍊聖身每日日出卯時冥
心靜坐想右腎爲月月出赤氣赤氣入水變白如
半月之狀乘聖身起想左腎爲日日中出白氣白
氣入水變赤如火在半月下乘之漸漸舉起至金
堂玉闕乃被頂上前來四十五日收者太陽照之
其聖胎纔被日光照著驚投水中一息内作也每

時作三十三度自卯至辰巳三時共合九十九數
葉公曰聖胎每日自卯時鍊之至午前一百度也
每想兩腎爲日月日出白氣入精海變歸本體還
元赤也月出赤氣入精海亦内却歸本體白如半
月自精海内乘嬰兒起右日中白氣化爲赤火如
圓光外火焰也每度被頂上太陽照之其光自頂
分明入五臟直至明照著其孩子嬰孩辦身入精
海内了却再想日月起象也並圖於後學者切須
審詳看之其法用九十九假如至一百度剩亦無
妨也

夜夜七七出頂門自有應十月與身等寘寘爲地仙
羅公曰聖身就夜夜日精海中乘紫雲起來至金
堂玉闕中一一遍觀從頂至足備認之然後突出
頂門乘紫雲定息息極方下來入金堂玉闕也方
閉息却再任息準前出如斯四十九遍也十月滿
當其二身大小長短形貌同也猶步離身隨意自
在葉公曰地仙者勝神仙也出入一如神仙法惟
有聖胎十月不同晝夜用功也成後日中無影乃
與衣服著免凡人覺察與凡間衣服及帽天上日
照影中見戴帽圖得日中有影故號曰隱形也猶

步一百八十日可行萬里也入山爲地仙
鍊腎臟之氣出入於耳中如斯一百日方住江海內
羅公曰水仙者當定息鍊氣想腎爲黑雲出入於
耳內來往一百日後入水自有水中得道之類請
爲王當也葉公曰水仙雖功少一百日見不如於
地仙也
鍊精華爲劍巡遊四天下能報恩與寃是名爲烈士
羅公曰劍仙俠有九等不同第一天俠第二仙俠
第三靈俠第四風俠第五水俠第六火俠第七氣
俠第八鬼俠第九遇劍俠第一天俠本天仙奉上

帝賜劍也第二仙俠已修上真昇天之行又復鍊
悉爲錘劍第三靈俠已是地仙鎮居山嶽及鍊就
劍七萬里聞有不平之事飛劍立至謂之靈俠第
四風俠亦是地仙鍊得劍七修之間斷未通極靈
知有不平通風處身劍一時俱至也第五水俠本
是水仙鍊成號曰水俠無水不可飛騰也第六火
俠修之自焚起亦號火光三昧鍊七劍成了身欲
飛騰須化火一團乘而來往故號火俠也第七氣
俠唯學定息氣便將精華鍊劍劍成如氣伏而往
來號曰氣劍也第八鬼俠人不見其形本修神仙

亦聖形水聖劍也出入往來如氣不殊第九遇劍
俠者或因遇於寶劍亦得隨意東西變現也葉公
曰鍊劍者先收精華後起心火肺爲風鞴肝木爲
炭脾爲黃泥腎爲日月精買也腎爲水脾土爲泥
模身爲鑪一息氣中爲法息成劍之氣也磨之於
膽也心爲火再燒精華內淬又膽上磨九度了一
度一度磨時肝血染著故曰耶溪鐵打即精華也
師子膽磨罷水金粒即心火燒時肺爲火爍金鍊
滴在劍上也蛟龍血洗磨時肝血染著也若鑄金
鎚又則不同每咽日月華納歸肺藏肺緣屬金故

號金鎚也又金鎚出準前是黃金本肺應曰何得
却黃本肺臟是脾之子肺主滯若吞日月華納歸
肺一十二月滿舉心火下火鑄之火尅金故一時
鎔下脾爲土爲模也號子投母乃隨母之象脾黃
氣起拒火之力方成金鎚凡鑄斂就者即爲列仙
也烈士遊四天下宇宙之中折平處衆不得非爲
也有人遇者傳得金鎚七斂皆有神通也
鍊五臟之精各消九九數金鼎收其氣身騰而昇天
羅公曰夫鍊五臟氣凡秋七月水生方鍊腎十月
立冬木生方鍊於肝正月火生方鍊於心四月金

生乃鍊於肺土旺四季脾氣鍊之無時毋氣八十
一日五氣俱就乃出入俱自在也或左右手五指
之內出光明五色或頂門或足下五雲俱捧故乃
昇天矣葉公曰凡修此五臟氣成假使未朝上帝
乘之遊四天下自在無障碍也若待上帝天符來
詔方去朝天騰身昇天且住物外也
聖身離俗塵綿綿而默默定中却投胎再修還再結
一紀變四身漸漸準前化現之應無盡方號真變易
此法皆順成斷無逆化也
羅公曰不逆化者謂不焚身並不降三尸九蟲也

別有一法爲之鍊形焚身化火從下至頂想如經
燄徧於一身想三尸九蟲七魄俱出也乃成逆化
今法俱得道也三尸九蟲七魄並同昇天也葉公
曰順者爲大限至不與他爭而化火相拒或用三
昧定息鬼神自伏也或用三昧定化火曰燄慧地
也或移舍而避之故曰順成斷無逆化也凡學之
者切在堅心也
此經非人勿傳
羅公曰恐後不曉而圖於後凡傳者先須齋戒於
甲子甲午北面作禮而傳傳本者爲師受者爲弟

子或若非違即獲大罪

龍虎中丹訣

元始道要妙本冲和朴散兩儀氣降萬物生殺之柄
流浪不絕太玄之機其孰可知視形有道忘形得道
惟精一身之主惟氣一身之真惟神一身之靈精氣
神三者惟心可以動合變化也日月天地之至精坎
離人身之至藥使坎離交媾日月於玄宮成真丹者
見乾坤造化知生殺樞機也形遺神化妙合太虛是
謂真仙至要返本還元了後午前行復之乾自邁終
坤得吾丹者六年忘聲色情欲遠萬緣行至九年丹

成胎化遂為真仙昇入無形得人授之者法先齋心
潔身上聞上天置生死二字於淨器中探得生字則
天意大同然後鐫金石誓契刺血書丹經付口訣呪
印法式若非其人
天意不同妄授者罪及九祖祕之慎之無忘天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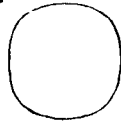
龍虎作用頌

奇哉三十輻輻輻同一轂子後與午前陰陽無暫縮
乾坤造化時龍虎交五六功消上昇日方信還丹速

䷗復

觀像

在巳

冬至一陽生起火

從凡入聖
以假得真
如雞抱卵
元精結成

胎室頌

何事最為良元精日月長丹田深處用玄牝裏頭霜
真炁凝為室靈砂結作房靜思達聖理端的不尋常

胎陽頌

五城見何昌玄元事可詳聖丹生出味靈液透來香
腹裏乾坤秀壺中日月長從知真法後一氣自鏗鏘

入室漏明　純陽體因陰

䷫姤

龍虎交五六

立如果結子
蓮精力成九
九純陽方可
得生丹砂大

召陽成真　精得金刀弁

胎神頌

欲得轉神清須當祕取精六龍奔電影一馬驟風聲
意脫紅塵急身騰碧落輕但能修此志不久到蓬瀛

胎靈頌

要覓到胎靈先當苦鍊形一真如有王三王自然昇
異骨朝金色仙壺鍊瑞星與功修此志莫倦誦黃庭

胎化頌

功消忘形日胎仙欲化時祥光生卧室神水出華池
天樂朝聞奏陰魔夜哭離迴頭謝塵世凡骨豈相隨

真火呪

陽精陽精來保吾身吾胎已靈同合其真急急如律
令

真水呪

太陰玄精為我胎靈安其魂魄守護真形急急如律

令

周天式

周天共成三百六十五數乃日月一歲所行之日閏餘小大積而終於內行其四卦者五行統用蓋五行於四時也此則備見

震

☰東春分日卯時面向卯念咒九遍九度行火每度噀華池水十一口共成九十九口之數也

離

☰南夏至日午時面向午念咒三遍三度行火每度噀華池水二十七口共成八十一口之數也

兊

☰西秋分日酉時行面向酉念咒七遍七度行火每度噀華池水十口臨後上二口共成七十二口之數也

坎

☰北冬至日子時行面向子念咒五遍五度行火每度噀華池水二十口臨後上八口共成一百八口之數也

行火咒

鬱儀結璘玉珮金鐺流金火鈴急急如律令

龍虎水火中丹九候

一年聖胎巳立仙可求金精躍躍衝關浮先除心境殺陰鬼心經上湧華池水陰陽擊搏生風雷魂魄飛揚驚夢寐忽然六腑生微痾因守真丹病自治

二年龜池夜覺丹霞起赫日明蟾騰海底形容書觀神氣清百骸無病自調理坐房暗室神光現雙目時時若驚雷夢中常抱嬰兒歸此是還丹第二轉

三年真丹千日將成功金關玉鎖開重重鳴雷一鼓海水沸驚汗流濕關節通華池瀝瀝懸明珠再烹再漱成疑酥可能療人濟苦患服之百日災自除

四年色境無心除嗜慾三田六腑光同燭朝朝靈液流瓊酥漸覺臚腥充口腹塵骨將輕變神室雙眼童人如點漆皺臉重舒紺髮生學道方知身有益

五年五年之後復如何五味雖甘亦不和真陽氣足常自飽所食皆宜不火多酒量無算豈能醉色澤增鮮益神氣日喜離珠轉有靈自然身継神仙位

六年鍊丹九轉成非遥孰視百步分秋毫返老何須求外藥舊痕殘靨盡除消不餐自有胎元氣此法要逃生死理志心百日功若何第一奇功無涕淚

七年内志清高合太虛凡情凡愛心境除九蟲下盡
三尸死魂魄不遊夢寐無陽精體立滋神府四體安
能畏寒暑定知生死不相忓華背便是神仙路
八年功行周施陰德足三清自授真天籙陰陽變化
可預知人事舉止見災福潔身静處避人寰觸目塵
紛猒往還胎仙可見有神聖真氣吁呵外乘乾
九年胎仙神晝欲騰飛静中天樂聞時時常人對面
猒腥穢神彩自可怡容儀地神日見白衣出紫彤具
霞覆滿目此身忽化火光飛便是神靈脫凡骨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浮渡居士吳用先體中閲

紀藏二之[illegible]

陰符經演上　明虞淳熙著

進戹寓一

瞖子開兊而鑿廣田之竅有賴於此以聒有熊曰是
十七者率寓也若夫潢引而無極則戹也玄媼猶寓
吾安得不寓彼戹而我戹從其戹于彼也有熊氏出
正名百物强名而不得其君欲名無名强謂之天貸
蒼蒼乎爾强謂之道貸憧憧乎爾强謂之命貸其重
巽申申乎爾天理四羅則貸之玉理千纈則貸之强
謂之理貸條條乎爾寓天而天寓道而道寓性而性
寓命而命寓理而理貸𩞄其宅匪眞宅者也寓陰符
而陰符吾其爲貸乎雖然吾與彼非寓也言無言無
言言羅于純正倫正倫純子丹子丹純色純之與衣
有合者也有合無已無已日出而吶爲谷言爲枅言
爲日言爲彀啐之言率戹言也寓化戹矣千里應之
寓而應者十七應戹以億循首盱目捽而相詔大笑
勿應應之斯執之矣見曉爲悖見化焉悖雀陰呼六

友波狂召四姓吹焉嘷焉則悖有殪而已矣且也不聞侯道舉之稱乎仙無憎以憎人者以憎殪故言莫若寓寓莫若戹戹寓也者兆玄憎人之生符也輕命寶者死泄天寶者泄天寶者死輕命寶者夫是之謂大當是以靈人尊嘿其次進戹其次進寓伯陽麥府以隣鬼海瓊斥思以代匠齊莊之言也贊子屬言以師梵開䆕以遵贊寓而放之齊魏曰之言也齊魏白齊莊之言也

霄度苎二

符以明竅奇器也而器安寓一者奇也三五七九皆奇也斯首山之九鼎也命之氏係之姓被之名表之字錫號定謚以尊之故曰先天曰谷神曰虛無曰性根曰九宮曰九隅曰九室曰九巖曰丹田曰紫庭曰黃庭曰黃房曰金室曰絳宮曰丹臺曰洞房曰明堂曰午門曰天門曰禁門曰絳闕曰黃闕曰雄一曰雌一曰眞一曰天眞曰大淵曰神水曰華池曰崑崙曰玄紀曰玄關曰玄眞曰玄丹曰玄根曰玄谷曰玄壇曰紫府曰朱陵曰靑房曰紫戶曰乾冢曰坤位曰坎府曰離門曰虛谷曰天谷曰天心曰天中曰天庭曰天輪曰天關曰天罡曰天樞曰斗樞曰熬樞曰北極曰蓬壺曰南國曰東峯曰東井曰西川曰圭峯曰瓶山曰山源曰霞觀曰燧林曰二所曰八區曰關元曰家園曰龍窟曰鳳巢曰上田曰天田曰心田曰胃池曰氣穴曰氣府曰氣海曰規中曰刀圭曰都關曰雙關曰玉洞曰祖宮曰靈臺曰無宅曰腦宮曰流珠宮曰極眞宮曰丹玄宮曰寶瓶宮曰太微宮曰交感宮曰中黃宮曰丹元府曰黃金室曰神明舍曰赤色門曰戊巳戶曰三淸關曰玉京山曰峩眉山曰三秀嶺曰黃世界曰玄元竅曰歸根竅曰復命關曰混沌關曰璇璣門曰神氣穴曰結丹處曰守一壇曰兩孔穴曰西南路曰森峯間曰景漠端曰九靈房曰中嶽巔曰中玄之山曰大羅天宮曰金胎神室曰玄關一竅曰玄元上一曰白虎首經曰九霞光裏曰五行全處曰中央正位曰九重玄戶曰玉鎖金關曰玄武二竅曰朱雀七門曰衆妙之門曰玄牝之門曰坎離匡廓曰有無妙竅以至曰土釜曰中央釜曰乾鼎曰金鼎曰鉛鼎曰汞鼎曰內鼎曰外鼎曰水鼎曰火鼎曰陽鼎曰陰鼎曰懸胎鼎曰硃砂鼎曰威光鼎曰雲蓋鼎曰上天一鼎曰混元丹鼎曰坤爐曰玉爐曰鉛爐曰汞爐曰內爐曰外爐曰陽爐曰陰爐曰藥爐曰偃月

爐曰太乙神爐曰東陽造化爐之屬統謂之奇器而
淵損絶慧窮年不知所負卮言曰柔函萬聖智與離
朱無得也引之爾高由五丈至于無色界之涉三輪
而無淵運之無旁幾于不可圖索之膚華則指先天
而來索之妙玄則指倚衡非遠蝯蠼羌浴弋滑心之
五禽鷸潛蠖屈斥灰心之四果藉語心性形而上之
輒曰君子不器吾有利器敬問之曰何器也卮言曰
當其無有器之用俾陶鑄爲器以變生于一廣成子
之術也詢其一謂真一難圖而已三五與一皆歸二
所將二之乎卮言曰二生三三生萬物將萬之乎卮

言曰器用五金器用八石食其液養翮而逸或委爵
于祝融復鬼隱而龍匿曰五方之獸食之是且狘獝
爰大獮于九州忽流入于垣室更愚我曰潛伏雌之
翼伏若鷄子使我累劉採之卵而覓笑曰天地大象
是安足衈天之樞北斗也要道魁柄統化綱紐執衡
定紀轉降初九指雷門烹坎電而鼓鍊以成器者卵
白之象也地之中崑崙也層城九重面有九井環八
海鎮八極偃蓋火發五芝芬芳于卵者卵黄之象也
得象矣如其言求之既爇九微禮七元如張陵之儀
而又以日入時西向思山人力倍伯微乃卒無授器

者彼且卮言太白經天列宿周天雁歷象之法而我
眉玉京大元長谷具茨之山死夸父迷七聖非日車
不至歸而求之姹女弭節于房中燕有冀也於是闢
門入容成彭鏗之徒列女嬰千二百其中一日而遇
千二百毒幾死而猶卮言曰吾謂女者可不告而娶
耶有母在焉西昇經曰太上養毋能養毋者可以長
久故主器者必長子也及夫蹇修合而六禮成共俎
合巹何器之有無已反諸身矣求空竅之似器者重
闕閉肯綮塞前後尾閭僅僅二竅而二溲以之出砭
師云刺臍得矢吾其爲蛣蜣哉登尺宅徘徊四帝之

所鑿稍稍疑之檢方術相人之書不曰天靈則曰天
庭不曰山根則曰中嶽而相二劉者標眉痣惜眉傷
此又何也出見羽士星冠而岳冠者曰吾師長桑虛
白刑翁鶴奴爲之啓然悟曰崑崙北斗備是矣猶故
不得其門而入向之爲卮言者至曰吾不詒若以山
斗子詎疑我之圖籙乎傳八角八會之書謂之洞經
方且爲安國方且爲王烈而伊人猥言奇器載于是
則三請譯焉其文曰眉間却入三分爲守寸左右爲
房戶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田四寸爲
流珠五寸爲玉帝之宮天中臨明堂極真臨洞房玄

丹臨田而居太乙太皇臨流珠而居老君其宮各有
主者而雄五宮多集神頗驗不及雖四宮法在內盼
見眞而玉晨君七言之詠委奧矣但思一部壽乃無
窮一者上一也又有中一宅中田下一宅下田以丹
元横津爲之門而洞房明堂田田有之遍稱三一云
中下二一之神性好樓居恒遊神上方人間如帑死
氣穢賤不樂久据也用尸魄故下治之耳然卒不得
一入洞房亦時時時精氣㳻上一問精氣所從來則
由上一致之亦猶子用父祭之類也寫七于與化琳
凝而結金粉二一餕其餘以歸憧憧源源準天符莫

敢越而當其未臨有守室者人則屬之子矣或守臺
閼命曰天門此以迎眞爲要陶氏之世守也或守明
堂命曰布政此以統籙爲要張氏芋氏之世守也或
守洞房當帷薄之內命曰交媾此以生育爲要舒氏
周氏黃氏之世守也或守雖一巍巍尊高命之曰無
上此以清升爲要許氏楊氏華陽之世守也當守室
而降眞與與偕來從所奠錸液焉今故未知奠與河
地子乞言列眞而可於是築宮象墉城徵郊隣之定
劈而禋祀祠朔夕弗憮其至彌杳以詰伊人伊人曰
子以孰爲列眞乎而祠之盍思奠與之地已矣奠之

門有問與者奠之堂列而食見彈而求炙奠之房雖
曲密褻神器而匪吉奠之上而危奠之後而躋其奠
之田乎夫田也者丹田也丹田也者泥丸也大有上
經曰泥丸天帝三一者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
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胃池體方以受物腦宮圓虛
而適眞萬毛植立千孔生煙德備天地混洞太玄夫
撑室者洞莫渝泥丸矣德備天地何所不備向之廣
喻輞褱於此此泥丸夫人所爲化毋也息以此止藥
以此生符以此運丹以此養蟲以此制神以此出百
靈聚三花結五炁朝萬化生二一因之以入上一之

房而眞一因之以反太微之宮非化毋疇能若斯哉
泥之方攝地眞也丸之圓攝天眞也泥無專氣攝四
象也丸絕迎隨攝九還也仰升玄宮俯沉下門無須
問守而神見在也玉宸表其中立太極抗其領宗涓
子貴其超眞少玄卷其元旨金毋標其徹通都水著
其高妙元始登引無鞅兆聖勃勃入口而證其壙垠
軒轅正名委大寶如苦窳而獨抱以爲奇器此黃帝
子孫之世守也子獨無意乎體子閒之喜欲狂惟恐
其飛而食魚走而匿于鏡也急持之潔以三寸之管
臨目而思上下左右浮沉無定時侵玉洞時薄珠宮

靴中無權汗浹月赤盎外神無一至者而竟尤伊人
之終訖我矣從而絕卮言之倪順希言之教下帷距
躍關絕姦邪驚枝如標枝斥明如喪明尸居而任斥
鷃之集鯀圍而息雚鹿之爭壚封大竇絕學杜德而
恒處其蟄伊人至覺之日進矣而非其至也予廢吾
言亦廢兩伯陽之言乎其一日忽兮恍兮其中有象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吾懼子之
爽于信也其一曰三者既關鍵念念以爲常可以無
思難以愁勞吾懼子之丹苦而愁勞也物物不交泰
而平綿綿若存用不勤其庶幾哉胥之藏則志委志

者歸虛無心之官則思無思者處空房泰宇定而延
天光昏久昭明之信也當夫昏明之間無無磁引眞
眞燧傳天天珀拾月月映川擲火癸地剔斗玄關地
二之所一三五全乾坤性命旁羅韞焉天啓黃宮順
月令而九關闢煬逐玄蟻引朱絲而九孔穿解結桃
康之揩拔尸命門之淵樞轄不動證運自遷是化毋
之在田也經云玃無自育九日導乾坤毋東覆形攝
上玄夫毋出東井制會河源玉聨詵詵犀光上懸內
盼不力而九年之涬洞出焉是故守符守信名曰守
雌之善權吾懼子之空勞而爽若信也於是乎贊之

以卮言由子之道尋眞見眞之艮導也由吾之言守
眞癸眞之隱訣也泥丸於是乎得矣雖然仙眞有言
金鼎近泥丸泥丸金鼎上假令寸度而得泥丸未或
能得金鼎也意者其太乙乎太乙臨爐似臨鼎耳岐
伯之學頗會百會間不容髮而所治療絕遠彼二藥
投鼎由基中鵠二獸入室新豐歸犬信未遍而議鼎
者悉卮言之淺也言未既有大笑于後者曰子猶揣
量而不得外鼎矣以知內鼎哉內通外亦通可也守
外而遺內是外道也子希七眞而不逮于五祖乎何
有伊人曰吾之道世世守之者直五七云乎哉長桑

明鏡莊生之師宋翟鎭元舒君之祖三茅二葛並傳
玄眞衙仙衙子咸宗元一尹喜尹軌同養谷神彭宗
惠宗命思上法至若許映韓崇希道絓音玉子許楷
桓闓鮑察李整王嘉韋節岐暉劉益王乘李少君徐
靈期朱孺子薛練師趙威伯楊昭慶王瑋玄爾朱洞
許栖岩陳道冲張玄賓張禮正張法樂張祖常張重
華周壽陵冶明期鄭景世鄭思遠郭上灶王谷神魏
二翁劉虛谷劉元眞舒虛寂向道榮譚紫霄敬玄子
羅浮先生閭丘大方皆守眞一之最著者也且而南
宗不嗣鍾呂乎採藥九宮之上鍾君也雲擕五嶽之

冠呂公也平叔繼鍾呂爲命宗堯夫繼希夷亦爲命
宗堯夫曰自首生者命在首又曰不知乾無以明性
命之理而强執係胞之輪以爲命豈南宗之所謂命
哉順生人逆生丹合逆而取順一倍也西南巽西南
坤舍先天而泥後天二倍也月蝕飛鉛鉛離之物舍
離門而尋坎戶三倍也一陽下墜二陽救之舍井上
而從井中四倍也天門自生五芽地戶空儲五谷舍
靈龜而觀朶頤五倍也黃闕爲根鯢浮踵息舍玄牝
之源而求呼吸之用六倍也觀混沌之七竅知近竅
之爲中舍黃樞于天盤而就寄宮于地局七倍也神

道樂騰霞觀冥道樂吟寒池舍昭昭之顯宮而趍冥
冥之鄮獄八倍也善修以免厄巍得類而歸交感任
天然之眞候休閉息之妄爲獨此一門差爲近道而
舍朱紫之相似就黑白之殊科九倍也倍師如此亦
異於紫虛之守矣紫虛者蕭了眞也學於彭耜耜南
宗之高第弟子也紫虛之經曰首有九宮上應九隅
其中一宮名曰天心火藥細微之要旨始終不離乎
此往而質之耜耜無以難退詔其徒曰我若纖毫誤
人萬刼風刀受考學南宗者不當爾爾乎耜之師爲
玉蟾蟾之言曰但觀奎婁莫守幽燕北杓玄紀離偃

月爐天罡而蟾師陳楠則世所稱陳泥丸者也泥丸之
哉泥丸哉紫賢握南辰而入洞房杏林著丹樞之指
脾腎苟折衷於紫陽則所謂休分南北西東乾運潛
藏飛躍者一言蔽之矣是故丸倍者倍紫陽者也紫
陽猶倍而況七眞之闡性宗者乎蒙問曰命旣在首
性應在臍然歟否歟伊人曰吾聞之重陽曰性悪三
羅命變五行出陰陽造化之端在清靜虛無之上腎
前臍後安能容之縱上一之所如卽首猶蘧廬唐肆
而泉曲隱圜果足以弭九眞之節也耶故紫陽神玩
瓊英煙流碧茨杏林駕火龍而出穴紫賢舞泥虵而

上天翠虛跨無角之赤虬紫清掣海豐之紫電擊朱
橘之戶土解抱鶴林之毀衣空彼修命者而猶若是
奚疑無夢之素煒元化之大竅哉故曰頂者鬥也顱
者爐也氣者器也藍方十月懷嬰物而不化古之人
萬化生于奇器而身不化者未之有也何謂萬化凝
之搔額而得寶珠則金石信可致矣玄英化鶴而出
泥丸則禽獸信可羅矣義山見白元君于洞房則姹
女信可媒矣仙經泠然于子徵之腦則洞經信可通
矣皇甫呈珠熖于頂門則鉛汞信可錬矣桓闓朝大
帝于元宮則列眞信可接矣感庭秋置文繡納器皿

歸二童于冠中則爐冉丁公信可据矣鑿夫出神
于眉間彈鋏而舞則夏甲持符火鈴十絶之幡信可
致矣朱君生風雨于方寸之房敬玄望崑崙于三頂
之田子元掇五星于神庭之戶蕙越騰五雲于昂簪
之表則天地山斗萬象森然于吾宮者信可覩矣吾
巵言者乎吾妄言而子妄聽之者乎吾與子皆一部
之所羅也若黃帝若玄女分處于吾與子之一部而
各具焉者也若奇器之氏奇器之名奇器之號與謚
又一部之母所咳而名之者也一部一器也一器一
部也一無一也則用空用無二賢四果之不足與鄰

者信可悟而契矣伊人言已垂芒忽收霄度天寥琳
和希聲腊子以方于華胥之景蘧然覺喟然稱曰息
久發明明圓滅漏吾猶之師豔喜也

英玄㦤三

機在目而仍盜機者萬物盜吾之目耶吾乃受宕冥
之戮吾盜萬物之目耶吾且爲孫皓之續腊子曰否
否機自機而盜自盜也請爲目論夫存乎人者莫良
眸子矣撫顀以及踝有熒熒如目者乎避景襲燭蒙
首而揺背九光四照有如目者乎飛土之宅百脈玆
焉五臟茁焉十二色敷華焉以設陰陽象斗日月焉

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玄珠氣之精爲多白眼血
之精爲窠之大絡肌肉之精爲之緹束而瞻理乎腦
紫煙徹于紫庭二素紫其八素裴鋓至謂與天地合
體亦見見之論也玄符未降上醫下仙操金鎞以啓
賧空青之餌寶鏡之思洞關朱臺之懃玉門華房之
檢紫二圖按二九披綠經喃陰祝蕤丙丁洞覛之符
可小得盜耳非所以贊瞻明眦立明也符來大盜起
金鎞逆執于盜手是故有覯命之目有覯天之目有
覯物之目胠而得藏于重淵負而趨納于大淵拎而
奪高掇于九淵其覯命也毋亂魄毋失仁甤籥歙扉

儲氣榮衛之門恬惔閉覛覆我靈烏煥照于室喃我
玉蜍此河上公塞兌愛覛之首經而請城眞人所爲
啓不妄之途也俄而六足趺蹏儀璘高奔展軨相逐
而叩天閽跱爲觀天觀天者觀天之道也都關一縱
爰運道機雙關二橫內轉心機心與道冥非橫非縱
鄰新伊而鍵三洞順炎上之性正位乎離以爲道用
不眴不逃不朦不寐而發其慧覺其夢內攝列眞帝
所甚樂艷諸利而凝然其不動覛輧若机覛垻若室
視流鈴欻火若墜石視八威六丁辛雷秀電若社鼓
之劇視龜蛇龍虎之啗如博一擲視空歌廣鈞仙伎

阿娜如張幀繪如與上偶而相樝魚目視姬狐目覩
神牛目視百卉之春素嬰之目不見可欲而若思若
營任目之才竭目之力緜心官而弗寻之轶此觀天
之法也古之至人爲目不爲心故乎叔駴其危道光
駴其失翠虛駴其歸泉知明駴其外逸以至玉晨沉
黙之唫隱藏之章慄慄乎逆取順守之艱矣而後恍
恍惚惚其有物循五時据九宮燠寒惟令管括惟鄂
撣持而一一而二二而三三而萬而能觀者與所觀
者岐出而莫爲之合合萬物者存乎帝帝宅中敷相
見乎離芸芸者觀其復而闓敷其在扶桑之歌曰八

窓無常朗有宾亦有靈語符候也曰可見玉清虛無
老六神會集虛中宴語靈媾也昴日氐月與威斗之
眞合明而飛神洞視十虛流盼三清其爲弘益可勝
紀哉是故夏侯行眠而不躓涉正揚睫而霆震姚坦
小劃而光裂是觀命之益也武目紫光日中見斗梁
目白光地中見物張如珍鏡覽千里軒轅集景燭數
丈是觀天之益也天無二日物無二靈其明可合亦
復可分中黃分之以煉幽魂元始分之以惺世盲棨
陽君分之眊者委杖而良於行是觀物之益也始乎
爲盜終乎爲聖人聖其盜乎盜其聖乎明而可分天

下皆盜盜吾目者無罪無罪有益此之謂聖人之瞰
蒙曰善爲盜矣焉用殺曰是殺機也攝荊卿死術珍
車見之重烏見之飛魑魅魍魎見之而滅沒可生可
殺而不可使膠其轄罡入離魁臨乎坎龍血玄黃罡
入坎魁臨乎離雀羽摧拆金公盜機開壁起蟄姹女
盜機而甘露瀝液非左軍右軍安所定萬化之基哉
軍之司殺也有利器二焉一曰石二曰劒夫虎目爲
石星精爲石雷火爲石不死不殞而不擊其光匪石
人知鍊石安用八石誠以不死之死不殞之殞不擊
之擊而化靈石靈石匪石吾壹佐夫世之煉石者誤

讀明夷淪溺陽羲庸詎知扃腸翳景六獄無延光之
基藉令凝注而入上有脊幢下有積塊是死虎之迷
離也亦終不得石不得石者機失劒與石同冶而出
劒升石沉沉可使升升可使沉並受鑄於離門玉液
之石金液之劒均也雲房有言鼻通三劒盍中獄之
首三目艴乜焉無上宮主佩其天遁伐惱營魂申吳鉤
于眉際而鄧郢平李鑿夫劒出眉宇爍爍電翥彈鋏
歌舞已復請貯此二劒者道劒也天目之化也而庸
妄人俯窺玉莖繆曰煉劒既喪其元又喪其德惜哉
其不講于劒術耳湛盧飛而入楚鏌邪躍而騰淵非

神光不足以生神物而乃索之溷中邪悲夫悲夫吾是以甡明利器授司殺者柄令自盜自機若夫爍迦羅目治八萬四千之器梵天為絳今固存而不論也

絪惝樞四

燕有宮焉古之衍也之逆旅也其談之天猶蒼蒼也而衍芰芰也七非揜其魄腊子過焉有問天者為解坤括而游談曰天乎處蒼華之林半山在天中乎天在山中乎乾為首乾為天誰違誰從誰質言乎能儒之成衆祐遠矣建四界不可傾也朔炁裂而清微禹餘大赤㠓焉始青木也青元為惝始丹火也太丹為

惝始素金也太素為惝始玄水也太玄為惝九炁微也青微為惝有青霄焉有碧霄焉有絳霄焉有丹霄焉有玉霄焉有琅霄焉有紫霄焉有神霄焉爵單無量耿乎離禪善無量圍乎乾梵監須延覆乎震寂然兜術冐乎坤波羅泥密障乎巽元化應聲湛乎坎靈化梵輔麗乎兊高虛清明幬乎艮無想無結無愛直乎中大羅上清玉真種氏之蹻當釋四界而四界之蹻乎天五億吾與若一乘其蹻懈關三萬貲始有八萬四千以鄰五億獨不得一乎故曰蒼華之林洵有天焉黔首天也蒙起愕眙易次曰避若無聲蟲能天

哉腊子曰惟蟲能天曼倩偶忘其天也而蟲之柱下云不出牖窺天道子索我于牖外耳且也司天絳霄明之貌如彈未炙飛鷇踐而孚焉彼虽也而虽我耶蒙曰吾與若中黃之蠕蠕者若無啐于中彼將壆而施其喙曰有彈于此含中黃之蠕蠕者子謚為彈然則有天于此含吾與若矣不得謚為天歟鰲足之所踐天也鵬翮之所負天也蚷蝫之所營天也蛣𧌒之所囷天也故曰惟虽能天於是岐氏之孫進而見巧曰若有蛃蟯蝺蛞蟦蠷蚼蟲之族飲食遊居於若之肓闠而若不知也父母以人名若兄弟以人名若妻

子以人名若若之朋友賓客靡不以人名若者而若固范房蟻垤也腊子聽然而笑曰彼藉我而名人覩吾與若藉天而名天也何異哉天去矣毋以臧天吾天炎草之天感吾天為矣已而相人者操術岸幘子之幘指曰是天庭庭宜高更左右指曰是日角角宜乎笑謂之曰無叩吾闕虎豹且至相人者驚顧而訴膂哉是夫以褕為真六幕之客開而轉相詠也相與封於譆閫尊之曰誕伯誕伯縲思其過噩而箍曰天不知吾誕耶天知吾誕周咨而知之耶承日月之光照拂而知之耶咨則無㸑照則不及覆彼且神遊吾

庭而日監之一天爾爾億億之天爾僞吾庭涯[illegible]而
諸天之斬集焉可畏哉有如尸魄伺我隙而告天也
其族亦宜億億而分告也乃三尸七魄能之是何之
倚我而名人者我亦倚之而名化身名沖舉賓于帝
矣良足慰哉沾沾然信之談盍甚而靈人惘焉喚以
陰符曰爾延帝于庭無英左白元右召百節之神竦
眞飈外廓奕秉戈流鈴之音如雷澏衛巿罡爾爲員
奔而耿爾代爾燭虽不待榆而制誕伯大喜日治符
談盍甚謂其人曰氣無町畦也觀玄牝之息精無虎
落也觀蒸溽之液神無圻域也觀坐馳之前識三者

徹無不徹也是故用億天之用積胥自火大山自神
一炬一石則不能矣天陽物也登我庭焉庭猶穙累
而況其泉歟泉亦天也天亦泉也三者無間若儵水
也儵水無間繁魚卯也雀躍而進謂其天曰弟子之
談若是亦稱誕乎天曰否否是有待之音耳有待則
無我待與所待交無我也待而幻幻而虛虛幻之名
咸出於待果且有天與人歟無天與人歟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歟複具窺之四顧而不見見乃見性性復
非見一花一偓佺也一葉一閬風也一黍一脊臺也
此亦非匹張于琲之蕋而流覘之無不千者微得其

致然且宛于方物之門矣是故談天喪天安久[illegible]
安久而天符猶謂之盜賊也況昭昭之多哉臍[illegible]
之三緘而絶其利

玄黃索五

贈子見秉文陰符字曰金人喚耶見登善陰符字曰
唐人喚耶縣求徽五載爲副墨者百二十楮而喚罔
稽也元晦昌言季筌摩喚筌自以虎口之巖飲鹿之
槽發琅函焉符傳素緗丹漆爲軸蟬三食之符窮而
跋見蓋眞君二年七月七日天師寇謙之所加毅耳
往之驪山偶見山姥稱符姥問安所得是符而稱之

曰吾受之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六周甲子政當七
國之時不知姥又何從喚也第言上清所秘玄臺所
尊傳必奇人宛嶔支離具三毒者不喚而已年加毅
而藏之名山亦以七月七日也秘者出三尸下九蟲
泄者奪紀二十吾聞之鳳韞言天漢牛女緱山笙鶴
安公赤龍令公繡幄龜臺臍桃于漢殿烏瓜析麟于
陵陸武丁還宮之志魏眞臨紀之錄均執大象以明
氏而五雲五物墜于天寶之七祀也者非是日也耶
[illegible]陰陽交而寶玉孕用七襄以明七返藏山之指意在
乎[illegible]彼黃庭[illegible]金板鑒謝靈符庚除酉陽密宗宛委[illegible]

宜斷自黃帝而帝乃不有也此何以稱焉遯惟玄女
人首鳥身帝紹蒙狐以符召符符之來所謂甲壬兵
信矣一時弘賚重以靈寶五文五明五龍之印五陰
五陽之式五色九光九天之節十絕五色之幡霞冠
火佩龍戟霓旂翠輦綠輧虬驂虎騎羽籥玄竿虹旌
玉鉞六花之蓋八鸞之輿九明之珠具云神仙之物
物也者符所云萬物也昇符昇物昇物昇符玄女無
二昇焉夫是之謂㗾宗㗾必淸齋以祓邪也㗾者師
受者子以明宗也元君㗾女女㗾帝帝始承以文玉
覆以盤石奠以宛委之宅而㗾聖人吾安知山姥之

非玄女而輔眞之不選軒轅哉輔眞雅言太上四臨
神仙六降夫太上之爲廣成廣成之㗾軒轅尚以六
降之中黃龍或下不然若成公興者鑑周髀如揭日
將無大撓隸首乎而不能爲其君錫一符耶故輔眞
者帝之子也達觀筌者輔眞之子也三元川逝六甲
火傳太公而下十一家者雲仍疑始皇甫坦守一而
拜天子之賜琅琊子圖一而詰崔娥之章呂傭者家
一而來陳儒之詰率中女之眞子也喆也主北玉花
騰扎淸和徹之母敢絕學端也主南寶字著文海瓊
徹之期于有成喆也標秘隱之事端也標達詮之人

是今古上仙靡不吃玄黃之乳而有兆斯男也皆子
也若然奚以開元晦之晦而子之夫元晦者豈不以
筌也追放古文乎鳥跡傳而兎哭史皇制字軒皇比
音畫前斯華畫後惟樸筌而放帝筌惡乎能神以知
來如獲筌心聲以相應如提筌耳帝而放筌帝惡乎
不能其說在孔發秦誓衛讖太玄回客之歌沁園彌
明之詠石鼎是也且也禺湖龍昇昇含紐樞其光下
臨庶或遇之秦遇之而秦語漢遇之而漢語後魏唐
宋遇之而亦若其語何不可耶士授數而迫離經逐
逐徙業以殉時尚龐龠華音從人而人而況久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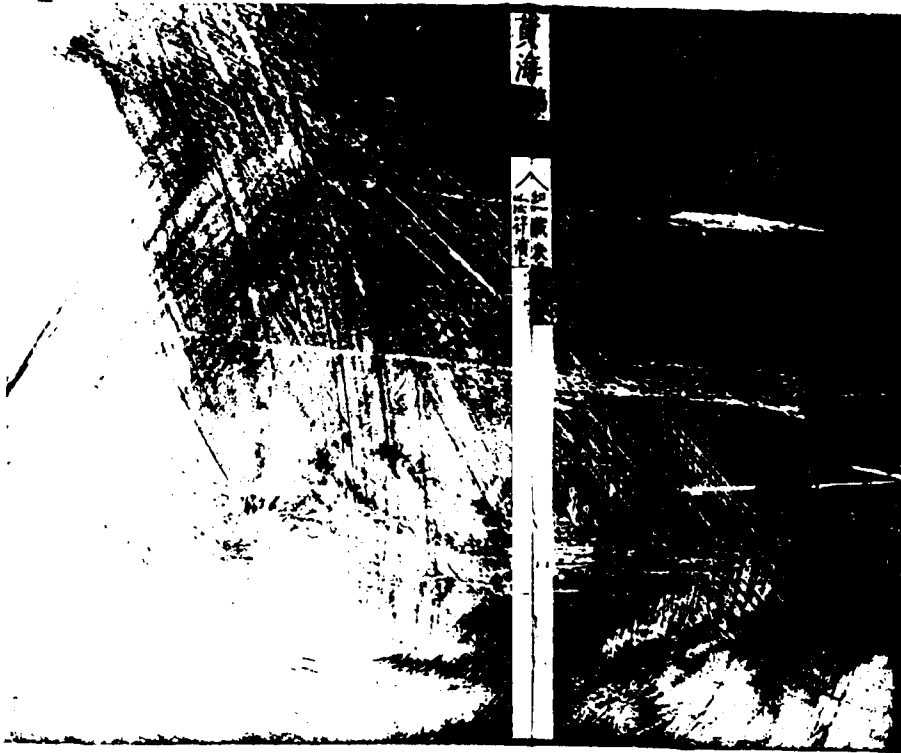
仙神靈之聖乎謂是其似老嚴而不貴也國門之軌
迹相若曰代之劉埕澤之呼聲相似曰代之言此之
謂不知類謂是其自玄女近齊諧而不貴也河之馬
志怪歟洛之龜志怪歟離象中女宓氏之經志怪歟
牧童則師之曰澤則師之青鳥則師之女則不師女
而鳥身也則不師此之謂不知類知類弗晦是故吾
觀于符而兒玄古之道六焉始于正名卒于尊名奓
以相尊君乎隸乎如徑如庭於是有非名而名樸散
之情也符曰五賊後世重之以五行盜取諸利符曰
三盜後世重之以三才盜取諸神符曰八卦後世重

之以八八蓋取諸富符曰奇器後世重之以毀犧恭
取諸盈符曰性有巧拙廉餘天且無恩至私而後世
重之曰性與天道罕言而不可得聞蓋取諸妙後世
之名帝之所未名也後世之取帝之所弗取也有取
者眞盜賊也可明者蠢然之物也聖人有以見夫五
賊一賊也賊一身也身一心也心一道也故強名之
曰賊聖人有以見夫三盜一盜也盜一身也身一心
也心一道也故強名之曰盜聖人有以見夫重卦一
卦也一卦一畫也一畫無畫也故強名之曰八卦聖
人有以見夫巧拙廉餘無恩與私之即至微至靜至

樂至恩至公也故強名之曰巧拙廉餘無恩而私身
大患也心大幻也道大無也卦挂也性情也天物也
皆我也我不斷尊名也天下貴我我獨居其賤孤寡
不穀矦王以自稱盜賊不德黄帝以自稱故曰吾觀
于符而見玄古之道六焉喽無喽也演無演也山姥
云百言演道上宮之象也百言演法中宮之象也百
言演術下宮之象也抱一於上而萬物生焉萬物成
焉萬國寧萬民安焉萬戰而萬勝焉佳兵不祥下之
者右之也右之也者以喪禮處之也機一發而定基
生門闔乎上下當其中中當其上見獨而守一故謂

之無演而黯名者用黄帝之以音侈言之繆稱元始
三皇玉玦云介士兵而可石函帝覩勿晢使廣成索
之不得使天眞皇人索之義乃大晢此大夜嚜寱譫
岐雷諸子之所禁勿揲也彼其方丈垂芒紆邑玄閒
皇人玄女將旨釋焉帝聽而瑩瑩而與風后自脊其
事令之符帝之符奚取皇人哲哉當是時有爲宅經
者有爲問玄女訣者有爲孤虛訣出軍新用訣統三
十二卷者有爲王遁兵曆立成占氣書統二十一卷
者有爲十八陣圖十六神曆統三卷名豈其玄子禹
京聶許傳之率皇人之倫而已即所受鳳圖龍蹻神

足太淸自然內文世多不傳傳亦不典獨靈樞素問
稍稍雅馴與符同文而異尚然無所考信焉昔廣漢
有鄭山古者語蜀黄承眞蜀宮且大火甲申乙酉殺
人如莒若陳吾書而主庶幾去殺不聽則汝死矣以
泄天秘故承眞爲上之不聽果死其書蓋陰符也吳
萊觀與今符絕異一用兵一寢兵然務寢兵者兵未
戢而爭臣先死倘所云害生於恩哉試取王道衙子
雜引符言相提而論虛實較然著矣答書有中台志
太白陰經閫外春秋二十四機大抵詞復符文亢聠
亦各相提而論之否論之足可無聠至堅元震恒四

于狹其瞶瞶烈祝洞章巳耳比之元晦深服閏丘放
一字之褒者益又遠矣安得迅雷唆之令諸子昭蘇
于此耶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浮渡居士吳用先體中閱

紀藏二之

陰符經演下

天貌機六

有爲李筌之言者肝衡而贊將相之業曰此有熊氏之學也其徒則太公望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也蹂帝與風后玉女盜其機而五子者肱而分之天下謂之七賢夫七賢未有躡太霞而守童初之監者也

薄將相而思仙詭也且而不聞筌之志三台演二十四機乎尚問之驪山氏矣驪山氏者驪山之姥也瞎子退而稽稗史焉所稱引眞唆至聯矣語及牖可覆而繹也姥杜其機至無单辭贊符者而姑示之以象曰髽髻當頂餘髮半垂將無許器乎獘衣懷玉扶杖而標黃道三元六甲所謂符也語形法之鑒瓶曰顱骨貫于生門命輪齊于日角昭然開生命之扉而予之器矣血不滅握精之權也脉不滅握氣之權也取其性與神者握神之權也不覩心而觀心之影斯天目之受光者歟貫丹符于杖端而令吞之杖端也者

眉端也火符運于斯焉而吞之食其時也是故可以
禳可以毋生焚而祝天地相保明天符之合地符也
異孤陰也九竅不具勿傳四肢不具勿傳慳貪愚癡
勿傳驕奢淫泆勿傳尊三要而別君子小人之途也
誦七遍盍心機七月七日書而藏之巖中奚爲乎七
火數也七七牛女之夕也石巖之中山根之上也盍
心機而以本命之日性命一也表命輪之實在于首
也然則奚爲令取水于谷而瓠忽重不能制竟沉之
泉乎是之謂姦生于國時動必潰也始以焚林示終
以潰國示符莫大于既濟也且也烱烱然修其駴曰

此道樞非機權受之者當抱一而名列仙其次富國
安民其次强兵戰勝一降而稱法再降而稱術而去
道遼邈矣彼百言道百言法百言術者錯而取之歟
蒐而簡之歟離岐而次之歟繆悠不可測也而筌髻
于象禍發于心据言外之言以立言亦何以加于千
遍不踰之日哉當此之時姥固不敢章章爲筌什也
筌何自而什之所著機不玄于符志不文于符經不
奇于符而亂符豈其縈將相輕神仙羞言獘衣麥飯
之事耶火生木而必尅有味乎姥之先覺矣雖然人
亦有言神水入華池筌也數數誦焉果筌之誦也則

吾何敢輕議筌也洵好法樂智人哉蒙問曰子安取
象贈子曰夫立象以盡意無行而不與者聖人之型
也故聲爲律身爲度若九宮眞人衣裳之彩手之所
執足之所躡並有隱訣如貞白所言豈欺我乎帝遐
玄女天之色也玄而鳥身鶉之體也服九色彩翠之
衣合宮之法服也乘丹鳳御景雲亦其類也先以金
毋之符進符也後以玄女之符退符也錫以幡節劒
佩輿服之都象軒轅之主士四變也蚩尤象水帝象
土水固不勝土殺機之秘也戰而絳草採首山之銅
以鑄九鼎而奇器之爲象昭昭矣此有熊氏之學也

是故君子貴觀其象觀其象斯進于象而無爲之象

賓無釋七

彖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夫帝所瞻名者
百物也所不瞻名者非百物也非百物者胃物之物
而物之聲于世曰有物先天有物先地有物怳怳而
惚惚果且有物乎抑無物乎無物無名無名亦名也
是以聖人不去名而使儇偶于名表故賓無者不斷
無也昔者玄女委栢陵八會之字于帝爲兵信而已
陰符者帝錫之名也經也者玄子瞻明相與登鴻而
降之也陰之崖界二符之崖界三以爲經經處一焉

濯羅綠羅三五而復三五而姤姤浸滛復跛烏在腹
中女蹠焉宅玄谷禍鉛素魋估嫗育君子以其蕭蕭
緝其熙熙如約秦纏如執虞圭如伏壘卵如蛻如遺
如葭不飛如木不萸沉淪潛匿無兆而象離也是陰
道也俄而泉池硫腥羽嘉傳翼陰雷奮地三彭辟易
蕭臺朝徹合宮闢爰挾兩朋嘿守一君子以其熙熙
引其蕭蕭若天弗宰若君無為若斷斷若毋隱闈
五吏運百司隨十月而若達若摧蕩焉從焉乾一以
清也根陰之道也故稱陰焉知斯二者即知河上守
雌之文濮上幾道之況矣坤乾之易晦朔之曆一陰

一陽之道先汞後鉛之術莫不㡾無極頫玄碭弁太
虛副專翕當此之時其中有信有信之謂符符者橫
行十虛之虎竹也潮汐以信故不溺日月以信故不
忒天癸以信形化不億四常抱信四象環土而不易
所謂符也上幬清微下㡳紂絕外薄蒼華內蹠幽門
符吏飈發一呼而鬼神駿奔也者所謂符也身以內
無文之符詔之何謂無文之符五氣攢生五色章章
上有三光命曰地符七曜頫生五色章章上有三台
命曰天符上下驅召而冊元精根運其經磨道承之
不敢樂其樂也無文之符也故北斗天禽或司土符

而施存曰火符翠虛曰神符海瓊曰唐符回答曰燒
山符經曰玉符煉神黃庭曰負甲持符開七門火兵
符圖備靈關皆是物也乘龍焰而飛揚投天門而作
契迨夫無英見洞章啓於是有有文之符以治身外
之身身外之身合萬身而身者也其治之之符為游
光為赤靈為皇象為上景為熒惑為朱雀為鑠金為
祝融為千明為開明為陽生為陰生之屬字弢玉笈
不可単舉要以象南離之景而此符之來亦由西池
青色血文廣三十丈約餘一尺者之所召也若曰三
一合而後玄女格元君每言符能致神天真之信不

虛矣然符無正形以炁為靈炁忘致迷百魅嘻嘻此
長房所以揶揄于鬼雄也通二符之大賓耳黃華之
告情則知晦朔弦望月符流行大樞居所寧渠忳忳
者之陰敷斯其道甚徑其理真常天下尊以為經而
次孟遂謂六經之言無以加豈其語怪搜神而病大
惑哉乃叔季檮昧之士比陰符于陰謀叶符火于符
命其說不經而聖人之經用鄭紫之疑廢于天下彼
亦安知自然之道靜而陰竒器之象變而不可測耶
又安知陰即符符即陰陰符之即經經之即陰符而
名無名耶吾欲遂啓華斥非明消九天之陰禍受剖

之木而鉗學士大夫之口乃無知帝何故不得已而
旅于實之資援宿無以自釋也
臍語八
黃帝
莊子曰中央之帝曰渾沌
陰
邵子曰陰幾於道故以況道
符
龍虎上經曰玄女演其序戊巳貴天符元君曰符
能致神三光之靈文天眞之信也

經
黃庭經曰清淨神見與我言左神公子發神語黃
華玉女告子倚道經曰所說之經稟元一之氣自
然而有紫陽曰今古上仙無限數盡從此處達眞
詮
○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而自著其事蓋假
夏至陰生退火行符之術以演大道與六甲陰符
陰符內丹諸經殊旨矣
觀天之道
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也劉安曰所謂天者純粹

樸素質直皓白未始與有雜揉者也易曰乾爲首
岐伯曰頭者精明之府呂知常曰天谷空曠無乎
不納能容無相之至眞本來之赤子而萬神居之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又曰不窺牖見天道莊子
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長桑明鏡之訣曰虛其室
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黃庭經曰虛中恬惔自致
神又曰一之爲物叵卒見須得至眞乃顧盼
執天之行
參同契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眞人至妙若
有若無彷彿大淵乍沉乍浮老子曰執大象又曰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
谷黃庭經曰帶執性命守虛無
盡矣
左元澤曰含太虛爲廣舍總萬宇于眞一以道守
神道亦非一
○人之天者非四界非九霄非三淸非一炁大然
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天之道者非精神非
魂魄非意識非大路有精有信不知其所以有而
有矣天之行者非水非火非木非金非土非壹是
有形之物相推相摩寓於不得已而已矣不觀之

觀是爲眞觀不執之執是爲權執不盡之盡是爲
曲盡如火然膏其光互照亦復相禁故不熄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傳曰蚩尤作五虛之形劉安曰五殺道經曰五帝
大魔道光曰但能擒五賊自可結三花紫陽曰未
見如何想得成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黃庭經曰皆在心內運天經岐伯曰神氣舍心

宇宙在乎手

黃庭經曰手爲人關把盛衰又曰閉塞三關握固

停邵子曰指節可以觀天掌紋可以察地天地之
理具于指掌矣純陽曰八卦九宮看掌上天原發
微曰手一脉三部應一時三月一部三候應一月
三旬乾策也醫書曰心手少陰經心胞絡手厥陰
經道書曰握固胎息又拈訣起雷

萬化生乎身

黃庭經曰散化五形變萬神又曰問誰家子在我
身此人何去入泥丸千千百百自相連純陽曰五
行四象在人身

○妄以三盗之蘧廬而言之天者上一也心者中
一也身者下一也手也者可以上可以下握十二
辰而升降焉者也眞土飛土交運其樞盗天之光
而凝入于氣盗心之氣而凝入于精已復盗身之
精歸氣穴而施行于天五光熠焉以其盗取故曰
五賊都天之目一窺而不敢潛匿故曰見之者昌
維手之手一執而不能流逝故曰宇宙在乎手身
外之身一至而不復畱礙故曰萬化生乎身夫不
賊之賊是謂五賊聖人慮小人之貪得也辱以盗
賊之名庶幾知足而常足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莊子曰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
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
見者也又曰知幾其神乎紫虛曰天心居於北極
爲造化之樞機故斗杓一運四時應節人首九宮
其中一宮名曰天心此人心之用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
萬化定基

玉蟾曰殺機發乎艮否函記曰離魂入魄運轉天
罡玉樞經曰天罡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所在

者凶餘位皆然火師曰天罡土雷而生曰驚蟄烈
虛曰只向離無尋坎有移却南辰廻北斗鎮元策
曰道大魁履斗極視瑶光攝丹元倚靈田蹈閶陽
運元綱握天樞執持六氣指揮萬靈金丹論曰窮
冬凋剥必得陰陽交泰之後乃生萬象當知交會
之後不期藥物之產而自產矣古仙曰人心若與
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紫陽曰若能轉此生殺
機反掌之間災變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道光曰巧拙仍藏伏神精與意包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河上公曰七竅二關為九竅紫虛曰外三要者口
與鼻共三竅鼻通天氣口通地氣也
火生于木禍發必剋
紫陽曰火生于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強攻禍發
必因斯害己要須制伏覓金公
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叅同契曰若是妄前却分九年被凶害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叅同契曰黃帝臨爐又曰聖人獨知之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大霄琅書曰身心順理惟道是從叅同契曰用九
翩翩為道規矩又曰原始要終存亡之緒刑主殺
伏德主生起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三才既安
老子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莊子曰蹈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又曰殺盜非殺叅同契曰遂相銜
嚥咀嚼相吞迫促時陰拘畜禁門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紫陽曰三才相盜食其時此是神仙道德機又曰
百骸俱理證無為石函記曰吸九龍紅日之膏膘
杏林曰丹室生神水黃庭有太倉更無饑渴想一
直入仙鄉翠虛曰泥丸之上紫金鼎鼎中一塊紫
金團化為玉漿流入口臓腑暢甚身康安黃庭經
曰兩神相會化玉漿淡溉益八液腎受精
動其機萬化安
紫陽曰萬化既安諸慮息雷書曰雷出地則養長
華實發揚隱伏
○此標盜之有機機之可盜盜而發發而盜如影

如響絕迎絕隨也性眞上一也丹元中一也性[illegible]

丹元之帥也丹元殺機之帥也帥啓黃閉之开[illegible]

下一而弁中上之境定于一也然運機之序必六

定而後人物定虛室生白其天定矣天定而勝人

五賊之行于天者成擒焉天定而勝物萬化之生

于身者收獲焉然天性卽人人心卽天𣏾陸則關

軸亦從而反覆反覆則龍虵亦從而𣏾陸其合發

也如此非立天之道知罡生魁殺者安能默而運

之非法天之聖知生𠑽𠑽生者安能修而煉之彼

精神魂魄與意性根也陽者巧而陰者拙可以伏

藏而爲命之轄耳目口鼻與關命竅也四門正而

三要邪可以動靜而行性之符性木也縱熒樞而

强攻必焚故利于伏藏命金也阻河車而時動必

潰故利于動靜聖人有以知性命之微生克之妙

故煉丹而丹成此殺機之力也雖然聖無知也知

之者道也一生一殺循理而升降猶比辰屬萬物

于天理四星而已道又何知乎且三一相道而各

有所得理宜然也順理而安卽三一亦不知其所

以安而安矣故曰自食其時中下哺上而上因以

返哺其究也理百骸而弭盜自動其機攝情歸性

而性因以制情其究也安萬化而去殺天下有盜

賊如此哉旣宜而理而安寂然太無猶病其始之

交征也而盜賊之廉哉性乎不發之發所謂浸也

不藏之藏所謂器也不靜之靜所謂道也不食之

食所謂餘也不盜之盜所謂勝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老子曰絕聖棄智玉蟾曰用盡惺惺學得癡此是

化景登晨訣長生曰知神非我不神乃神恐生斷

見應物明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

紫陽曰月虧盈應精神之衰旺日出沒合榮衛之

寒溫玉蟾曰二十八宿歸一爐一水一火須調勻

一候剛兮一候柔一爻武兮一爻文心天節候定

寒暑性地分野分楚秦一日八萬四千里自有斗

柄周天輪

聖功生焉

山經曰廣成子治屯蒙二卦黃帝之師也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

神明出焉

杏林曰聖胎如結就破頂見雷鳴嚴君平曰形小

神大至于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是為襲明易曰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于密
君子得之固躬
邵子曰形統于首元君曰形堅則氣固而命全
小人得之輕命
紫陽曰陰裹陽精質不剛獨修一物轉羸尫又曰
命寶不宜輕弄
○安而理聖而神天下見之天下知之君子賤迹
小人反走固矣然此神明由不神來者也一身而
成三盜則忘己三才而在一身則忘物邪拙盜賊
之聲日至焉而不辭則忘名此其人必能發大無
之鍵而得無得矣推有數有定有神者至於所以
數所以定所以神而逆執焉以匿于斗衡天樞之
內癸而採眞而煉朔望而交卯酉而沐一特而結
十月而成九年而大成若推若輓若行乎不得已
而不已世奚以見又奚以知也及夫修煉而械聖
人脫胎而成神人天下始競欲得其機以為用顧
此不神之機至肅殺矣猶以詔君子爰守真一百

骸理而萬化生誤以語小人獨修一物百骸羸而
萬化滅故盜機者利于天下之不見不知恐以其
學殺天下也
瞽者善視聾者善聽
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參同契曰閉塞弗發通眞人潛深淵秋潭曰係胞
之所正在水輪之初是臍後腎前一竅是也專氣
以致其柔所謂歸元海也不隨照而昏散篤也危
也照之不勝以應事遣之應事既巳又將忘之
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黃庭經曰晝夜不寐乃成眞邵竹宮曰亥子丑守
上一寅卯辰守中一巳午未守下一申酉戌守中
一卯酉開簾餘特下幃十二時中不可眠睡切忌
退火仙人王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勝
○命竅雖可以動靜然終不可以有動也瞽絕視
之利而善聽矣聾絕聽之利而善視矣三要絕往
來之利而呼吸歸源夲亦何所善乎用十倍之功
而神此其善矣如不能絕利一源而任其動靜三
宮還返不合晝夜將用萬倍之功而始足以神又

安所稱善哉吾猶恐一源之必潰不如并是師而寢之神冥息止善之善者也曰用師者見佳兵之竟不祥也倍也者倍于不神也淸和有言道氣居身中九竅無心而自閉絕之云乎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紫陽曰求心靜必先制眼眼者遊神之宅也神遊于眼而役于心故抑之於眼使歸于心則心靜而神亦靜矣老子曰是爲長生久視之道靈樞經曰命門者目也黃帝曰志與心精共湊于目岐伯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邵子曰泰爲目道光曰思量

只是眼睛前泥丸曰不在他邊在目前南宗眞子曰眼白屬肺赤屬心黑屬腎胞屬脾瞳屬肝歸其外明卽蟾光終日照西川之理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玉蟾曰鑽研隷乎震黃庭經曰雷鳴電激神泯泯長眞曰交泰一聲雷迸出霞光萬道輝能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崔公曰起巽風運坤火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玉谿曰春熙和夏中和秋歛靜冬歛肅此規中之候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老子曰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禽之制在氣

龍虎上經曰赤童戲朱雀變化爲靑龍參同契曰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網羅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戀母顚倒就湯鑊兮摧折其毛羽遁甲曰中央屬廉眞天禽爲死門張宿爲鶉火之次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原發微曰日在午後爲降降則向死女偶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純陽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不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化書曰生不靈而死靈能知眞死者可以遊太上之京司馬子微曰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太上曰眞道養神若能守我在死氣之關七祖枯骨皆有生氣老子曰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紫陽曰但將死戶爲生戶莫執生門號死門若會殺機明反復始知害裏却生恩〇天性人也人心機也性有巧拙巧不如拙機有生殺生不如殺何以知其

然也心離火也雖生於木而禍發亦死於木目也
者肝木之魂而能令心生能令心死也者外用則
逐物而心生內用則韜光而心死心死神活謂之
見性嘗其盜機也溟溟涬涬魁臨艮方一震而甲
庚交地天泰霆擊鶉首雷奮龍角都天鎮乎天關
天目鑠乎天闕性月明而三花聚巽風鼓而九鼎
燒金玉滿堂性有餘矣天若愛其寶醍醐傾注性
忽靡矣帝心實無私火符如此天會得其制哉金
鑊湮浮朱雀失色羽毛既灑膏液成丹太乙召而
殊錫方來無英見而長生可致害耶恩耶死耶生
耶不知其恩不察其所由生以巧滅眞以生受克
能爾爾耶雖然鑽木無術進火忘危本欲死心殃
及元性故言制會在氣而不在木救其禍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老子曰絕學無爲又曰知者不慱慱者不知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西昇經曰虛無生自然自然成大道老子曰道法
自然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嚴
君平曰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

祖紫陽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炁產陰陽陰
陽再合成三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眞誥曰玄無之感變無窮矣
無夢曰道無爲無不爲得其道者小則糞虫變蛹
大則人可變仙矣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史曰黃帝命伶倫制律命容成造曆參同契曰眞

一難圖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
史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九鼎玉清洞章曰保符
泥丸內參同契曰伏煉九鼎化跡隱淪又曰上觀
顯天符道光曰北斗南辰下眉毛眼睫邊灰心行
水火定息覔眞鉛玉蟾曰以靜定之火而煉精神
之藥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虞翻曰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
五日乾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
中則離象火就巳戊巳土位而象見于中運氣論

曰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天地相合則爲甲子
紫虛曰子微養丑溫養寅進符用武火卯沐浴辰
文火巳武火午退符文火未武火申微火酉沐浴
養火戌武火亥脫胎變化
昭昭乎進乎象矣
紫陽曰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猶設象以
指意悟其意則象捐眞詮曰將用守一何爲耶純
陽曰守一守一當用謹默無我無人却有一賊若
然促住湛然凝碧○分性命則竅妙若勿屬矣言
尅漬則水火似難制矣揭日月大小則符候之秘

凝必有受矣愚人惑焉觀天文察地理致聖人修
煉之知考聖功定數之實希至而耻不神也然其
恐也生於聖若我則以身試之時至而符見物來
而自化不泥象不執文哲生於愚而已所以然者
吾之道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包乎性命似陰非
陰姑强名曰至靜云耳及天生三才而道與之俱
自然而浸自然而勝自然而推自然而化律曆定
數安能契之故勾股葭管候之未必應而歲有差
曾不若天與之自然而生萬象自然而道術數之
有契也寄至靜之道於無形之地當其無有器之

用當其器有無之用天地合於斯陰陽浸於斯進
火也發機於斯退符也盜機於斯聽其相勝而執
其靈樞盼其相望而觀其變化一竅既通萬竅咸
籟昭昭乎哲人哉超於象表發於神明此黃帝之
所以昇遐也陰符一出無論蚩尤即大撓容成不
能贊一辭矣果是愚拙私邪恐害盜賊之乎哉
此符體也經肯綮而無離者也支而離之則覩天
以下如百會斷交三一之次舍哉天性下稱發機
者言性也然萬化安而百骸亦因以理稱盜機者
言命也然百骸理而萬化亦因以安復揭不神之

神以明聖人知機而得機爲承上起下語焉日月
下申言命也含動取靜以防其潰所以重命而固
躬也彼人知人見則不謂之盜以不見不知故名
盜焉其曰聖功神明則命也有性矣心生下申言
性也含巧取拙以辭其禍所以性餘而復廉也彼
陰極陽微機尚未發以陰往陽來故名發焉其曰
氣制蠢然則性也有命矣愚人下申之煉之聖不
神之神也性命一源天人合體三才三一不一不
三日月大小而非象非數死生恩害而非殺非生
器雖不神可修可煉烹五賊以制其變貯三光以

運其機載大道而不傾擎宇宙而不重資泄藥化而不竭得一事畢得此奇也故以奇器終焉緊斯以譚一支者乎一離者乎一體者乎非黃帝孰能命之故玉谿目爲赤水之珠也當於此索

神華價九

萬曆辛巳余在雲鷲公價焉有玄黍金粟錫珠沉屑之瑞雲之人驚傳毘雨花也鳥走兎從經之不得鞭也久矣巳丑上巳夢神見與我言曰孟冬凄凄日天錫赤芒書黑志之夏六月上命以萬金勞師遼陽登角山東望蓬萊南次勾曲宿華陽洞天易遐寥寥無受書者人開琅笈收陳朴九章以歸歸禹杭止外家價祥之洞圭堊如雪不容塵絲牡詔牒其中秋既单矣一葉落棐几問所從來不得葉赤芒肖天棘表裏有離文遂感德體師作牒語一篇弁演七篇隱機芒中大都闢離門通大赤之天與午陰火符合而七賢十仙十一家三十五家之注及李靖張果韋洪程曉任蹇侯胥黃唐沈蔡鄧袁俞王天機了長生子玄解先生諸疏竝無所稱引述德體師語而巳師之語曰天心之下腎脉之上肝神之左肺神之右有離巳之位云位躔聖日而夜之玄子弦之前後望月流戊受符焉所謂天人合發也爰淸爰靜左神公子發語而黃華玉女告情乃始貸汝以太無之宅而納汝以戊巳之門發機飲鴞翳媒得雄不則千發而千不中紫腦淵流于玉壟故符首觀天之道者以此彼公子玉女合而道體見洞經傳焉吾德體也所可語子者止此耳虛與虛符乃乘離虛神與神符乃格二神一與一符乃寘眞一往余聞之鷲公所稱性隣長谷神遊月髓匪見匪聞匪覺匪知者固師語耶非耶安得泠泠金玉朗朗冊樸敷蒼胡頡實之旻爲余證之牒子云

飛仙寓

九天逐轎音肅延龍燭炙鷄足丕哉心臟典五摩之國執延康未倪之始玄傳五太同孚之使而須鷄蜀也杓撓乎寅戍躔寅而次辰之寅敦拜掌火瞋虬焚弓亦命煇掄素鱗火兵符圖襄五車而狺狺焉升旄曰天人合發之軍鄙川青金中隱紅璃玉巧禍拙使相扶也九池壬鐐下型落室一垣二闕突空潒也明火豨戊明水豨辰卯酉在滌杜兒潰也斯玄女煉石之符歟攫烏以鑑攫兎以珠攫彪輛以黑月爐烏兎彪輛躍而自攫攫則得食養弼凌虛冲風長雲衛我

靈囿矣肇北靈哉上鬥鈇玄下鬥鈇赤外券天符而
陰合其德重幞列鐔角芒四植密之密者也而後聖
功生神明出寧渠杜氏子春而兄兩翼乎攫大還必
大盜故用大軍軍焉蚓枚而司虎賁者十十倍廵徼
而司龍驤者士萬倍熊熊貫羅安所得以生我者死
我乎彼吾機也近死之機致春蠢也診其寒燠而廉
餘介焉泄所愛之道公之五僉僉歛粘而蠢也置之
死地鑿以凶門翛然咀風霞而冲琅宸我愚人者哉
二景自然而奔霄霓鏞語不休端于始戞銛遊不墜
緒於初激陽燧引光方諸攬液握聖日聖月於掌中

亦浸浸而變化適二器交馳一器闢寂啓八門汰八
石虛無宅之神鬼匿引天攬地素津入欝欝紫犖可
朝食黄犖冠霄遨十極此諶許之陰符贈子得之於
禹杭天柱之大

中台寓

寓言曰帝之符中台之符也司十六神焉其象為天
其原為道其運為行其制為賊其照為心罡指者手
魁覆者身在天文昌在地中宮在人聖人代太乙以
理三才寄三才而名無名者也燮理之機斷斷休休
斷斷絕也休休止也殺也文昌得之以開泰堵聖人
得之以開泰運天人合發基萬化焉襲明而激括囊
而靜安而慮慮而知生剋之理不嗜利不容姦姦勝凶
殆矣孰二柄以平三盜物物交征而交足彼一身耳
安能閼塞大竇使兩情之不相勝哉吾第使之食於
斯安於斯動地主和呂申恒泰而已此十六神者不
神之神故有數有定而李成其神吾以不神竊其神
神為吾用而人不測也君子因之以顯身小人因之
以效死非得絕利一源朝乾夕惕之機者能乎君猶
心也以民存以民亡而吾為之機人目是矣天之殺
機之謂人月人目一顧天禽旋轉斯害而恩餘而廉

私而公死而生之道也吾是人目時行物生豈若愚
人察察于象數間哉十六神自然而行孰之以人目
之奇器也因逼關格藏于九宮之式而目當其奇占
浸勝焉經云文昌統籙詰責百官帝王所以正心孰
符而千秋常存者也故曰進乎象矣

上將寓

寓言曰帝之符熒精之符也佐太乙司殺焉動乎九
天之上不與天俱行而見天賊之所由來昌國之術
也于以布局身以行化知心性天人之合而合發其
機機之發也反客為主旋乾而轉坤矣夫巧拙藏闕

竅密毋親假仁毋犯深姦韜吾熒熒之光而煉其形性聖人之師哉自聖人觀之三才無非盜者何則以百骸爲眞以萬化爲實神不神而生螢觸也吾爲之發一機設五餌安理之而已其發機也運式而定數是廟筭也其盜機也不神而神是輔周也且吾得其所當得者以保王躬庇兆形猶謂之盜而況徑徑小人哉何謂不神絕萬利而歸一源以心料敵也敵或知之雖用師而利用寡假令晝夜三返往覘敵形彼已恐知悉見而用寡得乎故其術莫若死心而用目天目之下五賊三盜俘焉斯之謂不神也無恩也至

私也廉也死也害也而其致勝也恒相反是起蟄返禽之類也蚩尤明天文察地理豈固昧此而敗死者滯於象耳貪生而惡死趨吉而避凶庸詎知變化自然之理律歷不契而奇器契之氐乙柳午胃辛女癸燦乎楓天鬼藏于神機之宅而掩擊迫格分途以騁郎遊目傍宮皆勝筭矣是故天目五擊威加六庚主大將操客之權以御河魁天下大定之符也象云乎哉或問三篇之寓楷子曰非帝心也故稱寓焉

天都外史潘之恒景升纂
蝶華居士張師繹克雋校

紀蹟三之一

山海經

太華之西曰皐塗之山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宮漢惠帝所起疑非此）無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盼音美目盼兮之盼）西流注於赤水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𤛎（音敏）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䳇（鸚䳇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扶南徼外出五色者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鴈也）

又西次不周之山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后稷神所憑因名云）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龍蛻也）是生玄玉（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言光鮮也）五味乃馨（言滋香也）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又曰登崑崙兮食玉英汲冢書所謂苕華之玉）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玉種）瑾瑜之玉爲良（言最善也或作食覲史兩音）堅粟

精密說玉理也禮記曰瑱密似栗栗或作栗玉有栗文所謂穀璧也濁澤有而光濁謂厚潤五色發作言符彩互映色王子靈符應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割肪黑如醇漆玉之符彩也以和柔剛言玉協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饗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禦不祥今徼外出金剛石石屬而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外國人帶之云辟惡氣亦此類也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

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西王母所居曰玉山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無草木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洵水出焉音詢南流注於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大荒之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皆羣大靈之山有沃之國

言其土饒沃也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言其所願滋味此無所不備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瑰瑤碧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璿瑰玖同二音白木琅玕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木也白丹青丹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曰少鵹音黎一名曰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也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敬難黃帝之神

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音章在閩西海北今在新安歙縣東又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一曰在海中

海內東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黟即歙也浙音折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今為永興縣

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

南海之內有衡山南嶽有菌山音芝菌之菌有桂山或云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有山名三天子之都一本三天子之鄣山

東經又云溫水出崆峒山在臨汾南入河華陽北今溫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溫也臨汾縣屬平陽

東海之渚中渚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以蛇貫耳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即禺彊也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言分治一海而為神也虢一本作■

又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

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
桂山有榣山此山多桂及榣木因名云耳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
琴顓頊生老童世本云顓頊娶于滕墳氏謂之女祿產老童也老童生祝融
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
樂風創制樂風曲也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
曰鳳鳥有蟲狀如菟胸以後者裸不見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
處青如猨狀狀又似猨
又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
之臺射者不敢北鄉言畏之也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
魃音如旱魃之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

州之野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而拔之見史記應龍
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
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旱氣在也叔均
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遠徙之也叔均乃為田祖主田之官
詩曰田祖有神魃時亡之畏見逐也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向水
位也先除水道決通溝瀆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
又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
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一作卞弄明生白犬
白犬有牝牡言自相配合也是為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
首名曰戎宣王尸犬戎之神名也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
雷祖生昌意世本云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降處
若水生韓流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韓流擢
首謹耳擢首長咽謹耳未聞人面豕喙麟身渠股渠車輞言跰腳也大傳曰
大如車渠豚止止足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世本曰顓頊母濁山氏之
子名昌僕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五湖逸史喬拱璧穀侯校

紀蹟二之二

王屋山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叙曰國家保安宗社金籙籍文設羅天之醮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道藏龜山白玉上經具列所在去處十大洞天内一王屋山淸虛小有之洞周廻萬里在洛京西北王屋縣仙人王眞人治之傳曰黃帝於元年正月甲子列席

於王屋山清齋三日登山至頂於瓊林臺禱上帝破蚩尤遂勑王母降於天壇母旣降黃帝親供侍焉王母廼召東海青童君召九天玄女授與破蚩尤之策黃帝依命殺蚩尤於冀天下乃無不克海内安然王母遣西方白虎之神賜黃帝玄羽之衣廼命帝會於孤竹之野帝欽命齋戒嚴駕而行旣至孤竹見空中千乘萬騎或有丫髻青衣童子數百人或五彩羽服或乘飛龍或乘飛虎或乘鸞鶴或執珠幢錦傘霓旌絳節或持如意九曲几及前後歌舞妓樂不可名狀俄見寶車一乘駕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蓋九重中有女仙一人衣黃裳戴金冠隱隱而至左右侍從有仙童二人謂帝曰此西王母也帝接至母令仙童二人命帝坐賀帝曰聖躬安天下寧矣久即戎事得無勞乎帝謝曰賴上帝厚恩聖母諭教得寧天下豈敢稱功乎母乃命欽筵上花果罇盤器皿光赫大小各異而不能辯其一焉復遣仙女宋妙英歌萬年長生之曲歌罷母賜帝茹芝數枚食之不饑不渴又賜修眞七昧之書授訖母冲天而去後三載於八月一日母遣西方白虎之神爲使命黃帝時在大隗山受母命帝卽齋戒至洛陽帝自白坡涉渡至王屋清齋三

日登山卽八月十五日至頂上祝香禱焉俄而西方天香馥郁自天而下遍聞山谷青鳥先至帝曰阿母降矣俄而見空中千乘萬騎一如孤竹之儀旣降天壇帝列席下見仙衆羽服冠簡環佩履舃帝乃頻顧之母曰帝何爲哉帝曰恐左右不謹母曰帝何不實耶帝乃實對母曰天上之服非凡間之有此衣非朝禮星辰國王父母不可服也帝曰朕南面承尊不敢以羽衣賜人臣母曰善羽衣不拜帝王者自此始也帝欲設食母止之謂帝曰吾之仙衆不饑不渴豈欲造人間之饌乎王母誡帝曰設欲供養神仙上界星

辰日月但擇吉日築壇場設淨席布香燈花果而已
如無用清水藥苗代之餘皆不可言畢王母賜帝碧
霞之漿赤精之果訖冲天而去自此每年八月十五
日四方善士雲集於此山此日亦係清虛宮中考校
功行仙籍於此山也又眞誥云玄元帝時命四海龍
神所修天下十大洞天用𤳅鼓之石重重相疊於此
今尚存焉又上方院者即上訪院也昔軒轅黃帝訪
尋四山故曰上訪院後司馬承禎改作上方院誤矣
唐睿宗皇帝時玉眞公主於金仙觀修道今即靈都
觀是也帝幸眞元金仙二觀與西京相對出玄武門

渡大河至東章村爲之置東章驛敕東濟源縣南河
清縣西邵源縣北陽城縣西縣界分巡護金仙眞元
二觀王屋山自軒轅黃帝後至晉南嶽魏夫人上帝
遷號敕小有洞主王子登下教魏華存於小有清虛
宮中四十七眞受學道畢南嶽靈宮仙衆自清虛宮
迎夫人赴南嶽衡山司命之任矣蓋天地不言須憑
文籍開示古傳實迹金錄聖境眞元混沌未分道氣
包含妙本陰陽旣判眞形出見玄經著爲圖經俾來
者知所自云

天壇王屋山聖迹記

蓋聞天玄設象運日月以璇衡地道綱維布山河而
列政有王屋山者在洛陽京北百餘里黃河之北勢
雄氣壯岡阜相連高聳太虛倚懸列宿西接於崐丘
東連於滄海最高者首名天壇山也黃帝內傳云爲
之瓊林臺眞誥云瓊林者即清虛小有之別天也其
下即生泡濟之水中有水芝人得服者長生耳昔黃
帝上壇見一級高可及二丈許下石二級可高七十
尺許四方壁立廼造化融成黃帝于此告天遂感九
天玄女西王母降授九冉神冊經陰符策遂廼克伏
蚩尤之黨自此天壇之始也其上多石可生草木實

爲五嶽四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神仙朝會之
所每至三月十八日及諸元會日五更之初天氣晴
明輒聞仙鐘從遠洞中發寥寥之聲清宛可入耳將
日出則赤氣炯炯可以見生死之情狀觀天地之變
化又壇心有石燈臺四門中高可丈餘製造甚奇鎮
於洞天諸元會日靈山眞聖皆朝會壇所考校學仙
之人及世間善惡籍錄之案是日往往陰雲蔽固竟
日方散是日有道之士學修仙之人投簡奏詞醮謝
其下壇隅有造石燈臺小碣記云天寶八年新安尉
公使內使宮闈令符𨓏喜因爲國爲民醮壇置倘陰

刻盧仝高常巖固至大和五年凡字缺損壇心高突
秀出群峰每日初出影西度掩西方山眷亦可及千
里餘上無飛鳥風若松聲太虛中孤危而四面無礙
人立于上沖和血氣狀如勇心直脛而立目視歷歷
亦可自辨其形影似憑高眺遠飛越崖谷長天未曉
身若浮萍又如精氣所乘飈不得落此果乃眞仙遊
行之處也心若不志銷爍其精魄耳似有怖懼凡有
道之士身若輕舉天明日朗則夜聞人語笑之聲或
簫鼓奏于其上又壇西有懸泉名曰太一泉其水味
甘如醴其泉水流如線落在石斗中深可數尺千人

飲之不耗經年不汲如故次西一石巖名曰黑龍洞
洞上半崖高數十丈有一洞深二丈許正射西北天
門名曰按雲庵舊有葛梯人登躡可到昔太一元君
修道于此其太一泉水洑流其下東爲濟水其泉次
南有一巖曰紫金堂昔軒轅黃帝駕憩于此訟堂側
其道徑甚嶮至一石門側身可上乃至壇頂其名門
曰東天門門東有換衣亭壇頂上有三清殿東西有
廊廡壇畔有四角亭臨崖百尺凭欄四望南視嵩峰
少室太河如帶西有王附山東北有王母三洞壇東
北澗有一石長丈餘濶尺許突出崖頭下深百丈登

壇人供侍香火朝拜王母三洞心有恐怖者不敢上
石名曰定心石北望析城山東北望太行東觀日出
如生滄海西面瞻視群山卑如丘阜方顯洞天之獨
尊高表神仙之聖跡壇東一峰甚秀名曰日精峰壇
西峰名曰月華峰峰南一平嶺號曰躡雲嶠下有一
澗名曰避秦溝西南下十八盤次南曰仙人橋東有
伏龍嶺南一小峰名曰鷄子峰次下仰天池次南路
有歇息亭自壇頂至上訪院八里又曰中巖臺乃司
馬子微修行遊息之所前下紫微溪至陽臺觀八里
中有仙猫洞不老泉觀東有燕眞人洗丹井仍存在

陽臺觀東北百餘步俗呼燕家泉其觀前分八岡名
曰八仙岡昔司馬承禎天師河內溫城人也乃西晉
司馬宣王之後今溫縣西二十里招賢城是也尚有
晉三帝墳在焉唐睿宗皇帝女玉眞公主好道師司
馬天師天師住天台山紫霄峰後睿宗宣詔住上訪
院其司馬初師嵩嶽潘師正師正師茅山王昇眞昇
眞師華陽隱居陶仙翁其四世不失正道唐明皇即
位於開元十二年勑修陽臺觀明皇御書寥陽殿榜
内塑五老仙像陽臺有鐘一口上篆六十四卦曰萬
象鐘有壇曰法象壇有鐘樓名曰氣象樓殿西北有

道院名曰白雲道院司馬號白雲先生有亭曰松亭有先生廟堂先生撰文一部曰白雲記篆書別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流行于世先生未神化時注太上昇玄經及坐忘論亦行于世至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有雙鶴繞壇西北而去彼時白雲自堂中出聞簫韶之音此先生顯化之驗也王屋縣宰崔日用聞奏明皇異之先生神化時年八十有九謚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白雲先生堂西壁上畫先生遊行乘駕黃犢車白雲步步相隨觀西有山神廟即王屋山神也天寶年其神用陰兵助郭子儀破安祿山後明皇封爲

總靈明神天王仍勅修其廟觀南有太山廟南王屋縣去西八里有藏花洞其水春綠夏赤秋白冬紫水味甘美壇東南附山名青羅峰下有青羅仙人觀碑存焉壇北有五斗峰通廠籠樂櫃二山王屋山中有洞深不可入洞中如王者之宮故名曰王屋也樂櫃山次東有趙老纏青趙眞人修道于此及四眞人煉冊于此有石室二十餘間霍仙人修煉于此名霍師堂壇東南有山名齊嶺下有山名垂簪峰又側有清虛小有洞洞内周游萬里昔唐建三清殿及淸虛觀其洞内因兵火居民避亂穢氣所觸民出後有石落

塞合洞門眞誥云其洞中日月晝夜光明輝映則接太虛與外日月無異此乃爲日月伏根也日曰神精月曰陰精明照在洞天之中天亦高大有星宿雲氣無草木萬類其洞宮之中有金玉樓殿及多寶貝黃金瑠璃瓊壁不可名狀有五闕五山加於五嶽上生紫林方華星髓金津碧亳朱靈夜粲細實並壺中洞天之所生也人得食之乃長生神仙矣洞主王君掌校仙籍善惡之錄常處其中太素三元上道君遣青眞左夫人郭靈蓋右夫人楊玉華賫神策玉璽見授王君爲太素淸虛眞人領淸虛小有洞天王分主四

司左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給金童玉女各三百人掌上淸玉章太素寶玄祕籍上品九仙靈文山海妙經盡掌之焉又總洞中明景五天寶籙得乘龍跨虎金輦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淸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小有洞天者乃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宗首也仙都所宗太上所保故重其任以委群眞矣

元始天王曰夫小有洞天者是十大洞天之首三十六小洞天之總首也齊嶺東一山名曰玉陽山山東次南有瀑水如練長百尺落半崖淵下有深潭名曰

攄鍾泓其山名西玉陽山靈靈都宮東北有山名東玉陽山山有洞深百尺國家時投金龍于此洞傍有一慈鶴臺高數丈上有鶴跡存焉昔因周靈王太子王子晉與師浮丘公游天壇回慈鶴于此天壇四面附山峯巒澗嶺泉谷勝跡總月于后

勑碑

睿宗大聖皇帝青敬問天台山司馬錬師惟彼天台凌于地軸與四明而蔽日均八洞而藏雲珠闕玲瓏琪樹璀璨九芝含秀八桂舒芳赤城之域斯存青溪之人攸處司馬錬師德超河上道邁浮丘高游碧落

之廷獨步青元之境朕初臨寶位久藉徽猷雖堯帝披圖翹心齧缺軒轅御曆締想崆峒緬惟彼懷寧方此固夏景漸熱妙履清和思聽眞言用祛蒙蔽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遇錬師驚懼故令兄往願與同來披叙不遥先此無恙故勑

先生道風獨峻眞氣孤標餐霞赤城之表馭風紫霄之上遁俗無悶逢時有待暫謁蓬萊之府將還桐栢之巖鴻寶少留鳳裝難駐閑居三月方味廣成之言別途萬里空懷子陵之意然行藏異跡聚散恒理令之別也亦何恨哉白雲悠悠杳若天際去德方遠有

山名西玉陽 東北山亦然下有深洞[illegible] 鶴臺是子晉浮丘回馭處

前朝題詠附

杜甫 唐開元蜀人字子美五言詩一首

萬古仙壇景潛通小有天名山人實讃福地語眞傳
氣象乾坤上根元宇宙先國朝崇聖迹道法普周全

林山人 一稱金門羽客五言排律二十八韻七言近體三首

此境極名凭登臨近斗杓天元諸聖會地勢萬峰朝
西揖崑丘峻東連蓬海遥泉井生玉頂壇穩壓金腰
泰華三峰立黃河一帶漂五更觀海月半夜聽簫韶
落月低龍嶺寒烟鎖虹橋雪鷄聲喔喔風竹韻蕭蕭

雲屋香烟起芝燈瑞彩銷麻籠騰秀氣藥檻顯靈苗
丹井猶清淺神鍾又寂寥八岡齊岌岌雙鶴對飄飄
瀑水銀垂線霞城綺建標池清深見底栢聳翠凌霄
道館新居壯眞公舊事遼幾瞻青嶂上時有白雲招
石室靈難問臺松老不凋巖花鋪綿繡溪溜漱瓊瑤
洞壑非塵趣林巒隔世囂軒皇開紱仗王母問鸞軺
旦暮陰陽變炎涼節候調唄猿啼復歇晴靄合還消
歌詠聊能紀工夫豈易描妙齡希郄桂晚歲樂顏瓢
有志追伊霍無才佐舜堯披圖常景仰灑翰益傾翹
聲色情俱泯希夷興已超何當歸卜隱高蹈訪[illegible]

萬壑松蘿拂紫烟丹臺祕邃集神仙乾坤結秀眞靈
嶽日月飛根照洞天塵世暗移知幾代蟠桃初熟未
經年時人莫測幽微事五色雲封種玉田
淸虛小有洞中天銀座金腰玉頂堅芝草秀從龍漢
刼丹砂結自赤明年洗參井紀燕羅子聚虎平川白
水仙寄語避秦溝裏客茅齋先蓋兩三椽
白石磷磷上接天靑松鬱鬱下臨川草生福地皆爲
藥人在名山總是仙待客遠尋巖下蕨烹茶滿酌洞
中泉前生恐是白雲子今世還來卧翠顚

通眞道人 七言長歌三十韻

擺脫塵纓淡無欲閑閱圖經尋嶽瀆林泉何處愜予
心收拾琴書將卜築崎嶇不敢千里蹤東自太行入
王屋先探藏花塢裏春蟠桃畢竟何時熟燕羅故宅
陽臺宮九龍戲珠畫㠠簇丹井沉沉浸月明丫髻仙
童抱參斸昂頭貪看華蓋峰驀然悞入紫微谷上方
樓閣與雲閑金碧交光射林麓避秦溝有避秦人夜
半聞歌採芝曲策杖窮躋瘦龍嶺嶮似劒關西向蜀
捫參歷井上冲眞千仞斷崖橫獨木自辰及酉脚力
窮恰到紫金堂下宿再拜新嘗太一泉頓覺洒然消
病骨恍兮惚兮九霄間萬頃嵐光醒醉目恭叩仙壇

禱眞境墻與天逼隔塵係銀座金腰玉頂寒帝遣仙
官分部屬小有中藏萬里地都歷洞天三十六日精
月華左右奇黛色倚空如削玉東觀大海日輪紅西
望窮邊壇影綠煉丹爐下土猶香抱山神丹知幾斛
處山使者符太阿保護聖軀誰敢黷王母洞深非可
測雷霆屢震蛟龍窟遥指三官校勘臺樵人幾度聞
絲竹抱朴巖前採藥童手撚金芝身薜服北斗平連
北斗星自是天關通地軸廠籠藥檟翠相接瑞草靈
苗香馥郁或聞仙犬吠仙燈或覩仙人跨仙鹿奇踪
異跡難盡言更欲題詩毛頴秃短歌聊寄名利人誰

肯同來伴幽獨一聲長嘯坐孤石紫雲悠悠送黄鵠
箇中疑是麻姑仙冷笑世間光景促

五言一首

壁立三千仞壇高接尾箕頂藏靑玉髓腰隱紫金芝
月掛虛皇殿雲封太一池洞天人跡少鶴宿萬年枝

杜仁傑 元問齊人

題淸虛小有洞天 三言一首

坤所載乾所燾象與形孰朕兆緯五行環二曜流而
川何浩浩四瀆晏九河導峙而山亦多號神有嶽山
有嶠粤天壇極道妙巉孤撐未易到日出沒見遺照

偃東西絕海微倏光怔來熠燿大龍燭細螢熠不恒
出赳咸召笙璈亮鶴窈窕羽人路此其要青螺坐王
簪峭左參井石舟竈揭清虛不二竅昔王人往昭告
始軒轅末嶽廟接柴望咸親燎蔡碣灰起天燒摧棟
宇失朱縹群鹿豕雜蓬藿予何爲一來弔必甚廢乃
大造聖之作賢者紹矧玄元語秘奧探逾遠理益耀
微是理萬有耗文雖徑實非剝庥今來永爲詔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黎陽居士王在晉明初閱

紀蹟三之三

華蓋山 浮丘王郭事蹟

天師張宇初序云仙道自古尚矣而世之紀録或不得其詳焉間因其微而病其者一斥之以恥茫怔誕者有之又孰知其靈蹤異跡昭赫彰著信有不可揜焉耳其可均謂之誣哉撫之崇仁華蓋山又曰寶蓋山浮丘王郭三眞之祠也浮丘者與容成子黃帝遊周末授靈王太子晉漢授詩於申公與楚元王友度王褒以仙即古浮丘公也或傳王方平云郭乃王氏族因託邑尹姓猶未之詳然以代稽之至人神化因時而顯固或然矣而託姓之說亦鄙諺不足取也迨晉元康間王郭始師事公永平二年二月一日二仙上升則是山由晉始著稱矣按紫清白眞人云公生於商仕於周隱於漢化於晉至隋開皇間尚留巴陵華蓋山也宋元累旌以封謚若山之曰華林山衡州小廬山潭州浮丘山江陵之寶蓋山歙縣宣州太平州金華俱有

黄山皆三仙遺跡也當是時名卿鉅夫若顔魯公
李宗諤李冲元吳文正虞文靖輩之記將矣而廣
錄所載凡旱澇疾疢禱祠禜禬之應在在有之故
所奉祠宇亦不下百餘是豈非至神無方而能然
乎余少慕靈跡洪武巳巳獲謁祠焉壬申奉
旨降香于山皆有異徵暨配孔氏累疾叩輒應永樂
甲申秋復謁夜夢白衣仙坐卧内翌日登峯頂初
雨晝息天燈夜現山麓九月朔日竣事畢紫玄洞
現圓光大如室芒彩燁煜若仙居其中予再拜遂
辭殆還感至德之神亟欲叙其異焉噫是非目覩

耳濡其能盡信之哉且夫真仙神化蓋不世出其
靈質仙風皆天真法慧所至故其神休靈貺垂澤
萬世而不泯其亦宜矣而茲山穹秀卓絶迥出遊
氛浮埃之表孰無雲軿伎躅往來陟降於其間也
其可失所紀歟惜先後所述多庸鄙弗典頗飾而
未遑今年夏蒙
旨纂修道典謹以是録正而附之因叙其實於首使
千萬載之下知慕夫仙者庶不以眇茫忱誕視也
乎而生民蒙惠之大昭之國祀與茲山齊久不其
偉歟時永樂五年端陽節

玉笥山道士沈庭瑞述云按太平御覽云歙縣北
有黄山高一千一百八十仞豐洛水出焉天寶六年
勑改北黟伊山其山有摩天戛日之高霞城洞室鼓
竇瀑泉無峯不有山中峯乃浮丘公仙壇彩霞靈禽
棲止其上世傳黄帝嘗命駕與容成子浮丘公同遊
會于此昔有人到壇所忽見樓臺煥然樓前有蓮池
左右有積鹽積米遂歸引人取之了不知處山下時
聞山上仙樂之聲又按九域志云宣州亦有黄山乃
黄帝與浮丘仙人鍊丹於此浮丘仙壇正在天都峯
太平州亦有黄山一名浮丘山乃浮丘養仙雞之所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太子也
生而神異幼而好道雖燕居宮中往往不食端默
之際累有神仙降之雖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
笙作鸞鳳之音聲貫行雲響潚宮掖白鸞延頸鼓
翼集而聽之奇禽異鳥率舞庭砌以爲常也一日
天台山神仙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
景錬形之法是時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
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之王弗聽卒壅之不從子
晉之諫子晉諫王不從以忤旨退居別宮齋戒思
浮丘公公密降其室賜以靈藥按以登嵩山後數

年友人桓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
日我當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故人與桓良
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飲齕如期子
晉乘白鶴揮手謝時人升天而去是時羣官拜別
廻拜所乘馬馬亦飛空而去今惟拜馬澗存焉子
晉今為右弼司侍帝宸王領五嶽眞人年少身長
八尺項負圓光並載雲笈王氏傳

漢書言浮丘伯呂后時猶在長安楚元王友及申
公從之授詩學蓋齊人也浮丘漢時隱於儒生猶
老子之隱于柱下也

王褒字子登漢安國侯陵七世孫黃門侍郎措之
子以元帝十三年乙酉生少勤墳典大將軍王鳳
辟為從事高蹈不屈年四十三跪辭二親求學長
生之道入華陰山寢息空林鳥獸為侶魑魅輒至數
亦云至矣如是九年大雪摧林空巖無侶殆將殞
斃而精誠不廻至眞玄感夜半聞簫鼓之聲須臾
漸近千乘萬騎浮空而來神人各乘三雲之輦手
把虎符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眞人西梁子文也一
眞人曰吾華蓋上公浮丘伯也聞子好道勤勞山
林誠可愍也褒叩頭千萬願授長生之道太極眞

人曰吾等主神仙之司憫子有志故來相過乃以
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浮丘伯授以五靈夜
觀之道雲琅冰霜之珍再拜而服之於是身有金
映項生圓光能飛行萬里受神策拜為太素清虛
眞人領小有天王三元四司給玉童玉女各三
伯人得乘八景飛輿出入上清今麻姑小有天仙
王峯亦眞人所理載王氏傳盱江志

豫章職方乘云昔浮丘公隱於華林山故山之南
一峯號曰浮丘其山三峯皆卓拔高險危秀周回
百里不生惡草及猛獸有三觀曰浮丘今在豫章

奉新縣西南五十里及有華林泉亦是浮丘遺蹟
又太平御覽云衡州有小廬山一名浮丘山在縣
西一百八里高六里三千步東西二十里南北四
十里言其山似九江廬山故曰小廬山又古老傳
說浮丘公上升之所兼有道觀存焉又九域志云
潭州亦有浮丘山江陵府有華蓋峯皆浮丘遺跡
唐顏眞卿橋仙觀碑銘云粵以江南之地佳麗垂名
山嶽之間宛有仙洞予祗膺聖澤廉察臨川一日按
地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眞君壇存焉
欣覩異事未原其始他日公餘因令軍將往山下訪

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棼修道士李子
眞於壞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眞者仙不顯
名王則方平之再從郭乃王之族弟也始於金華山
修道以圖輕舉尋遊洞府自玉笥將之麻姑洞中道
經一山問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
眞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再錄
神丹山下父老詣而再拜曰敢問眞人之名字曰吾
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眞
人之師曰吾師浮丘先生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於
金華山遇焉二眞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有人

苦疾纍亾往而告之卽飛符以救之歲將大旱卽致
霖雨以濟之至晉元康三年二月一日絳雲連晝仙
樂喧風二眞君乃驂鸞駕鶴冉冉上升今上升之壇
及浮丘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棼修境邑將軍若
詣壇禱之則雲雨立應美乎故事昭然仙蹤儼若雖
遺史籍安泯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鼎
秀別合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列棼修葬
差軍將以公用錢詣山換殿宇門廊不日而回云工
畢矣予德慚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罕測冲天之
门摛文染翰用貽千古之芳銘口玄牝之門存心養

神學則彼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眞丹成與
谷道應穹旻絳雲色煥仙樂聲勻遲日初麗桃花正
新驂鸞拔俗駕鶴超雲言歸紫府笑別芳晨山存華
蓋長合異春恩流豐澤用濟烝民浮雲勢速好月生
頻儼若聖址永播清芬

宋李冲元三眞記云臨川山秀水靈頗多前代神仙
遺跡丹井仙壇往往雜出於圖記文字間可以考信
而崇仁華蓋山王郭二眞君祠靈跡尤著唐顏魯公
取隋開皇五年舊碑所載事爲記不著名字州望而
世系復舛謬惟曰於金華山遇浮丘公授教後居此

山能飛符走石興雲致雨使死者甦病者起以晉元
康三年上升當時人有問眞君名字者皆秘而不言
其後州縣歲時水旱禱之立應而郡人男女疾疫祈
禳無不之焉至走旁郡數千里人皆恭敬齋潔然後
敢登山不爾風雷雨雹虎豹虵虺蜂蠆之變立至祠
中併立浮丘公像山上猶有仙壇存焉熈寧中州以
王郭興事上之朝廷神宗皇帝詔封王爲冲應眞君
郭爲誠應眞君而偶遺浮丘公事故旌號不及元符
二年洪州夏不雨民有憂色右正言王公桓以漕使
權領州事聞三眞人感應如此乃蔬食齋居[illegible]仁

縣主簿葉祖文詣祠下迎請眞像至府城率僚屬迓於城門之外館於天慶觀中陰雲隨至焚香懇禱雨即大澍三日始霽稼穡勃興郡人歎呼嘆未曾有莫不德公之賜公曰浮丘爲二眞人師而褒禮未加甚非所以嚴奉高眞之意乃符臨川主者具浮丘公始末請命於朝廷而屬門之吏李冲元考覈其事而記之冲元謹按劉向列仙傳稱王子晉遇浮丘公接以上嵩山而漢書言浮丘伯呂后時猶在長安楚元王交從之授詩學蓋齊人也唐林寶元和姓纂亦載浮丘伯云子晉師之而子晉乃周太子然則浮丘蓋又

出於子晉之先莫知其來之遠近意其漢時隱於儒生猶老子之隱於柱下也嗚呼神仙之學古無有也自秦皇漢武好方士長生不死之術世始知有神仙而劉向因之爲列仙傳獨載王子晉師浮丘公而浮丘公反無傳然則當向時已莫得而考矣王郭當晉元康時遇浮丘則疑若常在人間豈有意接引於後來耶夫神仙之學大抵宗本黄帝老子以清淨無爲虛心寡欲爲本而佐以陰功密行及鍊丹服氣之術要之非超邁灑落者不能爲也方其混跡人間未必有顯稱大抵以名爲深戒迨其仙去始著異跡使人知所向而已此其用意豈淺識狹慮者所能髣髴而秦漢之君富有天下窮兵黷武心侈意盈神荒氣蠱乃欲長生不死是果足以出造化越古今乎然近世爲此學者反以釣名賈利僕僕公卿之門求獻其說且偃然居之不疑自謂已嘗經崑崙涉太虛遊乎怳惚之庭矣聞其風者至或危坐敬聽不敢竊議曾不察其人眞超然世表者乎歷觀前代諸仙皆卓絕不羣擺落塵累率有造微參寥之致雖未御風乘雲伍跡人間而已不與世俗並軌方駕矣推是心以往庶或近之王公高明厚德君子也頗以鄙言爲然故敘

浮丘公事而併記之元符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記

浮丘公度二眞事蹟

沈庭瑞述云夫學神仙者皆累世修行積功盈德内修其心外潔其行如是則世世即有神仙降而爲師以傳至道道之成也功及於人功之備也升而仙矣故經云積學爲眞人此之謂也華蓋山王郭二眞君本汴州陳留人王則方平之遠孫郭乃王之族弟二眞素秉仁孝節操高潔才智之優人莫能及而性樂神仙之道始於本郡玄元觀出家師事浮丘公後因隨往金華山採藥浮丘遂委付黄呉二眞人曰宜精

思勤修不日道成吾當付度仍授二眞以道君食之術
二眞年幾三七旦暮行持終始如一師嘉善之一日
浮丘與二眞云吾有所往後會未期言訖忽失師所
在二眞朝夕傾慕泣禱于天誓欲再見本師以終道
業忽一夕夢神人告曰但向江南絕頂三峯即可見
也二眞既獲祥應不辭迂遠乃操瓢負笠直抵江南
徧歷洞府自玉笥山將之麻姑道見一山三峯聳空
乃詢諸鄉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眞
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我師遺言江南絕頂
三峯處所想師必在其處遙拜敬禮於是尋到華蓋

山果見其師師曰子等修真之志誠難沮抑再授以
修眞鍊質之道二眞習鍊行持寒暑勿怠偶一日師
謂二眞曰子等之道今將成矣然無以澤民則功不
能備（一云非能爲官澤民何以立功）宜外習三五飛步之術（一云法）九
一上清之法（一云文今鄧有功所進饒洞氣於華蓋山得石函法書者即此是也）以濟
于時以全功行吾即爲子奏名金闕方升帝所（一云功行）
（滿足）則爲神仙矣二眞依其言傳而習之元康元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一云景元元年七月七日）浮丘公調琴於山北玉
亭館之西俄彩雲瑞靄彌谷連空仙樂喧轟儀仗偉
集雲中有朱衣捧詔言曰上帝詔浮丘先生上升之

次畫以微言妙旨付度二眞浮丘先生即駕龍蒼凌
霄而上二眞攀拜而別二眞修鍊於其庵所常吐雲
爲橋度至山之絕頂禮斗朝天其處立二仙壇（故觀名橋
仙今勑改日崇仙）自後所習仙道愈加精確能走石飛符與
雲致用遠近庶俗苦病急難詣而告者則飛符以救
之歲或旱暵請禱則澍澤以濟之其救災拔難之功
不可殫述又因修鍊大丹丹成神彩靈光徹于象緯
之間時掌天象者惟之奏于時君云江南有瑞氣騰
天此天子氣也君命臣以下議之朝論罔知所謂於
是命將遣師渡江搜訪時王將李元晏也元晏被命

統兵收伐既至華蓋山下但見山之周廻紫雲瑞氣
繚繞令軍士瞰之二眞聞而笑曰吾儕修志虛無豈
冀有土乃化仙兵布滿雲中與凢兵戲戰雖交鋒屢
鬬竟無所傷士卒射之以箭但見箭頭落地皆變爲
兎磔兵將疑懼（今地名戰坪與馬跡石猶存田家子今尚有收獲兎頭箭）俄又黒
雲四集一方爲之晦冥將士戰慄進退皆能元晏等
方悟神仙叩首謝過願獲光明誓不敢干忤眞聖須
臾雲氣頓捲祥光赫然尋有柱枝寶弓自空而降光
彩奇異非世間有元晏得弓差人持進于朝具陳所
以帝見而駭乃命百官辯之惟宰相李仲甫奏曰此

是上天神仙游戲之弓斯蓋陛下聖德感召國有至
人且獲異寶百僚稱賀敕命元晏班師乃遣中使詔
迎二眞二眞辭曰吾等居山當福澤民庶竟辭召命
晉元康三年二月一日王郭二眞亦在山北玉亭館
奉玉皇詔命上升乃留言鄉人曰吾去後若遇蟲灾
旱潦疾苦急難艱於嗣續於此禱祈吾當以福澤應
之汝等但能忠孝君親持心平直濟貧拔難隨力爲
之此大功德也其或不忠不孝不義不仁嫉妬諂曲
之徒雖殫財竭產爲祀斷髮然身而至若不能自改
吾終不應之矣言訖王駕青鸞郭乘白鶴仙樂儀伏

前迎霓旌靈官後擁冊冊上升從辰至巳祥雲彩霞
移時望之方沒所屬具事以聞有旨應二眞經行之
地並崇觀宇山東建仙林觀山南建南眞觀山北玉
亭館建上仙觀山西二眞修行道院常吐氣爲橋步
至絕頂朝天禮斗之處建橋仙觀（熈寧八年奉勅賜爲崇仙觀）觀
前有一山若飛龍登天之勢乃浮丘先生常居之地
謂之浮丘壇仙弓降處謂之弓山仙凡兵交戰處號
曰戰坪二眞上升時有仙女奏樂處謂之仙女峯二
眞朝天禮斗處號曰仙壇並爲古跡升舉之後二眞
所治處玉帝遣三十六員仙官一十八純土地衛護

之無令穢觸洎後如紫玄洞五嶽壇下馬臺鶴公垍
鹿頭山血木凹前茶凹牛頭凹着棊峯淨水池投龍
潭香爐峯並爲聖跡與夫所立觀宇是也自是郡邑
歲遇荒歉蟲灾人罹厄難凶禍詣壇禱之無不昭應
遂使四方之民不憚其遠而至焉庭瑞久聞勝事未
詳本末因訪求古跡遺銘得此實錄昭然仙蹤儼若
故備書以告來者

華蓋山事蹟

道士章元樞云按華蓋山峙於臨川廬陵二境之間
其在圖則屬撫州崇仁山之高三十有五里周廻四

百餘里中有紫玄之洞即浮丘公與王郭二眞修煉
升舉之所華夷圖所載寶蓋山是也又按溫州永嘉
縣亦有華蓋山其洞周廻四百里名容成太玉之天
冲妙先生李思聰有詩云山如華蓋勢穹崇霞織冰
崖氣潑濃危聳層霄數百里狂奔四海一千峯冷光
突兀三生石老翠嶙峋五粒松玉帝祠宮朱殿外遠
壇花蘸水溶溶又按杭州餘杭縣亦有紫蓋山其山
有紫玄洞其得道之仙未詳載記惟崇仁之華蓋自
晉以來靈響浸著州縣祈禱無不獲應有顏魯公碑
沈仙翁實錄該載甚詳宋熙寧中本州守令以碑銘

奏于朝特加寳號若三真顯化之地不知幾焉君邑
山巖循可究竟異鄉蹤跡難盡搜尋元樞自冠褐之
後因訪問尊宿聞知詳細今逾一紀矣念念三眞之
跡而未原事實今者天與之幸得遇全文又得李君
公諺所箋注在前皆有依據歲月延長香火愈盛或
加敘建在沈君尸解之後不載記傳使後來無由討
論元樞輒不揆庸愚廣加搜訪凡所目擊或得之傳
聞無不悉書而備誌之將以闡揚眞風敀崇聖化使
四方之士修禳祈禱各隨其方而加敬焉將見福遂
願心無感不應所謂道在邇而不必求諸遠也儻能

依二眞遺言平直忠孝濟貧抜難隨力為之依此行
持旋卽昭應今有華蓋景跡并三眞隨方顯應之地
凡是洞天福地觀宇峯巖以至敘立壇場悉皆譜録
于後

紫玄洞廼浮丘先生王郭二眞君燕處之地檢校
神仙圖録功過之庭在第一峯之下萬丈峭壁之
中洞之門面三陽之地象八卦之形上下懸絶東
西壁立而洞旁有石髮石耳奇花異草恠石巨塊
不可名狀惟三眞上升壇前可遥望崔嵬蒼石間
隱然有石門二片青芝緑竹叢生洞巖白雲紫霧
簇乎境阜懔蘊金碧蓄洩風雷蓋上靈秘藉于中
神仙棲息之府也歷代方士或忘命攀緣而上捫
蘿踐草有若猿猱傍觀心膽為碎出朝至暮將及
洞門纔離數丈必有非常之風透體徹骨冷如氷
雪不容前進仍洞府之限正如崑崙又若蓬島上
闕下欽無階而升不過引手叩頭而返嗟乎仙聖
異境非身能輕舉者豈造次到哉

雷洞在第一峯之陰嵌空懸絶四山瞻望無路可
通天將雨霧則雷洞之間雲升一縷有若飛煙須
臾翁𡕻彌漫八表風雨立至雷電交馳神化倏焉

莫測其妙謹按太玄仙品明科經略云浮丘王郭
三仙眞君三王隷掌吴楚分野人民生死罪福五穀
豐歉水旱等籍故有仙官三十六員雷神諸司千
將萬兵各領其職也昔有塑工李某者自山上而
下至中途忽見黒雲奔湧中隱隱如雷漸近霹靂
一聲雲氣中間見雷神徧身皆青握斧駕車如是
者三亮飄颻驚怖倒地及抵山下乃知一雨滂沱
時山上日出纖雲亦無今麻溪溪上有雷公嶺亦
二眞驅雷之地

黃海卷第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輯

海鶴道人黃居中明立校

紀蹟三之四

鄜畤

封禪書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

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橋陵

前漢書地理志上郡膚施縣有五龍山帝原水黃帝祠四所陽周縣橋山在南有黃帝冢莽田上陵畤大明一統志中部縣在鄜州南一百四十里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渠搜中部都尉治此橋山在縣治北下有沮水或云水從山底經過如橋橋陵即軒轅黃帝葬衣冠之所

祠額辭

雲杜李維楨曰鄜延使者于役道中部中部黃帝陵在焉使者謁陵已謁殿見其榜曰龍髯訝之帝騎龍者也何獨言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何獨言髯從者江令相視而笑莫逆于心會當三歲

詔宗伯遣祠官致祭有司繕治斧藻如令丙令固請使者幸有以易名使者聞儒生折衷孔子孔子繫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宜以神化爲名令敬諾起而問曰何謂也使者曰易所指數衣裳書契宮室棺槨之制舟楫杵臼弧矢之利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之法黃帝以前未有自無而難有故言化也上古人與鹿豕木石

游處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黃帝制作超恒情思慮之外而耳目豁然一新天地若再闢然故言神也然所貴乎神化者在宜民耳民安其居美其食生有養死有藏無穴處風雨阻饑之憂無暴骨原野之患引重致遠無虞不通無畏暴客文字旣立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衣服有章上下等威秩序不紊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其宜民也弘遠矣孔子不云乎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制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之神皆是物也假令推之不行民不咸用安在其成變化而行鬼神乎大戴禮家語載孔子言黃帝事

率不出繫辭十卦之旨而後人稍附益之取諸乾坤則有龍袞玄黃旁觀翬翟草木之華染畫五采絍纊贅斿屏屩屨舄碧瑞奉天珩牙昭武而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矣取諸大壯則有明堂觀賢合宮問道命匠營國經緯市館界土設井立步制畆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矣取諸渙與隨則有指南華蓋方明為御昌寓騶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矣取諸夬則有孔甲史歸藏易蒼頡沮誦之書盤盂籩豆奩鏡劍履輿席市杖戶牖弓矛金人之銘矣取諸大過則有封崇表木矣取諸睽與豫則有旗旃刀弩斧鉞鼓吹

鐃角靈鞞神鉦麾纛芮戈雍狐之戟教熊羆貔貅貙虎使戰禽蚩尤而放茄豐矣其不盡取十卦而類可相通者則有雲師雲名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百有二十職左右大監以監萬國矣則有陶正甯封木正赤將橋梁釜甑烹炮醴酪奢龍祝融大封后土辨東西南北分八節紀農功矣則有問伯高立五幣九棘刀布流行矣則有受河圖迎日推策積邪分置閏設靈臺五官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風鬼臾區占星鬭包授規隸首理筭大撓正甲子容成調曆浮箭為泉孔壺為漏以考中星而蓋天儀具矣

則有伶倫律呂十二筩榮猨十二鍾文五聲播八音詩道歌詠桐鼓曲短簫鐃歌奏之軍中大容雲門大卷咸池之樂張之洞庭之野而北門成倏懼倏怠倏惑矣則有岐伯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論九針巫彭桐君處方餌而內經藏靈蘭之室矣凡此孔子所未言要其事與民宜一也管子曰黃帝置法而不變民安其法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何以故宜民故也詎謂管子而善言黃帝乎孔子不易矣曰敢問後之言黃帝異於孔子者何也曰事理所有而其時未暇及有不益聖無不損德是不必然

者也揆之理而其事不應有是必不然者也不可以無辯也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黴昏然五情爽惑何鞅掌也東至海登丸山南至江登熊湘西至崑崙有軒轅宮與臺若丘射者不敢西鄉則盤樂怠傲耳必不其然圓丘方澤牲玉蘭蒲以昭明禋五祝報功祝嘏成享犧祓祛害何放文也明庭接萬神劾百靈而朝使之七登之床十絕之帳傍偟乎壽宮萬諸侯而神靈之封七千山川封禪與為多焉則倖福耳必不其然習用干戈以征不享三戰而得志五十二戰而

天下服何武健也玄女授兵王母授符六神戡王五
音納策四維按歲黃色長耳善謀赤色小身善變陰
符握奇年命立成術數迭出則狙詐耳欲萬戰萬勝
流血百里誅同父異母之炎帝而兼其地則凶德耳
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者殺無赦輕重之法
曰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
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劓以爲門則淫刑耳必不
其然空同廣成具茨大隗襄城小童拜下風問至道
稱天師何縛詘也抱五炬于封子授皇籙于紫府奉
中黃于東嶽咨餌朮于金谷謁雲臺于玄圃采神芝

于黃蓋從天皇于峨眉啟丹經于王屋質道養于二
女青靈之臺翔鸞之殿五城十二樓候神執期命曰
延年人生一日天帝賜筭聖人有加焉軒轅之國不
壽者八百歲綴金冶之術鑄三鼎象天地人百物爲
之視火參鑪汞紅于赤霞鉛白于素雪建岱岳觀遣
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眞人而碧霞
元君之祀從此起則方士迂怪耳必不其然淳化烏
獸蟲蛾虎不妄噬鷙不妄搏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
忿爭鳳凰巢閣麒麟遊囿蓂莢屈軼紫房賴莖何砰
隱也寶鼎不酌而沸不汲而盈能息能行碼碯露甕

淳潢澆竭盛水之龜翠嬀之魚大螻如羊大螾如虹
天授元始建帝號而寫示天下天雨粟鬼夜哭風伯
進掃雨師灑道如實有其人則符命讖緯貢諛耳必
不其然旁羅日月星辰水波金木土石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亾之難五使五閱五色通天
之篇相人者祖焉何要妙也九宮六壬四神八門遁
甲太乙飛鳥龍首登壇集靈蒸山相墓青烏八五元
辰靈樞推賊曹演倉穀經曆紛紛恢恑曼衍桃梗葦
索鬱律鞭鬼大合鬼神作爲清角而斷斬其非之者
下女魃止風雨置之赤水之北晝蒦金人引領長頭

玄狐之裘則陰陽拘忌耳食技重稽耳巫覡左道耳
必不其然垂六禁之科節用水火財物徹鍾懸減廚
膳殿無壁蓋以白茅何纖嗇也稷澤玉膏峚山玉榮
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種陶天下爲一家山見榮者謹
封而祭之以致丹砂黃金銅山四百六十七鐵山三
千六百九十玉爲墨海銘曰帝鴻六乳之鏡九乳之
鍾青龍載駕飛黃服皁貅豸受貽白澤記圖雷獸之
骨以撅夔鼓儋耳奇肱長股貫胸莫不來賓師白民
乘獸而知醫則好貨貴異物耳必不其然四妃象四
星以廣胤祚嫫母貌醜德充而處璇宮含官寢去直

侍聞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何婻㓕也昌意見天祭
生子應水德固已非類素女爲師儀態萬方天老所
敎衆夫希見以千二百女昇天則涹媟耳必不其然
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唐虞三代世爲神聖帝王
何盛满也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亦其後裔猶曰克肖
之難白犬白馬禺䝞禺京韓流馮夷三面一臂豕喙
豚趾莫非子孫則妖孽耳必不其然其不必然者于
民宜不必盡宜又不必盡黃帝事其必不然者寧惟
民不宜而適以病民在黃帝不宜有壹是以神化稱
是誣聖人而誣天下後世也曰黃帝而恒人也則可

黃帝而聖人也則何敢誣曰蚩有三跖盜魁也而曰
世之所高莫如黃帝隰朋小臣也而愧不若黃帝焦
螟麼蟲也而唯黃帝見聞易姓而王七十二君也而
惟黃帝至泰山周季迄秦漢學術宗黃老而老子所
宗惟曰黃帝事或肇於帝之前或具於帝之後皆舉
而加之帝身豈惟帝然帝之時有大盜名跖而後人
以名揶下惠之弟有神醫名扁鵲而後人以名秦越
人是推尊之過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釆之辨闇
忽之意非君子之道宰我之問黃帝固矣楊朱曰五
帝之事若覺若夢孰見之而孰證之孟浪之言黃帝

所聽熒也是假託之罪也取合已四人使治四方輙
曰黃帝四面雖子貢得孔子而後解華胥之夢狂屈
無爲之論離朱喫詬象罔之求玄珠寓言也而欵啓
寡聞者執以爲眞轉相祖述是牽拘之病也太史公
曰尚書但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縉紳
先生難言之誠然卓識哉凡人情所最歆豔無若仙
而所最不測無若鬼其言茸而易溺杳冥而易疑而
黃帝時胥有之史言其時民神異業禍災不至一再
傳而少昊顓頊之代九黎亂德家爲巫史享祀無度
而神弗蠲嘉生不降于是命重黎絕地天通使復舊

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此去黃帝時幾何而邪說橫
議爲害尚爾況孔子時耶孔子時黃帝書若三墳之
類廝有存者刪而不錄斷自唐虞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易所由作也然而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
爲乎變化之道宜民爲本一篇之中不啻三致意焉
慮夫誣聖人誣天下後世者之藉口也孔子而後知
神化禇子思孟子子思曰至誠如神惟至誠爲能化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誠
無物爲幻而已矣偃師之倡蘭子之戲西極化人之
眩鼻堊之運斤棘端之沐猴豈不曰神非聖人之神

也夫不有言黃帝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雕鶚
鷹鳶[illegible]以幟投弃械爲楓林者乎則此類也小知不
可大受曲藝而已矣扁之斲輪慶之削鐻宋之刻楮
痀僂之承蜩庖丁之解牛豈不曰神非聖人之神也
夫不有言黃帝善蹴鞠爲書二十五篇算學以帝爲
先師造酒泉法千歲其味常好種五粱禾順色置方
鸑鷟鶴髓壽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粟斛成一金者乎
則此類也墨子曰利於人者巧不利於人者拙利人
則宜民巧則神化是道也墨子知之而學孔子者奚
不若曰神化在宜民既聞命矣敢問黃帝騎龍信乎

曰未可知也黃帝而上五姓同期四氏叙命栢皇有
巢女媧諸君往往言乘龍事殊無稽蔡邕言古者畜
龍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龍水物也物有其官官宿其
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孟子言禹平水土
驅蛇龍而放之菹龍可放也亦可擾也龍可擾也亦
可騎也而吾未敢必有也當以孔子爲正乾之彖曰
時乘六龍以御天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豈眞龍哉言龍
德耳黃帝之駒龍循是也石氏星經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豈軒轅星龍體而因
以龍軒轅帝乎子名茁龍工師名蒼龍將名應龍角
作龍吟馬生龍翼五龍舞河乘龍屐雲馬師皇獻龍

玄蘭香種之苑中安往而非龍所曼衍哉或曰黃帝
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陰秉數
制剛身逾九尺附函挺朶脩髯花瘤河目日角蒼色
大肩有似於龍其誰見之古今注載孫輿公問群臣
拔龍鬚鬚墮地而生草曰龍鬚草有諸龍鬚草一名
縉雲草世人妄傳耳今有虎鬚草江東織爲席號西
王母席可謂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乎其辨晰矣
莊生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
而不物于物此黃帝之法則也其指近矣曰敢問黃
帝仙登于天羣臣葬其衣冠信乎曰未可知也當以

孔子爲正榮伊令言黃帝三百年孔子曰民賴其利
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亾民用其教百年而移
故三百年顏子之齊孔子有憂色恐其言堯舜黃帝
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將內求而不得不得則
惑人惑則死漢武帝求仙聽齊人公孫卿言黃帝事
嘆曰誠得如黃帝棄妻子如脫屣耳貪生則惡死何
所不至末年乃以巫蠱致衛后戾太子皆自殺彼既
脫屣視之何纖介焉則惑之甚者也孔子言死不言
仙所以解惑而救死也司馬子長五帝紀但書崩獨
黃帝書崩又書葬得孔子之意矣歷書載五帝詔曰

昔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言歷者膠泥星度推步不行惟黄帝總會星辰次舍部位其法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故曰不死猶俗云活法耳又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迎日推策後二千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孟康謂曆終復始無窮巳之意與不死同而人以爲仙此與武帝之惑何異哉淮南王誅王子晉天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率以爲仙去則黄帝之仙啟之也子華子曰采銅煉剛質也登首山就高明也鼎上水下火二氣升降相

濟中和也羣龍衆陽之氣雲龍屬也帝鄉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弓衷衣冠帝所以善世救俗之具也甚矣世之好怪也人主羨慕久生輕舉狡詐希寵之臣從而逢之將其心于黄帝之所造其持論頗不悖孔子夫仙孔子所不道也無論孔子黄帝書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莊列毋徂沈之[illegible][illegible]不言仙而人顧以仙爲黄帝重乎無論

仙不可知黄帝姓爲公孫爲姬爲巳或以生壽丘長姬水以水爲姓或以居軒轅丘以丘爲名或以始造車天下號之軒轅或以胄文曰黄帝子或以龜書成字象軒其母爲昊樞爲附寶爲有蟜氏其生戊巳日以土德王其紀爲疏乞爲流訖古天神有黄帝是生陰陽至德之世有軒轅氏而六世始爲黄帝黄帝冢在橋山而北地子午山復有之上郡五龍山古帝治所五龍氏乘雲登仙與黄帝事相類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黄帝皆距橋山近神其說者又云自擇亡日至七十日還葬陵崩墓穴無尸但劍舄在是非眞履

訛誤莫可究詰矣曰然則橋山之祀非耶曰漢元封間巡朔方還祭黄帝冢橋山千八百年不苐廢也禮祭法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有烈於民者也非此不在祀典國家秩祀準則禮經流俗位西南用梟破鏡諸不首其義者咸除之崇德報功祀事孔明非數非疏神人協和傳之萬世可無敝已夫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則宜民神化之說也令拜手而謝曰今乃知名之不可苟也上諸易考諸禮言稱孔子而名後可久也屬祝史識之

兪安期曰余登橋山其山形寔類橋云

天都山史潘之恒景升定

寓庸居士黃汝亨貞父閱

紀蹟三之五

仙都志 述道藏

敘曰彊理之書肇於禹貢而具於職方然亦有經郡邑有乘此仙都志所由作也仙都勝事在道家書為祈仙洞天爰自發蹟軒轅由唐逮宋賜名薦祉符瑞屢臻聖朝延祐間貞士趙虛一載奉璽書來領鼇事山川草木昭被寵光獨峰鍊谿若增而

高峻而深也住山陳君此一載筆于編沿革瑰奇鉅細畢錄其有功茲山者歟吾聞蓬萊在望而風輒引去桃源既入而路忽迷則名山大川豈人人之所能周覽哉此編目擊道存可以卧游矣至正戊子五月既望

仙都山古名縉雲山按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仙都第二十九名玄都祈仙洞天周廻三百里黃帝僊火龍上升處山巔有石屋世傳為洞天之門史記載縉雲本黃帝夏官之名張守節云栝州縉雲縣其所封也太平寰宇記唐置縉雲縣又以栝州為縉雲郡盖以其地有縉雲山故也今縣在山之西二十三里圖經云唐天寶七年六月八日有綵雲起於李溪源覆逓縉雲山獨峰之頂雲中仙樂響亮鸞鶴飛舞俄聞山呼萬歲者九諸山皆應自申至亥乃息刺史苗奉倩上其事于朝敕改今名

郡志云仙都山孤石撑空石頂有湖生金蓮花古老相傳嘗有金蓮花瓣飄落

獨峰山一名仙都石謝靈運名山記云縉雲山旁有孤石屹然干雲高二百丈三面臨水周圍一百六十丈頂有湖生蓮花有巖相近名步虛山遠而望之低

於步虛迫而視之步虛居其下舊東陽記一名丹峰山昔黃帝嘗乘龍車登此山轍跡猶存自唐白樂天以下古今名賢留題有什

步虛山在仙都山前正與玉虛宮相對疊嶂倚空羣峰掩映又有小峰列如北斗名曰斗巖謝靈運名山記云中巖上有峰高數十丈或如蓮花或如羊角古老云黃帝嘗鍊丹于此劉澄山水記云縉雲臺黃帝鍊丹之所輿地志云縉雲堂即三天子都山巔平敞有若壇墠是其地也

童子峰[illegible]峰側其狀如筍獨峰之腰有竅若臍此

峯平臍故名栝蒼舊志云獨峯山旁一石峭立謂之
童子峯
好山在仙都山西初陽谷左宋紹興間轉運使李上
舉嘗遊仙都過徐氏山居賦詩有華屋重重對好山
之句由是得名後晦菴朱先生弭節于此其名益著
隱眞洞在步虛山巓與獨峯相對洞口巖石玲瓏宛
若牕牖峻絕難躋罕有到者按郡志云唐劉隱眞先
生修鍊之所
仙水洞在步虛山麓郡志一名鏡巖洞中有泉出自
崖竇間滴于石池雖大旱不竭唐周景復先生修鍊

之所名公磨崖記遊者衆
金龍洞在步虛山東中有二洞相連通明開敞舊志
云洞深不可測道家謂洞天即此也宋天禧四年投
金龍玉簡於其中
天堂洞在仙都山東雙龍洞左高峻人跡罕到洞中
石壁正面列二圓穴右者淺而左者深有龍居之旱
禱必應洞旁又二石窪左者水清常溢右者水濁或
縮名日月泉山後別有一洞俗呼爲天堂山內築精
舍扁曰清虛
初暘谷洞一名倪翁洞臨於練溪之上左右巖石奇
怪對望獨峯郡志云谷在仙都山西初入頗陰隘少
進有石室洞房虛敞可居以東向先得日故名初暘
正東石壁有竅大如盤盂初暘光射室中爛然五采
其外晴波萬斛有如爍金或云倪翁洞在縉雲縣東
半里訛也宋嘉泰間郡人陳百朋續志云洞正屬仙
都山練溪旁初暘谷中崖上有洞名三大字或云李
陽氷篆今考谷中有磨崖初暘谷三楷字倪翁洞三
篆字古老相傳昔有倪長官隱居于此今失其名宋
乾道間郡守錢竽題仙都詩云初暘便是扶桑谷洞
裏倪翁招我來則知倪翁洞即初暘谷明矣又曰雲

堂洞右山中巖洞固多自來唯六洞著名
雙龍洞在獨峯之東靈澤廟左盤石橫跨山澗中其
下空洞通人雖大旱清流不竭宋紹興間久旱玉虛
道士游先生望雲氣至其所見二巨蛇盤旋石下飲
水不去遂祝之雷雨隨至合境霑足由是得名立祠
祀之洞內左有陰穴橫穿而上昔嘗有人明炬而進
莫窮其源至今旱禱必應時行沛澤或見雷光洞前
澗水深處即古所謂游龍泓又曰龍泓洞宋人胡志
通王十朋俱有題詠
小蓬萊在練溪之下按郡志云在仙都之西潭心有

小島上多恠石奇樹潭之南有石壁高可百仞名公鐫歌詠于崖以記登覽之勝遊者泛舟而入恍若蓬瀛之境參政四明樓公鑰大書小蓬萊三字刊于碑以亭覆之今廢傍有合掌洞可容數十人石壁高處横列十餘穴若璣貫組名大組巖其東復聳一巖上廣下歛曰雨簑巖

小赤壁在川石潭上按郡志云在仙都之東瀕溪壁立高可千尺峰巒奇秀壁下空洞潭水凝湛莫測其深泛舟而遊迥出塵外溯流一舍餘亦有一巖郡人參政何公澹書小赤壁三字磨于崖雖地異而名同

故併錄于此

仙釋巖在小赤壁之西岸有石挺然森列于溪之許間有狀如仙人釋子之像者玉虛山地多在其側而古籍常以仙人石爲界

黄繆赤巖在仙都山之東麓有崖壁立横亘數十尋巖實谽谺色絢五彩遠望如雲錦近視若霞綃今土人立田社於巖下

鼎湖即獨峰頂上湖也嘗生蓮花按唐宋以來名公題詠並以鼎湖稱之

錬金溪源出大盆山至仙都則名錬金水中有石與獨峰之根連續一片其平如砥兩岸相望闊三十餘丈而水深僅尺許按郡志仙都之里曰錬金里溪曰錬金溪渡曰錬金渡然莫考其所出據唐韋翃仙都山銘曰丹穴傍起金溪下融又唐隱眞先生玄墟志曰錬金溪畔足以濯纓則錬金之名古矣

金華潭在錬金溪下深處古老相傳鼎湖金蓮花瓣嘗飄墜于此因而得名

練溪又在金華潭之下水光若練故名按郡志云在仙都之西初暘谷洞前水中有大人跡犬馬蹄痕又有石井深不可測

丹井在玉虛正殿之西南隅隱眞先生嘗汲以錬丹至今泉清味甘冬溫夏寒雖旱潦不枯溢

祠宇附

玉虛宮在仙都山中即玄都祈仙洞天黄帝飛昇之地自唐天寶戊子以獨峰綵雲仙樂之瑞刺史苗奉倩奏聞敕封仙都山周廻三百里禁樵採捕獵建黄帝祠宇歲度道士七人以奉香火

金闕寥陽寶殿郡人葉嗣昌書額

黄帝祠宇唐縉雲縣令李陽冰篆額

飛天法輪藏殿宋朝乾道巳卯道士李伯祥刱立

法輪規模宏美郡人陳沂書扁
風雨堂吳興趙孟頫書扁
金蓮館蜀郡虞集書扁
妙庭觀在仙都山東金龍洞上唐咸通元年隱眞劉先生所建又築玄壇於其後乾符三年門人朱惠思詣闕請觀額蒙錫以仙都之號景福元年江東羅隱作記宋治平二年改賜今名元皇慶元年玄妙孫眞道士陳懷玉奉璽書復爲甲乙由是振興
獨峰書院在鍊金溪西正對獨峰宋淳熙壬寅晦菴朱先生持常平節上疏劾台守未報徜徉于此山以

伺朝旨有于此藏脩爲宜之語
題詠附
韋綱
都山銘云亭亭仙都峻極維嵩屹立濱右削成浙東發地直方磨霄穹崇靈沼在上祥雲積中圭臬千仞柱寧四封目視不及翰飛靡窮羣阜奔走列仙會同黃帝彼訪碧嶺是冲丹穴傍起金溪下融日照霞附月映絹蒙壤絕棲塵木無寓叢居幽不怵守一而雄萬壽報嚮九成來空嘉名來復展禮斯洪籙作懲止年所感通莫高匪茲造物之功

又云玄混播形厚載孕靈雄冠羣山孤高亭亭挺立參天氤氳靑冥嵐凝丹穴霞駁雲屏上磨九霄旁礙五星龍髯莫覩鳳管時聽降自穆武求之靡寧徒間荒政曾不延齡物有殊異昔人乃銘爰勅斯文緡雲之垌
張鶯
銘云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筆抽高突雲陰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欺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鎭川澤四衛造化無垠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髣髴有像神仙下來灝氣氤氳靈鳥

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嶸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闚其狀日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霑衣谷來松音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靑史無復仙容空流溪水百越之内此山爲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葉淸臣 宋轉運使字[illegible] 銘一首
自序云黃帝車轍馬跡周遍萬國丹成雲起因瑞名

山則獨峰之登固宜有是會將漕二浙行部括蒼道
士仙都親訪靈跡慨然感秦漢之不自度也駐馬溪
[illegible]勒銘山陰銘曰於黃顯思道崇帝先隆三邁五功
豐德全脫屣厭世乘雲上天紆彼飛龍格于皇天雲
秦後漢慶兵事邊流痛刻下溺祚窮年忘是古訓跋
于巖巔宜爾靈仙孤風藹然

白居易 唐中書舍人字樂天詩一首

黃帝旌幢去不回片雲孤石獨崔嵬有時風激鼎湖
浪散作晴天雨點來

徐凝 前進士

天地茫茫成古今仙都凡有幾人尋到來唯見山高
下只是不知湖淺深

曹唐 運使起居舍人詩二首

蟠桃花老華陽東軒后登真謝六宮旌節暗迎歸碧
落笙歌遥聽隔崆峒衣冠留葬橋山月劍履將隨浪
海風看却龍髯攀不得紅霞零落鼎湖空

黃帝登真處青青不記年孤峰疑礙日一柱獨擎天
石恠長棲鶴雲閑若有仙鼎湖看不見零落數枝蓮

李建中 兩浙轉運副使詩一首

岩岩仙都山肅肅黃帝宮巨石臨廣澤千仞凌高穹
峯當融結初全得造化功深可蟠厚壤峭疑截冥鴻
雲輧去路存丹鼎遺迹空抽潤草心碧敷香蓮葉紅
升龍扳矯矯飛鳳鳴噰噰而我集仙署嘗比瀛洲雄
星移婺女間風駕析木東到覺毛骨爽坐如羽翼冲
萬事皆氛埃一氣歸鴻濛遐哉上聖道邈與玄化同
金簡奠至誠玉書銘代工功成解冠劍棲息期此中

梁鼎 郡倅詩一首

黃帝升天石高名壯斗牛孤根斜照水寒色不知秋
藐與羣峰並圓如一笋抽曉妨殘月下晴礙落星流
危定勝崑閬登應見沃洲愛深無盡處日極更遲留

孫何 起居舍人轉運使詩三首

貝闕琳宮紫霧深鳳凰仙樂尚愔愔鼎湖往事三千
載石笋青春一萬尋挺立不教凡草長削成應免俗
塵侵霓旌絳節知何處空有蓮花送好音

薜荔無因掛一毫化工鐫削亦應勞圭形直指明河
落桂影遥分漲海濤發地五千何足貴去天三百未
爲高軒轅轍迹今猶在斗上丹梯著羽袍

黃帝升天去不還空留片石在人間千尋杳杳撑紅
日萬古巍巍出衆山濕霧好花宮女困倚雲喬木羽
林閑時人不信飛升路轍跡龍髯竟可攀

胡志道 詩九首 [illegible]

夜宿仙都聞松聲間發音韻琅琅飄然若鏗鏘環珮早起識之

仙都古洞天雲闕高嶙嶙新宮欣然成碧瓦燦鱗列
我時宿璚房六月失煩熱松聲起中夜夢枕忽驚輟
天籟鳴虛徐玉簫遞泠徹鳳歌諧律呂鶴舞想應節
安知非羣仙宴罷搖珮玦從來箏笛耳一洗萬想滅

黃帝祠宇爲李陽氷篆

李侯神仙才宇宙在其手古篆誇雄奇鐵柱貫金鈕
標榜黃帝祠宇畫氣渾厚想當落筆時雲夢吞八九

每傳風雨夜蜿蜿龍蛇走光怪發岩竇草木潤不朽
鬼物煩撝訶一旦忽失守隨煙遠飛騰無復世間有
因訪山中人石刻尚仍舊誰能一新之易若運諸肘

望雲閣

黃帝乘雲至帝鄉空留轍迹鎖穹蒼茫茫丹鼎知何
在曳曳霓旌不可望乞得溪山增氣象眞成草木被
恩光我來睇目憑欄久是可無情憶楚襄

擷芳軒 上清之章曰擷芳長引八騫林

仙家日月遲春物長芳菲欲擷瓊瑤英咀嚼雲腴肥
只恐花霧深香氣濕我衣坐哦心未愜歸夢遶岩扉

練玉軒 紫微夫人之歌曰慶雲纏丹爐練玉飛八瓊

曉誦黃庭經暮歌紫芝曲若欲童子顏軒中勤練玉
羽衣絡霞青雲髮頳鬢綠功用信如許庶可追妙躅

煥照室 黃庭經曰三光煥照入子室

門外無俗駕眼中有餘清上登嵬嵬闕八窗皆虛明
三光煥爾照萬象無隱情試觀弄丹筆雲篆俱天成

仙水洞

升巍躡層巔雲壓近百尺平生塵土足到此還幾歷
有岩中楞然斧鑿若天劃玉泉出石罅雨點散寒碧
我來供茗事松鼎煮瓊液餘甘生齒頰可以醒醉魄

永懷鶴髮翁 謂周尊師復昔居于此 四顧但空壁似聞便仙去山
間謾留舄

忘歸洞

好山如故人欣然見眉宇又如梳曉鬟紅綠相媚嫵
況茲愛山者握筆喜臨賦有岩巉然開欲陟縱蹇步
清游亦不惡勝境得飽飫掃石坐晚涼濃翠濕冠屨
好花續春遲紛紛雜紅霧仙家在何許恐入桃源誤
竟爲彌日留直待山月吐謾尋流水歸不記來時路

初暘谷

山嵐鬱蒼蒼溪水流浩浩紛然世上人換易如秋草

奇哉三洞天連路極深窈陽崖射朝曦先丸扶桑曉
誰能餐九華顏色端使好仙翁蟬蛻去遺迹不可考
我來愜登臨幽事費尋討悲嘯聞淵猿啁哳聽啼鳥
平生憤懣懷到此始一掃行將袖手版汗漫游八表
楊傑 字次公潙須人兩浙提刑詩二首
有路入仙都何人到鼎湖秋風夜來急吹落碧蓮無
問路從黃碧穿雲入紫清林間松化石門外玉為城
道士非愛山出家今已老雖知車轍跡不識龍髯草
王銍
題黃帝祠宇

我渡溪水尋荒村羣峰勢若萬馬奔酣酣春色雪初
霽靄靄野氣山猶昏瓊樓金闕滌地盡松栢半帶斤
斧痕要還清淨掃塵濁一炬刼火安得焚行人鞠躬
下馬拜仙都妙理吾能言威神可畏凜如在有臺今
亦祠軒轅當年垂衣正南面制作取盡乾與坤鑿開
鴻濛肇人紀首為區宇立本根風后力牧來聯翩神
機開闢施無垠初傳問道廣成子後乃畬契中皇君
功高德大不可擬幾與造物分遺恩迢迢唐堯遠炎
運萬年聖子秉神孫至人御世用常道飛升輕舉安
足論爰從一氣生萬物奈何已把天人分伏羲八卦

畫已破女媧欲補理亦紊飄然獨返清都去却歛浩
化歸全渾廟前仙石表今古屹立霄壤爭雄尊鼎湖
可望不可見意今後世難攀援頂中玄宮號泥丸自
然有路朝天閽此身內外神氣合俯仰自超生死門
默運四時無詭異試觀日月誰吐吞秖今湖邊送風
雨草木吹動旗與旛飄落十丈紅菡萏碧溪下插玻
璃盆馬蹄車轍不須有雖迷襄野道自存岩泉夜發
百谷響洞庭樂聲猶可聞山川古邑藏妙意誰與開
滌明根源我談希夷返淳朴不假辯說波濤翻
胡升 字子上郡人湖北提舉

題祠宇
鼎湖不可見巍然但孤峰特立亘萬古氣壓諸山雄
黃帝久得仙游行跨飛龍至今世俗傳尚指輦路通
頗如昇天檜追求白鹿蹤常言貴荒唐厥見真兒童
顧惟此山奇實宜仙所宮水聲來冷風和以萬本松
客枕久未穩笙簫滿虛空頗疑九成音不在二典中
但恐蚩尤旗嘩嘩舒長虹雖能獨不死忍視斯民窮
君看涿鹿戰萬古蒙其功鼎湖何足道帝德彌蒼穹
韓元吉 上饒人號南澗詩二首
過仙都

檻外風高霜月明步虛山裏步虛聲罷琴刻燭初長夜又得人間一夢清

封禪空餘不死名華清宮裏孚長生開雲布作人間瑞更有山呼萬歲聲

龍虎驅馳戰阪泉荆山鼎就更昇天軒轅到處存遺跡忍使君王不學仙

李士舉 宋轉運使

過徐氏山居

四海無塵戰馬閒稻粱桑柘綠回環不知盡是君王力華屋重重對好山

朱熹 字元晦浙東提舉

追和前韻

出岫孤雲意自閒不妨王事似連環解鞍盤礴忘歸去碧澗修筠似故山

黃海卷第

天都逸史潘之恒景升撰

定庵居士馮時可元成校

紀蹟三之十一

黃山圖經考

宋胡彥國題曰新安之黃山三十六峰奇偉冠天下紹興甲戌季冬彥國自行在所被召命守是郡意忻然謂將獲一游以償素願逮到官乃聞城之距山實兩驛不可朝去而暮回惟守臣未嘗得往悵恨若有所失又聞前人嘗言此山圖經所載甚詳曩因睦寇之禍焚毀不存廣行搜訪舊本於士人楚贇家遂命鏤板於公使庫仍按山勝槩繪於黃山堂壁以示好事者時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孟春二十有六日

清河張介序曰予嘗讀班史見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慨然歎曰山水之感人固如此乎蓋天地之氣結而爲山岳融而爲河海而山岳河海之氣亦孕而爲人是故山岳河海之氣受之於天者有剛柔清濁之殊而人受山岳河海之氣以生者亦不能無疆弱勇怯之異今夫吳越之人秀閩蜀之人峭齊魯之人朴淮楚之人直此皆其山水所發者然也江南諸

郡多佳山水其間雄絕者莫如黃山其山舊名黟山當宣歙二郡界西南屬徽州歙與休寧縣東北屬宣州太平旌德縣唐天寶六年六月十七日勑改黃山其勢峭拔其形壯麗故宣歙二郡之士風民俗率多廉直耿悍之氣自昔異才間出賢哲迭生武烈文勳皆足以聳動朝野又信乎是氣之所鍾也然而自山至京二千餘里陸海不通舟車隔絕故罕爲士大夫所游賞而遂泯滅於無聞雖山僧野人之居盖亦少焉元符三年雁蕩周君來尉歙邑因按驗至山遍賞諸景於祥符寺得圖經及古今賢哲題詠以觀乃歎

曰有如是之景而不聞于世者何也是非文字不傳之過歟亦居山者有罪焉遂鏤圖經及詩板行於世予居宣之太平縣去祥符精舍無兩牛鳴地因同朋友訪謁求湯泉澡滌之勝焦君東之居山之麓適與偕行寓宿於寺主山一老出示舊本圖經歷年滋久其間脫板甚多似不足以悅人之觀覽甚爲之惜謂能更復此集非好事者不可焦君在列慨然有志於斯遂命工增以山圖續以近世諸公詩詞幷附于前後就屬予爲序予卽領其說而喜曰斯圖一新不惟使前之英雄傑作不致湮泯無聞亦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此山之景而名公巨儒接踵來游高僧隱士比屋爭居于山之間者實焦君東之之力也於是乎書

時宋嘉定改元淸明節日

合沙黃之望叙曰余性嗜山水經行勝處往往心融意會自得於中有不可以語人者表姪鄭震來自宛陵出示中山焦君東之摹刻黃山圖經幷前賢題詠且云黃帝與容成浮丘鍊丹之地是非未暇深究每一披覽吟諷頗契余性所嗜三十六峰森然如見不覺心目行舒骨輕欲舉矧涉其趾而升其巔耶江南多山勝絕層見鍊丹之事恐亦不誣按其巉巖峭壁

翠玉萬丈神剜鬼劃延袤數州眞足以甲江南諸山也想夫林寺古而烟霞深潭洞杳而龜蛇壽春濃秋淡節序生態仙靈縹緲往來其間扶輿磅礴木石不足以當此奇也意必有奇傑宏偉者出焉宣歙自古多名賢是山實爲之兆居其麓者乎焦君享齡彌高潛德不耀樂天無憂有隱者風果得仁者靜壽之驗歟不效奇傑出爲世用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矣或謂是山非車轍輻輳之郊故士大夫罕游賞余曰黃山伯夷之淸若有道者也豈以游賞爲之晦顯哉余未繇見黃山之眞而披圖玩句亦足以發余愛山之

懷時嘉定戊辰春
仙源焦源跋云黃山以黃帝與容成浮丘煉丹之地得名久矣其廣千里其高千餘丈其巖洞溪源峰巒具載圖經四方仰瞻四面如畫以池陽九華言之四分得其一以巫峽十二峰參之三分得其一郡國所志與地所圖自江之南聳秀峻極作一方之壯觀而接諸郡之境者黃山也下有湯泉支分派別癒人之痾濟時之旱其功利有不可言實神仙之窟宅人寰之福地洞天也自唐刺史李敬方忽因白龍之現始立湯院至於南唐易名靈泉距宋龍興奉符禮畢錫

今號為祥符止元豐甲子七十餘年始得主僧文太寺宇為之改觀越十祺甲戌又得雁蕩周君力與維持擔摝勝槩遂成圖經傳於後世當知物各有時而事各有所待也惜乎元豐甲子至嘉泰末凡兩兩甲子以徃古來今圖經記載脫廢朽腐泯滅多矣予慨念之有若是焉於是搜採名賢題詠圖摹舊迹綴成一集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庶幾士君子講論談笑之餘開卷覽之是亦足以舒情而爽思也時嘉定改元
戊辰歲
歙程孟後序云吾州黃山號稱江東巨鎮峰巒巖洞僊蹤異跡尤多而卒不獲著於通典與諸洞天福地竝何耶以其僻界徽池宣三州之間舟車不通人迹罕到隱而弗彰也柳儀曹曰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假使是山臨乎通都大邑豈不亦猶是歟圖經之作莫窺其源有通判李公之序在重刻於元符庚辰縣尉雁蕩周君後五十七年紹興丙子三刻於朝請郎知徽州軍縣胡彥國又五十三年嘉定戊辰四刻於中山進士焦東之自嘉定戊辰至今天順壬午二百五十五年中間縱潭吳氏所刻無文可考板復漫滅今祥

符禪院住持全寧上人早年祝髮予同鄉之景德院領僧錄司檄來主於茲嘅念寺宇荒頹發猛省心於正統十一年闢榛莾創山川為之生色復謂圖經不可以失傳乃干予同謚齋鮑先生參校而重刊之用垂不朽予以家藏舊本校之吳板率多脫略編次不倫乃以平昔所聞與夫近代題詠并為增入分類編次觀者便焉嗟夫物不自美必因人而後彰茲山之形雖瓌奇詭異有足以聳動觀瞻苟不得聞人達士為之品題以攄幽發粹則亦湮鬱蕪沒而已安能久顯於世乎是圖一新則山又若增而益高水若闢而

盛廣雖不獲著之通典亦庶乎其不落莫矣異時或由題詠而有以取重於世豈不因人而彰歟惜乎謐翁僅補數詩未有特書以贊其孝乎以非才黽勉以終上人之志深慙編緝之不工採述之未備幸高明有以見教焉時天順六年長至日